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四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六四册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說約三十三卷

〔明〕鹿善繼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說約無卷數》提要

鹿忠節說約序

予友鹿子說約久已梓行其旨益取子輿氏博學詳說將以反約之意夫博與約非二也博原自約出非約不能博約原自博具非博不能約是義也孔子固嘗言之顏子亦身承之故曾子之修齊治平一本於誠意子思之中和位育一歸於慎獨迨至堯放勳舜重華禹平成博矣而一廷授受執中而已矣不獨帝王四時行百物生博莫博於天矣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此行生也萬古此於穆也一越其宗即為畔道即諸儒繼起各以所見為發明如周之無欲程之主敬朱之窮理陸之本心王之良知皆從浩博中體認精微所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此說約之旨耳今王子天錫復刻此編於楚

序　一

意謂伯順之說得之陽明最深而說最相合符予謂由陽明而子靜而周程張朱豈有不符者哉由孔子而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亦豈有不符者哉總之本諸身者是則言無不合言合而本諸身者非即合亦離也切願學者因伯順之說而觀伯順之行予自丁酉交伯順至丙子殉義之年盖四十載深知其為渾成虧齊

得喪一死生之人故其所說皆躬之所行未可以語言文字觀也伯順生平極服膺朱子晚年定論謂王子為朱子功臣又何有朱陸之異而約之不合一哉

時

順治十二年歲次乙未嘉平月上浣金容愚弟

孫奇逢拜撰

四書說約引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使博約可分為兩項則不約自無害為博又何必約故約者約其博也約其博者博原自約出也聖賢有成法事理有當然好古敏求惡得廢博而聖賢成法皆出於活法成法其當然活法其所以然如不得其所以然則成法皆死法且以博

學而成畔中庸論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所以云者約之義也博有文約無文博有字約無字聖賢欲傳其無文無字者不得不藉之有文有字學者就其有文有字者以求其所無文無字故聖賢往而聖賢之心至今在特患不反求耳說約而曰反者反其所自始千載上千載下此心同此理同也孟子之說本於孔子

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者理也心外無理是所以約之也孔子以博文約禮鑄顏淵亦就顏淵自有之理鑄之特自有者不能自現不無待於循循之誘因誘而自得其顏淵原不借理於孔子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之認我即孟之所謂反也吾懼學者不味反之義而止以論說當之則不約滋甚夫讀聖賢書而不反

自序二　　二

求之心延平所比之於玩物喪志者可汗人背也即云反求之心而一切着落不以身實踐之徒以天倪之頓見虛為承當陽明所稱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更可汗人背也故反約之道無他於聖賢之言隨其所指居上為下在邦在家利害死生辭受去就無不提本來之心按當下之身一一質對如涉水者之淺深自酌如飲水者之冷煖自知決不敢以實參了然之心含糊歸依尤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則聖經賢傳總會歸於無言之地不求約而約在焉顏子復禮其目在視聽言動約之實際固如此然哆談名理到身便難八字着腳真實理會做工夫者晦翁於己與子靜之外不再許人顏子之復禮顏子之克己也己之不克禮於

自序三　　三

何約願與學者反而求之勿徒以口說者以身謗也夫約而出於旁門害且甚於徒博矣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識

重刻四書説約序

古無所謂讀書講學也各事其事以即乎心之所安而已臯陶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益其時無性命之説惟行事而得其心之所安斯謂之德故稱其德必指某某事以實之未有離事言心者也古者君即為師朝野一體其名則民也其實皆弟子也而其所以為教不過使之自力於農桑樹畜以遂其生孝友睦婣任卹以厚其俗故其時道一風同無文字之繁而奸僞不生無他歧之惑而心志自靜人人遊於道之中而忘乎其為道猶魚之在水而忘乎其為水也逮周之衰君失其道舉世貿貿焉莫知所從天懼斯道之遂泯而人將失其所以為人也於是篤生孔子以為人極而君師之統分矣

何者君以政教者也事從政出君所職之政皆民所自力之事政統於一故異學無自而萌事麗於實故空言不得而託師以言教者也言從事出聖人不得已而有言皆人生一日不可缺之事然而身不任其事則言之而不能行政不於此出又無以禁人之異書自春秋時各家之説已不勝其紛紛矣此世道一大升降也然自孔子刪定六經羣言盡息數千年來一遵吾夫子之教而莫之敢異者則以言必指夫事事必軌於道道必本乎天雖一時未之能行而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天意所留以繫萬古之綱常者歷觀前世其一時政事風俗有合於吾夫子之所言則其國必興合之多則盛合之少則衰雖極昏亂之世而但有一二端之合則其國猶

不遠亡是以政教者在一時而以言教者在萬世也天不能常生堯舜文武而特生一孔子以明堯舜文武之道於萬世是堯舜文武常接踵於天下也讀書講學之功豈不遠且大哉四子書聖人之言之精者也實則人人心中之所欲言而人人不能言聖人言之而人人仍莫之喻蓋自有宋諸大儒講明以後淩夷迄於明世而學益多歧矣於是忠節鹿先生慨然興曰嗚呼是失其本心也離心言事則無體是刑名法術之流弊也離事言心則無用是清淨寂滅之餘毒也豈聖人立言之本意哉於是以書證心凡書中所言之事皆吾心中所有之理也以心證事凡心之所不安皆事之所不順也於是返而證之此心凡書中之所已言者循之而行則理

得事順而於心無弗安也即凡書中之所未言者而借此事以例他事就一理以衡衆理順之則心安反是則未有能安焉者也而後知聖人之書乃天理民彝之記載字字句句無不可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無事之不體即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無物之不普即人人之心也溯厥由來即以現在即事即心即心即道約莫約於此矣而實無所不有取之左右逢其源且若日見其新溥博淵泉而時出此聖門一貫之旨也質諸前後聖而無不合放之南北海而無不準此心同此理同也特藉先生一申之耳此天意也或乃高視聖人而卑視己身夫不觀先生之為人乎讀其書而不識其人又安識聖人則雖窮年雒誦亦書自書我自我耳其不為天之所

弈者幾希

道光甲辰八月善化賀長齡述

門人姓氏

馬 沆 還虛 定興 賈三槐 正卿 固安
王家清 新宇 定興 顏 講 明我 定興
槐天滋 元錫 容城 劉邦選 翼虞 定興
李 湛 澄之 定興 郭翼明 抱陽 定興
李見心 太初 新城 張果中 于度 新城
杜允芳 湘美 定興 董 銑 冲然 定興
陳述古 范彭 涿州 劉一澄 止水 定興

杜紉芳 洲美 定興 楊光契 惺民 固安
王來賓 既我 定興 李芳春 來一 定興
李衷實 完一 新安 李 滰 仲雄 定興
孔心學 抱一 新城 王 佐 羽明 定興
任應昌 康侯 定興 宋文儒 我醇 定興
劉 堪 任之 定興 陳養廉 景夷 涿州
李定榮 曄若 定興 盧兆隆 啟祥 易州
劉之煥 長文 定興 秦命封 岱植 定興

李滈 季一 定興 董銓 心治 定興
侯奉職 石臣 固安 杜越 君異 定興
李童 允繩 新安 蔡學思 述之 定興
宋名儒 文在 定興 田萵 映竹 定興
任應賓 賓王 定興 宋一范 友韓 定興
梁大用 桂林 新安 楊邦俊 士瑋 定興
任應隆 德升 定興 黃之秀 王衡 容城
董鍊 經世 定興 史孔叔 巽雅 定興

楊光稷 立民 固安 宋從龍 雲卿 容城
曹化中 盡我 遼東瀋陽 劉繼祖 念脩 新安
薛鳳祚 儀甫 山東益都 黃集樂 時甫 江西新城
袁士美 實甫 雄縣 鄭尚策 于王 安肅
王家棟 槐堂 新安 于明新 用極 定興
許文藻 抱樸 雄縣 畢鑛 鑄我 新安
劉有聲 蜚英 定興 閻棟 楚石 定興
郝衛明 扶陽 定興 劉繩祖 蓋修 新安

姚士修 獻之 新城 劉惺 默持 定興
杜先芳 開美 定興 杜生芳 挹美 定興
冀北翰 鵬南 淶水 蔡學孟 淑尼 定興
杜超 君玄 定興 田芋 景陽 定興
許國璋 奉卿 定興 王棟 隆甫 定興
王弘圻 我疆 容城 任東讌 冲谷 定興
田信 蓋卿 定興 張景星 見虞 定興
張繼文 儀純 容城 楊珏 羽翹 新安

趙和春 緹陽 淶水 王新士 鼎又 新城
任猶龍 鱗蒼 定興 李之桂 葉舟 定興
龐述衡 震侯 安肅 宋堯年 雍伯 新城
王家植 培之 容城 王適暐 翰明 定興
趙尊生 培直 新安 李蓬春 觀生 定興
田仕 義卿 定興 李春先 顯初 新安
王名士 顯又 新城 宋舜年 協仲 新城
楊士弘 任重 定興 孫度雅 君式 容城

劉明俊　輔宸　新城　李滌春　道生　定興
蔚雲會　應昌　容城　陳訓　見伊　安肅
牛光祚　昌孺　容城　郭騰芳　生白　定興
張閻明　公遠　定興　孫紹古　獲甫　容城
杜苹芳　完美　定興　盧兆堂　子肯　易州
孫立雅　君建　容城　張西銘　廣居　容城
王士振　起予　定興　王端　希呂　定興
劉世冕　士望　雄縣　劉士達　彥衍　定興

孫量雅　君咸　容城　孫維雅　君持　容城
許啟祥　佑之　定興　陳公定　子才　安肅
李含章　從王　定興　耿啟祚　爾光　新城
孫奏雅　君協　容城　李毓英　蜚聲　定興
杜赳　君武　定興　任雲龍　從之　定興
孫抱雅　君實　容城　杜遵　君因　定興
史英　自知　定興　趙文煥　堯章　涿州
劉嗣京　新安　史允本　我培　定興

孟吉　修之　定興　周嘉謀　猷楓　定興
杜流芳　濬美　定興　薛光德　新安
葛延春　起東　定興　孫望雅　君孚　容城
陳遜志　益之　容城　陳鋭　不退　涿州
牛凌雲　漢奏　定興　趙邦佐　贊化　定興
陳鋐　國鎮　涿州　葛逢春　見泰　定興
王士揚　爾發　定興　杜韙　君可　定興
宗弟善士　尚友　善治　夢周

認理提綱

吾輩讀有字的書都要識没字的理理豈在語言文字哉只就此日此時此事求一個此心過的去便是理也仁義忠孝名色萬千皆隨所在而強為指稱也奈何執指稱者求理乎指稱種種原為人覿面相違不得不隨在指點求以省悟而人復就指點處成執滯談玄說妙較量一字之間何啻千里之差也故知理本無名畫前有易孔子曰默而識之又曰予欲無

言無字真經要人識得

此理不是人做作的天生萬物而人得其生物者以為心四海一天萬里一天人得以生此心與天並大只就乍見孺子一端推而論之上下四方往古來今觸無不覺叩無不應偌大宇宙都呼吸一氣之中故曰宇宙中物皆性中物宇宙内事皆分内事也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論語之仁皆是物也乃合下生成本來面目也

此理不是涉元空的子臣弟友是他着落故學以為巳也而說個巳就在人上學以盡心也而說個心就在事上此知仁與莊禮不得分也修巳與治人不得分也博文與約禮不得分也文章與性道不得分也不然日新顧諟成湯且為枯禪矣

此理不是粧看象的中心自盡是其底本戒欺求慊内省無惡全在人所不見處討個心安此闇然之所以異於的然也若微涉體面便與本來性命不相干

涉縱鴻勲偉伐籠蓋一時而那塊地方終未着底如何摸得快活如何熬得刼數故萬變中入火不燒萬古中歷刼不化全在闇然二字上得力

此理不是落畦徑的只要主以無私之心事不論當變見不論偏全事不論成敗名不論汚潔清可也任可也和可也去可也死可也囚可也故曰君子仁而巳矣何必同

此理不是有等待的隨時隨處自有當盡的職分自

小至老無顯無晦只求個件件不虧本分時時不虧
本心便了故天地造化天地之尋嘗帝王經綸帝王
之日用那有學術功業之分窮養達施之異乎是亦
為政吾與點也其理自明
此理不是有終窮的就此事只了得此事不得遮掩
他端就此時只了得此時不得帶携後日總此事體
去而復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孔子不足者必勉然
非敢保既勉之後永無不足有餘者不盡然非敢定

不盡之後更無有餘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雖欲從之
末由也已孔顏一道也不勘到此則何有於我祇為
撝謙而堯舜猶病望道未見併為誣聖矣
人人求良方孔子有極効的方曰能近取譬人人求
捷法孔子有極簡的法曰不欲勿施這個方法真個
能破久隔者而使之驟通聯散渙者而使之歸一人
自為體驗隨所感應以一點藹然生意淋漓布濩人
非木石能無感動中庸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信

乎窮天罄地無所不徹鐵壁銅山隔他不住綏來動
和此物此志也忠信篤敬而行蠻貊也質直好義而
達邦家也擴充四端而保四海也恭寬信敏惠而不
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使也總之一以貫之忠恕而已
肘後方莫良於此掌中金莫捷於此何不試之以觀
念驗否　此理之神通
人在世間誰不求樂而嘗得憂周茂叔尋孔顏樂處
此善度身世的法門故樂自有真不是逍遥閑曠的

生活吾人心中有趣纔得樂而趣從何生從不愧不
怍而生愧怍何由去從自盡本分而去如不奮發做
起只一味隨俗浮沉則本來之面目不開世俗之纏
縛漸固因無用力處遂無得意處畢世戚戚那有出
頭日子故須把自家萬物一體的本性提起用十分
力量保護之於隨時隨處實實求盡一棒一痕一摑
一血這樣喫緊功夫纔得本性當伸與天地萬物共
呼吸於一氣通融活動廣大高明塵世之氷炭入不

到靈臺妙府中來孔子自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蓋憤處就是樂處嘗憤便嘗樂憤樂無窮並行不悖故仁為己任即工夫已到難忘猶病之懷而内省不疚即恂慄無息自有心逸之妙君子以衆寡小大無敢慢為泰名教中樂地固若此也人不於此處求樂而求於境豈知待境而樂已在難必之天且人心無足孰是開眉之日孔顏疏水曲肱簞瓢陋巷一日樂在其中一日不改其樂彼原自有欛柄也萬物皆備一

章樂之本體工夫皆盡矣 此理之受享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識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男 化麟仁卿甫
偦宋從龍雲卿甫訂

大學卷之一

大學之道章

四書中學字總以此章為頭腦說個大學之道要着人擡起頭來認認生來性命莫把原大的家當自家小了即緊說個近道之方要着人尋着欛柄一一脚

踏實地莫把有定的路數自家差了曉得從本上做而道自得矣通章只修身為本一句可以盡之○孔子眼見治天下國家的都徑在治人上做全不治己縱才情驅駕成個小康而到不得至善去處人自有個虛靈一竅萬物同體是天命之為人性乃至善之理只為人於此處不曾透現千思百慮只在天下上搜求便民風主德總不到家舍己而求民而失之也

教人而得之道是個修身而修身為本之所以然在知止一節惟其知止而後能得故須以修身為本也○至善是明德之本體其着落在天下而非有一定格式之可執即聖人欲得至善亦須要處而此處如不從明善來便非定中境界靜中精神安中意緒怎得至善可見治天下的算計都從本來面目上生出離却治身徑去治人便是以昏鏡照物安得不以修身為本○物有本末四字開舉世之迷事即跟物來

處物即是事惟有本末故有終始知所先後非做了本再做末只一唦在本上做也亦非遺末不做做本原在末上做也所謂修身為本言我只事事自修而天下已平了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原在一處偶舉其一事而各樣齊到不然八件可先幹那一件○身處天下國家之中與相感應物感此身此心便起一意以應之應物者失其理便是身不修而不修不管身事還是心失其正心原無不正至於不正者因所

起之意未得誠意即未誠却非本心果然不知為欺為慊良知自在也良知既在而不得致者又不是在知上有不能鮮之物乃在物上有不實盡之知也總之人在天下國家之中以身應物而心動一意意有誠僞而難昧獨知物以知為提衡而知以物為着落致知者隨其物之感而實依本然之知以應之使物無不妥所謂知之明處之當也此之謂格物此之謂誠正修而齊治均平一通在內○大人之學大人之

事也天下何事最大曰在明明德見不明明德不可以為大學也又曰在新民見不新民不可以為明明德也又曰在止於至善見不止至善不可以為新民即不可以為明明德也止於至善以新民而明其明德大人之學其道如此然民事不易言矣要把民事做到至善非尋嘗思慮可得天下無窮之計算出於有定之心體不可向民上求安排只從德上求透悟不知止而能得者天下烏有蓋物原有本末事自有

終始道固并舉德民近道則須知所先後古人之平天下何嘗向天下上求平只是修其身耳彼以身應物之時不肯使心之本意略涉於欺而必直以本心之知實達於物此兢兢然只是個修其身也而天下已平矣天地間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庶人乃僅有身人以為修身只是庶人之事豈知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為本乎

康誥曰克章

世上萬般都不為緊要惟有自已事緊要這點良心烱烱瑩瑩洞天地照古今千變萬化無不具足此是天與人的一個本來面目奈何平白地都自家蒙蔽了終日終身役役憧憧聖賢看不過忍不住特特說破這件事情恐人不信歷數幾個聖人說他都是了當自己的生活皆自明也自字最有意○三聖明德是後人從旁總其一生事體而定之曰克明德非謂這明德只論心而不論事論已而不論民也○天下人止有這一場大事千古大人止幹這一場大事舉世勤渠無一物不在其經綸之中非為天下為自已也這境痛癢各人自掻不許的然者參入○德原是明的而拘蔽之後有許多掣肘吾人自體驗於接人待物之際本心之不能即達其間有許多病痛故須要拿出拚命的心腸來一刀割斷極力推出本來面目方得撥雲見日無論顧諟者費大精神即克明者亦不知多少翼翼兢兢也看起來這個自字極有趣

這本體是自已完全這功夫是自已策勵古之學者為已此物此志也○歷數三聖結以自明令大家一時回首自認只此是人的真面目帝王賢聖總從此成再莫要糊塗混過却大怕聖賢以為不從人間來陽明詩有云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蓁茅成間塞儘教麋鹿自縱橫徒閒絕境勞玄想指與迷途却浪驚字字可味

湯之盤銘章

嘗見人情說個與人幹事便有幾分懶散即偶為經理終須當有作無那有罄盡精神以為之所者此民生三代之後再不得自耀於光明也夫人當其情之所不急即強為鼓動而神已不禁其自稿其略略塗抹淡淡鋪張即自以為盛德之至竟把同胞之民視為秦越此聖賢特於千古來尋幾個痴心漢為斯民嘔血的事情立個榜樣見長民君子須要滿拚心力以為之留一毫餘剩不得無所不用其極六字極其

模寫○極不是有窮盡的機緘與日俱新閱歷終身無止足之處而用極却不是求天下的把柄修身為本經綸蓋世皆在藻雪之中○三個聖人勾當都在民上工夫都在已上且莫分新之本新之驗等話蓋他各人都是於治民之時曲盡其心豈合三人而始完一事之始末耶○天下之民衆矣把他勾當都靠在君子身上精神有一處不到即一處受其病一日不到即一日受其病故當宁者為斯民求治其心不敢以頃刻忘其事不可以一端盡其工不得以早晚完傳者說個無所不用善夫這等事情要只說用即連篇累牘亦不能盡○三王亦人耳當時為他各代之民費盡無窮心力遂使風俗一新乾坤再闢算來那有這樣痴心人○如以為民則懶散可任如知其是為已則緊急着還怕遲了新民正所以明德也三聖見之真矣故此章原即上一章已有但不得不各說耳○舊把湯日新為自新以立新民之本可是憒

憒豈有個天子的日新全與民不相干之理耶

邦畿千里章

人情出身加民除了自外於善的也都成個局段只是不至善總為工夫粗疎本體夾雜不當止而止耳此章口氣緊接無所不用其極來蓋話不得不陸續說而事原分不得以邦畿與止以黃鳥與人以文王作人榜樣而以精益精密益密工夫為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這樣做法纔把私欲刷得淨本體纔透得

出來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政為切磋琢磨在治民上
做也親賢樂利是學修所着落處不可以盛德至善
單屬明德而另指後節屬新民本文自明○至善是
明德本體原只在巳天下國家是德所涵盖故論古
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而曰以修身為本陽明之言曰
止於至善以新民而明其明德此之謂大人之學最
醒○歷引詩書是通融取義非各為工夫也止跟敬
敬跟緝熙而熙亦跟緝盖明德在人原自光明只一

念有斷續便一念不光明即一念生懈肆而德不盛
善不至矣精益精密益密便是緝便是熙便自敬便
自止恂慄即敬這一路勾當從無言之地自為摩對
要把明德本體全無虧欠不肯將就冒認以小善成
名如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傳者文法加意提掇
要人發大志願攬全盤生活同遊僊侶須乘興共探
花源莫厭深○而不忘原相應是自下註解○賢賢
是世世聖賢相傳親親是世世骨肉相愛盖水木本

源原是君子的大事以為基業者不貼且無味

聽訟吾猶章

聽斷神君負豪傑之氣者皆以自喜然不知待他盡
其無情之辭而後折之巳是被他輕侮了則以其徒
恃英斷折民之口而不能遏我明德畏民之志也大
畏民志全在平日治民時曲盡此心天覆地載日照
月臨民所意不敢過望的一一拖出即民所口不能
自言的亦一一體到此原只是求慊本念初非有意

降伏而民當是時身家性命都在我掌中過活縱神
奸巨猾也被這聖賢從無言之地攝住精魂那敢別
具肚腸另生伎倆耶看起來我之德明而民各自新
若此者所謂知本也○秉彝好德雖是良心而不饗
其利不為有德況人君之德舍治民在何處明耶○
不求之民而求之德此謂知本

所謂誠其章

誠其意慎其獨不是兩事誠意是主意慎獨是工夫

兩個慎獨又不是兩事前慎是議論後慎是發明中間兩慎獨相連以申說求痛快首尾兩誠意相應以推究求懇切聖賢不以板樣道理正襟論是非也全以自在不自在上動人○人情畏外不畏中以其獨知之地指視所不到也故外面事體還求做模做樣責以誠意一段生活絕沒肯上這船的夫誠其意是毋自欺毋自欺是能自慊此境不對一人此幾不容半錯人關鬼關自出自入故君子慎獨下一必字煞

有力量對君子下一小人小人只是個不省的獨字他為不善於閒居而揜着空勞肺肝如見則誠中形外原是不易之理而君子即欲不慎獨敢乎哉十目十手有味乎曾子之戒心於獨也誰謂獨可不慎而任其意之不誠也素為不善者心忙手亂莫掩其中之惡身誠有德者心廣體胖莫遏其中之善中外原是相因苦樂皆人自取從長計議意不誠可乎君子知誠中而形外也安得不戒欺而求慊也○通章境界在戒欺求慊上討說得極微入人肺腑通章精神在誠中形外上振說得極嚴悚人毛骨厭然情狀潤身光輝比得極明醒人心目○曾子萬人必往是極大膽的人提起個獨來却十分害怕只為他眼明手快在獨對處大用戒嚴遂落得在大衆前異樣舒展此書千載下玩之若新有志者試試誠形之理至今還靈不○這一章誠意是題目君子慎獨政為要誠其意也故尾以故君子必誠其意結之必誠其意就

指着必慎其獨說

大學卷之一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長孫 盡心 静觀甫
孫婿劉世冕士望甫訂

大學卷之二

所謂修身章

心不正便身不修傳者看破老脚極力刻畫煞甚痛快此等文字就人情上實落發揮自非千古文人所

能辨也○就人心所以不得其正的緣故一一指出總因於有所我輩須以身體驗方見真實蓋忿懥恐懼憂患好樂也是此心應物自然有的但此心本體未感則廓然大公有感則物來順應原是不曾有的今曰有所則一物偏據於中把我虛靈真宰逼得失位了心不得其正便說是心不在此語極確當心不在則視聽食息誰為之主不見不聞不知味把此身作踐到極不堪處傳者橫覽宇內個個都没了心遂個個推殘其身至不可言則除了正心那有修身之法耶○不見不聞不知味指失其是非之正說他這等人全在此處曉的精細以為會奉承軀殼還是我輩却不知他當香的都是臭當美的都是惡自以為聰明的都是聾瞽自以為奉承的都是踐踏細玩語意言語妙天下矣○不被明師點破誰知一向没有心了然心固在也去了有所之念他照舊復位一復位時回頭把一向得意的作用都似顛狂把一向得

意的受享都是惡穢那作用急忙改之還靦顏半日那受享急忙推掉還惡心半日這七尺之軀總有見人的日子○妙處全在心不在焉一句○有所的一路神通純是任一己私意橫行將去摧殘天下以奉一身却不知即所以摧殘其身也

所謂齊家章

齊家者使家之人改惡以就美也然家人之手足視吾身之好惡以為措家中那得全美的人亦那得全

惡的人所恃以提挈而齊一者政憑主人好惡不偏美中惡惡中美都一一不使相掩則家之心志自一耳目不亂而齊在是已今用情既辟一成不返所謂猢猻當家人怎服事傳者模寫曲盡矣這樣個身家怎得齊故以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結之○美中有惡惡中有美自是當事鼓舞機權全在捐我成心以肖物之品使當吾好惡者激勸並承觀吾好惡者適從有定齊家治國總不外此特傳者不得不分題發

論耳蓋將以互見而非貼定死板不相通也○傳者每說人情曲盡微曖莫逃每論事體的確應遠不爽這纔是真學問

所謂治國章

此章論治國純以興行說夫國與天下原非兩事此又就題分論以互見其意全要善看○教國者教一國之人承上接下都相愛相敬一團和氣全不因財動念以氣相加也使教民的勾當民皆有而我偏無

則便只以號令硬使他有何不可然人有上下理無異同我所教民的此身樁樁皆備我但說他他就看我不言之中其心全不難見他大衆一齊睜眼瞧住一人仁讓貪戾如形之於影堯舜之民仁桀紂之民暴皆一人為師而天下從之也上之教民雖以令而民之從上則以好令與好反雖令不從是故君子求非也不能廢而有無先考諸已知道藏身不恕斷無喻人之理也治國者安得不在齊家乎古來治國的

作家風雅具在歷數三詩他那個不是要教國的人而只於自家夫婦兄弟父子兢兢求宜政為教了家而后可以教國經文所謂治國在齊家以此耳○孝也者三句是我與民同一勾當專責民不得如保赤子一節是說民的情狀無甚難見設身以處自然洞曉心誠求之政與恕字相投着蓋知道民之為仁為暴從好不從令也仁讓作亂總視一人堯舜桀紂是極明的証見這些人不可以令驅直恁如此○此章

痛快在把民情説的透極可以掃以令令人者之與而先把家國勾當闗在一處亦極得力故達治體者是達民情者也而達民情者是醒人事者也○至暴之君令民亦必以仁反字從此出

所謂平天章

一人為天下之主天下有不遂之心則不平然天下之大何處去查點聖賢從人心同處討出捷法只一個將心比心萬不失一絜矩二字所謂尋根本會源

流袖裉乾坤的手段也這個道理明明白白在天地間為君者行之不是屈尊為天下計還是得長計議以自為計天下人心都聽着人主合着他心便是他的父母失了他心便是他的罪人我只求自遂不顧衆心衆心既離江山不守矣說起來好怕人君子絜矩原醒的老脚先慎乎德慎字即應不可不慎慎字德即指與民同好惡説盖人君絜矩便是有德也有人即是得衆而一連説到有財有用復大發聚財之

不可者人君所以不與民同好惡其大端專為愛財自奉重遂為民輕也不知財跟着人人跟着德慎德者有人有財而貪財者爭民施奪本末非倒持之衡財民豈兩聚之物顧財遂不能顧民而失民豈能有財一句話傷人且不肯受奪了人家過活有不悖出乎到了悖出天命可知有味乎康誥之言靡嘗也然則財物原是末事奈何以為珍寶古來有識見的英雄那個把他看在眼裏就財用説當絜矩已極透朗

而民的好惡還有一件在財用之外也與財用相干則用人是也賢人保子孫而其作用在利黎民奸人不能保我子孫而其作用先殆黎民如必説到着底輔君慎德黎民便利輔君聚財黎民便殆總此勾當非別有騰那用人與聚財不聚財原在一搭雖此處不必一一饒舌而至末二節復通在一處其意自明矣夫賢人必要利民奸人必要殆民所以未從人主發落民心已先有算計切切指望愛民的仁者去奸

用賢全是雷霹斧斷的生活迸絕在一人而萬民之生意方得回春不然如命如過隱忍遷延這其間極不便於賢者而極便於不賢者天下人眼巴巴望在上的與他痛快出氣却這樣行徑是明與人之好惡相反矣拂人之性災必不遠蓋天下人吃盡他好惡乖張的虧到熬不將去時何事做不出來廿一史上影樣兒不知多少曾了這個卦十分准也大要一通看來人同此心乖張者只是自不盡心全要忠信全

忌驕泰忠信者不忍使已一念負人也所以能絜矩也驕泰者不欲使人一事逆已也所以不能絜矩也此節總推絜矩之得失關鎖之中煞甚慨嘆通章說大道發揮已盡而又念財原軍國必需說煞了財不可聚非通論也因接上結文用一轉語曰生財有大道開源節流財自嘗足生者對聚而言也自此至末純就財上反覆抹殺聚財者一場心計故先為必用之財尋了個出路因痛揭聚財之下場頭以申明之賓主並舉利害遞陳曲盡事理之真洞著從違之準極妙文字意若曰財為民命原不沒民以生君子絜矩政以此為大段即軍國之需原不可少而生以大道自不必聚仁者公財於天下而撫我唯后是謂以財發身不仁者私財於一已而虐我唯仇是謂以身發財財即可重孰與吾身國而求利莫如以義你看終事守財義民之所以自效者散財之仁主占盡福分天災人害國事之莫可誰何者務財之君長折盡

便宜則財可聚乎不可聚乎我也不是說國不當利只為天下無義外之利而以利為利大不利耳要圖利的還跟我來○仁者就是忠信不仁者就是驕泰

大學卷之二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張果中于度甫
陳　訓見伊甫訂

中庸卷之一

天命之謂章

人之所以與天地萬物相酧酢者喜怒哀樂也而喜怒哀樂所以干天地之和傷萬物之命者不中不和

也喜怒哀樂所以不中和者不依着天命之性也天地萬物皆為一體者天命之性也人所以不依着天命之性者自私自利之心也而自私自利之所以奪天性之權者在不睹不聞之地也人之不戒慎恐懼者以為隱微也君子之必慎者知其見顯也慎之者去其自私自利之念以復吾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累性者去而性為主所以喜怒哀樂未發而不偏倚既發而不乖戾也不偏倚故可為千變萬化之根原不乖戾故可為六通四闢之作用也所以極其中和而天地萬物聯成一氣以位以育也○人生來都抱着一點天地萬物一體的良心不離方寸函盖乾坤這便是現在生成不費一毫人為的本體順而行之莫攙上後天意思便是道攙上意思便把道壞了故君子為天下教主只是修道道原不是須臾可離的東西而人之離道不是在見顯上纔離其失着處全在不睹不聞之中盖人心與天性爭權處全在此此

處不着實下手容賊在內我以為隱微而容之渠得我一容遂逞其志天下之潰決汎濫不可收拾者即是此物君子眼明手快拚死力與他鏖戰務要斬盡殺絕者誠知道十分利害而不得不如此小心也人在見顯上怕君子在隱微上怕虧他具眼有這等會下手的人纔把私心掃淨扶起原有的天命坐了主位喜怒哀樂未發時那得偏倚既發時那得乖戾來夫未發難得的是不偏倚不偏倚則空洞之宇無感

不通再没有剩下的生活既發難得的是不乖戾不乖戾則恰好之宜無應不妙再没有隔住的去處故說個天地萬物恁樣寥廓恁樣煩夥憑有神通也難照管而致中和的君子却位之育之遊刃有餘看來道原是生成的修道只是還他生成本體而得手處妙不過慎獨人不可不省的本來面目把這樣天大的良心自已不認尤不可不省的扼要工夫把這樣天塌的處所自已不怕

君子中庸章

中庸是率性的字號子思就孔子之言而揭以名書首章既把道的家當說了入手即緊提仲尼之論中庸而嚴相反之辨把這假道學說破而眞聖賢之本色始見極有意思○這小人他也自謂君子自謂中庸只是仲尼從旁以道眼看破纔說他是小人是反中庸此反字全從相似上分出觀時中無忌憚可見矣中庸原非鐵板死格良心在我隨感而應感無定形則應無定法執定法以馭之心便不安心不安處即理未得也君子知中原無定在故隨時以處之變化雖有萬千總求個良心上過的去明白有個定盤針在那裏小人錯認了照依其不拘之用而不得其定盤之針遂做成個無忌憚這其間非眞聖人怎能辨得且莫誇一雙道眼試想他辨別兩種是為甚麽更念他一片苦心○率性之謂道原不是尋行數墨生活故學道者全要學時中而千變萬化原不是神

出鬼没心腸故學時中者全要防無忌憚○君子時中倒還有形迹難解之處小人無忌憚倒似道理爛熟之時其所以差處只在心上君子求本心之安小人求私心之便○孔子遇着假中庸圓轉反覆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把這無方所的妙道反資他不肖之心下一個三字考語曰無忌憚妙哉

中庸其至章

上節提破中庸名目赶出假道學扶起眞宗主即接

次發揮這個中庸是個不可不能的東西從旁咨嗟慨嘆說盡世人所以不能的毛病挑選出幾個作家以現能字的本相直至惟聖者能之反覆說完能字是一小歇氣○至字不可說成難字上去是方圓之至人倫之至至意言其極好再不容增減也即大學之至善也此是天生成造就的一個恰好之理把家數做絕了然也只是孔夫子識得此貨此貨本身具足現前就是而人人違於覿面失於交臂個個賭聰

明賽力量以為能盡了世間好事而放着一個極好的命根反無人揪採先師橫眼一看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沒一個摸得着的可惜良田永為荒地煞甚慨嘆○道理原是天生成的不用人為却要人能

道之不行章

中庸雖至非孔子不認得他至民雖鮮能非孔子不識他鮮能為過為不及這便是鮮能的去處○知者就其所見以為道却不知是過了愚者就其所見以為道却不知是不及了註中以道為不足行等語要善看○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乃就過不及模樣而讚嘆之非又深一層也蓋過者不及者道原未曾離他只是偏錯認了○此等語純是要驚醒人反己一觀通身汗透有幾悞一生之悔纔是得這消息纔不負孔子激切至意

道其不行章

天下罔無非各行所知茫茫宇宙盡混當了如何得

道之行來夫子此語口裏嘆的是不行眼裏瞧的是不明尋了個大智來與列位看重華一雙眼界也須得夫子認出

舜其大知章

當初舜之治民作用萬端無不深中事的肯綮是個行道的鼻祖而其所以能用中者緣他善看出中來中原在民只是民自不會舜就日用尋嘗裡討出此中妙處全在執其兩端蓋問察所得惡的隱了而善

的也還有講如藉就那一個用便又非中故會在一處提衡斟酌討出中來而用之於民也却須得這樣總裁仲尼就賢不賢上尋文武之道便是這個活法

皆曰予知章

天下事雖說能知纔能行尤須能行纔算知知字免不是無着對的怎憑口說憑說時個個智落天地把守來一考便說不去了故夫子話頭似說他不能守而主意是說他不能知要是真知自然能守繇不得

珍重子淵

回之為人章

守江山易守寸心難吾輩也明白有個良知在內而猛閒尚自徘徊忽焉漸打撒手力量免偏出不來怎似復聖公拚死力護住到他心頭再沒個失落的理拳拳服膺極力刻畫○中庸原是人的性命顏子恁樣護持也只是個看的明白這纔不枉了擇乎中庸○一善非繼善原一之說蓋隨時擇善一事有一事之善也不然只擇了一次守了一樁便了一生矣

天下國家章

過不及舉目滔滔舜與回千古寥寥孔夫子提衡世事把這個中庸放在當下仔細端詳見他把世間豪傑一一考倒遂喟然浩嘆這物事不是個可能的查他根繇按他着落無非是命於天率於性發於喜怒哀樂傳於子臣弟友極平極常至易至簡不曾帶甚希奇古怪之形而以之觀人却無能者只為他規矩

天成用不得些子做作成色精美用不得些子撓和步步踏實使不得些子凌駕時時赴趂偷不得些子空閒饒你有材幹有氣節到這去處都用不着比量起來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這樣驚天動地的勾當倒還容易下個可字偏於淡淡中庸求個能者再不敢輕易下個可字○不可能全要活看戒懼慎獨便是能的路數只為比量三者故說不可能然說不可能竟欲着人知此是天地間第一個難題目做得此

題纔是天地間第一個好手段別的都不打緊做了來也不算强

子路問强章

中庸不可能能了中庸纔見好漢因子路問强畫出一個要强的真男子○四個繑字跟四個不字來衆人皆然我獨不○看人之不流的須是不和無倚的必不能立有道不勞失巳而塞字難言無道亦知仗節而死字難言○吾人本來一點天性非不明明見

在然身世之交極難全而護之於心直以達之於事四個不字有多少力量在到這去處一個人也靠不得一句話也說不得默默無言自為張主傍人也不曉得他的深淺他也不管人知與不知好强的向此處尋

素隱行怪章

吾輩為人一生着底尋個老脚只有天與的這一點本心是我家當自巳牢牢跟住如行船掌舵直直到底如射箭離弦我自顧自家性命除了這個縱奇奇怪怪足博好異者之紹述而於我性命毫不相干這一路是情不肯為的即遵道而中廢者亦不知其何鮮我的性命我自奉持一點真精翩翩獨往即艱難險阻怎容半點退怯單看君子上場依字極妙如人着衣同起同止遯字極妙名姓鄉貫雖在世間而一片精神竟跳出塵壒之外我儒家也有遯法不悔悔字極妙血肉之身名心難冷初間雖不出口然實大

聲宏人就知他則落得做個人情要到其間真真不見知口裏斷也不肯自露馬脚只怕意思間有個討没趣的來頭便叫做悔只一悔便把一場功行成灰了學者到頭來極禁不得這個悔字到此不悔成色纔足孔子於此說個唯聖者能之見得生活當如此做把這生活定就是聖人本領示學者都當望此處歸依非直謙巳也○遵道而行半途而廢非三十年前遵道三十年後中止也事事都遵道却事事都廢

於半途從少至老都是如此所謂廢者不是便把初件事不做完只是把初間心不曾滿道字兒原不在事上論是指做事時良心說大要人初心都也要做人漸漸攙上別念遂把前念丟掉了細體會來此處有幾個能不攙轉念的要心裏自證不賭口强○只說中庸鮮能不可能唯聖者能却是嘆人不能歆人使能中庸的滋味只孔子能知他把這中庸尊起來極有機括真真未釋

中庸卷之一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先芳開美甫
陳公定子才甫訂

中庸卷之二

君子之道章

中庸屬了君子把來奠做君子之道一向人以道為杳冥子思說破此道蟠天際地無處不是惟其所以然則非有形聲安得當做冥杳的東西也費字極妙夫婦聖人天地總合上來發這個費字○道者率性之謂也人或不能滿性之量性原是無所不包的學者莫把有字的道混猜只就當下睜開眼打總一看夫婦之所知能者何物道也不得謂此處為淺近而不足知能也聖人天地之所不知不能有憾者何物道也不得謂此處為迂緩而不必知能也以本性點檢起來宇宙間何物非性中物則何事非分內事何

處可不知可不能可有憾乎求一處無道而不可得大莫載小莫破語妙天下矣○講道之費極透了因引鳶魚之詩言此道之上下察而以君子造端夫婦察乎天地結之察乎天地與上下察相呼吸言道是如此故修道是如此從夫婦上做起直到至處天以下地以上無一處非君子經綸之所充滿也○道在人事上說天地間無非道者政無非人事也除了斡旋人事那有察天地的法兒○從前說道指化育說

夫道無二道也分二儀行四時生百物天也所謂道之大原也着落在君子身上便全與天相似故曰君子之道君子怎會有道從率性來性者命於天即天之所以為天而人得之以為性也中庸一書說君子之道察天地配天地參天地蓋吾之性即天之命茍本領與天一毫不相似便叫不得修道此章明說君子之道則單指化育說者於理何嘗不通特不似本文面目耳一章之中三提君子豈是無着落的○聖人不知不能天地有憾雖於聖人天地無害然此處話頭却不是無害之說如曰無害便是道所不在了○從君子中庸至唯聖能之是責備人幹這一段生活此章即緊接把這道的體段說破見是無所不包的造端夫婦察乎天地便是以後各章的總話看後面把天下事無鉅無細一一說到都是心上放不過去的都是君子修道處

道不遠人章

盱衡宇內有聰明有力量自負為吾道中人者不可勝數然按他下手處却不於自己身上求一求不把自己差處改一改子臣弟友之間無非瞞心昧己之處寃着我負人不着人負我口裏講的極高身子行的全欠全不老實着底一味浮誇到頭甚麽道兒跟着你尼山老子把自己行藏底本說與大衆勸他莫把道字錯認了各按自己身上求來一齊回首當下便摸着道了道原就在人遠人不是道伐柯不遠畢

竟彼此之分猶有二形道不遠人即人是道原非二物治人以人改非即是忠恕就是良方不願勿施道即在我而忠恕之難也則人責人意多責已則少愛已意多愛人則少子臣弟友之間四個所求四個未能你看此處是受了那家病痛惟忠恕起來纔能治此病覺有餘覺不足帖心帖意把精神交付在這庸德庸言上兩不敢兩相顧朴實頭幹將去念念聽住自家絕没分毫走作這纔是為道的家數如今不從

此下手媸庸德無奇另幹些起眼的物事於自已着底處有甚相干怎算做道○此章纔指破道之着落有尼悟道偈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雲歸來試拈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字字堪味○孔子秘傳的忠恕為人打開吾輩於人倫日用中試一試看貿得去不○下學上達此章即其註脚○忠恕一味服在腹中消去許多不長進的凡心透出真氣當時百骨皆靈八荒我闔仙丹也

君子素位章

人生陷在苦海裏怨天尤人履危蹈險夫子看破他病痛只是個願外特與他一個跳苦海的法兒回頭有岸只是個行素只為願外外由不得我遂受了他節制一生不得自在蓋外無底止得隴望蜀隨處有個外能有多少心力勾他張皇只一個行素便隨在是素當時即止惟求本分無虧自具海濶天空境界甚麼外兒能拐他看一眼兒不願外是極大的眼界

素位而行是極真的脚跟不有這樣脚踏實地的生活怎堵攩外面萬般可願之物耶故這四個行乎是滿拚心力在本分上無些子虧欠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故不管到甚樣所在他都一齊超脫自有得意為陵為援的情狀那得到此把人生最不能無的這個怨字他以正已無求之法徑自免了上下天人化衆生愁慘之象為快活之景看來命也原不是可力爭之物倖也原不是可嘗徼之事徼倖的不免弄險怎

如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者之便宜也小人也是求受享的君子也是求受享的相提而論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君子為道遥遊小人為迷魂陣則會受享的還是君子末引射來一比可見天下快活之境定從本分無歉中得之行有不得皆求諸已似乎好自刻苦而俯仰無愧順逆可齊實是會自受用人生難必者感遇愁悒兒從有知識便戴上了他那受苦的根繇都從求樂上來不知本分之外無樂

地也孔子特特說破尋孔顏樂處從此下手

君子之道章

厭薄倫常不肯當事做的都是要為高遠的人物以為我輩雄壓一世另尋奇異生活總得過人倫常忒卑忒邇豈是上達之人所可措手却不知除了日用倫常再無聖賢豪傑誰道不是卑邇而就其中着底做來帖心帖意自證自修務使最初元氣淋漓將去不許攙一分假鈔偷半點鬆閑便把自謂高遠的好

漢都遇了降書你看孔夫子這般高遠的人物庸德庸言兩不敢兩相顧自愧未能是甚樣緣繇故今與諸公從長計議天地間甚麽高惟卑是高甚麽遠惟邇是遠真真要有高遠之志的只得把全力交付在庸行上君子一生只是卑邇便是會登高行遠的作家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以刑于友愛而順父母目前便是高遠之實底莫另補高遠

鬼神之為章

鬼神者陰陽也陰陽非二氣就此氣之伸為陽就此氣之屈為陰也伸者伸其屈屈者所以伸有伸無屈併無可伸此一靜觀而自得者也故屈伸者即呼吸也在一歲為寒暑在一日為晦明在一息為呼吸一氣呼吸如環無端所以不窮也一理為二氣二氣為五行窮天罄地無一物非陰陽之所鼓鑄其貌其情其作其止其生其死皆非物所能自為也此陰陽之理無形故視不見無聲故聽不聞而萬形萬聲惟所

橐籥萬物未有離陰陽而自為一物即一物未有離
陰陽而自為終始故曰體物而不可遺也大要天地
間原無者自不能使之有鬼神不見不聞似淪於無
却原是極實的一段至理默默之中自為運用故發
皇昭著直恁如此所謂誠之不可揜也○鬼神何心
而曰誠者指其理之純然無貳言也獨陰不生獨陽
不長一氣呼吸純是一團生意為主無半星死不生
之意攙和遂上下四方往古來今總呼吸於一氣之
中全沒滲漏所謂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也○
莫添祭祀之鬼神鬼神指陰陽說總體物不遺如各
家當祭之鬼神怎做得此事又安能使天下之人皆
祭祀也○此章論鬼神何意也寧直欲人知鬼神情
狀耶鬼神者天也天命為性率性為道一而已矣大
的無邊本領只從不貳中出人的廣大神通必從一
誠中得莫要離方寸真根而求作用也誠字兒是中
庸筋骨前論忠恕慥慥已露其端因論天地間大作

用都自此立命迦鬼神之德發揮源流把誠字明點
出來后論舜文周孔經綸制作自孝親以達於治國
精布神流無處不到所謂體物不遺也而莫非其真
性所不能自已所謂誠不可揜也其後把覆物載物
成物歸諸至誠之配天地而以天所以為天聖所以
為聖總結之明是此章註疏故曰質諸鬼神而無疑
知天也

舜其大孝章

第一節總德尊富享保占盡人間盛美說他是個大
孝把這事情做一個案而下斷之拿出德來立起為
祿位名壽之主都用必得二字說這福分不是偶逢
倖值之物蓋非人之能必於天乃天之原自有必也
因材而篤栽培傾覆天原有個必然此嘉樂之詩咏
君子宜民宜人之德而即繼以申命自天也繇此看
來莫道天不可問如有大德無不受命之理篇中幾
個必字說的堅確此是孔夫子的算數○要知孔子

說這段話是甚麽意思不止照格局推命運乃教人宇宙在手的消息重瞳子也無四目兩口一般是個人兒只憑着一點足色的心腸遂把天付的應撥的轉禄位名壽即拱揖辭之而不能乃知人巴巴的盼天以福而天不與天巴巴的盼人以德而人不為兩壁廂是誰負誰○大德大字要看孔子認得舜的本領這眼力難與別人孔子生平最得意的一個聖賢從好古敏求中得其底本○三槐堂銘翻弄可必不可必從此章必字中出必字豈是輕易下的聖人自無誑語○大德之必受命者非獨和氣致祥感應陰隲之說也德是何物大是何境德者性也萬物一體者也天好生必欲舉其所生之物底於各遂而人有好生如天者天安得不命之此當理也特患德不大耳小善小補攬不起全盤勾當而亦欲受命便不可必觀詩論令德以宜民宜人說其着底可見

無憂者其章

此章意從武周起見他兩位事體幹得好因步步推上去說把他先人之心一一體到雖規模制作與先人大不同而其實是先人之所必不容已者特未至此時不容先設是心耳作意不重特畧伴起無憂二字想其受用是孔子從後看他說他便宜而非文王自以為無憂也視民如傷望道未見何嘗弛然自釋乎要善看○武王有天下而曰不失顯名好處全在此便見得到此時天下有了不為過不然何以為述之也將把文王說不妙了武王巳是能述而末受命未及制禮又有周公一總把文武之德發揮曲盡看他追王上祀以至達為祭禮喪服使天下無一人不得遂其心却都是從體貼先人之意做來的夫子按本朝掌故一一玩味見得是善成先德特此說破○如武如周人以為幹各人之事孔子以為體先人之心此便是時中消息令把文武周公名色諸侯天子規模後先世數光景一總化却不立通融一看妙哉

此性千變萬化而不可窮大哉此性達天貫地而不可遺人只要把這點地方令他足色便是會萬古於一息合六合為同堂的一個宇宙大總管切莫把自家看的小了

武王周公章

第一節起個關目却是就後面事起的第二節把孝字義理講明極有機括第三節說敬其所尊第四節說愛其所親第五節總摸寫其意收完孝字第六節

因宗廟談郊社而論其義之可以治國最有意味〇孝而曰達即以兩善字作解蓋孝先人者便只在先人一身上已然之志事求便不叫做達便不得為孝之至今武周之孝却在祖宗與子孫臣庶上着精神即先王當時未必有此志事而到今日則必不能已因一一體到而為之措處修也陳也設也薦也皆先人之所必欲修陳設薦也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遠賤序齒皆先人之所必欲序欲辨欲逮也曲折條理無一處不到無一混淆之事體鬱抑之人心一通看來位禮樂在武周者即猶然其先人者也念念在先人而事事在祖宗子孫臣庶即先人既往而事之者如在真所謂孝之至也說到此處達孝意可完因而合併事上帝之禮併論之推此義之可以治國蓋事上帝必欲當上帝之心而後為事萬民萬物上帝所生吾使之一有不遂可為事乎祀先人必欲當先人之心而後為祀子孫臣庶先人所遺吾使之一有失所

可為祀乎故報本之念誠真則彌綸之事自廣窮天蟠地無一處非仁孝之心所灌注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自是極的確之理要信得及〇寸心真篤六合充周於此識得性體中庸大旨不外此

中庸卷之二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　越君異甫
袁士美實甫甫訂

中庸卷之三

哀公問政章

哀公問的是為政孔子告的是做人說為政便撲在天下國家上求治說做人便撲在巳身上求修文武

治成周人以為治天下國家也識老脚的只說他是修身蓋身不在人外也治不在修外也修身只是誠身也誠身在於明善也這生活不靠天的稟賦只盡巳的擇執以千百當十一自化愚柔為明强莫謂文武之政為可徒舉亦莫謂文武之人為難再做也有了這道即有這人有了這人即有這政看來誠之一字原是籠天蓋地真消息擇執之功原是脫胎換骨真路數孔子此章直要把哀公活活的變成文武〇

哀公剛開口求個治人的法夫子就把他祖宗之法說起呌他須做祖宗般一個人如無那般人那政只好終日扮演套數耳前兩節是通章肯綮人存政舉四字大意已盡一連說到知人知天總在哀公身上緊緊搜尋教他急把此身放在名教中而親親尊賢為等為殺上心着意莫當做可緩可急的生活是下手先把哀公帖身幫住不許躲閃然啟其端未竟其說指其大未究其全因欵段從頭臚列件件套在身

上又知他氣稟愚柔說破做人老脚打起精神轉凡為聖文武只在覿面間矣五達道是不容自外的規矩三達德是行道的本領一誠是達德的實際以實際的本領去做那天建地設的規矩即資稟異難易殊而到得成時同登聖果故不患不能智仁勇只患不好學力行知耻耳知此三近則達德實際在我而吾身規矩何難實踐此原止呌做知所以修身而身於何憑修於何傳治人勾當一通在此天下國家裝

入囊中矣那有為政不在做人上的道理試把九經一一列開效皆實效事皆實事離了一誠何處討九經下落故只要實能了三德便自活拉出九經天下事如沒有個先停當的把柄臨時殼急求幹得去那有此理治民獲上信友順親遞相遡來全要個反身之誠誠之為物雖肫然一點不見甚麼多端而達天貫地無處不透天下事最當前定的莫過此一着而人之不誠非是好為詐偽只是不醒吾性的本體性

命於天粹然至善原不容偽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未能不思而以擇善未能不勉而以固執弗能弗措已百已千此道果能愚柔自破活活的一個文武出來何政之不舉哉每說氣質可變處精神抖擻末用兩個必字豈是誑語○先說政舉在人存次說人存的道理不有孔子之言誰知為政在修身又誰知聖人可學而至○前邊所以行之者一也與後邊相呼應許多所以字亦相吞吐中間九個是前三個之花名後一個之實地非於九之外另有所謂一也○此章字眼繁人若其太雜階級多人苦其不貫然融會其意則一篇文勢有呼有應或行或轉若斷實續或撒或總若離實合精神極鼓舞步驟極跌宕只活看便得若執煞字義扭定畦徑便不能通○天下之達道五突然發論不順接上節而其細開五三一實遠接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脉來修道之要一言之曰仁三言之曰智仁勇一不少三非多也三莫非一

也又復歸智仁勇於誠誠非加於智仁勇不誠不成其為智仁勇也誠即智仁勇之實地智仁勇即誠之花名也近三德即近所謂一也一真為主萬境皆通身即於此修而天下國家即於此治也歷指九經之事何莫非一真之所貫徹也蓋天下事未有主宰不前定而可應用者言事行道莫不皆然彼不誠者自困之術也故誠之為物最為要緊即天道不可及而人道當自盡若盡其所以求誠者而誠自在也明即

智也强即勇也明且强即仁也三近與博學五椿非重也前其略而此詳之也九經不在五達道外也博學五椿亦不在九經外也倫外無事也事外無學也○吾人內照原有個現成文武在此只為自該愚柔把自己面目埋沒了若忽然奮迅用擇執百倍之功本來文武面目頓露可想孔子當日對君神采滿座飛花矣○親親有殺尊賢有等豈是人為原是天然自有的分别吾輩就中看出自然而然之故便信道

之大原出於天○達道達德俱用達字都是天下同有的規矩同具的才情君雖尊跳不出道去質雖庸滅不了性根○所以行之者一也言此達德之所以行達道者真實而無偽也註解自明○凡事豫一節泛為統論以起下文獲上信友順親都以誠為主非獨順親也論誠而以順親起手此有至意不可不察蓋人之不誠先被於親故天下無一箇能順親的人也至邇至卑而高遠誰及之者不誠由不明善者蓋不誠者詐為善也詐為善者不知善為性體原極真而不容偽也

自誠明章

意原接上章重明誠一邊說自然誠者既不可多得終不然為資稟所制把這件事便讓他罷我自有一條路數做將去直令斗轉星迴是這個明字着實明起來自無不誠之理雖比自誠明者費些力氣到得能誠與彼何別他也是誠明兩字我也是誠明兩字

只是自法兜略有後先耳但得全會何論後先子思此語吹起普天下做聖人的精神從今後再不乞靈造物了○人只為不誠便弄出許多糊塗勾當又只為不明便安了許多詐偽心腸看從來神奸巨滑萬樣機變也是個從不明白上起

唯天下至誠章

性者人所得於天而以為心者也天地萬物通為一體本來面目原如此特人被私欲夾雜不能盡耳性

之體既包天地人物則性之盡就在天地人物上下手不能盡人物參天地不叫做盡性故說個能盡其性便是把人物盡天地參了非曰既把性先盡完而後去盡人物參天地也論實地只在人物上是下手處非於盡人物之外又有個參天地也參天地在贊化育上天地能與人物以性而不能盡人物之性便是化育所不及處向非至誠的出來則人物有性終難自盡隨時隨處都淈淆敗壞不成個世界便是化

育窮了幸得盡性的聖人一點真精貫徹三界盡人盡物使天地成了全功虧他虧他雖是個七尺之軀真真與天地門當戶對並列無慙誰知我這徑寸中藏着個通天徹地的神通自不提起憧憧伎倆有多大乾坤○天地間一處沒有聖人便與街爛巷你只靜中觀萬物看他位置其妥當處虧了誰不止一時盡性萬萬世人物都是賴當初聖人過活即聖人既往聖人制度浸微而到底有壞不盡的大綱○人性

原是極善的只禁不起一個不誠試自體驗仁義禮智誰不備具只一個念頭不真便都成了虛應故事非盡性之難至誠之難也

其次致曲章

合下至誠自不易得尋了個學至誠的訣竅只在致曲偶露之明人所皆有只是自不保認都錯過了下個致字有許多力氣在就一隙中透出天光即奮力務要達出機動則引而日長竅開則迎而輒解莫小

看這個曲此曲實實的能有誠也一腔實意出身加民推準達化便把天地間萬民萬物無不呼吸於一氣之中到得能化至誠何以加焉現有這條路數快快來尋○曲在人物應感時露故致在接人待物上致發越光輝感動變化都從一隙之明擴充出來

至誠之道章

前知兩字要看到中用處蓋經世理物的人日日都有當行當止為甚麼至誠當事其所行所止偏與人

別從旁看來一向都把禍福歸在數上以為鬼神所操人無奈何偏遇着至誠之手轉禍為福恰似鬼神聽他驅使的則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故也禎祥妖孽蓍龜四體似亦禍福之先幾而已居其後矣至誠不俟此而後知也直於其善不善先知之耳當善不善時絶未有禍福消息而至誠於初分之界洞見其微預先下手禍福之權不為鬼神用而為至誠用矣謂曰如神真個不誑○善不善若寫在紙上誰不曉

得只在當身起念時便有許多情識齊來遮蔽不繇人對面成迷了故須是一點雜念沒有的纔徹底照見除了至誠何處討這隻慧眼○天下萬事都屬後着只一個善字居先人之性也天之所以為天也依之則吉悖之則凶使此理或爽則天地亦壞矣黄山谷大算數從此套出

誠者自成章

此章就誠之一字譯其關捩按其着落說這東西是人之所以自成的而自之作用一總在物上那自成不是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也人把物我分了內外遂欲離成物以為自成夫形有外內而性無外內誠者出來性體全現把外內合了故千感萬應無處不宜看通章意味重成物說怕人不醒的自成又怕人把自成當做成已而已把柄在已着落在物離却一體萬物再沒有自成的法兒○自成字下得極懇說形色全備莫不得人一點真心是自家完結的東西

自道字即跟自成下出自家勾當為誰勤渠待誰央浼少不得自家上緊○自之為自原備萬物一物置於度外則已一處有缺而物之徹始徹終都要這一點實心如無實心則都是虛套了故曰無物我既不可使一物不備安得不盡求誠的工夫○至公至明原是本性只為不誠遂不公不明了不公不明故以已為內與物不相干以物為外與已不相干外內不合所以自私自利而不顧萬物之安危幹出來都是

没天理的事怎麽得好今說個誠者便仁了智了仁
智現兩外內合不背以巳為與物不相干物與巳不
相干隨處泛應都是一體萬物的心腸怎得有一措
不宜○仁智是一個仁的心即是智的心子思說仁
也智也是把歸一處話故緊頂性之德三句時措之
宜專在成物上說智處正是仁處也後儒乃當作分
開看遂把成巳成物也分了豈不大差然仁也智也
二句不合上下文看鮮不當做分開的話○樊遲問

知人一章機可參觀

至誠無息章

上章說誠者非自成巳所以成物此發揮成物之詳
直比天地見得誠字是天地之根無邊作用總不外
此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君子求誠者
求其與天地相似也○先從至誠說他博厚高明悠
久之業舉萬物載之覆之成之直與天地相配一誠
所致自然如此因接論天地之道以不貳為不測博

厚高明悠久兩萬物覆載功用無邊可見要覆載萬
物須得博厚高明悠久要博厚高明悠久須得一誠
此不易之根宗也意既巳明復以詩論天命文王者
合攏束之兩個所以字明點訣竅純亦不巳亦字明
會根原人人自有個同天的路數在反求之耳○天
下事是真的不滅是假的易息應接萬物誰沒些恩
情只為念頭有了攙和不是真實惻怛的精神便半
公半私時作時止怎得純嘗總然極力支撐着意照

管滋味兒只見薄邊幅兒只見窄氣宇兒只見卑光
景兒只見暗條理兒只見忙亂氣脉兒只見短促如
何載得物覆得物成得物怎麽比得天地只一個至
誠出來滿腔真意隨處淋漓普天蓋地總歸大冶之
中容執敬別血氣尊親便是此節的條件子思每說
至誠必到配天不嫌重復見理之當然原非誇大也
吾輩須於這一步消息要當真認一認便見吾心非
小具足天地只辦一片至誠心把萬物都覆載成於

此中豈非妙事○不貳者一也天地好生徹頭徹尾只是好生再沒有不好生的一毫來隔斷則本來如何到底只如何沒有別個更端故曰其為物不貳人雖稟天命以為心而不能不攙別念一攙便貳了誠者還其不貳之體也人只說天地功用不可比擬不知只患根本不如天的根本天的功用從根本中出我有了他那根本便有他那功用

中庸卷之三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　超君玄甫
孫立雅君建甫訂

中庸卷之四

大哉聖人章

聖人之道就指禮儀威儀說發育峻極就是這禮蓋禮者世教也所謂名教也如無此禮則三綱不立九

法不章萬物相賊殺矣如今萬物各生各遂都是這禮維持所謂裁成萬物輔相天地也峻極於天言自天以下都是禮充塞就指發育萬物說非對也這大道是聖人制的要行這道還得這人苟無至德至道不凝矣德者一點天理良心所謂性也聖人這道是從這性上制出你看三千三百都是良心之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則德性是道的根本君子要凝道便望着道之根本上着工夫故尊起德性來不會尊須

要學不知尊須要問這學問工夫着實幹去把心要廣大着寬廣廓大原是本性狹小是人自着私欲束縛了故要致廣大然廣大原不是離了日用儀節的如彝倫當為小節而任意疎畧則一事打點不到便是德性的一塊破綻求廣大越不廣大了故致廣大要盡精微於倫常中事事物物都要盡心不使一處疎略便是致廣大的法兒把心要高明着超脫透朗原是本心卑暗是人自着私欲錮蔽了故要極高明

然高明原不是離了平常坦易的如彝嘗道為無奇而專意放曠則一事不踏實地便是德性的一塊虧欠求高明越不高明了故極高明要道中庸於倫常中椿椿件件都要平實不使一處放曠此便是極高明的法兒溫故便指致盡極道的工夫說這工夫終身以之終日去幹那有過數體驗既熟識見日進把道之根原漸漸看的親切了這便是知新既看破道之根原禮儀威儀上一些粉飾也用不着只是盡這

一點極誠實的心這便是敦厚以崇禮崇者有這實心纔成了禮了把禮纔撇起來使立於天地之間不如一向之淩夷衰微也這便是德至了便就做道凝了是故為上不驕為下不倍有道足興無道足容何也人不能行聖人之道都是好逞意見不知尊德性的人凡事只要上達却不下學以倫常日用為粗淺故離却精微以求廣大離却中庸以求高明終日求新奇而終身不能見道處處無有真實而事事敗壞

名教他為上便意傲不能下為下便技癢不能忍有道時不能欺世無道時偏是招災君子以問學尊德性凡事都不是逞意見的廣大以精微而致高明以中庸而極識見生於溫故之餘經曲振於真實之內怎的得驕怎的得倍怎不足興怎不足容詩上說明理省事的人能保其身上而驕也下而倍也見棄於有道也不免於無道也都是不能保身君子以問學尊德性便是明哲上下治亂無處不可便是保身

愚而好自章

為下不倍是個題此便是做此題文字以仲尼之言立案中間發揮極透還以仲尼之事為証○三端指之曰禮度文二字包之曰禮樂一字總之曰禮○此等文字極有吞吐大凡為下而倍的都是恃這自家本領足以制作不知制禮作樂雖本於德而這個權柄非無位者所敢也不是天子議不得禮制不得度考不得文令天下那有一個自已行事的則作禮樂

不止有德全要有位任你通天本領位不在我不敢作也試觀孔子是何等抱負豈不能斟酌千古另立規矩只為無位只得束手

王天下有章

重在善上善自然是從的除了無徵不尊兩樣那有不從之理故君子之道從自家德性章為庶民功令是極善的三王后聖天地鬼神都是可通的此四句特說他制作之善鬼神后聖疑於不可知然以理通之原可不疑不惑非虛詞也這樣的善制作如何不能使民信從乎萬世取法何况當時可見人心之信從不是可强的只要個善要不是這樣善民斷不從未有不如此總指善說○三王后聖天地鬼神都是一個理天下外不了一個理理外不了一個心你看一點良心之以為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便是天地之所以為天地鬼神之所以為鬼神三王之所以為三王后聖之所以為后聖然文法吞吐不為三王后

聖天地鬼神只為民從說看通章要認的主不然一句一個理不成中庸

仲尼祖述章

中庸一書講法天象地學術於首章之下提出仲尼以後種種雜引其言發揮妙旨把帝王天地一一說到歸一處以發明莫載莫破察乎天地之旨臨後總這些道理一統歸在仲尼身上教萬世下共來認這個全會的教主○總此命於天率於性的東西堯舜

立其宗文武是其指與天時同條舒與水土同流止仲尼生來全全領會真是堯舜嫡傳文武護法闔闢在手行止生心論他這一點神通真是廣大除了天地誰可譬他然看譬如字則無不覆載錯行代明都就夫子妙處而一一比擬非空論也並育不相害並行不相悖就指這四句說他妙用而却歸在德上曰天地之所以為大者即此物此志也故看聖人要在道上看便無邊岸無方體神出鬼沒不可踪跡在德

上尋便舉念而得德只是一個小處是支派大處是本原從支派看他分明却是本原中原無窮竭大德不可見天根在此○末節口氣緊頂譬如說則明是指仲尼並育不相害並行不相悖要看出時中來二句亦一事非板開者須想道並行必相悖的緣故夫子本領全於此見奇只是個活道非死道耳這個活道從大德生聖人這撻法便是天地的撻法玩所以為字與此字則末節原是說仲尼的所以大非徒於言外見意

唯天下至聖章

從來說本領縱極廣大到天字跟前不免畧讓一頭地子思開口動說配天也知道信不及的必以為言大而誇遂把天下至聖的本領一一詳細刻畫出來真真配得過○天以下凡有血氣無一個不靠至聖作主這南面的所在不是容易坐的有一件本領費巴結便厭不得民心有一處不厭民心便臨他不起

聰明睿知的資格纔做得這臨字的生活容執敬別總是臨的物料幾個足以有極耐咀嚼蓋誰不知容執敬別是臨民必用只為天下忒大都靠一人只就容一邊試看無近無遠無寡無衆無久無暫順者逆者善者惡者都要我容不管好容不好容這其間縱是大慈悲的也喫萬般情狀剌鬧極了看看的容不將去全於這處看本領寬裕溫柔四個字極力畫出容人的體段任你多少寥廓境界沒有包不過來的

絓你多少長短情形没有耐不過去的發强剛毅齋莊中正文理密察字字勘磨何等趣味真真的足執足敬足别至誠的本領只在此節最重有了這些足以真是無涯際無窮竭從天淵為時出把萬民的身家性命算計云為都綽綽有餘的包在裏面你且看個個受其容執敬別之作用是何等恩澤自非病狂豈有不敬信悦之理窮天罄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說個配天端的不誑○把天下總呼吸於一氣之中

纔得受用而呼吸之法不越本性此章是天下之大本的花名配天的註脚

惟天下至誠章

中庸到此將完總把至誠能事收一收括天下大事於真心實意之中因把他本體刻畫一畨而歸其知於達天德者隱隱逗下章衣錦尚絅便可接的去下章論入德工夫至於與無聲無臭之天載同體便是達天德者德是天命之性容不得一毫人心攙和故曰天德入德者從闇然措手把人心去盡便與天同體故曰達天德○大經原不是該有差錯的大本原不是該着倒塌的化育原不是該無關攝的自有倫嘗自不去料理自有實藏自不去培植自有干涉自不去知會想起來喫了那般的病痛只是個心田不真實而已唯天下至誠能得此事須把良心提起就天地間事物一一實落體驗便見此消息倚字借力之謂至誠者一點生意淋漓布護函天蓋地作用無

邊自然如此焉有所倚這生活越有倚越做不得○知化育乃指他經濟盡人盡物實事而名之曰知如知孝知弟之知未有不就已能之事而虛加以知者也○人以虛名係籍聖賢者也都各有些恩情所謂其仁特實意不至算不得肫肫也都各有些抱負所謂其淵特實意不至算不得淵淵也都各有個乾坤所謂其天特實意不至算不得浩浩今至誠經綸立本知化再没有看的透清處使的露底處撑的破邊

處故曰肫肫淵淵浩浩○苟不固口氣緊接其仁其淵其天此原是不可不知的然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誰能知分明以達天德望人○中庸每論知字都活猶言所謂省的也如此看此知字纔中用若止說個非聖人不能知聖人便把其次資性的都拒住了大非語意死誇上智作甚麼用○中庸或言性或言天或言德德即天之所以為天而命之為人性者故又曰天德仲尼本領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緊頂

此二章原有相跟互見之意德只是一個容執敬別總是一德而異名經綸立本是一樁事而兩名之大德無名名之曰天德惟至誠為能盡性而非明善何以誠身達天德只是明善不違德何以入德德是天命之性其功用在天下其本體在獨知天的本領也是無聲無臭故達天德者在人所不見處著意這是聰明聖知的人大凡的然者都是糊塗○前章聰明睿知聯仁義禮智就是這句話至誠外無至聖也

衣錦尚絅章

大凡臨民出治的也都講德但把德望着顯上去做表暴了許多好腔調到底民越不理夫德全不在顯上越顯起來越與德遠了衣錦尚絅正是不欲往外炫耀只求美在其中也往裏斂的闇然日章往外炫的的然日亡蓋內斂的是實外炫的是假也君子純是內實全不外假外若淡泊而趣味在其中外若朴畧而經緯在其中外若混沌而辨別在其中知遠必

由於近知風必有所自遂知微即是顯而德於是可入矣知微之顯便圖顯於微不去外邊彌縫專向自家簡點默默內省只要個本心自慊君子所不可及全在這人所不見之地夫動也言也人所見也在人所見上塗抹便待動纔飾敬待言纔飾信萬民之前色莊屋漏之處負愧在人所不見處修持其敬不待動其信不待言離萬民而若對顧屋漏以何慚夫動而后敬的那個敬敬非真心動是故事言而后信的

那個信信非實意言是虛聲是一味粧點一味牢籠即賞與怒而民之不勸不威自若不動而敬的這個敬敬是真心動是實事不言而信的這個信信是實意言非虛聲是何等德意何等恩澤即不賞與怒而民之勸威自神若是乎從微入德者之能化民也惟德不顯百辟其刑詩人知德者也是故君子平天下全在不顯上斡只篤恭而天下平矣德只是要不顯不顯之德方能化民畧畧顯些德便不至故聲色不

大還是顯德輶如毛還是顯須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德方至大約天之日章者以天之闇然也無聲無臭便是天的闇然修德者到無聲無臭地位與天一般其德方是至則化民者安得就顯上求德哉

中庸卷之四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　湛還白甫
孔心學抱一甫訂

上論卷之一

學而時習章

論語開卷這一個學字是學個甚麼時習是甚麼事尋常論學動以博文為解記誦考究便是工夫却不

知博文離不得約禮離禮言文便不是學到不如依註中明善復初還是其實孔子原有正經註脚則大學之道是也以明德為頭腦以天下國家為着落以誠意為欛柄誠意只是慎獨此外無學也中庸天命之性即明德也天地萬物即天下國家也而戒謹恐懼同此慎獨孔子之所謂學即子思之所謂教也論語動言仁即性也即德也孟子動言心即性也即德也說德說性說天命不似說心更易醒人而又恐人

據當下之人心以為心故又曰良心又曰本心本心乃性也乃德也故虞廷不能不以人心為心而必曰道心政見人之所自以為心多非本心須用精一乃執厥中精一何處用所謂慎獨也故闇見莫非學之功而不實用慎獨之功則考究記誦延乎以為玩物喪志謂其於本心實際無干也只這時習章曰悅曰樂曰不慍此何等滋味向非於人所不見之地有内省不疚之功怎得這樣真切這樣超脫豈是考究記

誦摸得着○所學何事自當明白而夫子此章全重時習蓋本心難昧未嘗不自修持只轉念易乖學而易厭夫理義悅心原自雋永只為工夫間斷衆妙之門不開時習則工夫無間本體流行深造自得欲罷不能悅可知已遠朋就正一脉道氣生民面目當吾世而重開性命生活得吾徒而大恣天壤之間何樂可以代此不知不慍更是别有天地非人間誰不知學原為已非為人知然名根未斷人不知時縱强支

持終有慍意只幾微含怒則學便不足色試把千古英雄勘到屋漏無言之地要說十分中全無一分為名的意思恐文王孔子之外未敢多許也夫子論依乎中庸便說遯世不悔又自謂不怨不尤知我其天可見這個地位是聖人是君子註解成德二字德者性也不加不損性分如此性不虧便是德成玩不亦君子乎揣量骨法自已也愛此章孔子自寫生而三個不亦却跟一個時習討出弟子不能學者政此時

習○人自生後日被感憂懼三盤綑倒落得個窮也戚戚達也戚戚苦海無邊回頭宜早就世出世名教中自有樂地周茂叔教兩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政是洙泗嫡傳無欲故静是撥開羣陰扶起孤陽的本領在世界上着落而非逃之虚也時習二字因在世界上習動中煉性原難所以人多厭不過每每半途不如逃在世外較易脫灑所謂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皆歸禪氏也聖人强處政在難熬處超然纔得真

性命完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索隱行怪與道不遠人兩章政好參看樂從苦中生莫落俗塵尤忌玄徑〇這個學一生只一件生活做不盡默識識此也不厭不倦皆此也志學志此也共學共此也下學上達即此是下即此是上也朝聞夕死聞此也吾斯未信信此也自其在物上應的曲當謂之格物自其徑行了所知謂之致知自其不欺了初念謂之誠意自其還復了本心謂之正心自其成了個人品謂之修身隨其居處有髙下作用有廣狹如在家上學便謂之齊家如在國上學便謂之治國如在天下上學便謂之平天下心正身修即是中和國治天下平即是位育先看學庸再看論語便醒〇仁人心也第二章緊點出仁來又提出孝弟為本煞有意思

其為人也章

仁者萬物一體之本心也人而寘一物於度外便非為仁然這個一體之心其通其塞全從事親從兄上起蓋一本之親尤是生意結聚處此處能忍再不消講別人了故親親者自然仁民愛物而所厚者薄無有不薄堯舜之道只算做孝弟論語發為仁條件種種臚列而說為仁的根本提出孝弟當頭煞有深意〇本字最妙如樹之有根只從此處培養則生意自然淋漓塞天地橫四海仁覆宇宙秪㕦做個孝子悌弟故此處說個為本是全付精神都灌在上面非直比別事先幹而已〇要明孝弟為仁之本須放下別念獨自個澄心靜觀討出孩提稍長的知能來不學不慮天根自露人為甚惜惜忽忽把自家本根一向埋沒的幾盡本既不立道自何生又何怪做不出好事〇中庸論達孝而言明禮之可以治國即此意論語每提孝弟作學者功課孟子以入孝出弟為守先待後孩提之童一章點破真面目仁之實一章總天下之道而歸之於事親從兄合而觀之旨趣極明不必又添註脚

巧言令色章

仁者極真懇的一點生意自運自行與於穆之命同無聲臭巧令二字盡出的然的真相即此外炫心腸便把自然生意燒斷了○此不是謟諛人乃是粧有道氣象所謂色取仁也吾人自把無言之地拍一拍逐日言色可觀處是怎樣來闇然乎的然乎為已乎為人乎即成象成爻悅萬耳而愜萬目與本來性命有甚干涉

吾日三省章

此總是真仁者嫡派三省字全是人所不見處用功忠也信也習也有甚麼一定分數若論人之耳目儘足打點將去如不就無言之地自為省勘誰曉得他欠了多少三復此章令人忽然驚覺汗透濕衣○省字是直入底裏一毫緣不過隱不下然却又是與日俱新窮無窮極無極曾之日省湯之日新一樣生活○除了接人處事何處討本性着落除了戒懼內省

何處討復性工夫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總發此理

道千乘之章

五椿兒件件詳來都是求一個心上過的去為國這樣用心所謂天德王道也蓋千乘在握無一民無一事不在主心上寄命我一處不盡心國必有受其敝者敬信節愛時使那椿事不在心上攧算斟酌怎肯任已之便而不恤國事此即修已以安百姓○真經濟極平常只是個實心做事與人異大凡有國者日

用職掌那個少了一件而逐端查考處處不妥○高談心性者付以國事便不理天下那有世事外的心性省身之下續以治國亦似有情

弟子入則章

此是孔子教條良心人所自具而得力全在實踐上孝弟敬信愛衆親仁總是力行而學文者亦非枝葉閒見也蓋此心此理今古所同合千古聖賢之議論注措始發揮詳盡學文所以為吾行也即其行之所

已合開其行之所未到孟子尚論古人孔子好古敏求同此路數○餘力字活看隨時有空閒處便是不然畢世難盡何以有餘○孔子論學强半指着落處説依他做去纔是實地盖良心之着落全在事上實事不盡更何言學一會說總數一會說撒數各有攸當然除了撒數沒總數○聖賢經傳原是發人心性之理以為力行之助而後世記誦之學把所載的話頭根原主意全不理會與自已身上了無干涉只在

口裏講而前說這樣學文算不得學文先儒謂之玩物喪志

賢賢易色章

此節說破學字的真解看易色竭力致身有信此於人生來真職分毫無愧色便是天地間一個真學者學而不在人倫上討實際要學作甚麽用○這四樁每靜言思之着實不敢强口學者須要輸心拚死向這上面求足色纔不枉稱學生二字孔廟從祀該用古來忠臣孝子纔接得這條脉

君子不重章

四段是一套生活反而思之字字中膏肓也威重不是色莊乃精神內守不如此固不得學固字有趣一念之忠信人未必無本領全在主字上友不如已過而憚改是人不能自禁的毛病然這一友這一憚却是了不得的下場兩個勿字是自已救命的靈符○要緊生活盡於此劈空點破待有心者上手

慎終追遠章

風俗薄惡原以無所觀感把本厚的德性出亡在外全在為上者以身提醒歸字有景

夫子至于章

温良恭儉讓是太和之氣孔子學而時習把天與的一點生意葆養渾全根心生色自然如此凡在應接孰不心醉即後來未必能用而傾盖之間一觸即動天為主而人不與焉許多不濟念頭此時都未及萌

○夫子之求之也是孟子以堯舜之道要湯文法從來無無文法的經傳

父在觀其章

意重觀行邊三年即指父沒說道字便是善而不可改的何必斡旋別意聖人一處話秪單對一個症

禮之用和章

意爲後節抑揚說起和原是禮中趣味然豈是外禮而成趣味者知和知字極可惱他自以爲得禮之意遂敢棄禮夫禮和是一件怎生離得不和則不成禮無禮何處討和晉人放曠都從清談莊老中來便是他知和處他甚據大道理以濟其自便之私天下人借爲口實大壞綱常此章早已先罵倒深心苦語有關世教

信近於義章

信也恭也因也原是好意而往往吃虧似乎天下事未來如漆意外者只得聽之而非也事越不過理去

理原是可預操的教與免後悔的方兒只在慎始義之所在即未嘗言亦當從事禮之所在敬人處便是起人敬處可親之賢即無因者亦宜以爲宗也○此爲有意思做好人的說

君子食無章

學字兒影占身子而已說不得好畫一個好學的出來兩無求把人間安身立命的巢穴折了拚性命在事言上下手怕未協於道就正太方何等功夫真實是好○人生天地原有當盡的性分見得這一路着急心裏念裏再没別個可以攙得不繇他不如此故論語一書全要曉得頭腦則觸處洞然不然爲甚麽

貧而無諂章

處貧富是聖門大關頭超出一世全在此而工夫却是無窮無諂無驕已自有趣樂與好禮更自會心學者拚一生精神狠求進益細一層覺一層之粗深一步覺一步之淺子貢切磋琢磨之悟破的矣與此等

人言詩字字都中用看來呫嗶之學執滯死板全無靈氣不足與言○言貧富便是往未言詩便是來告往知來往中原自有來特人未能知知來纔是醒的往知於本題外徑無端杜撰一篇議論來却不好而從前反欲於處富貧外另求一學的道理甚繆

不患人之章

人不知已所失何在已不知人所失何在豈不自明而人之患却倒用了夫子與他掉個過○名心着實

難冷也不管他中用不中用便儘力患起至於不知人原自不覺從何用患然要曉得關係於已纔肯患

上論卷之一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衷實完一甫
杜允芳湘美甫訂

上論卷之二

為政以德章

德是天命之性民物同體而聲臭俱無者也為政者以之默焉自運便把天下手心都提在手裏○本文

明明為字而從來說無為口不煩言手不煩指天下自化可是瞶瞶以德兩字無限拮据只說他主意是以德耳○看取譬話頭是不下堂而天下治的意思治天下原不待下堂○日應萬幾何嘗不勞其心是為天下而非自為其功是闇然而非的然○人自各具一徹天徹地的靈根只是自不提起非民之難化也中庸一書總發此消息

詩三百一章

從來經書千百其言使亦千百其理則不成經矣作者之意只是一路總向人性命處下手如用兵者正道坦道左犄右角或分或合長兵短兵無非合力以破敵人耳夫子此章唱破六經消息提起萬世窮經者之心持此法看去覺千言萬語都攢歸我心誰想這片無言之地被古人弔拷没躲處註中感發懲創二語自確

道之以政章

人人都有良心雖汩没之餘不能滅盡只是有樣子在面前便油然感動自愧其非而自即於善如只迫以政刑彼目中原不曾見心中自不得動徒以規避成頑鈍耳民生三代後不得睹有道聖人遂使本心無自見之期可隕涕矣○德禮非廢政刑政刑亦是德禮但一則文告是憑一則躬修為主○此章即為政以德意

吾十有五章

此是學而時習實錄吾人天命一個至善從起初歸依於此而中間功夫淺深有日異月不同之妙蓋體驗愈久本體愈親自然之理也○不惑指學之似是而非毫釐千里說到此處惡的已没了只怕善有難認處蓋天命之性雖極正大又極精微非功深力到那其間有老大歧路容易溷人○批頭原在天命上用功只是知字兒到五十時纔敢自許此理原命於天自然而然不是人做作的須還他個自然纔是學

○慈湖論不惑極是陸象山以乾坤易簡為學的規矩便是知天命註疏○耳順者無處非天命也言者不一而聞者能一言者有得失而聞者無疑悟是話到跟前無不立破○從心不踰只是爛熟然歷過多少學力纔全全的天命流行了夫子自描一生所得畢竟有描不出處執定字義揣摩如隔板猜枚水中撈月有甚相干啞子喫黄栢這苦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尔自喫

孟懿子問章

不是夫子自解幾乎把奉命當孝了三個以禮乃對症之說言踰分奉親不得為孝然此是俗心通病亦不特懿子為然

孟武伯問章

不言如何為孝而以親心告之極有機趣然此必是武伯對症彼寬說者未足語道也

子游問孝章

養自是不可少的特不可不敬犬馬之喻狠絕教人

當不住

子夏問孝章

色難二字從虛處下此一拳把人不自覺而不能自强的一條線索從底提起

吾與回言章

喜他之極撰此文勢然亦見露聰明的是不聰明此道非才鋒智穎所可語也○私要活看只是既講之後自為運用處以其屬於回之自用故曰私畢竟是視聽言動孔子看的見處○發字全在蹊徑之外人看着亦無甚意孔子覺他是發我之言○退後去省孔子只恁有心人除回外聰明伶俐的都被他看破本領去

視其所以章

以字易知由字便不理了安字那有於此留心者然這一個字是人不自覺處不自藏處也須得這雙道

眼是弟子不能學的○察字有別樣眼力從冷處入不用多端便把他本色判定知守一生纔知之算不得察安了過後神相誰不會

溫故而知章

溫故知新是尊德性的學問廣大高明精微中庸良知所包原無盡藏向此處用時習之功無處非故物所攝入無時非新機所迸出愈溫愈知愈故愈新故故無窮新新不已可以為師者有本之學纔能提醒

聾蒙也糟粕俗學窮年故我全無一些靈氣來動得
人為不得師

君子不器章

與上章相連亦似連類器是憑才質的故有能者便有不能君子從本性起經綸左右逢原那有拘而不能通之處○教天下人幹天下事還須自得者能無窮有本者能妙用

先行其言章

口說到天邊身還坐家裏普天下學者大病孔子把這個先後替他掉了過有味哉子貢而上徵汗○註中二語原非對待

君子周而章

公私二字極確細體乃見萬物一體原是本性没來繇就其中尋幾個偏用其情是甚麽意思君子淡小人濃淡的寬濃的窄君子不可得見矣遍天地間都是結私緣耳

學而不思章

千經萬典都是為人心發揮心體無窮境界被他一一道盡學而思則合古人於我而以體驗自得思而學則合我於古人而以印證自安夫子說罔殆兩様斷盡學者病痛

攻乎異端章

天地間原只有個同然是不可不攻是越攻越好的提本來之面目範一世於平康既謂之異端從毫釐

差千里容易混人認賊作子全在此奉此念以往彼假念的神通與正念的神通一般燒天攪地都從這攻之一字上起

由誨女知章

世間事原是知不盡的雖聖人亦然為甚麽不肯自認一個不知即此便是自欺了把知的本體全然失了知字原自有正解只在不昧其心聖人於此喝破雖對證子路而理原如此學者把知字錯解了遂欲

知聖人之所不知聞見愈多覺性益錮豈是小關係

子張學干章

干祿兩字說盡天下萬世學者的心腸聖人與了他在中之祿把自己一生樞機做成寡尤寡悔性中受享不比尋常向以為祿須是朝家所予豈知吾身現在○多也闕也慎也真實修証所謂為己之學原不是為祿而說個祿在其中是連教帶掃的話

何為則民章

直者責難枉者獻諛一為君所不樂而便於民一為君所甚暱而不便於民一舉一錯是天地心霹靂手有大主張在是何等為民而民不服不如此人與怨家與仇如何肯服一句不服利害的緊

季康子問章

民俗難强而民性難滅都要從無言之地動他○一介之士持身不苟見者斂容矧主上乎莊不必專論容臨不必坐朝時敬亦非對面時踧踖也孝慈而忠者見好學好以恩報恩也舉善教不能藉激揚為鼓舞原是提醒人心妙法

或曰子奚章

會得人生道理無學術政事之分只是個素位而行把帝王賢聖都作一路生活看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微語最可會心

人而無信章

要行得去須人信我要人信我須我可信信字兒不

是才能然其為行之要領比才能更喫緊這個消息古今不易○細驗來耳目口鼻都是活套東西憑甚麽令人信我夫未至其間而敢保其必如何只緣着平生不扯謊耳扯過謊的即偶然是實人亦不信做人至此寸步難行

子張問十章

綱常是永易不得的即革命之際而此亦必因其有損益不同政為因此禮耳故損益是因字上逼出來

的不可作兩般看○張也每求難事夫子都說歸易處見天下妙道都是平當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可久此乾坤消息不是人的本領人遊其中為所用耳

非其鬼而章

各用一句考語是眼看這人下出的想是一個人遠鬼神務民義一條勾當○謟字品格低無勇字本領不濟這都是人不肯甘受的而惱其名却居其實要

不是謟非所當祭寧也難上為甚麼前要不是無勇明見大義挽也難止為甚退後

上論卷之二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紹芳洲美甫
宋文儒我醇甫訂

上論卷之三

孔子謂季章

君子於其不可為處斷乎不為不只是不敢全是不忍夫子下一忍字極有意大夫舞八佾是把天地間

頭一等不該的做了從此再無不可做之事孰不二字有來歷的際○天下莫大於王王的且僭更不好僭誰

三家者以章

也不說他可不可只就其中點出奚取二字極掃人興

人而不仁章

此仁字便從忍字作對人只為這點惻然生意難以

欺滅遂做出禮樂來其有聲有色可觀可聽的儀節
都是摸寫他心之不能自已處人而不仁誠哉如禮
何如樂何也夫子此語道破禮樂的本象令人來認
林放問禮章
天下事實意為本苟無其實繁文愈盛祇增其偽耳
老子以為忠信之薄亂之首也政指繁文之禮說夫
禮安得為薄特無本則薄耳○人心淳漓世運升降
全係於禮人涉世末流以為禮固然耳獨有起而問

本者别具眼界大是有心人關係世教不小故夫子
大之而告以本○范氏註極好
夷狄之有章
春秋所以作也語甚傷神不堪重詠○請觀今日之
域中竟是何等之世界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
國命總因不自天子出來
季氏旅於章
諂祭非鬼的人心十分勝若只以僭論那裏顧得夫

子只就泰山講他一定知禮則旅者之與掃矣然不
止掃一個季氏并掃天下萬世之為季氏者所謂片
言足以觧紛也泰岱有聯來者無福不來者無禍從
此出
君子無所章
原是觀君子之射起得與來射是爭的勾當而尚雍
容若此就爭上還帶着君子故以君子無所爭領起
從射起意而意在射外○味此意夫子之惡爭也甚

矣想君子也切矣
巧笑倩兮章
誰識得禮是後此語極駭末流此見極透本始學者
不可無此眼睛○從一後字洩露天機超超玄箸一
段清談然非清談所可比者彼欲黜禮教而此則探
禮原也彼壞世教其心曠而誕此維世教其心真而
苦夫子每徘徊二代而夢寐東周就是此一段話說
夏禮吾能章

此章意全在言外觀末句可想蓋此二代乃周禮所從出也不然要徵他做甚○惜末流之日盛悵本意之盡失無限情思

禘自既灌章

儀文具而實意衰夫子平生最好觀禮最惱此禮只照白文看自通似不必惹僭蓋論僭自是僭此處話且就不誠說何指東說西這樣費解

或問禘之章

講在中庸達孝章不知也原為非或人所及然指掌以言其可以治天下已是說了○禘只是個報本然要報起本來步步推去把天下衆生都關在本裏故曰孝之為道塞天地横四海漢家帝號都帶孝字極有理

祭如在祭章

而如在是為禮之敬即自言其意可想夫子以此自盡故每以此觀人天下之不為既灌者寡矣當因之深省

王孫賈問章

媚字入士大夫之肺腑深矣覽夫子之言如頂門一灌兩目忽開許多路數若干精神都一時去了○謝上蔡謂命字知得真少了多少閑思量省了多少閑氣力此以數言就人一步的話夫子說天只以理言

周監於二代章

人見夫子古板說他不從時王之制不知夫子却正

是從周先把周字解明是從二代中來的極得法○郁郁是彬彬話頭見文中其實有滋味也○觀於此從周的時賢已與周不相合還讓行古道的是從周不認的周何以講從也

子入太廟章

問即是禮極其妙解人論禮只以度數夫子却從心上說所謂無體之禮也試自反於所不知悍然不問這其間情狀如何是禮非禮○夫子那得無不知即

素學禮而考其文獻未若親炙其法物也安得不問雖知亦問之註過於尊聖而失其實矣疑問謂與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語意直截相同誠然

射不主皮章

替他譯一句而歸諸古道見得今不復然無限感慨意不在一射也全於言外會之〇夫子極惱的是力字這一咏歎便是不語之意罷爭罷力都就射上見妙趣

子貢欲去章

只說羊無用了誰知大中用人誰似孔子見的深長吾輩於此等處該進些識見〇天下好事不嘗行而嘗不亡大抵皆空名所留當其虛有實之用

事君盡禮章

最可惱處莫大於以禮為諂成何人心而世道可知矣春秋所以作也〇哀周時天下大勢只是個無君而其無君病原只是不認的禮夫子抗住波靡只是個守住本等〇盡禮指儀節說若論其精人安得見之而以為諂春秋之世欺君正在儀節

定公問君章

君使臣事是天建地設的分誼然要沒個真精神貫於其中只憑這舊門面敷衍便把極相關的事體都成流水數了禮是心之敬不肯一念有慢忠是心之誠不敢一念有欺堂廉之間聯為肺腑纔是個君臣

關雎樂而章

只是為后妃之德了便未得宜哀既得宜樂全要識得主腦夫子此語大有意蓋千載男女之情多少淫多少傷豈是說性情中不宜有樂與哀哉只為主意非以德耳〇求配望他為風化根原故不可不得有德者今無以關雎之憂樂為憂樂者緣他不省的這關係

哀公問社章

論社以木已非鮮周社尤杜撰之甚其意或亦欲勸

之立威然事體既未易言而謬解尤非正理故夫子深絕之○就有該陳的大義亦當以正出之如宰子所言純是滑稽家數聖人所極不喜

管仲之器章

心體如太虛應萬物而無迹受萬事而不盈即勛勳莫定冠古爍今亦加不得一毫意氣從來大聖賢窮居說個不損大行說個不加性分原是如此管大夫功儘蓋世夫子嘗極口揄揚而就其間看破他局量

以器小二字定之此全得於色相之外即管大夫亦不自知器大的即無功亦大器小的人即大功亦小這一路學問從天命之性來王佐之外便講不得○儉與知禮之疑只為不敢低看管子故就器小二字轉為摸擬夫子雖破他的疑惑而所指事實却又是器小的影神只為消煞不得生平功勞遂如此

子語魯太章

大師是樂的專門夫子却如何弄斧盖樂的度數算不得樂樂自有一段真消息所謂元聲也此元聲不在度數外而却不在度數中從人心太和生來胸中没有太和的難取定準須孔子纔自負知音而陳其來歷云云幾個如字是樂經所不載的乃孔子以已意擬他如是如是全於蹊徑外尋之○論樂而如是那樂官是也不知

儀封人請章

從來明王賢相為世間幹功業的不乏然既有位幹

事自無暇發揮大道以開來學人在世間一場事如何得個個分曉就四書中看夫子微言妙語把人自有而不自知的事體宛轉說盡做人生活纔得透露所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也却須得他無位纔得為此是豈偶然儀封人何姓何名有此具眼說是木鐸說是天意原不差○夫子不失人極肯賜教從者見之此時說了許多透心涼的話封人忽然覺他是天差的一個老人○人之心即天也孔子發透人

心知天命也乞里馬赤之喻堪與木鐸作對○天下
無道指人自失其性說非泛言治亂

子謂韶盡章

兩個聖人的本色全寫在這樂上夫子此語是從筆
墨蹊徑之外看出又不實發如何緣故只以微語點
出○雍容揖孫發揚蹈厲各看都極盛美合觀便有
些不自在的意思功大者文備德盛者情深二語甚
確○不止放伐時不大雅既是放伐的人則前後總

帶本色即一節亦具全體夫子說他未盡善也是夫
子的心纔覺他未善別人且以為此能更偉○往嘗
單論韶此並論武意重武邊而論武意全在以韶相
形貽代大事只露八分便是十分了

居上不寬章

註中本字極好夫子觀天下事都從此處着眼本之
有闕即儀文有好處也沒用了○此第三卷都是微
言強半探本之論

上論卷之三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侯奉職石臣甫
李宏榮曄若甫訂

上論卷之四

里仁為美章

魯無君子斯馬取斯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此自是至
理然孟子去世最近而另作一鮮豈無所受○孔子

看得仁字十分要緊以為天下除此外再無安身之
處故言語決煞乃爾

不仁者不章

約樂之處出此入彼是少不下的而既已處之曰長
曰久又是辭不得的今說個不可卻怎生了此便把
不可不仁的意說透了故仁者安此智者利此都在
這境天理上為活計○以身入世約在約上弄倒樂
在樂上弄倒這境界專能攝弄人個個都走樣了人

自有一個入水不溺入火不焚的故物天命之性是也此物不失一心常惺萬境超然便是孔顏樂處○這塊天理原超脫於約樂之外故處之自不相干又原着落於約樂之中故處之益能自得安之者不容思議矣利之者亦儘透脫

惟仁者能章

萬物一體原是無不愛的惡字兒是好字兒逼出來的好字兒是惡字兒形出來的惟其本意一樣看承

而人不一樣就合故不得不兩樣施行○仁者固看不見人是張三李四亦不覺巳是爲張爲李只一個大公爲主因迫而應故並世而賢奸不相淆即一人而瑕瑜不相掩乃天理之自爲淋漓非爲巳亦非爲人也纔算得個能者○好惡是持世的作用原非小關係人人各自以爲能夫子下個惟仁者妙哉最可玩味

苟志於仁章

惡之一字其根深其緒多其勢悍滅於東而巳生於西强爲忍而終橫爲決怎奈何得他無了有道於此只在志仁蓋私欲熾時萬難禁御只提起本來天性照一照便冷然自醒狂興索然了故惡非自起乃從本性不現而有之一性當權萬妄瓦解○千萬之惡只是個自私自利志於仁一點生意胞民與物便把惡的根緣絕了

富與貴人章

富貴貧賤是身世大關頭超凡入聖全在此處所欲所惡人情不遠不處不去只爲天理良心上過不去耳靠此一點良心抵住兩般俗念死掙個君子出來然說個不去仁是無時可去的生活蓋富貴貧賤之交我雖打發過去然非一往而不再來之物則我之欲惡非一滅而不再生之情終身攪擾無時無處非其所乘我一有鬆懈抵隙而入從前功行盡成灰矣故君子於仁是終食無違的即造次顛沛一針不錯

○看這般用功纔跳出樊籠之外靜若山動若水造化為徒好個君子孔之浮雲富貴顏之簞瓢陋巷孟子大罵受非義萬鍾為失其本心是一脉學問過不得此關休講人品

我未見好章

好惡便是用力於仁無以尚不使加便是用力有力不用而言不足不足因用而後見未見用者故未見不足也○一日二字極提醒人所謂欲仁仁至也特

以此字做考較法百年中無此一日還要賴天乎○幾個未見極替人發急依夫子說便人皆可為堯舜

人之過也章

仁是本來生意原不可以畦徑求觀過知仁有味哉孔子原認的仁○過中之仁或是事出無心或是明知不顧一片真機溢出於意料之所不忍用形迹之所不忍避千古來多少忠臣義士孝子悌弟都從這塊地上過光景

朝聞道夕章

人把道看極輕把死看極重道可以不聞死則再沒可的豈知人生修短不一而無不盡之身有生必有死如晝之必有夜也貪生怖死達者所笑但醉生夢死則甚不可耳道者天命之性人之所以為生也秉此而來當抱此而往不聞道者死真死也生之理已滅也死又枉死也生之事未畢也知道者但論何時聞不論何時死本性得現大事已畢生順沒寧說甚

朝夕此個消息紙不能載手不能授口不能傳反而求之必有光景大要孔子為人不聞道虛生虛死出此盡頭話漏盡天機是道何物聞之者便怎樣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還須親自打開門去看○糊塗過百年不如明白過一日明白纔覺是我

士志於道章

不處富貴不去貧賤以為君子存仁實際盖道心與俗念不容並立普天下心不能存道只是俗根為祟

此根未除所稱志道祇依傍名目耳八字着脚實下工夫處全來不得何足與議○范文正黄叅賦忠武侯淡泊語王曾志非温飽總是家數孔疏水顏簞瓢豈止是要做守貧節義而已受享係其所遭本富者不必强為晋只是本貧者却不可恥其陋貧者士之嘗所耻當隨所志○人疑既是志道何為又耻惡衣惡食然天下却真有這等事且都是這等事一把凡火從裏面隱隱燒起把天與靈根巳自燒斷而却猶

貌上粧口裏講儼然自以為有道不悟其質之巳非也學者影神被孔子總描在此

君子之於章

一氣説不可作兩截以天下還天下何等自然没來繇着適莫做甚○義不是無主張的但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其或可或否聽其自現不容先以巳意安排○義字有許多觧特於此章却就無成心一邊講○天下事可否原自現成大半為成心先主遂覰面而相違故本領在兩無上這兩個字越是擔當天下的豪傑越不能無○庖丁觧牛篇該看天下原有窾會適莫的刃便要折

君子懷德章

德是天理刑是王法德之所棄刑之所取原是一條脉路懷德德無限量便要尋向上去上則戀戀雞栖全無超然之意矣懷刑刑有規矩便要尺寸不失惠則紛然蝸逐全無自守之意矣○天地間兩般大綱

條目孔子家法　○高皇功令其即德與刑之謂也

放於利而章

放利的人只顧望前走全不回頭看畧一回頭毛骨悚然便也不敢多怨二字怎禁得起○利原是天下公物放的人便只見是一巳的物夫利既是衆人的生活放利只得礙着人我從人的性命處礙着怎不傷心○放字須是奸須是狠須是盡把天下東西歸於我到此間誰甘得我過

能以禮讓章

指為國的說禮之節文度數尺寸難假而其實原從讓心生出大綱小紀三百三千都以一腔真實謙和灌於其間則朝野臣民共忻然於太和之宇為國何有不然讓之意既無則禮反為長傲之具無論國即禮亦不相干矣純為據禮以爭者發○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與此相發○其實當依左傳解纔於白文合

不患無位章

就人之患下一轉語便成聖學故聖凡原不相遠○既是患無位卻不思位是做甚麼既患不已知卻不思知是知甚麼懵懂可笑○此處且莫提不必有位不必人知的公案提便是腐儒

參乎吾道章

此等書自問自解不必用註人能忠恕何之不可天地萬物只憑這點心一齊穿透試一驗之如有不能貫之處再來嬿忠恕不遲○一言可行便是此意或以為彼單解恕也夫聖人言語全要活看尋行數墨毫釐千里矣忠恕二字有時當兩個有時當一個此處政當一個中庸施諸已而不願勿施於人不在忠恕違道不遠下乎○聖人恁的直截說後儒猶婉轉不已只是把聖學看的太高不敢在當行中討他卻不知聖人高處政為生活在當行中真實着脚不比懸空解悟你試為之好容易理學大儒個個於此字

費力果其能之一點生意遍滿六合堯舜性之忠恕也湯武反之忠恕也從心不踰自然忠恕也三月不違庶幾忠恕也

君子喻於章

此是分關搯總的話聖狂之界原只於此最當先辨○君子小人各極其意之所欲做了一生各有無限條欵不盡情形夫子卻從旁總斷一句一壁是喻義一壁是喻利喻字是無言之地自為認取即各人亦

不自覺賴先覺的唱破○君子一生何嘗自全形迹小人一生何嘗自外名教而君子成就了君子小人成就了小人都從義利之間分楚漢於不言之處定從橫南軒以無為而為有為而為分義利象山遡喻於志惟不得冬月汗出總知道如今的義都是利乃一樣生活兩樣主意

見賢思齊章

此書有甚難解只是人無此心○註不曾見賢一般

也羨他而一羨之外無餘矣見不賢也嗔他而一嗔之外無餘矣以為在人的賢否不管我事夫子却要他都管巳事則終日隨處感觸無非警覺之資是也得濟

事父母幾章

父母有過子不得比於人須要撥得回轉而用心甚苦用力甚勞不事強持全用感悟有懿無言有言不盡之處要父母愛其誠憐其苦而亮其心因以聽其言舜當時順親必是此道幾者窺其有將然之意也故下云見志不從彼時埋頭而語各在言外也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字字可泣

父母在不章

註字字動人不置不忌無憂無失曲盡

父母之年章

夫子自鮮甚有意味故曰不可不知不然如知其歲數而已即不肖之子亦必知之註中愛日字最得

古者言之章

說起來實是可恥從今後不敢大口說話了○此語眼看今人心想古人口說古人意在今人着力在提出躬字加上恥字明說今不知恥○夫子也不撰甚新奇之語往往就人身上勾當冷發一語語甚現成全非杜撰而意自靈透偏能使人自愧於無言之中

以約失之章

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極確○切莫學大家手段凡

事收斂自鮮過失

君子欲訥章

言易行難原是大病孔子一生慥慥便只為此○此有一片真精神所謂闇然也四書中此語大同小異數見不厭其重亦為是要緊事耳

德不孤必章

德雖是不易成的然却是人同有的要望他多便難說要說他孤亦非也天下之大豈無知己聲應氣求

自有其人必字決定不誑註中必以類應極確當世豪傑幾人未有不求相知者此應乃天為之○識度足以相當不必造詣一一敵體○天地間少此隣不得靠此隣不小

事君數斯章

註中當去當止有意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亦確

上論卷之四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劉　堪任之甫
任猶龍鱗蒼甫訂

上論卷之五

子謂公冶章

嫁女只當擇壻擇壻又只論為人品格普天下婚姻為財為勢請看孔門家法○縲紲非罪尤見道眼他

人之賢者能全無嫌耶

子謂子賤章

脫凡近入高明原非易事一朝之所開悟終身之所組修有言之所警發無言之所薰漸不知方寸中歷多少更勝更敗之局旅進旅退之景轉入轉深之階且苦且甘之味向非多助恐不敢保甚矣子賤之藉於魯君子也○歸重魯有君子意味甚長

賜也何如章

君子不器惟其成德而器是有用的亦未易言夫子許諸子從政都指器說

雍也仁而章

味或人之言以佞為必用之物病入膏肓深可浩嘆禦人口給傳他的神屢憎於人掃他的興焉用用字鐵掃帚○仁意全不重

子使漆雕章

斯者道也信即所謂朝聞道也道率於性命於天人

之本心也不落聲臭其體真不容加損其分定所謂本來面目一生於此討過活也於斯能信則糟粕煨燼無非實際不離日用當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天德王道一以貫之不必仕不必不仕於斯未信即才堪驅駕功蓋一時只是簸弄精魄於性命毫無交涉此夫子以聞道判死生蓋真消息原如此耳聖門諸賢通達果藝俱為世用而開獨向性命處着力此與曾點以春風沂水對知爾之問者一樣機括故曰已見大意○信字要看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畧隔一指如隔萬山○未能不是謙言一生求信一生未能此處工夫極實心地極虛

道不行乘章

用世之志出遯世之言情極無聊意則多風子路不悅公山之往所以喜豈知孔子而桴海也則一沮溺之流耳

孟武伯問章

仁人心也十分昧心之人幹不得國家之事故經濟時務者自是吾儒作用而事心工夫則難言矣一息有間一念有愧便非本來之體縱於世事一般做得去而按其隱微未稱足色不容以仁許也千古來立功業者代不乏人只論到仁字便覺氣歉○仁非遺棄事業只是粹然之地不以事業論耳如其仁兵食禮樂即為仁有餘如其不然縱旋乾轉坤亦為仁不足

子謂子貢章

回從本原處下手得其一萬事畢賜從枝葉處下手學識愈多靈覺反塞故賜不如回非天資不及乃用功之路差耳夫子故把來點他極有機括賜自知其不如則撥轉有機矣孔子極喜的是人自知〇道一而已矣使一之中原未有十則知十者乃穿鑿而近幻故知十者只是知一知二者亦其於一未透也賜於此思其知二知十之故反本窮原不既躍如於言

下乎

宰予晝寢章

志氣昏惰教無所施有味〇予也當初說了些剌骨運坏的話來

吾未見剛章

種種嗜好便是自絆的繩鎖畧一點染即做不得好漢外面越硬處正是裏面越軟處悻悻血氣全從受了私欲降伏而為之奉命耳故剛字是天地間第一等好漢生活而人不識此貨久矣申棖定是個不讓人的他自以為不屈夫子道眼看破不屈就是屈處〇細看來真正大英雄從戰戰兢兢中來有味乎其言之也自知之謂明自勝之謂剛

我不欲人章

子貢亦豈瞞心誇口只是就良心發皇處說出却不知已尚未及這樁病人人都有〇滿天滿地生機千聖千賢心法只被子貢兩句道盡說便說了如何及

得細點簡有多少病痛在〇註謂恕或能勉仁則非及未妙能恕時便算及了子貢實未能不欲無加也

夫子之文章

夫子一向不言性與天道只就日用間隨時隨處隨事隨物應付出來威儀文辭燦然臚列人皆聞之却不知此政是言性與天道只是人不聞耳〇除了人何處是天除了事何處是性使人事之外有天性則天性為無用之理矣此章與無行不與予欲無言同

機聞木犀香者便可就文章聞天性

子路有聞章

妙在唯恐有聞一句若不是有聞必行便遲年月何妨做人須得要這樣貪心纔有猛力○兜攬的多因此落忙兼人兩字原如此

孔文子何章

夫子取人不遺一節勤學好問也合着文字原亦是難得的只不必論其所學所問合於聖賢否耳○切

莫大口貶駁先輩虛心看來自有難處夫子大聖人而用功若此不可不深省

子謂子產章

君子之道豈肯輕易許人眼見他實實好處恭敬惠義亦平常之理而把來考人都有愧色剛剛得個子產○率性之謂道子產未必是徹性學問只人氣稟清明底本體每每逼露便合道處多隨所用工夫無不得力三代以下名臣往往如此故道原不遠莫把聖人君子看太高了

晏平仲善章

久字有無限事情在人在己蹤跡之外況作用之迹合千態萬狀初間之敬不知不覺暗中消滅晏大夫乃於此處擅長○敬字不是論人只論己之所以自盡亦不是論貌只論心之所以自盡盡久則在人原未可必在禮數原自從簡也

臧文仲居章

不務民義而謟瀆鬼神斷得確○當時以文仲為知故云然從天下第一件不明的事說他○其實今人家家都有個居蔡的意○但知行好事不必問前程求神問卜的都請來聽講此章

令尹子文章

夫子不曾說忠清不是仁題眼在未知二字如可知即忠清便是仁了○仁豈是不着落事跡只要於做事時粹然一念全無攙和自表徹裏自始徹終貫元

運之中勉聲臭之表便是本體全現即形跡之間亦必完美邦政是仁的足色則論仁者論之此而已如此處未可知縱此子文文子事再難些亦不敢許〇殷三仁忠便是仁伯夷清便是仁爲其可知耳齊楚兩賢於做此事時那塊地方光景果是色與否〇夫子說未知與由求諸賢之不知同一旨趣難道夫子不知即此便是知處與仁同功不若與仁同過此等處宜與觀過知仁參看夫子是識此貨的經紀〇千

古來許多名臣義士儘足照耀乾坤說到可知與否便未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直恁的確

季文子三章

私意起而反惑極確再斯可矣宜活看是就文子說他事必三思而幹的多不厭人心則病痛是多思中得來故云然如幹的好便不如此說周公仰而思之豈止三乎顧其人何如耳〇文字不妙處豈不知其不可身家之念重耳春秋罪其黨逆論語記其過思意微而顯最耐咀嚼〇從來史書多載此樣理欲交戰不亟割斷則理必輸欲必勝矣

甯武子邦章

國家事禁不得知士多蓋國賴臣子全在無道時最爲緊要利害當前聰明的都袖手了此時不得濟要他何用而此時來出力誠非愚不肯夫子特標題起這個愚字爲萬世人臣之準無道時去之者無罪任之者有罪國君威令不能行於臣而國君之禍患則

能分於臣向非純忠着甚來繇而以身入其中也〇古來爲於不可爲之時若晦若闇而心兩不自解泣笑未嘗示人一點苦腸自信自勉婉轉徘徊於不可知之間而色不變堅決忍耐於無所望之境而意不灰狄梁公是一個後身〇生子痴了公事夫子咨嗟嘆賞於甯武下一個不可及三字且以智比而發之無限意思夫子也有些愚氣了能致其身即是愚

子在陳曰章

觀此可見聖門諸賢大率多有狂意蓋脫凡近遊高明須軒擧磊落方成片段纔可下手栽剪如齷齪細瑣絶不能尋向上去縱完美無瑕成甚用夫子極不思他○狂簡不是憑天資乃學力所鑄夫子提開頭腦拔起習俗之中示諸賢入手之功諸賢一向以傳為習脚踏實地做將去已是成個條理特信其所見一任邁往當有所以裁之而彼未知耳高明固遠於凡近恐其因而亦遠於中庸須要御勒得住愈超愈

平愈遠愈近使精神力量都落在正龍正脉上纔是○嘗見極有意思之人閙些指授頓現光景玩弄既久浸成虛誕則孔門諸子所以不至流為異端者有這一裁耳不知所以字可玩彼一味超脫縱有天然之矩那里覺得○玩語氣有懼意恐不裁之有大病也夫子從不惑處經過來知道工力深時堤坊魔境

伯夷叔齊章

念舊二字人之通病其實沒理彼既無望且有詞矣非人好怨我自為可怨耳只一個不念舊惡把前邀惡惡的本心顯揭於天下矣且愧且感怨何自生不止能改過者不怨即未改者亦不怨知我原非私惡也味此節冷然消人鄙吝夷齊妙境虧夫子道出○夷齊也不是要遠怨故不念舊惡只是他清體原自如此妍媸不怨鏡鏡豈有心解之清至此不着一點塵故曰聖之清○人原共有不滅之良難道惡惡即招怨也

孰謂微生章

曲意徇物掠美市恩八字彈文刻畫宛然正與直字相反近乃謂其過深何也

巧言令色章

立心以直四字最堪玩味這兩般情狀都是當世所稱極如意之人狐媚陰柔容容焉營與人憐竊竊焉嘗恐人覺不光明之極矣孔子等閑不下恥字覷破肺腸極力掃他○好個官套

顏淵季路章

一隅形骸遂分爾我損人利己滔滔皆是把二賢一聖之志猛馬咀嚼是那樣襟懷何等境界油然生意勃發於中隨時隨處淋漓動盪這是天地間不容滅盡的生機人生來未遭薄觸的而目誦之數過覺和氣春風從簾隙入且不必論分量大小〇安信懷是我去安他信他懷他非曰彼自安信懷也〇程氏註極妙〇即此章便見孔門大意

已矣乎吾章

訟者極力搜索以求必勝不肯留餘力以相寛見過而能自訟過自無容身之地所謂日月之更風雷之勇政是這消息已矣乎未見誠然〇文過者無論即所稱引咎者亦祇是門面生活

十室之邑章

忠信之質自是為善之資然要得入聖達天須繇好學討出頭腦着底用功所在學而時習之也〇學也一般學只是好字來不得夫子自謂好古敏求則好字豈只是就聖經賢傳講究貫穿而已哉以精一還堯舜以感應還孔子以無生還佛以良知還陽明之論甚得

上論卷之五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　滉雲海甫

王新士鼎又甫訂

上論卷之六

雍也可使章

治民全在不擾而省事本於勞心吿敬者衆寡小大總無敢慢此心日行天下幾遍洞察情形而挈其綱領所行處精神在焉即所不行處精神亦無不在所謂意到筆不到也這樣簡民安可知居簡之簡一切放下全無關攝廢事事生弊可勝言哉○註中有主無主極為破的但不宜把行又當一層耳○所居既別則所行之簡亦判於星淵未可謂居異而行同也即此見天德王道只是一事

哀公問弟章

此書講也没用只自體驗於怒與過之際是甚光景

遷也貳也不是有心要如此口裏一般也講只是不覺的就混了遷貳之時還不覺是遷貳則天下第一起難做的事政看學者的本領○不遷不貳誰能助力大奮精神從無言之地死戰求勝剛剛的得個真性出頭○觀此可見聖門之所謂學

子華使於章

於此合攏看見得聖人用財幾個與字着精神此是學者當用眼力看聖人實際處○程氏註極明白

不與强與此處都有天則亦非聖人所能為只聖人能不失之耳下聖人一等便以意見參之一個過於慷慨一個過為貞介意氣一着天則遂遠天地間看起來能有幾處合着孔子大哉何等活動純乎天而人不與細細參詳令人受用

子謂仲弓章

雖欲勿用山川其舍句意甚活山川豈能自言人豈能默體只以見意耳不即不離極是說法

回也其心章

一點生意從天賦來物欲入一分則生意塞一分入之深則塞之重遂至痿痺而不自覺仁者人也人而不仁失其人矣聖人惻然深憫從昏夢中拍他使醒靈性原是自有一提便醒然外物其實染重方醒忽迷故孔子論君子不去仁說個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為仁是破死工夫曾子所謂仁為己任死而後已也顏子請事斯語服膺弗失其心幾與

仁一諸子本體雖經耀露工夫每多濶踈外物時當竄入此心醒時少昏時多存時少放時多三月不違日月至焉瞞不得先師道眼

季康子問章

諸賢仁便不可許而從政則優果達藝都是政之實用果則壅不下達則做不錯藝則困不倦

季氏使閔章

諸賢仕夫子不嗔且每向主者薦拔而就中却有不為費宰的閔子聖門真有人也味其對語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學者全要曉這段滋味桐江一絲繫漢九鼎不直廉頑立懦已也

伯牛有疾章

一通玩來不直得伯牛之為人眼中宛宛然看得見個活夫子於周旋嘆息之間

賢哉回也章

程註三段妙之極矣論斯道原不盡在處貧而却於

能處貧纔見得實際人不堪其憂一句提開機竅自心中討得過活身外物總不入念這光景過得幾日勝活百年所謂極樂世界也○自己靈性原極有滋味吃着只他甜踏着只他穩睡着只他安大行何加窮居何損此外別無樂地矣○萬物備我章是解註

非不說子章

非謂果有中道而廢的只以見他原未曾用力耳畫

之一字寫盡了空說道的神情○力不足無論此端不可開天下原無此事故夫子只就此處解也不究他果真說否○說道也是實話只為勝不過外物只成了一段虛光景到此際亦自覺的似是力不足特未知其未嘗用力耳夫子說個力不足的模樣出來而斷其為自畫冉求自想曾到半路否可以悟矣此最善點化處

女為君子章

為己為人解極的確說在中庸之末章若就子夏對證則小人指拘曲說與硜硜然小人同解謝註遠大二字好

子游為武章

窮視其所不為不為即為也滅明真是高品子游真是道眼畢此二節而其正大光明概可想見為宰者重這樣人一邑風教有裨不淺亦是為治的第一着不止結同心之知已也○自圖通世套觀之滅明通是個恠物

孟之反不章

之反策馬二言也是他心裏一念好處夫子標題出來大有關係足為伐善矜能者火心上澆一盃清冷之漿○有謂之反原是馬不進特實說不肯昧心以獵功耳如此又何以言不伐

不有祝鮀章

好諛悅色寧直春秋之世哉工口說飾儀容是人之

投世至於非此不免則世遂驅人矣此等語意全在言外世能轉人人亦能轉世

誰能出不章

人看户是須得由的夫子看道亦是須得由的故以由户比興而恠嘆之洪氏註有味○如知其緊要只得由

質勝文則章

彬彬非質七文三之說文也有該多時候此間有個

活法不落畦徑為文為質意象兩忘心貴多貴少抽添無定總是一個機緘原非截然兩據物而强揉一處也○渾脫實意淋漓宣鬯絕無不傳貌之情亦絕無不根情之貌此須會盡前之易方得把文質看成兩物再彬彬不得

人之生也章

指破本來面目從今日醒得生了因醒得生非生了行尸走肉滔滔皆是○赤子之心不失則生者當生夜氣之心不失則罔者可復生○罔字指機智人說神出鬼沒的本領都是自己斷送生機盡滅猶自得意如行習之衆聖人說不着

知之者不章

天地間極好過活莫如此道造詣愈深趣味愈雋夫子受用於其中而歷指其階級令人探虎穴得虎子也○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話如不先領大意之者是甚麼

中人以上章

道原無上下有迹可據有名可循的其實即是無迹無名者之所着落而脫名迹以語性命便是語上了資學兩到超越中人的不可不語以為點化使他一日千里如中人以下者不就着落引他便驟談天載祇增其惑耳故教人者隨其分限所及漸漸引進如澆花木只得陸續添水萌芽時就灌一桶水須澇死了非水之罪也用水者驟也○張敬夫註甚明

樊遲問知章

人情之所極要徼者福却不知民生自有當做的本分人情之所最覬覦者獲却不知本來原沒有為的性真舍民而問鬼則滿盤皆成混帳有事而與獲則通場皆不足色○各段具有兩層一搭見意不得截開尤不得輕帶

知者樂水章

世界茫茫人生碌碌就其中不另具胸襟獨尋意味

枉做豪傑最得意的是智仁之士故問水尋山個個自謂登臨有興而尼山不許專以樂山樂水歸之仁智為他一點靈襟超然物外就其活潑執心盡化誰似他動就其寧一襟念盡銷誰似他靜人生之福唯樂與壽而無執心自無煩惱無襟念自無斲喪也還是仁智得了就世出世的消息此章說破○看來以山水起頭極有意趣非無意而漫言也在川上登太山處處意思與人別

齊一變至章

留心經世的所到之處便看他得濟處何在受病處何在取彼較此孰淺孰深全在世俗眼目之外尋討脉絡思其所以下手轉變之方○當時看國勢孰不以為齊比魯強而夫子論志道卻以為魯比齊近强甚害道要變他須弱下來弱則先王遺意猶在特因循廢弛無人振刷耳○策士治國只求富强夫子經綸卻只講天理盖國家根本係於人心也去兵去食而不去信亦此意

觚不觚章

感嘆之深意在言外○觚也而不觚不觚矣而又稱觚顧名思義訝然自笑矣然非有心人介於其旁誰綜覈他做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這文法

仁者雖告章

宰我意謂欲為仁須不免吃虧豈知吃虧的何以救人越是救人的心越自己站在勝處誰道仁人是個

痴子○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知政是仁說個仁不必再言智故不愛物非仁也不能成物可謂愛物乎他日又以舉錯論仁智意自明而中庸乃猶以成己成物分為二事把仁智解作兩個可乎

君子博學章

五常百行各載當然燦列宇內謂之文而千萬當然總是一點良心鑄出就此天然的總規矩謂之曰禮文禮是一理博約是一事○約之以禮會萬化於一

原不是在跡象上依傍谿徑中模擬真血脉在掌握中所謂率性之道也故曰弗畔○道原散見於文博文是少不了的然博時無欛柄全在博上便畔道蓋道原廣大不從無文處會歸只這博遂谿歧路入旁門矣故博約是一時事約是約其博不可以知行分不可以先後言

子見南子章

南子求見仰聖人耳小君原有見禮何必堅避子路不識聖人境界故不悅聖人又難自為詮解故以天誓之使思而得焉○厭只當不喜之意何必說絶子路不悅以為有委曲行道意

中庸之為章

中庸之為德天生地成看落倫嘗之中超脫聲臭之外畧差一毫便有遺憾原是做絶了的妙東西再不容思議者而今來古往鮮見於民驚人震世儘不乏郤只是看起來不中庸○要說鮮能先儒力贊一句極有機鋒

如有博施章

論仁在心豈其在事以事論則堯舜猶病以心論則人人可為俱立俱達便是仁者能近取譬即為良方○必也聖乎非聖高於仁也觀堯舜二字便知是仁人在天子之位蓋就有位的說纔見得力無不得為而心終不得滿甚矣為仁之不可就事上求也子貢錯認了特為正之○萬物一體原是本心為甚漠然不相關了呼不覺叩不應自就痿痺雖然陽和之根尚在特未撥動耳近取一譬陽氣勃發照舊還是一體此經驗良方也强恕而行求仁莫近孟子後誰試此方要用孔子的方須發學孔子的願

上論卷之六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　淐北海甫

王名士顯又甫訂

上論卷之七

述而不作章

夫子憑不學原從古字上着精神信好二字是他自為模寫千經萬典現在世間誰不涉獵然未博古時是如此人既博古時還是如此人全不見得力處則不信不好之故好生於信古人往矣躬所不逢聆其遺言而即能信者憑着一點透徹千古的靈根耳這點靈根所謂堯舜雖千年其心至今在也不從此着手即淹貫子史只是個打鼓詞

默而識之章

言語文字之學縱言言妙解字字真詮如水中撈月有甚相干中庸一部肯綮論語以一句包之曰默而識之妙哉不厭不倦都從此來這纔是天性流行闇然況味○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不可把默識說成玄虛○特提默識為宗旨觧道文章是性天

德之不修章

這套生活那一字是該放過的然四個不字惟實用此功纔覺這樣是吾憂也想見着急之意吾人讀此着身一體驗之從來曾以此為憂否伯玉得力在於知非一點良心偏向聖賢赶趂

子之燕居章

程註極有味○此處夫子亦不自覺特髙足弟子着眼看來傳一張寫意影○總是個仁字的氣

甚矣吾衰章

於此見孔子一生志在用世甚字久字無限情思即其不夢之嘆更迫切於夢時矣如果灰心則無此語

志於道據章

天地間總此道耳得之則為德全之則為仁而散見

於必用之物則為藝志據依游一生功課看起來此外原無可用心處此內原無可住足處而今人精神力量可惜都妄花費了到頭中甚用

自行束修章

來者不拒這樣寬路徑縣其有這樣好心腸○天下萬世都在孔子誨裏他幹了這一宗勾當

不憤不啟章

教人要中用故資學未至不容强聒夫子說破機緣

極有作用如不活看恰似到底藥之了

子食於有章

註中不能甘不能歌而不能極味○要真做人安得讀此輕放過聖人不能的我偏能是怎麽說吃那家的病○吾於是而知七十子之善學也真仲尼被他認了不專在法堂前聽誦

用之則行章

得道於已用則以之善天下舍則以之善一身實本領在身無往而非至味則行則藏原有東西也不然行甚麼藏甚麼這本領惟顏淵具體孔子授他一把若此肩然○有是字甚味○子路所云真門外漢夫子之告頂門一針○必也二句指平時說這樣事還得若呐若愚的人去做滿臉殺氣全用不着

富而可求章

聖人老婆心切設此必窮之勢以曉舉世之迷令人開口執定富不當求殊不知聖人語意政不爾○從

吾所好是甚麼似此無頭柄的話甚多註以義理字填之未為不可盖從孟子心所同然來但亦不必爾

子之所慎章

慎字不止是心裏謹慎而已其間有事體作用在

子在齊聞章

舜原是天地間第一個好人把他為人盡刻畫在韶上夫子從韶上把舜之所以為人盡會出來當是時不覺在春秋之世海岱之邦一片精神直與九官四

岳同趨蹌鳳儀獸舞同游泳那裏覺甚內味不圖至此神情何限○還得他這聰明如俗耳聞之倦而欲臥○夫子是古來第一賞鑒

夫子爲衛章

輒與父爭國只是個看得國爲重以夷齊之讓相形彼賢此不肖矣子貢善問又以怨乎審一審蓋事罷興闌或因國之各竟不得而生怨此亦豪傑之所不免及夫子以求仁得仁論則彼方以不得國爲遂其

初心又何怨可見賢人以得仁爲急只看見仁看不見國也而輒之不宜爲大彰矣

飯疏食飲章

人之看富貴做性命不管義不義者只爲貧難打熬夫子疏水曲肱而樂亦在要富貴做甚浮雲二字好不相干這一雙眼何處有蟬脫泥淖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如以爲樂在疏水則非夫子自得極樂把柄雖疏水而樂亦在耳孔顏樂處只在心頭不用外尋

萬物皆備君子三樂自欺自慊皆註疏也○人不可不尋着樂處日用間無言之地自爲過活不比功名富貴只在外邊幇貼解不得這塊兒饑寒

加我數年章

易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夫子爲聖之時政是易理○大過之有從有意見者執定名理銳欲成大功而不覺反成了大過易之爲理政治此病

子所雅言章

精神皆在雅言上蓋人身極切要之事不可不嘗發揮之也其言亦非一定條頻條簡或淺或深或離或合隨時不同隨事不同只是總以此爲譚柄耳如反覆只是做就的幾句成語即雅言有甚精神亦安能提醒人心也

葉公問孔章

不是憤了後只是樂一生是憤一生是樂也○夫子自盡爲人宛然的配天行健○細看來世間人個個

自家寬解惟夫子終身有放不下的心腸個個自家
蕭索惟夫子終身有享不盡的快活天下原無真切
外之活潑也○王汝止樂學歌可看

我非生而章

尹註可看夫子非謙也○說個好說個敏求大有工
夫不是尋行數墨生活只探出當日實際孟子尚友
論世是此的傳令只以涉獵為好古何啻千里

子不語怪章

語嘗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亂語人不語神
極確○四椿却是人極好語的○不語雅言偏與人
口相拗○須要想所以不語之意於人心世道寧直
無益且有害焉

三人行必章

照冷兒用功那得這樣着心人夫子自用得力而以
示人也人再莫說儘欲做人恨無明師○善不善全
要活看不必全是全非盡在各人之身也○當下光
景原真誠哉不宜錯過

天生德於章

此語似杳茫實是的確自已揣量不恃人而恃天也
然還是恃人而非恃天等閒德行說此話不起王恭
曾引用一次貽笑萬世○與畏匡章同

二三子以章

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者饒他百般說只是說不盡却
於日用間接人待物處盡情傾倒無行不與妙哉○

與天何言章同

子以四教章

步步踏實一套生活莫當做板板四件任舉一處而
四字俱在少一個不得分一個不得試自體驗

聖人吾不章

思聖而遞及有恒只從着底一脉尋來全不理有才
有智的蓋人生真面目纔做得真根基也而播弄炫
燿之習已把真根燒斷了得見斯可難乎有恒可慨

的際○亡而為有三句刻畫盡當世學者精神○舊謂思恒所以思聖蓋有恒者進而修之可以入聖也自是至理然孔子之意其實也未必是望他為聖只是聖人既不可得即君子亦可得善人不可得即見有恒亦可蓋雖去聖尚遠而於人之本真尚存還算做個人耳所謂行廣莫之野見似人者而喜矣亡而為有是假粧的人慨嘆至此聖人心忒痴眼忒乖

子釣而不章

於殺之中行生之意可想茂對之懷大要孔子是一個仁字鑄成的

蓋有不知章

夫子往嘗說學而知之者次也此處政是學知的實功○知原是稟於天的要觸發他原在聞見然聞見越多而於知猶闇者緣他不向此心上着底用功耳擇字從字識字是何等着力見見聞聞到他跟前都與本心通融了馬得有不知之理而妄作從何來○從原該擇識則不該擇各有用處○世上的善惡都是此心的是非故陽明良知以聞見為用只是要識得主腦則無俗學之弊

互鄉難與章

門人之惑大要保往論退之意耳看夫子說來何等透脫何等妥帖○不止待物之洪也理亦原如是彼已甚者皆無端自生執滯耳○平心讀過覺宇宙平坦應酧鬆利一洗巳見游於大通

仁遠乎哉章

仁字是本來面目即極力斵喪而根難盡滅不拘何時一提便在即政當斵伐之時一提亦無不即在而尚以為遠耶夫子此語直洩盡天機喚醒人夢○純之使無間即大賢亦難提之使即醒即恒人亦易夫子原是這個字的專門恁樣曉得消息○仁至因欲仁欲便是有心做不比夜氣之自復乍見之偶動也故日月至亦須是知用工夫的纔有

陳司敗問章

這樁事甚難處手脚畧重便有所傷細看孔子始末何等中乎天則看無行不與的此處着眼○此豈有成法可案只是性體之妙耳時中哉○吳氏註明悉

子與人歌章

樂取人善一歌亦然註謂讀者宜細味之極趣○此歌必是有題目關世教者不然何以善為

文莫吾猶章

個個談聖賢講仁義津津有味但只是躬行不能有文焉用夫子此語大警醒人○道理原是自巳性命躬上不得濟筆下祇雕蟲耳夫子一語抹倒千古文人○王元美之詆毘陵惱他與王遵巖書爾文人以此為性命却被毘陵罵壞

若聖與仁章

如不是把自家之所以為修持者看的十分有關係怎的不厭如不是把人家之迷悟看得於自家無分别怎的不倦公西華不是虛詞政是自巳討到實底處

子路請禱章

看此節不是着人學禱不必請之禮要見士君子平時行事無一事可苟故天下古今出了個孔仲尼省的禱法○每夜告天者得此傳矣

奢則不孫章

此是與奢寧儉的註疏○不孫字極惡成何世道以

害論之奢字焉可與儉同也○春秋時世道之不可為只在不孫二字

君子坦蕩章

君子求在我者我可必故無入而不自得小人求在外外不可必故上怨天而下尤人一苦一樂自家尋的○人以君子為好自苦小人為善行樂今看來誰苦誰樂○以受享論君子小人又是一機括

子溫而厲章

只全是一個天性用事了故然○温也威也恭也都
是好的只是温便少嚴肅威便露鷙悍恭便費安排
要似聖人自難○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極妙

上論巻之七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盧兆隆啟祥甫
郭衛明扶陽甫訂

上論巻之八

泰伯其可章

泰伯之讓為文王也昌有聖德豈以泰伯眼力而不
知然以已傳任則事有痕迹且人心難忖或以生亂

故巳去而使季立以及昌則事妥且巳即去而露讓
之意則季何以受之故托採藥以往荊蠻巳去而仲
不去季亦難受故挈仲與俱即去而或有可來之意
畢竟未乾淨故斷髮文身自放於廢棄自即於沉冥
以絕其望其形則自外禮法示不可用其意又似自
遯方外不欲以爵位自污也周家直恁厚根生了許
多聖人又生個世外異人到此時絕不顯有讓之迹
太王之傳季歷之受若當然固然不得不然絕無一

毫不安之意即太王季歷且遊於中而不知民安得稱之德而曰至全在無德而稱上此事明白做不得須混混沌沌方妙然夫子稱之則不可少虧他眼力要是天理不容不現耳原是讓國而言天下者以周后來有天下而遡其前則讓國時即讓天下也○三字活看極言固讓不一而足也

恭而無禮章

恭愼勇直俱是好字然太過反成不好要人明禮此

與六言六蔽同機軸為有心要做好人的說

君子篤於章

仁也厚也民原有同然特不見樣子則不得現故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曾子有疾章

一場大事到此做完不知費多少心力字字有味大家回頭一想一向手足視初生於父母時有損傷否媿汗沾衣矣故聖人只算得個踐形○今而後方知免在世一日一日不敢保無恙也○引詩處亮非謬語守身二字是題目做此題者須得用此功○范註蛇足此言守身純以行止言非指軀殼也殺身成仁者豈不保身乎臨難不勇非孝也

曾子有疾章

語必對症襯末二句尤可見○斯字有功夫在○容貌顏色辭氣就是居上出身加民的設施非容止而已細體自見○暴慢信鄙倍註解俱確○大凡無體

段的上官定是瑣碎被此段話返照的透衣汗出

以能問於章

人最難克的是巳巳不能克一種凡火傍理義借才學而橫溢四出盛氣加於天下矧肯受人之犯乎故此事勉强謙虛不得○謝註有意

可以託六章

春秋時主少國疑的極多當國者往往弄倒曾子傍邊技癢說只是少個君子因道此數句○三句是一

連事不可分才節一不可不在兩可外程註極得○當是時多少事體都以一肩擔起安危利害無曰不交畧有身家之念怎做得去○君子人與一句活躍欲飛說到此得意的緊○此君子有弘毅氣味○一點赤心當此大事精金在冶越煉越精此處不論成敗只論本人不走樣

士不可以章

倒提起看士之所任者仁只為此一宗事體莫重於

此莫遠於此小局面綿力量如何做得只得弘毅○仁者天命之性萬物一體上下四方往古來今總呼吸於一氣人所固有人所同然只為不以為已任遂把宇宙內事皆屬分外藩籬既立情識橫生自私自利的心腸朝不及夕的作用原也担兒輕道兒近用弘毅不着然有一分士氣的怎肯○發個大願擔起此担當時天清地寧鳶飛魚躍光景齊現一個人全挑宇宙如畧有呼不覺叩不應處便是不曾任真個重而自從擔起無歇肩時候一日不死便一日不許與宇宙相隔真個遠

興於詩立章

人秉天命各有良心但要得出頭非有所觸發不可要得站定非有所憑據不可要得圓熟非有所銷鎔不可聖人做下詩禮樂就是觸發憑據銷鎔的家活夫子指破消息教人下手觀此纔見窮經的主意如爛熟三經而真心猶然不得分毫之力可憐死可憐

死陽明尊經閣記宜味之○詩是心之機括禮是心之條目樂是心之意味

民可使由章

治民者要把民的資格看明我本意要與他做便宜而便宜之事無不費力氣要先說知他便畏難躲閃沮格生矣故有個法兒使之由於其中而不知則事無不成矣非好意不使知也夫子說不可要詳其意

好勇疾貧章

夫子是個制治於未亂的人說此兩項豈是汎談從來天下多事其原都有消息特人自不識到得決裂悔無及耳見好勇而貧的人急以一官半職束之見不仁之人慢以線開一路寬之自不至亂也即此是天地心經綸手

如有周公章

驕是自以為能幹人莫我及吝是不肯與人幹恐或我及這兩個字是有才者一定毛病夫子特設如有

周公之說而以其餘不足觀掃之真是鐵筆〇吾輩饒無多才儘也驕吝良心自考不許ㄗ強光景是如何則已把肺腸納在孔夫子不足觀三字內

三年學不章

三年字當體認不易得從此見〇還是孔子時學者身分若今則不為穀便不學〇白鹿洞講義利原能令白汗人

篤信好學章

真正學者一棒一痕一摑一血說個信便不攙一分假說個守便不救一分鬆然如不好學則任其偏見以高天下之肝腸而自墮狐禪不善道則執其痴心以高天下之力量而祗資魔障這八個字說破學者的行徑所學如此此身與世相乘時便自有與人迥別的消息有可展布之期則見不然則隱蓋仕原以行道濟時非圖富貴也貧賤於有道是何緣故富貴於無道是甚意思而恥字發明甚愷切竦人毛骨此

章大意為無道富貴之徒起與見得他只一片心要仕不管有道無道即危亂之邦亦依依不去只是富貴之念為主耳胸中沒有學問少不得如此故未論出處先以八字講學〇飯蔬飲水一節似與此章同興〇近世談學且推馮道而不足於尼山蓋為富貴之徒開此便門而甘心與尼父操戈矣

不在其位章

此對侵官者而言天下事各止其所便太平矣就職

掌程功能儘有可幹彼越俎者大概皆不幹實事者故反多事以自覆耳那謀亦必非石畫○求所以立匹夫而壯帝王之猷又當别論○局以外自無繇得局以內之詳且議事者徒足以掣任事者之肘

師摯之始章

當時摯已適齊故着一始字亂猶洋洋則自始至終極盛可知亂獨取關雎者以周家王業成於關雎魯用周家大武之樂終必歸於文王修齊之化故樂之

將終皆歌關雎以詘其韻○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此註堪味見樂之興廢在人也○夫子追思彷彿可想天地間有這般器物便有這般精神特不遇其人則箇中之味不現耳這樂作者一塲趣味至孔子正之而再復露一遍豈偶然哉

狂而不直章

不直不愿不信總是壞心術曰狂曰侗曰悾悾者政惟其不弄心也不弄心之質而反成壞心之叢今天下果然多此輩也○蘇氏註堪味○夫子此語刻畫欲生而惱恨欲死

學如不及章

曰如曰猶一連念摹畫學者心腸然如此方是學字的足色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緊緊提攝猶恐走作這個去處怠放的一點鬆閑彼敢放鬆者不知利害者也○孔子眼看操三歇五的說此話○此道原無

永不失之時特嘗操如是之心便是不失的法○又是無頭柄的話

巍巍乎舜章

天下大矣匹夫有之而能不與我輩要細掐出不能不與的情纔見得不與的本領又要看到原可不與的理纔見得不與的境界天下與我原不相干必於不有者有而遂與者皆天下大而我小也舜禹原不曾把天下當一個大物事看其禪其受其官其家是

何等心腸何等眼界學者不可不參此一步學問○巍巍者超然自立無物出其上也然人本來性體原是如此不遇舜禹則此象不現一官半職得失若驚忒不巍巍

大哉堯之章

成功事業也文章制作也皆堯為君實處巍巍煥乎皆所以則天之實而為大哉也堯的大處在則天而則天在成功文章上當時為天下不知費多少精力觀命五臣可見切莫講無為而成反與白文相背了○夫子起千載下誦詩讀書按堯之成功文章而見其巍乎煥乎直與天為則而以大哉贊之○尹註所可名者一段饒舌夫子豈亦民哉名以則天真善名者

舜有臣五章

此章大意為周說才稍不及舜而德則不啻過之然這個至德須虧夫子拈出○不以文武字而只言周

有味○意不在誇虞只在周周亦不在誇才只在德涵抑揚於無迹寓褒彈於互見妙文妙文

禹吾無間章

不自為而為天下吹毛求之無得疵處楊註明簡有味○萬世為君者只是自奉之外無他事細看神禹原也無間○自堯至舜禹文武一連都勘他獨到之處所謂好古敏求尚友之學也

上論卷之八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于明新用極甫
盧兆堂子肯甫訂

上論卷之九

子罕言利章

為甚罕言只要看出言之有病來○利之一字深入膏肓不提他猶自欲起那可火上添炭罕言自有深

意命仁雖是造化消息人生而自然惟實用工夫者始親嘗其味知命原非玄虛仁不容假合步步踏着頭頭拈來無非此物而非言語所能形容也彼不到此而日事稱說祗為捕風撈月益重支離耳

達巷黨人章

孔子之所以為孔子畢竟不曾自為臚列只就人言而混淪幾句此所謂莫我知也夫學者不可强事穿鑿也意在言外體之自見○黨人所指博學便是指藝能說觀夫子射御之執可見與太宰章同看夫子最惱是這博守天下没有個真正學者而以藝能成名故執御之說明是笑語觀謂門弟子可想○孔聖人直恁韻致全不作道學榜樣

麻冕禮也章

一從一違不是並重人以孔子純好執古禮與衆相違不知理上如通何曾執古只為拜上求不出好解註來教我如何去從○儉守泰守尼山眼中看出來

此纔是兩間真正的禮意千古論禮的作家故曰敦厚以崇禮若不得這個活法只硬執着死教條則此禮真芻狗耳○這一章義理極活肩臂極硬至今讀之令人心目開明毛骨振聳

子絕四毋章

此心得之天命為萬應之宗而還以無心寂中動動中寂原與太虛同體没來繇然以有心而意必固我織成一片遂把太虛的本相隱了這四個字隨人材

質以為淺深不止富貴的因此苦自煎熬低了品格功名的亦因此太自執着祇成伎倆即道德的發念更細受病更深帝王聖賢之統且多閏位故四個毋字一塊好田地真真太虛之體省多少事而卻把萬事應得的天則都穿透於玲瓏寶藏中矣〇四椿是錮身鎖受了這鎖許多受苦處卻誤認為得意係籍聖賢的個個談精說一而通身作用只是個意必固我而已〇四椿來的不惡不覺入其中而益入益甘永無反面

子畏於匡章

此言似渺茫而自信如是聖人無誑語想是實理斯文是何物而文王之後敢以已受這其間不是可將就冒認的吾輩要於此處討個消息〇文王之所以為文王孔子如不真真認的那敢自附驥尾孔子之所以為孔子吾輩如不真真認的不許妄坐虎皮

太宰問於章

人極喜的是多而作聖之功全忌此字夫子特為點破非小關係至於君子所以不多則從前已說得詳盡〇立天下之大本我一物不容而萬物皆備若在伎能上下手縱貫穿百家越無靈氣鄙事二字極有斤兩從今後再莫以多論君子〇唐荊川贈蔡道卿序有味〇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揭開千聖嫡傳判斷百家小技如龍躍天門萬方回首

吾有知乎章

人最喜有知而世界上禁不得這有知極聰明意見之所到極奇極妙駴目悚心的赤幟强半是原未有不必有不當有者天地不得還清寧之體民物不得安性命之情都是有知二字做成禍備夫子無知也非是謙辭夫子原未有知叩其兩端而竭焉就鄙夫自具之是非與他剖斷何曾另有別知以應之〇叩字妙會叩的纔得使他天機自動竭着不留餘也直剝根挖底說破使再無含糊不徹處〇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門大公案不可草次
看

鳳鳥不至章

如鐵板看之只兩句嗟嘆語有甚機趣要想老安少
懷是那樣的心腸綏來動和是那樣的本領栖栖皇
皇是那樣的指望是豈可已者耶這一巳豈小關係
吾巳矣夫四個字即千載下猶令人悽愴黯澹不能
巳巳

子見齊衰章

於兩個必字上看出當下心腸來活活的一個夫子
宛宛見在○想聖門記者斷是曾子等輩人從無行
不與上用功故摸寫孔子處生動如此

顏淵喟然章

人倫日用滿天地間皆性中物皆分內事而欲寘一
椿於度外不可然萬事的當然却是一個總規矩所
出如月滿千江只是一月中庸論道歸之率性性無

二性道安有二道乎如脫落倫嘗以求道則涉於虛
寂即循執迹象以求道又涉於支離博文約禮是修
道真訣博約非二事乃兩句話說一個工夫也○初
間總觀夫子千變萬化倏忽無定不可捉摸及循循
之誘纔知用雖無方而體則有定定盤星在這裏○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有了路數自然入虎穴探虎子
怎留得半分氣力所立卓爾便非高堅前後景象矣
欲得末由與從心不踰者畧別未達一間之說起於

此○陽明先生博約說宜玩

子疾病子章

子路誠是俗見而大率如是者多可因自省此似無
甚大事而夫子直恁大動聲色又不可不以自省天
下事混做者誠多如真做人則一點一畫毫不可假
借曾子易簀與此同意范註大約好

有美玉於章

沽自是沽求賈則不可夫子換一待字妙絕從來遂

世之人大約謂韞匵不可別無出路只得用求豈知有個待字在○旋乾轉坤之手段頹從待價中來這一個字中有出世的神情纔是經世的當家○巳重而物輕者真體段也巳正而物正者真作用也

欲居九夷章

只是心能自得無不可居之處所居則化誠不必然○東坡超然臺記荆川大觀堂記宜玩

吾自衛反章

樂自是天地間一段至理而傳習久作者之意漸湮遂至序次淆而太和之音不現則正樂一事真有取日虞淵之手不是遇着夫子以本具之元聲細為查考從何處討定所出來○各得字宜玩寧直雅不亂於頌頌不亂於雅即各就雅頌之中何時何事必各有恰當不可移易者一失其所便不相宜此處有個天則在○其所既明樂官恍然悟樂之本義而洋洋盈耳者此也非所處便難似前日混為承應適齊適楚者此也

出則事公章

極本分極平常而聖人以為何有吾輩以身體驗之自謂何如方悟下學上達之旨○神通併妙用運水及搬柴吳康齋令白沙編籬斵菜寫字則摩墨客至則捧茶全不與談妙義會得此種因緣此書自不必講

子在川上章

時行物生天命原自不已何論晝夜人的本心便是天命而每每斷續不仁之小人無論即君子且有不仁一息少懈便與天命不相似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便是此書老脚○指道指水指心紛紛聚訟皆是也而執之則皆非程註極透○天命不息無處不是而水尤明顯適在川上故云景物是指水機括是指道意思是指心向使於巳不切也不發興

吾未見好章

不好的無論就好的說來非不自以為極其心悅而自孔子看來却都有空那似好色者此言揭人肺腑隱微之病只要體驗之乃見其言之至○好色口裏不肯承應即心裏亦不曾設心去好而好之懇至乃直到無所不好好德者滿口承當提心趨赴而真真十分落不出二分是怎麽說

譬如為山章

學者發心直證無上勝果一生只是進一刻不可止

而進止之權總是自己司之不管別人事要止就止了即未成一簣而已欲止時其誰强之要進就進了即雖覆一簣而已欲進時其誰攔之故而吾字機括全各在一簣上撥○一連數章似相貫串大概當進不當止之義

語之而不惰章

為甚不惰顏子境界惰不得了自己性命得夫子發覺何處得以自匿何時得以自已扯動消息自為奔命不管夫子事了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刻畫不惰極真至

子謂顏淵章

不惰二字便是有進無止追思兩句無限神情○顏子用功不曾自己標題只是夫子眼裏認的彼學未到田地者亦只見他無甚異處知孔者其天知顏者其孔

苗而不秀章

都是學之自止或淺或深然未到成熟則一也夫子眼中見了這樣許多○大要出事入事勉喪戒酒便是徹上徹下之功不舍晝夜之機就在此止也惰也不秀不實所繇來矣死而後已這生活原如此

後生可畏章

不必退而不足畏只不進便不足畏了蓋其可畏者原為將來非見在也無聞二字試以自省有聞與否可不愧死○即此見人都從後生過便人皆可以為

堯舜乾把後生過了後生非可閑之光陰惜寸惜分着急為此白沙云白頭孫負垂髫志猶憶城南就館時同心之言一字一淚

法語之言章

此章刻畫入微楊氏註可看○不悅不繹不從不改猶可望也悅而不繹從而不改便是原無繹之改之的心了便安定不繹不改的心了天下事只一箇明知故犯者難治○玩兩能無與末如之何句見得非

我不盡心我的權力止於使之從悅而已改繹還得本人本人不肯我怎有別法

三軍可奪章

人做不起概以為非無其志為外所奪耳不知志在於已不倚旁人如何奪得特以三軍之帥形匹夫之志極妙談鋒今座間雄風頓起僕註明快○孔夫子志於學志於道便千魔萬難折他不倒且因折挫益壯益堅特吐此一則因緣度脫學者○史冊中凜凜生氣不乏此輩吾黨一一尚友纔信他都在孔子此句中○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處不可以奪志向非孔子點出誰知可奪者之原未嘗有志也從今再不敢冒認有志了

衣敝縕袍章

惡衣惡食之恥未足與議學者第一不濟心腸全在此處再做不得上達事情了忮求而不誠有味乎詩之言臧也然就此乾淨心腸用以求進原無不造之

境若止於不忮不求而已則畫限自域去性靈本體尚遠故夫子下一轉語極有趣只與貧無諂富無驕章參看子貢之所以當聖心者何故則此終身誦之原有病○聖人固無窮者也性靈原無窮耳不離日用自與造化為徒執一境而駐馬便非吾性本相

歲寒然後章

謝註字字有味○不惑不憂不懼便是人中松柏政於難打熬處見本領隨境皆然不可純以濁世論即

生堯舜之世不妨自有歲寒夫子此語一唱三歎樂山樂水樂松柏趣在象外〇周子愛蓮說荆川竹溪記芳洲記吳伯與遊砥柱記可為山川花木吐氣

知者不惑章

惑憂懼三個字從有生時把人綑住愈入愈深受盡苦楚無論窮通貴賤總隨身帶似乎既生在世便陷此窩水無可脫之法亦無能脫之人豈知世有至人超然盡解一點靈性為主萬魔退聽〇三個者總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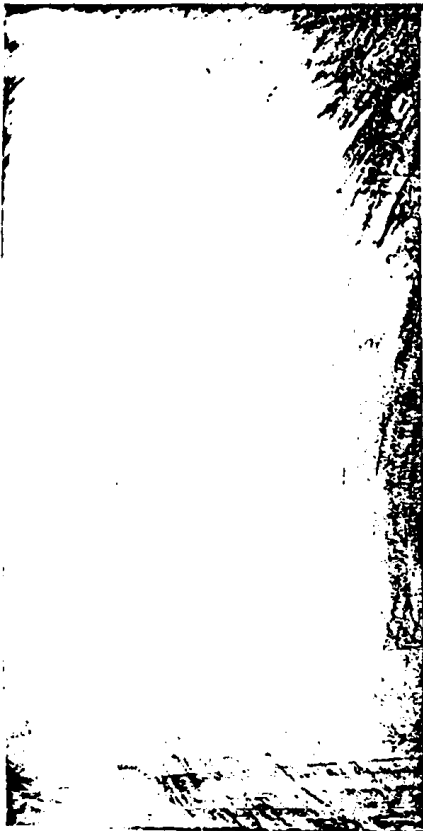
一個心描畫

可與共學章

權方是性之本體性原不可以方隅求也程註極是〇此是入道階級言其必至乎權而後已吾人自有最上妙義不可不參證也〇學道者要一點一畫都是道又須到橫三竪四無非道纔是故到了權上全無道的脚踪

唐棣之華章

詩原是思人夫子翻案一言註以為仁遠乎哉之意則指思理矣思能通微作聖那有思而不得的原是至理然其實就指思人說亦未為不通考德問業新相識不可不結舊相識不可不會同心聚首不是小事要是果然思他則山陰之舟可駕南洲之榻可設何遠之有

上論卷之九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生芳挹美甫
趙和春緹陽甫訂

上論卷之十

孔子於鄉章

孔子豈是不能言的而恂恂於鄉黨細玩之令人意奪鄉黨恂恂而廟廷便便更令人心折露穎於杖屐

之前結舌於建白之地是甚麽漢子

朝與下大章

侃侃誾誾何以大同小異也踧踖與與何以並行不悖也有天則於其間矣

君召使擯章

承使而色也足也揖立而手也衣也盡巳敬於趨進紓君敬於賓退真真成象成文

入公門鞠章

自入門過位升堂君愈近而敬愈至出降稍掩復位又對君矣故怡怡未幾而踧踖未寧總之天威咫尺不敢狎逸

執圭色勃章

執君命圭以通鄰好圭不重而命則重那得當有作無享禮也私覿也漸和將來原使不得執圭情狀聖人渾是天鑄的一派靈機着着中節不比於臨摹古帖者之無神也

君子不以章

衣服之制那裏也帶着聖人氣味也有與人同的也有與人異的與人異的不可不謂之有心即與人同的亦比人別有靈氣在不以字必字一一有味

齊必有明章

明衣寢衣變食遷坐都用必字便是孔子特意安心非偶然為之此之謂慎齊今驟看之亦平平而身體之誰能盡也聖人一生着底做人處只是事事當真

而已

食不厭精章

吾輩飲食亦有與聖人同處只是偶而不嘗耳許多不字便有主張在○節調飲食所以康濟其身也人都說此是小事却皆莫能自制總是個無主意的人不以饑渴之害為心害者有幾

席不正不章

謝註自明與割不正不食堪作一對

鄉人飲酒章

心裏真把杖者當做該敬之人真把儺者當做該敬之事聖賢這樣高品却在這卑近瑣瑣的上邊用心如今有才氣的怎肯如此小心如此老氣

問人於他章

如親見之四字極妙今誰見有此禮者拜受不嘗而明告之直恁真實相交如此再無不可亮之心不可說之話

廐焚子退章

一聞廐焚只問傷人乎倉卒之際如此中節記者拖一句不問馬眼裏有心○只頰後加三毛便覺精神異嘗會得此法纔來做鄉黨篇

君賜食必章

事君之禮這樣用心直是滿身皆敬所傳不自知其至此也字字體味孔夫子看着君真如手足之護腹心呼吸畢應無怪乎人以為諂也

朋友死無章

攬他大事儘是高誼所謂巨卿死友受他重餽更有深意所謂鮑叔非難管仲為難

寢不尸居章

尸是惰慢容是矜莊不尸不容是寢居之嘗隨以此二句轉下許多變來式亦變也必字有力

升居必正章

一必三不亦無甚奇只是人倫不能耳內顧疾言親

指總是不端莊然在車者通病皆如此

色斯舉矣章

斯矣而後呼吸甚緊吾身處世真消息盡於此二句即所謂時也舉的怕遲集的怕早不遲不早時哉時哉孔子之嘆如川上之嘆意在筆先也子路共之聞言有省改容以承也與共而立共字同解三嗅而作非謂子路有殺機也彼山梁居高見遠別有所窺耳亦以見色斯舉矣之意蓋使嘗居一處而不遷即甚

髙甚險之處人力且及之矣○楊尹兩註說透大旨吾輩須於此討出個活孔子來

上論卷之十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許啟祚佑之甫
王弘圻我疆甫訂

下論卷之十一

先進於禮章

野人也君子也不是止述時論這個批語消許大力量即有些見識的也被他迷了即有些骨力的也被

他降了從風而靡逝波不返而先師的本領纔顯○前列開如此而以吾從先進接住鐵脊梁中有無限情腸直欲反出人生之始與大家看

從我於陳章

從過苦難的原與別人不同無限情思何堪回首○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雖有軒輊却都是實學乃孔子隨材成就的當時以之相從原是一部經綸之手各期展布千載下讀之還有與

回也非助章

言下求解即聰明的也有時不說無所不說四字極其刻晝盖有得於言之外者矣踏其實地故即語言文字而無不真有得於言之先者矣會其本原故隨枝分派異而無不合○喟然一章便是此書註疏

孝哉閔子章

註中實字極當盖人之行誼骨肉間或相容掩而旁人則無不苛求人不間言原也是實

南容三復章

言原是大事信口說者壞事壞品許多不可諱的勾當都從此來南容三復者盖因讀之而警醒遂無時敢忘耳不是誦讀全在體驗中討出此詩的實光景來也好古敏求只是個三復吾輩讀論語後還似未讀論語前之人便是不曾讀序中程子三段極可玩不然即萬遍不算三復○不可為三字無窮趣味誠能體驗之歷歷光景原來不爽即懸河之口只得貼上封皮金人銘當參看

季康子問五章

三千徒中单推個好學此際可想總在喟然一歎章描寫曲盡死而不能具槨高風可想此是屢空證佐而賢哉實際然夫子恁樣愛他恁樣惜他喪予之噫夫人之慟這其間來歷最微而顯顏亡而孔之道有不盡傳者誠非虛語而請車為槨則不予門人厚葬則不可豈其以心上人而薄於死後此處誠有天則

在焉賢自是賢慟自是慟厚葬則不可乃見聖人純乎天而人不與彼二三子從厚者之未遊其天也猶父猶子從鯉比來到這事窮情迫處言言嘆恨往復回環烟雲萬頃合攏看之不可草草

季路問事章

文法極妙就問翻跌即得老脚程註極透○人之非即鬼之責故子臣弟友慥慥自盡事人即所以事鬼也直為生罔為死故踐形盡性惺惺當存知生即所

以知死也

閔子侍側章

總是剛的意思不剛者便非骨格故夫子樂諸子之可教也然剛可具而不可露至於太露者便有些没回轉夫子極是剛的而韋編三絕五十學易仍有許多妙處柔弱者生之徒剛强者死之徒這卦原准

魯人為長章

觀閔子之言便見原是可仍的土木一興所關非細

從來以此敗國者甚多閔子欲寢這番舉動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夫子深為擊節○為字對改作字看可見不是舊臺址而更為潤大以壯觀美也功不使兒必且役人財非天降必繇人出國家多事往往繇此

由之瑟奚章

孔子鼓鑄羣賢各還本性由之氣質洵汰未到中和之體未得躍露因其瑟而警之由之瑟丘之門有味言這門裏不曾教這様生活也要着他認認門兒蓋警醒之故不嫌峻厲門人不敬則聽銃響矣以為果非門中人也豈知其已為堂上人特非室中人耳彼門人者政門外人還夢不見子路脚底○堂室如註觧借字形容從門字連類來

子貢問師章

何名為過何名為不及須曉得道是如何纔好據以為評此章根脚具在中庸至於過猶不及一語尤為此章適主吾輩向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一求氣象如何則知聰明才幹龍蓋人上的與天命之性曾有一

毫相干否此際甚微未易語言形容

季氏富於章

孔子東周之志全要扶公室抑私門而門徒中乃有為私門羽翼者可恨之甚非吾徒也一句煞甚利害○魯之政季氏專之孔子亦算做仕於季桓子但一而借季氏之用而陰以扶公抑私為作用如三都之墮便是反周為唐的師範冉求乃死心塌地為季氏

着實該赶出門去

柴也愚參章

人之用功各從偏處對症而各人受病苦不自知全借明眼指破只指出病在何處則所以用功各人自討不待言矣○愚魯辟喭是氣稟帶來變化之權全藉學力佩韋佩弦各自去尋

回也其庶章

安貧亦是一節而回之安貧則比別人不同內重外輕全於性分上討得過活即一節便是全體故庶乎之下接以屢空這塊光景細參之不是顏回處此必定動盪一番賜正坐此病並舉然有深意

子張問善章

天命之性廣大精微高明中庸須苦用學問工夫纔得透入區區天資縱多暗合終與先天之竅覿面相隔故善人以不學處見長而即此成短○不曾徹悟根原脚踏真境縱不為惡於善之滋味何曾嘗着

論篤是與章

往嘗以厚不厚分好歹豈知人之巧也更以所與在篤因而為篤其歹乃滋甚須別具眼

子路問聞章

夫子隨處答問一言止對一證非活套通用的如此章幸得湊在一處遂被人詰問發出老脚其餘的都該類推勿以無赤之惑而遂倘徉過去也○有父兄在是見該與長者商量恐怕行的錯了非稟命儀節

○註中兩不患有來歷不然似少了一段

子畏於匡章

註謂夫子遇難回必捐生一段儘有意思然夫子何以在乎則回蓋知之子在二語似謂夫子一定不死回怎敢死如遇難無方只硬去死者非聖賢也

季子然問章

先失驚以掃其興說出大臣是如何則一向季氏勾當二子所以事之者何如口不言而心自省矣嗣因

從之一字又說弒逆不從話頭更怪陰折其不臣之心一抑一揚都是故意

子路使子章

治民事神原是學的實際然亦須先參透消息方好下手○註中子路之言非其本意數句極得

子路曾皙章

夫子志於經世故以知爾問然點之所對却似與題目無干夫子何反喟然與之三子以才技為用點以

性天為用天命之性隨處而在隨時而在遇不論顯晦境不論廣狹只是個素位而行活潑潑地絕無道德事功之分此便超脫了三子却又總包了三子彌綸天地只是等閑生活故夫子與之政對得本題○天地造化天地之尋常帝王經綸帝王之日用曾得此消息則許多分別執着争持擬議都用不着○時方暮春故如此說如在夏則言夏秋則言秋頭頭是道不煩揀擇○素位而行原總括了天德王道而素

位亦不易言矣彼天性原不離時物如死着時物便不空靈時物雖有形色而莫不有不見不聞者以主於其內故死套曾皙祗說夢耳白沙云小勝江山大勝詩斬關直出而重圍自家真樂如無地傍花隨柳也屬疑○前異撰之言是他病夫子欲得其大意故慰以為何傷后評論不已必欲夫子說三子一句不是又是他病夫子故不肯說只鶻突答他一塊妙趣曾之長處短處俱不可掩

下論卷之十一終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　童胤繩甫
田　芋景陽甫訂

下論卷之十二

顔淵問仁章

萬物一體之心原是我的性命自私自利之意就是害我性命的對頭性命出亡只因對頭得勝如今為

仁時要恢復性命只得和對頭儘力鏖戰求個你死我活即禮是仁非二物也即克是復非兩功也一日克復即一日天下歸仁非兩候也為甚麼把個八荒我闥的家當自家隔開這的當我不自家拚死力去做待誰提調故要復我的性命須索尋住對頭費盡十分力斬盡殺絶我那闥八荒的家當纔即時出現而着手處就在視聽言動上看非禮勿字捧住天根力勦私欲是何等力氣不如此做不得仁者請事斯語投袂而起千載下讀之便見作聖的在行先儒乾道之說亦妙○克已二字道破根原而由已二字提醒機括吾輩一向浮沉恰似不由已的四個勿字全是由已○顔子自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就是此說○萬物一體之心仁也而謂之禮者就其為萬事規矩天然條理而名之也○害仁的是已克已的還是已猛虎項下金鈴誰能解得繫者解得

仲弓問仁章

把此心以無敢慢持住匹夫匹婦亦能勝予己所不欲斷不以施此是一套事敬恕之分不可○吾輩簡點待人之時那得這樣小心恠不的家也怨邦也怨○修已以敬一句便該盡此章彼以不施為恕者是安百姓果在修已之外也

司馬牛問章

其言也訒下字自有意思牛只當做訒言便小看了夫子點出為之難三字則言有所以言訒有所以訒

就是千古神聖亦只個為之難便了一段活精神在裏面提調着豈緘黙之可倫也○論仁而曰先難為之中原有無限不易的光景只是為者自巳嘗着便自然不得不訒了可見易言的人原未曾為○子臣弟友為之着落有餘不足難之境界不敢不勉不敢盡為之難而言自訒的本相

司馬牛問章

機括與前篇同不憂不懼豈是粗心大膽内省不疚

四字豈止君子而巳也○有疚則無得意處而憂且有負愧處而懼饒他强托自在矯鎮從容而憂懼乃愈甚看來惟心最靈自巳亦不能掩會算計的大用工夫不使留半星兒疚惡便占了天下第一等好漢討便宜的緊○不憂不懼是受用而内省不疚儘不容易中庸大學只此四字括盡咬定精鐵寂寂寞寞冷冷淡淡萬苦千辛纔掙的出來

、、司馬牛憂章

無意思的人同堂即胡越有意思的人四海皆同胞四海兄弟之言真是宇宙間一段真消息豁開心胸展放眼界註乃深為駁正非矣不知此言是呈過稿的○無失纔是真敬有禮纔是真恭

子張問明章

註解字字的確一辭莫贊矣不行字是安心加察故能察字宜玩特以為明在前邊似非夫子蓋謂於此處不使得行纔算做明教他莫放過也不是推原至

於覆說一遍加一遠字分外精神不可草草蓋見這眼前舌底咫尺之間隱伏遼杳千山萬水不足盡之能於此處破得真真是遠故視遠惟明而極遠在極近處

子貢問政章

極妙文機要卓表信之為重先三椿並列次搜尋可去者到得與食相較還要去食無食則死是豈可去之物因發揮兩句言死是免不了的死何足怕只一

個無信便無所以立了民至於心不可知何以為國故國以民心為根本〇兩個去字有生活是指為政者下手着力時於此處且不顧也終日要三般齊幹不得已且拋下兵又不得已且拋下食至於所以使民信者郤拋不下夫民豈有能自信者全在上邊鼓鑄不去信是上不失信〇自古二句人生真面目有國大根本故學術經濟二而一者也

棘子成曰章

文質原是離不得的離質而文不成個文不止害質離文而質不成個質不止害文不離者文質之本體强離者世人之意見所謂合則雙美離則兩傷者也當時文勝故子成之說君子存質去文其意亦好特未識文質的本體依他說時亦自有病文猶質也文是質之文非質無由生文質猶文也質是文之質非文無由見質子貢之說是彬彬之旨何云胥失〇子成說君子恐亦未必純以居上論註泥之而云君子小人無以辨非不亦過實恐未然

哀公問於章

有若見哀公躭躭要加派百姓特與開解一體之意百姓者君所取足也他不足了問誰去取反正二語極其透徹萬世不易有若之言似夫子也〇哀公如再問行徹之法必以節用告矣提起徹字時已隱然見先公曾以此足用不反其本純議增加到得民不聊生事不可言

子張問崇章

主者終身不遷徙者隨時變易似為兩樣工夫郤是一套事情忠信與義原是合併的主忠信在徙義内主徙義在主忠信内徙勿二勿三之内而因應者自神千變萬化之中而真嘗者自若〇欲生欲死在兩人已可笑在一人尤可笑人情之偏往往如此夫子每指出令人懼然驚醒想夫子於人情中磨勘理欲境界真無處不到好着己的工夫然必是子張有些

齊景公問章

往嘗論政還說些運用經綸到此只把個人還其人就算為政極新而極不可易原是對症立法却也萬世通行的景公反發幾句極是感動到得有粟難食自已立下個卦

片言可以章

片言折獄卑指信在言前說故記者緊附無宿諾於後尹氏註可看〇吾輩看此要覺言出人不信是甚

根由而思量無宿諾是何等境界倘我們指天畫地累牘連篇人只當春風過耳也倘我們把滿口承應的囤放在家裏停閣日久屢催不應如此反身看來此書自有靈氣

聽訟吾猶章

范氏源流本末之說有味明德君子以實心為民照臨之如日月覆載之如天地誰無良心而尚多訟哉〇大學中庸具載其詳吾輩細證之皆合不必縷指

〇夫子目擊民散之久而傷上之失道遂掃聽訟的興致而發使無訟之說唯夫子有此心腸唯夫子有此本領這句話僉之覺春風從簾外入而斗柄自掌中迴夫子得邦家章子貢頗能摸寫

子張問政章

為政者初間亦多振厲而久則未必然外面亦儘張皇而內則未必然無倦以忠二語平平耳却把豪傑個個考住吾輩細體驗之亦欲無倦亦欲以忠而由

不得不濟了若有鬼物揶揄者纔知孔夫子原是作家

君子成人章

冷冷的提出這一欵極有關係一個人的美惡既關於本人之休咎復關於他人之禍福有一個君子出來所成所不成合攏算來多少好處小人反是多少不好處大凡人的善惡初間未定全係所成所不成這個機緣不是小可投在君子前與投在小人前門

宗各向人鬼遂分君子真是福星小人真是妖魅故此章不止刻畫兩様人心腸乃痛指兩様人的作用以見君子所以為好小人所以為歹非止就其本身論也○此是孔子道眼看破故如此説人知誰是君子誰是小人而避就之哉人豈有知小人是成我惡敗我美而甘隨之者君子所成所不成反覺難親小人所成所不成反覺易入故自遠於君子而近小人耳小人作用他把美惡來顛倒一番使人既便於私情而復得托於名理怎不去從到此令人深恨那小人

季康子問三章

三章同一説法康子都是責諸民夫子却都要他求諸己要着民正須子先正要着民不竊須子先不欲要着民善須子欲善非苛求之也民之不道原上有以倡之除了身先原無別法○政者正也顧名思義責將誰諉少不得帥之以正康子一向果不干正否

夫子此語最善醒他○竊者欲也則欲即是竊上以欲倡夫子看他即是盜且以一盜而起衆盜語微而顯○殺字是不得已而用的為政者自有化民之法怎用此字君子小人指分言根為政二字來盖上行下效萬世不易之理也二德字活看○子長子短明説他不正多欲不善康子不敢作聲也只是理勝耳○大學齊治章便是此註道之以政章可參看民固各有良心又各有私心唯上所鑄耳故天地間有位

是一樁大道理孔子三提子字原有理孔子聖德而民不從化只是個不為上耳康子苟有二分德行民即景從矣

子張問士章

丈夫生世以宇宙為同堂達字原是本等而不識達字真脉絡遂以在邦必聞在家必聞當之錯投路徑夫子與他正過名來講個達是如何聞是如何一真一偽洞然在前求達者可不錯認矣○程註名實之

論破的○聞者亦知天下人心惟名理可以聯絡不知名理非可色取之物人心非盡可愚之場須索着底做來從無言之地自為翕張實意旁皇可貫金石原無論邦家隨處皆順境不然我欺世世終不為我欺就其炫燿聲名亦可得之而聞則有之達則未也○兩節字義相對一個惟恐巳有差池一個惟恐人看出破綻一個望內搜尋一個望外粧飾實修的原嘗若不足假粧的原嘗若有餘情也亦理也

樊遲從遊章

說先事贅個後得說攻其惡贅個無攻人惡妙在這一贅上偏從人的通病儘力下一鍼精神結聚於此仔細參之惑大概在忿上全不反顧故以一朝字身字親字輕重較來點他使醒不言辨而辨在文法與告子張同遲粗鄙想犯此○蓋世英雄本仁祖義不敢保他無得字意在內天下凡事各有所得只參一念在事時便把事成有為而為非天性本色○自巳有惡自巳儘力搜索猶恐其根之難拔有甚來由去攻人大要是非不容兩立攻人的意思原只是要覓巳夫子只恁通行

樊遲問仁章

聖人本意原只是愛天下非好專求知天下然愛的機權却在知字裏就人求舉避錯的俗念上轉動他有直無枉的良心故旋乾轉坤的手段全在一雙眼○遲之未達只在知人二字他把知人當不該幹的

夫子說出舉直錯枉能使枉直所以明知人是該幹的遲又不解舉直錯枉何以能使枉直覷他退見子夏述問知兩字則非疑知妨於仁明矣如其疑此則夫子二語巳剖斷了然何未達之有即夫子亦非誤認遲疑知之妨仁也遲以知人疑夫子以知人解而巳即子夏解出言富之意亦見夫子言智而實非智所能盡只就白文看首尾自有呼吸○愛人知人雖指本體而工夫在此要人着意去幹

子貢問友章

忠告善道字字堪味那有這等盡心朋友不可則止更有味蓋至於忠告善道而猶不可永無可之望矣如其不止取辱何益

君子以文章

仁之理在文非二物也友字承上轉下可見不然何不曰以友會文耶不可對○會友者多而以文者少惟其不欲為仁耳欲為仁須求輔欲求輔須以文會

友○提醒夾持俱於會字上得力文之載仁原無所不盡以此會友自有無限光景

下論卷之十二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蔚雲會應昌甫
孫奏雅君協甫訂

下論卷之十三

子路問政章

論政而以身先不是好為責備身不先人自不從此是天地間不易的機竅無倦不在先勞外先勞之所

以難者政以易倦也說個先勞豈是一二日可報最的請益二字原自巳不思耳程註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妙解○請益是他勇處然降得倒倦字纔是勇這塊地方實難打熬如不從本原上透出不容巳的消息饒有拔山之力也要倒褪故曰有天德斯可語王道

仲弓問政章

首三句舊以大體二字解之極中竅天下事原自有

提挈的綱領使精神呼動不用自巳搜索細瑣也焉知賢才愁的有理觀夫子之告自有盡知的法只在自舉所知也是大體○人人都有個好賢的心腸只自巳無權柄耳得一個舉賢的在上扯動消息呼吸踴躍轉相汲引即南山南北山北深藏遠隱的豪傑也都到我耳邊來此一定之機括上人只要撥機

衛君待子章

發名不正之害悚心戰骨此必然事勢不可中挽只

聖人打頭便看到底這樣是通達政體○名言事禮樂刑罰都在一處看既以此自為即以此加民一人脉了本心遂强萬人從其亂命只就輒拒父上看他禮樂如何刑罰如何原也難措手足○正名作用陽明先生之言甚得

樊遲學稼章

稼圃之學定上小人二字當一猛省而不如辭氣甚厲孔子原不是幹這事的人大學之道明德新民禮義信之好在我而四方萬姓總聯絡於一體此是吾性體生活放着提督宇宙的生活不做而却問稼穡甚小甚小○要學孔子須參透這性體不是故意說大話禮義信不是到臨民時纔有洙泗從遊日用尋常便是真境界要他打開這門

誦詩三百章

註以人情物理屬政溫柔敦厚屬言太執泥反無靈趣○人之情事之理詩中摸寫盡矣如有得於詩的

就詩自考就巳驗詩古來此人情古來此事理便一一俱是真境界自能用世○此言純為不以身體詩只吟呻佔俾的人說然舉世皆此病遂若經術自經術而世務自世務不通世務的人不許說通經

其身正不章

解在大學齊治章夫子看破此機竅永不可易正巳而物正天德王道一事也○使令而即從則聖賢祇為好自苦耳

魯衛之政章

本兄弟之國其初尊尊而親親明德而慎刑煞甚有道今也君臣父子之間綱紀淪没夫子此嘆意微而題作文只宜籠罩渾説

衛公子荆章

玩三曰口氣俱是知足無外慕之意人心大病只是不知足再無足時入子荆室中便覺心涼意静别具乾坤熙熙擾擾的自討巴結

子適衛冉章

孔子轍環列國那様心腸其所以施為次第千熟萬鍊不得見諸行事而於冉有之問畧露提綱天下事人皆以為不可為不知遇大手段的即能措置〇曰富曰教厚其生正其德纔是為生民造命當春秋時那復講此無惑乎以為迂而不用也〇此章疏解具在孟子〇此等書平正鐵板然却不可看得固然見在了如固然見在冉有何必問也要得夫子眼裏看着心裏籌畫的生氣

苟有用我章

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大宰見孔子不講富强而講王道以為取效太遲急不能待不知夫子布局極寛故百年必世猶未殫其施而提綱極捷即期月三年亦可收其效〇夫子脉絡極正而運用處有無限妙着故非拘板道學所可比也可也有成自已屈指審量原是實話〇註解自是然更要看得靈活尋行數

墨便成說夢即如用於魯誅少正墮三都這様作用可在那條教中尋耶

善人為邦章

人以為殺是必不可去的説個善人又是人以為不風力的故此言雖傳至今而誰其信之夫子却特地提起來着實信他一句此間意境最可咀嚼既估量善人資格又忖量百年時候是如何施為如何浸灌如何潛移默奪端的不枉〇殺字提起聖人便墮淚

人必為去不得聖人以為去得而究其所以去得要在善人百年之化善人或柔或和悶悶之政其不以殺見奇也有時令人不痛快然其短處就是長處全無風采饒有醞釀天地間自有條去殺真脉

如有王者章

此仁字指天下言元氣通徹無一處不到此全在火候○幾千年仁不得一次○自巳仁可以一日得天下仁則以必世成○即未至三十年亦稱治矣特略

有滲漏略涉形跡便不可謂仁中庸中悠久所以成物即此意

苟正其身章

指從政者說當時大夫越職犯分啟人效尤故云然季氏無君而南蒯陽虎反戈以中光弼不朝而諸將田神功學不復稟畏甚矣身之不可不正也蓋人所觀也

冉子退朝章

分明知其是政而故為此言註解極其明當魏鄭公獻陵之對原從此脫出○觀此則求之附益季氏原大失孔子之心

定公問一章

一言足以興喪原不可於條件中尋須從總會處討○知為君難之所以興樂莫予違之所以喪孔子不曾細解然意已了然矣作者按情求形要得玲瓏趣味○人君那個知為君難而孔子以為此足興令定

公猛醒那個不樂莫予違而孔子以為此足喪更令定公失驚兩般兜都傍得甚緊然不知為君之難正以樂莫予違實是一事

葉公問政章

聖人答問或就根說或就梢說然即梢可以驗根如此章是也近不悅非政也遠不來非政也悅來二字俱是强不得的

無欲速無章

幹不得天下事病原在此夫子自說自解極其透徹不必又添註脚○政原求達而欲速則草率鹵莽不得事的條理等不得事的節候所謂越忙越在後也至於大事一成勝小補萬倍而天下無全利全害之事只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見小利則大利當興大害當革者皆以小有所不能割而坐廢其成矣此千古之通患也

吾黨有直章

認直之差至取證父求理而不求諸心只在形跡上比擬遂落在此夫子以隱為直唱出天理的真面目來然父為子子為父字要認政破他原題蓋隱非直而在父子上是直也

樊遲問仁章

居處執事與人便把日用盡了恭敬忠隨在異名總是提良心作主非三樣生活也雖之夷狄見無可棄之時

子貢問曰章

聖人論士只論品格行已有耻極是高品使不辱命亦根品來似不宜截開作才風采取重不獨在專對時也次之孝弟又次之信果其品遞降而於子貢身上愈難者蓋删盡才華只以行已根基論也至於硜硜小人而猶為次則士之所重愈明矣子貢從政之問想打頭即有此意歷歷究來說不起他因指出問之難當夫子一噫無限長彈○所以斗筲只是個行已忒無耻耳孔子往嘗心裏十分不自在他故因問遂頂喉嚨噴出利害話

不得中行章

狂者千聖在握狷者一塵不染俱出世法之外人人不喜然一個是中行之神一個是中行之骨去俗俱遠於性俱近孔子特意取他以道眼觀之也此處不曾提起鄉愿而所以深惡鄉愿之意亦隱然在内○生斯世為斯世大率多講媚世之術狂狷却另行事

只管自家所見不顧世眼非笑雖其自期古人處未必即如古人不屑不潔處有時拘滯太過然終須望良心上尋路得夫子造就之便是中行矣第一件不可入堯舜之道者是闇然二字傳習錄中我在南郡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一段極可玩

南人有言章

人至於一事不可作羞孰甚焉一串下不可截對○善夫二字一無恒百無成有味其言○承字可惱七

尺之軀甘為承羞具耳○不占字根易辭用出其語冷而善入想起來不恒的吃虧如此為甚甘之真是不曾占一占

君子和而章

和是以理相投故中全有相劑而不肯雷同同是以情相暱故中止有相黨而不能和衷兩不字不宜寥落○晏子之論極透和同兩字相似而實相反士大夫於此辨心術天下事於此分治亂

鄉人皆好章

論其好之惡之之人尤妙在合攏參看此所謂真人品也兩邊說話各就所見人品苟真原無皆好皆惡之理夫子會看

君子易事章

君子之心只要以幹天下公事為主小人之心只要以奉一已私情為主主於天下事故非道不悅而有寸長一得皆收為用主於一已情故非道極悅而有

幹事之才者偏好苛求○求備非求全才只苛責其如吾意耳彼全不以天下事介意故如此兜搭○此所以君子在上天下人悉入於事之一途而治不必言矣小人在上天下人悉入於悅之一途亂不可言矣天下人孰不避上所難趨上所易寧直壞士習遂壞世道關係不小

君子泰而章

循理中之坦舒十分不驕循欲中之恣肆十分不泰

故真正脫灑惟君子能之小人即極快樂時無言之地却全無受用此須細磨勘不然鮮不以驕為泰矣○周比和同驕泰為其相似故辨之其根原一也

剛毅木訥章

四者俱於世情不相入却於天性相近就此看來便知世俗之外自有吾人的本相○楊註不屈於物欲不至於外馳解的當○自己一點真性自從出沒於世局之中圓活巧令日習日鑿而本性不可復識矣

玩此章愕然猛省

子路問曰章

切切偲偲怡怡俱是一團宛轉纏結之意不是徑情一擲兩開的此全與子路對證朋友兄弟之各施亦舉重意非全不相兼也

善人教民章

善人教民原不是為即戎而言可以即戎者即孟子王如施仁政於民可撻秦楚之意見善字中全有本

領培元氣者即所以壯神氣也聖門兵書不離善字所謂三句不離本行○七年二字原有估量程註極妙先儒這樣看書可法

以不教民章

當時只管驅民以戰那裏等教戰是何事而可不教耶教字解在上註○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而兵凶戰危必先以教孔夫子自謂戰必克恃此教耳

下論卷之十三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孫紹古獲甫甫
冀北翰鵬南甫訂

下論卷之十四

憲問恥子章

夫子把人看作爲世間有用的有道無道全不做些生活一味喫飯便是個盛穀的布袋原可恥○註中

抑揚非不有理然有道該保泰無道該撥亂都有事幹似非以有爲獨善意論觀第四節有道無道之說可想

克伐怨欲章

除根便是爲仁功夫今曰不行則蓄而忍之仍留根在陽明病瘧之喻甚妙○時文以勉强自然分難仁非也顏淵克己也是勉强只是從根上下手且仁亦非專論自然堯兢舜業是何光景圈外註自明○難在此非仁亦即在此○私欲橫來怎能克得日還需起良心來扶他作主而後私欲可退顏淵四勿拿禮爲君孔論無惡在於志仁不如此怎得他去

士而懷居章

千秋結契六合同堂是士的生活而曰懷居是寔足哉○象山語錄中覺難終日營營無超然之意一段可味○要大開眼界

邦有道危章

危字本領可想是人所以爲太激的有道時原自可歌詠太平而清時之佚事遂爲衰世之濫觴故憂治危明有一雙眼一片心與人迥別如但以爲不諱之朝可直行已志淺矣也算不得危到無道時擠子越重正色立朝更用着危字言孫者只是善藏其用的意思非止謂免禍也如止謂免禍連行也不該危了幽燕老將氣韻沉雄自有話說

有德者必章

因為相生遂令有力者負之而走夫子兩必兩不必說盡老脚中間光景自認之○意重不必邊恐人誤認做德仁也就是他本人亦不自知其非有虧夫子照破

南宮适問章

尚力不尚德已不成了世界南宮乃有此說神情無限不答而即出南宮原非懷疑而質自不必答自當出也夫子贊他二句亦無限神情然皆只是汎論天下道理非以禹稷比孔子亦非孔子避嫌不便明言之意

君子而不仁章

本心安心提醒尚不知不覺有昏迷之時豈其安心欺蔽而反誤打誤撞有清明之會君子小人一串說下意重小人邊○萬念真中不敢保無一念假萬念假內不敢保有一念真○仁字是念頭全真足色處

愛之能勿章

玩註意是指教為父為臣的意言不如是非愛非忠也點破忠愛的真而自令人自省自勉

為命裨諶章

各盡所長有和衷意夫子取之在此○舊程文重子產就左傳看出亦有理○當時鄭之保國賴此辭命原是大事

或謂子產章

此處論人品語甚冷有得於象外的來歷聖人別有主張不隨人口吻○須想子產極猛何以一惠字概之子西儘有可稱何以而彼哉外之管仲何如人而以伯氏無怨償之一個原是惠人一個原是外人一個原是功人○子西可惱全在仍僭此處一差便非吾道中人夫子看得民無二王道理極重○寬猛之論是子產自家註脚○管大夫實是當時不可少的一個人

貧而無怨章

就人情立論夫子真不迂濶若自養定后兩處都不難又當別論○此語要人有咬定精鐵的功行此處撩不倒便是大道真根基孔子自述疏水之樂稱顏淵陋巷之樂又謂不處富貴不去貧賤為君子不去仁的實際消息可想○陳白沙為一峰作誌也只叙他瓶粟竭矣

孟公綽為章

公綽之不欲夫子眼裏數得着而却知其非大夫之才為家老趙魏有餘為大夫滕薛不足則曾用為大夫得失自見枉才而用則為棄人楊註有味

子路問成章

禮樂是性之中和乃天則也才具鑄以中和則全是天性作用非智廉勇藝之可名矣此見成人全在涵養恃其才質物而不化只是凡胎○天則在我真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此個老脚要實實討出○有了禮樂二字便成聖人矣中和之極一團涵養得來夫子說到此語豈不是人的足色而忽上心來深有慨於今之士習全無行誼却只一味圓熟把人的本色全然丧盡因只緣行已的根基且不消細論涵養而日云云○見利三句吾輩當於實際處討求這義着實難思這命着實難授這平生着實易忘當下光景慣熟亦不自知其不思難授易忘也求一個兩端交戰的也不可得○聖人論成人如此都是着骨的生活這人難做怪不得士大夫之逃禪也

子問公叔章

三不厭是解不言不笑不取之告所由來註中不覺其有是句極有味然三個然後做成三個不厭純乎天而人不與此至聖景界文子為人斷未至此

臧武仲以章

楊註極好以防二字是書法○仲尼眼利害

晉文公譎章

就二公較量耳非對王道言也○二公皆顯伯夫子

就中發其隱則文自難與桓並○桓在前而如此序者盖看到文公而有桓公之思也語意可想○觀下邊相桓的批語則桓自難得

子路曰桓二章

由嘆他在不死夫子說不死的○則嘆他在相桓夫子說相桓的功大要仲原是可以無死的而天下又必不可以無仲故云然道理當如此看使是不可不死的亦必不如此說○當時事勢已屬岌岌手挽天

河全賴仲父看到關係處纔說話不肯虧人○九合諸侯是幹尊攘之事楚之跳梁向非有人攩之則共主難保守府而天下胥俛首以聽僭王之夷矣荊楚僭王春秋以夷狄待之被髮左衽根此○仲可無死與魏徵事文皇同若異姓為仇怎說得

公叔文子章

文子謚文指修班制以交四隣社稷不辱原不曾議及升俱夫子從此處着眼見他心事光明夐異俗套函口與之須要設身處地能於此處無嫌忌否纔覺文子真可為文○可為文只指心事處要活看夫子論斯文原與世間別有境界註順理成章死泥强合便無靈氣

子言衛靈章

無道而不喪見用人關係的緊要○三子長處輕只重靈公用當其才

其言之不怍章

就他輕言便知不為註解精當無必為之志妙哉與言之不出對看自明○不到為時便知其難這梅花數最准

陳成子弒章

春秋時大病在亂賊公行孔子撥亂的手段從此處下手即謝政家居而此心未歇就會振刷以正天下適有陳成子之事沐浴之告意謂行此一節可以制三子且謂名目甚大哀公可就此一事以硬使三子

事固貴有義理而尤貴有機括此個機括夫子眼裏瞧住分明以收太阿之會引調哀公而公乃曰告夫三子只此一句事不可為矣既自已要聽命於三子三子安得不反操行止之權哉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二語多少意思一出而自言無限感嘆一面對三子無限諷刺○夫子不是好兇攬其心誠有不容自已者此時春秋已絕筆矣東周之志即哀甚不減也

子路問事章

戴天履地無半點為私的心而遇有差失却不可依阿須要犯顏一連說無軒輊

君子上達章

同處乾坤共此日月而一個往上走一個往下做本人都不自覺○達字無盡頭非曰走至何處而后止○上下原無盡一生也無窮極故總天下萬世之君子發揮此上字不盡總天下萬世之小人發揮此下字不盡孟子無算二字極有味○理欲之解自是然却要曉的原頭尋着着落

古之學者章

二語斷盡根底程註極確中庸闇然的然便是此書○已處也有人但他只是為已人處不離已但他只是為人○陽明云今之學者講來講去直是個伯者學術○已原不可不為人則何故為他此二語極能提醒人心當今有志者通身一汗不止刻畫古今已也

蘧伯玉使章

人終日無着手做工夫處便終身不知已的分量說個寡過也怕低了名頭矧又曰未能乎使者言似謙婉實把真正學者的實際道破真真使乎這主人心事非這樣使難傳○吾輩終日該有所為觀此章那可散撒

君子思不章

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有味○思極是易蕩的

不出三字有力在○天下事以侵成曠今日之思止能辦的今日的位不出位纔可算得清把得定

君子恥其章

往嘗論言行已是矯偏字眼此處恥字過字更為加意有餘不足之勢須操這樣低昂不平乃所以平也○饒恥着尚不少饒過着尚不及

君子道者章

自道言夫子道君子者即所以自道非謂謙也○非

夫子自能之何以說得實際出來

子貢方人章

為學自治原無方人之理註中雖亦窮理之事專務為此等句把方人不肯說倒泥於暇字賢字意耳不知孔夫子一生原是自治無暇的此言固以點他悞處亦分明示以為學的本色

不患人之章

知便指能說患不能便要求所以能看起來已不能而患人不知知是知個甚麼殊不可解

不逆詐不章

此專為逆億的人說他自負明察不受人欺以為好手夫子却說不用逆億自然覺之纔是本領○逆億二字最不端用不着固自為小人用的着亦共為小人豈是除了此兩字遂無自免之術耶吾人生來原帶得一個覺體來無感則不為先有感則不為後覺者能之○逆億是未見彼如此而預設以待此處一

片機關不成心體先覺是彼既有詐偽而我自覺纔虧不了人的心纔成個已的心賢哉○所以先覺此處亦未細講而不外誠明之理天下實情在實理中實理在實心中極實的心便極虛明我以肫然成了湛然彼山鬼伎倆自不能掩○詐偽的人縱饒巧奪天工然原非其質即緣飾處便是呈露處胸中無物者自然先覺

微生畝謂章

有道見無道隱原是正道然如死執之便是固矣夫子自揣材具無不可為之時故到處覓機緣有一線之可藉以展布便可就一國以為政於天下則栖栖正是他與石隱之人下鍼處○疾固固字即果哉果字○亟以道理格眼繩夫子豈知真正道理無格眼

驥不稱其章

力德原是兼有的而世俗取驥專以千里夫子特為校正言在驥中意在驥外尹註是

或曰以德章

看此章乃知處事自有個天則不容人加意其間一為加意即好意也不停當何以報德一句極靈足破此關把德還將去報德如報怨只以直罷何等天然○受德於人只得留意去報儻值可報之時即委曲些不為私加厚些不為過怨如何比得○直字論其事之如何既不可挾私以往又不可曲意以為

莫我知也章

聖人無聲無臭與天載同體原是人不知的自是無意人知然却要把這段不受人知的消息傳與門下故發揮如此○我這一點靈明乃天之所命即天之所以為天也於子臣弟友中實落去盡也不管造化的順逆也不管遇合的窮通只管默默無言滿盡此心不離日用修持直與天命相對此時就平地便上了天人只認的東家丘而已那知他精神已出風塵之外翩翩羽化耶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虧他自傳影神○不怨不尤要着眼下學難處政在此有多少屈

情多少虧價的滋味要打熬總算學人不能知政為此○人自有一天人各有一天孔子只知了已便為天之知已吾輩只知了我便為孔之知已天不在天孔不在孔萬古此下學萬古此上達只要寂寂寞寞苦自進修毋以天不看顧人不做美稍灰此心耳

公伯寮愬章

分明管公伯事而夫子以為不管人事還是管自已

命事說到此處真令人鬆閑樂易洒然悟冷然覺薦
纓不平化一道清風而去○兩命也原是實理匯祇
自寬寬人也

賢者辟世章

遇合未偶有意思者大率引去其辟有四或以世或
以地或以色或以言鴻飛冥冥世事可知矣○所遇
不同非有優劣極是

作者七人章

天地閉賢人隱作至七人成何世道意與上章相承

子路宿於章

晨門何人而為此語可當七人中之一矣○知其不
可而為即是諷語然却把夫子為人心事一句道盡
○如人病即甚不可為而治者不忍坐視須要用藥
直至無可奈何而已此是聖人菩提心

子擊磬於章

荷蕢者聆音察理煞是異人姓名不著而神采如生

○彼講當巳之理意極懇至蓋以夫子為不能如此
果也宜知政於莫知不巳見君子半頭進步不忍恝
世處斯為難耳如只一味采有甚麼難○彼亦不是
全無心於世只講無道則隱者觀莫巳知也斯巳而
巳矣如有知巳亮不甘心於巳可見此等處要着眼
時文混講一套高尚語便成說夢

書云高宗章

何謂之疑謂一日萬幾不容不言也此專疑高宗一

人事而怪其不可信想也是相緣於文宣莫行之後
的話說夫子說何必高宗古人皆然此語有意政對
他發問的意思總巳以聽以解三年不言全只在發
明喪必三年之旨有這一着付托便說不得古喪禮
難行了

上好禮則章

好禮是自納其身於軌物再沒一毫便安放肆之意
彼民見天子崇高尚爾兢兢吾儕小人何敢自跳法

紀之外而不奉令唯謹耶○使民亦是指轉移他說好禮之君原無亂使

子路問君章

說個己原就有人在說個修原就有安在特止叫做己叫做修耳子路以為止於一己既聞安人又以為止於一人而不知無離人與百姓之己無離安之修也觀而以字可見非二事矣己不成己者害着人也己而害人者昧其人己一體之心也人己一體原是

本心而自私自利遂竄入而爭勝儻不亟為提醒兢業以操之鮮不昏昧放逸而損人以利己矣故曰修己以敬敬者當惺惺法也所以當提一體之心為主而不使自私自利得以乘也即此以修己而人與百姓皆安也故修己最難也堯舜之所猶病者病己之未易修非病人不安也修己以敬原不是易看的天下再無此外事體聖賢再無此外工夫

原壤夷俟章

記載此章只在聖人數語見得人生而無善可稱便是世間一害聖人所痛惡者

童子將命章

居位並行亟以成人自列原是後生一大病痛夫子欲挫之故使他供使令之役見聖人造就深意

下論卷之十四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許文漢抱樸甫
李芳春來一甫訂

下論卷之十五

衛靈公問章

强兵二字是春秋列辟的命根策士求用的勝着而以當孔子之前遂成氷炭孔子別有一道救世的靈

符在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一句內明日遂行話不投機半句多也連日子記上煞有意○孟子我善為陣一章君不志仁為之强戰一章真孔子嫡派便是此書註疏○俎豆之事活看只是廟堂上雍容禮樂話頭所謂文德也富之教之好禮好義好信便是○真俎豆原帶着折衝如全無神氣只一味樽俎便是叔孫通的下脚○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教民即戎孔子所訓我戰必克且以自道如文武問陳孔子必聚米借箸矣只為靈公所問便是死戰陣全無靈氣故不告而去如不活看執泥章句把聖人看成一家貨了

在陳絕糧章

直道事人自取其窮是君子的本色固窮固字活看惟其君子窮有固然小人善濫怎肯受窮故天下無窮小人○做君子全撰得窮字然千古惟窮字兇撞舉人一體驗之孔顏造下這局面要入此門者嫌窮字不得○送窮文亦可一盼

女以予為章

子貢一向當就夫子是多學而識故夫子如此發他果然如此而見夫子話頭知道錯認了故曰非與夫子亟說非也予一以貫之言下湊疾不容閒語○一貫即參乎章意而註分知行支矣天下那有兩樣事兩樣理○天與我一點靈性千變萬化猶游刃有餘如不從此處下手縱一覽無餘能記得多少謝註極有味○鶴林玉露云子貢多學而識弄一車兵器者

也曾子守約寸鐵殺人者也有味○學識如何廢得只要有主腦

由知德者章

有德人或自謙知德無不自任然德不是玄虛之體知不是寂滅之機日用間種種感應無非修德的着落則無非驗知的卷宗今看來有幾個不露了馬脚再莫輕說知德了○夫子這話極冷一句眼裏看倒了幾個學者呼由而告必是相干註云爲慍見發想

不誣

無爲而治章

任人者逸是舜得勝着處絶尭意似未必恭己南面正是無爲之象而必欲穿鑿道理作篤恭說亦未然

子張問行章

聰明伶俐人以爲非此行不去而仔細思之至誠未有不動不誠未有能動人心原是不可欺的忠信篤敬之外別無可行之法然忠信篤敬不是操三歇五的生活參前倚衡極善刻畫夫然後三字要玩蓋偶然敬信人亦有之只爲不勻遂不足色而遽以爲此非可行之道這是人的通病○敬信時也有吃虧處然所謂蠻貊可行者就到頭算帳也故行有不得不責人只求已至於吃盡虧時而金石可貫矣故夫然後三字極爲要緊蓋妨操三歇五者之以不足色之敬信而來破壞此公案也○參倚不可泥全要活看

直哉史魚章

二子兩稱之直哉君子哉就其品而摹畫不可着低昂意總此有道無道而其行不同人或以爲一是則一非而不知其皆足稱也可見道理原是活的尋行數墨其謬奚啻千里○各在無道邊着精神後節可字非無謂

可與言而章

主盟斯文者提醒人心自是要言而言之得力全在知人失人失言而失字有惋惜悔嘆不能已已之意

然二句一連說來末二句復加一亦字極有意蓋人才難遇覿面而失豈是小關係然恐怕失人遂至失言者勢也兩樁病是一個根只是不識人耳故智者得之斷不錯過函關紫氣亦不至對爰居奏鐘鼓也這一節是坐皐比的須知

志士仁人章

夫子單提仁字喝破人生大事從富貴貧賤處發揮一番造次顛沛皆必於是已吃緊痛切矣然猶未說

到死生至此以寧死而不忍去仁說一番直窮到無可加處何等精神妙哉仁乎信得及者便可以脫離生死怪不得史書上視死如歸者接踵而起初以為是他膽大輕生不知其為不忍害仁也○害字成字宜玩不然使生而不害仁則輕死與仁何干○傳習錄中龍逢比干一段宜看

子貢問為章

事賢友仁二句要看得若事利器意出蓋以友輔仁自是不易之理就如制事之必有器而使其所事之大夫非賢所友之士非仁就是鈍家火如何善得事觀二其字二者字分明有揀擇意賢大夫仁士是踏實地算清帳的人我事之友之他自然不肯棄我我自然不肯自棄○事他友他須要辦一片受約束的心腸不然為甚立人旗下子貢悅不若己的病須得這劑藥對證

顏淵問為章

只以制度文為論根本話原在前有了陽明之言最確莫當做天大事而強穿鑿道理也○都是就人所易忽處說一番鄭聲佞人是令人極受用的又且無甚可驚可慮之狀不着夫子透底眼目誰知他令人受用處伏着戈戟也○莫說為邦只一士庶也惱此兩般雲霧中吃盡了他虧也不埋怨他

人無遠慮章

無遠慮有遠憂宜也而曰有近憂妙哉始知長慮却

顧的是為眼下○蘇註極妙最有機括該一字百圈
○天下事勢原是有端有委委復為端的雖極遼遠
然可以處窮之孔聖人原是補天之手○必字是不
扯謊的

已矣乎吾章

此語見前矣特加已矣乎三字便有無限烟波又是
一重公案

臧文仲其章

自古權臣無不蔽賢匪獨量隘實是持位保祿之心
勝耳知惠之賢而不與立是何心腸竊位二字化工
之筆大凡偷來的原怕人奪去○此當與升僎參觀
同一文也誰假誰真○天下第一件中用的是賢人
臣第一件當為的是薦賢而第一件可惱的是蔽賢
孟子以為不祥之實真不誣也○當初無人看破他
虧夫子燃犀照之

躬自厚而章

聖賢道理原是責已的而人倒用以責人人既不服
又不能堪自多其怨耳孔子特為他掉過來何等的
確○躬的事迹着落在人故厚薄不宜平對觀怨字
豈有於人無干而人遂怨者○要換過這脾胃來須
得痛痛的一場悔悟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
鼻香緊說着自厚不覺的已責人了

不曰如之章

人只說孔夫子會為人如之何誰知還得本人自已

如之何○天下之事難言矣有在理中者有在理外
者故變態萬千須一一預算總然算有不到而人始
得從旁佐之如自已一味冥行旁人何處下手○一
連兩個如之何纔見熟思審處之意

羣居終日章

言行二句刻畫沒意思的會友曲盡矣不必用註解
只拍心自想是如此否難矣哉三字包含無限最可
深思○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似乎強填而其實不

差先賢用功實着於此可見

君子義以章

人的品格就在人的作用上造出而盱衡宇宙人之作用大率可見卑提出君子哉來做個標準○義是主張禮孫信是斡旋個個字如天建地設最宜體認四椿皃會在一搭裏如油鹽醬醋之入於鼎烹各味俱有而無跡可尋特知味者咀嚼之覺道是如此如此耳○義字皃從先天一竅來為萬事定盤星而埋

沒於重陰積蔽之下不得出頭久矣以為質的君子外破了習俗內破了意見義之本相始露極不容易然亦有事既當為而為之或過其應得之分數或失其運用之機宜又或體段不差而着實處有空總是豪傑通病故禮孫信共湊於義纔是純乎天而人不與纔枉不了名君子

君子病無章

知是知所能也此言特喚醒人迷惑病

君子疾沒章

名者實之賓也丈夫生世一場無善可稱媿死媿死赶末沒須亟亟豎起

君子求諸章

人生在世感應作用千態萬狀然論其欛柄原止有自已可求人如何求得○君子之求處處都討落着底小人可是捕空

君子矜而章

不矜非名節而爭則為矜累不羣非度量而黨則為羣累此是好人易犯的病痛世道受其弊有不可言者夫子拈出此語言纔是真名理直刺當世以斯文自任者心窩○履仁蹈義原是本分豈以為憤激之場胞民與物原是本體豈以為阿狥之地此處只要看得破

君子不以章

王辰玉以公於聽言一句為此書開光明○其言是

其人非以此法行之庶不吃他虧而可得他濟聽言者之所須知也簡作用人取言者原不是上句話原不曾究奈何板對乎

子貢問曰章

何處討此捉法孔聖人除此再無衆當將心此心一點陽氣順布將去天地變化草木蕃

吾之於人章

毀譽兩字原是人之通病而他毀譽的私心以為也

足係重輕耳孔子以斯民直道一句提起天根遂把好毀譽的與掃盡○直道人即不能自盡而無不以之論人夫子冷眼看出此消息特為點破

吾猶及史章

此二事似小而關係於人心世道者不小夫子所以感慨猶及今亡日月幾何江河愈下○大要穿鑿與刻薄病亦同根嘗見聰明極了的人便是半毛不拔的人天地元氣剝蝕殆盡春秋時之生孔子其貞盡元復乎於霜落水涸之餘天根密返此全是造物的妙處

巧言亂德章

巧言小不忍註解俱確不可易○修德建謀是君子做人的大題目而妨其亂之者夫子眼見有意於德與謀而兩無成者都坐此病○德性原是廣大的故巧言者恣其圓轉奇變之談原足以移易人而不自覺於此不亂全要有識大有所圖者小自有所不必

計此定理也然非具識者明明看透亦安能強為乎忍

衆惡之必章

衆字兒有許大氣力而夫子以一人抵住蓋謂之衆固非小人亦非仁人其好惡或未必有私心但難保無俗見故須得一一過目夫子當初使眼自許○必察還得孔聖人他自家有境界纔遇物能識

人能弘道章

道得人而現其大人亦得道而成其大然其實人之

能也雖說弘道之時道若弘人而非也道能為可盡
耳人不盡道奈人何○道聽弘於人人不聽弘於道

過而不改章

不改始為過似乎權論而實正言○人之不改者政
以為既過矣何以改為又以為改則自認過矣文之
為便使其知過非即為過其為過在不改上亦何樂
乎不改哉

吾嘗終日章

學指實踐說飲食之美必親飲食之而後知徒思者
縱眼前活現亦鏡花水月耳

君子謀道章

食亦要緊奈何只謀道不謀食蓋食之得不得不全
係於謀不謀謀食的也有忍饑之日謀道的也有食
祿之時故君子之所憂者在道不在貧

知及之仁章

知及原少不得仁守仁守自是為重而莊涖動禮何
莫非天真散見之處其不可疎畧總此仁之全功也
文公總註原有此意

君子不可章

用違其才不止虧了君子之長并且棄了小人之用
可不可而遂都有此便是聖人治天下的手段

民之於仁章

人以水火為切要者賴以生也然水火止是形生仁
則民所賴以神生形神孰甚焉且賴水火以生復有

蹈水火而死者仁則蹈之不死其於水火相提而論
豈不甚乎○這個比法極巧

當仁不讓章

這一路生活原是自已承攬滿拚心力容不得半分
兒躲閃豈止不讓師也即堯舜禹湯亦不讓他○師
字活看是人所遜謝的意思○天地間惟此不是中
讓的有不讓師之徒師必深喜之

君子貞而章

與矜而不爭說法同文夫原要鐵臂膊貞自不可少而却怕成了固執天理原是活物一味死執則仁義皆成弊病故君子堅確在透脫中○不諒就在貞上不可分經權

事君敬其章

此語平平耳然吾輩事君莫瞞心說如不為食便事不成了雖口談做事而其實第一件是為食然後知聖人之言有味也

有教無類章

類原是不能無的而有教便可無之點鐵成金教之權原賛化育木鐸此句春風萬里不止可使一時無類并及萬世○教門不廣的每以類拒人豈知要論起類來教何必有

道不同不章

欲集謀者須從同道中求之盖人之心思知慮各從其趣向不可强也經世者不可不知不然行且有吃

虧處

辭達而已章

有意非詞何以達然詞苟達意便可止達之一字乃辭之義也夫子眼裏極看不得浮辭○達字儘不容易彼富麗者政不能達者也然達也不是専主簡短○古今談文那似此一字訣

師冕見及章

道字要活不可當做古有此儀註如古有儀註則張不問矣道之本色全不論成規只心所不容已處便是師冕見彼於階席坐客位次固不得知而我聽其伥伥周章錯亂此心容已乎不容已乎從此處求道而道可知已○率性之謂道聖人渾是性○要識真聖人須知活道理

下論卷之十五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蔡學孟淑尼甫
杜萃芳完美甫訂

下論卷之十六

季氏將伐章

伐顓臾是患貧寡所謂欲也冉有被夫子詰責先曰欲之而後復回護夫子硬釘住欲字而極言其欲之

不可有國有家二節天下真經濟原從看透事理出來人心原無足時故患貧患寡越多越嫌少却不知大家各有當得分數均勻則和而相安吃獨食則爭而相傾讓着的有餘爭着的不足此定理也故沒個該指望人的所有之理貪圖於外的必然起禍於內到得事急誰忍的誰史書上似此影樣不知多少〇均與安雖連說當得其意不可尋行數墨當做並重觀均無貧三句錯落說來不死跟蹊徑聖人的妙處可想〇夫如是故跟上議論惟其如此故不指望遠人的所有也不服是犯邊境來只是納款非強負而至也安之者如其土俗各相守不科派他也〇蕭墻之內以事理推之不謂果有哀公之謀這卦忒准〇臣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墻

天下有道章

特為當時事勢立此課遡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註解甚當〇自天子出不言幾世

當失者原當自他出安得有別說〇只重無道一句只一個不自天子出便了不得〇誰知四十餘年後寡婦孤兒亦被欺〇諸侯曉事的盡節以奉天子則終身以至世世可永保富貴籌前兩點點不差

天下有道章

玩二節文氣當另為一章其義更長

政在大夫庶人議是當時見在的事體人不知所以到此來由總為個天下無道

祿去公室章

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與陵其上無以令其下註俱確當○故夫二字語氣鬆快甚妙

益者三友章

近朱近墨之說原不可易友中損益令人不覺一壁難親一壁易入旁觀則清當局則迷向非本人大有意思知得此處關係不小鮮不自遠於方正而自即於狐羣矣註語俱確○與前三位相處曰受繩束與後三位相處曰受奉承繩束則只見已有不是處奉

承則只見無不是處

益者三樂章

言雖雙舉夫子却是眼看當情之所自以為樂者個個吃了大虧因言樂上有三益三損一一刻畫出來上邊三般冷落寂寞除了洙泗師徒其誰過而問焉節禮樂道人善多賢友其境微其趣冷乃天命之性從此透現下邊三般無明無夜自在王迷魂陣下坡車○禮樂不是鐘鼓玉帛節不是聲容制度全在日

用間應事接物上討求應接中其當然而然極其中的去處叫做禮其自然而然極其和的去處叫做樂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此之謂也兩個字又却是一個理未有不合禮而得成樂不合樂而得成禮者吾人細體之自見然禮樂雖自有個規矩然却不可以方體定在求也只是以良心為主而因時因勢隨處求個妥貼便是這個禮樂看起來原是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的大道理然明明白白在世上現現成

成在心中而無人能與之合者蓋此非實行者之所能偶合亦非襲取者之所能附會吾人自已簡點内有萬不能割斷之私欲外有萬不能抵擋之習俗縱幾希天性一竅孤懸如何做得出來故學者真實得力處全在這個節字節者如馭馬者之轡如行舟者之篙操縱疾徐起伏輕重煞有一段深心在其總論之有大大主張其碎論之有細細分疏纔能妙合規矩之中跳出風塵之外這纔結果了性分而範圍曲

成宇宙在手所謂名教中莫大之樂地也○六損六益聖人老婆心切喫緊為人說破關節抜趙幟立漢幟令人猛省回首

侍於君子章

詞吉明白不用觧釋而聖人說此却不是教人官套侍長者言不中節自是非理此學問實際處豈可漫不經意

君子有三章

好色好鬭貪得描寫一生情態盡矣看來一塲都是血氣用事耳夫血氣原自有少長老之殊以性為主者欛柄在手却不聽盛衰於他故人皆未定我獨定人皆方剛我獨柔人皆既衰我不衰不分老少纔是君子○戒字兜有力量在只是以真性為主腦便是降龍伏虎手段○三般實不論老少俱有聖人隨時指其甚者

君子有三章

天命大人聖言宇宙間惟此三樣為紀綱原是當畏的吾輩於無言之地自已討出下落焉得不畏小人不畏原不曾自覺有個天命耳天命者大人聖言所從出原無二理○夫子提不知二字極有光景茫茫蕩蕩誰知有天性在中庸一書批頭論天命吾輩自思之本來面目急宜認識莫醉生夢死○刻畫小人處忽據目前見有的說來夫子也惱他也憐他○莫道莽草小人敢無禮全是胸蟠千古口倒三峽的呵佛罵祖無所不至他自以為見徹先天其實政是魔

境於正經天命分毫未解

生而知之章

純為困而不學的說蓋學者所以知之路而困者所以學之門因窮窘而立志折節下學證成上果者儘可雁行於上次天下只有生而上原没生而下的所謂下者惟困而不學耳困心衡慮畧有人氣的無不向學至此不學真下品

君子有九章

一一點簡處處都要着底思字有力氣在不是等閑小可謝註好○吾輩就此逐段自考着實不是原因少這思字○一身一生千感萬應蓋於九段然九段亦非截然不相通者特因各項遂分說耳不可以詞害意天下無二理要得於畦徑之外

見善如不章

上節是黑白分明的學者然却只結果得自身下節

通天下為一身纔是性分的本象丈夫的本色孔子蓋自擬乎○志與道一也註甚得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已任頗可當之○吾輩未論行義且就隱居自考所志何如

齊景公有章

一富一貧特倩將來見意千駟與餓字死之日與到於今字用意刻畫○其斯之謂歟推開說意甚深長蓋非止為景公夷齊也○夫子論貧富處不一而足簞瓢蔬水遂以相賞蓋此是學問到家處於此畧有分毫粘滯便是見不透也吾輩莫信眼看過信口講過以已體探一番看有幾分

陳亢問於章

此章大意見道非可私之物即不知者之刻畫而益可見○聖人教人隨其資質學力有時淺言有時深言原無一定而實非有心異也唯詩禮之訓徹上徹下是雅言者人皆聞之想伯魚材力亦止堪告此耳

向使魚有顏曾之學得聞一貫四勿之訓以告於亢而實亢所未聞也將遂信為有異聞乎

邦君之妻章

首二句一頭下抑揚作兩脚是正名重嫡意

下論卷之十六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甕述衡震候甫
趙文煥堯章甫訂

下論卷之十七

陽貨欲見章

待小人處處有意因物付物非弄智也不見時其亡明示不受他機彀之意相遇據理以答而竟不仕於

貨明示已非不仁不智特不仕貨之意貨奸人儘是聰明布置一番竟成畫餅未必不竊罵尼父為乖滑也○註中貨語皆譏孔子至若不喻其意者甚得○未見時以禮致既遇時以理講莫道聖賢無威望饒他奸雄只得尋題目來說既尋題目夫子就是做題目的作家如何攏得着一下

性相近也章

就人品倍蓰千萬不勝其遠卻似照依各人本性做成者天命一點真原受誣久矣夫子特追出性原是近的所以相遠乃其習耳特為性字辨明寃枉○近字從遠字生莫以辭害意此節即孟子性善章題目氣稟二字不必雜

唯上智與章

程註極得下愚原不是凡嘗人○上智下愚亦似以習成之後說純論當初氣稟似猶未盡

子之武城章

夫子一點元氣貫徹羣生夢寐東周卒成虛願聞絃歌於武城油然感動平生之願春秋中獨於此處露出生人之趣這一笑有多少活潑在牛刀之戲蓋喜極也故因子游述所聞而自實其戲以示二三子恐痴人前說夢誤以為少陵真可殺也○禮樂不是度數夫子以仁教羣賢即此便是禮樂觀愛人易使字則道字可知絃歌豈是以度數論哉所以有此絃歌之聲者其雍然之意可知太和在宇宙間矣○孔門

只恁尊所聞今之從政者何如

公山弗擾章

孔子用世與人不同只是要借人權行已意其意可以對天下萬世而不以明語當事之人這個心腸極真至這個機穀極微妙觀其仕季桓子可見東周二字悵然可思尼山技癢的緊程註宜玩

子張問仁章

仁者元氣通天下為一體也而天下之所以與我隔

者非天下隔我我自隔天下也恭寬信敏惠天下有一處不應若呼吸者哉詳數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使非止談效也見提掇天下血脉處不外吾心也政與於天下字相關

佛肸召子章

張敬夫曰有味○夫子事只夫子可做不可學他却又不可議他地位至夫子一片天命之性活潑真切無跡可尋故下聖人一等便有尋行數墨意繫字宜玩君子仁而已矣天命之性原全無繫一有繫即非矣○道無轍跡只看各人本領然此段消息又恐被人竊去為害不淺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由也女聞章

仁智信直勇剛非負拔俗之志者不好然六者既是好題目則好之者一往不返自以為是遂不免有蔽須好學以破之好學者於人倫物理之間討求天理

的真境界費多少叅証多少體認纔得除一隅之見游大通之途不然害德者即好德之人也○學是無窮的勾當虛心以觀之實體以証之漸闢漸開自叅自悟孔夫子自許個好學他日呼由曰知德者鮮知字與蔽字相映

小子何莫章

詩的實用如此可見當學然如學而不得其用則算不得學矣試一反勘那個說得起個治詩經○興觀

羣怨事父事君多識盡乎一身之實事聖人作經的
的為人處辦下神術慣能吹死灰中之火通枯槁中
之靈一針立起

子謂伯魚章

二南修齊之事天下事篤近舉遠只是一個機括刑
寡妻至兄弟御家邦不過舉此心加彼而已總此人
情總此事理强行則一步不能去只就中從真意淋
漓便足透銅山鐵壁綰千形萬態汝濱江漢麟趾騶

虞天人協應無非此太和脉絡故除庭除日用之中
別無長駕遠馭之畧○為字要看不是誦讀就實境
上體認實理如水之冷煖飲者乃知教伯魚自家嘗
之

禮云禮云章

玉帛云禮鐘鼓云樂已成定案夫子為此冷語令人
自省既是禮如何是玉帛祇可云玉帛爾○人即執
定玉帛鐘鼓是禮樂然當實意不繼之時即循習其
迹則味自索然不待賢者始覺也可見禮樂之真塗
人亦具特自為末流所蔽不能透現耳○人而不仁
如禮何便是此章欛柄○程註解禮樂好

色厲而內章

夫子照膽鏡把天下第一等硬漢識破是第一等
軟漢字字刻畫令人骨寒外面粧喬心裏忐忑最恐
最怕穿窬之盜活像○壁立巖巖的影神一筆傳出

鄉原德之章

明在德外的無害於德鄉原可惡全在似德認他為
德把德之真嫡派反為所篡故曰賊○聖人一眼看
到骨髓裏唯其認的德之真故認的德之賊○今天
下盛德長者只是個鄉原路數孟子以闇然媚世刻
畫他可謂得髓此便是孔門的嫡傳○註便依孟子
解最好○一盜一賊當世豪傑少不下個盜字聖賢
少不下個賊字聖人律例嚴哉

道聽而塗章

這等談道理的人也是齊人中之巨擘然講道論德
全不中用惟其入耳出口只是個供談柄而已棄字
甚妙然此段話又利害把坐絳帳的師儒沒了下落
一連三節都是破偽學榜樣與下等庸人無干

鄙夫可與章

鄙夫最能容悅君以為善事君者唯此人那知他不
是為君只是為保名位哄得主上喜悅就是他自為
處未得患得既得患失心腸盡於此然失原是不可

保的既患失則計算越多無不可做之事其間情狀
就是自己初念亦不及此事到頭來遂不自由極貪
的是心極低的是品極巧的是術極毒的是手把君
的事直壞到不可言處人君莫謂此人慈事我也○
李林甫盧杞蔡京的影神

古者民有章

眼看著蕩詐忿戾的人以狂矜愚自托明以偏鋒自
任實是巧占題目以文飾其不肖之心夫子特說出
古之狂矜愚的本色如何則蕩也忿戾也詐也可以
古疾自冒否○註解三段字字的確

惡紫之奪章

一利口耳便看得出覆邦家此有緣故由上兩句比
來大概是從人所不言之隱有以深中其私非以似
亂真之說范氏註正而勝者嘗少不正而勝者嘗多
極有意味○此如詩之比體○好蘇意是怎麼說人
情類然無關邦家者猶可邦家之遇利口極如魚水

却吃他斷送了誰想三寸舌尖上有攪亂乾坤的本
領仔細識認○孔誅少正卯的主意

予欲無言章

學聖人者只在言上求所謂千里之差夫子特以予
欲無言四字喚他其語最冷及子貢何述之疑而以
天示之妙境躍如最堪玩味註謂與無隱之意相發
盡之矣○本領無處不在而却無一言原只有天如
此虧他尋得樣子然知我其天原是天的路數○就

天覩聖自巳點破〇活聖人原不在言上如以言則不言時便是隱時而聖人反晦唯就其日用觀之筆筆自描不曾留半星兒秘密

孺悲欲見章

不屑之教誨數語描得精神活現何等筆力孔夫子直恁盛心

宰我問三章

予亦人而有此問夫子一聞神若驚腸若刺不暇別講以安字問他此從各人根原之地打他使醒而直應曰安只此一字人心滅矣因把所以不安的根由講開而驅他使為真是鞭心拷魄的手段予無言而出更甚朽木糞墻矣夫子以為無三年之愛於父母又是就人子必不忍安的去處泳歎感發字字色飛聲聲腸斷〇註中三節各點不忍之本心極得〇雖然宰我之錦稻猶在期外以視今人何如也則今所稱三年足當宰予一盼否

飽食終日章

難矣哉煞甚褒弹煞飽食者衆用心者誰天下士紳十九在難字中出没博奕之説更羞人愧人李註是〇夫子眼看人替他悶出此危語雜以諧語驚人使醒〇飽煖逸居所近何物天與人以此心參三才靈萬物何不用用

君子尚勇章

義以為尚其勇也大此語極有會故不可講在柔和上去〇連說兩個無義為亂為盜語甚利害精神生動處在此甚足掃行行之氣

君子亦有章

前四段白白横做后三段則托之名理做得極有興大要皆心地不端血氣用事攪亂風俗的人晚近此輩所稱極負風節者那知為聖賢所逋惡耶

唯女子小章

此如畫筴者知道情弊自得肯綮不然天下果有不

可為之事矣聖人說他做甚○大、要夫子無處不留

心

年四十而章

四十見惡大概可知這卦十中八九然如其奮發朝

蹠暮夷為告之四十者○自有知識至四十原非一

朝一夕之故畧有片長無不表見○見惡不止無善

併且有惡這等人原也不消指望

下論卷之十七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楊士弘任重甫

孫量雅君咸甫訂

下論卷之十八

一卷總論

孔子木鐸单提仁字喝破人生面目而此仁字却全

不是尋行數墨的東西先天一點活機只就各人極

真切處淋漓故特歷指不同之出處以見意孟子先

名實論仁便是嫡傳大要聖賢無忘世之心只是無

枉己從人之理於心不容已處討消息若止成就一

個潔身固非仁字本色這一卷以孔子之仁為主其

餘俱以斡旋有道見無道隱夫子口中語則接輿丈

人識趣夫子不啻爛熟直道枉道判就定案夫子亦

擊節者而何故去父母之邦之齊之楚栖栖皇皇也

故知孔子不是踏人脚踪的學者一點活精神至今

有生氣這纔是仁字的足色到得沒奈何處只得罷手然不到是安忍罷手斯道也亦夫子自揣本領做得起不然何素在教下之樂官飄然遠舉而不一止之也天地閉賢人隱有一孔子恁樣婆心而終於不用此周公之夢成虛而回首命魯公之詞日星為昭八士翊周雲龍風虎徒令人浩歎追思不能已已〇無可無不可莫只當不執一而已這其間有個欛柄曰仁仁字原不是落畦徑的字宙道理都被夫子破

了然却纔得全了如沒有定盤針便成無忌憚

微子去之章

往嘗論道還說易地皆然至三子同事一主又同為貴戚說不得易地而死生去留相反若此於此處論仁纔得滿志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〇註中不同而同極得各得本心更精蓋總是一個題三人各樣做只各就所見發揮期於至誠惻怛便都是足色全不要同

天地直機萬物生意原如此透得此關紛紜異同之辨都聽不過〇涇陽三仁論有趣

柳下惠為章

四語圓轉透徹發揮不必去盡矣精神生動不可磨滅此柳下之仁也而尼山却要去父母之邦豈無見於此雖到底出不得這話起頭却不肯

齊景公待章

不係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破的

齊人歸女章

三日不朝便是不用了兩個孔子行也是直道事人兩句的道理特不依何必去父母之邦一段

楚狂接輿章

接輿講了他的理夫子的理要與他講而趨避自絕孔子之講在後下欲與之言不可忽於此處見得聖人別有理

長沮桀溺章

兩天下相對沮溺謂天下無道誰以易孔子謂政以天下無道我當與易如有道不必然了辟字不忍聞鳥獸二語惻然可想此仁字証見

子路從而章

乾坤不毀全藉君臣之義此是兩間大提綱故即道難行也須盡到跟前夫子此見何等長何等大隱者只曉得個潔身便小許多○註中然謂之義數句斡旋有意然不必待如此斡旋也仕以行義只就自盡

臣事君之義說非謂不可一日不列仕籍也不然孔子何以異於貪位慕祿者

逸民伯夷章

孔子周流到底不遇也成了個逸民樣子孔子却怕人錯認行徑故歷數逸民而以己異結之逸民自以逸各成其是而我則另有道理只無可無不可五字便包盡了許多英雄○不降志不辱身是塵垢世界全不交涉患連則與人交涉特自有意味降辱要活看中清中權也是孔子就他極偏處看出來歷刻畫七人字字生動是化工手筆

太師摯適章、

從夫子正樂來便不甘心供僭妄者之用高舉遠引煞甚感慨從來熱腸男子憤激避世無限煙波

周公謂魯章

人才四散時事可知睠念周公之命魯公者加意人才何等篤至○註中忠厚之至四字有味篤親念故

任相憐才精神處處灌注成周家法

周有八士章

人才關係氣運追數八士此周之所培植而獲其用者○孔子欲以魯為東周而竟不得行其志故既叙已於逸民之後隨列樂官四散以見時事之不可為而追數成周盛時之事無限凄其

下論卷之十八終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杜　越君武甫
陳　鋭吾往甫訂

下論卷之十九

子張曰士章

四者立身大節註解是此處倒塌小廉曲謹濟得甚事故做士須要識大題目

執德不弘章

此已是上場的人而不能為有無四句字字的確字字警醒不弘者執支節而脒全體不篤者[illegible]尸而鮮實修今天下宿儒大概是這様道德原也為不得有無〇此要自已體證方見得出

子夏之門章

子張所論自是大人胸襟合當如此怎說過高容字矜字自有斟酌乃納之於覆載非寄之以腹心也

雖小道必章

發君子所以不為小道之意蓋君子原是要旋轉乾坤的人故生活只得從大處做〇孔門個個都學袖裏乾坤〇學庸首章原是致遠本領

日知其所章

日新不失極確〇此知字不必聞見不離聞見蓋聞見莫非良知之用只要識得主腦〇所亡字要活看原是固有的只一向提不起便成亡了

博學而篤章

學志問思是一路生活曰博曰篤曰切曰近一步步攏將來所謂去皮見肉去肉見骨去骨見髓也不如此終身只是依傍題目影占身子而已仁在其中者本體至是始現也此四項以一言蔽之曰為已〇層層揳進直到當下實地全不隔靴搔癢本來面目自然相親〇註以為未及乎力行不免泥文害義了豈知行字已在學字内

百工居肆章

文公註是尹不必用○學字原是無空閑無了當生活似乎太苦然不如是則無以致道致字有味道者本性何勞致而人心走作多强捉來强貼上終非我有致字可與孟子深造自得章參看○東坡論寫字之法了然於心口手等語可見天下事無一不以學而致

小人之過章

此非等閑小人文字有許多名理在只為不能自克遂硬講出道理聖經賢經祇供其藏慝之用○必字亦有景悍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有味

君子有三章

謝註好○我輩去聖人遠矣望之即之兩不可得而言固在也即不得於聽固可得於讀也須於讀時若聽把厲字滋味覺出蓋聖人之言一棒一痕一摑一血純能提醒昏夢拷掠肺肝若讀不出厲的滋味可是枉然○至今腐儒還只說聖人之言渾厚

君子信而章

自說自解不用註脚○勞民諫君原是少不得的然而般原難受故不可驟用信字就平日說除了勞也還有該先布的恩澤除了諫也還有該先盡的職業此是用力處到得既信而勞不為厲諫不為謗是得力處

大德不踰章

此言不是為寬小節乃是重大節之意吳註欠活

子游曰子章

誣字破的○程註五段及朱註總斷俱可玩○中人以上節即此意教人原是因人如躲僭字便蹈誣字

子夏曰仕章

往嘗卑舉學字則仕之理不在學外今與仕對舉則學且屬明理仕且屬做事優字即行有餘力之意○資仕益深驗學益廣亦妥確

喪致乎哀章

楊註好何言過高也○天下事只要從着底處做這塊無言之地有許多壅蔽只是個飾於外貌為病根夫子居上不寬一節總以探本之論點醒人受病之根門弟子往往宗之以為談柄

吾友張也章

仁是一點真血誠難能便與相反

堂堂乎張章

外有餘内不足即師也辟之意也觀此可見仁字的真根脚為仁的真路數○素菴先生謂王汝止言動炫燿非學庸本旨即此意也

吾聞諸夫章

真情不能自已自是的確然豈人人皆能如是乎此言婉而多風當於言外會之

吾聞諸夫章

不改臣政是他實際處須要看出所以難能來○獻子有賢德句非無謂○苟於此處變動即祭享儀節塗飾周匝有甚相干

孟氏使陽章

上失其道二句是所以得情當勿喜之由最重○情字是犯罪之情至於犯罪定有一段極傷心害理處然所以至此極者誰之過歟故哀矜勿喜○喜字兒當不得古稱祥刑殊可深味有此一念則仁行法外無限生機矣不然明白饒不過哀矜何益○哀矜勿

喜不是平對人皆以此為喜我獨以為當哀也勿字有多少鍼砭在

紂之不善章

註極明切意不重紂蓋因紂而深有省也生機活潑愈玩愈長○此是實理然非明眼人拈不出

君子之過章

於過處見本領君子哉余甚喜此條之無註○人為甚麼被過支使的不成模樣請觀君子因敗為功會

做好漢

衛公孫朝章

馬不學要活看盖文武之道雖有人識然分領而非統承且糟粕而非神理道亦不出所識之外而實不盡所識之中特遇夫子因象會神從無言之地討出下落謂非學於人不可謂曾師於人却不可總此記載一入夫子心中便活活的尋着真文武彼賢不賢不過借用他那裏曉得這機關

叔孫武叔章

往嘗子貢有何為莫知之問至此則知夫子之所以莫知矣孔子隔墻看不得須從門入得門或寡此語極確○饒子貢說過至今誰曉得門朝何處

叔孫武叔章

何傷於日月甚警策恠不得居言語之科大凡毀人者都將以傷之如其傷不着可不枉費力○丘陵也莫說低了方有機括

陳子禽謂章

夫子未曾得邦家却就得邦家說一番此非持域外之觀者未足語此○夫子處辦的原是範圍天地精神一個仁字乃其主腦從此處提挈如一陽初動萬物回春原没有阻隔原不必積久此實理實事要信得過○夫子是未得邦家的堯舜禹湯文武堯舜禹湯文武是既得邦家的孔子編論語即係以堯曰非無意味○孔子未得一時之邦家却得了萬世之邦家

下論卷之十九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王　端希呂甫
杜　遵君因甫訂

下論卷之二十

堯曰咨爾章

道統肇於唐虞中是何物執在何處觀四海困窮句則知其着落矣中者天命之性萬物一體者也然人

已之形骸既分尊卑之地位復隔誰能以元初性體流行於其間乎此處須費大功夫力戰於天人爭勝之關務使本性尺寸不失而萬物得所矣此即修已安百姓之說也故此章帝王相傳只是個以萬民為一體而已曰四海曰萬方曰大賚曰是富曰百姓曰四方之政曰天下之民曰民食喪祭總是一個着落而末以寬信敏公四句總之見得把天下提在手裏此帝王之脉絡而孔子之祖述憲章者也○得衆民任有功說即是立立道行綏來動和榜樣○尼山布衣卒老於行把提掇天下本領成了素王你看他一心心一念念都在萬民萬物上商量此便是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繼往聖絕學開萬世太平原與二氏迥別

子張問於章

美從難而全上看出惠勞欲泰威自是不能無的一事起一病隨誰似尼山從泥水中討乾淨五段說得

何等鼓舞○四惡描盡今之從政者

不知命無章

為善不勇只是趨避之念亂之然趨避原是枉用知命者自然省却○因性作儀禮原是人的憑據即如服官者之遵祖制也有所憑據任他搖撼站立愈堅神色自然○各人底裏原各自獻於其言其言誰不據一段義理然惟知言者能辨之孟子知言就是此嫡派此是經世者不可少的一條識見煞甚關係廿卷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楊邦俊士璋甫
劉之煥長文甫訂

上孟卷之一

孟子見梁章

戰國策士專講利害仁義原也迂濶然求利者得害仁義固所以利之也此天地間易不得的事理還是仲尼之徒醒的利害○說到弑君危莫甚矣又宕一宕不爲不多不多不饜這樣消息怎敢踏着却緊接未有倒找亦曰要透此事理須得此文法○王只以爲自巳曰便了那知以下一齊跟着曰反把王無可免之地自挑危機自巳收不住好怕人要仔細曰○義利之辨是學術即是治術太史公程子二段俱有味

王立沼上章

致君之術有該擱的有該因的如此章梁王之語自愧非賢便可用因矣即就他賢字上敎他樂此之法以偕字獨字醒之最妙○引詩引書加一論斷煞甚明醒臺池鳥獸遇着文王便飛躍皆偃遇着夏桀便傷心惨目其好歹總不在臺池鳥獸也偕樂獨樂另有事情○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最有機鋒

寡人之於章

移民移粟當做盡心再看王道次第樽節愛養輔相裁成無處不想的到無事不處的妥這纔是盡心民自有餘天不能災比移民移粟算甚麼盡心惠王當下巳自無趣又際把害民實事說出令無躲處妙

寡人願安章

承上章來卑爲危厖二有起名率獸食人又以獸相食與象人而用來襯極妙文法○爲民父母兩提最有意

晉國天下章

為他要洒耻教他無敵之道要以仁政得民心而彼奪民時一段最要緊所謂識時務也不識此機便生疑孟子以齊王猶反手云惟此時為然便是此章意

見梁襄王章

橫眼一看天下皆嗜殺之君而因得混一大畧故天下莫不與純從今夫上尋韓信登壇謂三秦可傳檄而定即此機也

齊桓晉文章

王天下原在保民保民原以不忍之心是心人所皆有而不能自認即偶有所及而不能善推孟子於此大用機鋒以愛財撓上使之從迷而後悟則此心纔得有於已又以民與禽獸較量使之善推其所為則此心纔得及於人○設愛字與乍見章三非字同機愛便不足王○推先及人便是善推禽獸百姓比量甚明纔見得是不為非不能心為甚最冷令他汗背

○興甲兵是不保百姓的緣故求大欲是興甲兵的緣故孟子不嗔他求大欲只指他不是求法以已力與天下爭則一斷不能服八以仁政施已之民則天下之民皆歸王業原離不得保民○保民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不越富教二字仲尼嫡傳非黜富强也乃所以富强也○人都有心而都不覺有偶然觸着纔露一端而隨露隨迷全不得濟孟子設此徵心之法使人各覺有本心即此為天德即此為

王道陸象山以揚慈湖斷扇訟是非明人本心與此同機齊宣既因迷而悟得其本心矣而卒不能推以保民蓋推難言矣有多少阻隔的在不大用功夫如何擴充得去故尊德性而道問學

莊暴見孟章

與沼上論樂同機好貨好色皆借以引君陽明諫迎佛疏做此○樂不論今古非遷就之談乃論樂之理也一篇精神全在獨樂樂一節又妙在挑逗王心使

他自說出〇一樣樂具而相告懸殊樂之理明矣如今王之樂即撞舜鐘擊武鼓祇增人蹙頞耳〇則王矣應庶幾

文王之囿章

說了民以為小的緣故則以為大之故了然矣為阱字絕倒齊宣比故事欲怪民而比了個礙着自已的來此查故事不詳之過

交隣國有章

兩事字都是柔道理柔的恰似不英發而以樂天畏天保天下保國惕之見得交隣原當修睦事小是仁事大是智同謂之道也齊宣客氣自揣不能事人而以好勇自脫謂做不得仁者的勾當蓋齊大國也孟子却就勇字拉在仁上〇事人者原是不自去尋非作歹為人之害如有橫行害人者政要處他仁者愛人故惡其害之也大勇即大仁

齊宣王見章

雪宮定是個遊賞所在觀樂字可見引晏子之語字字對鍼〇今也不然一段想雪宮盤桓多日供給煩費民受虧不過之狀與此無異只誦說晏對而齊宣面上忸怩矣復以齊景風之作君臣相悅畜即為好收拾似即似離絕妙機鋒〇無非事者有趣想雪宮之遊無一個錢的事

人皆謂我章

因事納忠莫一着錯過此章只就明堂起意〇治岐

之政無一處不是保民四者必先更見篤至蕩蕩平平如天如地只是個與民同體而已齊宣託好貨好色以為既有此好遂不能顧百姓而不知不拘何好只要與百姓同之便自去行王道〇同字是僊丹不問是淨是垢的東西有此一味點鐵成金何也人之所好未有不便於已者人人各遂其便王道在此矣然同字亦是論機括不是論事件若論事件則君民怎得同

王之臣有章

只為四境不治做兩個賺坑果無可對顧左右而言他化工之筆

所謂故國章

偌大齊國不見有人都是朝三暮四過路的薦紳只為他用舍由人左右用事全不曾從自已眼裏端詳自已心裏斟酌故流水落花如此不知此何等事體而草草輕易使國中無一個同休戚共安危之人怎麽使得王無親臣極力醒他〇末段承左右大夫文法帶出想是輕易殺人故順便梢到妙

湯放桀武章

君字上加弒字不妥只用幾個轉身把君字去了只剩下一夫一夫非君何嫌於誅

為巨室則章

大意是說王自已不會治國須靠會治的人兩比俱妙而末節雖字更有不識輕重之意

齊人伐燕章

宣王稱天意可謂說鬼孟子以民情說踏着實地只說民迎的情是避水火則取之不悅可知

齊人伐燕章

前章只說民亦運此章更說動天下之兵既從何處動還從何處止

鄒與魯鬨章

一篇精神在令而後得反之一句上把滿腔尤民之意倒捲回去

滕小國也章

事人求免乃自盡之術也只要自已做個鐵桶家當城池不可少更要緊在民守玩效死而民弗去何以得此於民哉可為二字着他自討分曉國有金湯非城池之謂也此章意便在上章中

齊人將築章

遷都避難有這典故後來雖至興王起初原是避難

為善二字要看不當專指去邠說生平為善縱然自甘退避到頭終是綿長觀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似乎無奈何却原是正理

滕小國也章

復就前兩說而並陳之請他自擇各忖自己身分○春秋之意以國君死社稷為正出奔者猶有興復之望便是此兩項意

魯平公將章

從頭曲折做出個的是臧倉阻住魯侯而忽地拈出天字來全不干臧倉事使心頭之火頓平聖賢着實本領全不吃虧何等擺脫○此豈亦章憤哉參看

上孟卷之一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田　信藎卿甫
李漣春觀生甫訂

上孟卷之二

夫子當路章

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孟子手段從眼力來前與梁之惠襄兩陳此意而此復疊言之曰今時則易然曰未

有甚於此時曰當今之時又曰惟此時為然有惟恐失時急當趁之之意○時字易飲易食形容曲盡莫今勢對文法原有襯墊○此章文法吞吐頓挫曲盡其妙先以文王之德撥動大見精神○紂失天下故於武丁多用盤桓此鍼線細處

夫子加齊章

做天下事要個不動心此真實老脚千古聖賢衣鉢而不動心要從工夫中得之說個四十便見由工夫

也告子先我先字原不消工夫若消工夫則先不得
曾子聞大勇於孔子只論自反就是不動心的主柄
人好勇只是憑氣聖賢却憑理後邊集義不使行有
不慊於心即此意也〇入門伴告子便就告子比到
底知言養氣政對告子生活尋來告子怕言與氣動
了心故任其不得而俱無求孟子却就這言與氣上
尋勾當都求之於心而使無不得更爲不動心之法
〇直養無害害字與又害之呼應塞天地就在配道

義上天地間若無道義便天塌地陷了而道義在而
前非有浩然之氣的人便餒然而返氣之不可不養
如此而何以養之還從義生義又要集非可襲襲就
是助的心腸行有有字要看一樁不義也禁不得集
字原不放一點空政爲不如此則餒告子而無求就
是外義〇正便要助勿忘只執說吃虧原多在助較
論處自明〇知言精神在而害上而生心二字是悟
頭尋出言的根源纔照出言的下落天下大害只在

言上定奪誰知口舌中偌大干係夫子不知言無以
知人就是杜禍本塞亂源的本領不動心眞少此學
問不得奈何說不得於言勿求於心〇養氣離不了
心知言離不了心萬法固從心生〇此章前邊尋不
動心欛柄拿的原穩以告子襯自已梢帶黝舍後邊
定願學宗主聰的原准以夷尹堯舜襯孔子梢帶羣
賢

以力假仁章

不待大是此章機括伯也是仁只是假力字心字最
刻畫

仁則榮不章

辱字惡字是激將法自求禍三字最醒誰知他受用
處就是禍患

尊賢使能章

無敵手是混一大略只在得人心各就本國做天下
消息一齊扯動

人皆有不章

上章是不忍人之政運天下於掌此即接發人人可能推出不忍人之心來人皆有三字最着力便是道性善供停當人皆有則謂而不能的覺無理了○乍見儆心尤妙在三非由是觀之該猛然警醒

矢人豈不章

從耻人役起意而布此文勢○反求諸己提人使醒

子路人告章

重與人為善大字到此句總實填上○事是取而機是與大爐大冶陶鑄乾坤只是己字放難舍舍不得便不肯取何以與乎諸舜之大而標他舍己便是立言苦心

伯夷非其章

各就其事推其心畫出個隘與不恭神來而不屑定的有力○乃所願則學孔子政為而聖人各有偏耳偏而為聖者以成色言也成色以無一點塵為足而人偏處就是他聖處故其風皆能興起後人孟子說個不由是就孟子願力說不可矮人觀場

天時不如章

天時地利是當時談兵的定論孟子却以得人心為戰勝之本是大兵法○孫吳傳中亦以得士心為緊要然只是就所統之戰士而與同甘苦設法鼓舞之使戰不旋踵乃一將之事而非總統天下之大道也故此用天下順之字而曰得道者多助孫吳只是術

不可謂道

孟子將朝章

以將朝反不朝生出義意只為破召字許多波瀾然非泛概衆人卑為有輔世長民之德爵説達尊三見君之外還有兩尊如無有德者輔佐只要自尊尊不將去比論古今好德者與自尊者誰尊誰卑召字全使不得

陳臻問曰章

問之意語雖雙舉實為不受於齊致疑是貨之從無
處看出聖賢這樣着眼貨取字極狠極着吾輩遇餽
只說是人敬我那知是取我七尺之軀冲天之氣竟
被人以幾文錢買了去

孟子之平章

眼看流離心中嗟嘆是誰罪過設法閑談遂使没處
躲閃

孟子謂蚳章

蚳大夫是客要發主須用客引○要說無官守的綽
然須說有官守者

孟子為卿章

以位以路未嘗與言分明着意而應的何等無心待
小人要着他心裏嚴憚口裏怨不得當與簡驩章參
看

孟子自齊章

兩個人心要味自天子達庶人非泛談見諸事有限
制獨此無等級○層層轉入越轉越透令人心動

沈同以其章

沈同論燕原無一個齊字故留下機竅以燕伐燕語
妙天下

燕人畔王章

陳賈但知周公使管叔是過遂欲以解宣王忽說出
周公之過是宜便暗噤了齊宣一段孟子却不饒他
轉一步就進陳賈躲不得越泛越着

孟子致為章

難道說賢不可留只萬鍾二字没地步低看了大賢
如何住足○士大夫出處不爽利只是個欲富貴儼
然縉紳分明是市井賤丈夫三字罵的利害

孟子去齊章

絕字利害客自慇勤那曉的無王命而自為王留便
低看了孟子道理要仔細理會莫只憑好意世間好
人多犯此病

孟子去齊章

王猶足用為善一句是頭腦而用齊便可安天下是算計十步九回頭原是大人心腸賤丈夫固賤小丈夫亦小此道原要活看

孟子去齊章

聖賢憂世原非怨尤謂當此時而豫色非情也謂當此時而實實不豫尤非理也故略以彼此不同時點過即驗古酌今發無不豫之意氣甚振揚若只管愁

去便不是聖賢〇五百年二句是案據此論事過五百年是王者當興舍我其誰是名世見在據已之生與世之時合攏來意氣有餘那得不豫

孟子去齊章

去齊爽利是辭十萬為根腳而辭十萬之故却是初見即有去志此志未嘗要執定不變所云不欲變者不見可變之時也大要聖賢救世的心腸但得可望便不忍遽絕擇主的眼力不見可變終不肯苟就也

上孟卷二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祿春道生甫
張問明公遠甫訂

上孟卷之三

滕文公為章

道性善二句非兩層言堯舜只是個盡其性也人性皆善人不能自認便把堯舜看做天上人如自認一

認則個個人心有個聖人在離了性那裏再會有道只是習俗埋沒既久忽聽此言那能自信這個疑是天下古今人同病不獨世子也道一而已矣寸鐵殺人的本領〇信得此言則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話都是做人的榜樣再不怕聖賢只要下狠手做末二句十分激發他〇陸象山此心此理一段便是此頭腦故陽明以為簡易直捷直接孟氏之傳討落着這消息下工夫日用學問都從無言之地關痛癢所謂

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如這頭腦不曾摸着而却言學問縱沉酣聖經貫穿賢傳只是個玩物喪志

滕定公薨章

大凡習俗沉溺既深自巳天光不得透露固做不起人來即天光偶露而習俗遮攔以為怪異又主張不起來然只要認得真把得定不止認吾性之善又要認人性之皆善其習為不善是沒有真榜樣觸他榜樣若真一觸便動上下感應原是不爽所可慮者只怕當衆論紛紜之時自巳軟了便大家做成糊塗帳舉世界無一處得現人生本相此章極力摸寫把生人之初透出固所自盡不可他求是在世子是誠在我際關在此而言於宋心不忘是根苗〇惱人處是父兄百官皆不欲一段而通塲透切政藉此可謂曰知妙在言表〇觀此便見要做人明知俗眼不喜切莫和他商量越商量越悞事只硬做將來他們自然歸依

滕文公問章

論為國便從民事着手此國之本也而民之為道一段痛切淋漓得力在此盖治民不知民之為道便做出罔民的事民無恒産自無恒心而所以無恒産只是君横取以不儉奪人耳恭儉也不是截然兩段看古文要得其意〇兩仁字相應賢即是仁三代取民都是為仁不富就中又推敲出助來世祿一塾與以禮下塾取民同法〇教養並重都是為民而通章之意養民較重盖有恒産者有恒心禮義生於富足從善也輕易為教耳事理文義俱自了然〇井地大略不止說制度俱譯出義意來節節有味君子小人不可相無治小人須分田養君子須制祿野原可助國中只得貢世祿外原宜有圭田一夫外原宜有餘夫鄉田同井原自親睦先公後私原別野人𢡟𢡟咀嚼其意自見說個潤澤更見孟子不腐人情土俗真聖賢須從此經綸帝王之世其所稱良法如執定點畫

而行之必亂天下張子之講求幸未施行

有爲神農章

並耕而食是許子談柄要破他這一句百般調弄而大斷案在有大人之事一段歷舉聖人治天下勾當而追他用心之處抹倒耕字耕且爲與與雖欲耕得乎而暇耕乎但不用於耕耳越噴越醒○許子扳君並耕是以不耕而食爲無事忒自在了豈知人有不同事自不同天下最難的事是不耕的去做有大人

之事一段是提綱堯以不得舜爲已憂二節是摩勘憂字與勞心相照從既得後說而未得下而爲憂是空中一拳難字滋味從此取文人筆力到不得○堯舜之憂人看不見舜與禹皋從千載後看事業冠絕便知他是可任的人當未見事業之先亦與尋常人一樣而貌如何就知是後來能治天下的禹皋而拔於衆人之中則物色塵埃端詳審量眞是良工心獨苦以惠忠較論下易難二語開天闢地大議論○許

子之論有神農二字當頭也是太古時原有的不肯厲民意思也好只是並耕治不得天下齊價之說亦是古意而物情豈有齊者孟子論事之理物之情眞有用之學率天下而路相率而爲僞剖得粉碎

墨者夷之章

大凡教人先就明處引更要就本人身上尋出窾宗乃易入而引到上塲却要狠下手從直命處放倒他纔可回頭以所賤事親明知此是他心不能已處就

此引入而彼有此心不能自認是好反用支吾故以二本罵倒無差等之說而復就掩親者之是以醒之夫泚也二句就他心上動之憮然可想○夷子厚葬是墨而儒却自認不出本心來還在墨家住孟子就此良心動處許他是而即以見一向從墨之非教他跳出來非直厚葬一樁而已命之兩字得於言外若只指厚葬是夷子已能的事何消說

陳代曰不章

發揮義理全要頓挫着重處不必多說文字賓主原不以說多說少論如此章枉尺直尋宜若可為發起難端以取非其招不往形不待招而往又以御羞與射比形枉道而從彼則枉尺直尋只以士節論斷不可為矣而末二句打開後門再莫講了位置極妙

景春曰公章

喜怒關天下似好漢子然使動諸侯處無非以順為法順字有無限曲折蓋不有以深中諸侯之心諸侯

那肯信他巧以狐媚借人虎威甚麽丈夫妾婦二字不虧情然亦眼毒○此之謂大丈夫是做自已的漢子頂天立地全不借人

周霄問曰章

孟子英氣泰山巖巖以順為正是妾婦仕不由道是鑽穴隙這兩般人都是自謂有本領有道理生被罵倒似太刻薄然不如此則自已沒了眼界撐持不住

彭更問曰章

快論與食人食於人章同機通功易事原是天地間大道理而食功食志推勘更微○人看士是無事的只標出士的事來食自非泰然這段事非具道眼人看不出

萬章問曰章

齊楚惡宋不足論無端冒認行王政不得不辯歷舉古人行王政的樣子則今所少者政是王政以四海對齊楚以欲以為君對畏

孟子謂戴章

設喻最醒薛居州原好只一薛居州奈何說個獨如宋王何連居州站不住了

不見諸侯章

今無不見諸侯者反疑不見為怪來問根據比兩個故事明古不見之義不迫不可見也不先不可見也因摸寫見的面孔而以兩賢之所言明君子之所養無限烟波則要見諸侯除非面皮做主○只為難抹

臉因此難折腰千古留下這一點士氣莫被巧宦的餟盡○君子之所養可知已最耐咀嚼這君子便說自己意若再指兩賢其味反淺○就摸寫可恥之狀則不見諸侯原是心裏去不得所養亦是就自心養之非只據古人高尚舊制也

戴盈之曰章

比喻絕倒把待字一段套數折盡從來悞事都是這個字好題目當前不便於硬推只說容日識者便知是沒指望的話

公都子曰章

稱好辯指闢楊墨說孟子不辭辯字只駁好字以為好辯者不知楊墨之亂天下也世到大亂須要人撥而害人之事有有形有無形洪水夷狄猛獸人知其害即亂臣賊子之害人亦知之為其明叛道外也惟楊墨則講仁講義以道術害人心無亂之形而亂更大世人不知究竟只以為不過一家之言無甚大是非若與他爭似乎好辯若知他這樣利害須掉三寸之舌替聖人把住關口○兩懼字相承政與好字對照以萬古撥亂孟原從孔出

匡章曰陳章

廉是賢貪的良藥持此道者故患不近人情行不將去反為貪夫借口孟子最愛此字怕被不通人跌倒故為此辯非好惱陳仲子○仲子差處是原有居食而故意躲開且兄之居母之食尚避且離是以不居

不食為廉矣却又不能不居不食口已出題目已做不來了故前曰焉能廉後曰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兩能字相應此蚓更妙非要他若蚓言人做不得蚓也○如仲子原無這樣兄之居母之食則於陵自是高節螬餘亦足千古

上孟卷之三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董　銑沖然甫
劉明俊輔宸甫訂

下孟卷之四

離婁之明章

孟子對時君開口便講先王之道人必謂強君以難能是迂濶不切於事情處不知治天下離不得先王之道先王原費盡心思制此不可更易之道因之何等省力不因便要播惡上無道揆下便照樣俗所謂上梁不正底梁歪也此是喪國之象誰為臣子尚得泄泄視之謂之賊三字極厲然不枉時君自認不得賊特為點破纔表出開口講先王之道的似乎強君政是恭敬通篇只一個主意無多支節

規矩方圓章

即上章意不許人讓聖人一步一讓便全非無可中立的去處臣不法舜便是不敬君君不法堯便是賊民只為堯舜是人倫之至至是一毫那不得規矩之於方圓畧離怎使得○臣不敬君君便賊民民受賊不過何事不有當身遭横事身後還留罵名說到此處那可不鑒

三代之得章

即古以論今與上章意同見不仁二字忒不吉利有甚麽就不保甚麽

愛人不親章

莫說人難服事若一味自反天下皆歸大學之道治天下國家不向天下國家上求只是修身此不易之理也而有字皆字是甚分數莫草看過三反在三不之後若易而三不在愛治禮之後有禮在前反招奚落便把好心灰了於此不灰只是反求最難然纔得身正○天下歸者實受我無限大恩非比寡德行只空讃嘆也○好人難做四字是大概嘆世非正理

人有恒言章

即上章意只在補出身字見趣序意不重

爲政不難章

推論情理又在尋常論政之外見得聖賢不迂腐不得罪三字有作用在要借他撥動天下全以機括論

天下有道章

文法頓挫要尋主意何在此章從恥字發動就他恥心教他不怕强大的道理拈仁不可爲衆一句作主

與小大强弱字相應如不善看前邊恰似要他受命者著要總通章看意之所在一句一章者意固一點百句一章者意更一點

不仁者可章

自字爲主謂人自好敗亡似不情然他走的是敗亡之路非自取而何自家尋死拉不住他孰爲左說不醒右說不依的發嘆

桀紂之失章

眼見人家毆將民來無人爲湯武却只要白得天下到底只落個大家一齊溺耳七國都亡秖湊得漢高祖孟子真眼力○七年病三年艾喻妙極艾要覺病時用而既病便等不得三年故須無病時畜艾

自暴者不章

專責自棄自暴爲陪耳自謂不能謙虛躲閃人皆憐而恕之孟子定了這個罪名辣的緊○將要說他不居由之罪把仁義各起個最切要的名目然後不由

者真是可哀吾輩味哀哉二字無限凄涼還要自以謙虛躲閃爲得計乎

道在邇而章

天下雖大總是有親有長之人人人孝弟真是太平則道之所在了然矣求道者須向所在處求孝弟外更有何事事道非對語○謂道在孝弟人信不及以爲道大包舉天下也只把人人孝弟想天下何如而天下無孝弟外之道矣最善醒人

居下位而章

人於行不去處覺動人之難不知還是自巳之善尚未真真無不動之理〇不誠是假善善原無假假便非善思誠就是明善〇末語煞的没出路從今後不動處再莫尤人

伯夷辟紂章

天下第一流收了去便是收天下的機括此孟子搜冷的眼目然第一流非王政收不得

求也為季章

单治善戰者之罪前邊用引後邊用埶〇善戰原是大功却摸寫殺人慘處教人滴涙遂教人切齒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存乎人者章

此着更冷孟子忒煞有心〇能言以後咳嗽也有假誰想眸子還是父母生時原物〇覩緊跟聽有意義在言無不有故無不成理就隨觀眸子瞭眊便分虛

實自見

恭者不侮章

就聲音笑貌為恭儉的說妙在指恭儉實跡列出而為恭儉者不待言矣文章之妙〇註偽為於外尚隔侮奪豈在內乎

男女授受章

天下溺援之以道二句妙解與上章兩者文法同註解好

君子之不章

此心處事以事妥為理故凡有舊典都推詳意義如易子而教之事然亦大概論不可執定死煞圈外註便多事

事孰為大章

单為借口事親甘於失身者說不失其身四句斷定又引曾家父子立養志養口體之說富貴只養的口體修身纔養的志此躍如之旨即就飲食一事論亦

不專以養口體為是○或謂親如志在富貴奈何夫志者論人初念執令之為人父者而問之曰爾子為聖賢孰與為富貴看他如何應

人不足與章

為甚而不足只因三莫不

有不虞之章

不虞者念未及是而忽以是加之求全者意欲自免而即就是誣之毀譽之不足憑至此極矣二有字堪

味蓋據常理論得譽者多是人自巧釣得毀者多是人不自愛曰不虞曰求全似無得毀譽之理而今竟有之

人之易其章

此必有為而言凡言不可輕易要前思後想廠無後尤見事風生的豪傑每易言天下事病總在未遭蹶耳特提此語勒之

人之患在章

總是好勝的毛病特為點破

樂正子從章

從子敖三字是書法只得發落一番前邊都是襯從餔啜徒字利害見子教身邊沒有別的然樂正子亦不至為此特善人平易不曾想子敖不可從耳

不孝有三章

先立案乃斷事之法○不告而娶最難越是孝的人生死不肯做須大舜的眼與膽纔做得

仁之實事章

仁義禮智樂原包舉萬物經理萬端不止是一家父兄跟前完事然實却在此實者根也單從孝弟為根本萬般道理都從此生父兄前有愆德萬境皆枯

天下大悅章

孝不止於無不是的父母而已要把父母轉到是處此處曲盡心思妙用纔叫做盡事親之道到得把這樣頑嚚的父母徑化了所以曉然感動天下不止自

已一家受用而已大字全在天下上取○不得乎親
四句是認題的眼不認到此那肯盡事親之道

舜生於諸章

睜開一雙眼討出千聖真消息南海北海千載上下
此心同此理同也透得這消息當下大了許多○借
舜文見地與世都隔不住非以舜文為主也

子產聽鄭章

聽鄭國之政是書法不是聽政則此事自屬美談孟

子駁他不知為政最確為政不須如此且萬無能濟
之理張羅不過來○辟人可也帶此遠致見聖賢眼
界莫道說貴賤不分是盛德事

君之視臣章

言自明恣特寇讐之言註費周旋然戰國君臣另有
不同此國不合便往他國非天下一君率土皆臨之
義事既不同義自殊焉

無罪而殺章

註自明當避禍者須預避一層莫說尚未到我

君仁莫不章

本原之地清作用自無不善故治國先正其心

非禮之禮章

大人對硜硜小人說禮義原無方體知有禮義便非
禮義天下太山喬岳的豪傑多半是非禮之禮非義
之義孟子特揭此端大有功於禮義○可立不可權
政是此等

中也養不章

子弟的品賴父兄成父兄的品也因子弟定先說明
養的是賢則棄的自見養有工夫要耐煩藥子弟的
只是耐不得

人有不為章

世見遇事便為的以為有為不知有為當從有不為
中尋有不為有字要味非一概不為也註解知所擇
似未盡此必世所共為且不得不為的事而不肯為

也寧直憑眼力看得破尤須憑骨力把得定天下大
事舍斯人誰可為

言人之不章

言人不善取快已口大傷人心當驚醒

仲尼不為章

此對賢知之病說已甚都從加意來仲尼渾是天性
性原高明而中庸怎有已甚之為

大人者言章

與非禮之禮節同義對硜硜小人說兩必字不好圈
外註俱有味

大人者不章

此眼對赤子起出妙義赤子是孩提心就無偽說蓋
情識未開不知有機械也非指天命之性赤子無偽
時其性雖蒙而不傷到成立後情偽出而性體傷矣
大人本須盡民物參天地只是個盡其性而性禁不
得一毫詐偽赤子非知存誠只憑他不知有偽故其

性在大人至誠只是不失赤子之心此語要善看○
不忍人之心說得擴充赤子之心只取無偽意故云
不失乃見世人長大多偽沒一個似其為赤子時的
心遂揭此醒之○赤子離初生未遠其無偽是混沌
境界蓋人初生即天地之始

養生者不章

舍是無用其力透極

君子深造章

進而不已進為之方有所持循都切當蓋本體在人
畧用工夫無不呈露然天倪頓見少縱即亡不為我
有故住不穩靠不着須是自得乃為我有應用不窮
而非深造以道不能自得○得曰自得自字有境界
乃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意如看晉帖儘覺去來輕
重畫畫有理拿起筆來偏腕中有鬼由不得我為非
自得也若使筆隨心須日日臨池

博學而詳章

博學是學者本等勾當然討不出本原來便是玩物喪志故須詳說以求得約○觀此可見不到約處成不得博博約分對不得

以善服人章

欲以取勝於人欲其同歸於善解得當要服人的服不得人倒是養人的服人此教人服人之法

言無實不章

論不祥而祇以言言上能有多大利害只言而蔽賢

則天下大禍造於舌端單表此義觸人使覺廿一史明註在焉

仲尼亟稱章

取字有趣聖賢服別耳別隨處領妙聽滄浪取原泉種種會心○妙在以無本對照令虛名者汗顏

人之所以異章

以人禽分處持論懇切極矣這樣去處而可不存乎去之祇落人形○幾希以一字言之曰仁以兩字言之曰仁義着落在庶物人倫上○庶物人倫不會有理以幾希遇之而理始出此理不是一定格式舜神明變化無不曲盡纔許得明察就是他存幾希處

禹惡旨酒章

憂勤惕厲天理所以常存人心所以不死解得當惟各舉其一事尚可商量幾希是性存性以戒慎恐懼列聖皆舉其戒慎之意非指事件也孟子為列聖傳神是白描手

王者之迹章

天下無王而幾希不見矣孔子以春秋存王迹而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義即幾希之理故即史成經以存人道

君子之澤章

孔子之後便見孟子統接舜禹以來自己許的這樣老成萬世果然宗之不以為異言大非誇只是從真血脉上認的明白

可以取可章

兩可以非先後乃決言之見取與死須是一定不可那移總無傷但屬兩可便不宜做

逢蒙學射章

素不識面之人便知他不殺我親手教射之人不知他要殺我只說子濯孺子事一遍不用把羿比論而羿之魂巳自稱有罪矣

西子蒙不章

不說正意就當說正意妙○又妙在並舉一總取義雖有二字是機鋒

天下之言章

此章專為智而發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庸人怎會擾政是穿鑿的智者天下多事都因智者聖人甚惡之然智是人性非此何以成物惡智似惡性的性字是智者持論之柄言性以抗惡智者孟子却說不是惡智政是惡他不率性鑿便害性○行所無事四字非大聖賢拈不出來莫輕看過禹行水是天下第一等難做的事不知費了多少算計多少作為而因水之性却只是行所無事古來大英雄解紛撥亂都有個因而行之的機括在挑逗幫扶總成個因故曰上治貴因庖丁解牛全不費刀同此意○故字照註解不重故而重利然後面苟求其故却無利字則前邊以利為本只當做解故者亦儘通

公行子有章

其意倨其詞平待小人當知此合出弔章看莫道真人無假話

君子所以章

純為不患橫逆說盖橫逆原是難堪的那得不患只為自巳有個終身之憂在故除此患○人笑盻夫無丈夫氣那知他意要登壇

禹稷當平章

禹稷誰不服他熱心便把陋巷見得腸冷却知有個

當平世三字那得不忙顏子當亂世雖有禹稷之心怎上得前此章専為陋巷辨是以如是其急註禹稷所以忙也即註顏子所以閑也故於顏子不再解末二節文氣自明○平世以堯舜在上用人圖治論

公都子曰章

這個鄉評人不敢翻孟子却從心地上原他豈不欲有挑得清醒其設心以為寫得苦楚令人墮淚○就不孝條件上細察没有章子○楊註好

話雖平較意實重子思邊子思曾子品格一般只為臣比不得為師

曾子居武章

儲子曰王章

至今人情但遇有道名頭便要忖他另行事不獨戰國也聊字可想果字更見有話在前邊孟子說何以異却又說堯舜不異此就人字上批出這段至理原不叫做異若謂堯舜果無異於人能有幾個堯舜堯舜非異人人自異堯舜耳○孟子言畢儲子聞堯舜二字已心異孟子矣

齊人有一章

富貴利達便是人以為第一等事所以求之者奇術妙道越巧的越低本人固自以為得計時賢歆羨他所得誰不求数只是由君子覷之便醜的緊若說他那妻妾已蒲伏於位高金多者之前矣那有羞理○這場哭罵不止為他失已更為以失已之身驕人

下孟卷之四終

四書說約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李之桂蕖舟甫
陳　鋐國鎮甫訂

下孟卷之五

舜往于田章

怨慕不是兩橛號泣明是怨孟子說是怨慕慕在怨上其慕乃切後面憂字窮人無所歸字都是於怨字

說慕勞而不怨一駁專拈怨字以孝子之心一段單表慕意○文章之妙在以客櫬主說他怨慕如當時是不得地的人只得以此事着急既有天大的富貴則父母之順不順儘可置之而着急如此纔見真慕○覆說一遍更是精神又宕起人少一段以三個慕字襯終身慕父母妙極

詩云娶妻章

舜之不告前已表明堯之不告又須譯出楊註極好○此事這樣處豈前曾有成法可查各有定理之說所以要善看○論世的學問於此見

父母使舜章

此等事有無不必論孟子只就事論理

象日以殺章

處象之道殺不得只得封他着他有為於其國又不可只得使吏却又因而遂其常見之意這樣妙法真是察於人倫以前定無這格式

咸丘蒙問章

臣堯之謬以堯典為據駁之是二天子最醒臣父之謬以孝子的理駁之見子是天子父便是天子之父政好借為天子以尊親豈有倒卑其親之理末又轉闕一段舌上生蓮

萬章曰堯章

原是堯與却說是天與節節逼出○前猶天民伴說後遂單就民說民就是天也故末以泰誓證之

萬章問曰章

禹傳子既與唐虞異不能不來德衰之疑孟子却都歸在天上細述故事禹也曾薦益如舜之薦已益也曾避啟如禹之避商均而民不之益都之啟與禹德何干又細叙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則與賢與子天意自明既天為主禹何尤焉然德衰之疑只為益亦是聖人不有天下遂把禹放在堯舜下一層豈知古來聖人不有天下者尚多豈只益一個孔

子說義一就是天為主之意孟子詳解出來

人有言伊章

人言只是口傳孟子却有實據把伊尹話說就叙他心事已畢而總斷之天下比人更多辱比枉更低怎做得又容聖人一段見正天下的人少不得近君豈曰事王侯遂非高尚聖人的乾淨不是必定山林復就要字轉語與父不得而子同機○聖人之行不同歸潔其身也是論世的眼

或謂孔子章

那又是口傳我要有根據就原有的事相度一番有機緣處推開當急難處擇主則癰疽之主自明却要弄趣主癰還得為癰主瘠還得為瘠孔子要為孔子怎主得他

或曰百里章

大凡辨誣須有可據之事而事非必就對着只據其事探入折證出義理來韓文多此法先說過不知干

主為汚是不智却指他智的實事出來又先說能霸秦是賢却說自鬻非賢人所為迴環跌宕意極分明○此一卷論舜禹兼論堯益伊尹周公孔子百里奚都按事考時究情搜理這纔是論其世纔知其人

伯夷目不章

乃所願則學孔子如不參透孔子所以為孔子為甚願學學他甚麽歷數聖人本領只孔子會得全然所以會得全者是起初見得大天下事以力成以智起

開局時見的小了收局如何得大故孔子之聖全是智孟子祭到此處也是受業子思之門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出不了自已說君子而時中一句這時字有自來

北宮錡問章

一一臚列何所取義只在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一句總領精神看六王七雄像不像○國有大小君都是十卿祿卿祿遞減惟大夫以下減不得

敢問友孟章

這段公案把處士體段直配帝王打破卑知貴貴的世局起頭訓友也者一句說破不可挾貴的提綱末繳其義一也有趣誰知朝儀之外另有一段儀註嚴子陵愛看此章

敢問交際章

留此一路與世相接政是事道的苦心以道為道行不將去覷仕字其義可想○義字得此纔明白○先簿正妙手為之兆苦心都摩勘出來徐氏註簿正極是

仕非為貧章

就為貧而仕的尋個道理乃見道理原是活的丁寧辭尊居卑煞有妙味三台八座上多少為貧人恥字難當

士之不託章

不受祿却受餽細講養賢之道亦與交際章相發明

敢問不見章

發不可名之意以明不往見之義妙在就欲見之故討一討只一名便與欲見之故對不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欲其入而閉之門極醒

一鄉之善章

意重尚友友字的生活這樣大舉頭天外○不知其人可乎煞甚警醒讀聖賢的書何曾有要知其人的意思無怪乎口耳之學做不將人去○不論其世總

記得他事而所以做事之故如何曉得此句不須註觧只看孟子便是一定有口訣從信而好古傳來不明此義爛熟了廿一史只好說書有甚相干〇其事如新其人如生須尚論纔覺

齊宣王問章

世自有世局道則自有定衡不論人能行不能行也這章大議論原是正經只為世無行之者遂以為異此章精神全在此異姓之卿不重〇此卷都是斟酌

事理的紊宗剖析極微處置極妥所稱精義入神也極廣大而又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吾輩於孟子論人論事的去處莫當做原有此書要把似今日初聞細心理會纔覺於身心上有着落有裨益

下孟卷之五終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劉繼祖念修甫
張繼文儀純甫訂

下孟卷之六

告子曰性章

人性原仁義使不得為字就為字究他一步到禍字上大道廢有仁義即是此意〇禍仁義句大着力

性猶湍水章

前說杞柳比不得性此說水可比性却以上下比換話頭極妙而所重在豈水之性一段蓋人之為不善者原多若不辨出是喫物欲陷溺來便也强不過告子

生之謂性章

就他口柄領一步放倒他說法往往如此即告子亦自難說人之性猶牛馬之性〇註意自透然只為是

告子講故關生非性若性也有命句孟子亦未嘗全
離了氣

食色性也章

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是斬葛藤的利斧前後數章
不外此義

何以為義章

然則飲食亦在外最醒在無長之者義意與耆炙亦
有外與同

公都子曰章

各家言性都有憑據孟子言性豈是無憑的證性以
情才即性也才字即未嘗有才天之降才的才字人
之有性即人之才也天何嘗生無才的人有物有則
則字即才字意○若講為不善之故最妙為性辯究
全在此

富歲子弟章

子弟殊矣然既是一樣人便是一樣心追出他是陷
溺良心人生本良纔見故凡同類一節是提綱人同
此心聖人只是個先得○然字以悅我心照看乃雍
之言然之然

牛山之木章

此乃就人既無良心以後追他原有良心的情狀前
章陷溺其心者然也非才之罪也其性亦猶是也就
指這緣由說○特指出許多層數不是這樣不了的
摧殘良心怎不存人見字有景此時人所見也安得

不以為無仁義之心而未梏反覆之先人無由見○
狠處全在夜氣見雖經斧斤根芽猶趁夜而生極力
梏亡纔存不住此心這樣難亡而可以為原未有乎
○縱然原有難道說不操亦存雖舍不亡物皆然心
為甚○夜氣二字久於陷溺之後天根復見的時候
特人自不覺便不得濟孟子從此拈出大關繫

無或乎王章

人只說王是天生不智豈知是心不專聽賢者文法

與上章同○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忽想射鴻鵠極模寫得出如今人聽大率是雖聽圈外註好

魚我所欲章

人都把受非義之萬鍾為本心故用此别法宮室妻妾得我三段最妙萬鍾不過做得這事而鄉於身死却不曾受便見受非本心着眼全在死生之際不受嘑蹴上○本字要看受萬鍾也是心但非本心耳人心道心豈有二心然只得把屬人的一段念頭也說

是心起頭說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惡○孟子着眼與人不同乍見夜氣嘑蹴不受都是徵心的去處○不辨禮義而受之受的意思原為三般是經盤算的光景時候從容故禮義勝不過蓋禮義如等人辨便自然丟了嘑蹴不受是忽然猝然之際時不暇辨故禮義露出

仁人心也章

此章以末二句為主柄蓋為不在心上做工夫的學者說看無他與而已矣字乃斷定的話見天下没有一個真正學問也○曰心曰路只見極要緊又丟下路單提心心更見要緊也這樣要緊放而不知求怎麽使得故人有學問原是要求放心心放不求還講甚麽學問孟子生平只講求放心教學者於此下手這纔是學問本等○程註好○陸象山開口講這二句有理

今有無名章

上章以雞犬放則知求比心此又以指事理不比不明古人文法大率如此

拱把之桐章

說個養便有所以養養生於愛愛身無不如愛桐梓之理弗思而又曰甚者蓋言此理易明思則得之特忒不思

人之於身章

豈有他哉於巳取之便是上章弗思思字意固與上

章相承乃接次發明也愛身那得不養以害之者養
之舉世通病所以該就身上仔細討求不然口腹耳
目豈不是身何故偏不奉承○體有二句政是於巳
取之盖一向只說是體不知其中有分別也不知有
小大故至於以小害大大體摸不着看不見但只說
體便只曉得小的儘力去養便害了大以字要看人
那覺自巳害自巳○養小以失大大與立大則小不能
奪是此事竅窾

鈞是人也章

把耳目觧成個物這官咸小把心之官尊起來此思
字政是桐梓章思字天與我三字有趣這官大的緊
先立大起來小自從令這就是個大人○説個立大
全要先字得手如不先立小的便來奪到他奪時怎
支得住有心要做大人的快赶早下手扶起主人翁
來○孟子慣做大人故為人畫策除了先立大没別
法

有天爵者章

爵有天貴有良都從人所喜處引之爵而必亡貴而
能賤十分警醒人天爵亡不得良貴賤不得

欲貴者人章

要貴的尋原有之貴不向人求人不能奪一世尊重
○思字要玩○兩所以政見有貴於巳向使自巳無
滋味恁甚麽不願人的好東西欲富之心强淡不下
來

仁之勝不章

從仁人心也揭起來除了求放心别無學問之道以
小體害大體便是心放不求不知學問之道然這不
求放心的學者豈是全無一念為仁只是為的不盡
力倒說仁難為助起不仁之勢來把自巳一念之仁
都去了看起來仁字不喫不為的虧倒喫這樣為的
虧

五穀者種章

不熟便是杯水原不中用

羿之教人章

規矩是熟仁之具所謂深造之以道也

任人有問章

食色都是養小體的即口膚耳目也禮乃名教即上章規矩即復禮之禮非仁外另有禮也世間慾根太重的人不難於昧已良心而難於違名教欲巧為立論以作壞名教把名數弄出個行不通的情狀來而

後一筆抹倒任吾意所欲為然道理不可移易只是取巧來混若不批倒他名教便喫虧○取食之重一節精神在此孟子不是筆舌巧只是道理明

曹交問曰章

為之而已矣與是堯而已矣是直截話是真實理堯舜之道既不外孝弟則大路不難知歸求有餘師是正經議論註似刻

公孫丑問章

夫子教小子學詩曰可以怨便見怨是倫常中要緊的理此章恰好作註○到大關係處不着急便大非人心怨之時義大矣哉難為無心人言也○又把不怨的勘一番理更明○引舜之慕可見怨慕是即怨為慕

宋牼將之章

兩個先生以說兩個是三軍之士最有機趣政與號字應號字莫輕看過轉移人心全在號

孟子居鄒章

只敘事之中而意一一具在○兩為其呼應奈何以為釋書其味反淺孟子文法妙每在含蓄○得之不得之也是以意會出

先名實者章

要見聖賢不可以蹊徑求都借客見意不犯主一句文法之妙○不以蹊徑論却要認的真底本孟子得力全在此仁而已矣何必同是時中註腳○說孔子

就知者說出不知纔見君子不易識

五霸者三章

此章单為今之大夫治罪孟五霸於三王今之諸侯於五霸都是不見面的人詐來見罪今之大夫於今之諸侯則當面為賊而反認為于故如此說試看今諸侯那個不以其人為有功之臣孟子所指逢君之惡都是諸侯以為有功處○今諸侯犯五禁都是今大夫逢的向非今大夫諸侯即惡未必至此

魯欲使慎章

也是個今之大夫○甚惱殺人即善戰服上刑之意道與仁不可分道以事論仁是心不仁便非道務引要看君子事君便對今之事君

今之事君章

知他這兩般伎倆是要取天下故以雖與天下不能一朝居掃之兩桀字有意桀是有天下而以不當道不志仁失之者○兩章相承見當時專與諸人相左非獨為諸人專討便益而我却只講道理也政為他無便益

白圭曰吾章

朝廷分田便為制祿無君子莫治小人也待君子比待小民原十分優只為他做的是治民的事不止費用更要體統那一處不費錢糧○纔見聖賢不腐通達治體真實學問也不然鮮不以白公為盛德註載白圭事其為人可見

白圭曰丹章

丹自稱愈從快上見逆行用隄法以隣國為壑十分痡快掃煞○四海無人居放水允當隣國都是人居怎做壑○禹抑的就是洪水洚水警予使禹治之今用隄使水逆行就叫做洚水就是洪水了仁人所惡而以為愈禹那知禹治水就是惡洪水

君子不亮章

亮信也好與諒同却費講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貞

而不諒俱非妥義何為與同只作信看便是明亮意
大凡心裏信不過便受不過撼搖此定理也

魯欲使樂章

人每憑自已有長處便要做事孟子卻說正子自已無所長只好人有長處這個機殼乃帝王相傳只憑一念把萬里精神一線扯動優字要玩○不好善便是憑自已有善已既知之要人何用故人自止然止的止了卻來的來了讒謟而諛是頌聖的一班恰與

予既知之對盆口若論訑訑的本心也不是要招讒謟而讒謟自來自家自然喜與之居但難為國耳

陳子曰古章

兩個則去不一般非貶價就人也為問來的主意原有淺深何以來者何以去○后一層是公卷之仕聞之曰一段情詞真切故可受免死而已矣受亦有節是

舜發於畎章

見人遇憂患易於隤頹以為天固厭我特設此段拍他另開眼要知是天的好意政在此加意承當莫自孤負歷舉聖賢發跡的所在種種不堪天將必先所以字要玩○人恒國恒人情物理大率如此天欲生人安得不以憂患鍊之○嘗見兩個人資質差不遠一個受過苦一個不曾受其本領便差遠○又見一般動忍有越硬了的有越軟了的都叫做比前有益而承天意負天意則分塗矣○憂患能增益人總是

翕聚而後能發散之理龍場祠記發得痛快

教亦多術章

教只在教裏尋多矣而終有限也不教為教則教誠多術這段苦心只為教教不得故以不教教術字可想

下孟卷之六終

范陽鹿善繼伯順甫著
門人曹化中盡我甫
賈三槐正卿甫訂

下孟卷之七

盡其心者章

說個天便以為抓不着說個命便以為強不得却有這個所在尋天這個工夫立命從今後天在我掌握

命聽我主持〇就為身之主叫做心而原是天付來的叫做性天之所付即天之所以為天便叫做天只是一物不必全舉单舉盡心便了而又解一步到知性者只為要引出天字來此文法原為教人就自己心上認天也〇三節不是三層事要撇脫看先把人心認成天便不於人外尋天了故用知字此論人外無天之理也人外既無天故存心養性便是所以事天文意只以就人事天為主非以分存養論更非以

分知事論看書要得大意便不為支節葛藤存心就是修身命說個立見能修身則修短總是好喫虧更是好所稱左手勲名右手節義之意再不消倩君平講命天下人只我命高不靠五行八字故曰立命說到此便見丈夫在世大本領有滋味〇玩文氣起頭說天在我手裏只不要壞了心因覺這工夫連命都立了命也在我手裏跟天說命者為命也是受於天的性以理言命以數言俱出於天故相因說到

莫非命也章

上章以理管了數此又把數歸在理上意亦相因只為枉道而死的口稱是命又不好說他不是命却又不許他委之於命故以正命二字作斷莫非與末句非字呼應這樁事大關係古今無限的影樣在裏頭

求則得之章

精神在有益無益上大凡要求須向有益而何者有益惟在我者早求早得晚求晚得不求不得非比在

人的東西無准成〇在我在外煞甚明醒〇趙註好
此章機括原與富而可求節同若不論有益無益只
板講某當求某不當求便腐

萬物皆備章

上說求在我者有益儻我是個窮家當可以見益而
我之為我萬物皆備反身而誠其樂無比何以求之
只在强恕〇世人有大家當者便樂而其家當孰與
萬物一體之仁乎居天下之廣居自在的緊遝遭甚

麼境遇一味超然夫子樂在其中回也不改其樂此
孔顏樂處不義富貴真知浮雲只是尋樂費工夫强
恕强字有味我之本體萬物皆備而既已有我巳念
易生非不滿而春風却帶自欺在內便不得自慊甚
矣形骸之易隔也恕是仁方不强亦難〇不求仁却
求人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真是命窮

行之而不章

慨他由而不知是怪他不求意莫說成通病便了看
不著不察分明是不着心指素名學道者說

人不可以無章

誰是以無耻為耻者除了此耻便無免耻之方見無
耻不是小關係

耻之於人章

人字呼應單表巧人蓋無耻多是此輩故特掃之〇
先說於人大不耻怎若人

古之賢王章

忘勢兩字最重勢是人間極着心的而樂道者能忘
之既是忘他他怎强使得特教人這雙眼泰山巖巖
千古作士的榜樣〇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
何官

孟子謂宋章

知不知都自在纔好遊然不是可强粧的只把自巳
原有的寶貝守住便横竪都好敢於世上明開眼肯
向人前浪縐眉〇窮易於失義達易於離道着巳體

認纔見兩個不字是鐵膽氷心○得已不失望玩之有味民失了望咸不是事已失了已更不是人

待文王而章

爲文王是以作人擅名者故指稱之而轉關掃待作之人凡民豪傑相形是激人使動有氣性者當下立起

附之以韓章

忘人之勢是看不見人的富貴自視欿然是看不見

自已的富貴大凡考人以此事考之成色自見○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面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

以佚道使章

治天下者使民殺民是必不可廢的不會使不會殺的惹人起怨使以爲要使就怨要殺就怨豈知使與殺原自有道以佚道使勞所以佚也以生道殺殺所以生也民有怨逸怨生者乎

霸者之民章

驩虞是感恩之意小補樣範總是待他着急纔與救解故感激如此口口聲聲都是知恩然恩而曰知其恩便小况要他知恩每有養亂爲功伎倆乎王者預先普歷算計悶混作用不教他到着急處受恩之民都似做自家的漢子過自家的日子忘帝力於何有這纔與天地同流無事小補○過化存神非兩播乃篤恭而天下平也爲政以德節即此根源不難於化

而難於神一元生意從無聲無臭中凝固而山河大地無不回春帝王天地一樣勾當○孟子小看霸功爲他所補原小大小之分只是伯者全要人知恩王者全不要人知恩

仁言不如章

就善比善是孟子每事尋根的學問商鞅也能令行禁止國富兵强而秦民莫愛亡根在此○善政四句莫平對重兩得上與話柄相應畏愛政兩得緣由

人之所不章

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是說人性原未有仁義仁義是人為出來的故特指擿不上為的模樣與人看不待學慮自然知能的本體那用人為只為這個知能不曾達之天下故不見人性有仁義此自是人不達豈可謂人原無有試看孩提親親敬長是個甚麼非仁義乎〇孟子道性善的證據乍見之外又有孩提之愛敬前章說擴充此章說達達即達之於其所忍達字達即充也

舜之居深章

莫待若決江河纔見本領全是無異深山野人上有勾當須全無一毫自賢自能之意纔於天下之善無隔子吾輩有幾個之字便逢人自異恐人不知半瓶兒快响請看此章

無為其所章

兩個無字雷劈斧斷如此而已矣直截簡易原再不

須別法而政是如此最難試想所不為所不欲的有幾個無為無欲是受甚麼病那敢易言如此〇義字不必

人之有德章

眼見孤孽臣子每每通達特拈此則〇人即天分聰明不逢疢疾不得長進此老於世故之言與舜發畎畝章同意

有事君人章

可行而後行不然則莘野終耕渭濱終釣已正而物正便無不可行之時矣憑着已正物自無不正所謂聖人無不可為之時孔子固如此〇也要善看孔子到底不曾大行豈已尚有不正然行不可執着論雖到底不曾大行而至是邦必聞其政還着夫子便只得舍已從孔子不敢有强孔子從已的意便是已正而物正之驗

君子有三章

三樂自明第二樂是着底處而這三樂無甚榮華富貴誰覺其可樂於此便要眼目識得此消息則真樂在我富貴浮雲矣王天下不與存莫輕去過通章精神政在此駭俗耳破俗夢要這一比

廣土衆民章

與上章意同首節是富貴不以為樂易知也次節是功名聖賢實亦樂之而猶以為所性不存有可有可無之意眼界至此便占絕了性是怎樣東西把這樣

大事業也看的沒緊要只為所性分定不受加損大行窮居總不相干耳不加不損莫平對既莫加何必須大行既莫損何必若窮居根心生色政指無勢位者之真受用說有此個受用故富貴固是塵土功名亦是浮雲先儒謂堯舜事業也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便是此章註疏○睟盎不言而喻極力摸寫誰不有而昔四體曾受這福一日否豈是色偏難生只是心不易根耳此章特揭性體教大家開眼看此物一

日出頭當時御風而行冷然善也自見周茂叔以後吟風弄月以歸

伯夷辟紂章

養老是第一個當做的大題特以仁人為巳歸提之○五畝之宅二節似重非重蓋先論老之所以養的物料而後言文王以此教民使養其老乃易做之事也這樣要緊題却又容易做不是賢自巳去一一養之○趙註是

易其田疇章

富教雖並不可少而富的句當大費心力從來帝王全力十九在此禮義生於富足一句說盡○既使他多獲於巳又使其少納於官原就富了而富後生侈便要浪用以時以禮處處經制不許他自為僭越原不可勝用○興似從昏暮求水火人皆與之上起○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雖說此話者未能做此事而善做者能之奈何必以物之不齊物

之情駁他

孔子登東章

為學聖人者指路當從根本上做將去以積累為工夫切忌好高獵等以求速化所以然者聖道雖是大之至而大却從有本上來他既以此成我安得不向此學○孔子大成從時習成大凡有本的生活便使不得凌獵成章對盈科看即是時習不許留一步空也織錦者隔過一梭便不成錦文章家論章法從此

出深造以道乃能自得即此意

鷄鳴而起章

故意尋絕聖絕狂天地懸隔兩樣人却放在一處使人驚心動魄了不得須仔細查一查○却不是故意嚇他實理原如此○妙在之間二字這其間須得精一纔不悮事不然鮮不以利為善楊註有意

楊子取為章

道外的不必言既是道中人縱然執一亦是道之所在為甚惡他政為執一者便賊道其賊道在廢百上取○道一而已矣即指執不得的說執一之一是着落蹊徑非道一之一也可與立未可與權即是此權字而立非三子之執一三子原是認定一邊理

饑者甘食章

從貧賤求富貴其不擇正不正原似饑渴之於飲食特舉形容令人羞殺○人心亦皆有害微而顯其實指富貴而不必死填乃妙發揮道學理是脚踏實地

說法却要影敲虛空透人心髓每在此○饑渴便在人心上寫意筆把饞涎活現

柳下惠不章

和的貴處政在此若一味好說話成甚聖人○此非空揣也三黜不枉道原是鐵漢○和而不流強哉矯也須得道眼標題

有為者辟章

井原以及泉為井不及故九軔猶為棄夫棄井是不

掘井的掘至九軔儘見肯掘而乃比於棄井猛然一比似乎虧他算來實不虧他蓋既不及泉便前功盡廢與不用功者同以此提有為者煞甚警醒比的機鋒全在九仞上莫囫圇過〇侍講語可誦〇下碁千盤末後一着好衝頭來見

堯舜性之章

性之身之是挑假之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寫假之的精神如畫世間仁義成色只落得如此羅念菴將

就冒認之語可參〇假字妙比假者借也久假不歸是他可笑而成個五霸亦在此快借快還着又不足言故於帝王之後作個閒統這也該知

伊尹曰予章

觀此可見道無一定成法要活看則可不止心裏安更見民心悅志亦不止論此時一點心更論生平事足以見志兩個民大悅要玩固可放與可字就此說則可政應篡亦不止已心篡民必共以為篡

詩曰不素章

君子雖以做品為主而其不素餐便全要論功若無實用而食人之食縱是善人也是素餐故臚列八個字見有功於國

王子墊問章

見他無事故問何事尚志之事人原看不見尚字有力氣政見事意擺明仁義是這樣大道理而居由之事豈一身一家之事大人之事全備於此大人是治

天下的人備大人之事是士所做者治天下之事也此大人與小人哉樊須也小人對看禮義信便是仁義兩章同義

仲子不義章

弗受齊國看出小來亡親戚君臣上下看出大來便信不過仲子時人信仲子只是不醒得人以何為大如醒得亡親戚君臣上下是大則其餘都是小事縱脫屣富貴也折不過聖賢論道理全以倫理為主

桃應問曰章

就所設之事論當然之理空中寫實乃談理微妙境界○棄天下猶棄敝蹝看這孩心乃人生最初一點萬理之根宗也以齊國比兄母以天下比瞽叟都是一樣機括○只重末節如之何先用兩層乃逼到其間莫痴講總之都是空設

孟子自范章

唐人公子行盡在望見一嘆中居廣居句只就中帶

用立為主柄便不靈活

食而弗愛章

虛拘字甚醒心要人遏恭敬須看是實不實恭敬者一解妙○人明白獸畜之而我只當做敬可憐可羞豕獸二字似太怪然不這樣看辭受就鬆了聖賢自修只得這樣嚴切○貨取章與此同機

形色天性章

分性形為二的好說性雖未盡形則見踐令把形合在性上則失性者失形矣惟聖踐形不是把聖人的品格拉低了乃是把衆人的影身草扯了○不盡性的再莫講奉承軀殼這軀殼初生來原是肅乂謀哲聖的

齊宣王欲章

若此者何如也妙道理到兩相摩對處便明

君子之所章

五個有者見教之所範圍者廣原不以一樣教為教

各就資格以成鼓鑄師道立而善人多

道則高矣章

不改不變者巧就躍如於繩墨彀率中也大匠與羿引人之法盡於此就繩墨彀率中尋巧須得學者自為學者不自用心即改變亦不濟事君子引而不發雖不發而引之時機括已全逗露特留些不發待本人自己着手如全發盡了本人無可費心反沒滋味○不發下說個躍如豈是難捉摸的分明全盤托出

特巧弄機括教他自動觀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政與登天對看見待能者自能不為拙人變也

天下有道章

為以道殉人下兩個殉法道者身之道也天下有道無道道與身俱不相離豈是殉人之物

滕更之在章

有二妙不填出而意已明據若在所禮必指兩樁說

於不可已章

見端知委的理然非徒以觀人

君子之於章

兩弗是機括據兩弗似乎太分別然理一而分殊無根則枝上去不得越是有分別的越無欒置本立道生不易之理

知者無不章

無不知無不愛是本意各有所急是做法天下大事要做須識體○舉堯舜見仁智的帝王其做法只是如此○上章是言用恩要有根此是言治天下要有體今只把眼前看先向民物上施恩的到底以無根之水易涸而以偏物偏愛為治者以失所付託事事受欺處處貽害則聖賢之道原廣大無邊却約而易操全不煩瑣

不仁哉梁章

所愛子弟愛字要看此章從此起意○圍外註有趣

春秋無義章

何以無義戰只為征字見敵國使不得○以下一連三章都是先有了尾句纔立頭句

盡信書則章

書多矣單辯武成這一欵恐借聖人事以開殺機

有人曰我章

為甚善戰是大罪戰原用不着

梓匠輪輿章

能與不能有味不會巧的莫怨師之不與此章即道

則高矣章意○臣不能授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
於臣可與此不能作註

舜之飯糗章

一朝難堪的若若將終身忽然天大的富貴若固有
之而若俱極模寫而妙在而若合來看纔見得大處
前若固難猶易後若似易更難這樣人有眼大如天

吾今而後章

自殺二字儘力提人使猛醒

古之為關章

就令之關追關之本意○古人事事為民而設後人
件件借以殃民

身不行道章

不行於不能行於似說不行道的先從妻子上不行
起使人不以道的先從妻子上行不將去

周於利者章

壞於邪世者便卻過於世似既過邪世邪世自能亂
人特為批破○再玩註意重周字有理年年防歉利
不可不周世難保當正而無邪則德不可不周周者
加工夫做到成色完足便入水不溺入火不焚

好名之人章

註自有理據白文直看似說好名之人千乘能讓苟
不好名簞豆必爭不必罵倒好名

不信仁賢章

註俱明當○定上下足財用便是治國大提綱原都

得仁賢做

不仁而得章

當時諸國皆不仁他既以此得國便欲以此得天下
故破之

民為貴社章

君之貴至矣至輕惟民故任意作踐特與他掉個過
社稷只帶說不重此

聖人百世章

風字最奇故師百世慨慕聖人特立這個名色精神
飛動難為意氣奄奄者說

仁也者人章

離人則無道仁雖是道卑仁只算做仁純破空談仁
義以為道者

君子之戹章

此語似為交際說如有交以道接以禮者未嘗不受
只為無交不得不戹

稽大不理章

士字是柄要提起看處末俗全要這心硬蓋既為士
自諂不得俗莫為悠悠之口拿不定主意特舉兩個
大聖人做榜樣

賢者以其章

有个字的便是為此繞請客對照

孟子謂高章

為間不用要醒禁不得少頃不用也故義要集仁要
熟既已茅塞而以為水不勝火可乎

禹之聲尚章

豐註甚明也見孟子悟性曲盡事理

齊饑陳臻章

此義不明鮮不以行好事圖衆人誇個盛德把自已
而皮丟在一邊○衆皆悅之與國人相應

口之於味章

說個性就要從欲說個命就要引分兩頭道理都是

自便法門特與他拗一拗兩不謂大力量却跟兩有
字說若原無也難強特他故意不提起特與搜出教
他推聾粧啞不得

浩生不害章

善是原秉同然入手要有諸已積累將去便是聖神
圈外程註好○有諸已三字醒人善雖天禀若不躬
行實踐不為已有

逃墨必歸章

辯的意思原欲其歸

有布縷之章

愛民不在盡免害民不在重加通達治體纔可語此○莫說分外加添只把該當的一時盡要便了不得故用一緩二然是長算

諸侯之寶章

諸侯之三字有味珠玉原是寶特不是諸侯的寶○要寶他便有許多勾當花石綱便斷送了宋徽宗為

其必害民也

盆成括仕章

聞君子之大道的也儘少而殺不得軀為其不小有才也小有才便不安靜才多而識寡孫登斷殺嵇康故才而曰小有不如無

孟子之滕章

夫子設科是此章大意從來大壇場都是這規矩而罵道學者動指其門有雜人這情節須道破

人皆有所章

政發性善之旨今只為無達所不忍之人遂疑性原無仁無達所不為之人遂疑性原無義試思人即未必每念皆不忍亦有所不忍否未必每念皆不為亦有所不為否這有所便是仁義之根只要能達便是仁義可謂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乎○論不忍而指無欲害人之心論不為而指無穿窬之心極妙盖不為不欲以為人皆有或不敢認就這兩心

可謂無否兩心極粗而理無精粗只在能充

言近而指章

為把道理責人全不照已者發修身而天下平是主柄言是伴說其身正而天下歸章即此旨

堯舜性者章

摸寫性者只是取意若實貼堯舜少趣即行法俟命强貼湯武亦支○看文氣三非似列指中禮盛德處即行法俟命有而已矣字亦總是無為而為之意從

此意與性合是反之的實際若反之不與性者相關又何必說且以性為絕德阻住人了

說大人則章

歷數種種巍巍皆我所弗為故看不在眼裏楊註謂有英氣誠然以已之長方人之短則未盡此比泛嘗與人爭勝不同若看不倒這富貴成不得學者

養心莫善章

觀兩個其為人也是就人上看出養心的方子來孟

子未必到此纔看出故意為此文法以提人使醒〇這欲是人所恐以生的故易多難寡就不能不有之中而使不多有大力量在〇欲以養生多則喪心行舟者水亦能覆舟只借他行舟不至於覆舟是掌舵高手

曾晳嗜羊章

不是有所同所獨妙解險被折倒然因有此妙故用此險〇尋道學的破綻每有此險遏不着曾解的便

伸其說

萬章問曰章

為德除賊描畫他影神不許他進門來是怕他邪慝易惑庸民媚字闇然字衆皆悅之字要玩賊字只在亂上取亂在似是上取假道學把人眼弄花個個認賊為子怎成世界孔子等閑不以賊字加人〇惡鄉愿是章旨不重思狂獧只以狂獧與鄉愿成水火故以作墊〇饒孟子說的這樣明白今遇着個狂獧便

以為不可近遇着個鄉愿便大家供奉〇狂是千仞鳳獧是玉壺氷鄉愿是逢人騙〇狂是聖人神獧是聖人骨鄉愿是聖人皮此語有味然還不該算聖人皮

由堯舜至章

從頭敘來到當下衣鉢隱然矣見知聞知却須參詳道性善者孟也願學孔子者孟也願學是學他時盖性之善政在此非此不可言大成而這個消息豈可

以偏見承之乎見知都得兩個豪傑政為怕拘一人之見或見不全也各就所見以為道便有未盡見得未盡則傳得便偏豈不悞聞知者乎孟子之後有周程有朱陸人知周程之同以傳道也而不知周程亦自不同明道伊川亦自不同特以師生兄弟未分門戶耳人知朱陸之不同也而不知朱陸未嘗不同也八字着脚真實理會做工夫者南渡以後惟此二人其不同者各有所着力同一為道也妙在有陸而朱

乃不偏孔子之道大明於天下見知越信該得兩個

○前邊各消兩個見知一定道同一定見未必盡同若盡同便只該一個不消並舉兩個

下孟卷之七終

四書說約無卷數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伯順定興人萬歷癸丑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崇禎壬午

大兵攻定興善繼率鄉人拒守城破死之贈大理寺卿謚忠節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就四書以講學與明人講義為時文而作者頗殊卷首為認理提綱九條如曰此理不是涉懸空的子臣弟友是他著落不然則日新顧諟成湯且為枯禪矣其自序亦曰夫讀聖賢書而不反求之心延平所謂玩物喪志者可汗人背也即云反求之心而一切著落不以身實踐之徒以天倪之頓現虛為承當陽明所稱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更可汗人背也其持論亦頗篤實然學出姚江大旨提唱良知也

晚照山居參定四書酌言八卷

〔明〕寇慎撰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三年濟峰活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酌言三十一卷》提要

晚照山居參訂四書酌言序

余嘗讀燕客碧血錄內載魏璫之禍蘇州周吏部順昌被逮義民顏佩韋等五人蹈擊緹尉斃州守寇公諭而散之余曰異哉寇公何人乃能消禍之萌如是邪夫五人之毆廷尉也雖義激於心而怒不可遏使當時無人解免其禍且底於不測寇公以一言解之甚不易也心異者久之及五人臨刑又語公曰公好官當知我輩好義非倡亂也余

乃恍然知公之一言解衆稠者有由來矣夫今之稱好官者大率刑稍不苛賦稍不重否則一言一事稍合人心或興小利或去小蠹獄訟不淹留讞牘不刻酷桁楊不屢施鎖鐐不加等求

所謂仕德洽於民惠風被於野蝗不爲災而虎能渡河者茫乎其未之聞也但以閭閻罕聞鼙額之聲吏役少殺虎狼之戾則遂沾沾自負曰吾好官也循良風聞卓異聲起矣而究其所謂

好者自好之耳君未嘗知民未嘗知也若公之好非平時之洽於民者深何能使五人之遵其言重其德至延頸之時猶呼好官以自明哉巳未春余主講潁陽有門人以四書酌言見示余

披讀之乃知郎好官冠公之所著也夫四子之書自朱子而後講論者不下數百家各抒一見郎各成一書其或所見不合輒相駁議馬牛相爭鷸蚌相持究之俱莫能出朱子講義之外冠

公生勝國之末閹寺弄權未得
踔躒風雲大展其經邦濟世之
猷退處巖穴潛心於孔孟顏曾
之理闡其精微疏其血脈其生
平正已正人之學胥於是編見
之前輩陳榕門先生贈曰理學

經濟嗚呼榕門先生爲
國朝理學名臣固用心於正已正
人者也臭味相投固宜其歎美
不置歟世之讀是編者卽以是
編上求公之爲人則可以悉其
用心之所在矣余不敏未能窺

是編之奧但書數言以佐後之
君子讀是編者庶有當乎昔
恩賜翰林院檢討前任刑部司務
廳後學郎城張寶樹敬敘

奉直大夫署鄜州直隸州事同
官縣知縣金陵孔傳勛拜閱
旹道光歲在昭陽單閼嘉平月上
浣付梓

禮亭冠公纂輯四書酌言序

丁卯之春余攝篆同邑甫下車即採邑之有名流者以資政治焉洎敦諸誌書果有儒宿循良如冠公者余遂歎曰此眞文章與經濟相通者也不數月而有

序 一

生徒以四書酌言見示余披而讀之見夫字字詳明句句剴切名之曰酌言亦宜矣哉夫著書立說纂輯者出於胡楊金蕭諸公而有明遂推爲醇儒如敬軒敬齋整菴輩均無與焉冠公以

三吳良牧惠洽民心林下四十餘年即會通朱子之說苦心孤詣既不稱引浩繁失之太冗又不脫畧遺漏失之太踈此所以見贈於榕門先生而有理學經濟之贊也哉余想百家諸子各

序 二

抒所見其中有獨矜創造者又有獨示新奇者公以宏博之才學宗考亭何難勒爲成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以自詡一家之言乃獨抽秘騁妍慊心貴當俾先聖立言之旨會萃於筆端不

高不淺非近非遠而熨貼自然覺有恰好不易者是乃書之眞理而斟酌盡善之無弊也此好官之名有由來也歟文章與經濟相通豈虛語哉屬余弁言余忻然從其請而掇數語于篇云

進士出身　誥授文林郎知同官縣事後學武威楊增思頓首拜稿

[illegible]四書酌言大學卷之一

[illegible]氏鑒定　門人東吳[illegible]經 顧[illegible]武進[illegible]氏 校正

[illegible]懷[illegible]氏參訂　男 瑞 孫 徵 錫 [illegible] 仝校

大學之道章

脩身爲本一句便見大學主意大字就心體之大上言不對齊治均平首節三停遞下隱隱歸重明德即隱着本了以親民並提者正以民即本中之物也渾歸至善便即明

明親以明明德爲主了勿涉工夫語・知止節承接止至善來提一知字以爲關鍵不是說工夫亦不是竟指本體乃指吾本體內一點良知靜乎見家國天下合德合善之止體即明明德之發處中間定靜安慮古人知先致知總是景得遠光景總是止至善內融合之妙諦大學開口至此隱然歸重明明德便是隱一修身爲本了故物有本末節別發本字專有終始節要到本始而以所先後煞之知者正上節所云知止方能得止也此是起語非結語故古之二節以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等申言一物來以格致

誠正脩齊治平等明出一事來六先六後正是知所先後
而始于格致終于治平結以脩身爲本與首節歸重明德
遥相照應可見本在是末即在是物中之事究竟已畢大
學之所以爲大者本焉而已
大學從經文會意則以一身該天下故云大道字是路途
三在字承道字來明德是本來覺體明之者即此一點靈
光照徹一切障蔽非又有一明去明也新民重我去新之
說不能新民便是有我之私間隔胸中便是吾德之不明
處至善是心體止是完全此心體一毫增減不得之謂至

善不增減一毫之謂止至善止至善者與明德之本體相
爲渾合也惟止至善然後可言明德可言新民雖提說三
在字然明明德已矣明明德須新民乃完全須至善乃詣
極其實只一事至善無形何物可止只是任他周流變動
而天則自如耳　知止節單頂止至善來先爲得手人寫
照着學者先有這體會有這歸根方許叅止至善一段公
案過云止至善之妙怎麽去體驗要必從知止來工夫俱
在知止上一層止而曰知是會其德之原明處也此知不
出言詮不由思索須是當心自証恒人之心止爲靈知失

主故客塵紛擾馳驟不定苟神明常惺則奔騰放逸之氣
一齊都歇直會見身心性情家國天下的源頭是謂知止
常此提撕則散亂漸清志向凝一如矢之赴的而後有定
則不如向之杌棿矣然氣機漸息休歇久而后清净之體
漸漸呈現而靜生焉靜則塵累輕矣然性體初還根基未
固靜之久而后泰宇寧帖一真坦蕩事理圓融可以脫然
去來而不藉于操持可以從容隨遇而不擇乎喧寂而后
能安焉所謂從容閒適是也對勞字說邵子曰自從識得
環中趣閒氣胸中一點無妙契安字定靜安雖分三項其

實總是一心凝在止上專爲用慮之地慮乃叅提工夫何
時不做但未安時心不免散亂即慮亦湊泊不來惟歷定
靜以至安則精詳出于暇裕家國天下之物理萬殊天明
內種種自現出條理方纔謂能應知之明處之當莊生所
謂大智閒閒是也能得要根知止而至于慮來不可單承
慮字註謂處事精詳雖似涉外了然亦是得其理意蓋明
中之精光從止上會得天下國家同流共貫之脈也乃爲
能得得又更有何物即叅透此止耳從前心緒散亂雖有
明體透露不出惟研磨之後把吾心華緯膠擾震撼皆倒

等處一切掃除單遍追在一止必有本體忽現恍如撥雲霧見青天者青天無日不在而昏蔽之後卒然睹此得未曾有故謂爲能得知止是虛解能得是真悟此承上止來而首提乎知則其得亦只是知之到所止處蓋處只即是擇善功夫正發明格物致知之義章旨重在明明德故於格致特先發之後傳中不特格致亦爲經文已道過也江河洪淵之水是流水盆盎甌盂之水是止水流便不定不靜不安亦不得照物止則自然定自然靜自然安更無波濤紋浪自然能照物了總是心之本體原如是止後自

然露出來的虛是此體中本來慧識止後自然發光亦不是在事物上覓得的能得是一徹永徹境界正知止之謂也　此節蓋格致後地位而誠正脩齊治平一以貫之者也不必分明新亦不必單屬明德須知定靜安慮不是坐空室中不憧不擾恬然默然如禪家虛寂之談之謂大人明德新民日有酬酢應感此正在日涉天下國家之故此心不亂處說慮尤天下國家所由待理者易之極深研幾書之以義制事中庸之文理密察皆是也若說心學無與于人便有體無用成何大學　慮不是一段空空見解乃

明德之明的本體全發見出來正與知止知字相映發任是翻天覆地顛倒于前而吾精明之慮不爲其眩也
物有本末節非結上文乃起本字意而透出先后二字以起下文也蓋上暗重明德猶未發明故必須點醒路途事物雖並言然事乃物中之事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而物的功夫須從事上做先後字要融會惟從本內討究個始出來則末自舉終自成也玩一所字只步步在所先處用力自近道謂明新至善之道言先務知止以求明德則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可漸入矣

古之節申明本末始終之意言此學自古人而已然也非法古意欲字與必先字各各相應俱是逆推工夫通節以明明德貫勿添入傳意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于天下正見明德己與天下共有的新不出明外己誠物有本末意直推到格物以致知己証知所先后意　心與意有別心兼動靜意則其靜而方動之機是心之端倪善惡分路之始也誠對偽言意從心生而正心反先誠意者心體虛自無可把捉一切物感從意之初萌而入於此檢點正是端本清源工夫知謂良知即明德本明之體致知充滿其

量物字指得寬凡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如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物字一般格者通徹無間之謂許敬菴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心之知觸物而形因物察則無有迷障是之謂格在字較先字爲緊格物是徹上徹下語發軔于意未誠心未正之先而亦不廢于國已治天下已平之後　治國齊家等自有傳不煩作解解乃在節首古人二字　心是人最初生來有的一念不起靈台寂靜太宇安閑何處得有不正只爲多了這一層意念頭起處如奔馬如亂絲東馳西騖左遛右擾非復最初一念不起之體

了然這個都是因緣假合的只此便是僞妄非是眞實了然的人將此僞妄的意一切都掃蕩了但有念動都從我最初一念不動處發出來何等眞實更無從前馳逐纏擾之病本體依舊巍然不動豈不是心正

誠意如何在致知蓋試看人何以生出許多僞妄的意來只爲知見多了紛紛智故聰明百出纔起了這些妄想這個知總不是我的良知這個知多了一分所以誠意的人必先充拓我的良知把許多世情上的知解一切用不着都斬斷了惟從我不學不慮處逐細推求逐處體驗直要覓我的良知何在滿我的良知究竟何若此知致了更無別的知見了然後隨其意之所發皆依我良知出來的更不從七情上起意安得有不誠者哉

吾人良知卻不是個懸空無住着的空空洞洞卻又實實落落不在別處尋就寄在這日用事物上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那一件不是物那一件不是我的良知試看不學不慮時一點聰明就在親長上發露出來只此親長二物正良知寄寓所在所以致知的人一味就空守寂不得卻要在這物理上觸處窮究不格物何以致知然也不是

察要究得明白就着實體驗物理盡處即是我良知盡處格物之義自伏羲以來已然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其近取即是窮格之義若離卻己身去格做甚　下節覆說以見其當先也先是論工後是論得手言

物格而后知至則古人所以致知在格物者益明矣不用過文物格知便至也無漸次以下而后俱有漸次逐句有而后云者非謂了此即能得彼乃謂了此方可到彼也正見功效不容躐等要人把全體精神從脚根下做起

物格而后知至者蓋知俱于我理具于物彼此知証兩相

融會非緣物以爲知也蓋知具于心何俟外求
脩身而下只是一個工夫總在脩身上用脩身工夫只是
這個知作主宰蓋聖門之學只是一以貫之除卻自家性
情更無別處理會到得家齊國治天下平處卻又只成得
一個身脩非謂節節有先后　工夫效驗已盡前兩節此
又提出言之者恐人從勢分上分詳畧言通天下之人皆
當脩身爲本不然何以說明明德于天下郎德之可明于
天下可見天下之人共此德共此明則共此身共此脩也
上面許多格致誠正總完得脩身而齊治均平皆起于此

信乎物有本末而脩身正其本也壹是二字一眼看定八
條曰說不單指天子庶人
末節正明脩身爲本以教人知所先后處厚薄字要看得
好自身他身親疎遠邇皆吾明德所聯郎皆吾用情之處
必從自己身上用情于一本漸達出來厚厚薄薄理一分
殊不可枚舉不可專指定所厚爲家而國與天下爲薄遡
節作經語勿以傳語混入經內
康誥曰克明德章
通章不是釋明德是解大人之學在明明德三引書是說
三聖人現成的榜樣不是翻說三聖人當日功夫由文而
湯而堯此是說道統之源見夫子明明德之說非創論也
三引書若實講一句便非敘述體且得皆自明句只從康
誥曰數字逆挑虛步想出大人之學三引書只要說皆自
明一句重一皆字正釋經文在明明德一個在字克明二
字相連就聖心純於敬止流行說只是常惺惺不昏散意
峻非有增加只是不虧其分量末句是總評三書之言自
明郎是明明德意不必重發單要看一皆字從來聖聖相
接無不自明其德古之人皆然斷未有出得這圈子外的

自字隱然對新民說只是說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皆
是自明也人孰不有是德而可不各求其自責是下學的
傳此歷引書以印証明明德而釋之者也
湯之盤銘章
此章解大人之學在新民總見古之大人未有不新民而
單言自明者所謂明明德于天下者大率如此蓋極字意
三條內已具末節特責成君子湯文武原是借來影子下
必粘定說錯引銘詩只畫出一個新字耳苟曰新日日新
又日新便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樣子試用此以作新之用

此以新命無二法也　荷字有輕輕撥轉之意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正妙在快捷也若守定一日之新又爲舊矣說日日新再說又日更覺有一番光景連又日新亦不是個了當　作新民作字屬上乃振作起自新之民作者鼓舞不已仍有日新又新意在要本自新來我之新機有息則民之新機亦息矣　玩其命二字指舊邦之精神命脈言命又之命主于民心蓋於民之新上見其國家命脈之煥發也要只從文德緝熙中看出君子即指至善之大人前三節原不亞三王只標極體耳然極者至也是活字眼無

有定體用之不息即是極無所不用猶孟子謂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皆形容徹底之意用字妙工夫只在日新上　不引堯舜之振德而引湯文武者蓋湯革夏文武革殷正世運更新之會大約宇宙汚隆之風氣轉自人主片念上總之以一心新一世也此可以會用極之意

詩云邦畿千里章

首二節詩只言止孔子卻說出知字來正見止非糊突有知纔有止無知便不得止了故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若敬止之文王常惺此知者也一止而衆妙呈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也須知仁敬孝慈信是明德仁敬孝慈信之所施便是新民後之君子用學修工夫完此敬體正是醒此知體而親賢樂利一盛德以貫之

所止影個理字地至廣故民各有所止理至廣故民宜各有所止玩惟民口氣若有道理當然聽民自止之意緡蠻節重知字借鳥見一物之微亦有天命率性之機醒人決當知其所止意玩可以字全要激發人意非一味絶人人不如鳥非以鳥形人也這個太虛之理極虛活極圓瀰圓萬物通三才有境皆是止有覺皆是知一切蠉飛蠕息

蠢動含靈通具有這個覺性所以黃鳥在大造中自飛自止鳥實無心都是天機自然鼓動得這等只爲鳥有這個覺性一向不曾迷失人也有這個覺性有生以後便迷失了所以貿貿倀倀虛生浪死左飄右蕩没個歸宿處没個下落處覺得人不如鳥其實豈有不如鳥的人聖人拈出一個鳥來指示人人自有的覺性自覺的境界與一切人看教他莫要迷失自我家寶知止二字要看得渾成只是着力不得　愚按引詩言民止邦畿鳥止丘隅見凡天下事物皆自有個當止處但人自不之知耳所知若何只是

天理當然處便是人事當盡處雖其間隨事取裁非可執
一然只將此理做個準繩但求其無過不及便是至當歸
一之地這便是所當止也文王大聖詩稱順帝之則亦只
自然便能盡得此理如仁敬孝慈信未嘗不與人同非有
神奇元妙 文王節不重文王只借文王以歷指所當止
之處隱然有個民之邦畿鳥之丘隅在熙字是德之本明
處乃心之本體常自精明緝續其明不止于昏昧放逸如
其本體便是敬而無不敬便是安所止了玩上文知止則
敬止從緝熙來於敬止想見其至善非是止那至善傳者

因至善無形穆穆難窺故就作用處仁敬孝慈信以貫之
非以仁敬孝慈信當至善也五止分明及物正將明新至
善攪作一團 據或問仁敬孝慈信乃至善之所在也在
字若蓋至善乃事理當然之極如為君當仁仁又不止一
端此時此事仁當如此彼時彼事仁又當如彼隨時隨事
而當然之極各有所在隨仁之所在而止之則即仁即至
善矣若只說造仁之極反將仁字看淺了條做此信不事
在琥介上是真誠貫注有以潤結渙散之民心意此節不
重以詩証文王重以文王証聖經不重因詩美文王重在

宜師文王以求止 緝熙敬止敬字即下節所謂恂慄也
是形容本體不息不昧常惺惺也有此本體就觸處發見
無非至善五止總只一止如水之流行隨物灌溉各足非
謂有所止也有所止則物而不化矣與佛氏無住之意同
而實非 上言止于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止之方
與其得止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明新至
善工夫只在學脩耳學脩不易盡亦不易言姑借詩之詠
武公者切磋琢磨以摹之學脩既盡內外相符恂慄威儀
有不期然而然者道言也直貫如切四句切磋是研窮得

精微就知上說琢磨是克治得潔淨就行上說工夫盡處
便露出心之本體來人欲盡處天理流行精精明明無一
毫懶散昏惰即是敬了是明德的本體至此方復威儀是
此本體自然發生的光渾更掩他不得了所謂充實而有
光輝者也有斐君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以斐然有文
者以承威儀卻本學脩恂慄來盛德至善不平言如此盛
德正所謂至善也民不能忘由此德人所同具依然不能
字正貼詩不可字重君子有民不能忘之德不重民上此
正是學脩之驗處大抵盛德至善處已將親賢樂利根底

定了非空空寂守一德也下文特顯言之耳
上文終不可諠終字便含得沒世不忘意在夫君子盛德
至善只是自家明明德的事民何以終不能忘哉蓋明明
德止于至善則新民不待言矣故不必問其當時之齊治
均平何如即後世之君子小人猶然沐其澤而想見其盛
德至善之如在此以沒世不忘也必如是纔是盛德至善
必如是纔叫得止此以句正申上民不能忘四其字與此
以字正可想見他明德所在　親賢樂利雖其可見者耳
其精神與有世雖繫處全在四其字中

此章原釋止至善親賢樂利總是借語只形容止至善耳
如泛說親賢樂利便顧子失游

聽訟吾猶人章

明新止雖分釋過而本只在明德然本不可說此把夫子
所論聽訟一端說個本末樣子此謂知本是教人於大段
民志上討個悟頭不消粘定聽訟亦不作推原要看一使
字知本全在此無情二句莫作聽訟時事是先一層語辭
不得盡妄得有訟蚖不得二字有不識不知不由他不如
此之意此全是由上之明德以使之故曰知本　大畏非

言民畏之大乃言上之人大有以畏乎民耳志者心之所
之蓋從民辭之所由起處言也有見其過而內自訟意想
見民心悚然一新的情景若但說畏服其心仍是我之善
聽非民之無訟也無訟全是心平氣和正己無怨處非抑
而不伸也知本借訟上推開說即使民之意而推及于畏
民之本便是精神感通可以識家國天下之樞得齊治均
平之要矣經文所謂物之有本而人當知所先者此之謂
也　知本二字連讀猶云洞燭化原耳亦得須指明德但露

誠其意章

單提一句所謂誠其意者不云誠意在致知又下章不見
誠正合傳可見此誠意是個獨傳正見大學樞要全在於
此看來慎獨即致知心廣即心正致知正心二義已並見
篇中　勞頭說誠章毋欺二語大旨了了如惡三句不過
足此二語耳下面教人慎獨又把小人一段描寫自欺光
景此謂以下轉說到誠意上來十目三語正是誠意工夫
誠中光景緊緊在此非泛泛引証語也富潤屋三語不過
描撫形外景象一番未又急急收到誠意上去
毋自欺三句正是慎獨工夫到了自慊意便誠了心廣體

胖只完得一個自慊如惡二句二如字緊捎毋自欺的根
子只虛論好惡全無人着意此好惡不假安排不煩擬
議其見孺子入井景象一般真切有何自欺凡人於意之
動一知是爲毋自欺則念念直達其本心更無抑鬱不暢
之意便是自慊毋自欺即自慊誠意更無別法故君子必
慎其獨獨謂獨知正謂本心之明若無此獨知并無可慎
了獨知處是欺慊緊關惺昧係于敬肆故下個愼字、
意之萌動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意即獨也獨即自也解
其意義則曰毋自欺想其受用則曰自慊原其工夫則曰

慎獨總之一誠意也自欺者謂欺其本心之知毋自欺直
提此本心之知作主分明是致知之義自慊則知至意誠
之總名也慎獨是於獨知處醒之又醒不敢昏昧放逸非
致知而何　閒居節借小人自欺之弊以形容獨之不可
不慎正與上節相發明不重在責小人亦不重在以小人
爲戒上小人閒居爲不善皆本于不慎獨來言人之忽而
不慎者祗以獨耳而不知獨之莫見莫顯過此有着力不
得者奈何不慎試觀小人云云無所不至只形容他擊擊
縱欲的念頭不泥定行事上此時獨知未嘗不在但不瑩
耳厭然二字便是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處厭然揜著之念
亦是小人些子良知不昧處則何益矣照上而後字看有
傷其國之晚意此小人亦不是放肆之小人只是個僞君
子纔着爲人一念便是無所不至此謂誠於中誠字就小
人身上指點出來見厭然一念亦是真心自然形著于外
此借小人狀其本心之不容自欺於獨更爲痛快故復申
之曰君子必慎其獨　十目節緊承上文擊節更端証誠
中之必形于外以証獨之當慎意重看二所字蓋我有可
視可指之處即屬人所視所指之處是指視雖在彰灼之

時而究竟已在一念之始以見獨之可畏十目十手特爲
其嚴乎設象正以十字對獨字見得獨非真獨乃是眾人
共視共指的切莫輕易動個念頭真是懼怕人
末節從自慊處論一段光景之妙見君子之誠中形外如
此故必慎獨以誠其意也以富與起德不是譬喻潤身是
體胖而心之廣則德之徵也廣胖亦無可實指只就其嚴
節反照自見不外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單自欲誠其意
言故君子必誠其意直自欲脩其身欲正其心來心廣分
明是心正體胖分明是身脩意之切於身心如此故君子

必誠其意誠意須含着格致

自欺云者欺其未致之知非欺其已致之知也欺其本來不容斷滅之知非欺其致知後大事了畢之知也厭然一念正是誠處是所謂本來之知不容斷滅者此也所謂自欺其知正欺此知便即此厭然揜著之念擴而充之便是致知便是誠意工夫了君子愼獨只時時提醒此念耳格物即是格得此中種種合當如此及必不可如彼的事理灼然明到如識緇素水火然便是致知及畢念時便自有長義如刑一意便是誠意　心非擴之使廣也體亦非持

之使舒也只適如其本來之初而已矣要知潤身而心廣體胖非是誠意之驗乃是從自慊處論一段光景之妙見誠之誠中而形外如此故君子必誠其意而戒欺以求慊也

修身章

此章緊要只虛盈二字上節有所便不虛次節惟不虛便不盈總是借常情之失以形容身心相關非必指定意後有此失也亦非首節言心不正次節言身不修末節歸重經文　忿懥四者皆心之所發乃不曰心而曰身是不從心之虛中順應而從身之血氣偶動也此節全是一有字壞事人心如太虛原不着一物纔有所則未免着相便非太虛本體不得其正是失卻瑩湛之本體則字甚緊有所處即是不正了莫認作用之所行四正字根上在正其心來然曰正其是工夫曰其正是本體此正字即中庸中字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如風過樹如月行空依然未發之初便是正　不在承上有所來夫心一有所即不在非以不正爲不在也心不在焉着于有也人心管攝百體即遂于物而不守其舍則耳目口體隨心飄蕩而莫知其鄉安能從令而效職哉不見不聞不知味俱作實事可見身心最

相關處此不脩之一証也不可便作不脩

末節結上文只虛講不必粘着上二節正心工夫雖兼動靜然此章自心之用上說來當重動察一邊而靜存之意暗含在內按心原無可形狀故顛倒說來終不言心如何正蓋欲學者自明之也身心無二相正脩無二功故經文曰先曰後而此直曰在這在字是許那不在的去處而着力挽回意莫看煞了

齊家章

兩節俱言身不脩而家不齊意在言外引諺言只爲辟字

偖紮本意大畧明偏之爲害蓋家人之情有美有惡有美中之惡惡中之美紛然不齊然則吾何以齊一家之美惡只齊吾一身之好惡耳齊以一念之知而不主僻耳蓋刑賞難行之地惟恃此身之好惡以代爰鉞之窮既已莫知而入于僻則不齊之局我已先開之矣此脩身之爲急也

以上三章都是借個常情以指爲心與身身與家相關之意不是誠意後又有忿懥等情及好惡等僻也

心本無所只從太虛中不知不覺流處自然美美惡惡錙銖不爽今人一之其所便自辟了僻就是不能知處非是

由于不知也明者好惡如鑑因物自來此則以意往就故曰之其所五僻從上四有所發根知只是虛心照之若定要於好處求惡惡處求美又落有所了

諺兩句總是用情之僻不以好惡分偏故字不可忽正以俗語証常情也統言人則包乎天下矣二莫字正照鮮字

此謂節家庭情勝法所難行苟好惡一偏非惟家人不聽我齊我自不可以齊家了上二節只說得身不脩未說到家上故收只用反結口氣喫緊在與壹是皆以脩身爲本相關應　章內親愛等字僻等好惡中之變態以見部之易蔽八條目總一致知盡之此章則於齊家中指出知之難致欲格物者格之於此

治國章

此章只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二句大義了了先須把事君事長使衆意放在一邊勿把來攙攪便迎刃節解也所言事使者欲令國治當令事使之間各得其宜而要不外孝弟慈得之見得治國君子只消教民以孝弟慈便了此孝弟慈是根心的不學而能一觸俱動興則俱興了心誠求數語正是指點出眞心以爲聯屬家國之血脈非爲事

君等作註腳也須知孝弟慈只是教人以興孝興弟興慈不是教人以事君事長使衆其曰所以事君事長使衆只言家國之理本一非教人之事也此最宜着眼見得孝弟慈是吾人眞心我一家有此孝弟慈一國亦同有此孝弟慈只怕我自家先有未盡而徒求人非人便把此眞心都埋沒了何也從好不從令民情類然也引三詩咏嘆而結以足法民法着父子兄弟四字孝弟慈之教本身可知矣血脈全在心誠求之一句上蓋家國之間惟有一種眞精神眞意念聯貫其中而不可解所以能使一國之人翻然

勃然不待教令而自然興起於此一種真精神真意念是之謂誠是之謂所好不誠不足以言好也實有諸已誠也實無已誠也所令必如所好誠也不曰所出乎身不恕而曰所藏乎身不恕曰藏自有無限鬱勃凝聚之意好在此誠亦在此所謂真精神真意念也不言而喻非一真之默契而何

首節非正言齊家以治國處乃究言治國之所以本于齊家也其家不可教何反言以起下句不可教是我無可以教家者亦勿直露身不脩出來言既無可教亦不能教總

在立教者身上說不出家是身不出家成教則未嘗則未嘗無係教之須所以能成就者全出家之率教爲榜樣也成教處不可講得着力覩下文曰從曰與自見只言成得個教的模樣未說到民從教上下三句正是解此孝弟慈正是成處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時卽將此孝親的去做更不必別用一法凡欲教忠亦曰如其事親則已耳仍不出教孝的道理弟慈亦然三所以爲國家相通的光景此是泛論其理未說到君子國人身上使衆不作驅使作使之得所之使　引書緊别心誠求之一句不過作一証耳

此節特就保赤子之慈不假強爲以見孝弟慈亦不假強爲見是根心之物一呼立應觀慈幼一端可見以起下興仁興讓之意且微得上面所以意思出勿把使衆及事君事長來葛藤誠字不可思議要在母子相通處想出真境來要講得自然勿着力　大全小註朱子曰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赤子既可心誠求之而中求民瘼者可推矣正見慈之可以使衆商素曰正見慈幼使衆同是一心若云慈幼之道不假強爲則如保二字何着落亦有理

一家仁節極言教之所以成處重個機字而機字宜玩上

數個一字來機由于一也自孝弟慈之行處藹然有思見是仁讓卽行中之遜順貪戾總是仁讓之反機字在心上論一家仁讓就是一國興仁讓所在一人貪戾就是一國作亂所在不必說到國上去方是機機發動所由也只在我身上看出機字如此正所謂不出也証上文三個所以字玩本文只在六個一字揣寫機字只作不二看更好惟其如此所以如此一言二句乃現成語只是引以映機字古語說一言之誤便僨事之成則一人之趨操乃一國之趨操所由定定卽成也精神全在此謂二字不在實講作

者以此感彼應解機字固隔一層或泥迸而不停肖而不
爽說向應上去了還就立化者言見有如此仁讓貪戾之
一機也說感應之速與本旨何與
堯舜節非証一人定國承上文機字謂提機而運者到底
離不得身又推到身上去堯舜桀紂借來做個樣子曰帥
曰從摹寫之辭堯舜二句不甚重引起其所令句其所令
句亦不重引起君子君子正所令不反所好者也求諸人
非諸人正應令字有諸己無諸己正應好字而後字宜挑
剔正是不責人而責己意此便含個藏身恕處末三句反

言以決藏身貴恕意只說能喻諸人不說人喻可見其機
如此　所令反所好者如桀紂雖暴不仁不便以不仁令
民好字便如忠字令則多有不從心而出者不忠則不恕
不恕何能令民不從起于不喻喻則從而興矣興起聽從
自有個機括非人所能強以心感心只在傾刻而已
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即心誠求之也如此方能喻諸人所
謂不中不遠也此求如慈母之求赤子此喻如母之於赤
子不言而喻　此恕字不宜泛看就不忍民之有惡無善
說如心之謂也上文誠求不遠我喻人也此不令而從人

喻我也君民相與俱在形聲號令之外
故治國句乃結上文當暗帶脩身在內正完那不出家而
成教於國的斷案在字較先爲緊不曰先而曰在處得家
停當而國之理都在此這正機之爲言卻要移不到此謂
治國處纔是腰間一束下文不過借詩詠嘆耳
三引詩皆取齊家之義家人兄弟等俱在有國者身上說
不可贊議只要會三個而後意詠嘆上文不出家而成教
於國來　按家之不齊起于婦人非刑寡妻未易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三詩亦有次第引詩純是証上文意不是

說詩此謂雖指詩言亦須合上文說蓋云三詩所言教之
理即在此宜之理而民法之機即在此足法之機此正謂
治國在齊其家指點最顯也吾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詠
詩而益信矣又何疑于經文哉
邸毛伯曰吾之爲父能慈則所以使衆者握之于我吾爲
子能孝則所以事君者握之於我吾爲弟能弟則所以事
長者握之於我舉治國之理而皆握在我則不出家而法
則備矣而後民法之夫亦喻吾之恕從吾之帥而共興于
仁讓也故曰此章只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一句大意了了

平天下章

平天下實事專在老老長長恤孤三句正是明明德于天下處而明德有同然天下無異視須要絜矩然絜矩只在與民同好惡故首二節絜矩只在與民同好惡故首二節絜矩乃一章大旨樂只三節言絜矩之道在于公好惡而結以得衆得國失衆失國只以民心之向背處一言得失絜矩又在理財故言理財之公私而結以善則得不善則失是以主德之純疵再言得失楚書以下論絜矩在用人故言用人之公私而結以忠信則得驕泰則失是以君心

之敬肆處三言得失一步緊切一步末復論生財之大道而歸其禍于聚斂之小人專爲理財則理財尤絜矩第一義也此係舊說不可不知

李衷一曰此章大旨只絜矩與民同好惡便了下用人理財總之爲同民好惡而設同民好惡總之欲使天下孝弟慈而設原無段落中間三言得失乃敞掞之詞不得執爲分截用人理財二意只要識得大意可矣首言絜矩是平天下的作用責實在好民好惡民惡二句不外下理財用人之意然其源頭則在愼德故喝出先愼德來中間自有財說到去娟嫉若斷若續蛛絲馬跡隱隱可會正不得把理財用人截斷兩處也末言忠信則能愼德從事愼德即愼獨忠信即意誠愼德而忠信即愼獨而意誠也看來愼德還高忠信一層忠信又高絜矩一層本傳於此二大意皆着力提喝叮嚀君子而愼德着一先字正此章大頭腦但提出愼德作主而大意了然矣生財以下說出去聚斂來把理財用人攬作一團了蓋平天下只是要平個財生財正是散財無二層意中間許多處置總爲孝弟慈的物料處置也不然仰事俯育用個甚麼故用人與理財不對

須云用人以理財方可

曰在齊其家便根着脩身來故從孝弟慈說起曰在治其國便根着齊家來故從老老長長恤孤說起孝弟慈以心言故屬脩身老老長長恤孤以事言故屬齊家此節只看個矩字矩字從平字生矩所以爲方方即平意謂天下各得分願而無一夫不獲所所爲方者心也上老老三句是舉齊治現成的來說從此証此人心之同來勿涉作爲興字重見得孝弟慈人心同然當有以處之使遂其欲倒下是以君子句提出三上字有意正見上與民同心此心從

上發出來在國滿國在天下滿天下勢有廣狹情無彼此
是以君子云云若心有不同君子雖欲平之亦何可得
矩字從經中格字盡出治平一傳明新總圖
上老老三句是述前語不必着講絜矩句是起下語不應
實講　絜者仍是心誠求之含下公好惡理財用人在內
所惡節卽所惡以見絜矩之道蓋人情惟惡最眞能以惡
處絜得則無處不平矣毋以字最重正是反諸心而能度
處虛設個上下前後左右以見六面皆方分明畫出個絜
矩模樣上下等俱活看十二句須合看始得　上言人心

本不間于己故曰是以有此言已心能不間于人故曰此
之謂　樂只三段俱言好惡關係甚大以下總承此發揮
民好好之二語寫誠求心法逼眞二所字見自己好惡做
不得主意不是狗民而特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推求之
有經盡區處在內此之謂非贊詞言必如此纔叫得民的
父母未說到民感戴上　南山節以好惡不能絜矩之失
者言之既爲民之父母就爲一國具瞻了故以師尹之瞻
與起有國者之不可以不愼愼卽愼獨意非照下戮字當
以十手十目之指視而嚴此萬衆之瞻也愼字包得廣勿

指定好惡恐碍下文先愼德惟云澄好惡之源廣好惡之
用一一愼之好惡不以己以民其顧畏民碞之一念何如
愼哉　上言爲民父母是得衆便有得國之意爲天下戮
是失衆便有失國之意故此條引文王詩結之得衆失衆
二句就指殷說是釋詩語正意宜找在末兩則字文氣甚
緊得失畧無停待正是峻命不易處便見帝天之命主于
民心得衆失衆亦以好惡貫說得衆得國兼創業守成如
成湯是創太甲是守　是故緊承上文來君子指平天下
者觀國之得失由于人心之得失則絜矩要矣第絜矩莫

先于脩德先字當承愼好惡來言有國者好惡固不可不
愼而德尤好惡之原故先愼之愼德在絜矩前一步乃矩
之所以立也德卽明德愼卽愼獨之愼一念稍疎絜處便
不周密故君子直從靈明中檢點得密不令己私障碍此
爲愼矣惟愼德則有德此有德二字提出重看包絜矩公
好惡在內德爲我有自可以絜羣情之欲而通人心之惡
有德則得衆此有人有人則得國此有土此二句猶是頂
前得衆得國說來有土則率土所出盡人貢賦此有財有
財則府庫所藏悉由經費此有用四此字都應上愼德人

士財用一時俱有特漸次言之惟人士財用必因乎德故
斷其得乃衆務之所從出爲平天下之本財乃有德者之
所自致爲平天下之末譬之樹然根株既固枝葉自茂兩
者原相因若外本是置之度外與愼德反內末是存在心
裡分明是聚財爭奪是爭利於民而施之以奪正所謂內
末也旣奪其有誰肯歸心民散意已隱然言外遂接以財
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上句重下句帶言民與財必無並
聚者然財聚亦就一時言之究竟未有不散悖出意又隱
然言外遂接以言悖而出者四句空言尙且要報貨利豈

肯甘心財之散可斷其必不免者引康誥惟命不于常于
字在受命之人言善則得頂上愼德而人土財用相因不
善則失頂上外本內末而民散悖出然字釋書亦不可太
泥上文不常全在二則字有倏忽轉移意矣字住腳亦可
玩言惟善則得一不善便失之矣可不愼哉全重下句儆
醒人主失天命得失一係乎君德善不善可見人君當實
善而外無足寶者故引楚書言不寶白珩而寶善人之意
而舅犯節不曰檀弓而曰舅犯蓋舅犯正是善人故其爲
重耳謀不以得國爲利而以仁親爲寶亦是敦本之意這

節見流離顚沛之際而得國大利猶然不貪賢臣謀國大
率如此遂引秦誓所言大臣以見欲內本外末者必當用
善人也一節全在尙亦有利哉亦曰殆哉二句看出用舍
賢之臣之利用妨賢之臣之殆處來有多少忻慕多少儆
懼意思方與引書意相合主意在思賢臣重上一段若有
是冀幸之詞斷斷是漸截意謂絕了那聰明才辨一味渾
厚要之有技亦何害但大臣不以所長自炫耳此二句作
一句讀就外貌言故轉出其心二字來直貫到實能容之
句休休乃安閒寬大泱然無欲意如所云心逸日休是也

如有容見其空洞無外意二句亦作一句讀蓋休休之心
難以名狀故不徒曰有容而曰如耳人之有技二段都是
想其心量如此正是形容如有容處實能容之總承上二
項下段俱相反看以能保我二句其言貽澤之遠也以不
能保我二句甚言貽害之遠也此節引書以起下以仁人
得好惡之正意　唯仁人正所謂愼德之君子心體淸明
故放流之用果決如此此謂二字重看兩能字極着力仁
人不蔽于私故明足以別賢奸不撓于欲故斷足以御衆
錯愛惡不對能愛正在能惡上見故從放流說起

見賢節還作用人不慎來即已德之有虧也四不能字正
與上二能字相反命與急親賢反過是大過之過言卻忒
寬縱了二見字輕看合下節還從註作甚與未甚爲長身
字對子孫黎民更緊一步危言動之只看好惡拂人性便
是驕泰的人了好民好惡民惡豈是驕泰的能得
理財而必先慎德用人而必仁人方能好能惡可見天下
治術未有不自心術做來者故緊接是故二字指出忠信
驕泰見得平天下的大道得失仍在人主自心上
自樂只至災必逮身其言絜矩之得失已盡此則言其所

以得失而已故得失字輕兩以字重 君子以位言不指
能絜矩者蓋下文仍有驕泰一邊也有字亦不是能有了
只是說有此位即有此道平治不患無術患人不得矣大
者好以天下惡以天下意忠信加以必字見非忠信不能
得亦見忠信就能得也忠信是眞實心矩之體也絜矩原
從心裡出來故忠字就藏恕可想信字就誠求可想盡心
爲忠實心爲信也實實落落盡了此心便是純王心行純
王政至明至公的本體則好惡自與人同而無處不是絜
矩纔忠信便自得大道是一時事驕泰是心裡自矜自肆

全與自心的本體違了即一膜之內已分胡越方寸已判
得失非另有個得失之道也可見絜矩得失只在此心矣
細看此段正申慎德前段之意蓋言慎德便含忠信在內
言有財便含生財在內言去媢嫉便含去聚斂在內但上
段說得寬大下段說得嚴密下段即上段註疏也
慎德一段言人君不當專利了然國家財用最要緊只說
個此有不說個生恐人主以爲虛頭話不之信也故特從
大道中抽出生財一事言之以應上此有之妙見財實落
生於道意道即在足民以足國矣生衆爲疾以開之之道

生之也食寡用舒以節之之道生之也恒足逼上下君民
緩急豐歉說忠信以盡大道不過如此而于德本財末句
更有發明可識人君不必專利了言利之徒無得以投其
隙矣 仁者即慎德務本之人以字即上生食爲用之以
非有他道勿復在散財上講以大道生財而不私貨殖則
閭閻所積皆君之所覔而天下無愁嘆不平之氣自位安
而身榮矣發身就下節想出意義要切發字下句輕言非
若不仁者一意在財不知保身是以身悖財也此便是忠
信驕泰之別 人主內末而聚財不過欲聚之府庫以爲

吾財耳不知悖出悖入則府庫尙非吾財也但未有上好仁云云仁義本一心既上好仁而不忮刻妄取則下必好義而不後君終事是以已之財爲君用府庫財是以已之力爲君守言府庫之財敢誰窺竊無有非其財者連用三個未有字一步緊一步歸到財上以決以財發身者之未始無財提醒好利之主甚切然則人主何憚而不好仁乎首末二句重中句是過脉仁字重愛民上勿大粘公利散財等上愛下下亦愛上變文曰義者見分之所宜也

行德有財及內本生財等語前已詳言之其意已明此處只將三個未有字決其必然以收東上文不可實講

上文分明說出義之爲利而利之非利了末二節引獻子語反覆證明之非又一意雞豚牛羊皆侵民利寧有盜臣甚言聚歛之臣不可有耳用人與理財相關重不畜聚歛之臣上此謂國二句挨開在平天下者說此只就道理上論下節方說到利害上

未節正發明聚歛之臣之不可畜之故前節虛此節實自小人自字咎小人倡導使小人使字咎人君假權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正所以甚小人之禍此謂二句較上二句更明白申重言之未嘗補以義爲利則必同好惡于民天下各遂孝弟慈之願而平矣此絜矩之極而大道之得也然非愼德何以臻此

只循生財之大道便是以義爲利如任聚歛之小術便是以利爲利蓋平天下之君子只是重義如計及于義之利始重之則義亦利也　此謂二句非古語就接上文好義一句蓋引獻子證傳文何爲又引古語以證獻子也以義爲利非特義之所安便爲利與民同利無災無害國家之利又何可言

馮猶龍曰兩爲利利字屬君以義以利利義字屬民義卽上節好義之義利與義皆民所有惟上取之取民之利與取民之義孰爲利哉

中庸統論

李卓吾曰中也者中也堯舜所允執之中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河圖以偶起數而虛其中者伏羲之中也洛書以奇起數而實其中者大禹之中也至于釋氏之空中也豈非其中之無定在而本體本太虛也耶老氏之守中也豈非其中之有定在而主一以立極也耶然而庸也者用也存之無体用之不旣倚書曰以禮制心以建中也論語曰敬而無失以用中也禮也者敬而已矣其所

謂建中於民者豈非所謂用其中於民乎中固不可得而言矣故子思中庸一篇皆言中之用也天地位萬物育中之用也愚不肖之與知與能聖人之不知不能與夫天地之大猶有所憾中之用也達道達德九經中之用也盡己之性盡人物之性以參天地贊化育中之用也載物覆物成物中之用也洋洋優優中之用也議禮制度考文中之用也建諸天地質諸鬼神考諸三王俟諸後聖中之用也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中之用也有臨有容有執有別中之用也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中之用也

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之用也中之用則若是其大矣而中庸胡爲乎不言中卓吾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本體也天下之大本也探之無朕索之茫茫未發之中其可得而言乎故不得已而強名之曰誠誠也者寂然不動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又不得已而強名之曰隱隱也者隱而不可見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不得已而強名之曰一一也者千變萬化從何出不可得而擬議者天下之大本未發之中也中其可得而言乎故生意不息仁也而未發之中則肫肫其仁矣

莫深于淵也而未發之中則淵淵其淵矣莫大于天也而未發之中則浩浩其天矣如此三言亦豈足以闡其未發之中而令之使知也故下文即繼之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若欲知此未發之中請自入德之門始惟當于人之所不見處實下工夫不愧屋漏以造不顯之地然後方能知之矣豈非所謂廸知廸哲寔允蹈之而知耶不然則亦安能言之而使知也然凡物有色者可得而言也而未發之中不屬色也得而言乎凡物有聲者可得而言也而未發之中不屬聲也得而言乎毛雖至小

可得而見也可得而見則亦可得而言之而未發之中則
未毛也不可得而見也不可得而見則亦不可得而言之
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
中也既以未發之性而標諸卷端復以無聲無臭之詩而
繫諸卷後章章顯露句句詳明中庸之義備矣子思之情
見矣未發之中其可得而言乎未發之中其可得而知乎
又曰一中正脈直自天來故曰天向一中分造化
庸亦只是用此中耳原非兩件
中之所謂卽直指人心之本體以明之

天命之謂性章

此章爲道而發只率性二字盡之天命指性之原脩道之
教爲復性設也故戒懼以養性顯見以見性慎獨以操性
致中和以盡性卽此是脩道卽此是教至于位育只是完
全此天命之性耳

葛海門云天地萬物只是一性中和位育只是一道修其
不中和以致中和只是一教而其最喫緊處尤在喜怒哀
樂未發與發之頃此時原未離得須臾君子脩道正於此
際着慎戒懼慎獨自不容已試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是何
景象天地空洞萬物保合之中也又看喜怒哀樂未發時
中何品節天地變化萬物各正之和也而可指我與天地
萬物爲二性乎蓋萬物不在天地外天地又不在吾性外
天命我以性卽命我以官天地府萬物之道但在天地曰
位在萬物曰育而在吾性曰率率則於此性外無添設亦
於此性內無虧件完完全全本三才爲一道而隨時隨處
無不處置得宜便是位育功化　起頭只說個天命之謂
性未曾云性是何物故下云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是也中
者衷也所謂天命之降衷也起頭只說個率性之謂道未

曾說道是何如率故下云發而皆中節是也由中而發爲
和之節所謂率性而動也起頭只說個修道之謂教未曾
說修道之用功是何如故下云戒不睹懼不聞與慎其獨
是也蓋於不睹不聞而戒懼是密密潛修也於莫見莫顯
而慎獨是兢兢慎脩也到致中和而位育則脩道之功已
至而完了率性之道以合了天命之性也

性與命說有別不得說無別亦不得且如人一身目視耳
聽手持足行這着衣喫飯的無非是性卽赤子在襁褓時
嘻唉啼哭也只是性就在父母胞胎中屈伸動轉得的也

只是性難道是命卽在父母未生身以前投胎擇舍的却也是性難道是命然則這命終是無住着的如何分性命兩種這却有個譬喻到得春來時滿山青的青白的白黃的黃紫的紫這個無非是春然只叫得青黃紫白叫不得春其實離了這青黃紫白却又沒春了所以萬紫千紅總是春此之謂也此義却說不盡只是說不得

通章只勘天命二字明白便於脩道處了了命如命脉之命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性道教從來有此名目三箇字重看只因異端曲學紛紛言性言道各立一教以

啦人人都認差故子思揭而明之首二句連說天命謂性而性中已自完全故稱性而出率之卽道也此性字是性善的原頭指最初處說尚未落陰陽五行氣質雜揉處率性就私意人欲未萌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而言此二句只虛虛論理工夫却在脩字內脩道不是壞了又脩道原渾渾淪淪完全在這裡只緣人生以後許多情識智故用事不免緣識染着與本來的不相似了纔與性不相似便不是道聖人有許多擇執的工夫無非只要去了這些緣識染着的依舊復我性原初的體段這便是脩道非有增減於性也教非耳提面命之教乃主張世道之教然自修之外別無教人之法以一脩爲千萬脩之準則就是刪定脩贊聖人原只當自已脩道的事做但教卽此而是耳下致中和而位育然可想認禮樂刑政也都是裏面事却盡不得教　道也者三字宜深玩須臾二字極重兼寂感言道不可離全在命於天率於性上見得蓋天生下此人性卽屬在人身上原是不相離的而人一不率是性以行卽失其所賦之天卽失其所以爲人故曰不可須臾離道原不離人人必不可離道　是故二字緊承道不可離

來朱子云道不可離則是精粗隱微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蚤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睹聞而只戒懼所不睹不聞也下文又提起說隱微念慮之前尤不可忽故又欲其於獨而謹之

近以戒愼兩節合作一節看雖近精微似涉禪宗看來還是兩項地頭觀下文未發與發分明另眹不睹不聞與莫見莫顯說戒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愼獨是衆人不睹不聞之際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工夫常惺惺而已愼獨者所

以省察于喜怒哀樂已發之際當幾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而離道矣剖判義利全在此時戒懼是靜中主敬愼獨是方動研幾靜中主敬私欲無端而起方動研幾私欲無得而滋隱卽心曲之隱微卽念慮之渺莫見莫顯單就心靈不容自昧處形容　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見無方体可求此處最難理會故卽喜怒哀樂以明之喜怒哀樂之未發又從天命原頭說來未發不是喜怒哀樂含而未發是全未萌蘖也着不得喜怒哀樂四字要在性體上認盖此性渾然在中不落方所不墮隅曲故謂之中中非立于

不喜不怒不哀不樂之中是聲塵不染萬象俱空不着應迹而得名此全在天命渾淪上想見其一中初分景象中節中其中也人性上自有一個恰好的界限發之而一一如其界限猶然是那未發的本體故謂之和中本有節節卽是和非有二也　未發爲中性也中節爲和率性也大本達道道之謂也就率性指點中和而著其爲大本達道以明道之不可離意喜怒哀樂點出率性之目猶視聽言動點出克己之目　總來一個性未發卽性之渾淪處已發卽性之流行處未發是發的主宰已發是發的流貫皆

中節方是從性體流出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此正見率之妙處天下大本亦從未發字看出曰未發非不可發也如樹木未發枝葉而千枝萬葉都藏在根本之中故曰大本然本根上發出枝葉凡樹木通是這等的故曰達道二天下字重看正見人人此性人人能率天地位萬物育不過以天下還天下而已致中和句只輕帶在天地二句上言聖神功化之極亦只率性而已味上大本達道而曰天下天地萬物已在其中矣天地萬物亦只此中和之理旣致中和則天地萬物之理融會在人身上卽此便是位

育不得言工夫言效驗　中不獨在中之義卽天命之性也無所偏倚正見性善處惟其性善而原於天故曰天下之大本　位育精神從天地未剖萬物未萌時覔消息始見天地人物同在性命中故致中和則天地萬物源頭皆吾操矣若說我去位他育他便自不合

時說附

天下凡旣發者有盡而未發者無窮未發之中則四虛之神所以靈靈活活含天下之生意而根抵于其中故曰大本達字不作推出去人人同然上說盖達者此心通達無

碍之謂天下萬世只是此中我既與此中不戾卽是與天下無碍處蠻貊可行家邦必達故曰達道道正與率性之道相照勿泛說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不是又進一層工夫俱在戒懼愼獨中不可分中和亦不可言以此位天地育萬物只是聖人在天子之位天地萬物各得其常耳不是分外禎祥之謂也　又曰致中和宜云致中而和是一直下蓋和只是中故名篇只曰中庸言中則和在矣位育是實落事堯舜有堯舜之位育孔子有孔子之位育如書曰夏后方懋厥德山川鬼神亦莫不安鳥獸魚鱉咸若也卽無位者能如

此脩道一家之中父毋親族童奚相安耕漁蚕織雞豚狗彘竹樹果蓏各遂其生亦是位育

君子中庸章

通章辨中體以維道統正作中庸本旨也意在下節重一時字中不離日用故曰庸中不可執着故曰時君子小人就人品上辨學脉言君子是中庸的小人是無忌憚的

君子中庸者謂此中庸完全在君子身上君子卽中庸也無兩層若說君子體中庸君子合中庸仍分而二之矣此小人亦是自成一家欲以道易天下者但視君子之大本達道則此其不大不達者矣故曰反中庸

君子之中庸也小人之中庸也是分疏語庸因中以爲體中因時以爲用隨時屢易而不可以爲常者中也理之常而不易正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若膠於一定未免有差時中二字全從君子二字生來正發而皆中節之意時時合此未發之體既曰反中庸如何又曰小人之中庸小人冒中庸之似亦竊附君子之中庸而行其實不知天命肆意妄爲無所忌憚此句實看破小人假行狀來戒愼恐懼正是時中不能戒愼恐懼便是無忌憚了無忌憚正是反

處正其謬則曰反誅其心則曰無忌憚　須知率性不是率情率情是小人無忌憚率性方是時中

中庸其至節

夫子反覆中庸獨見其妙哭地贊嘆一句因而轉眼當世不勝感慨故曰民鮮能久矣至謂恰好處非極至也正見不可離久字照前須臾極怪嘆又極屬望至字起下許多至字能字起下許多能字

道之不行章

通章又引聖言以剖鮮能之故首節是正意次節特就冀

不二字翻出鮮能來喚醒他乃是挑撥明行勿一味慨嘆
罷了此章是覺人知道意明行二者只當得一個知字明
行互根方為知道不明不行屬道言如云道本行於天下
今則塞而不行道本明于天下今則晦而不明　道明道
行只是一個率性解悟處就是明體會處就是行其實是
合一的非斷然兩截事
羅近溪曰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正前民鮮能之故天下
人品只知愚賢不肖四種知者是了悟的人其知解伶俐
似於道儘能分曉但認定了悟處便是道又被知解超脫

太甚看得道之條理都沒緊要不肯盡心幹當事稍涉于
卑近便忽易之如莊子諸曾史之行是也故其於道不是
不明却是不行至于愚者雖無此病又髑突了縱說破亦
難曉安望其有為也賢者是篤實的人其執持嚴密似於
道儘有定守但認得篤實處便是道又被執持苦迫太甚
看得道之體段過于狹小不肯開拓推求言稍涉于高深
便信不及如子路疑佛肸之往是也故其於道不是不行
却是不明至于不肖雖無此病又放肆了縱束縛尚不受
安望其有知也故道之在人固是髑突不得知解也用不

得固是放肆不得執着也用不得高深不能使之加卑近
不能使之貶所以然者正為此道原是中原是庸乃家常
飯也人人日用而不自知是當面錯過也民鮮能中庸以
此此講過不及處雖與本旨異然名理自是不磨特識之
次節只承上再加咏嘆沓嗟見人人在道中却人人在道
外與孟子不著不察同一感慨人字即上賢知愚不肖鮮
能知味即上過不及飲食就是道
道其不行矣夫
本是嘆人不能行道却說道其不行其字內無限寓意隱

然有不得辭其責者此舉不行之端以起下章
舜其大知章
此章以中字作主稱大知還從用中上見問察隱揚總是
用中內事極豁達處正其極精細處以其於中恰合故謂
大知大知二字另提要想其一片空明無礙之體惟大知
而後能問察隱揚執兩用中非問察執兩用中而後為大
知也舜之心境十分透徹形骸俱化吾心非內天下非外
故曰大知問察須看一好字有精神鼓舞不能自已意蓋
道寓諸庸至淺至近的即性命淵微處須知聖人之心與

道爲一　自然聲入心通觸處皆道不得遺漏他隱揚又承問察來隱惡揚善如向陽之木自長背陽之木自消舜何容心焉隱不是隱藏紅爐點雪與俱化矣并那步亦無停泊處惡亦不是悖謬不善之言如物有美惡之惡葢其粗惱而不入精粹者揚不是稱揚乃引伸觸類抽揚他道理出來兩端者不一之謂葢天下道理甚大非止一端而臨時所用只一用其一則一者是而餘者皆非矣有所用亦有所舍舍的亦有用時用的亦有舍時就一時分個是非兩端而要不可不謂之善也善是總名論中于未發則中

含衆善論中於發而中節則衆善之內又以一時所當用者爲中中無定則是非兩端亦無定如前日之中於今日又爲過今日之中於後日又或爲不及以其介之至微故曰端以其理之至變故曰兩他人於兩端處便沒主意了舜却拿得定捻得着惟其中而用之毫無牽制癡惑豈不是個大知用其中於民亦不可云用民之中這中還是舜作主如善與人同亦是舜之善與人同也故曰用其中但出于民心之同而非一人之私如鏡納影有大攝合處如丹點鐵有大治化處故曰用其中於民譚子有言謂水之涵天也不知實天之涵水也水涵天是民境地天涵水是舜境地卽此用中意也其斯以爲舜句口氣自上文拖下不要回轉只虛活咏嘆有揭作人榜樣意斯字有現前卽是意言舜之所以爲舜者只在這步子分明直指大的心源說葢有想其大而莫可名者只渾淪說勿着實將上文扯入切勿揮入大知字

人皆曰予知章

此節重下段上段興起下段耳上知字是能料事于未然下知字是能析理于毫芒皆自負之辭守不得牢還是擇

不得精世不乏總明意見之士往往錯走了路途日趨于隱怪彼所謂擇卽彼所謂知耶

此近有作兩開看者上是索隱行怪的下是半塗而廢的亦有理但不若朱註以上段罟擭陷阱照下段擇不能守耿發有趣見得中庸以外都是坑塹這個人錯脚在那裡去了哀之醒之俱在言外

回之爲人也章

說出爲人二字便是中庸真種子人字直根着天命之謂性說來爲字便含着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說來擇字

對下一字看擇非合理欲而擇之也毫釐之辨正在天理中同源異派處分別出來益去其不一以歸于一也一如惟精惟一之一是此善大統會處不是零碎工夫語善到此便是摸着繼之者善了拳住為人的命根了下拳拳服膺只孔子形容他固執的意思不得說得太着力兼寂感言服字即作依乎中庸依字看弗失便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意工夫得力蚤已在擇處凡博文約禮克己復禮皆是此正回之所以為人也　善即中庸擇只就庸德庸行中體認個中庸出來得是行得非徒知得也

天下國家可均章

上三句輕只引起下中庸句此是慨世之言只淺淺說去而無窮滋味在內若曰天下國家至難均的也均得爵祿至難辭也辭得白刃至難蹈也蹈得中庸至易至簡却是能不得何也豈真不可能乎何人之易其所難者而難其所易耶言外便有人自不奮發求能之意

子路問強章

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天命之謂性也率性之謂道則自中自和又何強之可名耶然吾人有生以後便為氣習用事矣矯習歸性乃所稱自強之君子故強一也率性而出則為中和倚於氣稟則為南北強字自涉世上見矯字自心體中出君子之強全在四矯字

此章自勝勝人字重抑而強與非謂汝所當強也蓋以勝人為強工夫全在人上做不知汝自有自家常勝之強在所當理會者也天地不分剛柔人心自分南北不必泥定各處所生成言乃謂人任其習氣而南北之也此亦不是尋常人此輩亦是見定守定故夫子特舉之但氣質未融不免有所倚傍便墮落方所故加一方字又着一居字未

飾方是自家作主不落窠臼此真自強之學也

寬柔以教非教誨只是寬柔以示人之意不報無道正是一味寬柔處此定不是刻薄小人所為人若不肯做刻薄小人則一意向忠厚上去而入了此一種氣習矣衽金革云云定不是懦弱人幹的事人若怕懦弱受欺則一味向淩厲一邊去而入了此一種氣習矣南方北方只形容他兩等氣習不是實在語強中分明有此兩家學問各守其見即此便是欠中和處不流方是個和不倚方是個中非兩層天命章已立中和之名矣但當時同流合汙亦謂之

和不知此卻是流而無節了叫不得和執中無權亦謂之中不知幾無權便是私意用事便倚着私意了叫不得中和而流即是不能保守其未發之中中立而倚即是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天下只有本來性命之關難守故曰而強兩不變所不變者何物即中和也本不流不倚可了有道無道特極其境過言之　中有一步依附便是流一步粘帶便是倚塞即性命之闇然處不變塞非故意韜斂性命之真體自不爲功名漏泄

燦花集云寬柔節頗類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的作用此屬

于器度故君子居之衽金革節乃借以狀其情之樂禍是赴人之急狥人之難的作用此屬于骨力故強者居之和是與人處以和氣調諧不相乖拂此則情昵于同而易流一任隨了他去不流乃和之最難處中立是持巳處以虛中直立不爲詭隨此則情激于獨而易倚靠着中立作把柄不倚乃中立之最難處塞如塞水鉄有堤坊之意即指不流不倚不變易其堤坊也至死不變即不變塞五丈以見耳矯如曲木使直奔馬使回非有大氣魄大力量者不能　大抵不流的人定能不倚何者不流處已便是中立也不變塞的人定能至死不變何者至死亦只是不變塞也又只是不流不流不倚也不必分作四樣看

素隱行怪章

隱怪處說有述中庸處說遯世不見知則半塗之廢的爲名心所使也此學問中第一病痛中庸鮮能正坐此說到此將不明不行的病根刮骨剔髓說盡矣

首節乃求名而名歸之者索而行之串看弗爲是斷其非道不是不屑爲也便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意但未說出爲來要見得所爲有在　二節乃疑中庸之無名而悔者

遵如弟子之遵嚴師便不浹洽我與道爲二未免有許多矜持把捉的工夫只可暫不可久那步英鋭的氣魄卻有銷歇的所以半塗而廢惟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安穩吾弗能巳只說真機見到了自住手不得便含下不悔意吾字只活看　末節君子正指聖者曰中庸則非隱怪曰依則與之爲一不止於遵曰不悔則無求述之心而亦無半塗之廢不悔正見其依處通節俱要說得自然　道者性也離性無我離我無性自是相依而不捨的君子認得性體是如此棄他安身立命須臾稍離卻把我安頓在何處

只到得見聞不着思議俱無未發完全是中巳發完全是和渾我是命渾我是性纔是依中庸　君子有中庸之隱德不必深藏而世人自與之相違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遯不悔自信之至也　聖者能之却是天能以無能爲能非於不可能者而用力以能之也能無別的工夫只是一個戒慎恐懼　不曰聖人而曰聖者不過就上君子而直指之言如是則行造其極以至於聖君子之能事始畢耳葢勉人之辭非爲是言以助人之遐托也

君子之道費章

道章只說費而隱在其中旣隱矣不可說也雖不可說而就說費處却已和盤托出了末節收拾到實體處使人可下手　率性之謂道道不可須臾離故曰費而原于天命則隱矣性者良知良能也愚不肖可與率也然就此而極其知能之量則聖人有所窮可見此性率之不盡故以所不知能者還之以不知能正聖人之妙于率而合體于夫婦者也天地有所憾天地亦自率其天地之佐而豈能滿人之願乎說到此天地聖人也只與夫婦一般夫婦未嘗不在率性之中天地聖人不能有加于率性之外語大則夫婦亦大語小則聖人天地亦小無物能載無物能破無物能離道也鳶飛魚躍此是率性的樣子夫婦天地卽端卽察然則君子之道亦何必舍費而求之隱哉察乎天地就應上下察句以上下察極言道之費而以夫婦爲之端因前太說得廓落了故指個端來以見君子之率性雖做到際天蟠地亦不過造夫婦知能之至而非敢求知聖人之所不知能聖人之所不能也故下章接之曰道不遠人道之費到語大語小處已盡引詩只是咏嘆滔泆形容不盡之意

近有一名公曰此章重隱字恐人在費上用功茫茫無下手處指點隱字與人只要在一念入微處着力也若把道字泛看似從氣化散漫上說道不從人世上說道也本文分明說君子之道該着君子身上說朱夫子云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則知道只是率性之謂君子之道是就君子之率性而言與言聖人之道同費而隱只是獨知處言費則所謂費者乃吾心之所昭著若不在獨知處言費則浩浩蕩蕩不過游氣之往來耳道不在君子之身矣葢道顯于用卽是巳發之和道隱于微卽是未

發之中一部中庸只說得微之顯此云費而隱只是言道之用處乃至微者爲之體謂人當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以立大本要切之言盡于一隱字矣蓋發明首章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意中庸恐人求道于遠故發此議論　先輩說費如費用之費出於此而用不窮也甚是不睹不聞而千變萬化都在這許所以只消在隱處下手隱處可求故夫婦之愚不肖能知能行費處難盡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天地造化亦有不及處而有憾故君子之道只在隱處說語大則千變萬化無非性體包孕六合涵育萬象都是

這個不睹不聞夫孰能載之語小則不覩不聞之中萬象森羅纔提起一邊便全體都在夫孰能破之二句正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的意思　由斯以談可見費處何莫非隱之所著你看鳶之飛魚之躍無非是吾所性之理理之所昭察正所謂萬物皆備于我也何消在費處故君子之道造端只在夫婦不求之聖人所不知不能而求之夫婦之與知與能及其至卽此與知與能而際天蟠地道理已在此矣此微之所以顯也此說雖新奇然終費辭說不如從舊爲妥錄之以附參

王觀濤曰夫婦天地上已說過重結之有何意味蓋夫婦也天地也皆以陰陽配合而生生不窮者也對舉言之見化育之功不獨在造物配匹之義不獨在人倫天地大夫婦也夫婦小天地也三才一理於此尤爲深切

道不遠人章

中庸大抵爲不庸者作子思見世之遠人爲道者多不肯認今日愚夫愚婦之人能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爲人友者卽是道而別求所謂高遠者以爲之不知旣不認其人又孰爲其道寧知人之分量當下滿足可以自治可以治

人可以我施可以彼受言之爲庸言行之爲庸行愚夫愚婦日用而不知聖人終身由之而不盡卽極之參贊位育亦不過慥慥君子之能事耳有何不足而必遠人以爲道哉只看得人字透徹橫說竪說都是不遠的道理

道只是一個性這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間那一步不是道那一步不是性那一步不在當人之身舍了這人道何從而見所以爲道者只是一個率性若舍了這性便是舍了這人舍了這人又從何處爲道道旣是不遠人就是所以爲人處卽是爲道而又遠人以

為之則索隱行怪矣如何可以為道 詩言伐柯本說不
遠惟有兩柯便岐為兩雖在眼前猶須睨視是不遠猶遠
也若人之則即在人之身乃真不遠人字原是槩論以人
治人者就把人的道整頓人的身子改而止者改了不像
人的道即止此 以人治人主君子自治說且忠恕二字
乃一章之主合下君子之道皆是反已自治處以人治人
復其所以為人也改即得其所以為人道不遠人得其人
即得其道止者即此是道之意蓋人性上不容添一物不
是欲乎之說・忠恕節正是道不遠人夫君子以人治人

者更以道在人心不待遠求耳忠者中心也恕者如心也
忠恕只是如中心即下文願字是也願者中心願也如隱
怪有述他也自願隱怪但非公願如無父無君之教詎君
父願之乎設令此人居君父之地亦必不願故必忠恕方
是真願方是施之人已而不隔達之萬世而無弊蓋道只
是流通于人已的道理此則求通于人已施受之情只如
中心以為之人情協處便是天理無違心之事便無違道
之事便是不違人為道人只失了此心故違道遠道不
遠正是道不遠人即人心即道君子之以人治人以此不

願處是已心上度量非必真有此施也勿施就在不願內
描出此二句不但釋忠恕正見所以違道不遠處道無過
忠恕而忠恕只在反已之間何等近易
忠恕一句正發明道不遠人意猶言道豈遠乎哉即人忠
恕之心便是道不必遠求也違道不遠謂是心即合得道
體非謂由是心而進道亦非謂是心近乎道也不遠二字
只照道不遠人之遠看
末節正解不遠人以為道君子之道四言君子以人治人
者其道有四言丘者不但是借已以儆人正明夫子之道

亦不外是忠恕即夫子之忠恕為道處子臣弟友乃其人
也事父事君事兄交友則其道也能盡此道便是慥慥君
子又何必遠人為道未能正是反求有不自慊處四所求
字只是心欲如此而猶恐其不能盡如心所願或於道有
未能也蓋子臣弟友之道即不願勿施實願力有此願即
有此求求者求慊其願意須味一所字隱然指一個道理
在聖人未能實落見得有難盡處即下不敢之心兢兢自
勉者也子臣弟友之道即庸德言此道即庸言庸字重看
正打轉不違人意通章說道而此又曰德如事父事君是

道忠孝便是德不足有餘非作實看是他心上見得如此兩不敢字有惕然戒愼恐懼意而不敢處正是顧字精神正是行正是謹不是復添一意蓋有敢忽畧心便有交相照顧心非必言時想行行時想言而後謂之顧也二句只承上衍說非深一步慥慥從庸字生來是從其言行而細尋之事父事君事兄施友那有一處不慥慥那有一毫不慥慥爾字卽改而止止字此句正結不遠人以爲道言如是足矣又何以遠人爲哉非贊詞　慥慥指用功言不指成功處言上曰四者未能責己之辭也此便如若聖與仁

則吾豈敢之意苟未能而遂已焉則亦徒責而已故以庸德以下以見自勉之意便可見不以不能而遂已必求至于能而後可之意聖人尙爾況學者乎道豈可遠人而求之哉　庸言之謹乃所以重庸德之行也謹有餘乃所以充不足總重行上無有餘不足故曰中庸有餘不足皆病也只是一念放肆故于言行上照顧不來故曰不敢不敢卽下文兩顧字精神

慥慥不根言行相顧來只是在這倫常上實實落落其精凝而不散其氣一而不浮所稱悃愊無華者也這慥慥的人政是不遠人爲道的人性體外無一毫粉飾增益的事

君子素其位章

通章只是個反身之學亦只素位二字盡之不願外是素位的註脚無入不自得是不願外的註脚在上位數句又是自得的註脚居易二節正申言素位之所以用力處已與身字正是素位　蓋身之所居爲位位不能無得失但反求諸身要於吾身之無失耳自得的自字正己的己字總來是個身字若不能反身只可謂之隨乎位不可謂素其位而行只可謂之制于命不可謂居易以俟命

素猶云平素之素人身只有天命之性是平素具下的天下凡有此位吾性中卽有此理人看做位君子都看做素一叫做素則雖紛而未始非定雖暫而未始非常雖奇而未始非平雖新而未始非故率性爲道綽然有餘故曰素其位而行行字重看因位盡道斷不苟且塞責若素字看得無力則其字說不去矣以素視位凡位皆內也以位視位凡位皆外也從位起念便是願外不論其見在不見在也假如當富貴時見以爲此富貴之位也而始求富貴之所當行者此願亦落在富貴上便是外不是素了夫此富

貴當行之理原性中素具的則我非今而富貴者也素富貴者也富貴來而以素富貴者應之豈特不願乎富貴之外并富貴亦屬外而未嘗於其中添一願也其行乎富貴者猶之乎行貧賤其行乎貧賤者猶之乎行富貴素之用殊而體不轉也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袗鼓琴若固有之是素富貴素貧賤的樣子推之夷狄患難孰非素乎孰非行其素乎得其素而無入不自得矣自得照行有不得看最分明人歷一位自有一位所當盡之事於此無絲毫不盡則方寸之中廣大寬平真有不可告人者方是以我轉

境故隨入自得得其所得而非得人之得者也自字正與外字相反惟入于其中故不願於外入字要玩此節本解行素而收以無入不自得蓋挈諸行素而歸之不願也我為富貴貧賤所移便是得了富貴貧賤却失了自君子以富貴處富貴而自常在也以貧賤處貧賤而自常在也處富貴之自即其處貧賤之我夷狄患難無不皆然任他世態變遷浮雲蒼狗而自常是不加不損豈不是自得這個得不是得了別的就是得我的性得我的命自家得自家也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焦是也非得人之得也

在上位節是摹寫自得光景在上在下原是舉二端以發生人變態耳言惟自得也任其在上在下自泯陵援只不陵不援未見得素位而行須想他行乎上下處不然何以謂之正己正己有完己之本體盡己之分量意無求無怨要說得細有忘己忘人之意凡人於所在之位着了一分願願即生求而上必陵下下必援上求即生怨而上則怨天下則尤人何入而能自得乎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正己而不求於人也則無入而不自得也又何怨尤之有哉無怨即是自得無求自無怨非有兩層天人二句

總在無怨內又抽出言之人由天宰也無怨于人即無怨于天見俯仰皆正己之實學而正己無求所以不願乎其外也此五句致摹自得的實境末當收云所謂自得者如此　故君子總結上文在正己上剔出易字在天人剔出命字君子只是正己毫無願外何等簡易合下即是無歩子艱難阻澁坦坦蕩蕩政是安身立命所以君子居之俟命與孟子脩身以俟之同看便是立命處命字又透出素之根原來此正君子無入不自得處小人只帶言纔在世途上盤旋便有許多崎嶇嶮巇即行得去也只是幸豈有

常常幸得的夫素日行而易又日居可見君子流行處卽是坎止小人雖閉戸閒居已行盡如馳此節只虛虛泛論易之所在卽爲命非居易外又有一段俟命工夫也亦不是聽其自至全在居易上說以字有力險易都忘若要費力去守已便不易了

引夫子論射方顯出反求諸身見君子居易有何妙法只是求身乃以証明正已遍節雖說射隱隱要把君子做主說個失字以反照得字說個求諸身以反照不求於人見君子工夫只在反身上做益見道不在遠人爲矣

身卽已反求諸身卽正己引射以足其意非有深一層也反求諸身不是不怨勝己只是不求之正鵠反求之身也

辟如行遠章

此是子思概世之求道者鶩高遠而忽卑近故強分階級以破其惑使學者有所持循而入其實道一而已何遠邇高卑之可言註以下二節爲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意字可玩令人想出個意來正於若有階級處悟出無階級來也所引是可近可遠之詞

道字作道理看子思子會心道妙借景指點正意都在言外道無遠邇高卑定相下二句拈出辟喻言之見遠邇高卑總是一道指出自字非由邇至遠由卑至高之說乃是行遠只自邇處行之登高只自卑處登之引詩妻子之樂兄弟之翕本非以順父母也而父母自順則道固有不行而至無階而升者一讀詩可知也此言邇之可遠亦邇之卽遠卑之可高亦卑之卽高君子之道不必窮高極遠也須隱隱含個家庭人倫之間就是天地位育景象但不必著實說出

鬼神之爲德章

此以鬼神明中庸劈頭說個德結尾說個誠中間提出齋明二字分明見鬼神不外人心人心卽是鬼神何處更着隱怪前面言夫婦鳶魚言子臣弟友言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言妻子兄弟父母皆從顯處見顯至此忽揷鬼神一段却又從微處指出顯來見鬼神至變幻至微茫都是至平常道理須識得鬼神與中庸合德處首節言德包下誠字在內不專屬二氣說次節就無形聲道理綑組處說出體物不遺正見鬼神爲德之盛三節舉體物之最顯者無如祭祀天地間盡是鬼神充滿無所不承祭祀無念不當齋

明四節因引詩以見人心非獨祭祀有鬼神當將時不忘戒懼慎獨末歸到誠字上總見天人合一之道下文至誠如神質諸鬼神無疑皆實理實事本無隱何須索隱本非怪何須行怪此章從微處見顯與前數章從顯處見微一以貫之者也

鬼神即陰陽天地間之聚散榮枯種種色色皆陰陽屈伸之運似有物焉以主之故狀之曰鬼神夫子滿眼見天地之間無非鬼神不覺嘆其德之盛盛字含下意虛虛說猶云至無而實至有至虛而實至實提出為德二字見不落

窈冥恍惚隱隱含誠字意

矣節正見德之盛處合三句看始見其盛不專重下一句以不見不聞言鬼神猶末章以無臭言天正形容他微妙處此即指其體物處說非別有不見不聞者在也　體物不是鬼神在物外而主張乎物物物都是鬼神造出來的恰似鬼神在物中做了骨子一般遺鬼神使無物矣故曰不可遺此當與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參看但此處且未說透誠字　鬼神既體物不遺矣則天地間莫非鬼神而承祭尤其顯者驗之祭祀而鬼神體祭祀也驗之承祭祀之人而鬼神體人也上下左右無所不在此鬼神之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使者人心精誠自不容已此便是陰陽靈氣蒸動人心齊明盛服人心上已有鬼神自相感通而如在矣在乃心在如乃心如使乃心使此正體物之不遺　說鬼神甚只論個不見不聞體物不遺則在空虛中言體物其誰信之不幾乎爾隱怪者之口乎必就提出個祭祀之鬼神自人心之齊明盛服上來見其洋洋如在方驗得個鬼神之為德乃一誠之所為也故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豈徒于隱怪而莫測也

咏詩只重無不在意不重說感格上格思言無時不格正言其體物不遺也詩原不主祭祀說此節不可輕看蓋祭祀節特偶舉其一言之以見其無不在故下文急領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語意何等周匝如待祭祀而後洋洋則鬼神之所遺者多矣如必承祭祀時始齊明而無射則人心之遺鬼神處又多矣鬼神固不可遺也而何人心遺鬼神也此夫子立言之意也　夫微節乃申贊其盛也非推究其所以盛也正與首節語意緊相呼應然亦不必以微字貼不見不聞以顯字貼體物不遺說只總承言鬼神之

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微之顯者如此是不從顯處顯從
微處顯也葢誠之藏之微而妙于顯者如此夫誠是天命
之流行鬼神行之爲鬼神者
夫字總承上文來之字可玩中間包許多變化不測之妙
上二節皆微之顯不可揜處其意已明說不可揜了下句
不過賛嘆一個誠字來見得微顯原是合一不可揜就指
顯說如此夫就指不可揜說總是費隱的道理　如此夫
直打轉其盛矣乎正結上文言鬼神合散乃實理之通復
自不可磨滅是微中之不見不聞實落有個體物不遺道

理也故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舜其大孝章

劈頭說舜其大孝一句分明此章書只重大孝上贊舜止
于首節次節故字承舜下便推開說是因舜而泛論其理
三節即物以喻之四節因詩以證之就詩詞內提出受命
二字以結之言有大德者必受保佑之命于天也
德爲聖人以下須緊承大孝說要知舜德不在生知安行
處見在論親以道化頑嚚爲底豫使瞽瞍不愧爲聖天子
父安受天下養上之宗廟不至絶祀可以無慚于列祖下
之胤祚不至卒斬可以有光于子姓是舜合天下之孝以
成已之孝以已之孝成親之孝故曰大孝分明不重舜致
此五者于親只重舜能致親所以能當此五者說與別處
天子所以事親者不同　故大德節故字領上文脉泛論
正發明德中感應之理必字重看玩四字言即大德中自
有之祿位名壽不待外必也非着舜身上德不必泥定大
孝凡臣忠弟悌友信皆是故本文變大孝爲大德人不必
指定天子凡公卿大夫士庶皆是故本文變尊富享保爲
祿位名壽　上節只據理而言未露天字至此始借天之

生物以發明必得之理因材而篤只就好邊說因字最妙
便含不棨厚意故栽者二句重上句下句帶言培覆並提
正要把傾覆一邊以形培意此正是因材而篤處
生物節只棨自物言引詩方着到人身上以証培之之意
詩言令德之宜民人即物之栽也受祿而保佑申即天之
培也天亦因君子之材而篤之耳指出德來引起下文大
德揭出命來引起下文受命　末節緊承嘉樂節來覩一
受字可証必受命應前四必字但前虛說必之於德此實
說必之於天受字可玩是舜可以受天之命非天之私舜

也太德舜命正結大孝　前故大德節是抽出德爲聖人
句結尊富享保此一節又引天意詩意結祿位名壽而總
歸之受命不得泛說　聖人非教人徼福者而孝又人子
所自致何藉于福而以取必于天正謂我可必之以德則
福亦所自來耳且尊富享保聖人若固有之時舉數者而
命之曰福終是世俗見解朱註亦何曾說福

無憂者其惟章

通章重武周能述以貼文王無憂父作只伴說下兩節言
纘緒成德俱是子述之詳而父作之業益光矣文王所以

無憂也周公制作則皆武王有天下以後事耳不得以周
公並重　無憂雖以遇言然却以文之聖當其遇乃可無
憂作述以文王爲主當云文王之德本足以光前而適值
賢父之作本足以垂後而又值聖子之述所以無憂惟字
重看言惟文王能之而他人莫與也　無憂與不愧作同
父作子述交居其中而無憾于前後何憂之有
或云夫子槩論周事而獨於文王嘆其無憂王季越二兄
而有國武王繼三后而有天下是處兄弟君臣之變者也
而文居于王季武王之中因王季而有國未嘗受太伯之
讓因武王而追王未嘗失事殷之節獨履其常而不履其
變故曰無憂不可泛說個遭際之奇
作述處雖不言王業然說起積功累仁等語即是爲王業
的事矣只宜說文王無心以期父之作也而脩德行政如
王季則已作之矣文王無心以期子之述也而脩德行政
如武王則已述之矣此是父子各自盡道而文王適際盡
道之父子又何憂如此講即說王業無妨
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非直纘而紹之直是恢張他一番
與成文王之德成字一例看

下兩節總明子述之事章法當在之緒截住用過語落下
連末節一氣看纘緒只是纘其積功累仁之舊緒不得以
有天下爲纘緒之實過云武之纘緒本非有利天下之心
也奈紂惡貫盈不得已而爲孟津之舉然一着戎衣便有
天下不勞再舉則人心之樂從可知顯名所以不失尊富
享保皆本不失來雖與舜同然在舜則安安貼貼都是吉
祥善事在武王處則覺發揚蹈厲有大作爲意在　纘緒
成德正極模武周之有憂處以見文之無憂也
武王何輕只引起周公以成德二字爲主追王二句是成

其孝先之德斯禮以下是成其孝治之德追王制禮而曰成德者益德者制作之本也故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文之徽懿武之敬義總之有德可成許多隆殺禮数皆天下大經前代所未備周公撥剔出來更不可易玩一末字便見武王不急於代商無利天下之心

太王王季有號而無謚則謚殺于文王先公有祀而無號則制畧于太王王季此見禮制之盡善處斯禮也只頂上祀句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只管到祭以大夫達者倣其意而緣分以自盡也葬祭不平重祭上本文武孝治天

下之心使人皆得因祀以伸子情也喪禮又倣祭禮之意而制之者因論祭祀而并及之前一達字自上達下此二達字皆自下達上父母二字正解達乎天子之所以然處

人君以安民為德有撥亂便不可無保治撥亂以兵保治以禮天理人情非禮孰為秩之夫禮行而孝興焉使情順理安而風俗篤焉故能引養引恬保王治而不亂此文武未成之德所以有賴于周公也周公多材多藝就使武王未崩周家大制作亦自必經他手但在居攝之時則責尤重耳按武王得天下以正故公之制作有光公之善述皆武王之善述也故曰以武王為子不言周公武可括公也

武王周公其達章

這章以達孝二字為主達字即化裁盡變之意善繼善述正是達孝而所制祭祀之禮正是繼述之善處其祭祀之禮如春秋二節即禘嘗中事末又兼郊社而言見其享帝與享親共是一個意思而享帝由享親之心達之總見其為達孝非末節又另是一意益社與嘗前王所有郊與禘則武周所獨創順時因勢本情理而為之非善繼善述而何這都是二聖精神意緒與天地祖宗通處明達春秋二

節所舉祭祀特其迹矣但按迹可以見心故有踐其位二節及孝之至察乎天地故又舉郊社之禮並言也

達通也解在下節此處只虛虛說武周制作無絲毫不與天下萬世之心相通　夫孝者節只泛論其理不實指武周玩二人字可見夫孝者孝字上不必添達字二善字正解達字之意孝的道理原該如此可見達非有加于孝也

先人所欲為者曰志所已為者曰事志則意緒相承故曰繼事則推行有迹故曰述孝之理原是天下萬世公共的人惟見理透則不必拘拘於繼述之迹隨時變通毫不拘

滯這個志事做了天下萬世公共的志事這個繼述做了
天下萬世公共的繼述參之經權常變而理無不透者質
之智愚賢否而心無不合故曰達孝　春秋二節總一時
事槩論天子所制祭祀之禮重祭祖考上特其中寓愛子
孫臣庶之意故復於祭祀時歷指其意義之周密而以愛
敬二句總之愛亦所以全其敬也言春秋以該四時此句
易頭下三項皆祖廟中物陳之示能守設之使神依憑之
使神享祖考只在一念中四其字有肅然相見之象
宗廟節要見武周制作詳悉子孫臣庶的精神與祖宗的

精神渾乎一脉流通的氣象以首一段爲主宗廟節承上
祖廟言於其中制有個禮在下四段皆宗廟之禮也序昭
穆正爲族繁而易亂世遠則易疏故序之便是敦睦的大
機括屬同姓序爵宗廟禮法所在而名分又禮法之大者
序之貴貴也屬異姓辨賢只就賢一邊說辨某賢能某事
也旅衆也酬是以酒相勸酬不是燕飲是天子祭畢旣飲
福之後又欲均神惠於衆使之尊卑各予爵只洗爵更酌
而歸於其長其長將此爵徃勸他人故曰下爲上二者兼
同姓異姓燕毛只屬同姓有來序昭穆等件把親親貴貴

賢賢與夫慈幼敬老皆是治國的大規模廟中都括盡了
所謂廟中有天下之象也併下句實括開一步說
踐位節卽承上二節來斷其爲孝非另一層五其字俱指
先王踐其位何是主禮樂二句根其位來愛敬二句根上
三句來言武周制此禮樂所以敬所尊愛所親也須不愛
親先王求敬愛雖兩提須識得以祖宗爲主蓋精神隆于
假廟德意仰徧乎群心事死二句總承上五句而事亡又
從事死推出生存之志事易見死亡之志事難見如生如
存乃眞愛眞敬心源若接是也春秋以下皆是此點眞命

脉行乎其間言達必有源此正是源頭處說到此許多制
作都不是硬殼了矣孝之至是達孝結辭言孝中分量無
有幾微不到處盡于己則曰至通于天下則曰達無二孝
也　末節正發明達意以歸束一篇大旨郊社四句輕輕
序過重在明乎三句贊其禮義之深遠正是達字享帝享
親是一套事祀上帝祀乎其先不是推其意義乃是特地
點出此等字眼以與下文治國相對見得郊社禘嘗之禮
圓融活潑無處不推廣得去明禮經濟滚作一團正見聖
孝之達於天下處禮義二字禮以義起便見化裁通變之

妙正達字大名理也治國句不重只是贊其宏遠都是實際語以序昭穆節觀之可見大要此章只以敬所尊愛所親二意貫穿則知尊祖敬天理物治民都是一派流出的原無兩項　郊禘之禮出自武周特創本上善繼善述來必曰所以事上帝祀其先者益王者有此一段宗天禮地尊祖敬宗的精意凝結于中無以自將特假此禮以將之乃仁人孝子之心不容自已者若只云報天地祖宗便淺示與視稍別視是我去看那道理示是那道理自現出來制禮治國同出一源纔明此便感彼說到治國如視諸掌

武周一片繼述精神真個塞天地

只將序昭穆一節乃行禮奏樂愛敬各盡的光景一想像之則宗廟之中肅然乾坤整理民物雍秩景象益祖功宗德與乾父坤毋稱兩大而民胞物與偕子孫臣庶爲一體能於此參悟得透便於此充拓得去而周家八百年之大平已由盡於一時之祀典何難治國

武周之先王僅以國孝豈真有王天下之志與事而推在武周之時雖欲不追王上祀不可雖欲不禘嘗郊社不可假令先王而在亦必脩祖廟設裳衣薦時食以達其尊敬之意亦必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逮賤序齒以達其親愛之意而武周不過爲之推廣充滿於其間也卽指武周爲踐先王之位可也卽指武周爲行奏先王之禮樂可也此眞若先王生存而授其志事而身親繼述者然此之謂達孝末節則又舉其達于上帝達于祖考以從出之先祖皆是滿其繼述之分量而爲達孝也

馮猶龍曰試就其制禮中祭祀一節言之而達之于所尊達之於所親達之于事天達之于治人橫衝直撞無非一片繼述精神卽以此達之天下萬世敬同愛同禮同義同

治同豈不是個達孝

論武周之孝極其變通似乎武周之獨創而夫子止名之曰達乃所以爲中庸也達原無加于孝之外故第二節只云夫孝者不云夫達孝者

哀公問政章

通章重人存政舉句然人存政舉又總以脩身二字括之故首自爲政在人至知斯三者節爲一段言人存以身法言合義禮以盡仁合三達德以行五達道皆脩身之事而爲政之本也身脩者人之所以存也自凡爲天下至所以

行之者一節為一段言政舉以治法言亦只詳九經以明脩身而政舉也仍以脩身句為首可見經行者政之所以舉也自凡事豫則立至果能此道為一段又自上文所以行之者一兩一字而推本於誠以心法言明善其樞也擇善固執以明此善者此又脩身之功人存政舉之本也一章大旨不過如此須記問政二字通章是論政非講學丶劈頭拈出文武夫子東周之思憲章之心也教公不是要他在方策死局子上模倣要想見其人緊把其人接去正謂政者其人之政也真有關雎麟趾之意宛然文武復生

然後謂之人存而政舉也四其字俱指文武指君言臣帶說不曰有無而曰存亡者語其生理之絕續也二則字甚緊　上說人存政舉已括大意此急以道字襯接正從存字透出來見得所謂人存者其人之道存耳從君心看出即下脩身以道之道藏仁字在內是真有關雎麟趾之意者所以從中流出即是良法美意以地道形之正取其生生之意耳敏字有流行活潑之妙不止于速人之神脉能敏政猶地之神脉能敏樹也下云政似蒲蘆乃發明上二句之意為仁字點眼非尤速之說蓋蒲蘆含有生機遇地

則敏文武之政原出自文武之仁比如蒲蘆含有生機一般以仁遇仁生機相湊豈不甚敏此人道所為貴也反覆說來只要透下節一個仁字上下節相承細玩便見

故為政句承上敏政來是原起語而下文提出脩身二字是推言人存立政之本乃通章綱領三句一氣赶下倒重在仁字上為政屬君為字重看謂之為則必有關雎麟趾之意將文武之政盡為昭揭方是為在人謂必得一代俊髦曾當年講求之秘者其心思與典則相符故曰在人人而謂之取不是旁招俊乂猶孟子所謂於己取之取同心

一德孚契無間故須是這君方用得這臣非但以藻鑑言道即下五達道以身去體道使身在道中故曰脩身以道仁即脩道精意懇切流貫於其中脩道皆從仁出也仁只完得個道的事非道與仁判然兩物必待以此脩彼之謂也人何嘗一日不在道中只因氣拘物蔽不能一一盡道綱常倫理之間多所缺畧如何叫得脩身四句合來總是人存道字埋伏五達道仁字埋伏三達德次節親親尊賢埋伏九經要以仁身為首務也　上文說脩道以仁恐人疑仁為懸空之物故直指仁即是人見人非是血肉之軀

形骸血脉喘息呼吸俱是一團生意上只論理此卽直指
出來一說人便說親親卽人之所從出而聯爲一本者大
不必開擴說只說親親念頭爲脩道緊緊處義禮是仁中
條貫不可與仁分對只重一個仁字由仁而行之得宜是
義由仁而行之有節文是禮總完得個脩道以仁的事尊
賢正以輔仁能尊賢則親親之宜顯以講明而凡道之所
宜亦將以次而明矣是以一宜妙衆宜者也非大而何等
殺兩字因兩爲大字生來等殺處卽是禮不曰發而曰生
者有自然而然不假安排意不可云禮在性中生出等殺

來所字亦有味　故君子節結上兩節單重不可以不脩
身句由脩身遞講下而歸于知天蓋知天乃可以知人則
以賢輔仁而親可事以道物身而身可脩知人句最難体
貼蓋知人有自然之則不參情識不着意見皆天理也不
知天而強欲知人非以善惡狥吾之意則以毀譽狥人之
情何以知人此依註說知天處勿說太深恐碍明善
時講云上節言仁義禮已備脩身之道矣此節又言知人
知天者何知天知人智也仁義禮中要做得恰當非智不
能故下文三達德首言智可見智不可以不字分明有勉

哀公着力意首句脩身見政以身運卽上文所謂人存之
樞要不可不爲君子致嚴也身原於親故思脩身必不失
其身以事之盡親親之仁是也舊解欲仁親必尊賢看來
此天人二字卽下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的天人
不指賢才說知人知此人道之所賦畀卽知性也知天從
人字推上一層知此性賦畀之所從來卽知命也作天命
天字看下文明善正是此知天須知事親在人道苟不知
爲人之理便不能識仁之眞切處何以事親此事親不可
以不知人也然人道原于天苟不知天所以生人之理便

不識此心本來處何以得爲人之理此知人不可以不知
天也知人謂深明率性之道知天謂默契天命之性其知
人知天者正是智下文天道人道實從此領去三達德之
智實本于此三重章知天知人與此天人之旨同註項上
言禮此起下言智參之前後俱通
達道都根着身字說若無五者便不成個身提出五樣名
目不說出親義序别信等道所謂有物有則人外無道也
故曰仁者人也朋友非交不成不與四倫同兩言所以行
之不是三之外又别有一亦不是達德之三眞個有三件

行字非知行之行是以三達德貫徹于其中而運行不窮意俱指行此達道不是以一行三三行五之謂一只是不二不雜卽三之粹然行之天然者也道雖人所共由然其知不足以及之則君當仁臣當敬之類未必不昧其所以然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仁守之而勇不能斷則于當行之理或奪于私欲或蔽于利害以至蔑天常敗人紀者多矣知仁勇是人而得天之理合下帶來的聖不豐而愚不嗇故曰達德行不是力行葢天眞本然流行不息不着一毫阻隔氣質不能駁雜物誘不能二三是也惟一故知之一

成功一　非達道先有個知仁勇以行此達道卽在行達道處見其有明哲之知公溥之仁強健之勇如此看則於下一字意亦自會得非與上有幾層

或生而知節以結果言下節以入手言然入手工夫正指出知之一成功一的辦法上下血脉自貫須知這三知三行俱自己知已行現成言曰或者只言生安學利困勉其舉手時有緊力不緊力之殊勿拘氣質之說當側重困勉七之字俱指達道明道爲知體道爲行行根知來生知必安行然不是生下來便知便安只不勞窮究思索合下便無疑惑自然貼向這裏面去了何有造作磨練之苦學知則必利困知則必勉知行不是截然兩項觀末句不曰行之一而曰成功一謂成此知之功也行到而知始盡矣

好學節卽困勉者下手用功處好字力字知字極重葢好學之心卽知也下二句做此但到知之成功一處便是知仁勇之盡頭還要工夫積累故止曰近耳三件俱以達道貫學非區區誦讀之謂是於五達道上事事理會精神聚久則詣極而通矣行卽行此達道仁爲私意所隔情意不能懇到惟力矯其便凡行之力處皆是眞性用事私意自

容不得耻卽耻其仁知不如人只一向不曾提醒纔一提醒便覺退步不得可見無人無此知仁勇眞是達德非用工夫做得來的章意到此一小結束　既稱達德何以云近此全爲困勉一流人說由其自有而自昧之故同在達德之中卒不能行達道孔子正欲從好學力行知耻內認出知仁勇耳非知仁勇何以能好學力行知耻不知吾知且好學不知吾仁且力行不知吾勇且知耻如此則知仁勇不外是矣故曰近近非與生安近與吾之本性近耳近卽未離本體之名非遠近之近重近知不宜深講好學以

工夫尚在後面餘做此　知斯三者結上起下只一脩身只一知二者下四句是現成光景知非空知中有工夫在下數個知字俱根首知字來數所以字俱從知字透入吾以達德行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間即吾身行于天下國家處豈不足治兩治字有處之無不當意包得下文九經葢天下無身外之人旣以身而治人則家此人國此人天下亦此人一知則俱知一治則俱治天下國家特在知所以治人句推廣言之不是說感化

九經三節皆以脩身爲主隱寓政係人存意此節承上治

字來只列治之目且宜空說自脩身而下曰尊曰親曰敬曰體曰子曰來曰柔曰懷字字有藹然惻怛之意是謂聯屬天下以成其身分明一體氣象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即此是也其道常而不變故曰經身爲化原故首言脩下八句俱根身來尊者師之友之非臣也親親據下二節只睦族意敬體從尊賢之等而推之者大臣近而易褻故曰敬羣臣卑而易疏故曰體子來柔懷從親親之殺而推之者遠人凡異國之人以至九夷八蠻皆是以道招集之曰來順其欲而不拂曰柔愛惜保護之曰懷

末言事先言效明九經可以爲天下國家所以歆哀公也但重下截句句要說得津津可豔方妙九則字有不期自致意玩前脩身以道云云脩身即是脩道則字不隔一絲道立即脩身之效以下是道立之效舊以標的爲道立較落一層只如道凝意乃盡道之說也更確前曰行此曰立者行以道範身立則以身範道不踰矩也脩身則道立是人道盡矣下八條目是敏政也不惑屬理此平日啟沃之功格心第一務不眩屬事元老主張盈庭方可不亂註小臣不得撓句可味不怨者恩義所孚情相聯也報禮重亦

要與體字相關重字要形容自君受之則重士不知其爲重也君父之恩而禮及其所自生敢不曰報主而曰報禮禮即體之有章者也勸要應子字視君如父母而不私其財力也凡言勸皆感激鼓舞意百工器具有資于用皆謂之財據下文日省月試則百工皆役于官者財用足重國用上而民用自該得了遠人歸即孟子士願於朝等項及九夷八蠻願向其化皆是畏是不負德非懼討也不曰列辟畏之而曰天下畏之還是諸侯擁護內外莫侮意天下之心旣合朝廷之勢自尊　九經之事是正意各重上截

要看九個所以字全是自盡工夫勿倒用身脩賢勸等語脩身最要源頭乾淨故要齋明齋明是無體之禮而著之爲盛服正是範此身於禮處赫諳之威儀應爾也古人治繪華裳之制有以乎非禮不動俱現成的話特申之耳讒色貨皆所以眩人主而亂其尊賢之心者去遠賤皆心上自爲主持不使移動而一于貴德尊之欲其貴也貴不及者祿以隨之是欲其富也此是歷意而祿之未及亦不拂其好惡之情意則我既彼彼必親我矣官盛任使俾以道事君者得以從容審勿激發他全副精神出來忠信重祿

串着君之所少者非祿也必須忠信而重祿則我以肝胆示士豈不以腹心期我以推食許士豈不以素餐戒時使句不必說妨農與多取要切子庶氓的子字盏父毋于其子勞逸相通有無相恤豈民而虐勞之横歛之乎稱事者食之多寡稱事之煩簡嘉善因善而授之任矜不能乃器使而不求備之意亂以紀綱言治之上下相安指本國說危以社稷言持使大小相恤指兄弟國說薄來者以我之燕賜厚則見彼尋常貢享爲薄耳皆是行文武之政意
復說凡爲句是指其事與前揭其自不同一對九言勿露

誠字須知一不在九之外盖經雖九行處只是這點精神運用　如弄傀儡者悲懽離合種種各別然提線索者只是一個人然更無二法與上節總要玩所以行之四字此是孔子一貫之旨卽是虞廷精一之傳便是爲物不貳之精　凡事豫節接所以行之者一說下言這個一不是襲取可能的一還要豫正教之素養此一之神非別有個豫在一前也必言豫者只爲要說個明善工夫而吃緊催併之辭非謂治民豫于獲上云云節節有個豫也豫字當不得誠乃是存誠之功立者植得固振得起精神凝固牢制

不揺也反是不豫便倉皇而廢矣言行事不貫死講一步深一步結到道字上旣以言行事爲凡事之例又恐人于每言每事每行上求個前定故指出個道來言所謂三前定者前定乎道也到此方知豫字之義下節四個有道便是道前定能明善以誠身而順親信友獲上五達道一套做去使是道不窮的樣子事是事業措之天下者也行是行諠體之一身者也言之有窒礙曰跲內省而惡于志曰疚行有不慊于心曰困取之不逢其源曰窮道是凡事一原之理　以在下位者覩之凡治民必先獲上獲上必先

信友信友必先順親并上總歸于身之誠善之明更無多道足見在下位亦只是這個一看來獲字信字順字俱不在情意諧合上講俱接下誠明說總是起頭一着是善則無不誠之身無不得之親友上下句句俱要接下面講不誠非但無愛親之實也吾與親身原是一體而分吾身中稍有妄雜與親心便間隔而不能爲一此其機不在親而在我故曰反諸身反身直反到生身之始繼之者善有何僞妄明得吾身所自有之善此身渾然天理凝成即明善即誠身矣要看得渾合明善是致知誠身是誠意致得盡

時自然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明非明曉乃明淨也洗淨這個善體無絲毫夾雜耳

事親何以要誠身試思我此身方在襁褓時全然不曉得事親親却愛我後來漸漸長成了到曉得事親親與我的意思道不免有些聯隔到不像那襁褓時這是何故畢竟襁褓時是個誠後來生出許多情識知故來便就有些僞妄耳目手足都無所愛於其親只是不免有些隔越處所以不能順親須是復却那赤子的知能方是誠身方是順親　明善這個善字乃是繼之者善的善字就是性就是命人惟不識得自己性命所以種種妄緣不得斷絕若直下認取了自己的性命本淨無垢本眞無妄本虛明無罣礙本貞徹無翳障一切妄緣妄念俱無從起依然父母未生身以前的氣象依然喜怒哀樂未發時以前的境界何處更有不誠這個誠却不是巧意傅合而來的原是一個自然而然者造化這是一團實理二氣不得不行五行不得不成與元會運世相爲終始的若是有造作而成便是虛假便有毀滅惟他這個自然而然的更無生無滅所以叫做天道止有一個誠纔去誠他便涉人爲了便有許多

工夫然這四肢百骸七竅五官就叫做人畢竟完了這性命得了一段眞實的造化纔成得個人所以叫做人道

誠者節專爲誠之者而發言天道是爲人道張本言聖人是做凡人樣子兩個誠者俱以理言兩個誠之者俱以工夫言天字不與僞妄對正與作爲勉強對隱隱含下不思不勉意在言天下有誠者此純是天用事一切不事人爲是爲天道天指在人之天即天命之性也有誠之者猛力善反都是盡人事以合天是爲人道講人道須根天道來誠之之字謂人所以之天也四句串說虛論個道下方着

在人上以中明之不思不勉一氣說言誠者是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的聖人不思而得是其善之悠然會心處不勉而中是其善之安然恰好處凡本體上增一分則忙錯減一分則放懶即此便是過與不及安得言中從容中道之道即天道也從容優游不迫之意中道渾身頭頭是道猶孟子所謂周旋中禮也天道原自從容人人有之而獨歸之聖非是贊聖人只要把聖人形容出個天道來以表求誠之鵠耳擇善而固執一串說善原于性而謂之擇者正從人欲錯雜中體認出天理源頭來既認出更不使他復

奪於人欲便是固執善即繼善之善上言誠者天之道也正是此個善此善原是不思不勉的擇執總是明善言明而誠在其中故人只患不明不患不誠此誠身所以必明乎善也

博學節是擇執之目有弗節是工夫末節是效驗三節一氣說下此是一篇結束前說知之成功一未曾說所以知行事故一一備言之見好學力行知耻者必當如此做到愚必明柔必強的田地則知之成功果無不一矣此夫子極善曲引處十四個之字俱指善博學之是領句問思辨皆以完學之事也學至于辨而擇無餘事矣明善者如此而已故辨獨用個明字辨而能明所謂知之也至行而篤則功成矣知行是合一工夫不是學問思辨完後方去行就他著實做那學問思辨的事學問思辨始終如一絕不爲人欲所奪故曰篤篤也固也誠也一而已矣

博非炫博之謂天地間岳峙川流鳥鳴花落無非天命自然是之謂博審非審擇之謂吾平常詢師質友咨岳訪牧無非印証本體是之謂審天下何思何慮不去減念總思入風雲總成妄想故云慎思者復其所不思者耳吾性自

有本明此明不透纖析入牛毛終是惑根故云明辨者辨其不必於外尋耳今日力行明日力行饒他怎麽勤勵終有作輟時節惟行以行此善精神更無走泄何至執極而搖所謂以心行者也豈不是篤

馮少墟先生曰五個之皆指善字善即上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道理擇善固執是擇其不思而得者思之又思以至其不思而得擇其不勉而中者勉之又勉以至其不勉而中是之謂擇善固執弗措之志弗措乎此也百倍之功百倍乎此也若不辨得之字明白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篤行到底總只是外面工夫
有弗學節勿分弗措為志百倍為功百倍為功正形容弗
得弗措處弗措正是誠之工夫有措即不誠矣末四句足
上語耳有弗只與起之辭博學換個能字審問換個知字
慎思換個得字獨辨仍曰明行仍曰篤盖博審問俱是用
功字眼明即明善是得手字眼篤雖似着力然到合天處
依還只是個篤盖學儘有博而猶不能者問儘有審而猶
不知者思儘有慎而猶不得者故博審慎字可換明篤字
不可換首末章到無聲無臭地位也只是個篤恭可見篤

是徹上徹下語所以明篤就當明誠二字更換不得別字
也已百已千只是要須到那知之一成功一的地步必不
可半塗而廢　末節此道即誠之者之人道果能二字着
力有一片猛厲精神在矣字是了語雖字必字要挑剔人
之本體原自明強故磨垢而明來振懦而強出不待知之
成功之後人道敏政敏于果能此道也通章血脉流注此
一節宜重看明即知之一強即成功之一脩身者脩此人
存者存此汝舉者舉此明強不必單就後儒學究工夫得
力上說須融會上面九經治人治天下国家天德王道合
一處方與人存政舉相應
盖愚柔原不但生于不果但不果能此道究竟在氣稟上
用事脫不得愚柔若是果能此道直見本體並不靠着聰
明勇力即愚柔便是明強故云必明必強故以此道必之
也

自誠明節

此發天人一貫之眞卽上明善誠身之旨以証其合耳自誠明卽誠者自明誠卽誠之者俱就現成說重教邊交互二句見原是一套更無分別正勉人由教復性意非申上文誠者明之體明者誠之用俱所性而有不別聖凡者也卽體發用是性之能由用識體是教之力二則字俱是卽字意正是成功一也之意　對明而言別之曰誠然非外明別有個誠卽在靈瑩昭徹中指其不容僞者言之也此不容僞之心卽其不容蔽之心對誠而言別之曰明然非

外誠別有個明卽在渾淪精粹中指其不容蔽者言之也此不容蔽之心卽其不容僞之心只有一件更無兩件究竟明字也是多了的只說得一個誠字

能盡其性章

通章只能盡其性一句已完以下盡人性盡物性參天地贊化育卽盡性中事四則字當卽字看非有漸次首句於至誠上着天下二字便見是首出庶物與天地參了誠卽性也至卽盡也不是至誠了方去盡性能字作自然看兼知行言不曰已性而曰其性便該得天地人物盡人物處正其盡性處離却人物便無性可盡只知得他明處得他當便是盡了他性不是使他亦如我之盡性要定定想他仁民愛物一片經綸不得空談玄妙贊化育參天地又在能盡人物上轉想其功用之大故不曰能而曰可以化育亦卽天地之性也故不曰能盡而曰可以贊到贊化育田地聖人與天地並立爲三少一個不得故曰參勿作配字講可以參者我與天地無一毫歉處也只將贊化育說得重便見天地少我不得　化育云者育人與物之妙不可知所謂化也中間裁成輔相作用處自不可少

朱子曰人在天地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做的却有天做不得的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熯物而爨必用人財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　盡人之性如教以人倫親義序別信之類盡物之性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類是也

要識得人物之性天地之化育都是吾性中元有方相合爲一塊只爲這些物欲多端於虛空中妄分了多少畛域我自已所以通人通物通天地的孔竅一發閉塞了便自

我爲我物爲物天地爲天地如何通得至誠的人只是合下了了自家的性一切障礙都隔絶他不得我的心體依舊與太虛一般這些形色象貌盈虛消息的都只在自性中流轉攝受所以裁成輔相都只是性體上原是如此不從伩倆上湊泊來的若說人之性在人身上物之性在物身上天地之化育在天地上我如何與他盡得贊得

其次致曲章

着力在致曲二字主意在末句此節句句與上節相照次字照至字曲字照性字致字照盡字盡人物參天地至誠

者能化也由形著明動變而至化致曲者亦能化及其成功則一也　其次承上節至誠來曲註謂善端發見致曲謂擴充其善端也此曲於何而底務究其量此曲從何而來務窮其源致雖在曲處着力其實直管到化上纔止曲能有誠言這曲便是全副靈根上透出來的愈認之愈眞愈引之愈出久之一切皆眞而本來性體完盡故曰能有誠誠則形以下只是狀一個形出來極盛的光景許多字眼都在形中抽出言之耳葢率之機熟而達之境閉到化則合人我而游于率性之途返于天命之始致曲之妙一至于此　形者實理中涵自恍恍焉肖眞而流露是形著即所形者顯著愈闇而愈章日新月盛也明則光輝發越之盛而於身爲赫喧於事爲炳蔚輝映及物了故以動字頂之動者誠之宣暢自不覺竦動振起變者誠之煥發不覺心爲洒易瞿然一新也化者化其變動所由來并化其著明所自出已納民物俱渾之一誠之內矣從前致曲的工夫到此都没用處了能誠的景界到此都不見了葢化者化有而爲無能化化字正是豁他能有誠的有字至誠至字正是豁他其次的次字

朱子曰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爲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多是毅隨其善端發見便就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如從惻隱發便就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從羞惡處發亦然孟子謂擴充其四端是也　致曲不在發見事爲上用功在未發處着力

可以前知章

即至誠便是道即道便可前知非別有個道去前知也可以前知者誠而明也夫天地間不可假者理而不容揜者理中之幾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其有可必者非干將興也亦非干禎祥也有將然未遽然幾也將亡句倣此兩必字有字正於未兆未萌或將兆將萌而人所不知者言之蓋前知者所獨窺其必然也須於將處決必字不是以禎祥妖孽卜將興將亡也至興亡之在物也見乎蓍龜也在人也動乎四體不曰四體之動蓍龜之見而曰見乎動乎正冥冥中有黙主之者矣禍福將至句言禎祥妖孽等項

皆禍福之將至者也然各有所爲將至者蓋說一將字便是有至有不必至了其有至者善不善之所成也其有不必至者善不善之所轉也故禍福將至數亦渺茫而善不善亦在伏藏處說纔有微動呼吸自知故曰必先知之此二句正是前知末句贊之此章要與鬼神章參看國家六句都是鬼神誠之不可揜處至誠不待禍福之來却先曉得了同一夫微之顯豈不如神非至誠之如神也神之只此至誠也此中庸以一誠盡天人之道也　在鬼神所司曰禍福在至誠曰善不善先知者總由至誠心體洞徹與

乾坤消息盛衰之機相爲流通善機所觸即與本心合而洞見福之原不善機所觸即與本心忤而洞見禍之如非至誠以心度其善不善也蓋必之於此心有善無不善之雜也兩知之有主張斡旋意在此善不善不必泥人說不必泥已說自神明戒懼中以至于天地人物觸處有此機括至誠如神總贊至誠之靈處如神也非以如字與神相比擬也　齊丘子曰水至清而結氷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氷泮反清形散反明故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唯至誠則血氣不得而醉我七竅不得而囚我五根不

得而役我有形之後同於未始有形之先其爲魂魄也無以異于爲鬼神也　舊說善不善即是禍福然變禍福二字爲善不善者正是禍福的先兆處處就光景氣象上說蓋災祥明著卜筮繇兆明白者人亦能知之但迹雖如此幾乃如彼祥或作凶妖或吉兆者非至誠莫能知也蓋善中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

誠者自成章

性字重看此是窮源處誠者性也率性之謂道也誠即仁而知在其中故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性之德

也合外內之道也性之德則爲天下之達德而非徒自成合外內之道則天下之達道而非徒自道故時措之宜也

遍章四個誠字共是一個眞精不要分某爲實理某爲實心蓋實心先卽實理具也四個物字俱是一個物不要分某爲造物某爲人物某爲事物蓋廣言之己所行之事皆物也己所與之人皆物也要言之卽己身在天地間亦一物也五個成字又只是一個自成的成字蓋物成其爲物己成其爲己各爲自各稟誠以成也而成己以成物成物乃所以完己則以兼成爲成自也

自成自道二自字極懇切誠如何是自成有了這個誠纔成了得這個人沒了這個誠就成不得個人人那個不曉得自己然皆以情識當之只在幻軀上執着妄念上盤桓聚散浮漚誰爲我有如何叫得個成惟這點眞心實理乃我自性永劫不壞耳目形骸非得此不實心思念慮非得此不靈乃人之所以自成其人而道非人之所當自行者乎道則以實心而行此寔理言惟誠爲自成故道爲自道而字串下甚緊只把自成意說透自道意便自了然成兼本體工夫言下成己成物已包在內

誠者是先天而道便是後天道就是率性之謂道的道纔叫做人便有許多日用飲食綱常倫理一一要從此誠中流出那一件不是我身上自己的作用卽盡性之至至於盡人性盡物性參天地贊化育都只是我自己性分內本有的事我自有我的身合下便有這誠合下便當如此道去一毫委託不得一毫假借不得試看那不睹不聞之中莫見莫顯之地那一個與他半毫氣力不成所以叫做自道

物之終始節乃闡明自成之理不曰始終而曰終始猶不言育化而言化育此乃貞下起元之意始而終終而

復始天命流行更無停息所謂道不可須臾離正惟誠者物之終始故也此物字籠統說誠者物之終始則何物不終始于此誠乎何物不以誠而自成乎天得之以淸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物得之以形統觀乎則我亦其中一物反觀乎我則萬物皆備于我我若滿了這點眞心則我先不成個我了而凡天下終終始始之物皆與我渙然不相維係物自物而我不能有其物故曰無物言不成其爲物也蓋不能盡其性卽不能盡天地人物之性也物字與上節自字對因上文說個自成自道若是只管得自則誠

亦未見緊切故又說這個誠是公共的乃是物之終始一不誠便無物了人生世上頂的是天踏的是地相與的人物那一刻離得這物有自便有物無物并無自纔見得誠可貴處故君子見誠爲開物之祖道理乃獨尊獨貴而誠之挈有物之端工夫亦無倚無加定要擇執以完此誠于已乃盡自道之功以造于自成之地也不誠無物句是反說言毀則俱毀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是正說自成不獨成惟不誠無物故君子貴誠正謂此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通章都一氣貫下此誠字時說由上誠之

之功而進于能誠地位然玩非字所以字口氣還是論理爲長葢就能誠的身上指出他這點實心而贊其功用之大也曰自成己分明照出首句自成二字而已也已字與於穆不已已字同看旣有是誠則物之終終始始者都在吾心流轉自有不容已之妙即欲不成物而不可得矣所以成物者言所以在成己之中無兩層也遂緊接仁知兩句容不得一轉惟成己即所以成物則這個成己豈是一腔之已而萬物一體之已豈不是仁惟成物即在成己中則這個成物非物物索照而即己之靈光所徧攝豈不是知自仁知言則曰德自成己成物言則曰道德無內外可言道則着于人物似有內外矣因上文成己仁成物知分說了故下個合字此句雖說道然合原在天命之謂性源頭處合率性而由便是天下之達道當其率之時何知有已與人哉時措之而已矣緊承上二句來即云性德合內外則率性自是中節的故曰宜側在成物說已無時而不成物則因時而應總見無所不成時字乃中庸要旨故曰君子而時中其出不窮時時合矩故曰宜此正誠之妙處故曰宜　說成物則是由已而措之於物者咸宜了而何

以故也葢以成己之仁成物之知原是渾合在我性內的故從性內措出來自然宜於己而即宜於物耳

徐岩泉曰成己之所以成物如我實心事父豈徒自成其爲孝即所以處得一家父子皆得其宜我實心事君豈徒自成其爲忠即處得朝廷上下皆得其宜凡是個實心的人自有實行自然處得人人妥貼件件停當所謂成物也仁是誠之無私意間隔處誠之本體也知是誠之活潑流行處誠之妙用也此皆性中之德分不得內外所以時措皆宜而成己即所以成物也　成己是仁的道理成物是

知的道理這道理特因成己成物而名之耳非因成己成物之後而始有盖性所渾具的道理分不得內外人見其措于物也故謂其用在外不知原從性上措出來見有知其實渾然一仁耳一己耳故得于己即可措于物而何不宜　時措句重在成物上蓋謂之成物則措于物之時多矣安能必其咸宜惟從成己之仁措出爲成物之知則率性而行內之榦自爲外之利也　物離己不得己離物不得離物則己是個虛空的離己則物是個無附着的這許多物都只是一個己纔成了己便就成物畢竟成物纔叫

做成己成不獨成者也

故至誠無息章

此章重至誠無息一句在無爲而成截中間說出許多功用根原只在無息猶天地處說出許多奇觀根原只在不貳也引詩言於穆不已即是不貳言不顯之純即是無息把上文旨意雙提咏嘆一番見其渾出一誠不是推進一層意着眼在所以爲天爲文兩個所以字聖天配合之源可知矣〔胡湛衷曰混沌既開形象繽紛然形象終有壞時其中有一個不壞的東西所謂誠也誠即是個不貳即是個純天得此以常淸地得此以常寧人得此以綿亘今古不得分爲天自天地自地亦不得分爲天地自天地至誠自至誠尤不得分在至誠爲純在天爲不已其誠同其不息亦同總是明此誠之必不壞非重至誠與天地合符也　不息久不得專以爲德之在內高厚悠遠覆載成專以爲業之在外其高厚之悠久處皆是不息之久也物之覆載成皆覆載成於聖人悠久之心也此處分德業不得又不得以高厚悠遠爲用配天地無疆爲體蓋因載物上見其德之博厚因其覆物上見其德之高明因其成物上

見其德之悠久豈是先有一段高厚悠久之體而後以之爲覆載成之用也又不得以天地生物不測兩聖人之徵爲可測也德之純而同歸于不已之於穆則天地之爲物貳乎聖人之爲物貳乎可以測天地乎可以測至誠乎詩人亦言其爲物不貳耳非能測天也亦言其至誠無息耳非能測誠也　上章言終始言時便含個無息的意思此以故字承之言誠造其至自然無息此是一句渾成語須就心體上描寫心體原是個乾乾凈凈純純常常的無一步見夾雜無一步見間歇纔起了步子僞妄便就夾雜了

我這眞常的體就被他截斷了假饒復得却也停歇了半時惟夫至誠的人他完全保全得這個心體只是一個眞更無些子偽妄去夾雜他一念惺惺無片時間斷也豈不是無息斷而復續就在斷處斷了亡而復存就在亡時亡了若夫本無斷亦無續本無存亦無亡常是如此何其久也不息便是久但不息是反說此是正說耳這連上句一氣下不要痕迹并遞下徵悠遠博厚高明亦一時事俱不要層次照下引詩見至誠即是純字不息久即是不已字此二句便分截不得久則徵不可作形字看註中驗字極

好蓋謂其驗于外者一如其久于中者驗是徵內徵外意見誠非空涵意也久則徵節非自成已而已也博厚節所以成物也此正至誠合內外處徵字領起以下皆徵也必世後仁悠也萬世永賴遠也東漸西被博也淪肌洽髓厚也巍乎成功高也煥乎文章明也字字要細剖然亦自誠之必徵者想像其事業之妙合當如此勿說到及人實事大抵勳業不從自性上發越出來的作用都是私意湊泊畢竟有些凌迫有些狹小邊幅易盡德澤不深入規模氣象都不俊偉都不掀揭若是至誠自然徵出來的都沒一

毫湊泊這纔是我性中的作用。所以載物與配地節一意不分體用成已成物原是一事纔說到悠遠博厚高明則盡兩間所有不在至誠心體中所以載物等特借來形容其盡人盡物耳此只就聖人身上說三所以字言不待更有作爲即此便所以覆之載之成之也與天地配意已在理面下特足言之耳配地節須從至誠覆載成上論起不可先提出惟地博厚以載物等語恐犯下博也厚也節配者合而有功之意如云載物覆物成物不在天地而在至誠則其博厚分明是個地其高明分明是個天其悠久

分明是個天地之無疆故下個配字連天地亦待我而位配之以成化育非謂德足以擬之也悠久不言配者悠久二字是博厚高明之合無疆二字是天地之合分配不得試思耕鑿服食不過一時經制而率由者幾與雷風水火並存親賢樂利不過一代章程而因革者幾與日月山河同昭有天地即不能稍違至誠之化理固然也如此者不是進一步說只就上面而贊其如此自然耳如此者三字已有章變成意了下只指點一番章變成不自民物感應說俱自至誠功業說聖人功業配天地皆自至誠性中自

然流出的故不假聲色而自然著見不費氣力而自然變革不用作為而自然有成即夫焉有所倚之意此節照下節看言誠之不測處　饒雙峰曰不見而章是品物流行不動而變是雲行雨施無為而成是各正性命

不貳三節此開頭只一無息句遂分個悠遠博厚高明又分個覆載成又分個配天地無疆又分個不見不動無為不知名目雖多總是沒有兩個故緊接言天地之道一言可盡其實非指天地也天地亦只是個物耳既屬于物則天一物地又一物已是分為二了不知有個為物者在為物是為天地即易所謂太極也這個纔是不貳至下生物

方兼言天地之物與萬物之物耳不測因屬未分莫能窺測則從前以博厚高明悠久分屬天地者特就天地而言未論天地之道道則謂天為博厚可謂地為高明可謂天地總為博厚高明悠久亦可不得以昭昭撮土為少亦不得以無窮廣厚為多即天地間之山川亦不得小卷石一勺而大廣大不測總是為物者不貳則其生物亦不測意非從事功上浮擬也

這不貳即是一物有百千萬億許多形形色色各各受生于天地使天地一一的陶鑄他雕刻他天地却也有個窮盡這個機緘就被人識破天地却不然只有個生生的理磨盪鼓舞在這兩間物生長於斯發藏於斯完全沒個形影沒個朕兆莫測其始莫測其終真正是微妙

只一個不貳便是天地的根基下博厚兩節總是他的作用而博厚高明悠久又為下文生物的張本下面許多日月星辰華岳河海飛潛動植水土木石都從此博厚高明悠久生出來莫以博厚節作為物不貳下節為生物不測不測二字只在上面完了此處都只舉物生之盛以配聖

人之功業無不測的意思此亦是一見

無為而成以上大意已完復說出天地來不特與至誠映照一番定窮出天地間不息之元以表其合同而化之總腦處節節相應為物不貳與無息應博厚高明悠久與悠遠博厚高明應萬物覆萬物載與覆物載物成物應指出一道字在主宰上說一言即下不貳對道言則天地亦道中一物故曰其為物不貳不貳須從為物處見之一真無運纖妄不參為亦無為是為生物之根已將於穆不已穆字意亦暗寓在此了不測就是不貳非有兩層不測是指

其生生之神妙莫測言應上不見不動無爲意
博也節就爲物不貳中別言對待流行之德明說天地之
道便不是法象是從儀象既分之後向於生物上說以化
機言之總根不貳來不貳是敦化之大德此乃川流之小
德也六也字極現成不必實說天地如何高明如何博厚
此節正應不息則久一節語正爲博厚所以載物節結脉
博厚等字面上俱再見此不過點出天地亦如是耳可見
至誠與天地配　下節是生物不測此節乃發明不貳之
所以不測　道在天地只是個博厚高明悠久別無個不

博不厚不高不明不悠不久得以貳之就此便見不貳了
今夫天節正不貳之生物不測之實通節以載物覆物生
物作主其中日月星辰等只是點景以形容其不測方得
主宰講不測亦要根不貳來四今夫字是眼前指點聲口
昭昭不言少乃言其多即昭昭之小明而極高極明的都
在這理了何其多也總見無一處非天及其云者自吾人
論其所及者言之猶云若論其全體云爾天地二段說不
盡故又入山水二段若謂天地大矣即就其中舉一山一
水莫不備天地之理更就山水中隨舉一物亦莫不備天

地之理益天地不獨自生自化而直以生生化化之權還
授于所生所化之中而天地益成其大如之何測之
前云至誠無息爲物不貳是天之不已與聖德之純已說
過了引詩來只作証無深一層意總是明至誠無息之爲
天道不已者此理無瞬息間斷也純者此理無纖毫夾雜
也爾所以重看純便是不已曰亦者對天看天固不已文
惟純亦不已不可云文之純亦如天之不已然純亦不已
只是至誠無息無脉也配地配天無彊以此
命即一元之命於穆即所謂無聲無臭重在不已上周頌

之一言可以盡天之義矣若三光之聚萬物之賾非天之
所以爲天也不顯即莫顯乎微的微字與上於穆同一幽
深玄遠之意正與前不見不動無爲相應前言章變成皆
就微處說正論其德之著於外者故取德之純者以發之
見得微於外者曰章曰變等皆不足以盡文之義獨此至
誠之純於中不息則久者是文之所以爲文也此句貫至
純亦不已不宜另說起　天命不已自其純之恒運者言
之也聖德之純自其不已之精粹處言之也既是精粹有
何不恒運故曰純亦不已

大哉聖人之道章

前二節說聖人之道後二節說君子之體道而中間待其人而後行及至德凝至道二語乃其流貫之血脉若非聖人不能隆此道非君用功不得行此道也

洋洋節泛言道之大優優方實指聖人之道之大故獨下個大哉二字正與首句大哉相應使無是優優之道則洋洋者亦聽其升沈於天地萬物之間而已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一陰一陽之謂道萬物發育于陰陽則道實發育萬物矣道既發育萬物天壤間種

種形色象貌消息升沈皆物也即皆道也道不峻極于天乎宜看是道之發育萬物非是萬物之發育於道峻極二字不相連言道之功用之峻上極於天也何處見道之峻極于天正在洋洋發育萬物上見得覩其極於天則知天之下皆道所瀰漫也不曰大哉道而曰大哉聖人之道則即道凝于聖人身上而行之之意禮儀威儀正聖人所行之道也而先之以發育峻極爲言者盖萬物化生是發育乃天之道而以禮制經綸萬物以行于天之下則正聖人之道以爲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者發育峻極從作道之大優

優節乃聖人之大其道下待其人句正謂要聖人之制禮而始行其發育峻極之功用也君子之凝道必要之於崇禮盖如此 性命于天萬物咸備聖人因之以立脩道之教而禮制出焉禮之行也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夫婦以和兄弟以齊上下以儐鬼神以順萬物以經天而緯地渾淪磅礴舉一世而治陶之故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峻極于天者也發育峻極正見洋洋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即是發育峻極之實無兩事也正聖人剤量萬物經綸天地實事威儀即在禮儀中禮儀威儀便是道若謂

更有道以貫此禮儀威儀是岐道與禮而二之矣合三千三百方見道之無所不有所謂優優大哉也亦只如指點一鳶一魚呆認便非待其人而後行苟非至德至道不凝正下三章張本非天子不議禮云云待其人而行于一世也夫子憲章文武待其人而行於萬世也至德即聖人中和之德至道即位育之事以德凝道植位育之本於中和也凝者合而爲一凝在行前一步若不能凝更無一步層自家矣凝道于玄黙而行禮以經世非有聖人之德不足於與此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希聖之事也

上洋洋優優皆道之行處也然待其人而後行行字輕只
其人字極重下節至德即其人也須是上大哉聖人的人
上節行是行于天下下節凝是凝于吾身惟凝于吾身方
行於天下非有二也　吾心中萬物咸備只爲私欲夾雜
心體不純所以斯道散漫在天者散漫于天在物者散漫
于物在人者散漫于人而我無與焉必有此至德則一心
之中斯道一以貫之天之大者在我人之大者在我物之
大者在我總會聚一處而不失萬物皆備之本體矣
洋洋優優本德性所自具故尊之其間義理無窮功夫無

窮故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也尊德性是個主意道問學
是個工夫小人之中庸亦是小人一種學問所以流于無
忌憚者只爲不知尊德性耳念念顧着天命之本體不敢
肆越而由是以問學無非以參合其本體將天地萬物漸
見其親切而禮儀威儀亦不覺其散漫夫是之謂凝道因
尊德性是個大題目無下手處故從問學上指出一個道
路來言由此以尊之也下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新厚禮
皆是德性致之盡之極之道之皆道問學以全此德性事
此毎句中似兩意互足然理寔相貫工夫一時並用非兩

截事致廣大而盡精微如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是致廣大
即不蔽處便不令毫釐之差有包羅萬象之胸襟而明物
察倫無毫髪之疏漏也極高明而道中庸如不以一毫私
欲自累是極高明即不累處即不令有過不及之謬有首
出庶物之精神而飭躬勵行一軌于中道而不過也德性
中良知合下便是有的只被外來聞見遮蔽了不得透露
温者只是涵泳葆守他使勿埋沒然這個良知却又不是
虛空無住着的却在這事物上即涵泳處便靈扃日啟可
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日知其未知也此三句總

之非有兩層工夫合此数者皆敦吾德性之厚者以崇此
三千三百之禮耳德性本厚禮乃德性中物崇此禮正凝
此道耳厚即禮之渾然處禮即厚之燦然處聖人是本忠
信以制禮而創爲三千三百以緐天地萬物之文君子是
本厚道以崇禮而於發育峻極處全禮儀威儀之精夫然
後學問精察德性純全而聖人之道在君子之身矣
敦厚以崇禮用一以字便與上面而字不同性體原是極
厚的渾渾淪淪不雕不琢何等惇龎何等淳固只有一個
厚求一步品節制度不得然惟有這厚在宇宙民物間於

此綢繆於彼固結情自不可解却幾生出許多禮來是厚處正是禮所從出處世人只曉得用禮却把這些惇厖淳固的意思都耗散了用的只是些繁縟的儀節與性體何與聖人先要完了這些真純朴茂的意思時時的培養在那裡却把他來行禮雖情文兼備而不失太羹玄酒之意雖品則繁多而常留音希味淡之真這樣崇禮一一是我培我德性的不是鑿我的德性了所謂忠信之人可與學禮者也此常說錄以參覲

汪右臣曰道無體這種種經禮曲禮正畫出一個道體來

故曰禮者體也此禮原自發育峻極流行于天高地下之間何等崇故必須葆合此厚使他不散不浮於以崇此三千三百之禮還他一個峻極光景味而字意重下以字意重上禮本卑而言崇者合于德性而尊也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道之華而亂之首都為不知本于德性不能敦厚便流在器數之末而禮日趨于偽耳合通節味之敦厚以崇禮句原是落脚語敦厚便是德脩崇禮便是道凝故下緊接以是故居上云云其理甚明且朱子既以下二章承不驕不倍而言而下数都是說禮又前此無憂達孝二章既以禮明聖人之道而敦厚字又隱隱接上誠字之脉又前後脩道以仁及經綸肫肫等語皆與敦厚崇禮互相發明則此句之非一例泛看也尤明矣是故承上見到敦崇地位則為脩凝之身出是居上不驕如下章以王天下之天子而猶必徵信庶民在上何等謙冲便有許多經綸參贊事業為下不倍如以孔子之至聖而猶必從周便有許多憲章祖述工夫味兩個不字想見凝中骨力與不是榮身寵有鼓舞人心轉移世道意容字正是遯世學問不止免禍隱然包容宇宙非世之能容我乃我之能容世也世

自無道吾身自有道無入而不自得何處不容味兩個足字想見凝中的蘊藉此正是崇禮行道之事非效驗也明者哲之存哲者明之發明哲從學問來乃德性虛靈不昧之體此身原是斯道所凝結而成保者保此真身所謂天地間之完人非保其血氣之身此之謂此字詩言明哲保身其即敦崇君子處上下咸宜之謂與此是尊德性道問學之後隨處道理流行可上可下可治可亂無在不保其身是無處不行其道不必操三重之權際三代之盛而華門圭竇衰世末俗無非發育峻極的世界禮儀威儀的妙

用引詩正狀其神龍變化天飛泥蟠處非免禍之謂也明哲即脩德之謂打轉尊德性節保身即凝道之謂打轉居上不驕四句前面許大工夫反就身上只是個明哲保身而已

愚而好自用章

此章解為下不倍亦為下憲章文武張本三今字相照應極重自用自專皆不安於今者也非天子一節於賤者特詳非天子三字極重舉位以包德時言惟天子方可制作賤者不敢專愚者不敢倍此今天下所以大同也今天下

三字重看三同字句句要根周天子所議所制所考來有提醒當世之意此只可作盛世之思不可看作衰世之感雖至今日莫敢與同其間者以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故也雖有節緊承上同字來不但德位俱無者不可倍上雖有位無德不敢作愚不自用也雖有德無位亦不敢作賤不自專也玩亦字側重下段引孔子是把極有德者作証重今用之三字正見時王之制與夏殷不同夏殷二字與今字相反杞宋二字與天下相反夏禮曰說殷禮曰學不惟說而無徵者不敢從雖存而可學者亦不敢從

倒重從時上今用之與今天下兩相照應正明不敢作禮樂之意　章內以三字言之曰禮度文以二字言之曰禮樂以一字該之曰禮　禮樂是通用字禮者理也樂者理之自然也議禮制度考文皆是本于自然之理者故謂之禮樂其實禮之一字該盡

王天下有章

前章為在下位者言故重位此章為在上位者言故重德上論守禮此論制禮大旨重本諸身一句而時說泥無徵不尊二意遂以德位時三平言之不知此節宜輕看蓋無

徵不尊乃反照之詞惟其無徵不尊故善不得力今曰王天下者明是時王建極有徵有尊了所憂者無令德耳文義甚明故於劈頭處說個有三重這個三重是王天下者所固有的何消說有有之云者道不虛行本諸身而後有也本諸身是有三重的本子而知天知人又是本諸身的精蘊本身徵民一串看正以本諸身者徵之添入時位不是此與下節備言制作之善而括以言行最是實際語言行者身之樞機君子宰治在身上運經綸不在議禮制度考文上彌防打點也時云言君子制作之宜民覺寬緩了

末節言如此有譽此字正指本諸身而言居上位而本身徵民是不敢飾民聽睹是不敢輕易制作以一切機權把持天下益篤恭天下之上理而脩德行道之極思也故曰居上不驕

王天下內包德位時在指聖人應運而興者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是謂重典寡過從重字來重我有以寡民之過上民得寡過尚落一層有字宜重看全是以王德凝至道方能有此三重不然有位無德且不敢作禮樂自治不暇況天下乎　上焉者節反言以起下文

上兩個不信俱無民字蓋無徵不尊只論已無以取信于人勿就說民不見信善字就制作言德又制作之本也此言制作之有善如此倘爲時位所限況無德而可徒恃時位乎　故君子之道節極言君子制作之善所以可重故君子之道讀斷本諸身是領句徵諸庶民根本諸身來反上節無徵不尊看總言王天下有三重焉句內正意言要取信于天下全在本諸身而徵諸庶民吾身實有至德凝至道而三重之經綸皆吾性流出則乘時御位孰不信從本字徵字極重三重而徵諸庶民即本諸身者徵之也若以民爲左券然一一與我符合也非方去考驗之謂亦非身爲德而徵民爲時位之謂只民心信從則三王天地鬼神後聖無不合矣故徵諸庶民一言已了而考諸四句又自庶民而推廣之極言其無往不合之意以見三重之盡善建質等字與徵字一般總是徵民之極則非真有六事也此節道字最重道字因指三重而既謂之道則非指三重之迹言乃指制作之精神言也三不字一無字要說得細蓋天地鬼神三王後聖俱不是拘拘形迹與他相合都在因革損益之精意上說若以迹言豈能盡合　徵雖說

民信從仍重君子可信從上三王天地鬼神後聖總在君子一性中其理體備于身到得徵庶民便不悖謬無疑惑考建質俟亦只從徵民上見非真有個三王聖人天地鬼神考之質之也況下文但言知天知人而不及三王天地可見　朱子曰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是我自不謬不悖無疑不惑也　細思建天地質鬼神亦不是

懸空的事聖人制禮作樂畢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高卑上下淸濁隆殺一一法效天地同軌造化許多陰陽消息的理都逃不得範圍於其中格重玄通冥漠自是實事　知天知人上文本諸身已有了此只申言一番見理之所契而天人冥合何天下遠近之有偶就鬼神後聖上拈出此是源頭話不必泥定二件知天知人此是中庸大頭腦卽哀公章之知天知人此特點出質鬼神無疑便是知天知天者知命也俟後聖不惑便是知人知人者知性也所云通性命之人然後可以與禮樂正此之謂天下豈有知達天人而不足寡民過者只深贊其妙以起下文不作推原說　如何叫做知天這鬼神不是別的無非是這天命之理在這裡屈伸變化聖人制作却就盡了鬼神之情豈不是悟徹於穆不已之精渾聖人一心完全是天命凝聚在那裡了所以叫做知天　如何叫做知人後聖雖遠也只是個人只是這一個性聖人制作却就可通之百世豈不就盡了人之性然知人之原頭卽是知天知天之散殊卽是知人　從來聖人制作皆有一段不得已之心爲之仰而觀乎天道俯而察乎人道合當創造一番

雖欲不如此而不可得所以纔做出來古今爲式遠近醉心所以叫做知天知人所以叫做寡過

君子動而節是說寡過之實是故承上知天知人來世爲道云云卽就今日制作之始而必之不待歷世而後知也要之天地鬼神前王後聖合來總是個天與人歸而民心卽天意則前徵諸庶民一語又足該之矣動是領句要說得輕卽如率性之率言君子纔一舉動便成了天下共由之路了下言行方着實說動是創制立法行是把這法制行將出來言是訓令則準也只是遵守意近中國遠四夷望是聲名洋溢有聖作物睹之意不厭者含哺鼓腹有天覆地載之意世者贊其可久也勿泥分爲後世當世近之二句又就其可爲道法則處而描寫其人情如此重在遵守其制上正是寡過之實三而字二則字轉下甚快須體貼上三句不重天下道法則君子重君子可爲天下道法則意下二句亦不重民有望不厭重君子可望不可厭意正所謂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也正所譽也詩曰節則引詩而決言君子譽之有本也在彼在此二在字於上文遠近字內可想亦重君子不可惡射言君子之道本不欲干譽

也自然有譽者乃本諸身之驗正是徵諸庶民處永終譽
要其終而言蚤有譽原其始而言言永譽而必之夙夜蚤
可知矣不如此專指知天知人正所謂本諸身也不然則
動與天違與人拂安能可法則云云哉
此只要言畢竟要本諸身者善而後徵諸民者信從也蓋
君子非以如此而要譽但大德必驗于行名而王聖决有
自而洋溢則有所以貴於譽者以如此也君子亦務如此
而已如此二字雖包上六事然只知天知人盡之譽字包
上法則有望不厭等意此是總上意來反結之也

祖述堯舜章

通章分明畫出一個仲尼來要以仲尼作主首節專說聖
人學問次節從學問說到配天地末節舉天地之大以明
之句句贊天地却句句是贊仲尼
王觀濤曰羣聖不如孔子只是不如其集大成然孔子之
集大成若一一集之該此遺彼知何集得孔子蓋一原而
時出者耳川流言其時出也敦化言其一原也此數語該
一章旨趣
首節就帝王天地以形容聖道之全堯舜文武俱以道言

祖者斷自唐虞為始也述則不作矣憲是奉為成憲而遵
之章是表章他精意出來如刪定贊修之類章乃所以妙
於憲也都在心源上說不在道統及治迹上律如法律之
律無纖毫差忒非有所意必而然分明天時之自然消息
易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是矣故曰上律其
理確然不易如水必流行土必艮止如安土敦仁經邦化
俗咸必由之記云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
也故曰下襲不是二理此以妙理自相符合非有心於律
襲之也兩句俱範圍參贊看蓋上律下襲無實可見只祖

述憲章處範圍裁成造化在手即律襲也須知進退古今
出入造化當是一事當是一心是說現成的話莫着工夫
道一而已帝得之以帝王得之以王天時得之以運行水
土得之以凝結今仲尼惟得此即與堯舜文武一樣了特
以在前則曰祖述當時則曰憲章耳亦即與天地水土一
樣了特以在上則曰律在下則曰襲耳
辟如節聖道之大已盡首節中此特以天地形容極贊之
只辟如天地便了四時日月又就天地中指出運行者言
之兩辟如字是不能形容而強為擬議之辭上重無不二

字是兼體不遺意下重錯代二字是迭運不窮意總是形容聖心萬理咸備無物不有無時或間聖大渾是個太極摹仲尼配天地全要句句從仲尼身上說入天地覆載萬物聖人覆載萬理同一包舉無外四時行日月明有聖人而道常行常明如四時日月往來不窮也卽從他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處見之全章文此節喻處只宜輕輕遞過

萬物節因上節已窮于擬議無可說了除是說天地方見得仲尼故末節只贊天地贊天地便是贊仲尼更不必補仲尼之所以大一句萬物並育二句是天地之大小德二

句是天地之所以爲大但所以爲大者只在大中看出非別有個小大之德在上面爲主張不要泥所以字要看爲字　並育並行卽並字處就是不害不悖不是並育並行了却又不害不悖並育不害物物此理各一其性也物各成物如羽毛不入鱗甲意非不相殘害也道非道理之道卽曆家天道南行北行之道並行不悖時時此理各一其氣也寒不悖暑故陰氣生於烈日之中暑不悖寒故陽氣回於重泉之下不相悖亦其氣自相乘除寒暑之道未嘗有生殺也此便是小德分布處而其實總是大德主張小德大德不平　按並育不害並行不悖俱是小德之散見處但自物與道上各各分看起來則謂之小德而推原物與道的總根所在只是一個道理萃爲化原故曰大德敦化非是另有大以主小亦非先有個德以主與道大德小德卽在物與道上見之　流者出也川流者如一水分於萬川滴滴各全水味也化者融也敦化者如大爐厚火斂銅鐶鉦無不融化而歸一也川流是流其所敦敦化是敦其所流可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論敦化正爲甚于無迹耳在天地卽所謂於穆不已在仲尼卽所謂一以貫之末

句只借言天地以形出聖德究竟不重天地上所以二字不是推原其所以大只一言大德敦化中而小德爲之川流無所不貫無所不備何其大哉方與本文兩大字相貼乃備言其所以爲大也

聰明睿知章

此章一氣說下無處可分截蓋溥博淵泉時出緊承五德來如天如淵緊承溥博淵泉來敬信悅緊承時出來而聲名尊親又緊承敬信悅來總是聖德說到發外發外說到及人而以配天結之通章以天字作骨亦可天體之存爲

聰明等五者天體之動爲見言行天機之洽爲敬信悅
聰明五段主心體言不分質與德雖有許多名目而聖人
合四事爲一統五事于心玩一有字見臨容執敬別後人
不可少者惟聰明等方足以有之不如是則不足以有之
矣卽體而用見矣爲能字直貫到時出之句此是天能不
由思勉　聰明睿知而謂兼總四德者蓋虛靈之體人受
乎天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卽大學中之明德正所謂小德
不外大德敦其化也這君臨天下者有許多經綸糊塗不
得的苟非眞正蓋世的聰明神聖畢竟區處他不來惟有

天下至聖的人他的心體極靈瑩極昭徹全無纖毫障蔽
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無不通智無不知就如明鏡懸在
空中一般一切下面的都一一照見把這步宇宙之變態
民物之情狀那步不昭灼通曉何難智臨下容執敬別都
是君臨天下的事都一一從聰明睿知上生出來的不然
這步宜容宜執宜敬宜別者如何得一一審度得遍保得
他沒些差池　就足以有臨中想其德之能容處卽分於
寬裕溫柔蓋君天下者要將宇宙民物一一在包容之中
若是褊急刻覈一些也容受不得聖人的心體恢宏而不

窄狹舒徐而不急迫和厚而不慘刻慈順而不剛愎如天
地之覆載如江海之深廣如谷之虛那一步不在他兼容
之中　想其德之能執處卽分爲發強剛毅蓋天下大機
務大危疑最易搖杌震撼得人動若非質實的有個眞執
守必然被他壓倒了聖人的心體却振奮而不廢弛堅強
而不畏縮竪立而不屈撓運行而不間斷精神振發意氣
據當沒一點委靡懶散處任他机務紛紜危疑倉卒却有
個眞主持在不爲他撓亂　想其德之能敬處卽分爲齊
莊中正蓋人君居九五履大寶最易倣忽纔沒些戒懼的

意思便以天下爲恣雎聖人的心體却純一而不雜嚴肅
而不懶無偏倚無邪曲若有天地神明在前許多敬天畏
民的意思都從這裏流出　想其德之能別處卽分爲文
理密察蓋人君許多事幾得失利害紛至沓來忠賢邪佞
溷淆不一都一一辨別出來而聖人的心體經綸有章又
於章中脉絡不紊而不紊中又極其細密無疏漏處細於
中又縷縷分析無疑眩處若非此不免有錯亂處數足以
字只是言其本體完足無欠之意非言其用之足也下溥
博淵泉正在上足字內言之也四段不必露出仁義禮智

四眼目來每段只重上四字　溥博淵泉緊承足以字說
下足是十分滿足之意此節以溥博淵泉四字疏之極透
徹狀至聖而列五德五德又各列為四目雖曰不外于一
心終是說川流之小德而未及敦化之大德故承之曰溥
博云云見其發脉處如此其周徧廣濶靜深有本而非徒
以緒出為奇者耳時即時中之時出即時措之宜正是形
容應用之妙淵泉是借用字眼非譬喻字時出與溥博淵
泉無二境無二時如已發之於未發云爾下遂拈此出字
演個見言行來　溥博如天節即上節而喻之驗之非進

一步溥博無過於天淵泉無過于淵天不可窮淵不可測
垠肖聖心未發之中此亦極其形容之辭見言行俱根如
天如淵來見即見龍之見乃聖作物睹之意指動作威儀
言言如政教號令之類行如禮樂刑政之類三而字甚緊
脊時行物生便是造化之妙看敬信悅便是聖人時出之
妙只在人心之莫不然上形容聖人之時雖聖人亦有不
自知者重聖人可敬可信可悅上不重民莫不字已包盡
下節意下節許多去處只一莫不意勿以敬信悅與下章
親分淺深須知見言行當不得時出時出在體而不在用

也此不過起下配天之由　如天則是眞宰之內一天字
矣如淵則是淵衷之內有淵淵矣見也言也行也皆天機
之動而淵源之流矣民焉有不敬信悅

末節承上莫不二字極力形容聖德之可敬可信悅者無
遠不屆敬信悅所在即聲名所在也是以字緊頂莫不字
來中國蠻貊串下須看洋溢字自聖德天淵中洋溢出來
舟車至尊親數句一氣趕下其地總不出中國蠻貊亦只
消覆載二句但要形容到盡處耳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指
人類言正打轉莫不敬信悅上上章曰高明配天故用故

曰字此句是一章脉絡見至聖之能為天能配天與如
天不同如天以形體言配天以功用言有裁成贊化之妙
然只完臨容五妙之量耳舟車六句亦非六平語舟車所
至即是人力所通之地推而至于天所覆地所載日月霜
露正覆載中妙用此皆天之氣化所運之境聖德亦及之
故曰配天

經綸天下之大經章

此章妙在末一節似贊非贊當於個聰明聖知達天德八
個字中通得求誠消息不可死在句下錯認做贊嘆至誠

玄妙語也子思原天立教極其扯根之談開口說天命臨了說天載中間發明天德甚備而要不外於穆不已與無聲無臭之兩言是知天德原不是昏昏沉沉可以摸索的又不是閃閃爍爍可以擬議的除却聰明睿知全無入處然靠着聰明聖知一味潑撒又早是落見聞思慮窠臼裏了便是有所倚了上文個倚字下文個固字正對針經綸對下立字知字竊從心體上看所謂心上經綸也不可說向外邊去天下之達道不過五倫五倫足以盡道聖人人倫之至而已故先說爲能經綸句然經綸雖從心出

終有作用可見又須從此推其根本故次說立天下之大本然大本是性而性則天之命也故又說知天地之化育所謂達天德者如此而已大經大本化育是化經綸字立字知字是敎化吾性本無不備只一至誠而大經也在此大本也在此化育也在此渾渾淪淪完完全全此便是未發之中何倚之有

惟天下至誠爲能七個字貫下三句宇宙只此實理散則倫聚則性微則命莫不攝之于心故惟至誠爲能五倫乃天地間最大的常道故曰天下之大經非謂天下人之大經也緊貼至誠身上這個大經原是天造地設的只因世人心體不純私意用事到得君臣父子夫婦等事上不免偏頗失宜惟天下至誠純是天理無一毫私意在裡面自然一一斟酌得宜貴賤上下條理等殺不得私厚私薄意增意減件件都從至誠心體上經綸出來的至誠之所經綸者不但至誠完得一身的事就是天下萬世所共由的經常道理所以說經綸天下之大經經是分析意綸是聯合意　大本亦單指已性言這個經綸不是外邊零碎做得落根處還有大本即前所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誠

之至處即立之大處只是於未發本體絕無頹惰放逸性體毫無虧欠千變萬化道理預植于中未說到應用上然中涵於性性原於天天命之謂性又須知到化育方是窮源學問故本文層層剝入至于知化而後已知化者達天者也化育是天地所以化育萬物的道理知就主宰處說直是妙契太極動處即陽靜處即陰相爲出入渾然流通故曰知然亦自其經綸立本處知之至誠之人純一不貳倫通極于性性通極於命命通極于天則心全是太空運用自然流行不待思勉夫焉有所倚無所倚在不睹不聞

之本體上說所字宜玩此句須知即在三大功用內想見之不是推進一步即知與立字經綸字都不費力都是一串渾成道理而備寫至誠能事畧分作三項如此非有三也　只見二氣五行四德幹運而萬物原無者忽然有原微者忽然著是其化處也即此日為生生長養成就是其育處也　肫肫節玩三其字指至誠仁天淵上文已有之此是直指話頭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其經綸處純是一團慈祥愷悌的意思周流聯貫無一毫壅閼不通之處即肫肫然與物同體即是仁立本處絕無私欲無欲故靜

靜便深而莫測至靜無感中萬理俱備隨感而應出之不窮即是淵浩浩其天者凡物有迹便局于方所自是可窺測可捉摸今至誠之知化一動一靜一進一退絕無形迹如孔子之行無轍迹只此便是非局于形非囿于氣浩浩無邊渺然不可測即是天肫肫淵淵浩浩又是形容仁與天淵之極處緊根無所倚描寫不可捉摸不可究詰之極處勿作贊其妙也

苟不固節肫肫淵淵浩浩此至誠不倚之道即所謂天德也固固然之固即誠之別名也收斂不露之意固聰明聖知不露其耳目心思之迹自然妙悟天德此政不倚聰明聖知之人故能知至誠無倚之道不重能知上而重至誠之難知極言其盛也　固即是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消息知即自見其性　註下個實字見得固聰明聖知即是至誠也惟至誠能知之惟至誠能經綸之立之知之耳葢至誠乃天德非人為也　鄒南皐先生曰達天德則無聰明聖知可言矣固者即不有其聰明聖知即無所倚之意子思把至誠的功用說得極盛如此然這功用只在自性上那不比發在事業做為者人人得而知之除非固聰明

聖知達天德者纔能認得自已的性體纔能曉得我這性體上真正有許大功用不是影響的語這個天德正是性體所謂天命之謂性也許多經綸立本知化都是天德上自具的天能不是強合不屬外假直下達了這天德便知天德真有許大發揮惟其有之是以知之不然是問井蛙語東海向夏虫語氷耳何以能知

衣錦尚絅章

通章闇然而日章是大綱惡文之著是主意知微是緊關內省敬信正由知微做工夫去至勸威而天下平舉遠風

之顯處都入微中了只完得一個尙絅之心細分之首節言爲己而知己可以入德是一頭潛伏二節是入德之功奏假二節是成德之妙末節卽天道以形容不顯德之至總著闇然日章之妙耳

爲要說闇然一段精神卻把尙絅挑逗出來惡文之著非惡文也須味前篇文之所以爲文在德之純而不顯而豈在著故詩言重一尙字接詩意重一惡字卽其所尙則知其所惡所惡者以文著則章而不闇便是的然氣象雖是釋詩乃正見立心處闇然是聲色不到處念念翕聚退藏

于密日章非著也就心內惺惺處說乃闇然內密地精彩卽是日新工夫只重闇然不重日章小人一段帶說此小人亦不是大奸惡專在聞見上打點事物上周旋矜己炫長好表暴而不務實行故外面極炫耀然外面露一分裡面便減一分外面日有裡面日無矣淡簡溫三句正形容闇然日章之妙三句一直說下無轉折只論個性體是如此工夫全在知遠之近三句君子之道平平常常一味淸恬絕無濃豔似沒滋味然心下卻自慊咂嚌不盡淡實不厭闇中絕無煩擾日用飲食易知易能直心直事豈不是簡然卽此無爲無事的許多經綸變化都一一醞釀在中間燦然有文章燁然有經綸而至文在其中闇中渾然無物無我不露圭角是之謂溫然其中條理脈絡井然不亂一事有一事的理一物有一物的理而非鶻突沒分曉者是謂溫而理三句無有定義不得定塡知行等字知遠三句正指闇然定落下手處重下一句上二句自外說向內挑出個微字來近自都從心上看放之六合是遠卷之方寸是近宇宙民物極廣遠的卻都從此近處橐籥苞孕人只曉得遠君子只在一腔一掬方寸之地討個宇宙的樞

柄所謂知遠之近著之猷爲是風本之淵裏是自許多齊治均平的風化都在自鼓舞動盪出來人只曉得風君子只了着我自己的心性這此風化都從此出近自卽微也卽微之顯也顯不說到風遠上知微之顯卽莫顯乎微之意微處便是顯之字作卽字看此卽不睹不聞之眞體然許多夫婦之知能鳶魚之飛躍天地之化工帝王之制作無一不昭揭森羅在這裡所以未發卽爲天地萬物之根心曲卽爲形著動變之始君子知得微顯合一只有這戒愼恐懼的工夫在這微處着力以爲顯的根基日從自心

尋求一步進一步故可與入德德就是天德入德即所云
達天德也無聲無臭德之至也三知字乃闇中之覺照一
節只為己二字便了不以為已知幾對說
楊伯祥曰文字非是文彩之文人性原不是鶻突的即上
所謂聰明聖知不必定要滅殺看他只爭向內向外之別
耳小人惟向外邊日播弄而神理早已索然不待銷鑠然
後見也君子只用內邊收斂雖闇不露然日醞釀日覺精
采通節只闇然而日章一句盡了然又恐人將章闇看作
二個故下又將淡簡溫即是不厭文且理總無章闇之別

而又指此闇為是遠之近是風之自指此章為微之顯見
非自章也非闇弗章也總是一個微盡了如此纔為君子
之道纔是不欲文之著意思
潛伏以下四節總一謹微入德之事引潛之昭以當微之
顯見潛伏中即有孔昭者在這裡容不得有些子疚病故
君子知內省工夫全賴個昭之一字實認出闇然本體尋
討病根所在毅然斷絕不使有一毫抱疚夫疚非必私欲
潛滋凡一毫表暴處不符闇體便是心疚有疚則有惡而
於最初闇然之志乖矣蓋心之所之為志志即心之動機

正孔昭之地至不疚無惡處此心直如秋月寒潭徹底無
塵一俯一仰有多少快活然究其用功只在內省夫內豈
可見乎而能不疚無惡此君子所以不可及處若於見處
鋪排縱做得十分好亦的然日亡而已矣工夫已在內省
二字內此二句只合虛喚出唯字更不說如何用力
上節云人所不見此言不動敬不言信正是於人所不見
處內省實落工夫非有兩路蓋不疚無惡非自己致敬信
者不能也爾室屋漏正透那闇字意不動不言正不睹不
聞之真體室不是居即所謂神明之舍相視也屋漏為人

所不見處詩言相視爾幽獨之室庶幾無愧於屋漏深密
之處此正言屋漏有覺處須在自相得見也故為相在不
愧即上文無惡不動不言非指時候指本體言也二不字
不得作未字而字極渾成本體原惺惺不昧只常惺惺便
是常敬信只因內省功深此心精明之體自不昏散非檢
點操持之謂　此與上節只是一意上節云君子之所不
可及只在人所不見而內省不疚惡處故君子只從此處
下工夫不言不動自此心之一念未萌上論非泥定身在
室中也不愧屋漏只是此心耿耿有一點自覺之天光也

以為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正是省于內而免于疚惡不分動靜存省　謹微之功到敬信已無可加了除非卽外象以驗其內體之純故說奏假兩節見天下若不同返于微便是微體未盡處亦便是志之不能無惡處此二節皆描寫敬信中妙用勿涉效驗無言是敬靡爭是敬德之化卽在無言中不必向人去其爭心先須我心除却爭根不賞不怒四字就德上看分明敬信功深之後喜怒哀樂俱不用特以其性與民相觸發耳此正是闇然真際　此節言君子敬信之學可以動民勸威但不事賞怒耳不賞不怒

從無言發出民勸民威從靡爭發出

上節說民已無地不該猶恐拘于迹之近故又說到天下只重篤恭上天下平帶言篤卽闇字恭卽敬信之心體從不顯惟德發出天下平是人人化之風一道同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從百辟刑之發出篤恭非玄默之謂運用無迹言而未嘗言動而未嘗動故謂之不顯之德此是闇到極處人心之初自天命來本自平平常常一味篤實不着一毫情識適還其天命之初而天下亦以初心應之恭與平無兩候中和位育渾然一片光景　葢德以闇入其入心者微則其入世者亦微故偕天下共歸一闇也德至此方謂之入　德至篤恭而天下平則超聲離色迥絕倫類游於虛合於漠渾是天載了三引詩一層深一層直到至處至卽中庸其至之至德必通極于天命之初方是歸根學問倫比也毛雖微而未脫形象有形皆有類所謂精入於無倫可証倫字以無聲臭形容不顯幾于玄虛矣曰上天之載從發育峻極處指出無聲臭之妙正所謂微也至字贊德非贊詩語德也　曰已未能化得聲色又如何化得民聲色只可說治民不可說化民葢略厲色間厲聲觀聲

色之化民為末則其本在不睹不聞之先矣且德既從天命上會得來卽敬字信字恭字亦是強而名之又安有可倫之處故如毛之說猶涉有倫也謂之有倫則非德之至也惟質之天載之無聲無臭正是繼天命謂性說起此德源頭如此玄微惟工夫既到之後便合着原玄微處是之謂至也不是形容之至

焉猶龍曰只說闇然而日章人誰肯信依淺簡溫三句備舉天下濃艷多寡明暗之數以形容闇然中妙處却不可以不厭文理就作日章乃其所以日章者也註為已已字

是從人所不見人字照出一味為己似乎淡簡溫而其實不厭而文且理者即在此盖中即天下之大本和即天下之達道此已包攝甚大遠由于近風由于自至微而實至顯識得此已透信得此已真自然死心踏地肯做為己功夫故曰可與入德非為己而又知幾之說三知未便是用功乃用功初入門處內省方是實落做事省亦不是空空照檢凡學問思辨等工夫都在其內內省照首章慎獨正是扼要工夫此獨知常惺則雖至靜之中亦有烱然不昧者自然能戒慎恐懼此便是敬信之本體若思量存個敬信以待言動便不是本體的敬信便是愧根

釋氏法門只說個無字吾儒法門也只說到無字這個自性上原是如此着了一毛便是塁礙如着金屑眼中金屑非不貴着在眼中便同砂土所以復性的人根塵俱遣空色兩忘連步聲息都沒有了纔是與天合道如為復性作中庸者煞是歸到此處真是提出個真性命指引個大法門明明朗朗與人看見這個至矣的至就是中庸其至矣乎的至字政所謂增不得減不得者也豈是增不得減不得只是無可增無可減此所謂天之命人之性也

晚照山居參定四書酌言論語卷上

學而時習章

通章只一個學字只一個時習說者時習中惡可已之天機樂者天機之自暢不慍者天機之無所不暢一悅也一時習不已之妙也三者語意相承不亦字俱就上句說非深一步三者是一時事時習二字直貫至末

時者天心所運也學學此習習此一透時字天下更有何事悅正是想像時習中趣味朋來之樂乃善與人同之意王荊石曰即是吾儒窮居時的治平景象不知不慍自是

知我其天之實心實德時習之悅朋來之樂其得力處亦須由此聖人立訓未嘗不以闇脩實詣為切務故雖世極否蒙吾道終有托是道脈所關宜為一書冠冕

朋來之樂須從自身體認當相視莫逆時自有一段暢快不可告語處彼我不得而知如孔顏之相樂是也

其為人也孝弟章

有子是專言孝弟非論仁也通章只孝弟二字盡之猶云為人之道多端然依傍名理總是死套一段以孝弟真心便通活了此心活潑便是道生道生只宜在心上說不作

枝葉說生乃生活之生此有子從良知良能處不假造作指點爲人之道非教天下爲仁而以孝弟爲推行之始也本立則全體都活了便遍世界都爲同體不是漸漸生出來孝弟爲仁之本不要說到推廣民物上云只立了此愛親愛長一點念頭而天淸地泰萬物咸和機趣時覺在腔中藹藹有生意故天下有孝子悌弟的襟懷不患無仁人事業　仁者人也上爲人字與下爲仁字相照應註和順二字可玩　仁能孝弟是就天命之性言孝弟爲仁之本是就率性之道言

巧言令色章

巧令皆是爲仁要知病不在言色上人有本心便是仁體此等翻弄做作要有些種子收斂在內

三省章

此須從他隨事省察處會他根本總會工夫一段戰戰兢兢的氣象日字重看成湯之日新又新此日也全重恐有處三者要得細吾人出而對天下易入而慊自心難即人諒其忠友孚其信師許其習而此心或難對衾影此分明是日新望道之心這便是立誠工夫

傳是道統之傳師傳于我我將傳于人者瞻翁謂以忠信爲傳習之本者亦是想見其習時着心處眞無分毫之不盡不實也

道千乘章

不曰治而曰道下正是道所在根本在一敬字觀敬下着一事字便透下幾項在裏面矣關係只在一個民字千乘之國只在方寸之心也敬事是民之事敬主于中信應于物敬卻先一節敬事有謹始慮終意信有以心相孚意節用愛人謂二事相兼亦恐難言但純心爲民者約己恤民

自能兩盡使民以時又當時民事政務之實阜財寬力咸在此時字是時至事起氣至功成當活看此五者飭身厚下都是君道之本

朱子語錄曰敬事而信是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之本而敬又是信之本敬無形因事而見與元空者不同信只一點誠敬不欺與民相信意

弟子入章

此章責成爲父兄者俱重力行說聖人立教原非高遠只要人從根本上做起不孝不弟何以名弟子孝弟言行是

持身的道理愛衆親仁是處人的道理餘力但事偶不值
便謂之餘緊接曰則以學文猶言即用也令時時培養不
令一刻放空學文正爲力行資也學文或學之于未行之
先以啟其所行或學之于既行之後以証其所行講學文
不可脫行意非後世文字呫嗶之學此雖說弟子事然神
化性命貫不外此

賢賢易色章

德最恬澹色最靡曼一心賢賢而色不足以入之若潛爲
移易者然是無以尙之之意尊賢取友自是兩事賢賢尊

賢也與朋友交取友也雖曰未學實未學也必謂之學者
即此是學也學只是學爲賢學爲子學爲臣學爲朋友而
已茲賢賢竭力致身交信是實實下手學處是吾心不刊
之詩書故必謂之學子夏見俗學專尙文辭躬行往往缺
失故發此論以救之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所貴
乎學者在此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而已子夏以文學名
而其言若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

君子不重章

容貌辭氣莫非學問不重不威便是學之不固處然君子
之爲固學計者又不徒在外貌而在中藏故說個主忠信
下二句乃補缺工夫總是爲固學計耳固乃凝聚退藏之
意與苟不固聰明之固同與淺露者自別不重乃不固的
徵驗從已說謂之不重從人看謂之不威主忠信只是把
本來真心時常存惺勿令物欲搖奪攙雜便是主非另有
主宰工夫亦非是以忠信爲吾心主也首節是病二節是
藥三四節是調理之方

愼終追遠節

厚對刻薄寡恩言惟民生厚厚原是其本性第在上者無

以提醒耳歸厚是自歸其本性也須看是民德不是民風

必聞其政章

子禽亦知夫子非求但不知邦君之何以與耳子貢就中
拈出一得字甚妙見與之權邦君不得而操之亦自夫子
操之也異只言出于常情之外非與他人相比擬
夫子太和元氣醖釀于中者不可測識不知所謂溫良恭
儉讓也時君望之而心醉亦不知所謂溫良恭儉讓也子
貢從旁觀之自其神情流溢處言之其有如此的意思見
以爲和厚又未始不易直見以爲莊敬又未始不與雅見

以爲謙讓又未始不節制雖見容貌氣象上見須要在心
體上摹擬邦君胸中雖自彼疆此界而游于聖人之天自
不覺其銷鎔而樂就莊子所謂不言而飲人以和使人之
意也消以得之以字不必着力只是見其德輝感通處云
其得聞政以此夫子固自不知其所以也即人亦莫曉其
所得也借名爲求從得字上生來凡人求則得之在夫子
有所以得之即謂之求亦可二句作子貢詠嘆語氣

父在觀其志節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當想其至情凄切三年如一日處三

年字當玩大抵人遭大故如不欲生之時倘有別念變更
動作否獨至歲月漸遷此念漸解罕有終三年能然者若
常如初喪時意象情態於此想見孝子之真心通章俱是
觀孝　味道字道豈可改者但後生樂于紛更急于自見
故夫子稱孟莊子之孝只在無改父之臣之政爲難能

禮之用章

禮之用言禮之用于天下處非言人之用禮也禮者是彼
此相交接之儀文也和者即交接中真意之順適也和也
者天下之達道也先王之道只是體人心自然之意制出
禮節所以合得人心而爲美斯字裏面隱着和字道字只
還他道字蓋禮之可由處乃稱道也小大由之由人心自
有之真也由字與行字不同行是按其步而行由是隨其
意而出也有所不行謂人行處不是禮非禮之有時不行
也不以禮節之謂任情而行不顧天理之安非是不以禮
來節和也亦不可行謂所行皆不成禮非是說不可以行
禮也亦只就自家心上見之心不安便行不得
知和二句謂任情爲和非禮中自然之節也

信近於義章

直謹始而謹始即所以慮終無兩意信是約信復其言始
成其爲信然必近于義始可復于言是信乃所以踐義而
義乃所以成信近義就是可復不待取必日後下二段亦
然因乃起因之因宗如宗法之宗在野如七十之宗孔子
在朝如十亂之宗周公　學須理會頭腦若平日無精義
明禮知人工夫從何斟酌　因緣何會失其親最要思

食無求飽章

安飽病在求字君子至正爲一氣讀下總摹寫一段孜孜
求道之心味可謂也四字是把君子立個好學的樣子與

人看稍不如是便不謂好學安飽二字不但居食凡功名富貴皆生于求安飽一念一切燕安怠惰總成就安飽一事常人於此假卻生平故須于此念頭斷絕得乾乾凈凈學問纔有安頓處事與行不同孟子云必有事焉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識得此事即欲不敏不得惟恐事係一生未竟之憾何暇于外誠而言有不愼就正政是敏愼之心非是敏愼完日方去就正言與事何日可了就正工夫最精細毫厘有千里之差只在道上爭離合一念定終身之趨正在心上決信死就是親近之意有道曰親則

精神感孚此心自正非必別出意見以相印証也總是心體澹平精神自然淬礪胸襟自然冲虛一心用之于學而無所分者也故可謂好學

貧而無諂章

無諂無驕還從人面上檢點樂與好禮卻在其中有受用滋味樂只是一味淸虛禮是在事上有節文妙處當在處貧富外看者也二字言此等造詣更高不但只在俗情中論優劣也故能打動切磋琢磨之語

詩咏武公進德事四如字可玩明道先生云學者無可添惟有可減切磋琢磨都是減法子貢解此詩非自今始此因聖言有味乎此詩耳見靈機活潑處不是解詩其斯之謂與恍然見眼前道理無不可以相通乃爽然感悟自嘆之辭此時與論貧富已無相干見己往皆成陳迹而不可拘見將來原無盡境而不可泥意夫子許其可與言詩乃鼓動之使愈進亦不專貴言詩也此章節節脫化隨與隨掃引人無上妙玥

往來二字可味曰往則已往無迹可尋矣從前習聞習見消得去曰來則前景在望從後新知新解引得出往來相

禪又循環無端告往知來非打轉本章前文云云也乃謂此人言詩他能告諸往而知來自以後言也

不患人章

知是吾心眞知患人知一念便將靈明性體夾襍了故求徹吾心之知必先絕人知之心眞體一朗妍媸自現如明鏡無塵百形莫遁非一一辨別人倫也

只在心上不明便可患了從違法戒之誤還是下一層事

為政以德章

德者君民同得之精爲者有呼吸相聯之神以字不着力乃德意中涵而政自此流出耳居其所三字勿讀斷連而衆星共之一氣讀總描出個爲政以德的光景精聯脉攝的氣象取象於北辰非但居者之居其所也卽共之者未嘗不止其所也所者天下精神安頓處

詩三百章

此揭明詩旨以正人心思者發詩所由起也思上能遏絶邪萌則思處皆正正處皆詩也學詩者當只在心上着力

詩之爲教諷刺居半思何以得無邪不知心之動而爲思思之感而爲邪皆偶起紛紜反之本體原自虛寂如人目肯見空生花但悟空體肯花俱息乃知心本無思思本無邪因彼濁流溯我淸源故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興其本無邪者而已

道之以政章

政刑全爲民設德禮不全爲民設刑卽政中之刑不作兩様禮字言禮者履也本心德以肩之卽有形之德不是二時二事格字只就耻看出非耻後又格也耻是耻其無以對方寸非耻其無以對主上所以格也格卽格其非心之格

志於學章

此是夫子自名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若以意言解之則泥矣論聖學直下都到若論學之得力處則必如此持循如此融會如此純熟經數十年工夫乃有進步志則守猶未定守則知猶未徹只是道理無窮學無止息也想若到七十以後又有一段話說

學卽時習之學志卽是學立便是到手如先立大者之立見德性堅定外物不能搖奪然猶覺有執滯不能融通處

不惑則靈通變化不爲疑似所淆已是知得天命了但微有扞格尚未與爲一到五十時凡一身舉動潛孚黙契皆順天時行合天爲一了卽中庸固聰明睿知以達天德的地位聖人初學便只是學天知天命後從此不過愈久愈熟而耳順而從心不踰則胸中純是天命流行不見有內外之隔矣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凡天下之理得于外觸者皆其中之所融液變化如聞孺子之歌卽通到濯足濯纓隨他好醜入耳都是妙音不論寂喧鬧性一齊員應

胡衡齋曰伯夷耳不聽惡聲未化故也

心體就是矩心體流動處就是欲卽此流動無不適得其本體就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不待審幾愼動而與道爲一耳猶思不出其位寂然不動心也感而遂通欲也感而亦寂通而不動不踰矩也　耳順者形骸應接處皆神也聞一善言沛然若決江河的機括也從心不踰者精神萌動處皆天也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的妙用也

無違章

無違卽左傳昭德塞違之違不曰理而曰禮自天之所秩王之所制言有品節限制正臣子所自律以奉君父者也

生事三句總見人子事親自始至終毫忽不可假借意須理會無違是經生事三句是傳

孟武伯章

此以父母至情激動人子愛父母之心疾凡內而嗜慾外而縱恣皆足以致疾憂在未疾之時惟乃惓惓切切之意思及此知人子之身乃父母之心也可不循理保身以貽親憂乎則孝可知矣

今之孝章

敬以行養纔是敬然敬是常常敬乃人子愛親之心旁皇周至有誠身順卻之意不專在養時敬何以別緊承今之孝者來謂今人不但不孝者卽孝者亦不過能養而已不敬何以別于今人而謂之曰孝者乎犬馬當依漢疏比人子說爲妥敬便是孝絕無兩層（看能字自是犬馬養人何以別作犬馬亦可）

色難章

人子事親日承懽親心未懽卽愉色婉容何用惟默會其意曲體其心而以色承之令親一見而懽此必視于無形聽于無聲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者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服勞奉養固不可廢但未必根于心之誠耳

不違如愚章

不違註有聽受而無問難也依稀有耳順光景二字已極其形容稱贊矣如愚不愚不過抑揚其辭總是稱贊其不違非不違夫子之言也不違夫子之所以言也又非不違其所以言乃覺夫子之言而不違于自心也自心不可以令人見故如愚自心儘可以自見故足以自發惟夫子見回狀卽見回心故曰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如愚雖是狀顏子不違處親便可想見其沉密不露德性淵藏之妙私指回方寸寂若之境退省卽聽言對坐時兩

神相照覺得他一種生意盎然豁然具足之妙不待見之
行事其中勃然不容已之機未嘗不踴躍其中而發字是
回自心上生發不局定夫子之言足字亦宜玩不愚是顏
子真體勿只作領畧聖言上看天下道理半為聰明人壞
顏子不愚亦順天機自然

視其所章

此不重觀人要見人必須做恒德君子勉强不能欺得人
過以是用力處心之迹由者心之發安者心之存觀由察
安都在視以時三所字正是他頭緒來路處直窮其根源

去處所以人不能廋離所以從何處觀察他
古今小人未必安于為惡妄為天下可欺遂浸淫而不知
反耳人焉廋哉見人不可欺當實為善以去惡也夫子最
提醒人處莫作逆詐億不信的伎倆看

溫故而知章

溫故只是心所已知者或從性地或從聞見所借之筏各
隨根器非可執定一格妙處正在知新是吾心實有證悟
非是增聞見直窺見性真所以曰為師是可以與人共証
此知以千古知脉覺後知意

君子不器

形而下者謂之器不器是言心體非言事用若是用無不
周特是不局于器非不器也非無作用也作用之有處皆
心體之無處

先行其言章

世人皆知重行不知君子卻重言凡言之所發皆其力行
所至而言隨之也從隨也言隨着行不曾相離迹上作一
氣說先後就君子心上看不就時看
聖賢垂世立教言之功居多六經皆言也惟從躬行心得

說出故聖賢之心由是而傳　只是擬議而後動者也

君子周而章

公字理字性字俱不必入只就君子之心上說君子之心
如天自然徧滿宇宙而能周非君子之能為周也心也又
豈能更出一心而為比乎不比只在周字上看出周正以
不比而得之也小人心體一團私欲卽循物而及之亦自
意見中出而況其所阿比者乎不在周比上分别只在君
子小人上分别

學而不思章

思學原不相離古人文字原從思出後人解悟必從學入心思附之典籍如嬰兒之脫母腹也載籍資之神解如乳血之哺嬰兒也即云不偏廢猶粗闊殆即在不思不學上見　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的道理如何是思二則字甚緊不思處便是罔此處連學字亦說不得直謂之無所用心耳故曰罔不學處便是殆此時將何所思惟有憧憧往來而已故曰殆

攻乎異端章

攻字要看得深彼特引其端而我反窮其竟彼猶標于其異而我反混于其同彼或借其說為寄寓而我信其說為實功其害可勝道哉害指攻之者自害其身心非害道也

由誨女章

是知也只在自知上見知之為知之是自知其知也不知為不知是自知其不知也當下即照更無轉念故曰即此是知夫子直指良知本體如此不涉見聞兩為字即是兩知字　不知為不知最是得力處吾所未信不可以立言吾所未安不可以成行

是知也三字蓋知原在知不知之外理會始得其他一切學問不過此知中之法塵耳此處掃除乃為退機不得又扭來補綴

學干祿章

祿在無尤悔而無尤悔止在闕慎則一約便足以盡學矣此分明以一約字砭子張務外之病

子張才高意廣多聞多見中有所蘊便欲發洩于事功似有干祿的念頭夫子卻不明說他只將多聞見做個引子精神全在兩個慎字上闕疑闕殆即是慎的意思總是要

十分停當意別處說慎言敏行此卻連行亦要慎正欲其反博歸約也寡尤悔是我有以寡之也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不悔行不慎則已必有悔己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慎言行中操無愧之學術內可以對自心執有用之言行外足以對世人無祿之心而有祿之具祿自在學中須說得活若說修德而祿自至則是祿在外矣非在其中也正是抹殺他干祿之心處

舉直錯章

直枉字要玩直的最惹是非所以容易錯枉的最善迎合

所以容易舉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民心是非原自公我之舉錯一以直道行之自與民心之同然相符合自是心悅誠服非服其君也乃自暢快其心也

使民敬忠章

莊非容貌乃莊蒞之莊端舉動以爲表也孝慈非兩截孝是愛親慈卽推愛親之心以愛及于衆人莊孝慈舉教不是要民敬忠勸而故爲此乃是自做自已功夫上下同一血脉此舉則彼動上之莊處卽下之敬上之孝慈處卽下之忠上之舉教處卽下之勸則民不期然而然耳則字破

他使字勸字言人人都歡忻鼓舞知慕知勵不倦非必掌其舉者而後勸也

書云孝乎章

惟孝二字另作一句友于兄弟另作一句君陳能推廣孝心以友于兄弟是以能施政于邦由書之言觀之則政之施于邦者卽孝之行于家者爲之耳見得孝在卽政在也是字指孝友謂孝友正是爲政的實事末句掉語甚婉言卽此便是那有别個作爲在正在施字上見得政雖所施何如耳孝所以植施之根施所以廣孝之脉卽其所施處皆眞心貫通便有唐虞的事業卽此是爲政矣奚必爲虛方爲政也末句爲字正應首句爲字不可貼出居官來

按昭公爲季氏所逐薨于乾侯定公卽位又從季氏之役壟昭公于墓道南俾不得與魯先公同兆及孔子爲魯司寇卒溝昭公之域而合諸墓其初年不仕覩其以孝友答或人其意可知矣

人而無信章

信字乃人生本來之命脉此當是論心不是論事不知其可言不知如何其可也似詰問他如何是好意人之所以

感通天下聯于無間者只是這一點眞心眞則自感自通自無有間隔之處無信則間隔矣其何以行得去大車三句是嘆辭不是喻辭輗軏是牛馬相接處此只就車說而無信意在言外

問十世章

損益不外因中事可知正從因中知之也只重一因字就一事言卽有損有益不過善用其因而已不可以因對革說益革字替不得損益字

兩個可知非謂此已往者可明白也言當時這所損所益

據當時世運看來確確乎有可知者非必待更新之後而後知之也則雖或有繼周者又豈不可灼然預覽乎百世可知其文氣全在上四句此所論只是制作若國祚則云其或繼周有不敢自謂能知者

繼周謂子孫必能紹文武之烈以致行夏因商之意也繼周內有無限返樸深思

非其鬼章

義字爲綱詣主心生于非字勇生氣生于見字君子於義之所不當爲者豈退而守於義之所當爲者須進而圖益

守義方幽無鬼責赴義方明無人非

見義不爲如石火電光倏起倏滅只如乍見孺子入井而惻怵見義也不能保四海則不爲矣嘑蹴不受見義也不能辨萬鍾則不爲矣此等全是天性上不曾帶得剛勇來

三家者章

謂季氏忍字乃敢忍之義前句指亂臣賊子之心後句誅亂臣賊子之法　次節天子二字極重就舞八佾景象聳動他怵惕之心就歌詩語句挑醒他羞惡之心兩下都不把名分與他較全從心苗中鈎剔

如禮何章

仁是人生來一點本心先王特自人心凝聚處有文彩的喚做禮其流動活潑的喚做樂耳人心外安見其有禮樂如禮樂何說是襲取於外不得也不必說到玉帛鐘鼓上去亦不是不爲之用

林放問章

看禮字已是着文了無文安得爲禮但禮須有本乃禮之所自生此乃先天一着探討及此豈不是超世之見其關係世道人心者甚大也然本字實是上文仁字乃人心一點懇切自然處當文勝之日本已埋滅殆盡故夫子難直指本而微言儉奢儉亦不指定財用但儉則精神收斂含蓄而奢則精神盡耗矣儉雖叫做本不得然尚與真實相近由此意而想之便可悟禮之本矣然夫子又恐其認儉

爲本故復就禮之中抽出喪禮說個易字戚字作例使他容易尋討易字與奢字對得儉字與戚字對不得儉未便是禮之本戚便是禮之本蓋哀慟慘怛之念正是人心真實自然處凡衣衾棺槨哀麻哭踊皆哀痛慘怛之念爲之有此念然後生出喪禮來則戚非喪禮之本乎學者存寧儉之意以求其所本凡行一禮必有一段真心實意如喪禮之戚一般者在即此便是禮之本即此而文之便是得中之禮不失于奢而亦不病其儉矣

夷狄之章

君字還屬中國說如云夷狄尚知中國之有君不似諸夏以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反不知有君也觀管仲責楚包茅不貢則知此章之意有亡在心裡說

旅泰山章

旅太山禮也以大夫而行諸侯之禮精神與太山不相接失其本矣林放尚有本之問太山豈享無本之祭極有感慨正欲止其旅意

因不救之罪委之吾黨直以不享之意決之山靈是求不能救而代爲之救處

無所爭章

不曰君子不爭而曰君子無爭蓋萬物一體人我之相皆無之也然不徒曰無爭而曰無所爭蓋宇宙間皆君子一體相融的去所而爭於何所也下射正是爭之所矣猶然揖讓是讓處讓爭處亦讓而何所爭也

巧笑章

詩詠巧笑美目此是生人本質之美不求文而自然之文所謂本來面目也至素以爲絢則一涉于爲便失本來夫子恐人泥此句而紊了文質之等故刪之正去僞文以存

本質意也故釋之曰繪事後素非別文質先後之意乃言繪事特素後之加飾耳亦何貴于絢爲此詩所以可刪也子夏遂悟及于禮後此意夫子黙寓于刪詩之中不意子夏能起之真可以共救詩人之本質以還醇也故曰可與言詩　夫子原曉得世間所行禮都不是而此時偶未動念被子夏一道破連自已心下亦覺豁然故謂爲啟予而許其可與言詩子夏之問是不打要緊的問夫子之答亦是不打要緊答惟忽然想到禮上於口頭說話來發出一段道理來方見善悟初問時原無重質之意

一謂之後則無論濫觴非禮卽尙忠尙質原無當闇然之初

夏禮節

本旨是說周禮在魯孔子懼魯之爲杞宋而周禮之爲夏殷也故云云　獻卽獻典之獻不足是汨沒于文勝之日亡耳文到極處必須二者充足無缺方可折証他全在文勝上生諭全是欲挽人心非求証吾言也

周初封夏殷之後於杞宋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一時文獻彬彬何其盛也杞宋之不足徵由周道之衰也思昔日之杞宋思文武也不然生今反古聖人有戒安能復行夏殷

於今但文獻必不可無欲當世共惜文獻沸逐江河之趨輕棄禮官蔑識大識小之典型耳　末句正欲以徵文徵獻之權責重當時有無限感慨徘徊不能舍去之意分明夫子以已言爲文獻而望人之徵之耳

旣灌章

灌是祭之始也未灌以前時無幾許其禮尙未舉尙未可以指見得失旣灌而往此是何等樣禮也而乃見于斯廟也戚于吾之衷不如其不入吾之目也要得欲言不言隱然太息意總是傷魯祭之失意

禘之說章

只看一說字禘者有天下者之祭纔說禘連天下都說了故知禘之說而天下更無難知之說也示與視微別視者我去看那道理示者那道理自然呈現于吾前

不知也三字含蓄多少意思知其說三句只見禘之道理甚大覦貼不知也一句意不重在知其說上天下三字要提出如云先王有天下而制禘後王繼天下而行禘崇其所自始推其所自出其中必自有說得其說者之於天下不難然則禘豈易知者哉天下勿寫治字

禘之說又何以於天下曰此只是吾生所自來的念頭推廣到無所不盡處若把這個念頭推求到同生天地間無不與吾一體而分總是一家何親何疏識得此意欲令各得分願何所不及大都仁人孝子只充滿一個心體便幽明遐邇都無所隔

祭如在章只依舊說亦可

不必分先祖鬼神當云夫子之祭如在者以祭神如神在也如不祭乃摹擬聖心之辭不與祭則精神不屬便無鬼神何祭之有想他如不祭時精神何等凝聚卽如在之心

王孫賈章

君子盡其在我只一媚字先不好了不曰天之降罪而曰獲罪于天是不在感應上論天而在心上論天一念愧怍不可與天知卽獲罪于天也一念自愧皇皇無地措躬是無所禱也

周監章

看起頭一周字見周非尚文之周也乃監二代以成其周之文也末吾從周周字正映起頭那周字夫子看當時文勝的氣習追想周初時好光景故有從周之說此卽竊章

文武意　郁郁是花蕚初綻苞孕有無窮生意然不至於爛熳披靡意　文原不是制作得的制作要因乎文耳

入太廟章

聖人動容周旋是禮其每事有不知而問亦是天理節文所在初亦不自知因或人之議始自回想亦覺不錯故曰是禮也猶師冕見章節節是道然亦不自覺因子張拈出便見是道耳聖人只在心上言禮之是不是不在迹上論禮之知不知　是丘也是知也是禮也當下直截此聖人傳宗處此正禮之神不可尋常漫過

射不主章

主字要玩主上立教者言上之所主下之所趨也較射乃性情發越之際也卽以不尚力爲閑情止性之方古人作一事便寓一深意不說今人之所無而但嘆古人之所有有無限感慨春秋列國競力而詘德浸浸有戰國之風矣故夫子嘆之

告朔章

羊之去留若相爭也謀野之聖賢安得與之總是痛惜古禮之亡而閒拈嘆息如此子貢目禮已亡矣不如去之夫

子曰禮雖亡矣何忍去之兩人相對淒然滿目蓋有無窮之感焉　古者諸侯各自紀元天子所存止有正朔諸侯總受十二月之政藏于祖廟每月取一政而行之此忠孝之思禮之本也若又併朔不告則諸侯但知自專而不復知有天子矣

事君盡禮章

將禮字喚醒世人冠履尊卑人心到此不能不然夫子不是自辨非諂恐人認當時之大爲禮又認盡禮作諂耳不可用傷時語本文無我字有慨世人另是一番世界另是

一種議論有不可得而測識者

定公問章

如之何謂君必如之何而後能以使其臣臣必如之何而後可以事其君禮忠二字須暗關當時又渾然爲妙

禮者體也體不可過不可不及正名分辨體統裁僭竊是也非僅優遇之禮文也忠者衷也衷稍自欺卽是欺君責難陳善無專擅無將順是也非僅誠愨之小心也

以禮意體羣臣以禮儀優大臣以禮法馭強臣以忠告陳言以忠勇効力以忠烈靖難

關雎章

關雎是贊樂也非贊詩也古人以詩詞被之琴絃歌之朝廟孔子正樂伍師摯在官而以關雎爲樂之卒章不淫不傷正所謂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也凡樂之作其聲和以緩者謂之樂而樂之過卽蕩焉而淫其聲悲以思者謂之哀而哀之過則慘焉而傷惟關雎則聽其和緩之聲而不見其蕩聽其悲思之聲而不見其傷此和平之樂所以可爲雅頌之卒章也

問社章

通章俱是隱語且莫求着落使民戰栗此句是周人之言此必當時魯社有錯失處未得望木起敬之意故宰我言之郤於時勢未可故夫子成事云云不是責其非本意而啓殺伐也哀公素性柔懦雖啟之亦不能殺伐

成在遂後既往又在成後若說宰我失言祿故又是說之諫之咎之耳只合大例渾講

器小章

管仲經營只富強事業猶知以尊王室服人故聖人不沒其功而稱其仁但世途見識見得管仲如此作用便目爲

蓋世偉人而不復知有明德親民的道理故聖人特斥其器小縱時人不識器小之所以然亦使其不至錯認管仲張皇其事也　看然則二字口氣甚緊緣胸中先有成見故先以管仲儉乎探之然管仲不儉或人亦知之待夫子說他不儉卽以知禮歸之只是一個護短之心耳儉還以器小知禮則不器小矣此或人暗解意也但觀臺官坫樹之設俱富強樣子　按管仲之作內政寄軍令分處四民不相雜亂操事於不足委輸于有餘出吾之緩以申敵之急傾吾之饒以致鄰之乏諸如此類但可以治一國而不

可以治天下可以濟一時不可以經萬世其爲器也小故
夫子譏之但以器言仲已見其不知道矣况又小之乎器
哉仲尼之門所以羞稱五伯曾西不悅比管仲者正在於此

魯太師章

樂其可知其字乃謂其中機趣之妙可以心會處四如字
從性靈描寫直有心有成樂其妙有如此如此方成個樂
不如此便不成樂了聽此聲音便曉得樂故謂樂其可知
古聖人本人心之太和調之于樂原是心聲須于聲音節
奏間細心體會始作聽其聲音想其翕如處覺神氣翕聚

無浮散不攝之病及縱之而放手大作想其純如處心之
雍和發爲樂之雍和也就純如處聽之想其皦如處心之
條理發爲樂之條理也就皦如處聽之想其繹如處心之
聯絡發爲樂之聯絡也如此方成其樂而不失先王制樂
之本意乎令太師因有聲以會無聲之精意歟如字乃聖
人自得其意而像其妙也

儀封人章

想封人木鐸之見久已定之胸中物色之獨未得其人故
一見夫子而決其得神處在從之見之內大抵否太必復
自是定理傾否之事當時非夫子莫可當封人以木鐸着
眼便見曉得在玆之文則其把得位寬慰二三子自超尋
常萬萬矣　木鐸之說非爲夫子幸乃爲天下幸也知夫
子的作用必不使天下終無道故天下無道句不可忽封
人是心乎天下的據木鐸二字非言設教則語意未貼當
只是周流道路隨地開發以醒人心之昏迷也而萬世意
亦寓將字當是將無之將

子謂韶章

專重贊韶上若曰只有韶既盡美又盡善如武何嘗不盡

美哉猶未盡善也蓋聞韶而忘味不圖爲樂之至于斯故
極贊之復借武以形之非貶武也　其贊夫子明不足武
樂明說未盡善絕無悲其遇之意不必曲爲回護曰未盡
善非不善也未盡耳其語意自渾不得直入征誅語

居上不章

一篇文字主意既差則辭之工拙皆可勿論吾何以觀乃
深惡而外之辭若曰觀其得失則臨喪不哀便是不孝又
何得失之可言

里仁章

此當精言之以註疏爲正人之一身猶知擇里而居至于心乃不擇仁道而處是知有身之安而不知有心之安也昔之一字正要在天理人欲之界見得分明　擇字輕重處字處不作居字看處是處置安措必要到仁的田地居仁有安字意處仁有利字意只畧點里字而影說仁爲是里止也里仁止於仁也　總依舊講亦要看處仁二字所謂擇其善者而從之雖云卜居全是親師取友之意夫子稱子賤歎魯多君子以此

約樂章

仁說到安利儘細未至于安利便是不仁要看得刻一分不然一日之約樂亦不可處何待久長乎不可處就在不仁上見之凡人心中無自得之趣始亦在約樂裡面掙扎久之心上不受用自要敗露盡心中不安不利豈能堪久不必說到濫與淫上安利就智仁上見得安仁則約樂皆安利仁則約利皆利不作兩層看蓋人心之約不能困樂不能移者即仁也仁是心體約樂是境於本心原無干涉安者安此利者利此遇境即仁非境外別有一仁亦非以仁去御境　無私是仁知其無私而無私焉便是智安仁與仁爲一利仁見仁爲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從仁內見安利非由安利覓仁者也

能好人章

仁者之心有善而無惡者也故見善則相投自能好見不善則相忤自能惡並不設好之惡之之心無心之謂能好能惡二能有許多妙用在中間非特加于當好當惡之人也當看樊遲問章煞落在行其好惡上不然縱說得精細亦是知而非能

苟志於章

志字重心無兩念天眞來復之時就是萬欲拔除之頃無惡就在志仁上說不是二項不必插入事說

富與貴章

人心本體原無欲無惡惟勿處勿去不少累其無欲無惡之本體此仁也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也這無欲無惡之仁既是心原的本體更無可復滓之時倘有念少有滓着欲惡的意思便是違仁所以君子終食不違而不問造次顚沛也通章一意講到底

富貴貧賤不止爵祿名位凡窮通得喪吉凶禍福以至動靜細微得意拂意之事皆是人所以憧憧往來不得安謐者只爲此欲惡兩念休歇不下耳這箇審肯安處此中如何立主非於天理人欲上見得分明主得確定安能如是君子小人之辨正在此間不日處富貴去貧賤惡乎成名而必曰去仁者重所欲所惡也兩個君子緊相照不去即無違也有終食之違亦即去也終食字即須臾意無違是此心之天理周流不息分明是欲惡所絶安仁境界任舉造次顛沛求其一綫之違而不得故曰必於是亦是人見

他如此非君子有意必之然與上不處不去原無兩層不處不去是不違仁裏頭的事仁字還籠統說只該講究必如是然後補云設斯時而有以非道之富貴來者吾知其必不處也設斯時而有以非道之貧賤來者吾知其必不去也　去之關于世境爭真妄違之際于心境爭離合捕欲惡于一時方是不去仁貞本體于恒久方是不違仁去仁字要說得細蓋處之去之非仁易見也惟不處不去而此中未必渾忘便是去仁　仁原在富貴貧賤造次顛沛之外到終食不違卻又看仁在富貴貧賤造次顛沛中

我未見章

此章總以好惡論仁而決其易以激人力仁也好仁惡不仁正是用力於仁處無以尚不使加正是用力而力足處即緊接下一口節不必別添轉語惟我未見有用力者故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重未見力不足一句末節不過申言此句耳聖人斷不阻人以難註二難字勿泥

無以尚之不使加乎其身只是與本來心體無添正是足處是說個好仁惡不仁的樣子不是說此地位難到力是心力非氣力蓋從所好不真所惡不切處去其潛滋之私

欲而充其本然之好惡非謂用力于好仁惡不仁也好仁惡不仁出于天性非由勉強力如何用三未見不是板煞語乃怪嘆中寓勸勉無限屬望故辭氣不勝婉轉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猶自兩層無以尚謂吾心之好崇注在仁莫能尚吾好也惡不仁便爲在仁矣字煞緊正嚴

操此不使加之功也不仁乃身外妄增之物不使字無工夫此身無一毫垢汙自然不招他進來此二節正是用力力足處次節乃激勸人用力決無不足也意重

一日用力于仁者只是向來因循今日忽決意奮起便無

復從前頹惰之氣好仁惡不仁便無尙不加了其機只在一念之果决正爲這一念果决難未見之嘆嘆其未能果决者非嘆人之難爲也好猶有尙惡猶加身正爲不果决處拖帶此等分數來

好仁惡不仁者心也心之能好能惡處卽力也心之用卽力之用心之無以尙無以加卽力之足

蓋有之矣不是說亦有用力而不足之人也用力必無不足之理指不用力者而言百念奮迅一念逡巡是卽不足也要之有奮迅而後見其有逡巡未有不奮迅而遽可指

爲逡巡者故曰我之見也我未之見着爲仁說不可指訂力

此與欲仁仁至不同至只是一念提醒處不提便放只是指點本體一日用力是着實工夫雖費氣力卻是我受用所在

觀過章

直識仁於微處各於其黨謂隨其心而分出過之類來觀者正從心上觀之必須推所以受過處直想到他情理相持之境委曲體亮之就他的念頭上明知其不當如此又不得不如此不得已而如此又惻然不能一息安于此這便是仁謂不可以過棄人非謂必以過觀人仁就在過中見非因此過而別想出他立心之仁也本文只說知仁不可添出不仁君子小人字

朝聞道章

道乃吾人無始無終之本性不與形同存亡者人不聞道枉卻此生可矣二字非必以死易道正言道必不可不聞聞字最妙真積力久當機一提便豁然貫通如一貫之唯一般方可言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彼不聞道者其何以死哉

士志於道章

志乃作意向着恥乃無心偶露志道之士已自好了正夫

子所欲與議道之人也恥字最微冷眼覷他稍覺神情不主此便是俗根未淨議者彼此商量之謂天下原非別有道可議卽議此人心純粹之體心體先有粘帶便與道爲二了遽與深言恐趣味未洽故曰未足足字亦可玩

無適也章

此言君子心體之虛非言應事之善也心虛而義出焉於天下字妙天下爲主而君子爲應適莫亦不是是非上差錯只爲有心便非真機本體無非落空但去執心不去應心義之與比心與一從心流出自然合符所謂時措之宜

也　易曰天下何思何慮之於正何思何慮處無思也無
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之於節之與比妙非人為
無適也是無可無莫也是無不可義之與比是無可無不可
懷德章
德不是理之得於心德原固有懷者存而不去耳非知德
之所在而懷之也檢身渾是法度懷者守而不放耳非以
刑之所在而懷之也然懷刑亦懷德之儆惕處小人非不
慕德畏威然遇著土與惠處依舊念頭移在這邊去逼節
有以德字貫者亦是

放利章
利字廣凡占便宜皆是放乃放縱放肆之放利與怨因與
常人計是非不若與之計害只人怨儘彀了何必云造物
所忌鬼神所惡
禮讓章
禮非威儀乃人主所立之制度品式讓者禮之實是為禮
處一種謙抑冲虛無欲上人之實心此已挈人心之精握
治術之要凡制度品式所須布處皆精神所運自可以範
圍乎一國整齊乎一國苟不讓則驕心恣肆徒欲去整頓

範圍乎一國則吾與禮自判然不相干其如禮何哉何有
非不難也言為國只在為禮中為之禮外又何有所以為
國也如禮何正是如國何非不可為禮而況于為國之試
能與不能只在真假上分出何有全在能以字內想他
一段收攝的精神若在國人感化上論便落一層
老子告孔子曰去子驕氣與子淫態驕氣淫態都是節文
太多處添出來其正節文便是太和元氣不驕不淫此是
老子精言禮處
不患無位章

不曰立而曰所以立自經綸所從出者言不曰知而曰為
可知又自屋漏之獨知者言不惟可以濟貪慕之思并可
以療空疏之病不惟可以擯逐之想并可以治枯槁之習
惟以所立者為患故惟求為可知求為可知正以副吾
患所以立之心上下非兩層正文原無名字
參乎吾章
參乎吾道四字大有意味猛然喚醒他來而以吾道二字
提之見得道不屬之事物屬之吾的道只是個一一字亦
指何物亦不是一件亦不是玄虛空說個一分則百慮一

致之一只渾渾還他一字有吾之一則不一者一貫就在一字上見不在一之外也只把一字發得玲瓏貫意自見曾子隨唯此投受之神處再着一字解說不得唯是曾意于忠恕之即一非唯在一而以忠恕證之也一以貫之功在一字而不在以字也得一則貫矣更歇口站脚不得吾道一以貫之謂吾道隨處流行只是一以貫通曾子便悟得忠恕只是一個耳而可以事上使下可以交于前後左右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忠恕無所不貫也

曾子以忠恕為一貫便是化了忠恕的光景故而已矣三

字言即此便是非竭盡無餘之謂夫子之道雖是指點一貫卻亦要體貼忠恕字發揮方得接引門人意不可一味談空

君子喻章

喻字不待辭說都是知覺而默與之俱之謂此竟說知其用尚在喻後即同一節義事功而用心各別若知其為義而以合之便非喻

晉惠公時國饑請糴于秦穆公以問羣臣丕豹曰因其饑而伐之公孫支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百里奚曰夫晉得罪于君其民何罪夫一時應對未必預有擬議此亦本

心宿解即事而遂露耶喻之謂蓋如此

思齊章

思省是抱為善去惡之心所以一見觸發便收為我用思字省字最是見時精神透露處則便做我自己功夫賢不賢都是借境思到齊處便勇猛奮發自省則借以自勵兩見字濶或見之於簡冊而千古之淑慝可證或見之於日用而當面之芳穢以形

幾諫章

諫在幾上轉移不待其過迹邪彰默默潛爭預奪不直指

其失其志可轉此還有步言說到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全在精神感悟是言諫不可而以心諫也敬不是外面恭敬自家心裏有一段徬徨不自安的意思以感動親心不怨是不敢歸咎父母負罪引慝以感動親心也見志不從是心上默照之也此正是幾怨不是怨親自家悔恨有一毫憚勞之心即是怨

父母在章

此重人子當以承懽為孝遊而遑茫無方所遊必有方正遊之不遠也惟知親念我不忘此我所以思親不置須知

總是不遠遊非上句為不遠遊下句為不得已遠遊者立法也

父母之年章

此欲人子及時奉養意重一知字人當中年以後精神血氣漸移漸換人子多習而不察故以知字做醒之一喜一懼正是知喜的即是懼的兩念合在一處又要他壽又怕他壽真難為情此形狀人子心事最為迫切

古者言章

古者二字有追想感慨意一氣順遞謂古者言不輕出兢兢恥躬之不逮耳而今則反是意在言外言之不出全是

遠恥恥心所以制得住即言之時已專慮在躬上去矣要知是說不逮于躬非不逮于言也躬字全行字碎要認

以約章

此所謂約是收斂此心退藏於密即以此運用出來精神融結不散自步步謹凜事事嚴翼故曰鮮失鮮失即在以約內以字把柄常在手

欲訥章

以謹言勉行寔君子猶未足盡君子也惟寔君子於言行之前有一段淵然鋭然之意無一時放下矯輕警惰不得之言行而得之此心玩一欲字總在心上一欲收斂一欲奮迅總之治心不是用力于言行

德不孤章

德字另讀是說道理勿着在人說必有鄰只是申說不孤非有二意有鄰是同德之士與之相依附前後左右類聚出入往來嚮應如居之有鄰總是寫其神氣脉理到處流貫之機是實落語非虛論理

事君數章

此示人以諫君規友之法見得事君交友當在大頭腦上

着力不宜在瑣碎上絮叨兩斯字極悚亥不必以刑罰加我方為辱即言不入即辱也不必以惡聲加我方為疏即言不入即疏也要看二斯字數便是辱疏處

公冶長章
縲絏二句似分疏其往事之無辜取人于世法之外不廢
二句似逆料後來之無禍取人於繩墨之中實只是述其
生平以見其可妻無一毫私意於其間也

子賤章
子賤能取多賢是正意多賢能供子賤之取是副意暗重
一取字別人之君子能與要自己之為君子者能取取無
窮斯與無窮此章當於虛處着神君子哉若人下大發子
賤能尊師取友以成其德而因歸功于魯之多賢如此則

魯無君子二句亦不費講
此分明把子賤來做一尊賢取友的樣子斯焉取斯全要
咨嗟嘆息言美質係乎薰陶見賢友之益是這等不可少
的　說子賤能取君子正見魯有君子而不能用子賤取
君子可以淑身豈魯用君子而不可以至道魯無君子明
說出文武周公遺澤尚存未嘗不可用惜其僅成就子賤
耳此猶言外意

瑚璉章
器是有用之成才瑚璉見其為貴重華美之成才從器中
指其實也是借來說勿執定瑚璉講還是斐然光輝之意
時說有忠質意似不像子貢言外有勉其陶鎔渾化意

雍也仁章
玩首尾兩個焉用佞逼飭語氣皆是斥佞之意只不知其
仁照到仲弓身上可見此節大是惡佞意非徒為仲弓辨
也屢憎者口可屈而心不服人字亦可味此是人心公惡
處不知其仁仁字以心之德言心德在中雖未可知但如
以口給徒取憎惡則有佞亦安用之
佞與仁相反全在口給二字上佞而徒取給于口則本心

之德盡亡矣屢憎于人不重只要抹倒佞人心事使知本
欲取媚而反見憎令人快然內悟耳　佞何以不可用也
蓋用以養德則心漓用以率人則風澆故重言以警也非
以辨雍不知其仁就仁看不就雍看與下章不同莫講煞
了末句承上句來方有着落

子使漆章
如治賦足民夫子信由求而由求亦因以自信夫子使開
仕也只是恁樣開把仕看得大了似由求這般信都不把
在心上直欲然以為未能此是何等宏願逮夫子眼前光

景開豁一層怳然卓爾稷契之想不自覺其有喜意也此悅又進開于無窮之境地斯字不過脩己治人即就仕亦是但勿露　這個斯字分明是能信時所結成者耿耿在吾前故言斯不然既言未信何知有斯其云未信者恍然有見境親切必不可疑以嘗的意思分明是眞信了夫子頓釋器使之意又不發賞嘆之言記者微窺之而見其有悅意也蓋默契而已　斯字與惟我與爾有是夫是字同開所與點所見大意開認得路途眞點識得局面大開更精進便明徹點恐未必肯收斂入細

乘桴章

夫子分明見道不行以爲吾旣不能援天下之溺而安可與之胥溺也吾將有所托而逃焉雖不能挽一世之狂瀾或庶幾不與衆爲波流也此乘桴之意蓋有不勝其憂者矣子路不能憂聖人之憂而反以將隱爲喜勇退之志決絶之行誠有過于聖人矣然一世生靈豈能釋然于懷其實做不得子路當取此義而材之看是可喜看是可悲而乃無所取材勿作不知取材

孟武伯章

德性發出即才是仁氣質用事雖震世功名都非一體之懷但才在外易見仁在內難知惟隨其才而器使之湊合將來便庶績咸熙而仁覆天下矣君必待仁人而後用將僞士不借之以藏拙哉此當重才講仁字輕帶

邑長是分治者家臣是贊治者俱兼民與事束帶立朝見赤之丰采都雅赤非言語之科但優于禮樂願爲小相故可使與賓客言

孰愈章

此章是退子貢之勝心而亟引弗如全在弗如上生議論

學者若與習熟商量畢竟瞞歸熟境顏子如愚子貢穎悟且有謂賢於仲尼者夫子恐賜日用不知故于突然勃然之際冷下一語曰女與回也孰愈賜故不落思惟本地靈明忽然自認曰賜也何敢望回若使落第二念便不可知說出知十知二約畧是大悟小悟之意其差數如此其源頭可知然而知病識藥轉境非遙夫子所以反跌法印可之也弗如也盡奪前塵吾與女弗如也忽渡彼岸予不先奪當前有地安肯登舟奪而不予大海茫茫拋却生命矣知二知十所謂弗如知其弗如所以可與蓋即不知是知

也之意非與其弗如之知乃與其弗如之心從心思如則
終如從知上求如則終不如惟一撥轉多識之念耳
陳白沙曰子貢只爲二字一關打不透

書寢章

精神全在今吾于人句言吾始念如是而今不如是也今
昔非兩時單責宰予勿牽連春秋之世　人之精神不振
奮則朽檄志氣不清明則暗塞　予晝寢偶然耳夫子便
恁地說他便可想夫子自家一段發憤精神

未見剛章

左傳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是勇特作用之發
舒而剛乃本體之堅定與勇不同究竟只是一片本性虛
明着不得一步物事最耐久的此只就本體上說便是不
淫不移不屈的體段乃可擔當世道且莫到發用上　慾
字但心上稍有放不下處非止私欲如嗜功名嗜節義便
被他牽住了不能常伸剛亦不單靠無慾夫子姑就棖解
之但慾便不剛而剛之爲剛已躍然言外焉得二字作不
是看不可作不能看

我不欲章

此主不欲說非必果有加我也不欲之心就是欲之心不
欲加之時就是無欲加之時隨念滿足無少不慊眞是老
安少懷的心腸　不曰勿而曰無便是以無我自任矣說
得容易自在夫子說非爾所及爾但心欲之未必身至之
非爾今日所及也教他歷練體貼及字是已到之意

夫子之文章

文章雖卽性天流露處然落在夫子身上便是夫子之文
章了若性道人人同具說不得夫子之性與天道故又着
個言字　在人爲性與夫性之所自出爲天道由性而推

出一層故用與字夫子四十而不惑是盡性然必到五十
纔說知天命則性與命中央一線地在大事了畢之人饒
有分曉　可得而聞者聞夫子也不可得而聞者自聞也
人人能聞夫子故曰小子有述人人罕能自聞故疑夫子
有隱　楊龜山曰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本非
二也聞者自異耳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正是指點文章性道之合一處
不必用文章外兼性道連夫子亦不能秘但見未到者只
曉得爲文章見到者乃知爲性道夫子以性天言之人之

以文章聞之証合未徹則執着文章之見爲拘見解一差
則攙議性道之念爲鑿不可得不是學者之見解一時聞
不得乃道體原若此若可聞則非性道矣
旣說是夫子之文章則文章出自精蘊與他人不同當有
不顯白文不見自章者在蔚然現前全是飛躍眞機要講
精細方含得下文性道的意思　性天的道理若離文章
以求之則將何處是性天若執文章以求之而性天豈盡
于文章故曰不可得而聞也

　子路有聞章

三句一氣讀便有理會只要畫出子路急行追追赶赶若
不及之狀乃描神之筆非有實事下註脚一字不得恐字
純在行上用心　未之能行當是設言如云有聞卽急行
之矣設若一時未能卽行得彼卽恐恐然以爲後聞之壅
也　如是而尚肯宿諾耶則子路之進善無窮者以此恐
心也如是而又肯稟命耶則子路之所過于衆人者亦以
此恐心也

　孔文子章

學問只在國政民事之間而問正以資其學其不耻心亦
是好學心文只是文雅之文與當時俗吏不同不必摔扯
謚上　好學二句一直看以敏字爲主
文子出人妻而妻以己女又令其女亂倫再室其素行如
此子貢不滿故問之然其學問槩可知矣

　子謂子產章

行己處爲主爲人根本旣好故事上使下衆皆悅服而志
得行使所以濟養之窮不主教夫子謂子產爲衆人之母
政以其能養而不能教也雖指事都根心上來是皆春秋
諸大夫所未嘗講者段段要點出是君子之道鄭之所以

能國者以子產之能爲君子也
不曰持己而曰行己以接人言如勿毀鄉校之類曰所善
者吾行之所惡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其辭邑讓善何等謙
己下人是行己之恭歷事簡定獻聲四公外有晉楚侵陵
內有強家偪逼他周旋其間不止宣力效勞凡捍難抗節
這是事上之敬養育也觀與人所誦如教子弟殖田疇民
皆安居樂業這是養民之惠因鄭俗涽耆如褚衣冠伍田
疇使之截然有制這是使民之義

　晏平仲章

晏子善交必是有一點真意與人夫子與之久處特有味
乎其交道故稱之曰善交意必有許多盡道處久而敬之
只一指點他善處善字卻說不盡也要切大夫之交上
大凡交際之生起于論交之前不先有一段真意持以與
人故交多不善惟平仲之交覺得交道中有多少意味故
善之蓋交久便有許多炎涼遷換之態惟能久之人即是
能敬之人惟始終不衰之人即能真心實意固結不散人之

居蔡章

居蔡是爲國藏守龜不是僭但不應山節藻梲耳然聽於

神不聽于人文仲之謀國疏矣何如其知不可直說不知
只謂文仲素有知名此不識是何等知就心體上說冷冷
娀剌

令尹子文章

二子行事俱一層難一層真是奇事子張好奇故認定爲
仁夫子未許其仁皆歸重無私心上說到天地萬物爲一
體方完得一個不忍之心如比干之忠不忍殷亡伯夷之
清不忍世亂他把全副天下都放在心上這才是仁子文
只做得楚家一個出力的伴當以是而爲楚盡亦忠矣文
子只做得一個自了漢如是而潔身益亦清矣點出爲楚
爲身二字方有斟酌　大凡有高世之行者其中多有不
可知仁者心事光明可以使愚夫知亦可以使天下萬世
知知得忠清之所自來則忠清是仁不知忠清之所自來
則但見其忠清于吾仁體毫無干涉故非吾之未能知彼
由彼之未能自知

二子於大義處多不明子文當楚子僭王猾夏之時當爲
違引之清不當爲忠文子當齊君見弒之時當爲定難之
忠而不當爲清

三思而章

文子與夫子生不同時三思而後行當時有是稱許傳子
人者子聞之亦無貶辭只說再便自好了固非言可行亦
未言三思爲不可事理已明審之曰再非思正可再更多
不得也大凡事貴要思行則貴果斷遲疑不決反爲僨事

甯武子章

考武子止事成公艱危之時未嘗事文公則有道何止是
借以形出無道之愚謂甯武子使其當有道時則知茲處
無道之邦則愚也其知處量他所易爲的試觀此愚處則

有潛達默藏妙用在中豈是易及不重人不可及武子重武子不可及保身濟君是愚之功此言愚不可及非言功不可及成功則天也其愚之初念豈慮及此哉

按武子從成公於難至于士榮殺鍼莊子刖而武子以必不生之身入不再討之路向死路危路上行要以盡不可逃之義而獨不被害至于納槖饘貨醫衍而晉人終不為疑此時若露圭角必為晉所忌如何肯容我與君周旋必有裝呆作痴深自韜藏者而正假此以陰行其謀乃巧于用知處此非精誠一念可貫金石則不敢愚非才識兩合可搭乾坤則不能愚

子在陳章

狂簡註志大而畧于事志大是狂畧于事是簡狂之與品格全在簡上謂其胸次高曠世故不入其中正是狂處然天下事有必不容簡者但任其資性高曠處多實在體貼工夫少須要裁度一番方善能裁處便是權但不曰裁而曰所以裁之不曰所以裁而曰知所以裁之能知處乃狂簡之所以自裁而非聖人為之裁但提醒其知耳

玩曰章不見而章章字俱是光明之表著[illegible][illegible]貫[illegible][illegible]胸中便多鄙俗汙暗惟高曠脫落便覺斐然成　光明[illegible]宇即狂便簡即簡便章　章可裁簡則不知所以裁

不念舊章　非有實事

不念止就他心境上挈出蓋來則照往則無水鑑所以無心怨是用希又就他不念處挈出媸好不怨鏡無情故也不念不是待旣改而不念卽惡惡之時就已不念了此中瑩淨之極一過便化去故曰舊惡　此只就他心體無私處想當然耳　他人之淸只是欲淸一己夷齊之淸乃是欲淸天下天下淸已心亦覺其淸已心淸天下益以其志其淸

微生高章

直即人之生也直直字謂此心本然之體直遂發出無步乎矯揉造作即孟子故者以利為本之利字高因人之乞為乞假人之與為與便有許多展轉遷就處便不直了不必說到掠美市恩　此夫子雖直道也非譏議高也不然乞鄰與人亦近厚道夫子何為刻責至此

左丘明章

此皆不是誠心直道聖賢所以深惡以彼可恥之行而知恥之者僅吾兩人耳蓋傷之也

顏淵季路侍章

馮少墟先生曰聖賢之志俱是一點無我之心眞有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但裘馬善勞是由同未有的而老少友只在日用常行間隨處可以下手正所謂堯舜事業不離性分也　子路之志便有天下一家意非公物之謂伐施俱自心上言見有得于已之心即伐矣見有得于人之心即施矣子路只兩件物事其心便公是性地極高明的顏子是見天下之善皆性內不見得有善可伐有勞可施非言有善勞而不伐施也是若虛之裏性地極純粹處

夫子志意卻只在大公上因物付物不是我去安之信之懷之蓋聖人適天下之志只就天下適之分明是躋天下于唐虞三代之盛親見老與老恬友與友孚少與少嬉雍如穆如六合皆春滿乾坤俱是生意無一人不在化工方是聖人以天下爲志之量如此方見聖心無日不在天下的意思　安是形神俱恬適意非止帛肉也朋友不止交游凡等輩年相若者皆是信是人人還其太樸之本然有眞意相孚意少非止孤幼凡若生皆是懷是含哺鼓腹嬉遊各適如赤子在抱意非止感恩也

內自訟章

註口不言而心自咎釋內訟字甚切內自訟者如遇寃仇兩造相爭有決不相容之勢有此一段眞精神過已消化了即此是改不必又說能改

十室之邑章

忠信註謂美質然眞心無同異而氣稟有淳漓其淳而未漓的眞心宛然便是美質非是兩樣好學是葆任充擴此忠信的工夫世人亦有好學亦只是外面枝葉上做工夫不從忠信本體上培植夫子所學乃在于子臣弟友之間

憤樂相尋慥慥而後快慥慥非於忠信有加也此夫子之好學人所不如處　此只是激人好學把自身做個樣子引誘後學處全在如不如較量方顯得好學精神若只說世人不學無味不如處要替他可惜意

南面章

此章總重在論簡上夫子原爲許雍之簡發端雍之辨只要在個簡字有分曉夫子然之正取其論簡論得透耳而敬字包在簡字內言之　可也簡簡即是可處非是簡可也居敬者此心兢業凡事事物物無一敢輕自放過其輕重緩急俱屬兢業籌畫而本其所兢業籌畫者以行之自是揭其急者重者與民休息此則以嚴之心爲寬即寬之也可以密之心爲疏即疏之也可是言如此簡始可行也非事治民安之説也下太字正反上敬字言是太傲不敬之簡也若作甚字看無味

仲弓不在所行處論簡惟在所居處論簡不獨知帝王惇大之體且窮極惇大之根原剖析入微斯言眞可以經世

説苑曰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説而文之孔子去子桑門人不説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説而去其文

不遷怒章

不遷不貳正是好學處兩不字與四勿字一般乃克已工夫也不是好學之驗不遷者當念怒當念即釋復于無怒本體上未嘗絲毫遷移不貳者當念錯當念即改復于無過本體上未嘗絲毫留滯此在心上形容其鑑空衡平日皎月朗之景不涉事爲之跡上蓋聞聖人克復之訓無一息不將禮操存在內作主有頃刻放慢時纔是眞好學者今也則亡言如今没有好學的了未聞言就是學的不少然亦未聞恁樣好的當推深一步

子華使章

二子是豪傑夫子以中道裁之其以不繼富與之以與鄰黨通之猶第二義若論第一義弟之於師有服勤之誼粟原不必與君之於臣有養廉之典祿原不必辭夫子不明言者恐後弟子中有貧窮的執此例爲碍有鄙吝的據長物不爲通則是有方之物矣此見聖人妙于化裁處

犂牛章

此聖人穆然有愛才之思勵邁德者以必用堅其志蓋士懼不足歆山川耳赫赫山川實式臨之人豈能勝神而舍之以類遺哉勿着仲弓身上　或曰春秋世官禍人國多矣仲弓爲季氏宰夫子教以舉賢才欲立賢無方之意

回也其章

聖門之學全在求仁夫子於顏子特提出心字與仁字相粘可見即心是仁惟被私欲一隔便分為二蓋仁體原無斷續心機自分去來其心不違仁蓋言其心上即仁未之相違也人多忽了其心二字三月不違是復不更剎更無違仁時矣日月至全體亦都在仁上漸有不違的機括只念頭斷續不能如回之久耳可見存養之功不可須臾間斷

日月至非是仁至是心到仁上去仁豈有自至之理欲之即至畢竟是心至仁非仁自至心也

問仲由章

三子學有成章講不可淺都要在從政上說君主聽臣主斷不可不果決君行意臣行事不可不通達君執要臣聯詳不可不多能三子不專以才皆性中之作用一斷可以定百疑一達可以徹萬理一藝可以周萬幾故曰何有

使閔子章

當時費人于季孜入于齊閔子慨境內搶攘覩境外風景何以為情故不仕辭召辭氣雖委婉然始終是決辭善辭只是好替我止其召不是恐激怒意汶上句只云士固有志丘壑吾志也如復我即去父母之邦有所不恤耳示之以志不可奪非是令他不得越國召賢

賢哉回章

人心原來本體原光光潔潔活活潑潑與天地萬物同遊是最樂的但他人為境遇所動此本體便牿顏子克己功深渾然天理浹洽惟不為境動耳故不曰樂而曰不改其樂蓋只是真性流行一切世味都不上心來夫子覺得他一種欲罷不能之趣任他逆境當前只無改變所謂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夫子賞賞有味乎其精進故不勝嘆賞之

耳顏之不改實與子之忘憂意味相似故賢處正是取他好學處不是取他能安貧

非不悅章

不謂我之道而謂子之道將使我與道為二了既悅于心又苦於力將使心與力為二了夫子怪他何不在自家身上尋求如何得力足之時聖人只是一個不足自然住脚不得冉子未曾造進輕輕說不足不知此畫也非不足也若是不足將行至中道而廢矣設此必無之言以見其力之必足也

君子儒章
君子儒君子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小人只是自度而不能度人 重一爲字有着力擔當意無爲乃反言以足其意非有個爲又有個不爲也
武城宰章
得人只是識得個賢人相與砥礪世風不是取他輔政公事亦禮法之事勿作政事行不由徑一串說下室非徑至亦何妨然非公則室亦徑矣由徑子游特偶舉之以想見其爲人只是一個方字流俗所不喜者外註云持身以滅

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孟之反章
原子反之心原以敗軍覆將爲辱不敢以後殿爲功故其言如此而自掩其功是別人說他不伐之心正是不自欺其眞心處故夫子稱他
誰能出章
是提醒語非怪嘆語精神在誰能上由戶是由道的影語言誰人自外于道何故乃不由道也可見道只在日用常行處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衆也由字不可看作行字行則待於勉強由則自然率循也
不有祝章 補
今之世三字多少感慨正爲求免者傷之也不有而有兩字見人情好諛尤甚耳春秋重辭令其間強辭文過者甚多流獘至戰國蘇張輩遂立談取公卿夫子時此風已熾矣且祝鮀宋朝不免當日亦有實據
質勝章
質文還只是外面看凡一身登降周旋皆是若從內而言則忠信誠慤是極好的豈同于野彬彬是太朴中自有文

彩闇然之中自有日章之實不待調劑而自然停當恰好
君子是大中至正之軌不是人品
野只是朴野粗俗不必作野人史是成個文詞之書不必作史官君子對上野史作現成的贊語彬彬亦據其現成者言之大約質爲主文爲輔大意在重質以救文上
生也直章
直是本來心體毫無枉曲生即生死之生二生字一樣直者生之理罔當訓無罔之無之也人之生也直有之固得其所以生也若無之則必死其不死者幸而免耳幸免不

是空空論理要着實發揮
鄒南皐先生曰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至乞人不屑也此直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至得我而爲之此罔也此之謂失其本心聖賢點人直處罔處何等苦心　註生理本直是上一層語然亦必有所以生者而後生也直字四德俱有

知之者章

知是此心已知得了好即求其所知而志向專一樂即得其所好而自趣融洽本一串事三者指所至之境言示學

者不可以知自足非品第人品也知之三之字只以之字還勿露道理字　學問中境界無盡不在能取而在能捨若生一念執着便是住境聖人故從吾人得力處點出個中消息令其自探自討光景躍如即樂亦非究竟處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不如註疏

語上章

教非有所擇全是要人悟可不可只做他領受得領受不得勿說做教者當語不當語　道分不得上下聖人所言日用事物中即是神化精微道理但明敏的見是神化精微魯鈍的只見是日用事物此可語不可語之別也
舊云中人以上可直談本體中人以下須曲示工夫亦得

務民義章

愚夫愚婦可與知能的便是民義務字照習字看行著習察所由與百姓之日用不知者異務義內便有對越神明意便是敬鬼神中庸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不說到敬遠鬼神便是知人而不知天無頭學問則民義亦幾乎粗淺幾是敬近則褻矣是絕妙轉語先難亦須照仁字如草木之甲須從生意萌發乃爲仁體獲者得我心之謂也

試看先難是何光景恐是言思路絕時後者略無正助的念頭說民義自必連着鬼神說難自必連着獲其敬遠處正見其務義處其後獲處正見其先難處
方明齋曰知之聰明恐蕩于虛故要從實事上理會仁之靈粹恐着于實故要從虛裏上涵養

樂水章

通章俱是想像的光景動靜二字較是仁知實際語見仁知非他即人心之動靜是也上云樂水樂山不過從動靜映出是虛境下云樂壽又不過從動靜推來旁皇周浹言

之惟中二句是實義而語氣間間遞下首尾四句尤爲流通　天地之道動靜而已鍾于物爲山水鍾于人必爲仁知其生機無滯而本體不朽故見于仁知如此

總從心體上分別從吾心之寂然一物不染處論便有山的景象有靜的意思有壽的受用從吾心之豁然萬物皆通處論便有水的景象有動的意思有樂的受用學者欲求至仁知只是克己而已不爲己私纏便動便樂便契于水不爲己私漸便靜便壽便契于山

動靜處是眞仁知非仁知方動靜也樂壽處是眞動靜非

動靜方樂壽也　知者之動非離靜以爲動也深根寧極之中而天機固自活潑矣仁者之靜非離動以爲靜也紛紜擾攘之中而性眞固自堅定矣蓋動非反仁者之靜特反枯槁之靜而已靜非反知者之動特反坐馳之動而已其實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只完全一本體耳

樂非必從外生也此常明常豁之妙即樂也壽非以數倖也此不生不滅之神即壽也可見樂處即其動處壽處即其靜處非效驗非究竟亦非動靜之外又有樂壽也

此必夫子觸山水而有會人能于自心中認取動靜眞消息而仁知無餘矣樂壽亦是人生之常惟仁知者適得其常亦不是奇異事

齊一變章

此借齊形魯謂魯變而道不似齊之變而僅魯其東周之思乎亦尊王賤伯之意乎至魯王道皆以人心風俗言

觚不觚章

寓言也非指定論觚也天下之敗壞名檢毀常棄法都從圓融來故觚之體圓而古人制之以稜示圓而不可流若使破觚爲環刓方爲圓去其稜角流變何極此亦是惜名

存實之意

仁者雖章

宰我此問有黙動夫子援天下之意玩一雖字謂井固非有人但仁者急于救人雖或告之曰井有人焉此際不容稍有顧避其將以身從之否也何爲其然隱隱說君子必愛其身然後可以愛天下何爲其至于此也不可罔愚字緩可欺二句于可逝二句之下推開一步義理極大

弗畔章

文禮只是一件凡散于詩書六藝燦然成章皆謂之文故

曰博至體此文于躬行實踐截然有矩為禮禮一而已故
曰約約者約此所學之文於禮也禮在文中約在博學中
更無先後兩時 約禮是主意博文是工夫弗畔即在博
約合一之中學之有文即田之有畔也 一到約禮田地則
渾成一片界限俱融何畔之有 以博為博而內外橫分
以博取約而源流自合數語最明捷

見南子章

請見雖據乎禮所以見者聖人無可無不可艮有深意豈
有否哉惟天可以自信即人以為否而吾心未嘗不可自

信于心即可上信于天南子請見其一念之艮即天亦鑒
之矣子路不悅是君子不入也之見其愛夫子甚重謂其
合浮海以自貴也如之何其見此人為

中庸之章

中庸即德也至者無聲無臭之謂民者意求之故鮮久矣

博施章

子貢懸空說卻在事上聖人從實地做卻在心上何事言
不必如此也必也二句正形容仁字堯舜以博施濟衆為
已任而以一夫不獲為已病宜也猶病之心即立達之欲

惟其病益見堯舜之仁不是借病字以折博濟之說近取
之心亦即博濟之心即堯舜病之心若說壞博濟則說小
了吾仁矣 博施自我之施恩言濟衆自人之被吾恩言
濟衆難于博施有施雖博而濟未必能衆故着一能字在
中仁在人心便是天地萬物一體之理然聖人只說吾心
愛人處為仁不曾說愛必徧及而後得為仁蓋愛人之心
吾得自盡愛必徧物勢恐難周聖人告以欲立立人欲達
達人只從腔子內理會得萬物一體的公心自然天理流
行所施所濟則隨分量以廣狹耳學者要無私最難須是

將人反已以己譬人用強恕工夫方做得公字若泛漫說
博施濟衆無當也

子貢說民說衆夫子只說已說施說濟夫子只說欲說博
夫子只說近已之一字乃仁之筋骨欲之一字乃仁之血
脉從筋骨而運動那血脉在末節之取譬處

須知博施濟衆原是仁者之極思故堯舜為病聖與仁原
異聖是得位而行道者故下文以堯舜言之

次節借立達以顯仁體夫仁者非指人言而立而達合下
是一念正是已立已達處亦便涉事業上不只空存此心

便了立是扶持起立之意達是開道通達之意覩人之顛
仆即已之精力未堅卓處也覩人之壅閼即已之意趣未
流通處也不知其孰爲已之立達孰爲人之立達大抵欲
立欲達之心人人同有但而立而達處便不能以其爲私
意間隔物我處不能流通故能近取譬在這所用功慢慢
銷鎔其私意始得流通
立人的仁只在已欲立心上達人的仁只在已欲達心上
是近取諸已可譬而通者能近取此心以通之人則即此
譬之之心便可以通欲之之心故曰仁之方惟能取已欲

以同乎人以人欲而達之已此即人已相通境界

述而章

古聖賢相傳以心夫子刪定贊脩是傳古來聖賢之心者
也以其心而寓之刪脩贊定述天理而時措之也不是述
其文辭便是繼往開來事所稱祖述憲章即此信即吾斯
之未能信信字信而好古正是述時神情契篤如此乃是
足上句不是推原但述以事言信好以心言而好字又在
信字上看出亦非兩層此非謙處于不能作只明其不必
作末句見述也是竊比老彭況敢有所作乎竊比字還不
敢斷然承當只甚言不作之意

默識章

默是靜深意不假語言指點從心上參提而默默証悟者
識是歷歷分明識得他破顏子不違如愚是此境所謂等
閒識得東風面也　朱子曰默識是都醒然在此註不言
而心解最得默則淵藏識見存主不厭不倦從默識中來
自然不厭不倦於默識中得妙趣如知酒之美者味在舌
頭舌頭又說不出只喜飲喜人共飲而已焉得有厭焉得
有倦　肇註曰不以無我爲無我故誨人不倦是誨人非
爲人亦是爲我安得倦　何有于我亦是夫子想像默識

時若得若失的光景是自証語望道未見千聖心傳原看不得有字　默識試於伏羲無畫時可參

德之章

四項以脩德爲主修德猶云崇德要脩德須講學以明之義是正路徙乃移就之意不善是錯路改乃易轍之意兩者正脩德之日講學之實事也講非口耳是自參自証徙有眞神不滯之妙不善就心內言心體微動便非本體卽爲不善此所以脩之講之徙之改之之爲難也是吾憂吾字有無可該無可代無可釋者默默縈抱何時已耶

四項都從吾憂中討出分明道出一生發憤的心事來惟認得吾憂眞切故能樂以忘憂　憂之之心卽是脩之講之徙之改之之心也　此是聖功須參入微　吳因之曰學問與造化一般頃刻無停機若工夫稍有作輟便斬絕這生机

燕居章

不分容色總是居不容恭而安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原自形容不得　所以申申夭夭處要參

吾夢章

此正見聖人無時忘周公之心其夢也以神交其久不夢而憶之也又是以心交之矣昔以思成夢今以不夢成思總是于公無時不往來于懷要于言表發出一段惓惓不忘周公之意非徒付之長嘆而已

志道章

重志道何謂之志已着實去做工夫了不是空空志道只在視聽言動心思上千古聖賢只這條路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敎他把一切流浪情識盡行抹殺歸併一處正是全體精神毫無走漏處德得此仁覺此藝只是此道之緒餘把來做個游息工夫然既徹之後何藝非道

德卽道之有得于心者也然得而復失不可謂據卽不可謂志故要據德據者隨得隨守也仁卽道之得全于心者也然得而不化不可謂依故要依仁依者心卽仁仁卽心更無離合也要之德與仁皆道中轉注之名據與依總志後眞通之象也

游藝如魚游于水水與魚相化水卽爲魚之生機人與藝相化藝卽爲人之靈趣生機一刻不可相離靈趣不可一刻不活游藝卽在志據時見得非依仁後方游也

藝與文別道之顯者謂之文故曰君子博學于文道成而

上藝成而下故曰吾不試故藝周公多材多藝求也藝可證

藝亦是道德仁之精所散見而游特是隨志依據之中而玩適非爲應務乃求其理也此方是志道之全功

不憤章

不啟不發不復當三平看悱字從心當主心裏說心已將通而知猶未徹忽露忽隱而不得其說反是反之于心非還以相証三隅只借言其類之可推者

憤悱在未教之先反覆在已教之後憤悱是能疑者反三隅是能悟者復又是另一件道理

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此大病也此便是誨人不倦蓋人知教之爲教而不知不教之爲教不啟之啟正欲啟之也不發之發正欲發之也不復之復正欲復之也分明激厲學者爲受教地耳

子食於章

聖心與天地同慘怛天下之疾痛疴癢無不相關其不飽不歌此是聖心自不能已處聖人亦不自知其然

用之則章

夫子與顏子而抑子路處並見士貴有養養到則機融故用舍合節養缺則須陶鍊故能懼而好謀

則行者何物則藏者何物有是字正是此物行是行其所藏藏是藏其所行如大日輪晝時人謂之出夜時人謂之沒而日輪無晝夜無出沒也此個是字人人具足而人人不知受用不來惟獨與顏子重顏子同與己非爾我並對三與字同　必也二句全重一懼字懼非畏事而處其後分明是聖賢莅業心法好謀而成正是懼處懼則百密猶恐其一疏自然揮霍從心卷舒由中不須于懼外言謀謀外言成也受發出不任意氣以箴子路意此就平日言不

扼定行師

富而可求章

此爲求富者故設身爲之商量一般謂富而可求雖執鞭而求之亦可如其不可求也何若從吾好之爲愉快乎不論富不當求而但論富不可求也斯言抹殺世人多少胡思亂想蠅營狗苟的念頭好字即各人本來的面目即在中樂字亦即聖人知命處執鞭求富未能得富而先失吾好從吾所好即無救于貧而先落得一個心上受用從之一字所謂適來時也適去順也

所慎章

慎以心不以事慎嘗在三者之先即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意

聞韶章

天地間凡形氣相軋而成聲如風行雷轟川鳴谷應草拔木撼禽語蟲啾皆韶也韶在千古如一日斯理初未嘗亡舜得真機而作韶以宣洩之耳夫子贊韶若說馳神欣羨猶與韶二也到此時機决江河喀焉喪耦聰明肢體不覺俱廢門人記夫子聞韶曰不知肉味夫子贊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皆形容不得語　言外有深嘆聖治不可復

見不得與斯世共遊舜天之意若只在樂音上說無味

爲衛君章

冉有子貢爲衛君之疑則君之一字誤之也天下有君臣而後有國亦必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夷齊所急原不在兄弟而在父子人心即天理理順心安即仁

以中子存孤竹以身報商於父不失全祀之孝於君不失抗節之忠這是仁這是不怨　子貢說不爲二字不徒會夫子之意乃爲萬世存公議耳

說古之賢人便足以形今之不肖矣而又究其心之怨正欲證其所以爲賢處賢字仁字內只宜隱含讓國意講不可直指出來　求仁處是求安此心得仁處此心安矣心安處即仁即無怨非得後而忘怨也

飯疏章

疏水曲肱富且貴在兩頭中間挑一樂字運局甚妙見得我所自主者惟此在中之本有其餘枯榮之遞原屬浮沉聽他自來自去於我何干然不獨富貴之聚散無常即疏水曲肱之聚散亦無常勘得此無常透便無時非樂矣都不要作實境　樂字照下不義看全是不愧不怍暢然自

得處在其中者無事他求之意不黏疏水亦不脫疏水但知可樂初不知疏水曲肱之非富貴也在中與不改不同在中如春意之在宇宙無地不到不改猶樂與境相持有把捉得定之意　不義二字要看必不義方如浮雲則夫子亦非是泛富貴者浮雲浮字可玩對我字看蓋我爲真乃實境也物爲浮乃幻境也實境之樂無在而無不在幻境之浮屬物而不屬我故曰於我如浮雲

假我章

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以天理言則爲

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爲存亡進退人生動靜酬酢時時是易順天時行便是學易聖人之學易原在爻畫象象之外自有印合處不然依傍名理終滯格套其於天地變化之妙吾心無爲之體終不相合此便是過大過是工夫非效驗夫子惟見易之深故見我之淺

雅言章

聖人啟口無往而不與經會是經自不離于聖人之言須在人心上揣出詩書禮來不止在經上發揮雅是經常之言見切于日用意對異端曲學看只因學者見聖人言經

則以爲經不知三經皆聖人日用常言渾身是思無邪執中無不敬故所言者直與太和同體與無斁同符與亨嘉同會不期與經合而適合記者從旁觀之若以爲雅言耳

發憤章

爲人爲字宜重看發憤便是他爲處樂則自覺其可以爲人也只一個憤便了樂即在憤中如學是憤學之不厭是樂時習是憤不亦悅乎是樂蓋憤是生意奮動處故樂凡人一生倫倚過了只爲不覺得奮孔子十五志學正是發憤此憤一發終身不得放下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望道未見皆是終身發憤處不知老之將至是常憤樂終身爲人之意不說憤樂循環若說循環則聖心不免于起滅要在女奚不曰其爲人也與云爾十個字上想像神情

我非生章

重在要人好學上惟其好古所以敏求只是一意求非求之古也只是求之我心我心即古心無古今也特借古人觸發我心靈耳敏以求之正見其好處求字下勿添一知字玩者也二字語意原未曾歇手

之字要玩所求所知者何指

子不語章

力與亂分明有神怪豈獨無聖人但不語而已若他人必力破其無然無証之辨反以啟惑故惟聖人能不語也此是維人心之意只宜虛發個不語若着實講便是語了

三人行章

隨時隨處隨人無不反觀諸身必有二字最緊切善不善在人擇之者在我擇善改不善只完必有我師註脚論此心感觸不必論從改淵源工夫在從字改字機要在擇字擇非必之人也必之我心而已

二三子章

隱對顯字言若說秘而不傳則謬矣無行不與二三子葢
聖人自不能離道非爲立教而然言吾身所行件件都是
眼見的是件件都顯出與爾二三子矣此實實是丘也見
得說的都不是丘行的這個纔是丘二三子求不是之丘
則謂爲隱求所是之丘則無行不與而又何隱乎註語默
動靜勿泥本文無言字

四教章

學爲而得其性之所近聖人因材而爲自有此四者然一

貫卽在此　聖人不以元虛誤世故就其切于身心者提
醒夫人二三子旁擬之如此實非夫子立此爲題目也雖
云四教實相首尾

得見有恒章

此章歸重有恒上以見聖之思歸之有恒看聖人亦不過
恒到盡處故一有恒便足接干聖之脉末節嘆有恒之不
得見正思有恒也　有恒雖解實心然倘是儱侗語細參
前人章是個生平做事有頭有尾一心無二纔不作輟的
人古云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故見聖之思寄之亡而爲有
云云爲有爲盈爲太皆指其作爲而言也功夫便有作輟
心地便有起倒必定要退轉故難乎有恒此是慨世大有
感嘆意此非論常人乃爲用功學問而不踏實地者發嘆
也　一亡虛約依大全作心體說卽人心之恒處一爲之
而聖眞斲矣難不要說到虛情難纔上是無恒卽這眞實
本念已汨沒于矯僞之中矣總虛情難纔要他何用要看
難字難便不可恒了
兩節再着子曰乎對葢聖人善人大抵天分一邊君子有
恒大抵人力一邊然聖人君子又是論詣善人有恒又是

論質各以吾不得而見之起下得見斯可矣言天分雖不
可強而人力則可自盡也　想來有恒則資學全欠只取
他肯耐心守埋頭做若引之入道猶是困勉一流人耳得
見斯可矣言可以至于聖人也

子釣章

貪則取之動則取之以戒世之貪得妄動者惟康無咎靜
無咎聖心與造物同

葢有不章

謂之作不止細微酬酢是在人身上筭得一件事的小則

係一身得失大則關天下成敗必須心上十分透徹巨細
經權迎刃而解此豈可嘗試漫爲者聞見俱兼今古聞是
作之階見是作之案明乎作之理而不謬方是知作只在
知內勿另補出　聞見上無知卻能觸發吾知若不從聞
見上做起工夫有何着落惟實實參驗將此一點靈明充
擴開術隨擇隨過隨識隨徹我之知纔不墮落懸空纔有
實証不知而作正犯了自謂上智的病夫子特地爲他下
藥知之次入門雖殊及其成功一也朱子曰知以心言得
于聞見者次之

此章以善字爲主作期盡善不明乎善而作無本矣聞見
皆取善之資擇而從從善也識兼善惡恐或蹈不善之轍
也大學論知曰至善中庸論擇曰一善此千古相傳惟精之脈
擇識皆是知處不是作處從聞見收向心裏來聞見即是
德性除卻生知就是這個知舍聞見無良知也正是指點
求知的方法故曰是知之次也何有不知而作
或曰此非示人以求知之方謂多聞多見不過爲知之次
耳非德性本體之知而可以作乎哉似非

互鄉章

只依本文讀與其進三句緊着童子說人潔己三句推開
說正申說上與進意玩人字童子亦在其中玩保字往亦
只是去後　數個與字見人與人爲善之心先曰互鄉難
與言此俗之不潔甚矣童子習染未深能知自潔聖人安
得不與與潔數語眞是聖人之心如太虛任物往來于其
中而不見一毫礙　與進童子正欲繇子弟以悟其父兄
化互鄉而成仁里之意

仁遠章

我者仁所凝聚之我仁者我所生來之仁即此欲仁這點

念頭便是仁非欲仁之後另有個仁至也人之遠仁者都
被私欲隔斷了夫子就在欲上撥轉他向仁何等直截
欲仁仁至此只論仁本體不論仁遠詣此聖門之頓悟也

陳司敗章

與孟子之稱皆繇他識禮故諱之夫子實謂其知禮乃摘
出娶同姓一事來責之以禮則是昭公原是不知禮了夫
子與之原非爲尊君其認過亦非爲諱君都是實話
丘也幸見三代直道猶存末季隱諱爲世道幸爲人心幸
意須知此過是改不得的或曰幸而得改非也

歌而善章

聲被于琴瑟謂之歌古人養心之具無所不備然琴瑟簡編舞蹈皆從外入惟歌詠是元氣元神欣合和暢自內而出書云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註以其出乎人心者感乎人心是也子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渋便和恐混雜他不能曲暢彼之善機故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彼之善機暢即我之善機亦暢矣是與人爲善之心

文莫章

文不可看作言是以斯道發之言而斐然有章者也此不必君子而後能之故莫吾猶人第未爲躬行於其人之身何有惟至于躬行是近裡着已惻惻切切做工夫的此非君子不能也所以謂之有得得非到得之得是實得之得若不實落做來終只是虛套與不得是躬行

若聖與章

聖乃道之的仁乃理之統仁聖是爲誨的結果爲誨是仁聖的工夫吾豈敢謂便到此地但此仁聖之功不敢不爲耳爲誨不厭兩念不厭不倦只是盡此心體無行不與則誨即在爲中己之自云與人之云我只可云此此外則不可云矣不能學領爲字說謂自承不倦之誨而不能爲不厭之爲也不重弟子重在夫子之獨能上此章夫子以爲人未必生而仁聖正示人以入仁聖之門

請禱章

上下神祇只在聖人之一心丘禱久矣奚待疾病之一時子路出于一時私情夫子曉以生平大義

奢則章

不孫與固非流獘者即不孫非不孫不足以遂其侈心也

儉即固非固不足以成其嗇心也此即儉形奢極言奢之爲害不孫二字最警策人心處春秋防微杜漸以此本文無禮字只主世風言

坦蕩章

蕩蕩只形容坦字君子只是平心能容得一切在內不爲所得與內省不疚參看小人因心地不平動念便多窒礙

溫而厲章

精神全在三個而字上下三字就在上三字看出自然中節之妙無相濟意

泰伯章

德者心之所得也理得而心安謂德三以天下讓乃夫子由今日追論其事當日泰伯不去有商之天下必伯之子孫伯惟遜去併其子若孫無戎衣一着之楲雖謂固以天下讓于商可矣然今日始知其揖遜之心用意在去國之際當伯在日原無授之天下者安見其讓誰則稱之惟托採藥以行王季亦以長兄不返不得已嗣位耳况其它哉一段委曲周旋之意心安而理得人誰知之所以為至德然民無得而稱獨夫子稱之乃闡幽之意

顧涇陽述程伊川先生之論曰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是太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何必革命乎此解最精

愼而章

恭愼勇直自有個中正之則便是禮非有禮而後協于中正之則也勞葸亂絞處便是無禮非無禮後方勞葸亂絞也四獘着四德説不過少違當然之節不可説粗了

篤於親節

篤全在君子心上説即篤恭之篤以神注之以意屬之不僅親愛富貴也與仁近是君子篤處不遺主君子心裡言精人益注不僅厚報之也偷乃苟且搪塞之意

啟予章

啟手足意不在手足也即手足而其體可知以持行驗主宰也踐形盡性正在手足處驗之戰戰兢兢是傳授心法引詩着神在而今而後二句正見其任重道遠處免從戰兢説與孔子戉杖逍遥氣象同呼小子者見予手足思予戰兢不可不猛省也註毀傷字非

鄒南臯曰曾子臨終才説出宗門一着吾知免夫蓋傀儡之技已窮線穿木索一齊徐之謂非無道根之謂也學問

到此一步才曉得性自吾性命自吾命萬法皆由心作心既不作法何處有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要了時無了時先儒言之矣學者不透此以心運法以法自縛其所謂將鉢喇骨血淋淋不知悔也曾子豈不欲早拈出此一步蓋懼學者玩弄放肆流無忌憚故曰聖門曾氏之學獨得其宗又曰篤信謹守故傳之無獘欲透此學必自戰戰兢兢來

君子所章

道字事字相照應有司正對君子籩豆是形容瑣細語勿泥三個斯字猶即字是精神結聚處本領正在此全是平

職心上做得個把柄在故能如此須知遠暴慢等不是道正謂有得乎道則容貌等項都到恰好處動者自容而之感出者自內而之外並是整頓之意俱就臨民時言總是脩己以敬從臨深履薄中點檢道即一貫之道得其一而三善從之矣　先有所以動有所以正有所以出者在故一動一正一出便遠暴慢便遠鄙倍便近信鄙是俗陋倍是背乎理　貴者心貴之也

籩豆之事非是說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只去理會容貌三者蓋此三者却是自家緊要合做的籩豆是付有司管的

其事為輕今人于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于己身大體上欠缺籩豆之事亦道之所寓但非在所當先為可貴耳　一動容貌何等細膩不涉粗厲却就細膩中又端莊而不怠慢須把兩字相形講下遠鄙倍亦然六句中須隱隱描寫得可貴意出乃（佳動正出之間即存養地頭暴慢信鄙倍即省察之條件）

、以能章

全重在若無若虛上但虛無光景無可摹寫須索從他學問說來方可想像若無二句承上二句點破他心事不作推原口氣犯而不校正好想像他虛無光景出是此心虛無之極故外物動他不得但語氣不可粘帶耳

能不能以學之所造言多寡以學之所得言總來能不能多寡有無虛實俱是曾子摹擬之其友心中俱不自知渾是一個虛體從事猶言能事非用功也吾友只以吾友還之此直從其友心體上想像出來

當日若直將吾友說起便不見得此一段光景虛提事在前面因想像吾友則婉轉之思溢于言外有嘆美追思意與泛論不同

託孤章

當以託孤為主寄命不奪正託孤事受先君之付託這干係都在身上寄字亦然兩可以字是不負所託寄有許多幹運在此二句是主臨大節句又就其萬一之變言之大節指忠臣志節言論心體不論作用論屈伸不論成敗即深明其可託可寄處非兩層君子人與從當局節操上看君子人也從平素涵養上看全從慎獨來重言君子人者乃深加嘆美有意乎其人也（寄命是國家命脈不是命令亦是托孤內事）

弘毅章

士字重士是聖賢路上人不可不三字見弘毅之外別無

安身立命弘毅正任重道遠處見得是教他打叠精神牢實下手處弘是心量毅是心力仁則心體之全仁包得弘毅字弘毅字便當不得仁試參入能弘道及剛毅近仁意可想　此要士當先充所養總是一個心無隘爲弘弘之無息卽是毅士當用克己的工夫以復此心本體不可以私障之而不弘便不可以私間之而不毅何也士之任萬物皆備而擔此重任又程途至遠弛肩無期苟非弘毅何以任重而致遠哉任何以重任此仁耳須打叠此心念念是仁事事是仁無些毫私累方是仁方是爲己任有一毫

染着便非仁便不勝任豈不是重且任是仁也直至沒身無時間歇稍間歇便非仁便非任道豈不是遠惟任重而道遠此所以不可不弘毅也

重字在己字上見盖仁可以分任便不見得甚重爲己任云者此在己之獨脩獨証人所不及致力之地所以見其任之重也　任仁與當仁不同當仁是纔有志要幹此事者任仁是身體而力行之須知仁以爲己任與以仁為己任不同

興於詩章

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與志於道四句以用功言者不同興立成在於詩禮樂正爲彼靈明觸動超然自得者言之要人把此心放在這三件上見得經學之益

興立成原是吾心所自能的但不感觸未必能奮發不約束未必能堅定不陶鎔未必能純熟故教人學詩禮樂以爲之助非全假外以益内而只靠在詩禮樂也

或曰此章重心學上說學者嘗於如卧如寐之中忽有警焉勃焉之思便是興于詩嘗于多撼多震之中潜有毅然確然之操便是立於禮嘗于若礙若齣之介徐遊瀰矜穆分之天便是成於樂興立成心學之工夫詩禮樂心學之

借境也錄以備參

民可使章

聖人只設得學校庠序司徒之官而已知在人心須自理會聖人亦無下手處

好勇疾章

兩亂字生于兩疾字看好勇邊悟籠絡豪傑之理看不仁邊得調停小人之法

如有周章

不是說有了才又要謙盖有周公之才决不驕吝驕吝决

非周公之才看如字使字便可見其餘字不可放過聖人視才爲餘故不驕吝書意只言才勿言德字見得把公之不驕吝說得淋漓快絕纔見具聖人之才者另是一副心腸

三年學章

須發他一段淸潔的心體堅銳的志向恬靜的精神不至作想不到看勿作志字不至于穀非獨利祿不入三年積學儘可應世此際最易技癢而畧不動心只是純心向學不是枯槁忘世不易得非嘆世無其人也極言其難能耳

篤信章

信卽信此道好學則所以審此道是非之眞也守死正篤信之極處惟好學則能善其所守之道正是篤信好學的結果處見隱聽之乎道而我無心焉正形容善道之妙也只拈一道字作主而根好學來若說死守便費力說守死便養成自然　二則字二不字正見篤字之義善字之義　有道之貧亦是士人之常事惟說個且賤焉則是其自賤也自賤則可恥君子所以有道必見也爲衆善也無道之富士人亦㝠或有之惟說個且貴焉是戀貴也戀貴則可恥君子所以無道則隱也爲獨善也

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所謂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者是　守死在篤行處見此二句只是擇善固執事

不謀政章

謀有干預之義謀不出位則各專其責使無所借以自諉免侵官曠官之獘

師摯章

爲師摯適齊而發始字重看追憶其盛所以傷今亂以關雎者何武王作大武之樂而推原王業之根本于文王故

以關雎爲亂所爲撮其大要以收之也盈耳非徒美盛可聽就有見文王蕭雍之化后妃窈窕之丰流注乎聽聞者覺其充滿而有餘韻在宇宙間也盈耳處正會心處夫子追而美之其有文武成康之思乎

狂而章

狂者必直高曠而不容紆曲侗者必愿顓蒙中無所浮謊悾悾者必信鄙拙中不着詐僞三者每相反如出兩人如出兩心不知是怎麼人蓋聖人貴眞

學如章

二句總是狀爲學之心不必作兩層看如不及是趕向前猶恐失是怕落後精神全在如恐二字失非得失之失猶相失在後趕他不上也

舜禹之章

看有字舜禹非治天下而不與也有天下而不與者也有者對無而言舜禹原未有天下者也即一旦而有天下舜禹只是値現在境盡現在心行現在事而已有者天下而舜禹之心無有天下以心攝過不以過着心斯眞巍巍也覩其無爲而治行所無事而已

大哉堯章

堯之大大在爲君堯爲君之大大在則天惟則天故蕩蕩惟蕩蕩故無能名故其有成功則巍巍也其有文章則煥乎也何其大也通章只贊個爲君只盡個大字則天是形容大哉不是轉語惟天惟堯兩兩相形已盡大哉意義又着蕩蕩句正描他同天處無兩層蕩蕩廣遠貌徒爲君處想他德無涯際然不可實填德字無能名正是大極了指點不盡處只重堯難名不重名上次節正言其則天實際處即就成功文章想之其成功文章殆巍乎煥乎此正是名言莫罄處仍然是堯之大耳首句爲字宜玩分明謂堯首闢洪荒有爲處大耳下成功文章正指其實而言之成功也煥起下句煥乎其有文章正是成功之大處無文章則功不高猶日月星辰之昭著皆天之大者所發越也民無能名是言其無即天之不言所利有成功有文章是言其有即天之美利利天下有無相形正是發明則天處

舜有臣章

唐虞元凱充庭但曰五人此記者之遺漏處也周家稱不得十人此武王之誇張處也故孔子言唐虞之際斯爲盛

耳就才之分量上較非就數之多寡上較也若周除了婦人止有九人上二句點補虞廷之所未及稱也下二句隱寓周才之言太修也才質難矣字故不稱其才而止稱其有事殷之德而已九人之說是明處隱處歸重德之稱是褒處顯褒才之難是主于氣化十人中止有九此才之難之無完才也德之純正主于人心三分不有其二此聖德之有完德也　以服事殷以字乃文王率諸叛國以事殷也

閒然章

大禹承帝之終開王之始存心行事易起間然禹所以純

乎敬天勤民而不間以自私自奉之念故曰無間特深歎
蓋正是道心上擇之精守之一而人心不得而間之也能
紹唐虞之心傳也夫子深見其心故云然

罕言章

罕言非言非不言此際可想學道言利則有襲取正助之
病爲治言利則有欲速見小之失命指數若論理則又與
仁相似矣　必如道之興廢位之得不得則偶托命之一
言以消人奔競之心而使事事言命則人事謂何必如請
事者之養已深請問者之心甚切則不得已而以爲仁之
方示之而使時時言仁則躐等謂何

達巷章

此章當與太宰章參看太宰聖夫子以多能黨人大夫子

以博學俱是學問失本領處夫子於太宰則以莊語破之
曰君子不多於黨人則以微言諷之曰吾何執蓋黨人錯
處全在一博字若曰大哉無所成名即夫子之贊堯不過
如此矣惟黨人錯認博學是大故夫子反將博字引歸執
字大意謂人惟無事于博故空洞之中得以息心于何有
倘必取期博學則一能一技逐件俱要去做執御也可執
射也可但以執論又無一可兼吾其專執御而精之即謂
我一執御之人可矣蓋黨人看博學忒大夫子說來只微
得一執御之人何等渺小可見一博則便落方隅便不得

為大夫子本意全在語氣之外　無成名正見其博名乃
名目之名子聞之謂門弟子七個字要玩恐門弟子以博
學為大故反其言

麻冕章

冕以純拜以上皆是人心向簡畧一邊但冕可以簡畧則
謂之儉朝儀不可簡畧則謂之泰泰與儉皆自心言守一
儉心可以存禮之本長一泰心將至于無君

子絶四章

此聖人心體不必着在事上說一念自主便是意一念挐

定便是必一念不化便是固一念有已便是我皆是道理
上偏有執着莫看粗了四者俱是凡心中必有之障記者
借凡心比照出聖心覺得聖人心境前後際斷一絲不掛
只是一虛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子畏章

文非典籍之文亦非禮樂制度之文不顯之德不已之純
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夫子覺有契會文王之純處玆者此
也此心也此心在則此文在此文在則必天意有在蓋前
玆已往後玆未來玆正適當其會也乎字乃自擬自酌蓋

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

太宰章

本旨是箴子貢之多學而識非止曉太宰也固實也將殆
也言眞實象天縱容他生知安行不為限量殆是此等聖
了又字言其緒餘又兼乎多能非多能即聖也是二人皆
誤夫子者勿看低了太宰夫子曰太宰知我止做應承了
太宰多能之語少賤鄙事正廻避了子貢天縱之稱君子
不多則已破上面兩個聖字正辨多能不足貴以破子貢
多識見解非多能不足率人之謂多乎不多勿貼能字蓋

能是人所必有的如赤子一點良能何其不多只点在多
字人能之增天能之減也君子養得赤子本體自然通達
萬變本體無物君子焉得有多故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正無能而能自無不該也不多不由學問
就天生本來說此句最重下引琴牢之言點出藝字便見
得藝成而下要會夫子平日教人不多意分明有惜此道
之不試于天下而止以藝寄此閑身耳非謂由不試而專
習于藝又須知夫子之藝皆是道特恐人見以為藝故分
別以不試故耳是以藝証多能非以不試証少賤也

無知章

此正聖人而能應之妙有知無知都從知識上看空空屬鄙夫兩端竭亦屬鄙夫其字正指鄙夫言聖心空洞原無一物一切聰明意見化而不有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知非吾之得有也寂然不動所知何在若有來問的鄙夫顛蒙未琢殆空空如也就他所問便有個徹頭徹尾的道理吾爲之叩而竭焉原非益以吾知也因其自具之知而牖之耳未問無知以待彼方問時無知以益彼旣問後無知以滯彼總是個無知也吾有知乎哉

惟空故問惟問則有端可叩一叩復還于空故曰竭須知此論原不爲鄙夫之問只是明此心之體原非實事

鳳鳥章

夫子游神羲文之境馳心虞德之林庶幾且暮遇之而不可得也故借鳳圖以嘆之所以寄其思羲舜文王之心非專慨天下之無邦也說已矣夫正見其不已處此序象繫辭當日所不容自已者也

子見齊章

其作與趨非有作意乃聖人仁孝誠敬隨觸而形不期然而然無非天則也

喟然章

此顏子得道之後始終形容夫子之道無可用力以深若聖道之妙也首所稱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者就是末所謂欲從末由的光景惟其從之末由故嘆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然正從末由處發也故仰鑽瞻忽不可作用力看高堅前後非實指道有此境也乃悟後謂元覺餘迷夢的話頭乃嘆道語非求道語乃悟後語非初入語

循循然即是善誘文禮即吾心之天則也自此理散于視聽言動燦然而可見曰文自此理具于心渾然天則而不可見曰禮夫子教人從身上逐一理會是博我以文隨理會到心體上來是約我以禮二我字重見文禮是我所自有的即文尋禮即博爲約無先後也

卓爾一見原是實見欲從末由直信得文也不是禮也不是教無所施才力只見事物上做得在心體上做不得故從之末由也立卓當主見眞說才力旣融則本體現便覺得事物皆心體流注心體與事物映發自如有所立卓然

道虛圓活潑原無在而無不在可化而不可從可從卽非道也非顏子見道之眞不能狀出此景

大意謂道之妙境爲高堅前後其實不外心體之天則爲禮而心體天則散見于日用事物爲文從日用事物會歸到心體上來爲博文約禮而會歸處恍然見得卽事物卽心體是爲如立卓欲渾化其心體以相忘于事物是爲末由境界而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者也欲罷不能是從事物之文上見皆是心體之禮則日用間條條是道何得罷乎既竭吾才是由事物之文漸約到心體之禮上來則一切

聰明智力銷鎔殆盡而無可着處也如立卓是見事物之文皆從心體之禮所流露而日用間若有眞機與我相絫會處也欲從就是不欲能的意思末由則其才之既竭也據欲從之意猶不欲罷而既竭之才又何能爲此將化光景正覺難化　夫子從心顏子欲從此一間未達處

美玉章

子貢以夫子不藏又不沽或者是價未善而必求其善乎求是求倘之求非干求之求也但春秋之世那有善價若待善價則爲已甚矣卽速見行可亦不可沽矣故夫子急應之曰沽之哉沽之哉我但待價者也非求善價者也若謂價王卽沽我特待之耳

居九夷章

九夷自夷吾心自華乃九夷不足爲君子陋也九夷爲君子之所不陋又何中國爲陋乎不忘中國之意隱然可會

吾自衛章

王迹熄而詩亡正雅頌者所以存王迹也要重正字而雅頌卽樂章葢被諸弦歌者雅頌得所就是樂正畢衆雅頌者樂以朝廟爲大也各得其所所字不以地言乃詩之所

王朝侯朝乃雅之所王廟侯廟乃頌之所各得其所則正正字有名分井然意吾自衛反魯然後七字重看見道不行始退而刪述有凄然感嘆之意

出則事章

事公卿易敬畏而過事父兄易親暱而不及喪事不勉竟不及致勉又要過酒不困者以有意持爲困者以無心失看二則字二不字須有個大頭腦在都在心上看實實有難盡處是個中庸不可能

川上章

逝者當玩宇宙化機都是過去的故曰逝者一面來即一面去毫無停待毫無止息斯字指川上所目者盖言水也要想他眼前所見的以狀出心中所會的光景在川言川川亦是借境 天地之道運而無所積不積者逝之謂也拈一逝字直會得眼前皆是不留礙不停息的轉眼便去轉眼便新往來相接之處有真血脉真光景存焉偶於川上一洩露之

好德章

或曰女謁難達正士難親與註中衛靈公事合不必講道學

爲山章

重一簣上見得成敗只因于一念吾止吾往一是譏責深罪他一是鼓舞引掖他止則便是我自家不該進則我自家本事人亦何樂而自止何憚而不自進或全是言當進不當止凡事皆然不拘定爲學然夫子只在爲山上言進止則辟如上不得劣者正意

學問無窮山與地只在自家見地上分孔子之自道無能終身平地也敏求發憤終身一簣也如此纔是有進無止

語之不惰章

不惰就在語之處就心裡描出神解的形狀他人或行之而不惰惟回語之而不惰不惰非盡因于語語所及與語所不及都解到了自是惰不得的首句虛喝起不即着回其回也與方說其或是回能得 評奇精神醒發流暢勃勃乎不能自己處是不惰

惜乎吾章

進止二字當以心言顏子心學夫子見顏子之心也而不止正是好學所以可惜

苗而不章

勿就爲學說心如穀種苟不加培植則穀種雖具而精華

不暢達如苗而不秀者有之即精華暢矣不還歸精實無純熟受用如秀而不實者有之人亦何可令有此也兩有之全在人無培養之功上說二句串講直下勿分三項歸重實上

後生章

可畏謂後生非謂我當畏之來句正解可畏處來今俱就後生言不必以我與較聞還作聞道之聞以今之可畏歎之以後之不足畏做之無非激勵後生意

法語章

法語人之從為法屈耳巽亦是法語但巽順與之說也人之悅悅以巽入耳改則移不法以歸法繹則尋其巽出之意緒玩兩能無是從悅之權言者能操之至改繹則在聽者身上自轉而言者不能操其權末如之何是激發語改與繹俱寡過而繹之致尤深蓋從而改猶似有把捉若悅而繹不覺淪浹于理自然易向矣大都以吾動人者不若令人之自動易曰巽為風風能入物而為之解巽之時義妙矣

三軍章

此以上句形下句奪帥亦非易事借以形容其志耳不可奪泛講不限定死生之際如非不奪是邪不奪正皆是

衣敝章

前後教子路總是一意只一不忮不求之心耳用之可以臧誦之則未足以臧子路未嘗有並立之事夫子只是諒得他高曠之表然能不恥引詩不是贊嘆他乃是誘掖獎勸他使他由此以進道故何足以臧只發明得何用不臧兩意非有兩層也不忮不求子路不自覺亦不自覺好一覺得好斷恐忮求之心復萌而常誦此詩以自儆此正子路聞斯行諸處非自喜而不復求進也然有這點念頭便是終身不化之根到底止成一個不忮不求之人耳故夫子奪之曰何足以臧言未足持以終身也全要看得終身誦之何透則何足以臧自明此記者窺他心事而摹寫之不然子路未到終身何以斷他終身誦之也

歲寒章

此不但士窮見節義的話頭須有補天浴日旋乾轉坤的手段若一身守節于歲寒何益蓋松柏後凋不徒是明一己之節有賴此以獨留造化之春而點綴乾坤之色也

後字洛有幸而終不凋固足以見天地間無必然無可挽之數不幸而不免于凋亦足以存宇宙間有崇然不可犯之節國家當素培松柏之節若待歲寒後知晚矣

不惑章

惑與憂懼這三種妄情隨念而起便似本根之障翳不知心體上原不曾夾帶此三種來若從本體一照本境現前諸情自歇你只看知者何曾得有惑仁者何曾得有憂勇者何曾得有懼人不自去參証只說外累難除真辜負此一片好田地矣三者只在一人身上更無兩心

共學章

勿專重權字此章言學有極則一步須進一步無可主足之處不是循序意未可與只是目下未可與耳非終不可與也乃欲勉人所未至意有志向學是可與共學共不是相共謂可學吾之學也學有真得不惑他岐方可與適道常守此道而不變方可與立不徒能立而又圓融變通不執一定方可與權此權字非權變之權即易巽以行權之權須知適道即所學之道立即所適者而能定權即所立者而能通非有二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事者曰立執

心之樞以開道之門者曰權立者見道不見事權者見心不見道然無立做權不出權乃立得恰好處

唐棣章

只就思之一字以抽繹之耳思原無處不通只是不思那得有遠要看註中借字詩思字以人言道字以室言夫子引之雖指理言亦粘上文渾說勿露

鄉黨章

於鄉黨聖人非故斂之只是他真情懷到即有賢智自不能露在朝廟聖人非尚口說只是他忠愛所觸信心而發隨事而投自然便便而謹便便者便利而不跲本胸中素裕來便便於廟有酌祭非禮意便便於朝便有一變至道意俱有關係

朝與章

侃侃誾誾乃自其言時之氣度形容之非自言上論也下大夫分等而人衆非直毅且開聚論之門上大夫權一

而望隆論道經邦須委曲詳盡方明道理之精總以維持國是從詳要起見非從尊卑起見

踧踖象其心懼而立不寧與與又象其與與之中適只是一個意象

使擯章

勃躩者禮未行而敬已注不預者敬方凝而禮有節襜如有岳峙淵停之象手雖動而身容之莊不動也翼如有行雲流水之象足雖動而手容之恭不動也

公門章

聖人敬君無所不至豈因漸近而敬有加漸遠而敬少解乎此章形容其動容周旋中禮要得事君以忠之意也看得門位堂階實是天顏之鄰臨不論君在君不在君近君遠而認其行來不覺適當其則耳

過位之敬視入門若加謹升堂之敬視過位又加嚴者地以敬而遂非敬因地而增也

逞顏色是顏色之間畧畧舒展不事矜持之意非便放肆也翼是敬之肅踧踖是敬之餘此節亦有三段總是敬不可看怡怡作和

執圭章

此章以聘為主享亦聘中事也論聖人又以敬為主容愉特敬之舒也

夫子一捧着命圭一身都為君用故敬形于躬則鞠躬如不容敬形于手則上如揖下如授敬形于面則勃如戰之色敬形于足則縮縮如有循行之度

上揖下授註手與心齊心字可想心為身君圭在心胸視圭如君也忠根于心擡圭齊心動不忘君也

戰色懼君命之辱則赳外國之侮不啻戰敗之辱也

覿字止訓見又輕于享要以通二國之情情洽而禮成焉禮勿字不必於本文外添入

紺緅章

衣服有表之出者有取其稱者有取其溫者使者有取其備者有弔有朝一一有定制何必夫子此不可泥在衣服上服身之章也服不衷德亦隨之夫子不屑求制于服而節其所服無不有制衣服所易侈易流處獨加節制耳

因制以別邪正而亦不失寒暑之宜因制以別公私而又不失常變之用正大之情忠孝之節天時人事之宜俱見

于此、不為褻服惡紫之奪朱也表而出之表裏合一之心也裼裘非以求稱聖人之心可純而不可雜也

君子出用輕裘居用重裘以狐貉之厚居者亦是保養天和安怡氣體不泄傷天地之精也

長在短右非徒求溫求便聖人之心常留不盡不欲其有餘也寢衣長身豈惟蔽足稚恐露體則不敬也狐貉非為適體愛其溫厚也去喪非以佩物清潔佩芳光明佩玉解結佩觿決拾佩玦萬物皆備心中原無不有也

齋必章

謹齋之事若只在致潔變常常人皆然易曰聖人以此齋
戒以神明其德聖心原自有神明在一遇齋而此心彌爲
此齋乃心齋之齋非齋戒之齋變常之潔特借此以形容
其心齋要重必字聖人無所不謹于此尤加謹焉

明衣章

明衣日之所服者白晝如對主賓也寢衣夜之所服者夢
寐可通鬼神也

食不章

其食處與不食處非有揀擇心只是隨物而辨養生之精
衛生之嚴至于須之人審之已過之神尤見仁人孝子之念
用心不厭精不厭細雖精與細不厭飫而食之即食無求
飽之意
割不正割時作宰割之割而正者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
故不殺犬豕非所而割之即不正也
不得其醬謂調劑之失宜大拂其因物付物之心非惡其
不備亦非慮其傷人
不多食從說着此一語零零星星却可收十語把聖人節
飲食衛生之經一句包盡　或曰只指薑言之細玩蓋或無多食之理

一不宿一不三日非急于公而稍緩于私也蓋公家辦祭
決非一朝一夕之故再經不得宿了私家隨辦隨祭即過
宿亦不妨但不至使人不可食不汲汲在旦夕間論遲速
也祭於公節則自飲食而推之
不語不言是食息時存專一之心也食以養天地之和寢
以斂天地之精何爲自屑越于言語易曰君子以慎言語
節飲食原非兩項
疏食菜羹瓜祭就是用瓜以祭禮云瓜祭上環詩云是剝
是菹獻之皇祖不可作必字此祭非祭宗廟乃祭前代始
爲飲食者報本也必齊如即時祭之薦儼如大祭之承也

席不章

此非是以方隅地步爲正如尊卑上下皆有宜居之位便
是正也此句勿泥舉一坐席以見其無往不正

鄉人章

鄉人與儺皆古禮夫子猶行古之道也王道行于禮教禮
教始于居鄉此二條正聖人敦禮教處亦見盛德之行無
微不謹秉禮于儺寓尊王睦衆之思

問人章

聖人用意極眞看得使者之身便是我之身故使未行而
神已往問未通而意已孚
未達不敢嘗蓋求其味以求達非終不嘗也
退朝章
問人而馬曰知故不問馬者不必問也此時倉卒之間着
不得一毫安排布置
君賜章
以禮字爲主重敬君上玩首節三必字是敬君賜榮君賜
仁君賜上而頒賜及孝先愛物俱餘意不重下三條皆敬

君之念所推
必先飯者君祭而臣無祭之理不祭而不飯則與君同其
祭矣故急于先飯若主膳者君而我特職其庖令天下知
促膝雖親不可忘循墻隕淵之懼也
人臣對君何暇計生氣之受否東首爲阼階有主道焉首向
于東使君得居東以明向君之義也
當子謁君召臣臣不俟駕顚倒衣裳而走夫子急趨君命
有鄉忠欲獻之意
寢不章

此記孔子容貌之變聖人不自知其變也不過以理順應
之而已曰寢曰居曰狎曰褻曰盛饌曰風雷俱在尋常日
用上體察聖德之從容自中處人以爲變夫子則常而已
首節處己中三節處人末節敬天
式負版聖人有無限情況其轍環天下皆爲生靈之故一
旦車中遇此版籍即林總如在目前即有三代生聚之想
救孝憔悴之悲自不覺其式而敬之也
升車章
記升車二字提起而以正立字貫重正立不重執綏見聖

人造次不離于正之意莫可形容故特假不內顧疾言親
指以形容之重無心意
色斯章
夫子與弟子偶爾行遊嘗見雌雉觸機有感寓言自嘆其
時夫子見之而弟子或未之見故着曰字在山梁雌雉之
上蓋一時景色指點與二三子共之但夫子機心盡忘雖
指顧嘆息而飲啄自如一見子路向之遂驚鳴遠逝所謂
翔舞而不下者耳此等自有天機存焉不知所以然而然
門人就目前拈出以明夫子爲聖之時

天地間只是個機字時未動而機伏時一動而機是此機人與物共之但鳥無私欲之累故其機靈人惟多私欲之障故其機蔽舉者時之候也色者時之徵也色是氣色之色平與時字相關蓋時乃天地盈虛消息之氣候然翠鳥得氣之先故先在鳥身上見之時哉之嘆不得加知字鳥無知也亦不自知其作止也天地盈虛消息氣候陰使之也故曰時也如人心之發機一動便此地之氣色不住雉爲氣色所蒸動斯三嗅而作非見人顏色之謂

士人出處進不得個時字時非治亂之謂也亂亦有可集[illegible]時治亦有可與之時便所謂之色斯舉耳不有時習何能時中首尾相應亦深矣

晚照山房參定四書酌言論語卷之下

先進章

此章目擊文敝而救之以質而質以立萬世禮樂之準先進四句非必當時有此言只就當時看來意向如此見得先進朴茂是野人後進繁華是君子並不說他不是輕輕用如字撥轉但用之則從先進夫子獨有主張在曰只欲其有餘地而已則字甚斬截吾字可想其主持用是用禮樂以經世必指乘權制作言若吾身常用的禮樂夫子亦何嘗一日從後進何必曰如用之乎

從我章

此夫子一時感觸之言記者因其言而以與難之姓名記之而冠以四科者亦見聖門多才即小小聚會亦無不俯見杏壇洙泗之間乎大意言如此賢才焉得不係夫子之思德行是所學有得而實見諸行言語是說得事理明暢繫辭不磨政事是區畫有方民得其理文學是博古通今有文采學問其實亦有相兼處但據所長處各定爲一科耳

回也非助章

總是深喜之辭一氣說下無助正是無不悅更無二意回

也悅不在言有得魚忘筌之妙雖同亦不自知也非助我
回如愚的景象無所不悅乃足以發的意思

孝哉閔子章

孔子於弟子無稱字者此獨曰孝哉閔子騫乃內外素有
是稱也若曰孝哉閔子騫斯言也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
之言下句言字正相應閔子之孝能化其父母昆弟所以
外人之言與其父母昆弟之言無間葢閔子之難正以稱
於父母昆弟者爲難耳全不重外人上

三復白圭章

三復之意乃是一段精神真修省處非治詩工夫乃治心
也當作防玷之心看葢本䟽業以爲言儀明是借篇釋以
爲心儀耳夫子妻之之意自有真精神相感動處世未有
保其身如圭玉而不足以善於世者

才不才章

玩爲之椁非賣車以買椁也葢欲藉命車以寵其死耳與
子路以門人爲臣一般見識若說賣車以買椁門人且厚
葬之矣獨不能買一椁乎才不才非必定說鯉爲不才但
以父子之道論之原不論才不才耳要見吾之愛鯉不減
女之愛回亦便有視之如子念頭在禮有隆殺係名與分
回惟弗仕故諷以從大夫後之微詞耳

厚葬章

厚葬必踰分也如欲以命車爲椁之類故夫子旣不可之
于前復深痛之於後若僅僅衣衾棺椁之美夫亦何害
視予猶父自有志傳夫子之道言足發即繼志請事即述
事無言不悅不啻承歡語之不倚不啻趨命

季路問事章

夫子教子路分明要他在實地上做工夫非謂事神從事

人始知死從知生始人鬼原是一道生死本是一條正欲
以其事人者事鬼葢以鬼即人欲其知生者知死葢以死
猶生不以正語告之而以反語醒之使之曉然悟其來路
引而不發令其自思
事人則鬼不必禱知生則死不當輕此又點化子路處
敢問死加可敢字亦有意見得夫子不語鬼神人緣何有
死

閔子侍側章

朱子曰誾誾是深沈的侃侃是發露圭角的行行是發露
得粗的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遮覆掩護乃率真之意

見是任道之器此記者於辨難問疑上描寫出英才様子如也正名要摹寫他神情出來子樂如何見得正就他語言意態上想像出來則末句不是戒由乃是歡喜中過慮他的意思然亦不是面諍　樂便是教不是樂其可教

為長府章

本文閔子不斥改長府之非而第言舊貫之不必改夫子亦不深言閔子之意而第言夫人之言必有中老成謀國愛深慮危蓋祿去公室魯人分明欲私儲蓄以為聚斂之謀閔子之言實有扶魯之意夫子稱之欲魯人聽之也都

是維公室意勞民傷財且落第二義　有中中字不作中理分明中魯人厚斂之失處意在長府之外

由之瑟章

一抑一揚總是造就子路子路學已見大只是涵養未融故借鼓瑟以教之奚為之言引之使入非拒之使外也是要他心上做工夫只以由字丘字相照使由知所自悟原是微省語堂室二字從門字生來高明精微字勿填入只以堂室字還之堂是胸中開朗的光景室是胸中冥會的境界入室亦即在升堂中更升堂上要味矣字尸氣未入室帶說曰未有旦暮可至意此亦獎詞鼓由之進步意

問師與商章

過不及就所學說資質是上一層只兩開說原非低昂二子過猶不及只重抑過上見得過的病痛與不及的一般亢而高之猶夫淪而卑之也就過不及上論道理非就師商論人品倒說不可平說不可粘着二子亦不可以中字作斷亦不可

季氏富於周公章

此以公論破私謀亦維魯意重吾徒二字須別絶求正所

以誅季氏周公指魯也猶云敵國富也附益非是既富不可復益當以黨惡削公說聚斂非額外加征只是為取盈之計聚斂正附益之也求只是學術未純一仕季氏便欲以政事之才施之不勝技癢不過欲行其足民之志耳以為職分當如此非吾徒與鳴鼓一氣說見吾徒決不附益而私家不得以吾徒之助為借口攻如攻敵之攻有必欲勝之意攻求乃所以攻季氏攻季氏乃所以扶周公

柴也愚章

聖道惡矯飾四者皆率真皆優進道故並言以提醒之使

他知自醫然只是要好學不是貶他
悴訓屏除與闊同是要體面濶大設施開去

回也其庶乎章

顏子從瀞消而入故能聰明不事意見俱消這段光景何等脩然夫子正要把來做子貢丹頭點化他貨殖習心耳全重屢空與貨殖上如云回也其殆庶幾差不多與道爲一了試看他屢空不言其安貧若何只一點其貧景若此不爲物累便含受命意正是他庶乎處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何也但億則屢中耳兩言把二子短長一盤托出令他

自知不惟貨殖心沒而聰明亦可以內斂矣然夫子口中只宜虛虛挑逗纔有想頭受命受字可玩由貧學富究總在命中但賜着了一分念頭却似不受的一般億則屢中誌雖云料事仍是燭道此要想他心境玲瓏處億字雖是病根夫子意中自要破除子貢這病却此語氣還是說他好處言由此而進于道這一種蕭然無累之景豈不自在而何用此營營爲也屢中雖就知見上說却正照着屢空二字賜試把這種聰明一回想到屢空光景總饒過入瑩明也須冷然消歇

同之心猶同之室幾子無物可謂君子不多者矣多莫如賜未能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以人貪天所謂不受命也賜之學亦猶賜之富於財也喻多識也億則不啻雖中偶爾不及若無若虛者自然明覺也

不踐迹章

迹者下學爲善之則古人做過的成法也室者聖人至善之地然大人止至善也須從格致誠正圈子裡做將出來但執之則爲迹化之即爲室只不踐迹一句質美也在此未學也在此亦不入于室只當批出他不踐迹的病痛耳

迹正是走入室的轍迹不是兩層意到得入室則從來成迹脫化盡了問善人之道是問善人之于道何如
善人質美未學子張豈不知之蓋他平素不務實學的人因夫子思見善人故有慕而問隱然有厭棄塗轍之意夫子言不入室他之以實學也

論篤是與章

人知浮言不可信不知論篤亦不可信蓋篤則君子矣但篤於論則恐是色莊矣色字是寫他發論時的模樣莊是莊重正與篤近兩乎字乃且信且疑之意兩語之而意自

見不必偏言

聞斯行之章

凡行自有節次非但逡廵皆行即進鋭者亦退速故進夫退者使之爽意于行抑夫兼人者使之詳審而行進之固進退之亦進夫子只退他兼人不曾退他行也即裁狂狷意兩答語明是一進之一退之了亦之意特不解其故耳說出其故方顯得夫子與化妙處所以有答問者五教中特第一教　有父兄在不拘定稟命設子路之父兄不在夫子何以施其退之之權曰有父兄在者言當照顧不可

徑行直遂如所謂父兄宗族之所在恂恂不以賢智先人之意

子畏於匡章

死生道理聖賢見得極分明夫子曰文在回曰子在此是不言而精脉相照處敢是勇敢之敢非不敢之敢

季子然章

此章專抑季氏借二子作話柄耳子然原不曉得大臣只認道有才術有氣魄可替人出得大力幹得大事的便是聞由果求藝遂以爲問異字彰下道字立心立身挺然有以自見纔是與人不同大臣論品不論位以道正是異處

以字要玩言只有這件更無他術兼格心宣猷言勿說作諫臣不可是道不行止則奉身而退不肯苟從正以身殉道處非二層從之只是隨人做事不肯異同甚從季氏太露夫子許他具臣正謂他有從政之才也算得一個臣非只備數之謂若曰從之連具臣也算不得了

使子羔章

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以謂爲學不必讀書耳其言甚高而將來有使人廢學之弊關係不小故夫子不得不以佞斥之但惡佞意挨開活說不欲任季氏其意既不可

以明剖其事又不可以深論只得說他是佞都是借說

侍坐章

夫子何以之問本求其素所涵養者三子所言皆可見諸行事之實但只於事功上着脚曾點洒洒落落無一毫拘絆直從心體上說出一段快活的光景不用世時是這個用世時也是這個故與夫子相契時說素位而行固不是以無用爲用也不是然此個心體就是聖人只如此但曾點也只窺見大意信口說出及聞夫子賛許反自失初見却把用世看作兩截所謂嘐嘐然行不掩言者也故夫子

說亦各言志正點化他欲其自僃用世是一層事
無吾以節勿露志字際遇難明必待人知而措用則人終
不知將岻岻乎士固有不出畎畝而係天下之安危者彼
獨何人亦有業滿乾坤而抱憾于未信者彼獨非知豈可
無以而處此者卽吾見在力量以究吾今日志趨人知之
措爲實用人不知養爲實體要看旣知後作用與未知前
操持如何光景便得性中眞趣故曰如或不重在他日知
術重在今日之自處何如耳
由之率爾其實不在先對上通節俱見他率爾處千乘數

語是如何擔當是如何氣槩夫子雖不限量他只一哂以
微示其意哂意且勿實發以下文有不讓語在也
可使有勇二句側重下句事關君親匪不得一毫員融的
故曰方由也爲之內兼政教二意政以養民銳教以作民
忠　求也爲之內亦暗藏足民根子開源節流等意須知
二爲之不但說得國之柄下文可使作用全在此處
足民不止富足要之民足則從善必輕以此驅而之善耳
只說俟君子並未說非己能要發他欲與禮樂意
服玄端冠章甫是冠服之盛願爲正願學處

赤也節並無禮樂及諸侯字祭祀于宗廟是有事于親者
會同于天子是有事于尊者意在觀會通制煩簡參酌抄
理相字有味裁成輔相不失禮意也不徒是習儀文正于
此取宇宙之中和會帝王之經制
曾點胸中自有一種意趣只偶借目前光景形容出來如
中庸言費隱而舉鳶魚之意
暮春節不必用樂字無非據見在景同見在人言見在事
何嘗自以爲樂只是胸中活潑不拘玩一歸字當是收盡
春光之意所云童冠當是狂者一流人物斐然成章者也

所云風浴詠歸當是可舒可卷嘐嘐然想見堯天舜日康
衢擊壤之謠也此正心性功名打做一團妙用夫子止爲
及門諸子猶思用世却未了得此趣亦竟有懷莫訴而點
之言志忽觸之故不覺爲之興嘆耳凡人撫着癢處不
覺手舞足蹈不能自已喟然之興亦撫着夫子癢處也
只當云豈能于春風春服之外而別尋宇宙太和乎豈能
于童冠游詠外而別議萬物咸若乎
吾與點也惟我與爾有是之意只在喟然嘆上想他無限
深情非關與點

亦各言其志言各自陳一種抱負吐一番經濟非漫然無當者也已矣亦是嘆辭然則三子又是夫子與的點益發不明白乃從頭問去為國以禮須說得輕鬆猶云用世者當以禮耳卽在本身之氣度上講有從容展布之意言特禮讓中之一節耳若實粘為國講便從為國上生情了夫子哂其言之不讓而點疑他不讓為邦故以求問然而說求亦是為邦而不說求之能讓故又問赤及夫子說出大小二字則赤猶小相非讓而何點始釋然矣

上亦各言其志指點說下各言其志指三子說　禮流行於一身而發揮于天下國家曉得春風沂水一段從容自在處便是禮意此何分明夫子將自家一副致治手段說出唐虞景象宛然在目這種經綸便是性分實際才力意見一毫湊泊不上此正喟然一嘆大本領處

孫淮海曰三子之志都說人知以後設施的事點之志則舉平居眼前的學術說來而所以應人之知者卽此而在三子必要人知方得行點不論人知不知隨時隨處皆可行三子格局死曾點格局活

顏淵問仁章

此章只指心體以論仁工夫最直捷最簡易非顏子不能領略人之心一仁而已矣仁有自然之天則是禮仁者無物無我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于其中知有己焉則與天地萬物隔非自然之天則卽非仁矣故為仁者在克己以復禮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己克卽禮復渾身皆天則而已卽化而為禮矣

通章只是一個己字由己之己卽克己之己下視聽言動四字俱從己生出來從己生者而着于己便是當克之己克其着于己者只從其己處克之便是由己之己顏子請事正是以由己之己而克己

周季侯曰此章宗旨簡要在提顏子己曾先下註脚只是約我以禮一句便了夫子指出克己二字正見工夫當體卽是不必遠求下三句只是一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機鋒迅速絕無停待這個去處不由着我更由着誰所以又點出由己二字正所以形狀其工夫簡捷非又叮囑也顏子請問其目卽把當身呈出討個印証夫子亦卽就他當身指出四相言你只揮去非禮便卽是禮禮原非有

實相可以舉似所謂有主翳法無寻明法也視聽言動正
是天下遁塞之關就此斬斷自然觸處融通然則為仁不
倍乎倘要直捷一無他求者哉故顏子曰回雖不敏請事
斯語只就此臍頭蹈處便是下手之時所謂欲罷不能如
立卓爾即在此一時立證矣
馮猶龍云克己以復禮這是仁不可云克己則復禮而為
仁一日能克己以復禮不可云一日已克而禮復言己克
而禮復便是歇手了蓋危微二字堯舜終身兢業這克復
那有歇手處言克己復禮便是着力話便見得為仁由己

處故一日字從奮然用力之說為長
天下歸仁蓋仁原以天下為一體吾人性命同根痌瘝相
關融邦形骸完吾同然之心體則呼吸皆通無所間隔天
下心體合處即是歸試想想夫平旦清明便覺好惡與人
相近天下歸仁何難于一日證之
天下歸仁言一日克復而天下歸于仁之內矣則克己復
禮非仁而何仁說到天下蓋舍了天下即無處寄我之仁
正如火寄于木必木燃方是火到必天下皆歸于仁中方
為完此一體之分量方是為仁顏淵是問仁不是問為仁

然本體不可見須從工夫證取之克己復禮為仁雖是就
見成者說終未免涉工夫故於一日克復指出天下歸仁
而仁體曉然矣天下全由克己來故說為仁由己而由人
乎哉乎哉語氣蓋深有味于克己之得力而為咏嘆之辭
也　視聽言動件件由己不由人此正為仁實下手工夫
勿非在口體耳目上禁乃在心上勿萌動也又非在心上
既萌動而思挽回也乃提醒于不睹不聞不言不動而勿
之也　一事之非禮事事之非禮也所謂己之當克者以
此一日之勿終身之勿也所謂克己以復禮者如此一己

之視聽言動天下之視聽言動也所謂克復而天下歸仁
者如此請事斯語曰事則語不為空言矣
請問其目請事斯語此見顏子無言不說處
仲弓問仁章
勿用敬恕字六句一串講總是常惺之法見大賓承大祭
誰人不敬即此便見我真心即此便見我與天下同然之
心今把出門使民人情所最易忽的俱要如見大賓承大
祭一般則此心時時提撕更無放逸之處矣這正是推心
的根本不欲勿施正為仁的實事必從見賓承祭說起者

蓋人若心事放縱焉能體貼人情所以施悖而怨多惟自
心求得極小所以覺得到處皆大自然無逆施此心對賓
而賓不責對神而神不恫對邦家而邦家豈有怨乎無字
怨字甚細只一毫與人心不貫徹處便是怨端無者我與
邦家一心尋他間罅處不出我自無怨于邦家此是收攝
最密處出門使民活看只是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意不
可認真在出門使民處做工夫

司馬牛問仁章

通章以存心二字作骨然夫子口中却未道破只想着仁

者二字便有下落不曰訒言而曰其言也訒是指現成的
仁者說此句且虛莫露出存心意夫子不是教牛從言上
做工夫正教他在仁者二字上理會他所以訒言處夫子
是說仁者之言牛是說仁者之訒相去遠矣為之難為字
泛說不指為仁難非力行難之難即其難其愼意以心之
應業言為難正是存心處非心存故為之難也得無二字
要發自然非強制意　一一當做的事實實體認于心行
過一步纔是一步做得一尺又有一尺這裡真正有許多
難處全在心上模寫

不憂不懼章

二何字從省字來省得有何疚在便知有何憂懼了不疚
之中一片光明境界尋他那節可憂那節可懼不出分明
是個仁者勇者不憂不懼要貼臨危處險時說非只自得
光景此指現成君子說省在平日非臨變方省疚字要細
此亦舉現成者說使牛自家去想若要到內省不疚地位
合當盡何樣工夫非以內省為工夫也

問李侯曰不疚從他心苗隱微處勘世上儘有事可對大
庭質聖賢却自家查來覺自有過不得去處凡事須是仔

細省察心上打得過方能不憂不懼靠着仁義道德只討
得題目做去未便能不憂不懼也

司馬牛憂章

子夏不是寬牛之憂乃欲牛念自脩以感動乎兄弟也
敬而二句勿作兩平只重敬而無失上蓋敬與恭總屬一
心兢兢業業不敢有妄念便是敬本此敬心去待人便是
恭無失只是常常敬飭而有禮則在敬而無失中抽出只
是脩己以敬一件工夫只一意不分待己接人人生只有
理數二字君子以數聽之天以禮盡之已

世間一切睽隔之弊皆從忌怨而起忌怨一起看得人不在心上則人之交於我者自覺禮意不浹卽交盡天下終覺爲孤子夏欲從其與人處言之都自根上說來故先言敬恭二句串說全要照應着四海二句意發原

何患乎句須要打轉自己一家說言四海內咸通爲兄弟何患一家之不可化而無兄弟也然則惟患吾敬之或失耳恭之未協體耳

子張問明章

子張分明要從遠處討明夫子窺其意向在遠故言汝欲明只就人情物理上明得便是明卽此明得便是遠何必遠求明處全在不行上不行謂譖愬雖巧而不得行之於我也然其所以不行全在本體空明之盡他人在行處求明所以不遠聖人只在不行處求明所以自遠

明與遠雖無兩層然兩對須作兩番呼喚方盡神情上段是實落說下段則就上文而形容之只爲子張好遠恐其忽以爲近故又足下段此從心境上論明譖愬特設象耳

此全是胸中原無倚識種子所以種種變態當下銷鎔此視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之明何可同日而語曰也已矣猶言明至此止矣無以復加矣正砭騖遠者

明者如止水照物遠者如止水之淵湛也自其能照物曰明自其照之徹瑩曰遠必遠方纔是明謂吾心空空洞洞十分通透無一遮蔽便是

足食足兵章

此章說得常變說不得經權兵可去食可去而信不可去正是立萬世之經如何可說權三者缺一不可必不得已乃是兵食俱無上下離散之際臨時要做做不及還緩得那一件夫子說去兵又說去食全爲必不已設法謂如且從容耳若稍定便須兼備非謂兵食爲緩也只看唐宋名臣勤王無不先把忠義動人者得此意矣說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所謂國君死社稷上下同力守正而斃可也到此已無可柰何正見平日閒暇不可不及時兼備意

之矣二字最可玩味曰足食食固已足矣曰足兵兵固已足矣若止曰信民焉知民之已信乎未耶必起而視其民亦旣信之矣然後可爲政　足非實倉廩充武庫之謂藏富于國藉武于農令無貧弱之象節而不耗戢而不焚令無飢旅之警人信雖不因兵食而有然懷生養者親上且

平日有教化工夫而民自精聯神結于我故蒙安則民心
險維其富強之勢而不見信之爲重處變則兵食所不能
減而人心仡然爲重　民信之矣非兵食足後方施信于
民際之矣二字顯然見信不在于兵食之外矣使外信而
兵食可以議足便是齊桓之內政商君之阡陌矣
兵食之去非上人去之乃時事之迫民之自去耳若上人
去兵食以全信便非信矣況當事變之際欲去彼存此豈
由得我　大抵兵之可去食之可去都爲其有信在耳去
食不是坐定必死直是恃信足猶可全活也萬一不幸至

死則能以信死無能以不信生信之所係豈不大哉民無
信不立不但財窮食盡之時相叛相離不能一朝雖國富
兵強之日相詐相傾而勢亦將渙矣聖賢譚經濟貴用爲
萬世立經與富強之術自異

棘子成章

君子字是主張世道轉移世風之君子質而已矣要說得
濶大分明欲使君脩黃虞之理民游胥庭之化不專在儀
體上說　此須要曉得文不是個虛文世界全是這文扶
持從來聖賢無掃除文物之論夫子之從周亦正從其郁
郁之文試想郁郁兩字生趣躍然只爲後人生趣蕭索壞
了此文罪固不在文也棘子成亦只把文認作虛文故欲
去之子貢却謂質文相離不得譬如皮之有毛一毛孔中
具有生意其潤澤處正顯得質地之美今若把文一起撤
却這質便是枯槁之質虎豹犬羊等之一鞟鞟則有何分
辨哉夫至君子無分辨于小人將世教于此盡壞而又何
能以挽回世道耶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謂惜乎夫子之
論君子　猶字非相等之謂文質只是一件文即是質質
即是文君子小人都在文上分別若去文而獨存質則天

地間總成一個猿狂世界而聖帝明王不必許多制度文
章曰與農夫樵豎爲伍成何世界　二賢都是說君子的
子成之言可以維風子貢之言可以經世

年饑章

魯國之勢不患貧而患不安年饑用不足蓋由祿之去公
室而入三家也由三家之刻剝其民而致百姓不足也若
行徹則分田制祿各有定制三家亦陰削于什一之中而
不得聚斂百姓矣　哀公未必要加賦只因年飢國税不
以時上以致用乏故商量個便宜之策而有若則推其本

於百姓之不足則孰與足孰與不足只在正課完虧上說盡字宜玩如云昔也徹行而足今也徹廢而不足則權之足與不足之間何不依先王去行徹法語意處活要他想行徹法的好處出來　要發二與字見足不足乃百姓與君共者蓋民富則君或不足民自然輸課于君民有以供之誰忍使他不足民貧則君雖有倫民將起而奪之矣誰放他獨足要根行徹與不行徹來見一體相關意

子張問崇德章

主忠信是眞實欲爲善之心徙義即爲善也義即忠信之

化裁處忠信是根本更不可移易故曰主義是圓活的有今日然明日又未必然不可先定主意故曰徙忠信義便是德主忠信徙義以崇其德着力之辭徙眞切意念做出只是一意若云本立日新却似德崇了崇只是不墮落其本崇之體非能增之也　所愛惡雖主一人但上是開說重兩欲字下是實說重既又二字然既又二字只要形容他惑亂意出非有兩層生死原有定命乃以愛惡之情既欲如此又欲如彼豈不是惑惑全是欲心所蔽知道惑便是辨更不須說辨之之方　崇德辨惑是一串事未有德崇而惑不辨者

君君臣臣章

景公非泛問蓋亦有隱憂也夫子正暗指時事告之抑揚重君父邊　君是個君以主治于上矣由是臣亦是個臣以承事于下父是個父以作則于前矣由是子亦是個子以祗載于後則大倫克敦法制自舉政在是矣

片言可以章

此章正意重在言上不重折獄上因當時口舌誕謾言不由衷全不足以取信于人把言之權特輕了夫子想着子路是個至誠不說謊話的人故借片言可以折獄贊之莫

難折如獄而可以折莫費辭說如折獄而可以片言折此其言爲何如言而豈取給于臨時者哉記者識得夫子之意故以無宿諾實之蓋所諾亦只是片言平時無片言欺人故臨時即片言可服人　片言折獄與無宿諾俱非子路實事精神全在可以與無宿諾上起個想頭

聽訟吾猶章

無訟無訟心也使無訟心使之也玩必也二字直想到刑期無刑的所在然不明說所以使之之處方覺語意渾然

居之無倦章

此章是以心論政雖分居行然行以行其所居也玩以字可見行亦心也之字卽指上政字居是心之宰政處人君惟不實心爲民所以一時勉强到底有倦此便是不忠無倦只是敦不息之誠精神貫徹正是忠處行之以是而已非無倦外又有忠也外居而言行其何以行之哉

成人之美章

成與不成之機在心不在迹大有關係世教處成美不成惡是一串事謂君子成就人小人妬忌人尚是第二念君子小人各自見其本性如此不同故有同處一事同接一

人而君子之此小人之彼逈佹也自覺不得　君子以一念之矜全當大造之栽培以多方之化誨代帝王之匡直世風人才賴之　高中立曰國家用一君子則不止獨受其人之利而共成就天下之善爲利更無窮用一小人則不止獨受其人之害而其敗壞天下之善爲害更無窮

政者正也章

政者句只釋政之義謂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也只說正人而正己意引而不發且虛虛說卽方有倡率意兼身心言須以振紀綱肅名分說方切康子身上孰敢二字可味與

大畏民志意同

季康子患盜章

多欲則斂重斂重則民窮民窮則不得已而爲盜上不欲則下自不竊非獨感化之說

子欲善章

以善字換殺字正以德易刑之旨據康子就有道之意亦欲民善却不知自心上尋討夫子教他以身爲政卽子欲善也提出子爲政三字甚重卽主張在手意欲善民善全在子爲政上描出欲字深看起念盟心皆安於天理之粹

然則意念所到之處卽提醒開悟民心處而民善矣而字矣字甚決正形容從欲之妙此機權全在下德字上發之欲字內卽是涵個德意故以德字領之善是民之同性欲善是民之同情小人正不能外君子之所得以爲得此三句槩槩足上重感一邊風行草偃借言非喻也

風草不徒說個主感主應之義君子之神潛行于民間沁灌于民心而不自覺故曰風小人何德只以君子之德爲德故曰草

子張問士章

自古聖賢論士全在眞假上辨是非所以維持世教挽回人心全在此聞達二節勿平對重達邊聞只是帶講子張錯處不止認聞爲達名實混淆只在邦家上着精神早已走漏了故夫子借此二語當面喝破若曰均此邦家達者於此必達聞者於此必聞而一闇一的一欺一慊自心裡瞞昧不過須着實討個下落　謂之士决非自了漢其精神必有感通處故子張究及于達來可謂口氣乃問如何方能達也何哉爾所謂正教他自家認取子張名心未淨故認聞是達是聞便非達了只虛虛在字義上辨達

者自我達彼之謂聞者使彼聞我之謂是非二字重看因他認差逕徑故下文仔細分剖撥轉他來

夫達也者四句當以質直之實心爲主下二句總渾渾形容篤實近裡氣象是一氣的說話不可分立心制行待人接物便非語氣　人生而直此本質也後來婉曲都是增添出來的一如其本質之初而無所增添是純任本來初心以爲軀幹便是質直義即質直所宜處事理上肯細細斟酌所以充此質直也好在心勿就事說察言觀色正是好義的工夫葢義從人起不從我起慮以下人就是那察

之觀之處一種思慮不敢忽畧高亢意與上句非兩層句句要篏切子張病痛　察觀非求以合人情乃在人情中討個自修之鏡正內脩中事　色不只是顏色凡顯露在體面上爲人所見的俱是取仁者向人前做的十分親愛逼眞是仁了旣是色取仁豈有明明行違之理惟理不出畏未免手忙脚亂這行違處俗眼也看不出自聖人法眼視之凡其粧點像仁處飾飾與本心不相干色取仁便是行違無兩層不疑不是假此欺人乃看得此便是仁卽自以爲是之意更不曉得下人句句與上節相反求當我云

你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的是這樣與達者絕不相同是急急救轉他不是空空對說一番

樊遲從遊章

此問子張亦有何獨善遲也葢善其遊舞雩之有此問也想夫子遊舞雩時此中有一段翕張造物太空晴雲的景况遲適問洗心學力正合夫子心境故善之

非崇德與與崇德也口氣有死活之別德在心無形似無可崇夫子就在心上指出一段精純之境來與人看說這不是崇德麼外此更無崇之法矣慝惑同此

德字事字要看得渾合崇德工夫是事德之能崇是得講
崇德就在先事內描出一心先事更不萌念在功效上此
是打得心體瑩淨脫塵不爲私意牽纏便是高明峻絕地
位故曰崇德不是先事後得自然漸進于高明
惡之匿于心者攻之自無暇攻人之惡矣何以又曰無攻
人之惡攻己惡而有爲人之念即非攻其惡也若人之惡
匿于心如何攻得須玩其字
忿不及懲則蕩情戕性是不知有身也不能抑情制欲而
傷其身是亦親之辱也此論是非不論利害惑不止忿忿

特其一耳非惑與要見辨惑者於此類辨之

樊遲問仁章

通章仁知勿平重在知不悖乎仁而正以成仁上舜湯不
遡借來引証仁知是本體愛人知人是本體發露處舉直
處方見作用勿認愛知爲仁知之用未達只是疑知之有
妨于愛觀下文單說問知可見舉錯字明說個知字能使
字暗藏個愛字能使二字有力只從知人上暗想他轉移
激勸之妙須渾融說寓知以成仁意若講太露遲便解了
遲不疑舉錯句只疑能使枉者直一句因他先所未達者

知達能使句都做知看謂既知孰枉孰直愛便行不去仿
是疑知妨於仁之意舉皐陶舉伊尹舉直也錯諸枉不言
可知兩衆字正應諸字不仁者遠主感化言乃上之舉直
遠之也所謂能使也遲因兩個不仁者字偶然觸起問仁
一事乃悟夫子兼仁而言矣子夏還是彷彿會意未必實
實猜着兼仁而言意謂夫子專言知難道帝王之治亦止
是知一邊耶全是發明富哉言乎之意宜明露知字而仁
字只含蓄言之
非忠而曰遲非謂化枉之事無與知也彼謂天下枉者多

而直者少直者舉之可也枉而錯將不勝其錯枉因錯而
化直又將不勝其舉此其所以疑也不知所謂錯枉者非
謂放流之也但於衆獨有所舉則其所不舉者皆謂之錯
矣所謂化直者不必盡人可舉也但不敢爲不仁之行即
謂之直矣觀於舜湯之事可見舜湯之錯枉者即在舉直
之內見之其化直者即在無枉之內見之然則所操者至
約而所化者至博也其言不亦富哉

忠告而善道之章

此章以忠字作主忠告者是吾一點成就朋友的真心拔

肝露胆所謂至誠以感動之也忠在平日言特迫之而起者耳只恐慷慨過激未必樂受此心畢竟未盡又須宛轉委曲和順從容而善道之此正善用其忠處不可是不可以忠告善道也止非棄也且含忠有待耳又是善藏其忠以數見疏便是辱辱而已自見我自取之也

以文會友章

重會友之益上以文會友正欲以友輔仁下句是上句的主意凡日用之燦然而不可廢者皆是文文正仁之昭著處識透文與仁非二物則知以文會處即其以輔仁處會

文正講究此仁也看輔字畢竟自家涵養是個主不曰以友會友而曰以文會友文是死本子惟與友相講求益假文藝精華會合那友之精神志慮勸戒交加機鋒互起能使我神情勃發而心趣生機亹亹不自已此輔仁之說也

先之勞之章

倦在勇者身上說決不是偷惰但望治太奢求治太銳目前事做未了又思更進一步自以為勤政之極而不覺見在工夫漸漸懶散自昔紛更之禍多中于英斷之主而無為之說或起于小康之朝無倦一語其慮深矣無倦須緊粘先勞說言即此不倦政已勾了這先勞中其益不盡先勞無倦俱屬心凡以身先勞處皆心之為也且先勞不專為民而設寔自家該盡的道理

先有司章

通章為政須要識體先有司三段平皆宰政之大體下節又舉賢一事之大體先謂先儘他去做我後或允或駁正之未始廢綜理也過是無心之失小則其失更微則大背未嘗肆也舉賢才還是舉而進之于朝即古鄉舉里選是也不限定舉為有司舉爾所知此句已了舉賢才之意又着爾所不知二句以人之知通我之不知便知無不徧矣正不慮焉知也此教以知賢才之法非謂其私而以公擴

衛君待子章

通章只看一先字吾儒作用與尋常不同者只是先着冊

不錯下耳待子為政是設言為政屬衛君不屬夫子
迂者疑其不當先也不知者不知所當先也名不正節見
名居言事禮樂刑罰之先末節結言君子必先正名
名之大者無過君臣父子正者名當其實也必也是斷無
出此之意下一乎字又似沈吟心裡要如此又料衛君之
難從子路謂其事難卒不可成奚其正謂怎麼正得非謂
名不要正也　野是鄙野謂草茅之見不諳朝廷之事君
子是經世之君子其字所字當味是于無所不知之中自
家心下有信不過處是其所不知也闕如與闕疑闕文單

言闕者不同蓋彼可闕而闕之直是存而不論了若事理
之緩急輕重這是闕不得的然一時見識或有未到若胡
亂講論其談不淺姑且閣起在一邊以俟從容商確而補
足之今且不敢輕談一似闕之者然故曰闕如
名不正三字是一頭腦下不順不成不興不中無措一齊
都到無漸次特節節推出耳名不正言自是不順事不成
如祖實不是父如何成個事體事既不成禮樂從何處運
用不興言自此廢弛也禮樂指一身言君臣父子之間各
有條理便是禮無所乖戾便是樂禮樂與刑罰似無關涉

只是事既無序無和則政事皆顛倒矣亂倫滅紀之朝必
大肆誅戮以服人心不中也者謂其率意立威不原情法
以為之準也無所措即人人自危意此正骨肉相殘之象
名不正之弊直害及于民然為政原以為民也則其當先
為何如通節泛論暗指衛事勿實講　必可言必可行二
必字正是不苟處君子於名必思所為可言於言必計所
為可行於其言無所苟六字相連有斟酌議論必求其可
以告宗廟播中外傳之天下萬世而無愧意直以言字當
名字以無苟當正字此句不重言無所苟只重而已矣三

字以足為政無他之意
必可言就指名之時必可行就指言之時勿落下一層

請學稼章

兩不如言吾之所學者不似此也下禮義信正成其為所
以不如老農老圃處重三個上字見得與小人異禮義信
代稼圃字其好處全要根平日學力來連敬服用情都在
學術之大上形容莫作尋常感應話頭敬服用情即民心
之禮義信莫敢不即民心之好也四方之民極言大人規
摹宏遠俯視稼圃何足道哉

三好字有多少工夫只重發禮字義字信字好字而莫敢
意自見君子經綸宇宙乃以自滿其分量小人終身隴畝
不過自畢其生平此禮義信之當學非是說欲感動天下
而見其當學也焉用稼此是何等作用那裡用得稼者

誦詩三百章

此是夫子重心學不要口學本文最不好是個誦字誦是
隨口誦過無心得體驗工夫達是卽此通彼之意不是不
通曉專對是獨見獨裁之意非特待介紹協贊也達與專
對非誦詩時便想要如此誦詩而有悟自然能用出來不

達不能專對天下鄙其事功因疏其學術安貴窮經雖多
何深言徒誦之不可不是說雖多亦奚用也

其身正章

世多詳于法令而忽于躬脩不知民愚而神其從違皆決
於身兩提其身重看下句以決其當正耳行者彼由我而
行有感化之意從者要他來從我有勉強之迹要知正身
之君豈是廢令但不事令而行矣

魯衛之政兄弟也

兄弟也俱就政上說正為周公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人
振起之故嘆其衰有惜之意深欲變之至道若徒嘆何益

衛公子荊章

當時世祿之家淫縱無厭撲君剝民只是不能安居其所
有公子荊隨所有而居之以自安所以為善夫子稱之亦
以風有位者　始有時不想到完去少有時不想到美去
到富有時猶然是苟合苟完之心隨眼前所得都視為過
分只此念省多少經營馳逐之勞長多少逍遙自得之趣
只淺淺在他治家上贊他心裡知足不必深求公子二字
便有味三苟字正見他善字

子適衛章

夫子心存天下偶觸衛民而發不粘着衛民富教二字總
是保其庶不曾說如何去富如何去教只是不浚削他元
氣縱遂他本心與之以自然之利而我無惠敎之以固有
之良而我無忠卽所以加之也制田里等乃開國之初事
兩之字要體會

苟有用我章

夫子深情全在苟有用我者一句朞月三年總自明其非
迂緩難見效的想他見得當時時局儘可挽回說時眞指

其掌可者卽有成之機有成者卽底可之績二句勿作二項要說得融合重有成說講內亦不得說如何可如何有成聖人作用非後人能憶度須說得活動方妙

玩已字則知可也是已試之效只望人用之三年以要其成耳

善人爲邦章

世人以殺止殘殘不止而殺不休故思善人久道之化上二句是成語滋味全在誠哉是言內是感慨語亦非贊言是信善人之治非信有是言也　殘字正與善字相照民惟習於不善故多殘惟善可以勝之蓋殘出于習善本乎

性也勝殘則殺自可去又何必借殺以止殘善人久道之化世不多見而留此一段議論于天壤間便是滿目生機夫子曰誠哉是言也所以逆折夫世之言刑名言法術者

如有王者節

此仁字與醫書痿痺不仁之仁同此王者是開天創世之主彼時經綸草昧始之以生聚繼之以休養教訓至于淪肌浹髓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爲無一人不貫徹非徒恩惠之治而已此在王者以天下爲一體看出見其無近功也

如有字必字而後字要得想像慨慕之意

苟正其身章

當時政在大夫壞法亂紀殊甚故發此言從政所以正人正人自正其身始所謂正身者守法循紀而已上正其君下正其民皆是正人

冉有退朝章

政逮于大夫夫子傷之久矣何晏之問與聞之說蓋發其所私議于家者示其宜公議於朝也此是夫子正體統尊朝廷大議論　其事也一語分明見公家之政久已旁落特其事而已何有政乎但語意說得渾涵如有政何不第

爲事解若謂魯無政故至此此三字有無限感慨雖以警季氏而欲此義之不晦于天地間便是作春秋心事

吾其與聞便有獻可替否有裨魯政意在

定公問一言章

邦之興喪由于君心之敬肆固矣然章內兩爲君字是樞柄兩人之言曰字是眼目知字重有喚醒之意自古喪國亡家只坐一昏字此句宜虛發只知透一難字則兢兢業業自然與邦君心儆動的機括就是邦家昌熾的景象

總之爲君也或有言其難者或有言其樂者各持其說以

聽人主之自擇而主心自見其難便是興邦的機括主心
自恃其樂便是喪邦的機括其興其喪全在為之者何如
耳與人言有何干涉兩不可若是其幾方有着落言不可
若是其幾言字畧讀見徒以言其力量不至是也惟心會
其言乃可只就人言添個知字便含意無盡與亦只在知
難爽之打動定公處全在虛處傳神　不亦善乎講須斟
酌不可用明良都俞等意益以惟言莫予違之語决是不
可只言出得善的而莫予違則猶庶乎其可也若曰方纔
不至于喪云爾勿涉興邦意此二句輕不過引起下二句耳

近者說節

只欲驗民情以自考蓋政以得民心為本註被澤聞風尚
高一層　荆地廣而都狹西迫齊東近吳民有離心莫安
其居夫子謂欲遠者之來當自近始調停其境内以為感
動地重近悅句一直說下

無欲速章

欲速是念頭急速不循次第只要完事得快見小利是步
小利益看在眼裡放捨不下即欲速必過頭一步去做不
不肯脚踏實地不知空缺所在即為病端終被他牽絆住

做不通達見小利則精神力量盡局于所見之中外此遂
不及照管大事不能成總是以求治之心害治無兩個心
也　無欲無見分明教他胸襟要寬眼界要大把一切小
喜小效一槩掃却澄净其政源下二句不過足上語耳

吾黨有直章

曰直躬一躬之外乎父亦不知矣只論躬之所行不論心
之所安也隱與直正相反若父子相隱則是躬不任直而
直在心曲隱微之地心安處即是直故曰直在其中中指
心說不是直在相隱之中

居處恭章

仁渾然而已無可指名恭敬忠只是一心隨在而存特借
境提撕無非恭敬忠之意蓋恭敬忠原是心之本體不因
居處執事與人而有也存得這本體就是仁
當以心為主心中無一毫夾雜走作在居處名恭執事名
敬與人名忠而總之在心體為仁通節須打成一片看末
句乃是從上三句而緊煞之辭總隨境遇而表出個操持
之意如一元生意徧地皆春一脈周流遍身皆徹
樊遲只問仁故揭仁之本體如此未嘗教他從恭敬忠檢

仁的說話此一別解

行己有恥章

通章重實行說連不辱處皆從有恥處出子貢是通達有爲者夫子不欲其通而欲其守不望其有爲而望其不爲恥者乃不爲不欲之真孝弟信果皆行己邊事論士品則愈下論子貢身上則愈嚴　重行己有恥四字此是研幾克己學問他反觀內照念慮間纖毫差失不肯放過寢不愧衾行不愧影本此心以運用則有所不爲者自無所不能爲己不玷節棠垢又何損威辱國故可謂士　不辱君

命亦本恥心運用有招不來麾不去不依阿淟涊以壞操守意蓋必不貽辱于君方能免恥于己此正有恥之真作用不重才說　孝弟爲百行之原何反云次以稱孝稱弟是僅以孝弟著者而他行無聞焉或足以表俗而不能經世也言宗族鄉黨者不是足以考實正以見通天地橫四海者有欿也然要之孝弟亦是己之行于家鄉而有大倫不敦之恥也故爲士之次　信果無病病在必字硜硜然堅確狹隘之意蓋圓融則變化無方故爲大人拘泥則執一不化故爲小人蓋謂識量之不大也然本心不欺真僞未斷亦是行己有恥之拘方者以硜硜留天地之心以小人藏君子之脉故可爲士之次　斗筲指器量容受說言他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更無道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斗筲借言　觳一己之節弁失四方之望固不足算于上士之列也即欲算之于士之次而無父無君矣即欲算之於士之又次而縱言誕行矣

不得中行章

中者堯舜以來相傳之意須將中字提起做個大衣鉢放着然後與之方有着落中行學問須是養成不是一起便

到得故從來聖人俱是狂狷做的不得中行者言中行不易得非謂時代之降無中行也與之者言以千斤擔子交付他這担子非狂者擔當不起非狷者撐扶不住進取者超然獨往有自我作古之意非進而取法古人也有所不爲者不是全然縮手玩有所二字乃揀出那不好事不爲蓋有所不爲則其所爲者可知是心上有所不屑非徒於持於事爲之迹兩人俱有不可一世意故行雖未必中而中實可望之行也　中是心體狂狷只是心體上乾爭傳道所以傳心

南人有言章

此思有恒之意非拘拘徒慨人無恒也大意言恒德一喪無事可為奈何不儆于易辭而以有恒免羞哉通章只是一意莫把方言易辭平看只重易辭上分明是深儆無恒而以易訓惕也不可作巫言此心不可以對神明不可作醫言此心不可以寄命脈蓋夫不重不可作巫醫只言人之必不可無恒也推開說巫醫之不可作便是可羞處夫子借南人之言以起不占意非引以易證人言也緊要在一羞字凡浮念皆無常惟真心有常故曰恒心恒德即恒

心恒是聖學始事不徙業特其迹耳引巫醫以為例即巫醫見一事無成意不恒節只借以起不占之意人把南人的話只說為巫醫言耳不知易已昭然示人矣承奉也言羞如或承而進之也真體鑿喪總人未必吾責如衾影抱慚何重下子曰字見聖人當日痛惜轉望無已移時不語而忽作一嘆息不占只重取羞上蓋可羞之事即至愚不能甘故特提一占字打動他本來愧悔之念不重占上占字因引易而生勿泥一念知恥便是心占不是教人如何去占也此句與弗思耳口氣彷彿猶俗云不自忖度意蓋占者卜也易之占辭原是人之所以卜休咎驗榮辱者惟人不以榮辱之機自卜驗于此心此所以有羞而不知羞有恒而至無恒也乃全是以占提其心的意思

君子和章

此嚴和同之辨先要把和字同字說得相似易混然後從此處畧一點破便是妙解　此就君子小人與人心相合處看出與周比泛就用愛說者有辨蓋發而皆中節為和和是率性之道是天下之達道稍任情識便是乖戾和同要從相似處別他不同就在和中看出重君子邊

和如太和元氣寒不至於凓肌熱不至于炙手與人溫和可親絕無乖戾相嫌之意同如雷平窺瞯人精神意向與他依附做一團絕無界限可以自立這和同迹相似而實異故從君子小人一別之　朱子曰和是公的同同是私的和極精蓋和同一也出于君子則為和出于小人則為同和同乃君子小人之心造出來的

鄉人皆好章

信皆好則世有偽中行信皆惡則世有偽豪傑子貢之問全憑着人夫子之答全憑在我我有定衡善不善不從鄉

人見也惟在吾心先清好惡之源而已不如鄉人二句正
破皆字之謬　兩何如俱就好一邊看兩未可自鄉人二
字看出蓋春秋多鄉愿一鄉之好惡未可必耳

君子易事章

此論御下之體見君子與小人異也事是求副其任使悅
是求得其權心悅以非道任是巧佞百出不能中他却到
使人又略不求備此是易中形出難難中形出易來有相
形互說之妙小人邊亦然　要看事悅二字事所以為天
下也悅所以為一身也一難一易各有其君子小人之本

體重公私上從來只有個事天子又在事之中抽出悅字
來以悅之難易斷其事之難易須側事勿平然非有心于
難易也但自人之事者投而悅者黜則見其為易事難悅
耳其實君子只是一個無我　器之因材造就尚屬第二
層君子之心萬理咸備隨其所投物各付物不違其則所
謂明于庶物盡人倫之至者也　悅難而事易則悅者皆
將化而事悅易而事難則事者皆將化而悅所關于世道
不淺

君子泰章

驕泰在氣象上而實本于心泰是自得是日休之心覺此
心出入宇宙從道德生來驕是傲物是日肆之心覺宇宙
不容吾身從意氣使出相似而實不同

剛毅木訥近仁

四者勿作資質看做真心未漓看此四者於本真全不受
傷故曰近仁　剛毅則物不能勝心體可以常伸木訥則
神不外馳心體可以內斂近仁謂即仁體也
此章即惡鄉愿取狂狷之意世多愛善柔取便佞聖人所
謂近仁反在此不在彼有志于仁者可識所趨矣

切切偲偲章

切偲怡勿分貼心言色作三項總是心體有一段懇惻處
是切有一段欵曲處是偲有一段溫和處是怡心體中和
故謂士此全在涵養德性上論士切切偲偲怡怡如只是
一句是想像出一段中和的意象來涵養却在切偲怡怡
之前朋友二句是隨境自然之應可謂士矣中已包有此
意但又拈出言之耳猶云這樣人心體上涵養得熟熟化
得融故一觸而隨流亦不自知其所以流但人自其處朋
友時則覺其切切偲偲之意多自其處兄弟時則覺其怡

悟之意多士人何嘗有心分別末二句只足上意以微時出之妙直是發而皆中節絕無一毫粗心戾氣豈不是有養之士註混於所施較多一轉

善人教民章

教民不是講武乃教他爲善即脩其孝弟忠信者也至七年之久民心爲善所感自能親上死長雖即戎亦可矣一可字只是論道理如此葢舉一件極難的事一見善教之得民耳非限定即戎也即訓就

以不教民節

教字與上文同非教之以戰也當其不教時民固已棄矣特未戰未見其棄也葢民吾一體何忍棄之提一棄之正激發其不忍之心

憲問耻章

憲性狷介看得耻字狹小只一潔脩便了或一穀爲耻夫子言穀不足耻徒穀乃可耻因其有不爲而進之有爲也周季儀曰耻在俗情中者易見耻在名節中者難知原憲之潔脩只好免得庸衆人的耻夫子却進之以聖賢豪傑之大耻也須知有道而無所建明無道而無所匡救即巢許沮溺皆緊不過一耻字夫子此言眞令千古清流一輩人愧汗浹背矣

克伐怨欲章

克伐是因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是因已所無而生氣歉也總之又皆一欲字也這不行焉與浸潤不行焉一般但譖愬是從外面投的外面不行便知內裡明淨克伐怨欲從內面生的外面不行怎知內裡如何若從外面看來雖中心安仁者也只是個不行若從內裡想來則有本體工夫之別只說工夫能遏其必行之勢而逆折之也是難了若言本體則即此喫力工夫許多提防許多勞攘似與一疵不存萬理明淨之體不無少間故曰吾不知要他自知不知就在難處葢不待乘間竊發而後知其未仁也

士而懷居節

凡一切適意之境依戀不舍者皆居也與懷土同謂私其身于一家而無天下國家之志也不足為士就在懷居上斷之謂士貴變化居則不化心性行生都為此懷束縛何以脫凡近而遊高明變化成事業哉士而二字有味因其士名甚尊故聖人還以其名愧之

危言危行章

道字直行一邊君子處有道固言與行而俱危即無道之世行亦危而不變所孫者特言語之間耳危者四處無倚

不依名傍節之謂吾道與世道而共為發舒孫是吾言與世道而妙于挽回宛然時中君子此章總是持身之法不必說到保身上

有德者必言章

有德者言其中之所自得如食人之說飽衣人之說煖豈有不能者哉雖然亦有未得而知及之者彼即不能言其所得亦能言其所明是二言者相去無幾也此言之不可以信德也夫人惟有堅忍果斷之力然後能倒私欲而成其仁豈有不勇而能仁者然世亦有以堅忍果斷之力用之以成就其私意如尾生之信直躬之直仲子之廉此其勇皆有過人者故勇者不必有仁有言者之言亦言其德非便佞之謂也有勇者之勇亦勇于義非鬬狠之勇也必有是決辭不必有是疑辭兩必有俱從不尚言不尚勇心境發之兩不必有即於必有句醒出正反只一意令他證驗體會于心而求為養勝也

羿善射章

閒閒說出兩重公案極有氣焰的却皆被誅戮極勞苦的而倒有天下可見成敗利鈍一毫不由人安排所以轉移

此者自別有所在而却不明言正可令人深長思者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兩人相視莫逆于心其默慨者深矣末却說出尚德二語全把此意提醒世上這種爭權競力之人适之人揭一德于力爭擾攘之上其尚也尚千古之莫尊者也尚萬世之莫易者也此不作崇尚亦見激勵天下意君子二句一直說下惟君子始尚德惟尚德乃所以為君子　适是舉德力並較夫子獨稱其尚德並見其黜力于不談始終是不答之意二段是惠吉逆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實事實理既斬世人僥倖念頭且掃吾輩感慨意氣

君子而不仁節

君子小人不在人品上說就以心言人縱有勲業之心猶不能無出入一涉放肆良心都喪盡矣不是絕小人要得微動人意見君子尚須常提醒何可一墮足于小人耶此不仁字但以一念言不以全體言有以夫只想像猜度之辭不得着實說如何不仁

愛之能勿節

重能勿二字二乎字亦不可忽勞即是愛誨即是忠不能不勞故必勞乃爲愛不能不誨故必誨乃爲忠一腔不得

已之心實有無限展轉躊躇夫豈漫然而出者受其勞誨者當自思之

爲命裨諶章

此借鄭事以爲脩詞命者之法鄭小國介于晉楚脩好睦鄰全憑詞命裨諶善謀謀於野則獲故以規模大槩創造任之世叔美秀而文執于典故故以討論任之子羽能知四國之爲而辨大夫之能否且素善辭令故使脩飾之脩是損其有餘飾是增其不足至于子產擇物洽聞兼以文學稱者則總其成而潤色之化陳爲新易俚爲雅燦然文彩可觀合之同心體國大有和衷之風夫子所以稱之

按左傳裨諶三人皆子產所薦叔向云子產有辭諸侯賴之可見子產能用三子之長不得槩作四平

或問子產章

惠人惠愛其民之人也子產爲政多嚴然心主于愛彼哉猶云是他那裡雖有好處總非我這裡臭味中人也只是不論他註僭王沮賢勿入　人也連下一氣看若只此句則可云亦春秋一人品也勿作有功之人

子產之惠則因之與人管仲服人之功則徵之伯氏而楚

之子西則又不論不議微示不屑之意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意見於此

貧而無怨難節

語氣重無驕一邊春秋時富者未有不驕驕則擬上逼貴何所不至夫子傷之乃曰貧而無怨乃爲難耳若處富而無驕稍稍節制便爲善處此亦甚易者奈何今之富者盡驕耶　驕字猶可强制使不形于外怨字實難消遣使不萌于心此論理勿涉到工夫上　兩境中人各自有所以居心者難易須於微處辨之

孟公綽為節

大夫陪臣各自有體以陪臣乘大夫之位自覺局促急迫不能展布耳公綽者蓋工于持體而拙于應煩智于宰大綱而短于分節目者也夫子分明說他不可為晉大夫借趙魏與滕薛以定公綽之品借公綽以定用人之品註中政繁勢重等勿用

子路問成人章

此章只重文之以禮樂一句見成人不可無養也若涵養之未至則為今之成人僅可以矯世勵俗豈成人之真學問哉蓋道德衰而後矜名節涵養微而後重本質非成人之完學也　子路兼人故夫子連舉四子借來做個影像蓋破其兼人意氣而以中和化之若字直起到禮樂方住全重禮樂上文之只在兼處文之諸人知廉勇藝未必盡善我如用其知必用于當務之急而且意見之俱融如用其廉必用于當辭之際而且矜持之俱泯此便是禮樂了文之以三字有許多涵養工夫化于無迹文非文具也禮樂只就心之中和言亦只完得倫紀善內事非另一項譬如衆花釀蜜蜜成則無花衆味調羹羹成則無味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只根禮樂來言禮樂非彌節也文之非浮飾也須先以忠信之真心為本天下有澆淳喪質之士而可漫言禮樂哉不重無才智上見利思義三句總是不昧其真心見得二句亦非必不取必死只是每見得見危便將義命為主而徐以觀理之可否亦未必不取不生也只要不忘非止約信已也是平生期待之言只要不忘則一生之操履可知此皆澆薄之世所絕少故在今也算個成須知忽然說今驀地感慨說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正說不為今之成人者何必不然并此一節起上文之以禮樂上去正欲子路不以今日自限而進之禮樂也

四書約言　論語下

子問公叔文子章

時方巧令成風貪冒不忌夫子傷之意文子審有其實儘可風世非疑其矯情也乃賈所對云云正與夫子之問相應玩然後二字言時然後言見不時則不言也正說不言不笑不取其然二然字與上三然字正相應夫子亦不意當世有此等人若曰文子之賢一至此乎夫亦驚愕嘆賞焉耳若逆料其不能然非聖人之度

臧武仲以防節

武仲只不該看得防爲臧氏之防變不能舍頓忘防從何來魯人亦竟哀而從之紀法何在故夫子特發其隱以先以有功而得防則今以有罪而斬防於理於法亦相安乃必以先功不可無後請是挾先功以求其君也故擬之要君之條以附許世子趙盾殺君之義若謂若防求後以示不得而將據邑以叛則亂賊之尤夫子何必誅其心

晉文公譎節

此夫子發二公之隱隱非心術也指其事之正譎人不及知處言若心術則皆不正文所倘者權謀所恃者詐力陽

誘之而陰攻之無正大光明之行桓則所執者信所從者義名則順而事則公無取于權謀詐力之私文蓋譎而不正者也若桓猶正而不譎自王道既微天下庶有賴于伯至春秋之季而伯亦衰矣故夫子思之須以尊周爲主之斷

子路曰桓公章合下章

按子路責仲不死子貢責其相桓甚有理夫子不論糾之當死與否亦不論桓之當相與否而但稱其相桓之功仲過在一身功在天下子路子貢見其一身之過夫子見其天下之功仲之功過自不相掩後儒見夫子無貶詞而并謂糾不必死桓必當相非確論也有以匹夫匹婦之諒暗指召忽者謬甚　當日小白子糾非有嫡庶之分又非出奔並返國爭先入非有先君受立之命仲與忽事糾鮑叔事白不過以已意分事非奉襄公命也此時難說子糾是管仲之君小白是管仲之仇仲不死亦得不然夫子豈因其後立功名而頓壞君臣之義則後世背義立功皆可以贖罪耶　看聖人語下多少權度君明說管仲不該死則召忽之死爲未當後來人臣誰肯忠于所事若不說管仲可以無死則大節已虧之人縱立得功業亦何足取所以

稱仲之功又言其不爲匹夫之諒便是管仲一生斷案一匡是功建功而不莫之知是名夫子許管仲是個功名之士若論道德自有別議　未仁乎以心術言如其仁以事功言主利澤及人言如字緊頂上管仲之力來言管仲是道緣仁是道緣人如何說他不仁　管仲之功只在一匡上一字重看言天下君臣大分夷夏大防決裂已凡重一衆而匡正之此正是有大賜于民處微管仲不是仲若死之說言此時糾他若非仲之相桓誰能維持得這宇宙莫道楚國憑陵且將舉天下變爲左衽安能尙有今日

看受賜句則前如其仁更自了然　仲後來有此大功正宜愛惜此身以爲建功立業之本當初豈得沒要緊這等死了此夫子從旁論他不是推管仲心事

公叔文子之臣章

既曰臣又曰大夫者自其後日言也曰與文子同升諸公則所以得升之故可知此記者書法處是案文子得謚爲文衛人曾無議及此者夫子特爲拈出言只此一事何等光明即可以爲文矣益深嘆志分薦賢爲人臣美行耳非解謚法　只是取其純心爲國涵有無窮之經綸

子言衛靈公章

三子勿說太好只重用當其才上苟當其用雖以三子猶能存無道之國況賢而才者乎苟用當其才雖靈之無道猶可以圖存况有道之國乎

其言之不怍章

凡言即言其所爲凡爲即爲其所言不怍即在言之時見之凡未爲之言無不可恥他沒了這點羞惡的念頭則勇猛振發之氣從何鼓出則字頂上甚緊此不是要人莫言正要他竭力于爲以免此内愧耳

孔子沐浴章

請討陳恒夫子知决不能行故曰不敢不告此是他本意所謂議雖不行王今猶有生氣益欲存此議論于天地間以扶千古綱常耳不然哀公之懦弱與三子之跋扈豈在簡公陳恒下而夫子顧欲以陳恒討陳恒哉

夫子自言志在春秋此請正志之所在也告而從可以匡齊告而不從亦可以儆魯總之能使亂臣賊子懼也

勿欺也章

勿欺指平日事君之心言於問事君方切要之心下未能

明徹自己信不過的便不可與君知則不欺君内已該得不自欺意了在勿欺中說犯便完全在犯之上看勿欺便有漏　本心無一毫信不過本所欲言者無一毫不符其心方是勿欺　朱子曰犯便是諫

君子上達節

君子從闇然本質上做當下便超小人在的然可見上做當前便卑此就其隱裹片片精神默默鼓舞去言故曰達也神馳意想即同事而上下自别若說欲則言不得達了公餘存見云上達如登九層之臺上一級更有一級光景

把前面的盡覺不足觀必直詣其巔後已下達如下臺然
一級又落一級因從上者矜持從下者放肆必直至底下始快

古之學者章

須看爲学是學的主意非論學的工夫古今同此一個學
只心之所爲不同古之學者那一念不是爲人却是個爲
己今之學者那一念不是爲己却是個爲人

蘧伯玉使人章

自古聖賢相交與常情不同彼此一心學和砥礪耳夫子
假年學易期無大過伯玉寡過之思適與之契夫子憂不

語不能改伯玉求能之意又如此此其與天地神交處夫子
於使者口中領會伯玉之神千古聖賢疏業精神一口道
出嘆使者契伯玉也契伯玉者契自心也
欲寡一語亦要得從旁描寫口氣不得只㸃貫講

君子思不出其位

位非所値之位即義理當然之極凡事必有至理所在思
止于理而不遷内不膠係外不安排思而歸于無思所謂
止其所也便是不出其位不出有恰好意

君子恥其言章

恥過非兩平語意乃謂君子恥其所言之虚而其行則常
過之也過非大過過於其言耳總一恥持其關鍵恥過二
字在言行先是未發言而恥已先據未力行而過已須勵

君子道者三章

此夫子望道未見之心俱是自寫心得仁者知者勇者總
是一君子不憂不惑不懼心體原如此乃是仁知勇實受
用處若只虚襲其迹未見爲難惟實體到心上受用眞覺
難到勿作貞遇此三句不是紀君子之道只將來形已無
能仁知勇不可說我猶有憂懼惑便隱隱含下自道的光

景自道猶云夫子自說自己的話蓋已契聖心之虚體矣
勿作謙詞　惟實有之故自道其底裏如此蓋人造詣已
至地位已極若心上曉得自己極至便不是極至了惟欲
然若虚歉然不足相忘於其所已至方是純亦不已無斁
亦保之意故自見爲無能乃其所以爲夫子自道也見得
若不如此自道便不是夫子

子貢方人章

方人原把做學問内事做然與思齊内省専於自治者不
同矣賢乎哉正要他自醒亦是抑他大意云賜之方人得

無自治有餘而暇為此不其賢乎哉若我方孜孜汲汲惟日之不暇而胡為乎賜之獨暇也要看得暇字重夫子深抑子貢者只是見得無暇為此耳

玩夫我則不暇學者當各尋思其為我也

不患人之節

能字所指者廣學之弗能弗措吾儒學惟求之能而已一氣說下就他的患撥轉入來全是醒人求所以能非為人知地也

不逆詐章

此為世人以逆億為賢者發通節只作一句看覺與逆億字緊相對逆億正由不覺來覺正是不逆億處言君子於詐者不信者未嘗逆之億之也第覺之而已如人覺痛覺癢豈由思索先覺如鑑之在懸影過必見隨應而覺而所以覺者常在應先故曰先覺若說覺于事未起之先與逆億何異抑亦是轉語是賢乎對逆億活看猶云這纔是好非贊詞不以人品言亦非推高一層必如是纔謂之真明

微生畝章

佞乃依阿求合意曰無乃為非直指其為佞蓋求其栖栖之故而不得也固者牢固守着自已要討個乾净不肯稍加變通此是自明其心事非疾亂之固夫子不徒解脫佞字實發明以道易世不得已之本懷

驥不稱節

驥字正是稱處凡馬即有力亦足貴然不稱為驥驥未嘗無力但所稱不在此隱隱影君子上煞有責相馬相士之意

以德報怨章

通章重一個直字直是初心知其怨而故以德報便是矯

念以直報者無怨的如此待他有怨的亦如此待他一味只是個公直報字乃承上報字文法來非欲其必報也若有德於我的報他須要加厚彌縫其失匡救其落凡可為他必無不盡之心力此蓋怨欲其忘而德欲其不忘也報施得當正是平等處　只重以直報怨一句而以末句足之言怨宜以直報也不宜以德報也德乃所以報德也非所以報怨也

莫我知也章

此聖人自明其為已之學只莫我知也夫一句括盡全章

天知正是莫知莫我知也夫一句非自嘆語乃自表語得我其天正自信語非自誇語　何爲與他爲字不同下文正言其所爲者　劈頭從天人說起正要領起學脉勿作優游閒曠解學求合天有何可怨學求盡人有何可尤惟心體上打叠得空净無一毫怨尤之累而學始不浮故緊接云下學而上達此正聖人盡道于天人之間處　天知全在自知內自知全在上達內上達全在下學內下學全在不怨尤內此　謂潛脩聖學處處是達處處是天人只信不過便是怨尤根子　聖人灼見爲學脩德是自家的事于天人之禍福毫不相涉何怨尤乎故只是下學上達自盡而已此是說潛脩之事無所與于人而人不知非謂平常之事無所異于人而人不知也知我其天不是淺淺鑒臨之謂人心之初本與天合一只爲私意間隔所以不乎上達則與天合一矣故聖人以天知自信　下學何就其積累處觀若猶有意像就其超悟處觀則在意象之上矣蓋因學而名下因達而名上也　聖人非以此學求天知說天知者只見得下學上達之妙可以獨喻而不可以喻人耳

公伯寮章

要看將字須把行與廢互說言道正廢着忽人有用我之機而將行道正行着忽人有不用之機而將廢道行道廢之命非子路之命亦非夫子之命乃宇宙否泰治亂之命其如命何言就使從此廢亦道中所有之常理命中所有之常事公伯寮亦是命中人爲命所使其奈命何夫子不言命對若輩每每言命蓋不以興廢之權歸之讒人正以息小人之焰也

賢者辟世章

賢者二字是總領脩言所辟悲世之意正不忍辟世之意也辟世之辟擇時而仕也辟地之辟擇地而遊也辟色辟言之辟擇君而事也要皆非果于辟者縷縷數來可慨世道之非不重賢者見幾而作不分優劣以所遇不同言之

作者七人章

作與辟不同辟者避彼就此即辟世猶有待天下之清意作則見幾而作去不反顧矣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

宿世門章

夫子是無不可的故無不爲知字爲字俱重口氣渾融道

盡夫子心事非譏訕亦非稱揚

子擊磬章

荷蕢亦大有心人也一聞磬聲遂動當世之想後來轉入念頭便有許多憤激說話故夫子以果哉末難挑之言我之所爲斯誠難耳莫作怪嘆看有心哉句内添不得一字只是言其有心不已正與莫已知也斯已而已句相應有字猶云息心罷了勿露隱字深厲淺揭只作自家語勿添詩云字深則有厲當見而止非如淺可攝衣而涉也可已而即已即是一個果果哉者一刀兩斷撒手得快只這是

看風色好做方做不好做便休有甚煩難亦不是嘆荷蕢之果只自明心事

書云高宗章

此只就喪禮論耳其實高宗不言有恭默思道意在朝諸侯有天下猶邇之肇正此三年不言者爲之也

上好禮章

易使非只奔走也即徂詐咸作使之使謂順化也禮達分定之說乃束手分猶屬勉強須是盡將驕念消融殆盡則滿腔皆是忠順之心不必驅迫而自馴矣此等治化畢竟

居上者眞心實意傾注于禮然後可以化民若徒姑好之如何感動得民

脩己以敬章

君子非能有異于人第能不鈌于己最重是個己字敬字就在己字上看出己乃眞己提出眞己使他瑩瑩淨淨光光潔潔惺惺不昧絕無一點垢汙便是脩己以敬即脩己處便是敬不是把個敬來脩己亦不是從脩見敬也

只脩己以敬一句連安人安百姓都完了因子路不足故又分疏出來已非單單一身敬亦非終日靜坐己之所行

即是人之所受脩己以敬便是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之意其精神自與人情不相隔而其舉動自無拂民從欲之處若有一事做不當一人處不妥還是脩己未盡安人安百姓是脩己之全功不是效驗亦不煩推致二以字最緊

槩言即以此脩己者安之更無別法也安亦脩中事也舉此則脩加彼則安百姓亦人也散則人分則百姓堯舜猶病極言脩己之難在心之兢業上說恐一夫佔危即是精神未到處以是爲病非病有負于百姓實病有負于己之分量耳此節不重人與百姓只顯己之分量圓通發出脩

已以敬裏面意耳

原壤夷俟章

夷俟只是他平日放逹習與性成故如此重不遜一句見無孩提敬長之心根基壞了故長而無述老而不死教壞人家子弟敗常亂俗故曰賊即脛者彼以形骸爲委蛻故叩之使覺以猝行其教也

闕黨章

使將命全是消其客氣二益字相照應成字乃成人之成非學問之成也

居位並行便是速成徐行後長便是求益君子成就後學都從孝弟實行上教之

衛靈公問陳章

俎豆之事事字內要見是先王制禮之心焉所寓正生平所學以經世者靈公一生錯處俱在禮教故對以俎豆正是夫子救時手段欲使靈公深思自悟以發問也而公默然是無用夫子意矣故明日遂行遂字當味有決悉徑直之意當行即行不復低回顧慮後面許多話皆根于遂字從者病六字作一句讀與字對窮字看正是覘着氣逆子路之愠悲道之窮夫子以固窮自信有不以其道得之不去意固窮固字與亦有字相應言君子實爲固然無心趨

避該得與窮撞着小人句見小人便窮不得只借以見君子之可窮不重貶小人上

女以予爲章

多學而識者學得一件乃識得一件是無頭學問直外以益內是枝葉上工夫一以貫之者由內以該外是根本上工夫多字一字相對多在事物一在心原是冲然瑩然無有一物而萬象森然已具特對多言則爲一耳勿露心字兩言予者不是明自已學問政要提醒子貢得此一着任學任識任多任少皆有頭腦益悟則多識即一貫迷則一

貫亦多識　夫子原不是禁人不要多學只是於學識得
個總頭緒自然觸處貫通女以予句語須有斟酌然非與
如夢忽覺疑端忽起正是悟門將開故夫子迫迫之曰非
也曰予一以貫之介賜見夫子之面目即自見其面目即
透出一之精神却不可說全不用傳上論一貫直指吾道
說此承學識說下是曲曲挑動他須粘着上文學識內指
點個予一出來非先有個一在以去學識也貫即貫其多
識者須認是予一以貫不是予以一貫之對賜說見賜所
日從事於多與識者見多識不見一貫也見賜不見予也

予則多處皆一識處皆貫貫一以貫之註知行字勿用一
貫原無實義隨人所提如顏之約禮曾之忠恕賜之性與
天道俱是此聖門提宗語

由知德者鮮矣

心之真知處即爲德心之自得德處即爲知此知正是體
驗後之知都從吾身實踐中來沉潛默會更覺此中有無
窮滋味乃妙悟地位豈浮慕强索者可同非真知不算真
得故曰鮮子路聞斯行諸遇着好事便做不免意見意氣
用事却不細心理會生平所不足者只在知上故呼而醒
之

無爲而治章

無爲而治蓋古來有此語而夫子獨謂舜有合也無爲非
難無爲而治難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不單描個無爲之象
並其治象亦描之無爲乃運用處絕無痕迹行所無事之
意夫何爲哉虛轉以喝起下文正與而已矣相照應恭己
方只在正南面上想之其所以然難以形容與贊堯無名
意同就人見他如此而舜一段兢業真精神不動聲色而
穆然運于上者亦何嘗不在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敬脩而

百姓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也紹堯得人二意
只宜用在其舜也與內
恭己以心言非專以容言細玩語氣上二句便說盡了下
二句不過申說上意蓋尚論之餘不勝欣慕之至故深著
其無爲以致嘆羨之意云爾

子張問行章

此章示存誠之功誠能動物故可以行忠信篤敬皆誠也
參前倚衡方是真能忠信篤敬非深一層也上下節只是
一意　忠信篤敬乃吾心之體非真至一者也從真處而

言謂之忠信從一處而行謂之篤敬總只一個心非僞妄之謂須融合實講爲妙　言行之行於世者忠信篤敬則言行皆心矣此心相通處便是行次節只申說上意以見行非可襲取耳立則二句二則字宜玩是熟境不是工夫合二句方見動靜不離之意立與在輿觀以爲例耳見是心見非目見工夫須勿忘勿助到養盛後自然滚滚不離常在目前忠信篤敬總是個理理不離心只此心常惺惺忠信篤敬便都在了夫然後行難之之辭必非此然後行則未至于此便不可行參有婺立不散之意倚有循環不

合之意發言不獨信而加以忠者乃句句從心苗發出絕無虛花行不獨敬而加以篤者乃賍身着實做去略不放鬆忠就實在信裏篤就實在敬裏
大要謂言行從忠信篤敬流出忠信篤敬不依言行而有夫子既告他言行要信敬又恐他只在言行上着脚沒有本領須要學時處處有見于此體方是不言而信不動而敬

直哉史魚章

兩大夫皆衞扶亂之臣宜重無道邊立論總見能以氣節相推挽處兩有道俱淺淺看　正直不阿之史魚使其當邦有道之時吾固知其無難如矢矣乃今當無道之邦亦如矢焉蓋因無道如矢而有道之如矢可知孤忠自許何等風裁故曰直哉言行在內有養之君子哉遽伯玉使其當邦有道之時何嘗不仕乃今當無道之邦雖仕于其朝原非不可以卷而懷者此蓋因其未卷而諒其可也懷字其中有物在按衞自獻至靈大抵皆無道之世伯玉周旋國朝未嘗卷懷只就他作用韜晦不露圭穎以攖禍患見其可

可與言章

可與言不可與言不截定兩項人卽一人之身有可與言處亦有不可與言處聖人因材而篤惟言其可與言不言其不可與言而已得力處全在知人故以爲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只是一意不失言正是不失人處玩亦字可見

志士仁人章

志士是有志于求仁者下二句正是求仁處玩無字有字是何等立志　志士仁人不論生死只論仁尖愧于心而心不安則仁害死愈于生而心安則仁成無有非嘗事言其斷如此耳只重理當死不貴徒死○殺身成仁非取必

于殺也但無求生之心則殺身與不殺身俱是仁試看求生求字有多少隱忍處

工欲善其事章

必先字固重欲字尤重須在己有此欲仁之心然後仁賢方爲我助人之情欲譬如珉類一般瑕類非利器不去情欲非仁賢不銷人只捺下這心終日與仁賢相處嚴畏切偲爲兢兢這副心腸還容得別念來雜否自覺情刊欲化本心現前矣事之友之即此心無放處就是仁非待事友後徐徐然借境𦀗心也此爲悅不若己者發藥　有位則

仁發于事業故名賢無位而止存仁心故名仁耳

顏淵問爲邦章

此章就四代中各舉一事爲例四代大業觕類可通非執定數件謂治已盡此也須從帝王之制上會帝王之精如行夏時便想當日所以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尤釐百工庶績咸熙皆本于此乘殷輅便想湯之同律度以式九圍者何如服周冕便想文武端冕凝旒而追其郁郁之稚主於韶以象舜之成功必思致治何以如舜而後作樂可以如韶都不是小可作用一放一違宛然典謨訓誥圖艱保泰

之音淫者聲調靡溺流蕩能散人之志而使人懈慢并淫亂之淫殆士佞人心術言最是個危險的人淫人心術殆人國家尚落一層

人無遠慮章

遠慮不論地不論時亦不論事只就心上說人要常存遠一點兢兢業業長遠思慮的心則計畫必周自無可憂若無長遠思慮的心則意念疎漏處便是禍之胚胎無遠慮處就是有近憂處非有二項

臧文仲其竊章

其字與字看得活若曰豈其位果竊得之與胡爲蔽賢若此只深譏其蔽賢非力證其竊位

躬自厚章

曰躬又曰自見此躬乃自之躬於人無與也責人即在躬自厚內但云薄則與人爲善之意固在專於脩己雖非爲遠怨計然怨之有無亦吾人自脩之一證

不曰如之何章

曰字是心口商量語兩之何一連方見熟思審處末如之何言只管自是其愚雖有忠言嘉謨無由入矣

羣居終日章

此言燕朋之害以義字爲主羣居正考德問業之會終日凡日皆然不止一日也言不及義好弄小聰明慧而曰小見無益于身心家國不過挾數任術目前聞捷耳此正與義相反行即行其所言者耳難矣哉重入德邊免害帶之爾時甚覺快活興闌時無限拂鬱而慊然若不終日也

君子義以爲質章

此章全是贊君子之養勿就處事上說本文俱在裏邊說向外故不曰以義爲質而曰義以爲質蓋義與君子分不得兩個如云君子無質義即其質也即此義行出來中節處便是禮和順處便是孫到底成就無虛假處便是信總是一義渾全于中而發見出來段段有許多妙處故以禮孫信三字形之實則一時俱有並無次第轉換處不可下又字亦不可以孫根禮信根孫君子哉贊詞首尾兩君子政相呼應首君子字泛以人品言末君子哉在德性渾全涵養純備上看出至此則義與禮孫信條而貫之融而化之至精至妙止見君子不見義矣故曰君子哉

君子病無能節

病無能與患不能不同不能是外面零星的故曰患無能是他心裡自看做空虛極了與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同病如疾病之病是求諸已的心事然君子無能之病終身不了如其猶病諸的病字乃可了念處也試看人當危病時專心調治凡功名富貴總付之度外君子有這個病在心上遑管甚人知不知與下章疾字俱切身之痛

君子疾沒世節

疾其泯沒于世若無有我也非疾其無名乃疾其無實以自見也只是做人及時脩德意

君子求諸已節（孟子反求之說特求已中一節事這求諸已不待有不得方求兩諸字有尋求不盡意）

此與爲已爲人稍別爲則原其隱衷趨向而求則指其實用力處君子會得已眞看得已大道德因從性眞事業非從外邀自已取用不盡故只求諸已小人看得自已一毫沒有富貴在人掌握聲名在人齒頰全向人討生活故只求諸人同一求而人已異則品爲之迥絕矣

君子矜而不節

矜如執玉捧盈有矜持之意欲嚴已之守恐怕人來混我

便要與人相爭羣是一夥共處絕無分辨欲廣己之量恐
怕生了嫌隙便要欲人爲黨惟這矜不爭羣不黨易相涉
而界限各分纔見矜羣妙處須合兩句想出君子正直和
平之養與辨和同驕泰者不同兩不字要看得自然

君子不以言節

該重人字聖人每重行輕言言可以備採不可以定品論
及人品則言必所不尚特就君子兼收天下之心言亦在
所不廢耳豈遂因之以舉人哉舉人者必將心服委之權
宜聽之豈可取決于一言間正以議事者未必能任事也

若意其不能任也而并廢其議又非以廣聽廣而慎任使
故不以人廢言正是不以言舉人處

有一言而可節

終身可行只重在我去行的方法未着人說行之是行此
一言不是行世此賜有反約言其恕乎玩此乎字有深味
不盡之意恕者如心之謂也欲令人如吾心則難而欲吾
如人心則甚易欲人人如其心則難而欲自如吾心則甚
易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則痛癢通而畛域俱徹矣又何
往而不可行哉不欲勿施不但解恕字正解所以終身可
行處　勿施非徒勿其事抑且勿其心人心通處無如所
欲所處只爲所不欲不欲勿施則所欲通矣所以終身可
行

誰毀誰譽章

通章以直字爲主以人民二字爲脉夫子把自身亦入在
斯民直道之中以警世勿以下節爲申明不敢毀譽之故
夫子只把自己的心還諸天下人公心絕不自留一見故
特拈誰字吾之於人人字即是斯民誰者對人之詞與無
字不同言吾之於人曾毀那一個曾譽那一個正與斯民

也云云那一個是我毀譽得意思相應試即驗也驗其今
日微露之善端而知其將來必至之究竟則譽亦非與矣
此正是誰譽註脚次節言我固是誰毀誰譽就是這許多
百姓從三代來都是把這無毀譽相爲通行也那一個好
枉得的民字即前人字斯民指今此之民行有率之成俗
意所以二字從民心本直來蓋善善惡惡本無私曲今猶
是民也三代之直道而行有以夫雖毀與將誰欺乎

吾猶及史章

此章全在吾猶及三字上看出時之澆偷朝有信史則是

非明野有淳風則禮教著此亦偶舉一二事爲例今亡矣夫只就目前所見一變至此𥘉得不惻然

巧言亂德章

此言立德立功者當自定其心也兩亂俱從自心而生能知言養氣則不爲所亂矣此正是審幾之學

衆好之節章

衆字與公字不同察非察衆言察其本人可好可惡之實也必察亦非定與相左只是虛心觀理直從以由後察其所安此直從性體上朗照毫不粘着好惡

人能弘道節

責成人意只重人能二字不重弘字道體際天蟠地何待人弘盡道之靈竅寄于人心人得此一竅擴而充之便做出經綸參贊事業而其人亦遂名爲聖賢是人以弘道者而因自弘其人也能字乃𥘉能人字即匹夫匹夫皆可與能下句即覆說以決之非道弘人斷邦世人諉托之念

過而不改節

偶錯的過還算不得數惟不改去便年年留在身直纔叫得過矣此只是要人急改

吾嘗終日章

思者聖功之本聖人豈不重思此警徒思者正欲以學善其思耳不食不寢非有意要如此乃用思專篤自不覺得無益者縱思之有得亦是空想非自得也要知思是心思學亦是心學但徒思是懸空思索便要入理學是有所依據循循理會語氣重學乃所思體驗處

君子謀道章

此專爲分心利祿者發憂道不憂貧是君子謀道的主意打從謀道謀不食說起若曰君子所謀者道不曾謀到食

上去食非人所可謀也耕也餒在其中矣食有不必謀者學也祿在其中矣然學雖有得祿之理而君子之心只是憂道之不得耳豈是憂貧而假學以濟之也憂自心之思慮言謀自心之經營言以耕比學不是較量拈出得失全不關謀求以破其隱念夾帶處

知及之章

以仁守爲主知以求仁而仁之嚴密處形爲莊仁之節文處彰爲禮必仁守纔真是知及必莊涖動禮纔完得仁守故末揭一善字知之盡仁之至也　仁者或使人愛或不

能使人敬能無惡或不能盡善故既須以禮持己又須以禮化民 須玩復禮爲仁禮亦即仁之節文也能守守字亦未是化境說到化境更無可見仍須在動民處驗之如中庸說入德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微妙之極已無可說仍須說向賞怒勸威處以驗其德之至

知謂之及必洞底裏徹內外豈有未仁故曰雖得之得即仁矣守不是把持執着此仁此知相依據而不離耳得失說極細守知易守仁難勿助勿忘着不得一毫意念故雖得而猶慮其失 既謂仁則形色象貌無非真精豈有未有莊之理既謂莊則心身收斂周旋中禮豈有未能禮之理蓋莊非矜貌乃仁守中之檢餙禮非脩文乃仁守中之品制天下無無威儀之仁者而仁者容有檢餙不到處天下無無節文之仁者而仁者容有品制難調處則不莊不禮正指其不能守而言而不敬未善正是失之處 此動處皆心精流動之境而乃乖于禮則以語心學之全功猶未矣

不可小知章

玩語氣重可一邊主用人說良是就所著見曰知據所承

當曰受不可小知非不能也謂不可以小事知之以小事不足以見君子惟大受方見君子要講得活動 偶以小不能而求君子則失君子誤以小有能而信小人則惑小人

民之於仁章

通章一意正將水火蹈而死來發明仁甚于水火人當急圖其甚者待以生時水火不可無蹈以死時水火又不可有仁則不然可見民之於仁甚于水火也玩一民字專爲喚醒愚民故就生死上說法

當仁不讓於師

不讓只形容一當字當仁不是奮迅勇往等語只言仁是自家故物自當承認雖師也不謙讓非謙遜乃退縮之意也不要在不讓上橫恣要認得一仁字纔得光景當字是吾要與人相當只把當字發得透不讓意自見以一念負荷兩間視兩間皆我行仁之境以一息提挈千古視千古皆我貞仁之會

貞而不諒節

貞與諒所差只毫釐諒亦非有出于貞之外但任理但無我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但有我但任己則謂之諒

君子是貞不是諒不諒然後見其貞諒則不貞矣　貞有
允執其中光景諒只硜硜信果光景蓋貞與天地合德也
事君敬其節
事君二字領起須重看二其字指君言事者君之事何敢
怠慢食者君之食何敢覬覦蓋君臣非責報之地但看一
敬字何得精神分得到食上一純臣之心如此後食正是敬
事專一處
有教無類人之有類爲無教也有教則無類矣自教者
立心言主一槩容受說
類之不同由各趨所向而莫知統一也教則學宗于一正

可化異歸同更安有黨類有無二字緊緊呼應教字應作
脩道之教看若造詣則淺深高下政須因材而篤焉能取齊
君子之教如天地風雷雨露萬類皆屬其生成君子之教
法帝王勞來匡直羣類皆歸其陶鑄
道不同章
謀者各出其意見有相濟相成之意不同而究歸于同惟
道同也同道處要細辨如禹稷顏回同道曾子子思同道
易地皆然正是相爲謀處若堯舜與巢由孔子與沮溺夷
清惠和便是道不同不相爲謀了合下立意既差各執其

是也是强不得的道理之磨原自如此太史公伯夷傳云
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是也　主明道術非謀國是
辭達而已矣
辭字消斷言所貴乎辭者惟其達而已矣如曰辭既達則
可已矣便落下一層　古來聖之作明之述或達己意或
達前人之意然作述一出而天下萬世之人心亦若爲之
疏通透徹而竟無凝滯此之謂達乃所貴于辭者也曰而
已矣則所存皆不可已之辭矣不然安知其歸一偏之辭
不自以爲達乎

師冕見章
要看一道字道者當然之理從聖心自然流出聖人非能
增人之本有即冕亦自有不盲者存但得一指點自無不
洞聽然仍是師冕做主聖人不過相他故曰相師相字最
有斟酌聖人提撕天下萬世總是這方法今人須要信受
自己做得主方許信受聖人信受聖人指點階席
聖人一言一動皆此心天理之流方告時亦要知此是道
因子張拈出遂見是道　此要看得濶大分明有俱立俱
達老安少懷意思亦是天地之心贊化育的手段

王龍溪曰一部論語爲未悟者說所謂相師之道也故曰及階及席某在斯某在斯一一指向他說若爲明眼人說即成剩語

將伐顓臾章

通章聖人力阻顓臾之伐不出理論勢禁兩端夫顓臾節極論顓臾之不可伐理而論之也不患寡以下極論不均不和不安將有蕭墻之變勢而禁之也然論理是立言綱領其論利害則因而及之通章慶呼由求而切責不及季氏者蓋由求能救則季氏之謀必不果行聖人抑私門扶公室之要機也　提出先王二字把大名分壓倒季氏邦域二句根先王來不可分三項說先王以爲東蒙主既非私自割據且在魯邦域之中又非敵國外患是社稷之臣

尤不足季氏私屬有與魯相存亡意且字是轉語是字是直頂語三句叠叠說下總見季氏不當伐意　伐顓臾原只是一個欲字欲便患寡患貧便無務先王冉求以子孫之憂文季氏之欲夫子明大義以止其欲直從欲字究到他蕭墻之變見欲之必不可肆也　引周任之言重陳力二字陳力以匡救言當去意不重只重在位當諫扶持是借用字正是陳力處相字亦借用字應就列正意俱在陳力二句內發透分明把季氏當顛危之人看且字又轉到諉其過上過矣指吾不欲之言虎兕影季氏之吞噬龜玉

影季氏之毀常冉求既就列而爲之相乃任其越範任其
毀常是眞相而坐視顛危者也力之不陳就列何爲故直
歸之曰過今夫節因夫子昔者一段生來言夫子欲之大
有不得已者固而且近則堅城完壁旣足老我之師形親
勢迫又易乘我之隙此求與季孫之密謀可知矣今字有
時不可失之意疾夫節作一句讀欲之正與夫子欲之欲
字相應此還泛指君子所疾如此而責求在言外丘也二
節只泛說道理因上爲子孫憂憂字生出下面四患字及
吾恐季孫之憂一句來聞字重看本先王之制說要見先

王之制原是均的下根均字遞說均以分言和以情言安
以勢言季氏君臣當時病痛只在不和其不和之由則起
於不均以不均故不和而其勢必至于不安而傾矣不患
寡二句是述所聞均無貧三句乃以己意釋之推原所以
患不患之意又添出和傾二字者和是均安中一個血脈
傾不止于貧寡故究言之夫如是直頂上不患貧寡而患
不均安來故字直貫到底言有國家者一心只在均安初
無求于分外如是尚何心于遠人之土地人民以益其貧
寡哉其有不服只脩文德以來之不消稱兵也文德對武

功言卽均和之極致來只不負固便是來旣來之我處是
安的他也是安的相安無事謂安之均和之內也與上安
字同下節纔指顓臾此且泛說看夫子不均不安之論正
說顓臾所以不服之故其曰相夫子正指不能強公室以
致遠人之不服就使不服亦以脩之文告招來之可矣夫
子非欲季氏自家服且來之也更不能止其據國致脅邪
分裂而內變生所以求與由者主矣不能來無文德不能
守無內治而謀動謀字緊連上文季孫之憂正應子孫憂
何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則憂不在子孫而在季孫之身

猶云變生肘腋此正所謂傾也

天下有道章

此因當時無道而發始之以有道終之以有道可想見其
感慨之深隱責君上有道無道俱以天子作主天子以道
建極而禮樂不僭征伐不濫故臣下不得竊之不然而綱
解紐弛權爲得不下移也大夫陪臣之僭皆諸侯作俑啟
言自諸侯出一句可味蓋者約畧之辭十世五世三世言
其極也是論理亦是論勢竊柄亂臣不可理諭只可勢禁
說他得而必失煞甚警痛政不在大夫根不在諸侯來而

倍臣又可知矣獨言大夫分明曰擊蔣亭而發天下有道豈獨政不在大夫卽庶人亦無有心非而巷議者議是議禮樂征伐之失曰庶人不議隱然有自傷作春秋之意使天下有道我庶人也亦何爲冐知我罪我之嫌而輕議天下之事乎

祿之去公室章

前章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見今三桓子孫已到四世其微也宜矣矣字恰像莫怪他微的意思此不徒嘆三桓之宜敗也乃冀王室之復還也

益者三友章

友字活是我去友人也益損俱主我言只說如此則益如彼則損見人當趨益而違損直者是非無隱諒者以信待人相諒而不藏猜嫌多聞博古通今二便字便捷也猶云慣閑辟訓開張裝模作樣施設開來柔是軟熟一味順從人那又妥貼不露痕迹故曰善柔三友各開不必依註相配損益就在友上莫誤講友後方益方損

益者三樂章

樂者情之所鍾得趣最深益損都在此處樂節處提心爲主以吾心之未發已發印合先王之制作自有酌文質損益而定其從考性情功德而反其自始不以禮樂苦而禮樂自心生者矣道人善重中心企慕說多賢友重多字有思齊意驕樂以驕爲樂也宴樂同驕指言動說謂放逸于規之外佚遊以遊爲安佚一任閑蕩宴樂如飮食聲色之類

侍於君子章

論言當以時躁者先時隱者後時瞽者不能相時三愆非愆于語默乃愆于心此只是平日無檢身治心之功愆差失也是無心之失勿說太深了　凡人之言須與受言者

之顏色相當其間剛柔抑揚眞有不可預先擬點者於此不見所言必不能中

君子有三戒章

三戒惟不使血氣用事非絶之也天性卽在血氣中三戒是志以帥氣定性之學　羅近溪云凡靡麗皆色凡欲上人皆鬬凡汲汲欲樹勳名皆得

三畏章

三畏不是空存個敬畏之心便自存心養性不愧屋漏以全天之命便自高山景行以學大人便自信者著察存者

神明以守聖人之言此皆是身心實用工夫大人非勢位
乃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聖言卽大人之言但自人論之則
曰大人自言論之則曰聖人之言然亦自人觀之有此三
畏君子則只有敬業一心無時無處不然耳稍不提醒便
自墮落　其實畏不畏之分究其原固必起于天命之知
不知但本文內有語氣上衛須三開下節側下各不相妨

生而知之章

羅近溪曰知有兩等有本諸德性者有出諸覺悟者此章
三知字當屬覺悟看三之字却屬之德性也蓋論德性之
良知良能原是通古今一聖愚人人具足然雖聖人亦必
待感觸覺悟方幾受用但以其覺悟之速便像生成使然
其次則稍遲緩若德性則困知亦與生知一般後世錯看
知字遂疑德性亦有氣質之雜者非也
覺性是燈上之火氣是燈中之油油清則火光必明亮油
濁則火光必晦昧此覺性雖可以主宰氣而又不得不隨
氣以為轉移者也　氣但可謂之氣質但可謂之質不可
謂之性也性則所生之良知是已人皆生人皆知惟上焉
者未經物累困屈自然良知發現此亦是保其所生故生

生而知也非生而神靈之說若然則孔子不消敏求矣

君子有九思章

九者就天下與我相交觸而我與天下相應用不過此九
件故思亦若與之為九耳總之一心只此心常在天理上
惺惺自有不思而得之妙
此分明指出君子不汨沒其天性不拘未發已發常有惺
惺不昧之靈照徹于身心官竅之中蓋吾人性靈本然之
妙原自有一個至當不易的道理君子之思不是思慮逐
各照管只作回光返照看乃參提法門也上五句就自身
說下四件就事上說此是訓君子當有此九思不是贊君
子思者聖功之本然人心易放難收聖人所以約思而歸
之于九此正是慎思之法道理只在日用飲食間常常流
妄想亦屬馳逐此皆是無妄之藥
思字固不是專於寂時存養亦不是待應接時纔起念卽
知視聽二端耳目未交養不睹不聞之體固是思聰明處
聲色在接周作哲作謀之用亦是思聰明處事物紛臨擴
衆聽並觀之妙亦是思聰明處餘皆可例推　思雖在一
心而以之檢身則逐處分用所謂一致而百慮者也

見善如不及章

上節只是有學術下節方能以學術爲事功有學術又有事功則士風世道皆有賴焉故夫子重其人

善不善只說自家所欲爲所欲去言不必指人兩如字只描寫他惟恐不得乎善惟恐或蹈乎惡之意講此節句句要咬下節精神見此善不善不關天下止關一身但亦不可說壞了志與道要合看當以道字作主學術不局于世用便非求志功業不根于性天便非達道隱非空隱隱居以求其志行非徒行行義以達其道兩以字重看

要了凡曰君子此身可隱而此志常要流通一時不求便與天下國家間隔矣凡建樹功名不難惟達其道爲難方是此志究竟處若注措不合天真設施不本性命則離天下國家可均終非達道未見乃嘆出處合一之難非慨世傷時語　張侗初曰道爲天地萬物一體者也達如源泉之達達于四海天地萬物海也好善如不及惡不善如探湯源也此等人是見得極分明執持得極堅固撥得源頭極清非可易得只是想他倘有個善惡分別相在未離已身上着力恐他未透出天地萬物一體的關頭其實求志達道只此輩根基人也求志之人當下便曉得好惡原不是完滿我一人分量的當求的時節便有好善而與天下共還於善惡惡而與天下皆化其惡念頭只此意念種子既真生意亦大一當行義如時至氣行即暢茂條達矣義者變而通之與時宜之不通于時宜便是沉淵枯槁蓋好善惡惡分明堅執的人大抵類沉淵枯槁只爲不行義不變通方有差別在毫釐間爲天下爲一身即從此分矣惟求志行義者能以我好惡真實源頭達之于天地萬物而作用徧滿無窮極也蓋好善惡惡只謂之好惡不謂之道

若達之方謂之道道大而覺好惡之爲小也故夫子曰見曰未見

有馬千駟章

此章借兩人立個榜樣只重醒世上不必斷斷二子之優劣景公千駟何加于生一死則千駟非其有彼附擅自喜者所享幾何夷齊不餓亦必有死一餓即首陽至今榮名彼溫飽沒身者能得此否　斯民也直道而行誰毀誰譽故提出兩民字以爲千秋公案

子亦有異聞章

道本大同異非所以爲道卽非所以立教也詩禮一脈乃
先王垂世之大法歷代相傳卽夫子不能爲異者此道術
所以歸于一統耳若只說聖心之公無昧學詩乎學禮乎
是問其曾得乎與否非主此始訓以詩禮也末也亦是說
未得乎未必全然不學蓋詩之教委婉有不盡之味故可
以言禮之教端方有不易之矩故可以立此不重詩禮之
教全是卽詩禮以照出無異聞意閑斯二者答得閒冷使
亢自思詩禮夫子之雅言但向也習而不察一得于提醒
則恍如有得遠字只對私厚而言君子不私厚其子亦足

破世人異同之小見豈不是長有見識全要寫出個喜字
陳亢亦直想到過庭時節

邦君之妻節

邦君之妻四字提綱正名定分全在君稱之三字夫人乃
與君敵體者君稱曰夫人而況于邦人況于異邦人乎君
夫人與亦曰君夫人俱照君稱而尊之也小童小君特帶
說然亦要見得君尊意
君夫人如所稱君王后之意不可曰君之夫人

陽貨欲見孔子章

季平子逐昭公桓子世濟其惡無禮于君公論所不容一
且爲貨所因貨必自謂此人心所共快孔子欲張公室當
際此時而仕于我此欲見孔子之意也
通章以孔子不見爲主陽貨都是有意孔子一味無心所
謂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也時其亡不
是偶值亦不是特瞯孔子不欲見又要往拜而當其亡之
時而往拜之孔子亦是無心卽此亦見聖人之時處遇諸
塗未嘗有意避之不爲已甚之意仁知之間隱隱打着孔

子身上來孔子只隨口答應不認做自家身上去到底不
我與明諷他仕方應曰吾將仕矣記者於此方着個孔子
曰亦有見諾只是應辭與然字不同不言仕不言不仕而
但曰將仕詞最委婉閒閒說亦不必頂懷寶失時來淡殺
陽貨一片機鋒　有可以救迷之具而坐視不救猶我迷
之也故曰迷其邦從事與從王事同看隱然以去其事者
自任而以從望夫子也機會在轉盼之間乘時者宜急不
宜緩故失時曰亟仁是道濟天下意知是相時而出意

性相近也章

此因人以善惡相遠歸咎于性故爲性分解言習遠正以明性近欲人愼習之意此不是以善惡未分爲相近乃以彼我不殊爲相近相近的纔是性相遠的是習不是性對舉性習欲人于習中認性也習字就不好一邊看

性指天命之初言天命之外別無性矣惟其出于天命故其初相近於此見幾希也此分明是指性體說

唯上知節

此承上章言明性近非明習遠唯字重看雖說不移意却重在此外皆可移上習之所以相遠者只是多此一移

子之武城章

通章要體會夫子欲廣道化之用意只重個道字莞爾而笑喜其可行于天下之機望二三子之信正望其同以道濟天下之意無兩層絃歌者絃而且歌正是學道處由子游之教來道乃明德新民之道禮樂特道中之一事耳多露當時治向法令以教化爲迂濶難行武城絃歌此便是治天下的樣子如何不喜爲用何正是喜辭暗含不得大用意此只借言不作喩看聖人無戲乃之武城而爲是言者見道行也所謂吾身親見之也能不喜哉喜之深故溢而爲戲耳　牛刀一喩已全提大道之要子游特一証明耳聞諸夫子節須得引述口氣又須得子游獨所聞行所知寔際愛人易使只重主治不可不以道教人以解上焉用之語不重君子小人上　愛人者謂即以此道去使民時油然有愛也易使者謂常其愛而相率服馴于所愛之中易于制馭不梗化也非役使之使是也非指昔之言謂偃所引學道之言明武城必教以禮樂是眞化民成俗之言也以偃言爲是政信偃之能行大道處呼二三子者欲以道易天下並望之二三子欲共証此語也

公山弗擾章

夫子東周之想無日不思用行一旦有人以禮召恍若吾道有興機不覺本懷觸發故欣然欲往乃情之所寄耳即子路不言亦知其決不往也寄言東周特以子路不悅而爲此慨然興寄之言非直解說欲往之意也召我者領住公山氏說如有用我者是推開說不指公山了盍用之在人爲之在我令公山而自爲但可爲公山有人焉用夫子以爲便直可爲東周神情寄託甚遠故不言爲魯直曰爲東周寔寔作與周說絕不粘着公山

能行五者章

子張一生病痛只在務外其問仁亦必在萬物一體處馳想但知行於天下而不知求所以行者于吾心夫子教之重能行五者上此正爲仁之實功　別處論仁是要歛將進去此處論仁是要做將出來其能做出去處正是眞心含蓄處也不可只以與世流通話頭講於天下却輕看過能行二字恭寬信敏惠句甚重能行正在此處看緊須實實落落在心裡做個恭寬信敏惠來此心更無絲毫走作方是仁蓋運用于天下見其莊敬處爲恭宏裕處爲寬誠切處爲信勤勵處爲敏慈祥處爲惠其實只是一心同出異名隨心之所行而見有五者也乃仁之工夫非散殊也單說一個仁却渾淪無下手處不侮五句正見能行五者于天下之實言必造到這等地位方謂之能行不重以效自考上驗則有功功字即功不加于百姓功字不可泛說曰不侮曰得衆曰人任有功足使分明仁覆天下景象假令百姓強做猜離百事廢弛成什麼天下吾可叫得仁否可見吾儒無離天下之仁亦無離吾心之天下

不侮得衆等指天下言必我以此心感彼以此心應精神各各貫徹而絕無壅閼方纔是能行五者于天下方纔是一體之仁

佛肸召子欲往章

聖人自有屈伸變化之妙物何能累不善不入之說非恐佛肸浼夫子也言彼既爲不善即往亦無柰他何却不若不入之爲愈耳　然字是言不善誠不宜入有是言是實已曾言此以示士節也然此亦爲防磷緇者言耳兩不曰字從言字生來是極論之詞非夫子平日有此語堅白二字聖人借言以自況不可說物不可說道亦不添出個至

字如云不是說吾堅了雖磨可不磷不是說吾白了雖涅可不緇只是我不能懼其磷緇而滯定堅白耳見得磨涅固有磷緇之理我却不爲其所磨涅聖人雖赴召决不入其黨末節承上一直說下只將繫而不食影出個拘而無用來不爲匏瓜見可爲則爲如其不可則操縱之權固在我矣語意極圓若說必爲世用又未免有繫了　通士之病在緇磷貞士之病在繫字聖人有通士之權而無其累有貞士之守而無其拘

六言六蔽章

此章重好學二字蔽字即予言上見之德無可言可言只
是個好名目也世間好名目誤人者多矣故須以學破之
這六件把做話頭拈弄不得須是㮣研自心使我靈明迸
露到處逢源遇着慈祥處即謂之仁遇着朗照處即謂之
知餘俱如是故君子終身有六德之用而實未嘗有六言
之名　學不徒誦讀而已只在心體上日日澄徹洗滌正
是開蔽的工夫如心體光明洞達六者從光明洞達中流
出何有于蔽蔽處只緣心體上鶻突理不明白耳　只羡
個好話頭即有一情見湊泊即有一番影似障礙纔開門

即是墻垣所謂六蔽也夫子劈頭一語直提子路于萬障
之中後一一剖出病根病雖有六良藥只是一學字一味
即投百病皆愈非有學以治愚又有學以治蕩也只愚便
是蔽不是爲愚所蔽亦不是因有所蔽而爲愚餘倣此
子路未聞處即是蔽夫子語他處即是學

小子何莫章

首句雖云學詩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只以詩字貫下
非謂學詩後能如此只說詩中有許多益在人不可以不
學李九我曰將數段敘過後發當學之意得之

何莫乃提醒語非怪而詰之之辭學非誦讀全在自己身
心上體會興者動也以志動志其志同也表了凡曰興者
志意相爲觸發如作者之忽起觀詩所美刺之得失即可
考見我之得失羣處常怨處變最易流者情得詩而節最
難治者氣得詩而平邇之二句正領四可以來正典觀羣
怨之實際處邇遠不論地分即學詩時了卻事父事君關
頭詩中一禽一獸一草一木莫不有所取義如易之列象
非徒作者緣後世格物之學不明所以不能多識而詩之
意遂湮玩一識字心靈固自無盡

女爲周南章

二南皆被化後所作此治象非治本夫子教子爲二南非
求之二南也正教他𨒪入本原來果於此通透則家國天
下自然打作一節更無間阻不然家庭且多窒礙何能及
遠女爲句是喚醒他不是問辭爲有身體力行意下二句
反言不爲之蔽正見二南不可不爲處墻面而立正是不
爲的影子不必講落一層　但觀文之所以爲文其所以
由宮幃達之朝廷由朝廷達之國都由國都達之閭巷便
可以破開面墻境界思及面墻則二南信乎不可不爲也

註一物無所見當融化用之

禮云禮云章

味歎云字極涵蓄令人深思而自得不必添出和敬字

色厲而內荏章

色厲不止面色厲是剛方模樣色厲正以蓋其內荏要重說內荏而將色厲來裝點他畏人知的光景此在衣冠之林說故曰辟諸小人辟者辟其心也卽辟其貪昧隱忍之荏處也此種小人正是大奸雄非明眼人不能覷破

鄉愿德之賊也章

愿字是德而愿爲鄉之所愿則流俗汙世之所爲德非聖人君子之所謂德賊者傷害之稱就鄉愿本身言德本謹厚他謹厚却由鄉人習染不由德性之本眞唯習最害性故曰賊不可涉孟子口中語

道聽而塗說節

道是目前路塗是前塗道聽塗說只形容他入耳出口略無停蓄不能潛心體會的景象莫認實說與而不能受過而不能留故曰棄深爲可惜

鄙夫可與章

鄙如村鄙無大識見的此亦不爲大奸極惡只因見識小不知有君故患得患失患得不過自卑求庸自小求倖冀一得以爲榮若患失則思爲固位保寵計而又恐位未必固寵未必保充此患失一念往往到大奸極惡的田地本非初意欒爲無柰事權難捨其初人多以其鄙而忽之見其易與往往援引共事到後來悔之無及故事君者當辨鄙夫於盎玩一與字不責鄙夫責在與之共事者耳

古者民有三疾章

狂矜愚是疾之名肆廉直是疾之實蕩忿戾詐是疾之變

古人率眞今人習僞古人猶是本疵今人變爲別侯矣此卽氣習以驗風俗或是者婉辭不但好處不如古卽疾亦不如古有無限感慨　非狂矜愚亡古之狂矜愚亡也此只是氣習之失原無歎世衒名意

惡紫之奪朱節

重邪能勝正意兩也字一者字主客顯然惡利口要醒人知所防杜意須人主先自正其心然後可辨

予欲無言章

無言不是有可言而不言無言道之本體說得的便不是

道實不容言說也這正是夫子無言之言神契到言說不
到的真體真脉去處覺點地裡浸浸然有味乎無言之妙
欲覿化於此中耳夫子自己有一段光景他自家發他的
道機就像逝者如斯夫的意思無言處正是無隱處若說
欲不言便是有意秘藏了子貢一問亦儘有悟頭言所以
教述所以學正要在無言處討消息不是死煞要夫子言
的話頭天何言莫誤認作告他在四時百物去述還是隱
隱躍躍將一片無言妙諦托出在行生上而所以行生竟
無住脚令他回光一照共轉于無盡之藏耳益不說行四

時四時自行了四時之不得不行者何故所以行之者何
在不說生百物百物自生了百物之不得不生者何故所
以生之者何在滿眼行生全不是天言出來的流動充滿
道理原自呈現於穆之中何言何言然不得謂四時行百
物生不是天也使子貢恍然求之言外求之行生外意着
不得分析解說之辭行生真諦又在無言處兩個天何言
哉到底無言之意切不可在四時百物上死講行生
天是道之本原時行物生於何言中𨻶出一個天來欲子
貢默而述之也時物總是天行生總一無言所謂教者默

述者亦默設法熾然實無法可設也雖隱著無行不與意
然此論道不論教

孺悲欲見章

將命即將此辭疾之命化工在一使字此說者想像夫子
之意如此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宰我之問非真忍于忘親也只謂罔極之報原不在三年
衣疏食糲初無益于死者而徒使禮樂廢墜有乖于人道
故酌量情理而欲節之却不知孝子之于親每事惟恐其

不足故雖明知無益于親而為此無可奈何之計聊以自
盡其心耳今乃計時論序為之斟酌其中焉將此心放頓
何處耶此心既失又豈復有禮樂耶故夫子不暇闢其禮
壞樂崩之說亦不與細論期月三年之是非只反覆說他
本心不能自安處挑責之到末後纔點出子生三年一語
以見先王制喪初意使宰我聞之惻然其不安慘然其欲
淚當自覺其本心難過者本心之外何禮可論何樂可設
禮壞樂崩之謬不必攻而自破矣此聖人之善于以仁牖
人也 一食稻衣錦就朞年外三年內說為之是為朞年之

哉不甘三句是設言以推其心之不安食稻衣錦則忍矣故曰不仁三年之愛句是喚醒語正打動他有無限悽惻意

飽食終日章

飽食則無活生之經營終日又非時候之急遽無所用心者没個用心所在也博奕亦是影話乃最不好之事他也有個用心所在耳乃假此甚彼之辭凡心用則靈靈則活活則活活潑潑無所不易已則滿稿則昏昏沈沈無所不難難矣哉不可說破說到博奕猶賢處則難之意可想危之也譬之也亦惜之也

義以為上章

義以為上正見宇宙第一等事業更無加于義之上者除却勇不道而勇自在其中亦只在見義必為處見之此便是學問精微處若合義以言勇便有正氣客氣之辨下二句正見義不可無而勇不可有令子路剛心猛氣一齊消去義以為上中亦要合勇意是以道心化其雄心以正氣陶其客氣

君子亦有惡章

此是聖賢維持雅道處夫子之惡是理不該如此而倒如此故多用而字乃相反之辭也賜之惡是事本不如此而冒以為如此故都用以為字乃做造之辭也稱人惡下訕上不畏強禦以立名此是假氣節勇無禮果而窒肆行罔忌善于生事此是假經濟徼為訐許為直不孫為勇假借名理以自文其奸此是假道德此士林中之五霸也世人往往喜他而聖賢獨惡之　下流要看流字果是有力敢是有胆此等人見事風生心上是非利害全然糊塗在故曰窒

唯女子章

難養不在女子小人在養之者多任情厚薄耳近之遠之此便是病二句須合言方見其難重在養之者身上正身以清其源不近不遠不在養之有恩而在御之有道古今禍生于嬖倖床笫者多矣惡而怨之

年四十而章

四十無聞已不足畏而況毀名墮行至見惡于人倘此復爾悠悠便無進步日子故特危其辭以醒之有時乎時乎不再來之意其字活看

微子去之章

此為千古表忠忱亦闡幽意首節是案下節是斷決子若曰周家謂商無仁人然殷豈真無仁哉去者去奴者奴死者死有之而不用也可慨哉此只是贊嘆之辭須知仁不在一去一奴一死之應迹而在所以去所以奴所以死之隱衷　曰殷有三仁不獨剖心比干周不得有之即封宋之微子陳範之箕子亦非周所能有也夫子殷人也宗國之痛屢泰伯文王之德意可見矣

柳下惠為士師章

惠之不去惠自有不妨于黜者此意却難與或人言之故只就所云去者而以直道枉道商之何必去父母之邦正是發明此道決不可枉不是枉道易合之說總是明己之不去見道不見黜子當問我之道不當問我之去　下惠還望魯從直道振刷有為言外有諷諭意細看枉道二何可見

齊景公待孔子章

商量計較便是無誠心待賢然亦不為薄又曰老不能用則讒入而沾心驟矣孔子之行正在于此若曰季孟之間為薄則以季氏待孔子孔子遂炎之乎

齊人歸女樂章

季桓之用孔子亦知其非附己者然不無任德之心不料甫得政而墮三都出藏甲慮無不強魯而弱季者桓子已心忌之矣齊人窺見是意故敢于行間而不虞不受桓子亦樂于齊之有是間故明受其餌而不辭外借隙于隣國內分謗於主君而陰以快其強國削家之憾此意窺之深矣卽女樂不至亦必不能竟其施于魯使郊而膰焉孔子猶行也記者不曰魯君受之曰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若與魯君無與者明乎季桓子之行孔子也

楚狂接輿章

楚狂二字是一章定案句句要描寫狂態鳳正所以尊孔子也非時而見故為德衰而用一何字則有不宜衰之意故下遂以來者可追諷之諫是別人諫追是自已追已之一字正見是可追處從政者殆而則冷語抛說謂賢人起而行道者殆謂無道而仕國亂則身危也此節意聯而語散乃歌體若曰茲鳳也亦知今之從政殆乎孔子欲與之言只宜渾渾說未知其欲與言者何事不得與之言正所以成其為狂處

長沮桀溺章

重兩易字誰與易與不與易兩相呼應有道不與易見易之正以其滔滔也耦而耕便可見他同心避世的光景使問津亦是偶然是知津矣言夫子在四方奔走必知津處何消問我雖含諷刺猶未拒絕後問孔丘之徒者正要說他是避人之士從他無益滔滔二句關夫子且而二句關子路與其豈若二句猶是商量挑動之辭至耰而不輟則直拒之矣辟人二字原不差夫子周流列國寔落是個辟人之士不忍辟世而辟人正是斯人爲徒處辟一人復就

一人少不得在斯人裡面轉換討個易天下的機會所以然者正以天下滔滔不忍不易之故此夫子自明其辟人心事與辟世者所見不同無辨駁桀溺之說

吾非斯人句以人相與而成世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正是明人不可辟辟人則羣鳥獸矣若天下有道即斯人之幸也又何必周流以去易之也正爲天下滔滔故用是以易之亦激于斯人之必不可辟耳與字易字緊相呼應看吾非斯人句直是胞與一世之量滿目老安少懷景象立達與偕的事業

子路從而後章

通章重不仕無義與行其義也兩句此是挽回末世的本意　丈人之責子路謂其不務農業而求仕遠遊子路平時聞浮海則喜原不以隱爲非者故一聞丈人之言默然無言而拱立是神情默爲丈人所悚動處丈人止子路宿其神情亦爲子路所感通處其明示以田間雞黍宾家之樂未爲無意其見二子亦非爲長幼之節但聖賢則就其事而挑動之耳　隱者也謂彼非農家者流真真是隱君子也勿添有德字蓋隱對見言有所以見纔有所以隱故

曰隱者也則成其爲隱矣言外便有惜其隱意故使反見以挽回之不仕則無君臣之義此一節大旨君臣之義請至大倫止仕者不少何爭君子之一人揭個君子之仕可見與常人之仕不同常人之仕爲功名爲富貴則雖仕而未嘗有義也君子之仕爲道有道而後君君臣臣成個世界則不仕便無君臣便無義了故雖明知道之不行而行道之心不能一日已耳君子之仕不拘定在朝如惓惓爲世之心而不肯已便是欲仕便是欲行君臣之義道雖不行然只管要行義故道行則此義親見于吾身固行義之

事也道不行則此義昭揭于天下亦行義之心也

逸民章

逸民二字乃記者所標言其胸懷灑灑超然物表蓋高民也彼見時不可為不以其身上擔子但以得行其志為快若孔子則欲以有道易無道將身與世不分為兩如何逸得故曰我則異于是首節七人姓氏各句俱說其逸有山林而逸者有朝市而逸者有用世法而逸者有用我法而逸者逸雖不同同謂之逸至于今芳猷謝矣而姓氏猶落人間也盟于心為志見于行為身不降是志之高不辱是身之潔先下品評幾指兩人想見一時神往其降志辱身只是和光混俗此句輕起中倫中慮在處世上說倫者有次第而不躁率不亢亦不阿也猶義理之正慮者有詳審而不鹵莽不矯亦不隨也合則然之心慮之為言精于思之謂中猶發而中節之中非有意為合也有意合則勞而不逸矣二句根降辱來世之降志辱身者不知名節道義為何物二子言行如此所稱逸民其在斯乎而已矣者欲人專在此處看他非謂此外無可取也隱居放言對中倫中慮看清權從隱放中推出清合道理的清故曰中清權

字便係時中了蓋言本宜謹不宜放但二子放縱其言以示不可用而得以自廢棄于濁世是亦權宜之一節放言專為要隱居惟身中清故廢中權

第二節已有子曰二字則三節四節之首謂字非夫子謂之也宜云如謂惠連雖降志辱身乎然其言則中倫矣行則中慮矣如謂仲逸隱居放言乎然其身則中清矣廢則中權矣上節即中倫中慮上見其雖降志辱身非汙也下節即中清中權上見其雖隱居放言非誕也

我則異於是是自表其異于諸子有多少委曲處下句無可無不可正是異處此五字成文分不得當合講會意但泛說則與逸民字無關涉且非聖人用世活潑之景象若勘定在用世上說則又有可有不可矣須要見得事雖有可不可但無可不可之心也只是無執滯非是無主張亦不得為真融通變之術只要看二無字　可還可而非以我為可不可還不可而非以我不可可又可轉為不可而非以不可碍可不可又可轉為可而非以可碍不可　我未嘗先橫一主意曰如此為可如此為不可雖後來究竟或成其可或成其不可而未始有期必之心也則歸之無

而已矣　楊復所曰此處勿作道理觀如無意無必等項也只是不忍忘天下不欲以其身自處于逸耳然時勢如此又不敢定其身不為逸民也大抵是無聊賴之語

太師摯章

師摯之始方有洋洋盈耳之盛迨王末年三桓僭亂故諸伶官皆翠然去之適者辟地者也入者辟世者也非其官之罪故書其職非其人之罪故書其名非其心之忘魯也故書其地

君子不施其親章

此章君子二字振領施者離解而不相維繫也在情誼上看不止祿位怨字要想大臣心事大臣以安社稷為悅使忠肝義胆全無用處豈不嗟嘆故舊不棄既以酬先亦以勸後人鮮兼長故片善必錄合衆人之長而用自備此皆開國之始訓

周公治魯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人見魯之式微遂以為貽謀所致不知魯之能一變至道者正以忠厚餘澤之猶存也記者於魯事百非賢人散亡之後記開國垂訓之語使知魯之衰非先王之過特子孫未能守其典刑耳然有深感

周有八士章

重周有二字見國家氣運之隆祖宗培植之厚非特一門之慶而實邦家之光周才不止八士但以其産于一家為希有故特記之

達通達适容哲突禦難之才忽治亂之才夜象順利貞夏闡明不風隨隨時應變騧德同夏焉

士見危致命章

此章以立身大節爲主首二句是理欲關頭看得透守得定次二句是根本上立脚得好其可已矣其字指上爲士的人言士如此方成爲士有責成意非深許之辭

見危有守死善道工夫致委致之不顧未必即死也下皆言思生死危迫着不得思字得隨義轉非見了得方思義也此二句在成人章重真心此處重大節祭孰不敬須要追求水木本原之意喪孰不哀須要深惟一本莫解之故可已謂綱常名節表表乾坤則其餘無難事非謂便可歇手

執德不弘節

執德以量言信道以志言弘則不以一善而自安不弘則心有所局而所執者不完篤則貞之萬念而不變不篤則心有所搖而所信者不實雖彼自以爲道德中人然執在可操可合之介信在若是若非之間焉能爲有亡此說出人全輔氏

道德只是一理自所執言謂德自所信言謂道總在心上說不宏是心上自足不篤是心上自畫　道一種人偏要以主張一世自任故以爲能爲有亡掃破其習此是常說

子夏之門人章

友必勝己自是正理子夏之言未嘗不是但拒字未免着意子張之說只欲破他拒字子夏言可者與之與尊賢嘉善相同但不可者拒之則與容衆矜不能異矣所聞泛說勿指定夫子尊賢二句是述所聞我之五句又以己意斷之言不但人不當拒即在我亦有不必拒不能拒者賢優於善不能又劣於衆賢是成德善或一言一行之善皆是尊是敬禮而容但包涵嘉是稱揚而矜則憐恤尊賢嘉善是可者固與之畧輕看容衆矜不能是不可者亦不拒之要重看何所不容是不必拒人人將拒我又是不能拒人

如之何其拒人單承不賢邊來畢竟子張之說爲優

雖小道節

此重經世之學小道說得廣申韓之智術管商之作用皆小道也可觀根道字言亦道之所散見處施之亦不無小效若欲推而極之天地民物精神作用全然不濟泥如塗泥之陷物而不能前進正形容他小處說可觀便是不能致遠非二層　致遠恐泥只爲他源頭上未得融通所以未免拘礙若能從心性融徹則入大入小各不相礙執御游藝亦道也何至有泥

日知其所亡節

此處好學重在此心無所間歇上日知其所亡謂隨處體認天理而或迷爲覺也月無忘其所能謂此理常加提醒而覺不復迷也亡非本無乃迷失未復耳能卽其所已知者日月字須活看總言其日加精彩日不昏沈之意眞是時習工夫故曰好學

博學而篤志節

博學二句勿四平看兩而字重在下邊惟博學矣而又篤志切問矣而又近思纔是眞學問博學是於事事物物上

體認天理而篤志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要理會不下又撩了切問是從天理懇至之處勘問近思是就勘問中着精神于身心性命間探討而不鶩于玄遠看兩而字從學問收攝到志思上仁本心得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學問志思卽是操存了工夫凝聚處本體自存仁不在中而何在中字卽對外馳看

百工居肆節

嘗看二以字成事就在居肆上致道就在學上百工何以成事居肆以成其事者也君子何以致其道者也學以致道纔成個學學是心學非聞見之學有精專意方與居肆相配致卽致中和之致　張洪陽曰君子爲學就如百工居肆一般必終日脩習一心在學問上務求致乎道而後已不肯半途而廢虛費了光陰方是眞實學道的君子徐自溟曰致有二義道有不能自致者用勇往精進之學以致之道有不容強致者用涵泳從容之學以致之

小人之過也必文

必字重看在小人心術看出病根蓋小人恥過遂非百計文飾到底不以破綻示人令人不得指摘在己永不得改

圖此小人之所以爲小人

君子有三變章

君子一心俻中和之極其容貌辭氣之常皆是心體流行在望之卽之聽之者若見爲變其實君子只是不失其常儼然者手恭而足重溫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須逐句理會須合三句理會乃可彷彿君子溫卽在儼中厲卽在溫儼中

君子信而後章

信只是自家誠意之懇惻實心愛民實心愛君便是此心

自信得過則人自信得過故可以勞可以諫耳末二句是
決言信之當先也不爲謗厲者非必皆君聽民悅只心上
過得去便是　須知亦有不信而不容不諫者箕子比干
是也亦有不信而不容不勞者子産爲政民欲殺之是也
只是我所以自信與所以使上信使民信的道理畧

大德不踰閑節

子夏謹守之士非謂小德眞可出入語氣只謂人能立其
大者即小德未盡合猶可耳下句正形容大德不可踰閑
若大德未至不踰下便著不得可字　近說小德即大德

之細微曲折立得大規模定其間節目條件儘可出入自
由此子夏悟後語亦不可不知

當灑掃應對章

通章妙在以始卒字換本末字子游是頓教子夏是漸教
當乃承當之當則可矣謂嫺于威儀言辭已好了本之則
亡言不在心性上做工夫如之何猶云怎能到得上達地
位譏小子實歸咎于教者過謂其過責一步兩君子之道
明是說道不必以教字替教字在傳字倦字誣字上纔見
聖賢教人只是下學其精義入神在其自悟耳子夏只辨

灑掃應對之非末非謂小子只可以末教他君子之道七
句一意貫下重在後倦可誣上以破他本之則亡如之何
意先者教他可以言傳者也下學是也後者不教他不可
以言傳者也上達是也日用便是神化叫做有傳有倦不
得譬諸草木借物學者分量不同迷者自迷悟者自悟一
切做其自至若更于尋常規矩之外別添一教法不但誣
初學亦誣高明矣君子先傳便了把後的交付學者自已
身上隨機漸轉學有淺深教無上下總是強他不得非量
彼之學力以爲教之次序也有始有卒二有字是一時都

有不假漸次出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自家事
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若學者須循序漸進要
玩其惟字乎字口氣不重贊聖人只重小子不能上
孰先二句見心無先後譬諸二句言教不得不有先後有
始有卒見先後一貫之難二孰字在教者心上看蓋教有
先後心無先後而却似有先後者是學者所造有淺深之
不同譬諸草木之品自別也先後字虛說不必粘本末字

仕而優則學節

此側重在學上言既仕不可以廢學故仕而優則學求學

不可以入仕故學而優則仕謂仕優使當學必學優乃可仕
子游曰喪致節
致字重看推而極之也而止者不滿其哀之量不止也獨言哀者重本之論
吾友張也節
難能者服其才量之宏大未仁者病其心德之未純然而二字是轉語未者難定之辭莫直說不仁與下章俱朋友規諷語要說得委婉　爲字不可忽言其所爲者有非人之所易能也仁者先難而非爲人之所難

堂堂乎張也節
難與以才言堂堂以貌言堂堂則高曠病根正在堂堂無有居滑沈潛工夫有借他意難與並爲仁謂只好他是這等做人學他不得只在己難責其輔上非直說子張不足爲仁然亦有規諷意
人未有自致節
致者至其極而無不盡意味必也與乎字口氣欲人自反能自盡與否也聖人指此欲人自識其良心非專爲喪禮發也與孟子乍見入井同意

孟莊子之孝章
此章不重在不忍忘親上蓋獻子賢而忠於魯所用所行必是以庇主福國不改云者體父忠心而成其未竟非曲從無爲者等也以愛君之心愛父以盡孝之心盡忠故曰難能
孟氏使陽膚章
以字要看蓋此是曾子見三家剝削以戕民生僭亂以起民教故嘆云惟道失則刑煩民散也以爲士師可不以哀矜一念以收其散乎　喜者喜其得情以明察自負也哀矜則原其離散之故而矜之只用法寬平不是姑息

紂之不善節
此非代紂分解只借紂來做個榜樣示下流決不可居耳惡居下流是自惡非惡人　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歲之積毀也
君子之過章
重在君子之過四字君子而有過須知是心體原自光明洞達毫無玷染只爲時勢所遭情理所窮不能無過如周公之使管叔孔子之諱昭公其心體原無所謂過也如日月之明體原無所謂食也故其過也不煩掩護所以人皆

見之其更也更不作改如云少頃時移事定而君子之心迹自于天下萬世人有不仰之者乎可見人之文過者必非君子之過　如日月之食只是個不掩護皆見皆仰處便是下二句只足上意非申明語先把君子與日月一樣光明無翳看透而之過之食自明須知君子日月是真過與食是假使日月為真食則一食之後無日月矣使君子為真過則一過之後非君子矣

仲尼焉學章

為學一問在聞見上窺探子貢以道言所見便大通節只

一焉不學便了卽文武亦是借証未墜地卽天之未喪意在人卽文不在茲意識大識小不過形容道之在人正見隨人各得曰莫不見何處非道曰焉不見何處非學夫子無往不學故不可以定師目之夫子但師其道不師其人賢不賢不過文武之所寄夫子見文武不見賢不賢文武亦不過道之所寄夫子見道并不見文武若認定文武作丹頭又何得為焉不學哉　一江水印月而月在江盂水印月而月在盂月無大小不應作江水盂水看賢不賢之識亦復如是　學有心領神會之妙合萬為一之意卽所謂

愚章是也何常師只是無師益師人則有常師以道不以人則無常師矣此其能自得師而統承文武也

子貢賢於章

子貢片言解紛功大效速一時翕然推重武叔便謂賢於仲尼然只說子貢尤賢未嘗說仲尼不賢譬宮墻二節歸重夫子上去不可以已與聖人相比宮喻內面蘊藉墻喻所造地位下面數仞及肩是以造位高卑言正應墻字室家美富是以蘊藉淺深言正應宮字大意言賜之所造遠不及夫子譬之宮墻亦自有卑不及高者在不可聖賢平

說須把子貢夫子所造在譬之上畧見以下須只在宮墻上影說不得其門而入直恁鄙薄他尚未賞指宗廟二句只摹寫其中何所不有何所不住之意其實夫子之所以為夫子不止美富可擬也得其門者句雖槩指天下人已隱隱道著武叔夫子之云二句要像冷語嘲誚

仲尼不可毀章

就子貢賢于仲尼一句他人視之平平而在聖門深知仲尼者聞之則以為毀仲尼矣無以為也不是教他不要毀言毀亦沒幹仲尼之聖豈是人毀得的猶可踰也無得而

踰毀賢者與仲尼說非指丘陵日月仲尼日月也喻其高非喻其明其何傷于日月卽借來移在仲尼身上言無損其高也不知堇還是不揣量聖人可毀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只是言其會陰陽之精炳天地之運繼往爲代明之日月開來爲繼照之日月不可作譬喻亦不可作道德

子爲恭也章

通章只重夫子不可及上下節正發明上意因亢庸陋聖心之妙不可狀故設爲得邦家者而姑指出功業示之正如堯德不可名而止言成功文章也爲恭卽指日月宮墻

之說賢以道言一言一字極重側重在不智句發不可不慎意此只責他不該胡亂說話不必說低昂人物耆子貢意單重夫子不可輕議上說天不在形體之高上盡天原是一個太虛之氣無安梯處故不可升夫子之德妙入無形渾然無迹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只宜就夫子上想他不及不可階三字可玩所謂節從上節拈出天道行生之妙來言非上爲德下爲業也所謂二字貫下四句是從德性上想出事功不必死煞說是引成語四斯字要極形容其感應神速莫測意生榮死哀是狀聖人關係一世之象如之何三字是求所以及之者不可得乃太空中運無限之生機真如天一般如之何其可及也正說不可階而升處

生榮死哀聖人生而天下皆立皆行皆來皆和真如太陽一出而萬物欣欣都有生色豈不是榮聖人死而天下皆不立不行不來不和真是太陽一沒天地慘燃萬物都有愁苦之狀豈不是哀

堯曰咨爾舜章

通章在末節斷上是歷叙帝王之道下是統論帝王之道許大天下堯之授舜舜之授禹其所囑付只是三四言而止又更無別說此可想見當時精神契合宇宙清泰之意至湯伐桀便去上請天命下告諸侯却費辭說然亦只陳之誓誥而已至武王伐紂便有許多收拾人心扶持風紀之事却費氣力此見世道人心之變帝王所以隨時區處者不容不如此也

曆數在躬以其當天心而卜之也中是個恰好的道理寂

然時在心應用時在事物執曰允執不着摸議不假安排中本無物執亦非我四海乃工夫所用之實地二句乃反言以足上意正見中之不可不執也舜命禹雖多人心道心惟精惟一之辭總爲執中而設蓋中外無道禹亦外不得這個中道故特以亦命禹一言括之亦以此要出得精神　中者衷也即此心也心之用至神如何執得惟至神故多走作而不協即非中也子曰擇善固執正欲擇其非中以求協于心而毋令走作也舜以此中爲道心之發而以此走作者爲人心之危于人心内精擇道心之原協而

一以守之斯之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舜之十六字舜之紹堯也夫子人道一語祖述堯舜之真也

予小子六句追叙之辭見上帝命討之嚴而無利天下之心朕躬四句見在己託付之重而有任天下之懼曰不敢赦度天心之必不赦而已兢兢奉之曰帝臣者示己不敢臣也簡在句總承上文朕躬四句只重罪在朕躬上

帝臣不蔽或云桀既罪矣循觀天下諸侯皆帝之臣我何敢蔽之隨簡閱于上帝之心屬意何人而君之也湯不敢遽爲君而遜于天下諸侯聽上帝之所命乃其公天下之心也　大賚在伐紂後下節則初伐紂時事紂以聚財失人心故武把散財爲收拾人心第一事善人指有功德之臣　周親節是武王誓師之辭上二句見伐商有必克之理下二句見伐商爲不容已之事百姓有過二句與成湯萬方二句意同全要想武王毅然以天下爲己任直欲人人同歸于善非空空責己之辭謹權二節以行政得民乎對上是盡義見截然齊一規模下是盡仁見藹然太和氣象謹者較定爲準俾官不得侵漁而民間自無欺詐審者審其因革損益之宜廢官或有官無人或有人不稱其官

脩則脩整使庶官各舉其職政指周之新政即粘上文不
必推開政行謂四方皆如此行去無阻滯也勿作效驗說
滅國乃見滅之國必出于紂之肆惡而非其罪者故當興
繼世乃父絕之世必帝王曾有功德而子孫失守廟祀已
絕者故當繼逸民是紂所擯棄之賢人舉而用之此皆從
民心所欲所以歸心三重所以立人紀厚風俗帝王立法
經命無非為民食喪祭此皆當教之本最切于民者故特
重之太平之後禮教與焉此可想休息的光景末節統括
上文見帝王治法不出心法大都只寬信敏公四者盡之

得衆民任等都作現成的看蓋上數節已有此意思了此
不過揭出源頭名目耳要在治法中想出帝王授受主精
主一之旨　此節典謨訓誥所不載是夫子所常言記者
統而綴之於後以盡此章所敘之意

尊五美章

此章實以繼帝王之統則所論從政乃經世之大法大戒
也尊美即是崇道心意屏惡即是祛人心意尊屏非截然
兩心尊之中即有屏屏之中即為尊
尊是恭敬奉持意屏訓除即嚴絕意五個而不字正是他

美處、須摹想美字并上五字亦是惡隣豈得為美得下
五不消融上五字融化到無惠無勞無欲無大無威豈不
是美因民之所利不專是生財之法凡民所便利處皆俯
順人情而成就之於民既得惠於己又不損故曰惠而不
費勞不專是工作之役凡教他做的皆謂勞擇可者擇其
事理所當然民亦知是該勞的故不怨三斯不亦字二又
字都是指點他美處仁以政言欲以心言心裡要兼濟天
下而果于天下有濟此是自得其心不是有取于人又焉
貪無敢慢與不敢慢有別不敢者兢持無則操存熟而自

無也三無字一直趕下只作一句讀勿斷衆寡以人言大
小以事言無衆寡無小大總在無敢慢內極言之耳精神
何等主一凝定何等從容自在便自舒泰與侈然自肆者
不同衣不驕正其衣冠等不是另有一心在外只是從無
敢慢處發于威儀之間耳只在己身上檢點得端肅自然
氣度覺得威嚴並非勢力凌人何猛之有四惡不教句以
立教言不戒句以作事言慢令句以出令言猶之與人三
句言其當與不與非有負心即有吝心皆非惠民之道故
亦曰惡須知殺罪視成致期與人皆行政所必有即聖王

豈能廢此但只是不教不戒慢令就去行法責于民者本難該緩的反急了出納之吝施于上者本易該急的反緩了行得毀次第便爲政害非謂於政外別作惡事也

不知命章

吉凶禍福之命與於穆之命原無兩層但命一落于人事修之則吉悖之則凶君子知命必盡人事以聽天命非全諉諸氣數然必趨避之念消斯進脩之志央故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禮是性靈中原有的節文乃律身的規矩惟知禮方能執持不淆不移不爲血氣所奪立字兼治心治躬

說言根于心因言以知心方是知言不知言就是不知人了此是一生學問大關係處　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人則在人者無遁情知斯三者故君子之道備

又曰命即天命之命不知命只是日用不知之百姓而以孔子自謂五十而知天命益君子之難如此

四書酌言孟子上

孟子見章

通章以仁義爲主不可把利字平對仁義是治道學術大關節亦是孟子一生學問何必曰利亦有仁義是正說仁義未嘗不利是權說戰國之君中於利者已深欲以空空仁義奪之其誰肯信故指陳利害反覆相形正曲引之於仁義處利字是利益之利不是財貨梁王開口說利又說利吾國只曉得有我便不知有大夫士庶了故孟子急以仁義挽他仁義便是大公無我之心乃人性所固有亦有

二字可味而已矣者謂此理已盡治道之要舍此無可言之意這兩句且只就理欲上說下方陳利害出來直窮到利之盡頭處使之竦然惕懼所以先呼出王曰一句下連下曰字何以字都緊緊跟着王身上來利之端自王發之害之實還自王受之甚何以內有許多商量計較在利國決無神運鬼輸之術不過祿議減賦議增耳人君欲獨專其千萬致臣下反不安其百于士庶大夫那得不急故初猶上征下漸至下征上此必然之勢全從上何以看出非是效尤下面弒奪即交征內事三疊言之者不過極言以

形容交征國危之象耳說到此把一個利字說得極冷淡沒趣了以見其不可言如此後義先利雖說臣下要根上好利來蓋習見上之好利而後義先利則身家之念重而尊親之意微不至奪上之有不足饜其心而遺親後君又不待言矣若仁義安有此乎遺後以心言要說得細皆自一念真切懇惻中流出一切利害都不計較二者也正應大夫士庶說見得舉國之人皆去利懷仁義以相接總由上先仁義以倡之故又緊打轉到王上爲之王者亦只是揭真性爲感應自有無窮好處何必曰利以自取危亡也

須知此節足上文之詞還他結語方與上文不同前曰亦有仁義而已矣重一有字攤他亦有以利吾國句後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重一曰字攤他王曰何以利吾國句倒何必曰利在煞語可味有味亦曰何必曰不止是說不說便罷直要他躬行仁義掃却戰國功利之習意

沼上章

通章重賢者而後樂此句舉不賢者以反足其意不是偶局指出一偕字正賢者所以能樂處指出一獨字正不賢者所以雖有此不樂處一篇肯綮在此二字借文王與夏桀來做個賢不賢的榜樣一法一戒照然嚴明重法文王上賢者亦樂此乎是疑詞不是傲詞故孟子但迎其機而引之樂不樂全在自家心境上說一後字有味是惟是個賢者憂勤足以致逸豫纔樂此而其中活潑闓暢何如不賢者雖有此秖益之悲耳何樂之有樂不樂勿着一能字引詩節申明賢者樂此句文王以下只就上詩詞衍其意至與民偕樂方是孟子議論與民偕樂與字要看文王之民樂境人人各足故文王之樂與之爲偕必與民偕樂而後樂益一體萬物之心始安耳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後

字正得與字之神偕樂處正是能樂處不是能享其樂引湯誓節借不賢者不能樂以明樂之不可不公意不與上節平對豈能獨樂句不必說到覆亡只想民情至欲偕亡滿目皆愁慘之象心下自是不快故能豈能正相對

盡心章

通章當以盡心二字爲主蓋王者之政王者之心爲之也看他許多經制區畫那一件不從不忍之心做來豈與惠王之移民移粟者同況不知檢不知發心忍極矣安得言盡耶此章重養不重教重農不重桑重穀不重材木治貴

因民不貴移民貴在平時不貴在臨荒時貴得民心不貴
較民數語意歸在末二句梁王自謂盡心便望得民意河
內四句正是盡心之事何也內便含罪歲意好戰節說者
謂小惠不可言得民孟子連小惠字亦不許他此只輕
轉以起下二節耳不違節與下節全要見王道因民之利
爲利更不須移民移粟兩節總是一套事非上節言始事
下節言終事也民苦移粟由穀匱也而穀之匱由時違也
故首言穀魚鼈材木皆可以佐食之窮者不勝食不勝用
亦照移粟看見在此在彼無處不有不必移此而與彼王

道之始謂王道之規模已具於此有謂暴虐之後小民失
業始乃更始之始非粗備之說五畝節重百畝一段是粟
之所出教亦以成養爲救荒本旨三可以字正王者節制
之妙謹以學術言學術之邪正人心風化所由關謹之不
使異端得雜其間申之正是謹處就所謹處又抽出可嘆
之耳孝弟而曰義是就良心最切使知其所以然之意養
中寓教可見教亦是養之至意王就民富教上決之見道
貫備於此不作與王說末節極陳弊政以動王備省之心
爲仁政地也梁王病根正在狗彘食人食不知檢則粟他

干狗彘所以塗有餓莩不知發則粟又朽於倉廩既不知
檢又不知發側下看兩不知正破他盡心二字人死二字
中不知消耗了多少百姓了無罪爲有反躬責己意便能
革當時之弊政行王道之始終故天下民至
民至只在無罪歲上見一點負罪念頭便自有許多教養
心事精神便可綿結天下何止加多鄰國哉

願安章

通章俱借答形主之法總見虐政當除意人主不能行王
道由其失心不動故不知政之可以殺人孟子因王之受

教緊承上文狗彘節意步步挑發翻出他病根猶以爲未
甚切故以爲民父母四字感動之再以無後二字儆懼之
說到此未有不動心者說挺刃只要引到政上下文庖有
四句正說虐政殺人末二節反覆言其不可庖有廄有民
有野有四有字彼此相形不言厚斂而厚斂自在其中要
他自悟出率獸食人來不言君言父母正見一體相關處
揮入行政二字正應以刃與政政字只緣人而用便傷心
體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漸須說得甚狠落下使民飢死
方有力不啻號呼於挺刃之下

晉國章

通章總以百里可王句爲主以施仁政三字爲綱以省刑薄斂爲眼目而精神轉折處全在暇日二字上須知惠王急於報怨不暇顧民之疲孟子教他休養生息俟其力全而後用之非是只要他救民不必報怨也開口說莫強二字此是梁王病根乃惜辭非誇辭其三敗中皆非義舉以貪而成其謬耳願比一洒是不勝其忿而求逞一快如之何有自欺其力意便不知救民以爲報怨之本然要敗之係其氣甚倭故孟子以百里可王激之此句是通章大旨

下四節正明此句但此句足王只虛論下節行仁方是足王之實施仁節正明百里可王之故句句要得引王意王如施仁政一句是一章之綱如字言須這等做方克有濟徒趾中不得用也仁政該得廣省刑薄斂乃其中大條目蓋三敗不勝非峻刑無以驅之赴敵軍儲無出非加賦無以脩其告急此必王之勢孟子特揭言之二句甚重暇日反下文奪其民時看此乃君刑賦所寬之日要見法網疏濶休養生息民手足得以舒展心思得以優游光景所謂化國之日舒以長也不是耕耨之暇忠信只是孝弟之誠切處入事出事正是脩處可使使字緊粘行仁上說只虛論民心下方實說戰勝內提壯者二字正以爲下用兵之地彼奪二節須何句與上相反正明秦楚可撻之故奪民時正陷溺其民處往征無敵重我仁不重彼暴故曰二字要他取信於古勿疑是疑百里可王之言疑字是做事業的大病根

梁襄王章

通章俱是出語人而述其問答如此孟子告幼君先發其不忍人之心大旨重不嗜殺人四字卒然二字要摹寫輕

忽的景象定以勢言指兵革寧息說一以權言指政歸一統說隱隱含不嗜殺意孰能一之指君言孰能與之指民言嗜殺包得廣凡刑斂皆是不獨兵也嗜字大是打動民心先指莫不與見自有不得不與之勢下正言莫不與言苗一段如詩之興體苗之勃然從大旱來民之引領從嗜殺來所謂天下嗷嗷明主之資也今夫天下四字極重正指出當時所以不一之故人牧牧字亦可味牧者養也正與殺反望以心言歸以身言出語人最有味政爲今天下之爲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故爲今天下之人牧告耳未

有二字與莫不二字相應

齊桓章

通章齊王病根在大欲二字故開口便說桓文下文闢土地云云正桓文事惟志向桓文所以興兵構怨甘作違心之事而不暇顧故孟子以王道奪其霸功而以保民不忍之方藥之保民二字是王道大旨不忍二字是保民的本原推風二字又是不忍的作用而是心足王句乃一篇之命脈也此章反覆攻擊俱是一難一解無非發明其不忍之心耳自百姓以王庖廚也只醒得個是心二字自有復

王善推其所為而已正解是心足以王自今恩至末反覆窮其不王之根而實教之以保民之事事是經營霸業之事此問便是求大欲的根子仲尼之徒不道而後世遂無傳所以尊偏術也無以一句要將王字易他霸字乎字絕妙挑動問霸曰事問王曰德齊王亦自分曉政足用為善處保民二字斷而王莫之能禦一氣讀保民二字極重即如保赤子意含下愛牛意就全民生上襯貼方有味保民即是德莫之能禦就在保上看出若寡人者一問詰氣甚緩後面不為不能從此剔出吾不忍三字極重以下百方開導總為此若無罪而就死地只從牛觳觫上形容不必添入字以羊易之亦王語講須斟酌勿犯後兩全意是心足以王矣只為有這不忍念頭便含個保民的端倪要形容是心隱隱勃發有火然泉達的光景以此心之本體至足省言勿添推致的話頭此句已說煞即從是心中生出個愛字又生出個不忍字正要他自猜自疑尋覓自家一個真心出來臣固知王之不忍句最妙是撥動他靈機的轉語煞甚喚醒齊王之心一向被錮他不忍觳觫之言不過一時偶觸而發故只把孟子所述不忍觳觫二句糢糊

答去只求解脫個愛字而已竟不能自覓得這個不忍之心出來即遽也此一字描寫仁見良心最妙宜王易牛之心原是不忍非是愛嗇又被孟子牛羊何擇一句所難心上卻打不過故云云而易之以羊也而字下宜添一何字此三句一氣看正是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宜乎二字與前誠有二字大懸前全是怪百姓故解之以無異此并怪自家故下遂護之以無傷無傷謂不出於愛此不忍之心之無傷害仁術一句正解何擇一難術不是方言處置得妙乃天機自然非有心也見牛未見羊政解說其易羊之心

無傷處蓋牛之無害以見而全已感之仁羊之無害以未
見而全未感之仁見其生一段重不忍字然又恐王以未
見者為可殺故又說個遠庖廚纔是君子善養不忍之心
處所謂仁術也王以羊易牛便是此意雖君子不過如此
此句分明是轉撥王心使之自信遠庖廚非為食肉計也
蓋於不睹不聞之境默涵天地生生之氣也使生人命脈
暗中常運耳齊王口口說不忍竟不知不忍是何心被孟
子見牛未見羊一句打動觳觫光景宛然在目方識得此
心不從外得若能常存此心自能保民而王莫禦又復疑

合於王却只是不曉得擴充此心耳故孟子下面引啟王
擴充但不就以老老幼幼說明與他只緣齊王認保民而
王甚難故先分疏其難易緩急使之了然而後告以用力
處一節亟用字過當云王無謂此心之難王也今王已易
其所難矣百鈞二段是喻體何以說仁民易愛物難此不
論事而論心也獨何與作怪嘆詞使王憬然自悟然則二
字翻得甚緊三用字最妙人皆有力有明有恩但自不用
耳三句重百姓句用字與推字有別推又是用中之次第
挾泰山節只重不為邊兩形處全要得鼓舞的語氣非徒

解形字全要照他不為之心声也老吾老節正是心足王
之實承上言王之欲王亦在用恩而善推之耳吾老吾幼
二吾字與及人字王重推恩有序正在此處及人及字謂
一念真切念念真切矣分明舉斯加彼但未露心字引詩
揭出運天下之本正明其所以易也運於掌只就心上虛
處說勿作治效言舉斯加彼空空就不忍之心說而詩意
自明只一念不忍之心時常流動勃勃莫遏性天中有自
然之運量雖欲不次第以加彼而不可得矣而已二字應
上可運於掌意故字緊承此意來保卽保民之保亦非說

效反言不推深明其當推也大過人卽保四海之功業善
推所為與上不為為字相應君子行仁不止空空一個心
如有見牛不忍之心便有這以羊易之處置的方法此便
是為後面制產以下正善推所為的實事正所謂仁術之
大作用處也因心為恩我有此心推將出去由此達彼自
有次序自能徧滿便是善推其所為以上答是心所以合
於王意已盡了又把他功不至百姓處再詰再與追究他
病根出來兩個獨何與前詰其難易倒置之故起下不用
恩此詰其先後倒置之故起下文請度提出古人政破他

桓文習見

朱羽皇曰言舉斯心二句政對他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引詩以証運掌并前來許多不了語一齊証合若作釋詩誤矣

權然後節政爲恩及禽獸不及百姓處全不在心上思量若細勘源頭了然自見輕重長短矣輕重長短不在心亦不在物在心之應物上度之度其不善推恩之故在何處也政要鈎引出其大欲來抑王節因王不自度而代爲之度妙在挑動心字不能愛民處不止一端而興兵云云其

尤甚者不忍一無罪之牛而忍殺無罪之民乎將此不忍心與快於心處彼此稱量能無惕然快字下得狠興兵三句串看興甲兵以危士臣與諸侯搆怨重在危士臣句齊王吾何快一念即是心足王之心將以求句實實白供矣欲之一字正愛民輕短的病根笑而不言欲大故難其辭非慚也爲肥甘五句輕孟子明知大欲不在不過引起話頭王之諸臣二句有冷譏齊臣意辟土地則強大而秦楚畏之故來朝秦楚既朝則中國爲我莅而四夷可撫矣一套事古人善推所爲以若所爲分明相反猶緣木求魚明

所求非所爲斷無可得之理後災二字掃盡他一段雄心

然則三句因鄒魯而槩論之孟子說保民而王宣王反以求大欲之故不能保民故言反本以撥動之兩言反本都反此不忍之心吾自有此心而爲外邊物欲蒙蔽故特揭出一本字此心爲保民之本即爲王天下之本但以是心反照不必外求故又揭出一反字前反而求之不得吾心何要重看齊王雖說於我有戚戚焉到底只是反求不透故此心得於一牛而失於百姓若反求得透則輕重長短亦是不忍中自然之分數何至有恩不用忍使民救死不

贍哉孟子兩言反本是因他一隙之明教他反求到十分透徹處正所謂明教以輔其志者也發政節仁即不忍之心發政所以施仁即上文用恩推恩功加百姓處使天下三字直貫五句五個欲字正照求吾所大欲欲字看合天下之欲方是大欲若一人獨欲天下必不欲矣孰能禦應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句上面說發政施仁尚無實下手處故王曰吾惽不能進於是而孟子遂舉保民所最急目前所至急恒産一事以教之下手制民二字又打動他不忍之心不忍一牛仁人之心以羊易之仁人之術焉有仁人

云云又獎他又規他絶好挑撥機括不開民政是不忍斯民而必用恩處是故緊承上恒產所係之大來明君即仁人行仁有術無隱不察是明君其實即能保民者必使內有經畫周詳意二足以字即及老及幼的精神必使字貫下四句合看纔見制産之妙驅猶率也然後二字重看驅即教善即恒心今也民非無産上亦非無制然與五畝云大異矣乃因其所制之産而立爲厚斂之法耳一恒心也虛而言之則曰善實而言之則曰禮義救死不贍固無恒心皆上有以使之也再言反本見行仁不必外求只要反在不忍本心上來葢欲王察識此心以爲推恩地故曰是心足王兩本字不必分疏五畝節此制産之實也承上反本來要得推恩意五畝三段是使民有恒産須重看五畝百畝正明君之制也恒産制則民有恒心故有謹庠序一段即上驅而之善二句意耳井田學校不平末句打轉大欲能保民而王莫禦又何屑桓文之事

莊暴章

通章見樂只分公私不分今古重好樂甚一句與民同樂即甚也好樂何如一問正恐王從欲處多甚字只是滿其量暗含同樂意然勿露庶幾只是言其精神益溢太和充周將宇宙戾氣消於王之一念勿塡入治字此二句是通章血脈與人與衆所謂甚也與非徒與之共鼓樂共因獨要得情意歡洽血脈關通之妙旣曰與人又曰與衆恐王以人爲左右近習之人只要喚醒百姓意人也衆也謂此民也臣請爲王言樂看一請字全從兩不若轉脈葢不知其不若縱言之無益也旣知其不若則已得樂之情正好對王徹底細說何暴之未有以對耶連說五個今王絶妙提呼古樂有何可想有何可見只就今日試看作何光景作何局致不與民同則如彼與民同則如此原無兩樣樂分甚麽古今只爭好之甚與不甚耳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正首節註脚所謂王之好樂甚齊其庶幾者葢如此兩百姓聞見處雖指爾時實繇平日先有一段愛樂之意鬱結胸中故耳目感觸倍覺舒慘之異常耳張侗初曰孟子論樂就民情欣欣動色處描寫一番覺得鐘鼓管籥都

是借民間景色爲者樂的此等意思直從虞廷典樂來

文王之囿章

通章論囿齊王在制度上論大小孟子在民情上論大小只重與民同之一句當時齊王既廣其囿左右必有假文王以逢之者孟子亦不辨其誣只引他到公利上去按文王猶方百里起豈有七十里之囿大抵周都岐豐山林陵麓多於原野文王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耳與民同之便是一國之人之囿了故民以爲小不是猶嫌他小只是不覺得大蓋若己有之并其大亦忘之也此便見王民景象

末節叙始至一段冷言諷刺多少機鋒爲阱於國中最重正與與民同之句對看四十里之囿本不爲大夫以四十里爲阱且當國中人羅其罪便怨其大耳

交鄰章

通章要以安民之意爲骨天以愛民爲心以大事小者順以體天愛民之心也故曰樂天以小事大者兢兢不敢拂天愛民之心也故曰畏天而勇正所以善成其仁智畢文武二事証之須知文之大勇在對天下不在伐密武之大勇在助上帝不在伐紂可見古人處大小之間不必諱勇但要從計安天下而發耳不然仍是敵一人事大以心言事小以禮言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視天下猶一家不復知有大小強弱之迹惟欲感而化之以歸於仁知者知大之當事而弱之當爲役直見得道理自合恁地不止利害分明湯與文王太王勾踐是事小事大的榜樣樂畏二字已在上文爲能二字內了只重二天字照下畏天之威看來正指上天之天不必以理代之蓋吾人並生並育於天地之間天之意亦欲使之相生相養而已不曾教強去凌弱大去暴小致生靈不安此即是天之所在也畏天者有

所戒懼之謂知其不可違不但不敢侮大挑釁兼有兢兢自治意樂天者非有所畏中心誠樂而爲之也亦總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耳保天下不止說氣象我能舉小大一聚包容徧覆則兵戈不興士民不擾疆宇之內萬方之外那一人不享他和平之福保天下乃容保之保保其國只是保守之意引詩單言畏極妙要知樂天裏面也全是一副戰兢惕厲心腸自其坦然與物無競則曰樂自其懼然無敢戲豫仍是畏於時時字着眼出王游衍無往非天威之降鑒曰明曰旦何時非畏懼之小心詩所謂保指天命

說不指保國說王請大之一句直與起下三節精神勇合於仁智便大以遏三句一串下密人侵阮非侵周也然侵阮不已則滋蔓何窮故遏密不但安阮遂有以答天下之望此文王之勇也只點透勇字下句方見其大下節同怒者勇之發也一字重看正見勇不輕發安字與保字相應天降至四方推上天立君之意有罪句言已必盡君師之道一人二句是孟子釋書意一人虛說暗指紂衡行不遵道而行即越志也而字亦字俱承上文王言今王亦一兼承文武所謂王請大之者以此一怒安民非并鄰國而有之或鄰人悔禍嘉與維新我不殄彼之祀便是仁吾可固吾之國便是智小大咸得其所便是天下之民俱安故一怒之勇亦是交鄰之道

齊大國也可以使保天下故宜以安天下說照應前交鄰處是大關鍵

雪宮章

通章關鍵在引君與民同樂樂以天下句一篇要領前三節正意已盡後不過引先王故事以為法戒耳其實事在補助其打動齊王在君臣相悅四字亦有此樂即賢者亦樂此乎意孟子對曰有便接人不得則非其上見賢者何嘗無此樂但有則便要公之於人此二句已引向與民同樂上去不得而非其上邊輕全側重亦非也遂在為民上三字着神合兩非字看便見君民一體意樂民之樂四句泛論上下休戚相關之情樂以天下方正就為上的身上說以字着力樂不以已以天下謂以天下之歡聲喜色為吾心之太和也憂不以已以天下謂以天下之愁苦怨咨為吾心之痌瘝也此二句正是樂民樂憂民憂的斷案然而不王處方是民亦樂其樂民亦憂其憂未有不王即在此中看出景公晏子覇習本不足道而孟子引之却重先王二字是引他法古非是法景公修守正與後惟君所行行字相照要知孟子只借個景公來做個宣王的影子却把晏子來做自己的影子取他人的唇吻寫自己的心胸只是要宣王與民同樂耳天子節意重省耕省斂上巡狩述職是先王遊觀之大者故統言之所守所職皆侯國治民之事故曰無非事者此句承上起下意重下段春省秋省天子諸侯皆然言巡述之外只有此耳引夏諺正與非其上相反遊豫不分遊則必豫也民休由于上助休豫

是民樂光景今也句指當時遊觀說句句與先王相反䏎䏎二句正是非其上處是民憂光景從流云云正指遊觀實事不但釋義是深恫遊觀之不善處先王節即上流連等義推之見先王無此荒淫惟君所行緊承先王無三字來不是聽他自擇直要他决意法先王非介在兩可說詎景公悅悅字最重通節皆從悅中來下相悅亦重君邊言臣悅君正欲使君悅臣也大戒示與民更始意出舍不敢寧居且行將省民也發補是實行先王省耕之事彼時景公是春遊故止說補不足勿說助不給在內於是始三字

可玩正反今也不然之弊召太師作樂一段是摹寫爲事爲民之意而君臣相悅自寓其中徵招角招是孟子指其所作之樂畜君何尤是指其樂章好君是又解樂章意要知總是這一章詩依徵聲歌出便謂之徵招依角聲歌出便謂之角招舜以韶名其樂意在主於康庶事阜民財今亦謂之招亦見君臣爲民之實意詩之篇章不可考此舉詩中一句言之耳何尤是君悅臣孟子補出好君是臣悅君通篇只聽得晏子抵掌而談字字打動景公然却字字打動的是齊宣王孟子借來正轉移王心處

陳伯玉曰雪宮自娛何知樂民之樂特引出舍來打動從

明堂章

此章以行王政爲主首二節因王欲毁明堂而啟以王政當行治岐一節是正說公劉二節因諉不能行而誘之是襯說總要他行王政意須知兩與百姓同之即治岐之政不必看作幾層王者之堂重政令言不重制度上行王政就平時出政說非指居明堂朝諸侯時事治岐一段自耕者至罪人只消五句說盡而鰥寡孤獨却費許多說話者更是要緊動齊王蓋一物失所遂傷天地之和人君須從

此處體貼則生意無一處不到所謂必先者謂加意於此而不遺也公劉太王本未嘗好貨好色好貨好色本不足以致王孟子只爲仁民之心急了隨他如何躲避都要引他仁民路上來好貨只取詩中乃積乃倉一句好色只取爰及姜女一句故公劉也可說他好貨太王也可說他好色全是無中生有的議論只要齊王與民同之耳上節看兩個有字即所欲與聚念頭下節看兩個無字即所惡勿施的念頭曰居者有積倉云云則其平日自不忍使其民[illegible]也曰當是時云云則其平日自不忍使其民無室家也豈因

已有是好而始推之以與民同耳啟行曠夫下補與王業
意方與於王何有意相應

王之臣章

首節原情次節議法凍餒暗指稅斂困民不治暗指嚴刑
峻罰設此二段即是四境不治的斷案全要尋他有心之
問無心之答一段情景四境節是孟子立言本意四境內
只冷冷諷他未着齊王身上顧左右句記者形容一時自
慚光景如此不是飾非拒諫此處見齊王朴實孟子終於
不言俟其自悟也

故國章

此章要發故國係於世臣而今日當預養親臣為世臣地
精神全在如不得已字下數然後字正其不得已處末句
中明所以如不得已之故蓋用賢所以為民立國規模全
在得民心為主讀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一結便知此
章為民而發須處處參入民說世臣所謂元老舊臣也然
世臣必自親臣始親臣即所為腹心之臣不是倖臣全在
不知其亡上見王無親臣非徒以亡去為無親臣也曰不
知其亡便只糊塗混帳夢中過日或所用非其人旅進而
旅退或負人不為所用離心而解體此可想見朝堂之上
一段昏蒙陰翳之象問何以識則有知其亡之萌意故孟
子教他先要從進用時仔細詳審慎的精神全在如不得
已四字画出下數然後字又正說其如不得已處將使卑
踰尊疏踰戚猶云將使他為世臣也蓋今日之親臣乃他
日之世臣任用何等隆重倚賴豈同小可始進之初雖欲
不慎而不得說賢又說去不可一段恐其失賢者正欲得
真賢也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耳蓋國君欲進一賢其時
便有許多議論有一番說可的又有一番說不可的當擇

擇欲進之時慎於去不可正其不輕以為可用舍兩擇總
是進賢一事不是去已在位者曰皆曰賢皆曰不可只一
皆字內有許多病弊在然左右諸大夫之為君不如國人
之自為故可不可總以國人為定此已暗透着為民父母
意又說可殺一段以國家不得已而後為者無如殺人一
件今進賢時用心亦如此慎可謂如不得已之至矣要影
借相形說上面踰尊踰戚且只就進賢關係淺淺處說直
到然後可以為民父毋方是進賢如不已的本意為民父
母非以好惡同民言也此用賢即有賢無不賢而父母之

澤及于民者無窮故可以為民父母然後可以四字要看得鄭重見不如此便不可以為民父母蓋必可以為民父母方能固結人心培植國脈在一時托為心膂在世世倚為楨幹所以成其為故國耳湯霍林曰此與大學絜矩不同彼重在同民心上此要得他兢兢業業體恤百姓意思幾與上慎字相關看然後可以四字非許之之辭乃難之之辭

湯放章

君必桀紂方是獨夫臣必如湯武方可誅獨夫孟子以誅

字易弑字大有扶綱常意在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紂無仁義與天下無相聯屬故曰獨夫

為巨室章

通章總欲齊王大用賢人人主任用賢人豈徒為賢人屈其所學哉為治國家計耳齊王小於任賢郎是輕於愛國故上節詰其任賢不如任木下節怪其愛國不如愛玉也不任賢正是不愛國一直貫下為巨室影國家大木影賢才工師匠人帶說不重幼學不是窮養達施意須知學定於幼乃業定於初志是孩提之真性素豫父師之傳授已

真故及其壯也正欲以此學行之壯欲行有不肯自壞而小之意則何如有駭然意語意了而不了正欲起下文更端雖萬鎰不是說價少還是說價多方形容得愛的意思出言雖如此貴重如此珍愛只得交付玉人之手方可成器曰必使玉人琱琢之則隨他處置更不須教道掣肘他此全是護惜這一片美玉只恐師心自用弄壞了他至於治國家却不任賢人一味憑着自家擺佈則何以異云云何以異三字是惟異的聲口不是詰問的口氣教字內有把持牽制意治玉而自教琱琢鮮不壞玉治國而教賢人從

我鮮有不壞國家矣

勝燕章

宣王意在取一邊故捘天以神其事孟子提出民字正對天字言側重勿取正要齊王自揣語意極圓悅不悅是預先度定的非既取而觀民也此亦是論理非實事文王恭嘗取商未有民不悅之事簞食四句不第談民情直破五旬二語豈有他哉暗見得不是天意益深益熱分明是以暴易暴孟子已窺見燕民不悅故云如運而已矣

取燕章

何以待之齊王心中畏甚爲政二句是一章綱領誅其君
弔其民是爲政于天下的根子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
千里畏人的根子先引書而後自說自說而末復引書正
言湯之所以爲政於天下處誅君正所以弔民不平天下
信之此信不在臨時從平日能行仁政來不止不變即在
弔民內想出個景象如此民以爲將拯己以上言燕民望
齊救意若殺其父兄以下言燕民反被齊殃重下段若殺
四句正是取燕實事使不取燕則民方簞食壺漿迎我何
必有殺係之紛紛哉天下固畏畏字即千里畏人畏字不

剴忌動天下之兵言兵端自我啟也末節正答何以待之
句速出者先將此意布告燕人以安其心而使風聞于諸
侯也速字最重不速便無及了反旄倪舉未殺之父兄與
係累之子弟令反其初安堵如故也止其重器中包得復
其宗廟在謀於燕衆正是收人心處此是失却第一着猶
有第二着通節以置君句爲主

鄒鬨章

以君行仁政四字爲主鄒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
之心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事而有司所以殘下
者由君不行仁政也穆公不尤有司而尤民孟子不但尤
有司而并尤其君玩民莫之死語穆公有咎民之意味誅之
二句穆公眞非仁主致民之坐視有司而不救也穆公說
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孟子却說民之死於凶年者不知
幾千人穆公說民疾視長上之死孟子却說有司當日亦
曾視民之死而不救此正出爾反爾處凶年如兵戎疾疫
之類饑是穀之不熟君之民三字公只曉有司是吾有司
不知民亦是君之民君與民隔所藉有司上達其情今君
旣不行仁政而有司復坐視不告民方恨雪憤之無地況

望其救乎君無尤焉欲君引咎自責意政破其如之何其
可也意君行仁政是切緊要穆公行仁政以倡有司親上
死長從疾視其長上來斯字捷捷政出爾反爾之意仁政
指得寬不止發粟一件

滕小國章

纔說事字便只要依傍別人如何可以常恃孟子畢竟做
自守一着曰是謀非吾所能及大有感慨言是乃僥倖苟
免之策我却不知欲圖存只有自強一策民勿去由平時
固結民自不忍去味鑿築效死有許多綢繆捍禦意在即

次章所爲強爲善也是則可爲正教他此處着力下手做見外此再做不將去的正與無已則有一焉呼應無已猶云無可奈何與無以異

築薛章

此與上章只一意把太王遷岐立案正所以堅文公死守之心若曰遷非易事卽賢如太王亦不得已而爲之耳其後求子孫王業只在爲善不在遷岐所以君子爲善只求可繼此外非我所能必亦非我之所致必耳然則今日爲滕計止有強爲善一着而已矣再無第二着遷國以圖存

計之左也大意只如此創垂亦承爲善來創爲世業卽垂爲治統創爲世德卽垂爲道統爲可繼正君子創垂初心只要子孫世世守法非有期于必王之效也爲善不過積德行仁堂堂正正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又不從在岐迯遷徙上布等

竭力章

當時小國值強凌衆暴之禍只有出奔守死兩様太王亦是出奔但去而能存耳邠民樂從岐山立國此太王身之所能爲也故雖去一世守復得一世守若五十里之滕舍此而去何處更延宗祀惟有悉悉收拾民心專爲效死之計庶幾上下同力猶不至於遽亡者也全在非身之所能爲句上見得宜效死請擇亦正要他從身之所能爲不能爲處度量須抑揚重守邊守字兼爲善自強說非僅固守城池而已

狄人之欲土地太王始卽知之其事之以皮幣等者乃是緩狄以徐遷之計亦是曲留以怒民之計交鄰章稱其智正在此

魯平章

此見孟子不怨尤的學問本領禮義所指者廣倉所謂禮

義只就外面儀文度數豐儉隆殺上說正子本以五鼎參他却先之曰前以士後以大夫直是要露出大夫士以陰折之耳行止且慢指道說卽上告君沮君二項便是行止之機兩或字有莫之爲而爲意已暗含天在遇者須該行言聽懽若魚水方見明良遇合意非止柔輿一見便做遇也孟子直以天字壓倒臧倉非以天自寬也此天字非一已之天乃平治天下之天小人亦爲氣數所使隨他權奸何能與得一分氣力安正子之心亦以奪小人之魄

當路章

通章是黜霸崇王在由反手也分上言王齊之易下言齊王之所以易總之以德爲本以時爲乘通章只言時而勢自該蓋勢不能違時而獨立也可復許乎乎字是震驚而不可必之辭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言此外更有光明俊偉者皆所不知此雖是鄙丑亦卽是鄙管晏處兩孰賢就人品說畏只是不敢忽非不及也或人初擬曾西於子路因其不敢當始及管仲亦知管仲不及子路蔵見高於丑多矣得君專便含個勢在行政久便含個時在功烈卑歸重在德不足把專與久兩路相形見得無解於功烈之卑責

功烈卑句凡人不爲則不願只責丑何不以曾西待我不可看低了曾西丑因功烈如彼其卑之說遂舉浙若顯君來說見得管晏功烈不卑以字重看猶不足爲深詆之詞以齊王以字大有力正與以君霸以君顯對照反手與運掌不同運掌是順治反手是轉亂爲治反字大有作用把虐政一反轉便是仁政故易反手內就含有時勢然勿露以齊王非謂齊王也乃孟子能以之王耳此非誇語實有可據處在丑意不在王上在反手上且字宜玩言姑勿他論王業莫盛於文王猶必數聖相繼然後大行以致王今

言王太易此所以滋惑耳亦不是不足孟子由湯節反覆發明文王何可當一句以破丑文王不足法之惑何可當指德言由湯至武非其臣也總是形容商家世澤之久世業之大以引起文之難王不必拘拘分貼上言天下歸殷久矣下言紂去武丁未久是言其盛久而衰未久上曰久則難變下曰久而後失之亦見其盛久故未易衰衰未久故久而後失皆反覆明難王之意由湯至難變也是人心戴商之久武丁至存者是中興遺澤之遠又有微子至相之是衆賢維持之力故久句總承之尺地二句加一況字

轉下其有其臣二其字指紂言卽文王之百里亦在其有其臣之中文亦代商而布德耳是以王之難也須知文王以服事殷何必計以王之難易但要言文之難益以見齊之易耳文王難王全是非時方百里起只帶說齊人節承上起下以下方實解以齊王由反手之故齊言本意重智慧孟子引來喚起今時句見時不必待捱入勢有可乘意待時乘勢只爲有智慧有鎡基者言也若無智慧鎡基雖有時勢何益故後面又說德之流行提出一德字便與霸者作用不同夏后節是正說今時則易然且王者一節是

反說今時則易然二節總見有可王之資而又適逢今時只渾融說個時而勢自在其中仁政與虐政正自相應下節旦字一轉又見亂極思治猶如饑渴易為飲食言久暴之後易為仁民生憔悴根王者不作來上仁政而王莫禦己綰完今時則易然意又用一且字轉下不過深明莫禦之意蓋以見今時之易也引孔子曰德字指德澤及人者言應上面文王之德德字德而曰流行便含時在內若非其時德亦壅遏鬱塞而不能流行矣文王之未洽非與須祐下文說謂德澤本易流行況復乘此時乎方與文王無

礙萬乘之國句從今之時內抽出勿重倒懸在憔悴上見倒須用反與反手應事半古人不必深仁厚澤功必倍之可以反手王齊應上功烈之卑句惟此時緊照跳於此時甚於此時見文王不可以例論可惜哉此時孟子有汲汲用齊之意

浩然章

丑不是問事功是問心學如此緊承霸王來則動心宜在功業上論言事功不消說了到此處畧有些粘帶不是尋常酬應一般如齊桓之震矜謝安之折屐皆動心也此等只是根基淺薄把功業放在心上若平昔有涵養根基牢實便做旋天轉地也只屬應迹何動心之有章末既說願學孔子又推尊孔子於堯舜百王之上可見堯舜百王事業只是餘事便做到霸王如何動心看來霸不足論若動心的也做王道不來孟子只論不動心未暇辨及此不動心分明是個勇孟子的不動心却是大勇若止論勇則孟賁而外尚有黝舍若論大勇則惟曾子所聞於孔子者足以當之孟子願學在此不但告子不足道雖子夏子游子張與我子貢冉牛閔子顏淵伯夷伊尹俱非其至方且豈

舜百王皆在範圍中何霸王之足動心乎篇中人名錯出自有線索過孟賁遠還指不動心為是蓋孟賁絕力其負重必不動心夫子當大任而不動心又過之矣是不難非以不動心為易如不問所以不動而但言不動是則何難即告子亦可以先我先謂較捷一着說一先字便非善養以俟之便是弊病有道是泛問有個方法曰有亦只虛虛說個必有道方能不動也下知言養氣正是道引黝舍二項因世多以養勇冒浩然故先以此二子引到曾子身上去以開大勇之源此二節不是實敘其事總是極其形容

味一思字視字便見就是日字亦是代為舍語耳不撓不逃直盡他勇敢瞋目的模樣此二句是不見屈於人以下是必報夫人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于賤者雖貴者亦必報之不惟辱來必報雖小不善亦必報之視刺萬乘二句不是就刺了其意若刺之無畏者惡聲只就諸侯說句句要模寫必勝意出舍自述其所能故養勇上加一所字視不勝猶勝以下皆舍之言只模寫拚命撕殺口氣量敵二句雖說他人然總是表已無懼意舍豈二句是孟子推舍視不勝猶勝意勝豈所能必得只是能無懼蓋惟儘

力向前雖不勝亦無悔也句句要寫他無懼意黝舍是影着告子曾子是影着孟子自家只為告子似孟子恐人誤認學脉故先言黝舍似曾子子夏似者不同道而相比之詞只在人己二字上彷彿氣象必勝則不可必於人無懼則可必於己故舍比黝之守較為簡約其實勇只一般說未知孰賢已將二子都抹殺了後却把大勇來壓他說舍守約正要形容曾子之尤約不可云舍優於黝曾子又優於舍子襄節承上說來見得孟施舍雖似曾子特以氣勝耳未聞聖賢之大勇也故此以大勇言之自反四句形容

理隨氣轉的模樣正見得自反而縮便是大勇以寓養字之意四句須合說方見大勇自反功夫在平日不在臨時二吾字着力吾往是往而决大疑斷大事以一是矯衆非一正抗衆邪皆是自反而縮便含下集義等意千萬人吾往便有塞天地氣象

按字書縮收也斂也退也蹙也不及也從無以直訓縮者此杜撰牵合處看來縮字對伸字看是收斂淨盡之意反之於中慮惝愧怍之根剷削殆盡連這點神氣斂藏不露如莊子所謂望之似木雞這方是縮如是而吾往所謂不

得已而應之者也若收縮未到十分田地未免血氣用事血氣便有盛有衰能必其不惴乎不縮便是守氣縮便是守理能疑能懼正是縮意自反二字最緊要告子兩勿求全不自反我知我養及行有不慊於心等語全是自反惟常存惴褐寬博之心纔見得自反而縮之力彼悻悻自好者安能自反而不縮這惴從自反中來正戒慎恐懼工夫勇即氣守卽養黝合曾子總是守氣但其守有約不約之分耳守約全從自反上看出自可以觀其約反可以觀其守又不如是相懸遠此節只提心脉以示人更不與施舍

較守氣者亦欲不動此心不知心苟可動氣必不能持心
不可動氣亦不必守約字不論勝負之情而論無勝無負
之神正從心之動不動處微觀之大抵黝是刺客舍是戰
將告子是枯禪孟子是自在大通禪不得於言四句相承
說言以理勝爲得心以順理爲得告子當未言之前便已
不得於心了故不得於言全該就自心去想他恐心爲言
動便想他不通曉罷了更不反求於心就他勿求於心處
自然不得於心了却又再不求助於氣論來勿求於氣雖
不是然病根全在勿求於心上能求於心則理無不明而

行無不慊不必更求之氣而自無不得之心矣可不可處
全在這裡微辨求氣還是第二義看來告子勿求一味硬
做下強不照管全不曉得自反工夫羅近溪曰告子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把心在言外另作一件物事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又把心在氣外另覔一個去處勿求只要個氣定
是倒做孟子持志是心上做工夫是順做夫志以下兩截
志氣一見合一之體倒重氣之不可勿求意志是心之動
而有所向處也則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凡氣之附麗於身
者皆聽命於志是志乃主宰夫氣而爲氣之帥也自足至

首都是體氣則充滿於體之中周流貫徹體非氣則不能
運動故爲體之充也充字反下餒字自明要見能輔志意
若卒徒單弱則主帥無衛矣至是至到之至次是次舍之
次言志到某處氣即次某處也就帥字充字上見得故曰
是孟子自說不是成語持志二句固非內外交養然謂無
暴工夫全在持志上亦是而未透細玩下文集義有事云
云單說養氣並不說持志可見養氣自該得持志了持志
是個大頭腦其實落下手工夫全在無暴其氣上志與心
微別志者心之所之心纔有所之便涉着氣分了所以說

志至而氣即次如主帥轉動便離不得士卒也持志持字
是挈把得定不放走作不令妄有向往告子勿求之說亦
是要去持志卻不曉得養氣工夫一味硬力強持所以不
動雖提而不免於暴氣何以見得他暴氣只味外義兩字
多少不妥貼在故曰持其志全在無暴其氣故曰告子未
嘗知義義與氣合外義即外氣了安得無暴孟子集義養
氣於持志全不費力或疑下文養氣中行有不慊云云仍
在心志上用功如何反說無暴其氣爲持志工夫不知無
暴其氣原不在氣上着力集義有事全是心學但歸重無

暴其氣上則勿忘勿助等語正是持志的妙法若歸重持志上不但告子自謂持志雖必勝無懼爲主亦皆自謂能持志矣惟以無暴其氣無暴二字按之於三子便覺不合如曾子自反而縮足以當之要得不以無暴其氣爲持志之功夫乎又嘗以兵喻志氣持志是定帥無暴氣是練兵假乎定帥爲重却不知將帥之能全在訓練但訓練處仍須靠若將帥爲主此可悟持志無暴氣之理求心與持志有辨求字活持字死集義慊心心在此氣亦在此能求者一以貫之而已若持志只與不動心字面一般看此章專

論不動心不動處本是勇勇必從氣上論守氣者全以氣用事勿求於氣者全置氣於無用善養浩然之氣者氣自聽吾用而不爲氣所用譬之用兵舍是猛將非大勝即大敗告子是自守之將不敗亦不勝孟子則智勇兼全之將百勝而無一敗者丑意志氣不相離則持志即是養氣更不須有二層工夫故孟子把志氣相關處指點見得持志工夫正在無暴上志壹二句要抑揚串說重氣一邊志本是心之動的不一則渙散無其帥氣本是周流的不動則枯槁無其充故志可一而氣不可一氣可動而志不可動

也志之動氣令氣發越充滿氣之動志即心體亦多不寧照下蹶趨看則志一動氣宜主舒邊說趨蹶動心非是直以趨蹶作暴氣蓋謂如趨蹶之動心可知氣亦有關于志特舉此爲驗云爾我知言二句是舉後之成功言兩我字與告子相形看知言養氣可見言與心無二體心與氣非二物持志無暴即善養法知言者空明之畢照浩然者元神之渾淪乃是不動心光景難言只是不易言謂須實體而自得非有不可言也故下二節兩提其爲氣也再三模擬之謂正所謂難言處不可說體段功用通節在善養後

指點其妙志大無二處不包至剛無一些可壓已描盡了浩然之狀了直養二句將塞乎天地之間來掛他至大至剛之狀總是本體勿涉功用說直養意在本節甚輕但非直養者不能有此浩然景象耳直者任此氣直遂發出自是剛大但須理直氣方得直故須直養直養便是無害即下文集義而非義襲不是兩層氣體之充也便含得浩然意塞乎天地之間極言其充耳要認得氣從何來入身之氣即天地之氣人只認得寸管中出入爲氣則落在軀殼中謂之血氣鼓而用之謂之客氣非浩然之氣也浩然之

氣直是乾坤靜專動直靜翕動闢的氣不以私意害之此
氣復了元初本色則吾之氣卽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卽吾
之氣但見舉目開升降飛揚溫涼寒暑薰蒸相塞充滿無
間不知其孰爲吾之氣孰爲天地之氣眞個是塞乎天地
之間未消說到彌綸參贊處塞天地只是原還他本來剛
大便與天地不作兩物且勿遺了之間字註中無間二字
最可想此與下節正言浩然之氣都就氣說尙未說到人
能養成上故兩以其爲氣也起之上塞天地只說得一個
懸空境界到配道義方見塞天地之實落處配道義的道

義只是說個理這理要在人身上做不是氣運用他如何
成得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義自是義須是勇往做出
他方是個義故理者氣之主宰氣者理之運用天道非二
氣太極如何成得功用無是無這氣餒仍是氣餒候對充
看苟不能直養無害則無是至剛至大者以充其體卽有
血氣亦易衰而不能配道義矣如忠孝節義今人亦明只
是不曾養氣故做不了論養成之後氣固配乎義便知氣
之所生本於直養無害了集義兩節不過發明之耳人之
生也直生者氣也非自反常直氣能生乎故曰是集義所

生者集義在心上看集如集大成之集握義之柄而事事
逢源蓋從源頭湧發不在事上做工夫若逐事矣集仍是
義襲了生字要細看不是事事合義了另有一種浩然之
氣發出來原只就是這道義勇往奮發精神鼓舞有勃然
而不可禁者便是生襲如襲衣之襲正是外意襲則取義
附氣而心不許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雖說襲取不得的
証驗襲於外必不慊於心然味一有字却是進一步語言
不但一行一事之偶合于義不可強氣之生雖事事皆合
義而有一行一事之偶不合于義就此不合處心便不慊

氣便餒了必毫無不慊方謂之集蓋氣從義義從心義不
在心外襲則氣不在心外取也告子之不得於言不得于
心所不得者何物不得此義也究竟所以暴氣而不能持
志說告子外義不重貶他只借他印証自家所長外字對
心字看告子只爲看得義本在外另有一個心在如彼長
彼白耶以應世緣而我心無干焉者殊不思離義更無慊
心之處所以有不得於心之病集義是養氣的丹頭二勿
字是集義的火候告子外義只是守其空虛無用之心故
繼之以必有事焉見不落空此四字最重二勿字言集義

之節度只就其間提撕儆覺而已捴之養氣者只要在義上做工夫不要於氣上着力蓋集義可爲也浩然不可爲也正忘助是一連的病痛助長乃病痛到頭故下詳言之宋人一段因是說助長其實正忘都在內天下之不助苗長何指養氣者言助長者只是血氣用事粗狠狂暴直氣根本已摧折了害字只就當下見之不必說到任事上正是孫其氣也上說直養不曾說直養之何事上說無害不曾說害之何在故以集義義襲辨之助長正是義襲此心生機不絕義不生心則非義者生心矣義生心即爲至剛

至大之氣非義者生心即爲害政害事之言孟子之知言知義也知言不在言上討分曉全在心上摸寫詖辭六句因言而知其心生心六句因心而知其害皆所謂知言也連舉詖淫邪遁者見憑他千般說話皆不能逃吾之鑑言與心之病相因者蓋言之詖猶在正路上只說得這邊不顧那邊此緣他心有所蔽只見得一邊詖則流而爲淫如水之泛濫四出漸漸出於正路矣緣他心上錮蔽已久遂陷入深處故也淫而不已必邪其心已全然離却正道矣邪而不已必遁則別生支節如亡子出奔彼此躲閃推[illegible]

人之得其蹤跡也乃心之離而至於窮則屈于理而不能自伸如旅人離其鄉里遂終年飄泊窮無所歸矣嘗看四所字便見病源之在何處生心以下正申明上四句之意蓋詖淫邪遁不自言起而蔽陷離窮亦不自言止也生於其心四字提起看見得四病不是偶然一念乃生於心者其害雖發于政事然就生心時便害不是流弊蓋四言皆談道之言四病皆見道之病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非止以空言惑世實欲主持世教然毫髮之辨若不從根原處討個分曉世必以爲確不可易之論而見之行事其爲害

不小矣知之便有以息之距之放之使邪說者不得作直是孟子承三聖作用不曰不易吾知而曰不易吾言正以其無不得于言者俟諸後世也說辭須知言德行須養氣夫子既聖丑是推尊孟子匆說疑其過任覩下節引言自可概見丑意只借諸子以形孟子原非品題諸賢匆太分折下以一聖字作案借孔子不自聖來相形語意直到願學住提出仁智二字此是因學誨相忘處以論夫子心體之妙不作推原即不厭便是聖心明通處即不倦便是聖心公溥處玩仁且智三字則仁智歸併一路捴見心體渾

論之妙學不厭數語見得孔子是聖而已亦不敢推爾鉅
言養氣便見願學本旨後願學之說持因丑不違爾明言
之耳一體指文學威儀言具體已無一不肖所爭者神情
邈忽之間耳微字只輕帶都不可說壞丑因孟子辭聖不
居見得此數人皆聖門之選故問其所安學何人姑舍是
若不欲以此自限也纔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
多既數子不同道且虛莫露淸任時字亦不是外之之詞
只渾說淵源各別便了乃所願只推尊孔子不必說孔勝
夷尹學孔子要與不動心相關蓋仕止久速一聽於時此

心常如太虛而已無一毫芥蔕便是不動心源頭孔子刪
述六經即學即教孟子知言養氣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
分明是欲做孔子的事故丑問霸王不異而孟子反結歸
學孔子上若是班乎與然則有同與二問俱承皆古聖人
來自有生民以來不知有幾多聖人了合道德事功說不
泥仕止久速此已包宰我子貢有若之意在內矣百里節
言三子德之盛君百里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應前加齊之
卿相不足道也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是自反而不縮所
以不爲二段串說言其德足以得天下而其心又不肯茍

得也兩皆字俱提起孔子說此二段爲贊孔子事功張本
正以其不爲君不有天下卻做出萬世事業所以爲生民
未有　於有爲處見有王之德於不爲處見無霸之心孔
子與二聖異處直是難言故下止引三子極稱夫子之語
使人自思得之智足以知汙不至阿一抑一揚極明其言
之可信賢於堯舜遠矣就有位無位一時萬世上較堯舜
是一時之夫子夫子留萬世之堯舜見禮五句泛言羣聖
末二句推尊至聖政與其人俱往而禮樂則常在故必據
禮樂以推以此法品第百王皆莫能逃其鑑矣夫子定禮

以寓政正樂以昭德其立道綏和溫良恭儉讓之妙皆子
貢所親炙而神喻者故見得百王莫及非一時萬世之說
豈惟民哉言不獨民有民之類也類以並生言萃以並處
言拔萃就是形容出類的意思不平惟于同形同性中獨
踐形盡性自然在鄉國高乎鄉國在天下高乎天下矣此
二句泛說羣聖未有盛於孔子孔子尤出類拔萃之至者
勿云出聖人之類拔聖人之萃拔三節意指各別孟子引
之無非見孔子異於夷尹以終前面未有孔子之言而表
己願學意耳平生學力盡宗於此此所以當大任而不動

心也

以力章

此章是借霸形王下節即申明上節勿分上感下應看王霸二字是分別其品謂此是霸者此是王者非論霸天下王天下也仁以政言德以心言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件以德行仁仁與德是一件德是不忍之心仁即不忍之政也須知休養固是仁弔伐亦是仁以七十里以百里皆謂以此行仁非謂以此王天下王霸之業皆以服人而成其假仁真仁處說之不盡故只就服人處想之王者非以德

去服人只以德行仁而被其仁者自被其德耳服本於中心之悅此便是誠以服之誠見仁之誠也獨舉孔子者見以德之意七十子之服尤見德心悅誠服引詩重思字以証心悅誠服之意非言其服之廣也思是心思正與中心字相合服至于思民情固極真德入於思王道亦極粹服出於悅無復有不誠者矣服本于思又寧復有不悅者乎

仁則榮章

通章言榮辱禍福皆以悚動世主世主誰不喜榮惡辱而不知其介在仁不仁其仁不仁之分途機關只在及是時三字引詩與孔子之言深有味乎及是時之可以免侮也若今之及是時而般樂怠傲則福轉而禍辱轉而辱矣故又結以自求而引詩書之言自者為證行事合天理便是仁如下任賢明政皆是榮辱以國勢言仁則勵精圖治有浸明浸昌道理不仁則溺志晏逸有日淪日下道理二則字甚緊便含自求意非榮一層二句抑揚說居字有安然而無變計之意莫如節是仁則榮的様子如惡之三字有幡然改圖之術莫如字直貫至政刑貴德在人君心裏玩而字須串說貴重有德而尊顯其人也賢能便是士在位

在職便是尊之用人脩政明刑是仁之作用國家如何得閒暇蓋指無敵國外患而言及是時及字有惟恐蹉過意能及時圖維便高人一着政皆仁政刑皆仁刑我不制人而人自畏我矣何榮如之迨天節引詩來是及是時一証迨字應及字未陰雨應是時此句重桑土句應使賢能綢繆句應明政刑或敢侮予或字可味大有憂患之意知道且虛說解在能治二句能治全在未然之防上誰敢即必畏意孔子此嘆有追想周公慨嘆時事意在知字要玩孔子贊詩惟恐人不知也孟子前後危惕亦惟恐人不知也

通章須把此字作眼今國家節是不仁則辱的實事政與
上文相反樂而忘返如盤旋然故曰般樂般樂者動而縱
欲怠傲者靜而偷安是自求禍句言即此是禍不必人侮
而後爲辱也多少感慨多少驚惕之意禍福節無不二字
危言之有倚伏之幾在世主把禍福歸于天所以把好時
節都錯過了既曉得自己求的即欲不及時強仁不可得
矣引詩證福引書證禍此之謂句總結自己求句人主精
神與天流通一念懼命即配焉一念怠孽即隨之毫不爽
也欲榮惡辱之主當自圖之

尊賢章

首五節雖說王政却便是爲時君畫策看五個天下字分
明天下皆不能行而我獨能行之也信能二句不過總上
文耳信能字皆悅字須玩信者上之眞心悅者下之眞心
下與上一眞聯屬即毛裏之親不過於此所以爲父母子
弟也首言王政待士之重士爲四民之首故王政首及之
賢曰尊能曰使亦有分寸尊賢使能便是俊傑在位二句
申說願字從悅字生來下做此市廛節言王政待商之寬
市是統言之廛是市中列肆市廛二句串說廛不征上立
司市官平物價治爭訟在上不廢法在下不病商人心自
然悅服關譏節言王政待旅之厚關譏之制凡衆塗所會
之地但用三關以限之以防姦宄在市曰商在塗曰旅耕
者節言王政節用愛民公田所入儘可足用自不必稅夫
里節言王政之厚流氓夫是粟米之征里布是布縷之征
二法專爲儆游惰而設廛居之民盡去其本土而占籍於
他國者是新來安插與久居游惰者不同須知先王自助
法公田外分毫不欲擾民若得百姓人人務本力穡市廛
夫里之法可以盡廢今不得已權取以摧抑之絕無一毫

自私自利之意信能二字重看而信字尤重即此便是父
母心誠求之之念不到天下皆悅而願的去處也不叫做
信能行如論語不到不侮得衆等亦不叫做能行五者於
天下此五者在先王之世則爲常政戰國行之則爲創覩
矣仰若父母細玩此句又深一步有媚茲孔邇之意不待
願爲士農商旅已也天吏二字重看奉行君命爲君吏故
天下無逆命奉行天命則爲天吏故天下無逆天誅存天
心行天道以贊造化所不及無廢興存亡之權而用兵伐
暴特天吏一事也王字有爲物咸若景象

不忍章

通章爲時君而發言先王以歆之言今人以醒之言自賊賊君及不足以事父毋惡名危語以激之何等愷切重擴充二字而知字尤緊要所以謂三節中明人皆有之意人之節承上起下凡有節實落教人法先王不曰人皆有仁心而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最妙天地以好生爲德而人禀造無爲心則一腔中見有一失所者自有耳不忍聽目不忍視意思無論古今聖愚皆有此心兩人字緊緊相粘貼人我皆人忍人卽自忍自然痛痒相關然不忍人之心

人徒皆有之而已而不能達之於政惟先王云云斯有字要看是合下充足完滿無停待無轉機註所謂全體此隨感而應者也運掌如老老幼幼各得其所運之一心而有餘意不作效說此特將先王來做個例子不重先王身上今人不信是心非先王所獨有故孟子以乍見來作証今人乍見一句字字有意而尤妙在乍見二字蓋惟卒然而感未有納交等三念正是本心發見處其後擴充正欲時時是此心時時無雜念方可與堯舜相對若既見之後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曰今人正見不忍之心非先王所獨有由是觀之緊承上來是字指乍見一事言非人也正應人皆有人字四句反言無者決言其必有因惻隱而非及羞惡辭讓是非不是四個心須以惻隱爲主羞惡不忍居於惡辭讓不忍居於私是非不忍居于昧總是一個不忍人之心說人便皆有一無便非人何等激切仁義禮智本性體性體無形惟發見處可見而此其發見之幾微故曰端玩端字便見可充而又含不可不充之意夫人論及仁義禮智必以爲美德而歸之先王孰知就是這個端緒可見盡天下皆仁義禮智中人盡天下人皆可爲先王

以四體喩四端蓋有四體件件隨我運動有四端件件隨我發揮照下自謂不能則此喩正見其能處不但形容其皆有而已二賊字與忍字相照應乃喚醒人處凡有四端節下一凡字見得不但先王知字最重正指他不能擴充的病根皆字指人言凡人所以不能擴充此心者只爲不能識取此心故誤認以爲惟先王能之我必不能耳若眞正知其皆有誰肯自賊賊君自然皆擴而充之矣此句只間間論理苟能充之方是實落着在人能充之能充便是斯有不忍人之政了故遂云保四海擴而充之非有加也

四端自有只要人識取而充之耳火然泉達是論善端充長之勢其勢必至保四海方是火然泉達究竟處不能充二句反言以見其當充意

矢人章

此章總欲人爲仁以免耻要在反求諸已矢函巫匠重不仁邊揔見爲術所使所以要愼豈不仁就平日本然之心言二惟恐字重正今日爲術之心使之然而不得不然者術字該得廣不止藝術道術治術學術皆術也術一不愼便害了吾仁孟子一生受用萬古光明只從善擇術來曰

天之尊爵則人爵不足道卽萬善皆良貴而仁爲元萬善亦俱出其下矣提一尊字正與下人役相反你看一不仁卽不智卽無禮無義可見仁爲尊爵上天寵綏如此其重而人於此安身立命卽爲安宅曠而弗居日陷危途耳仁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不爲仁者由于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爲仁之術繼言如耻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爲仁之機也人役二字最妙失其尊爵一賤子之不能自主棄其安宅如家鄉之無復可尋流落生涯依傍門戶豈不

是乞丐奴隸之流此等人良心固自在他心中仍有一點不自甘暴棄的念頭故孟子就他耻爲人役處點撥之弓矢如何又有耻謂彼雖唯恐不傷人而其不忍之良心固不自安也只爲擇術在此只得沒奈何做些兒活計如耻之大令人激發猛省作速回頭意莫如二字極喫緊乃一章大關鍵正孟子爲人愼於擇術處爲仁何如其必如射之反求諸己而後可己爵自尊己宅自安己有里仁己不擇處己自不智己無禮義己爲人役己又何耻耻是自耻爲將誰爲仁者如射反求諸己所謂術不可不愼者蓋卽

此正己而後發句極重發而不中二句申明必欲正己之意非正己後尚有不中時也而後二字多少躊躇審固意正是愼處

子路章

揔見聖賢樂善無有窮盡只管向上去故由進之禹禹又進之舜愈進而愈無窮勿三平看但不可抑由禹以形舜要見由禹己自大了舜又另有一種廓落處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聞不善以進於善要見懽欣鼓舞無係吝勉強處禹聞善言則拜非徒爲受善計要摹寫他撝損

虛懷雅度畧點拜字爲雅玩二則字見速應意若一涉停
待私意便起焉能喜焉能拜過下分貶由禹惟云由禹己
大矣而舜之心胸尤有極其廣大者焉此大字與下文莫
大大字相照善與人同四字是三節綱領此善字懸空說
舜視善是太極渾然之體人我公共之物更無分别障碍
渾然天地萬物合爲一體故曰善與人同舍己二句即善
與人同事舍己非舍不善亦非不自滿足乃舍己之聰明
意知而不自用雖善亦忘之也舍己就是從人從人純是
樂取人之善而爲之於己樂取不是懽欣鼓舞着意去取

只心理有虛受無强納耳摠形容聖心善與人同即舜亦
不自知也忘己忘物者此也成己成物者此也就其忘處
以見其同故又說舍己兩句就其成處以見其同故又說
與人兩句總是分疏形容這善與人同境界也蓋有意舍
己即是有己有意從人即是有人真舍己者不見有己併
無己可舍真從人者不見有人併無人可從所以又提出
一個樂字以見舜之取於人以爲善都是一派天機鼓舞
一片精神䀨合舍無可舍何己而非人從無所從何人而
非己大公無私之本體原自如此同之至也自耕稼節又

正形容舜之樂取處絕無勉强間斷蓋取人於耕稼時猶
易取人於爲帝時非大舜不能蓋天子舍己從人尤難故
曰自曰以至曰無非總畫出一個樂字意求大舜一生只
是好問好察執兩用中安所不舍安所不從安所不取安
所不樂是以謂之曰善與人同末節則又進一步以極賛
善與人同之妙正見大舜有大焉蓋取諸人以爲善是人
之善與己同也而人亦懽忻鼓舞於此善中合天下共成
一善這便叫做與人爲善是己之善又與人同也合一舍
一從而樂之意如兇合一取一與而同之量斯滿人有善

而我不能取固不謂之同我有善而不能使人同歸于善
亦不謂之同鄭申甫曰與人爲善猶云與人共爲此善也
蓋舜忘聖智而遊衆人之天則人亦忘顓蒙而遊聖人之
天到此地位纔復得此善原初之本體上下與天地同流
故曰莫大

伯夷隘章

說伯夷處原無事實孟子推其心而設言以形容之如此
一節緊一節便逼真畫出一個隘字叙下惠雖爲生平實
錄而因言以推其心亦是從想像見得然一節寬一節便

逼真畫出一個不恭字隘不恭全在兩不屑處見之末節
須講得浯如云至於今遡孤竹之峻標追柳下之逸行得
毋曰一似絕物而近隘一似玩世而近不恭乎詎知夷有
所以爲夷者在不在不就也倘執其不就之迹而由之未
得其淸先取其隘矣惠有所以爲惠者在不在不去也倘
執其不去之迹而由之未得其和先入于不恭矣蓋必夷
然後可以隘不隘不成其爲夷必惠然後可以不恭稍恭
不成其爲惠此正二子絕德處合下便如此不是流弊幾
要學夷惠便走向隘與不恭去了不曰君子不爲而曰君

子不由以斯知隘與不恭自迹言也若自二人之心言則
二人壞矣何以爲百世之師然不由在此所由者隱然可見

天時章

全章總欲人君固結民心意特借用兵之事以明之所謂
道即以德行仁是也兩不如處非謂天時地利可盡廢也
在天地者不可取必而在人者所當自致耳要知人和內
已含下得道意人豈無道而能和者天時不如地利在環
而攻之上見就攻上說地利不如人和只在委而去之上
見就守上說故曰二節極言人和之當得不是推人和在
於得道故曰二字承上撥下之辭域民三句不申地利只
以起得道者句得道重看雖不外以德行仁要切人和講

蓋大道如春風和氣盎然宇宙間若得道則君以元和動
民而民亦以元和應君就是順之意正是人和主平時言
末節方說到用兵多助之至不過即多助而極言之非又
出多助外也順是願歸意以天下所順乃指自家言以我
爲天下所順攻彼親戚所畔之國有不戰而自服者此句
最重下句輕講得道之君何嘗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
如其當戰戰必勝矣只重不戰意即無敵之謂也

朝王章

此孟子以大有爲望王道章敬慢二字相照孟子朝王正

將陳堯舜之道以敬君齊王來召則恃富爵之尊以慢賢夫王不就孰爲謀王不學孰爲教故疾召而即以疾辭正重吾德重吾道處而猶委曲感悟王心猶然是敬王王使人來其詞甚婉而其意甚倨就見而曰如若曰如吾念頭本欲就見的適有寒疾乃不如所願耳不幸有疾一對便台不可召意即以疾辭儒悲之意明日出弔即取瑟而歌之意公孫丑滯甚腐甚所以孟子亦不把實話與他講令其反思而自得也王王使人問疾醫來雖致慇勤亦是愚癡又加孟仲子一番周旋卻將孟子一腔心事從頭埋沒

不惟辭疾初心抑鬱而不得達并東郭一行亦覺徒然而了無味不得已而宿于景丑氏以公孫孟仲所未達者曉諭景丑轉告齊王而孟子之心始白即明日出弔之心也疾非真疾弔非真弔宿非真宿齊王聞之當必恍然而自失矣敬王泛就平日說未見所以敬王雖舍不應召之意此處且勿露出內則二句須重君臣邊方是景子本意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作一句是齊人心上如此卻瀉其君也云爾二字讀斷如謂這等說來則不敬莫大乎是蓋明知仁義之爲美而不與王言是以庸君世主待齊王豈非不敬之大非堯舜之道不敢陳分明望其君爲堯爲舜孟子一念不敢之心真皦皦然不敢藐君以不能主敬者蓋主以不敢之心也下引湯桓之於伊管則不敢召分明待其臣以爲師爲賓上不敢召下不敢陳兩不敢處纔母做君臣主敬丑惡足以知之丑引禮重不俟駕句正明未見敬王意殊不知賓師之禮不與臣同豈謂是與是字指禮言哉今日不應命自有其故又不可以常禮論也引曾子之言正說不當召之意彼以其富四句有抑富貴伸仁義意非相當之謂夫豈不義正見曾子重道處是或一道不是

號詞故作宕句醒發出道字來達尊一段正解是或一道句達尊是無所抗壓之尊爵主君言另提講重齒德上輔世長民就維持世道表率斯民言勿就用世治民看辭若亢激然其自重處都是敬君言富貴與爵王所曰有亦須要仁義之士輔世長民纔能做到堯舜如何反來慢我此正孟子以堯舜望君敬王之意不是傲王故將節正瑚所以不可召之故必有所三字就君心待賢說將字必字緊相呼應可見那大有爲是待臣而有爲謀即大有爲之謀則就正是不召處便是尊德樂道了德就賢者所存說道

就賢者運用說是字正應上有謀則就說不如是重看即
尊樂矣而心稍惑於讒邪移於功利不如是尊樂之至有
爲雖指君玩與字還作賢者斷其不足與有爲而不肯來
輔也見君之大有爲乃道德之士與之與字中有謀意其
尊德樂道不如是是無不召之臣不足與有爲是非大有
爲之君故湯節是援古爲証是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
臣學焉而後臣之勿泥只是尊禮而且委任之耳正是欲
謀則就之意與下教字對看不勞二句見湯桓有爲之主
皆從尊德樂道中來孟子崇王黜伯此以湯桓並論者因

當時艷稱王伯之業故舉而言耳勿平對當云不但王業
爲然即伯者亦有之今天下節是無大有爲之業因無不
召之臣德字以所就功業言管仲且猶不可召只借來跌
起下句耳重桓公不召管仲上而況字隱隱說莫露我字
上面伊尹管仲平說恐落了自家地步至此又分别出王
伯之佐見己非管仲之比亦以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
于王前之意且與平日不爲管仲之言更不相悖矣通章
不說已不當應召只明齊王不當召己正好想其道德自
重之意全是堯舜其君之心

陳臻章

臻意重在不受齊餽孟子意亦歸重在辭齊餽臻意側注
在非邊孟子只發明個是字不必添出義字未有處今重
自家說處當也盡小人儘有貨利來交假托名義者若只
憑他有辭便落小人之計本是取貨而曰貨取取貨猶是
我做得主貨取則貨爲主而我被其貪癡哄賺如魚之餌
鈎獸之掩羣全爲貨所驅使矣焉有君子句推開說持身
之節焉有君子界限直恁分明持身直恁孤介道義極其
精微權衡極其中正而可以貨賄中之爲所籠絡也乎又

何疑于不受齊餽之非耶

平陸章

此與士師不能治士章同一機軸先提醒他使之無所逃
遁然後其言可入也一日字要玩見戢一日不可曠意然
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文勢接得甚緊此非距心之所得
爲也已含着寡人之罪也一句至此則寡人之罪也又含
距心不得爲意若曰則此寡人之罪誠哉非距心之所得
爲矣語法了而不了真有雋永意味在反諸其人立而視
其死是就受牛羊者商確語揔之不是要他如此若當時

轉溝壑散四方則已立而視其死矣此一段斧𣂏暗刺攻
擊甚嚴蓋初爲使之不得有爲其責在上因其不得有爲
而孟子不爲其責在下責無可諉故只索去若此時不去
安能辭其咎耶爲王誦之非爲補道孔距心特爲百姓訴
說一番耳齊王不難承認罪已一言亦是足用爲善本色
孟子安得不惓惓耶

蚳鼃章

孟子諷蚳鼃處極委婉却又極激切如以爲不能言士師
不必請也如以爲不得言士師亦可辭也得言而不言與

不得言而不去無一可者而子將何辭於我耶孟子使蚳鼃
言鼃既言時便是如此擬斷了用則留不用則去更無別
法此便是孟子善爲鼃處不得其職言兩不得處就君不
任用聽從上看孟子進退有餘裕不是漠不相關的話是
寬緩不迫之意賓師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似
少焉不入亦當去但覺得孟子不似那有官守言責者恁
地逼迫官守言責所守一方所職一事不得便可去孟子
把世道民生擔當自我直有不去不安欲去不忍之意就
若不從自由者正是我可餘裕而自有不得餘裕者斧

然言外觀下數章去不遽去之意可知孟子之心矣若只
無守無責身輕自由之意則淺矣

爲卿章

此章見君子待小人之道陽以存忠厚之意陰以維道義
之防全然是孔子待陽貨家法與驩同使不惡也不與言
嚴也行事兼儀與物言有司不措驩言孟子到底不與驩
言若果欲與之言雖有司治之亦不嫌與輔行者商量此
乃托詞耳

葬於魯章

當時墨氏教與葬親之禮薄而非制木若以美然充虞之
問當仍是後喪踰前喪之意無度在過厚邊易爽差取之
大過可見非直爲觀美謂必如此然後于人子之心無遺
憾耳非直然後四字相照應既達于庶人則法制當得矣
不得無財是設言細玩不得無財二句不平重得之上爲
有財只輕帶獨字對皆字說且比且字緊承上來言得之
爲有財而遂用之者正爲無使土親膚耳必如此方爲盡
心非更端之辭形盡曰化無恔非快然只此心無歉然不
到處爲少安也吾聞節言人之至情不匱所包者廣厚葬

特其一耳儉非指愛惜此心不足處便是儉了以猶爲也

天下指世上財物

沈同章

沈同以其私玩以其二字是私承王命而問孟子原識得此意其謂燕可伐者只就燕論燕而未嘗以燕與齊也其曰子噲不得與子之不得受是燕君臣罪案全在一私字取管處又曰不告于王而私與之亦無王命而私受之則齊之伐燕亦正犯了這一私字沈同方以私來問而孟子借喻曰不可私與私受全是暗刺他的病言外便見燕不

可以私與私受而齊何可以私伐私問耶乃沈同不能理會孟子之意乃與齊王一味貪癡乘燕之危一聞孟子可伐之言遂爾私爲得計伐燕之舉齊若有辭於燕而勸齊之名孟子一似無解於齊及或人一問孟子始把前日未盡之意明明說出曰未也言外便見齊非其人固未可與議此也奉天命者謂之天吏天無言何以謂之命民心向背是也噲之私相授受民心決不安便知非天命蓋齊與燕均爲得罪于天一個是妄干天命一個是僭行天討以燕伐燕見兩燕豈可以相伐不必添暴字此蓋甚有望齊爲天吏意在

燕人畔章

賈意倒重在智一邊其曰周公未之盡亦正謂不是不仁必是不智定要坐周公以不智之過不知聖人在天理人倫之外更不忍着一步意見周公是弟管叔乃爲之兄周公只以己心爲管叔之心何忍逆探管叔之心有所異同乎已爲兄受過故曰宜只可說這過是該有的不可說當理若當理則非過矣且古之君子一節又發然則聖人且有過與一句生來古之君子泛說不指周公人皆見之又

在改之前一層皆見固不肯爲之辭皆抑又不必爲之辭矣辭則隱瞞遮蓋非惟不可得而仰亦不可得而見矣言外要見得自愛者必以古之君子自處愛人者亦豈可以今之君子教人哉隱隱打着責陳賈意方得

致爲臣章

齊王就見語氣親熱而意實疏冷觀其說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乃決別語不是挽留語孟子曰不敢請耳二句其欲留之意已吞吐於此所以後面三宿而後出晝也惜當時齊王竟付之一別也他只見且未去雖託時子而欲

返其轍其所致辭傳語亦是覊縻虛套只處之當國之中不置之朝廷之上使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却遺了其君用之一邊分明見孟子仁義之學迂濶難行而姑使之坐鎭雅俗以要尊賢之空名耳故孟子不把自已本意對陳子時子說而但說已之不欲富斷斷之不可爲向一般俗人粗粗說個大槩齊王亦原不曾疑孟子欲富孟子亦非真爲欲富置辨意若云留予者必當諒予之所欲如使予欲在乎富豈肯辭多而反受少旣非欲富則其所欲殆別有在矣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正好與此章欲富的欲

字反看行道之志引而未發令王聞之而自思耳及引季孫語誇到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不覺心事逗漏出來明明影着自家不見用罷了豈可又使弟子受其萬鍾之養乎直是惜他人話表自已心非是以失此求彼喻辭此受彼也未節雖是釋壟斷之義然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句大有味孟子在當時以齒德達尊自處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分庭抗禮分明接孔子歷聘木鐸的衣鉢若可以利祿覊縻自家先可賤了將開時君輕儒慢道之端故寧辭祿而去則身雖不用而道未嘗不尊也此又是不可中之深意

宿晝章

孟子無聊之感全在兩無人乎處徘徊嗟嘆蓋孤忠莫與獨正難容當時齊廷設有同心一德者爲之左右維持則不必去即去亦可復留故一則曰無人再則曰無人惓惓致意而他日云吾退而寒之者至正此意也二段不可平對俱重君上曰不及子思分明說該到齊王之前議晉不該到孟子之前徑晉也那邊不能婉轉調護空把已意代王誠懇款中得甚用蓋薦賢爲國豈爲賢哉然處得子思

泄柳申詳停妥則爲三子慮者正深予爲繆公者也客欲晉孟子但知爲王而不知爲孟子便是處之不熟處故曰絕者再無回心之望也二乎字詰詞不說煞令他自思

尹士章

千里而見王必不輕去旣不遇故去正宜速去然三宿出晝却是令人難解惡知予哉空空說予所欲欲王爲湯武也即迹涉干澤予皆不計不得已三字語意無限淒凉敢以濡滯爲嫌哉猶以爲速正爲望其改也王庶幾改之三句正表予心爲速之意予雖然一轉多少留戀處用予用

其道也王庶幾改之正改此不用予之失所謂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是也王由足用爲善這却是孟子用齊王處正不忍遽去之根必齊王先用孟子孟子方能用齊王此六句正表豈舍王哉之意末節言予之濡滯如此是以厚道望君不忍恝然長往效小丈夫之所爲耳小丈夫言彼所見者一身之去就孟子所見者天下之安危于此分別個大小不在忠厚淺薄之迹小人卽小丈夫耳

焦漪園曰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是出晝時望也見出晝的心遲是望王之心予日望之是歸去後望也見歸去時的

心還是望王之心此處要認得個頭腦若頭腦不在行道濟時以安天下之民便似有他望一般

充虞章

此章要看一時字方見孟子爲天下不豫而反之故吾則實未嘗不豫也豈是怨尤不可以憂世樂天對說充虞是安慰孟子的話不是詆辭彼一時謂說這話是那一個時候如今却又是這一個時候暗含下數過時可言見得此時關係非小乃遑遑汲汲之時自有不容恝然者下正發明此一時也之意二必有字最重孟子不豫根原全在此

惟以五百年爲定期則七百餘歲而王者不興名世不得有爲實是不能遣諸胸中也五百年其間都是大約的話曰過曰可若信若疑全是一片着忙之念惟數過故時可不平言王者十分該興再住不得了名世者當此時十分該有爲再遲不得了全是目下要做不得急的口氣非僅以前事相比付之浩嘆而已夫已過而已可宜有而不有此天意未欲平治天下也萬一天心厭亂平治有機當今復有誰人吾何爲不豫正見所以不豫之意如欲一轉寄想悠然

居休章

只被兵不可言師命此必齊王要與孟子商量兵事故曰師命因師命固久于齊特未去耳非仕也若仕則豈容不受祿哉我志卽上文去志蓋其道不行所以一見卽徹底看破久有去志然顧瞻斯世有如齊之時勢乎有如王之足用爲善乎所以去復遲遲此便是孔子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家法

道性善章

通章都是勉世子爲堯舜意其道性善不過發明堯舜之可爲耳世子之疑疑堯舜未必可爲非疑性善也道一者只有這個道理並不必粘着性善三引古訓總証堯舜之必可爲亦不必粘着道一疑字最害事故首引成覸何畏語要他放開胆量再引爲舜師文等語見堯舜可爲非吾一人之私言都是豁他個疑字疑則不爲不疑則必爲矣服藥者不辭瞑眩惟信藥之可以瘳疾耳正鼓其必爲之志亦不粘着絶長補短見孟子亦只是性善一念之偶觸

處不要誇得太好了道字該得千言萬語但約其旨不外於性善耳稱堯舜者見聖如堯舜亦不過率所性之善而已非有加也乃人人可爲的不徒引堯舜証性善也世子疑吾性雖善未必便如堯舜孟子說道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之爲物不貳而人稟是道以生又豈有二是把吾人之性與聖人之性比較而見其無二而已矣者言止是一也歷引成覸等語斷他疑關是教他實落下手處全要發出意氣激昂勇於希聖的口氣與下瞑眩緊照不止證道一之旨但在三子口氣中不必拘拘明詰出論性何異

非空空藐視乃真有見聖賢豈是我爲不得的舜何人二句有敢作敢爲的意思有爲非爲舜也只爲自家耳故不曰亦若舜而曰亦若是文王我師謂文王我可師而至非謂以彼爲我之師也末節款動世子使自奮勵善國善字根性善說來蓋善出於性人人具有我善其身因以善其民陶成美俗便是善國言做得一個好國也可以爲三字當味可以爲人所不能爲不敢爲不肯爲便是瞑眩之藥疾喻不善瘳則復善引書只重勉奮發有爲意

滕定公章

大旨只在親喪固所自盡一句前三年之喪一段重禮字後聽於冢宰一段重哀字然哀之一字正是制禮之原於心終不忘一語是能行喪禮的根本不亦善乎緊接他性善善字正是提引他曰固所自盡却又點動他仁孝之良心發於天性至情所不容已然細味之亦是啓他去自盡後面曰不可他求曰是在世子正教他自盡處曰盡見不可一毫不慊於心曰自盡見不可一毫外求于人曰固所自盡見實在獨斷而不可畧爲人摇阻然且泛說未着在世子身上此一句已抹煞了父兄百官即此便是瞑眩之

藥然盡心必須盡禮故引曾子葬祭以禮而因說到行之禮諸侯禮未學是節目三年之喪是大綱齊疏飦粥在三年內自天子二句相承說言古今貴賤各宜自盡而世子亦不可不盡之耳吾有所受之吾字先祖自謂言上世有所受則後人不可違因志而釋其意總是明其不可然法祖未嘗不是但誤認壞法之祖爲立法之祖耳恐其句世子自恐格於羣議不可他求只要他自盡莫管父兄百官孔子曰以下言這個自盡的心正所謂性善人人具足只無所觀感興起故云然耳說到莫敢不哀則父兄百官獨

非人子也與哉個個也是要自盡的只在先自盡以動之而已哀字正制禮之本是在世子撥轉表率他正打轉不可他求句曰是誠在我則無不自盡矣至曰知至大悅則莫敢不哀矣五月三句是未葬時能自盡而感近人及至葬以下是方葬時能自盡而感遠人可謂曰知可是心上可之與前不欲相反可見人性本善孟子說到懇惻處足以動世子世子行到懇惻處足以感人心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未嘗泯滅堯舜不過從這裡做到至處非有加也性善宗旨於茲益信矣

民事章

通章重民事不可緩一句前段告滕君爲國在行助法後段告滕臣行助法在正經界大抵九一而助什一而賦及中公外私皆所謂正經界也正經界即行助也行助即取民有制也取民有制即民有恒產也總只不緩民事便了中間論制產說到明倫論正經界說到百姓親睦總見助法之善不可以養與教對說此篇是從性善處認出個民物一體之仁所以作用至精至備是孟子一生大經濟大學問文公問爲國不忘猶可爲善國之語也不可緩是教

他實實把做第一事看是不緩民事非謂民事緩不得引詩周公採民風以告成王正不緩民事之家法彼盛世君臣告戒惟有此事況今日而可緩耶民自急其事意邦輕恒產三節正說民事不可緩也之故只重取民有制而仁字尤其根本有恒產者有恒心句重看便包學較爵子非田意民無恒產因無恒心既無恒心必陷於罪此民事所以不可緩而恒產不可不制也焉有仁人句反言以見仁主必制恒產是故緊承上文賢君即仁人暗指三代之君必字正不緩處禮制即恭儉之實勿作兩層本重取民有

制而無言禮下者蓋設官亦是爲民養賢正欲撫字耳禮
下有定祿而不至多取其意亦歸於厚民也伏下分田制
祿業須知此皆制恒產內事也制字以心之節制立爲民
產中之定制罔民是爲富恭儉是爲仁此節結上起下引
陽虎爲仁邊夏后氏節只重取民之制蓋制民恒產即在
取民有制內貢助徹取民之制雖有不同其實皆什而取
一總見三代無非不緩民事其愛民之意無不相同味徹
字何等公溥藉字何等簡便此二句正見助徹之義相通
以起下文用助張本其實貢字對名字看言實心實意根
於志誠愛民也禹湯文武不沿名而沿實龍子節通是龍
子之言引之以貢法不善形出助法之善見今日當行助
耳貢不善乃後世行貢之弊非禹貢之舊也如夏賦之錯
出者不在常數又視其豐凶而補助不足可見校數歲之
中以爲常此後世討便宜法也多取句是設詞爲民父母
以下俱跟取盈來盻盻然口氣直赶至益之方止總是形
容取盈之害正挑動他仁人之心若助則公田私田豐歉
各自當之豈有此弊乎世祿節畢世祿以見助法之當行
不重世祿上蓋世祿出于公田不行助則無公田祿何從

出內含不免過取貢賦以給之意但勿露出此句只作過
脈以起下文引詩不是再証助法之善只爲當時助法久
廢孟子特因詩中兩句想像出雖周亦助來言蓋制如周
公文武豈不能創制立法而助却仍殷之舊則其善可知
雖周亦助而況于滕乎雖字亦字要味恒產既制恒心可
興設爲何是指文公當設學以教民也設字有久湮而特
起意教字內含明倫意但勿顯露耳鄉只一學庠序校特
備舉其制非欲其兼設也夏曰校三句見三代各異其名
學則三代共之乃國學之同名也此上只叙三代建學之
制皆所以明人倫總承上文正與皆什一虛對看只要得
三代之意總歸于使民有恒心耳明只是講明之以教人
非指躬行小民親正人倫明處人倫內情意相聯屬處便
是親非親上也要描寫三代時光景倫明而民親視彼放
僻邪侈者何如而要本于恒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也
有王者起二節語氣相承說上爲國之道已是說完了此
下以師世新命鼓之制產貢賦學校皆爲王道三代盛王
遞相爲法以王於今而湮沒久矣若我能法古討究斟酌
得宜則後王必來取法於我此滕之治法乃王道之可以

世承而不能易者也見別無第二般治道然不特師後王
而已文王之能新國命以其行仁政耳今子力行之奮發
自振不沮於國勢之卑弱則仁政翔洽民皆得所國勢煥
然改觀這便是天命所向處國新而天命亦新矣蓋德如
文王便不有天下亦是其命維新聖賢論治原不在效驗
上說新子之國正與問爲國字相照應畢戰一問滕公真
有力行之心矣孟子爲之奬勸堅决他而曰選擇使子子
必勉之者前有鑒於父兄百官之沮喪禮後預知夫許行
陳相之亂並耕也正經界三字是下數節之綱領行井田

全在公私內外之界限也正字有執法秉公毅然不屈不
狥意不正故不均不均故不平語意實相承且穀以小人
所入言祿以君子所入言不平者言多寡無所稽考也經
界既正三句正見經界不可不正意蓋魯自宣公稅畝以
後先王之助法無存孟子主意只重取民有制及小人分
田上但一行助法則有私田必有公田有恆産必有世祿
而君子小人不得不兼舉而互言之必如是乃完得一個
助法耳行井田正經界都是重民事處然須重分田而制
祿自在其中夫滕節推原分田制祿之由將爲二句分言

其必有下二句不重相須意只重不可相無惟不可無君
子故當制祿惟不可無小人故當分田此助之所以當行
經界之所以當正也然世祿滕固行之側重野人邊然助
亦有行不去的所在故又加一請字言野外只管依助法
去做國中則參以貢法而濟助之窮曰九一曰什一曰五
十畝曰二十五畝皆是正經界處此處不正如何得均得
平九一以區數言什一以分數言亦皆什一也圭田二節
乃法外之仁圭田取以奉祭以濟世祿之不及無卿大夫
之別此先王孝治天下之心餘夫不授之田恐爲游惰使

之自給又不過多以滋侈此先王仁治天下之心皆分田
制祿之盡善處死徙無出鄉節由正經界而有常業則風
俗和美所謂禮義生於富足立教有基矣死徙二句是一
套事當串看大槩言民安常業無復流移轉徙於外爾鄉
田同井言一鄉之田同爲一井也下三句皆從同居共井
來比閭族黨藹然有一家之風此正是親睦處此是說井
田之制之善處不作效看方里節又細解正經界之節目
條件言井田形體之制又足以辨名分焉方里四句即前
請野九一而助裏面事此處不是爲形制詳明重在公事

畢然後敢治私事三句見得上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於此畝畝之中而亦有朝廷之法安養之際而不失禮教之風助法之善一至此乎所以別野人也一句極妙便見野人之亼宜養君子卽此一句可先破許行並耕之說添出君子便不是然井田之法不行已久顧此辦中外而別公私明經界而定畝數特其大略也若夫舉此大略處而度時因地務有以潤澤之令不拂乎今而亦不悖乎古非徒執一便局則在君力行於上而操縱有圓机與子勉力而以良法輔理之此又與子之君數句相照應是望其獨斷

獨行無惑衆論有千載一時不可錯過之意於爲國乎何有信乎民事不可緩矣

並耕章

此篇文字逐段分鎖首段至通義也是鎖上一段是就許行身上所不能兼者而明治之不能耕已折倒並耕之說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是承上起下雖欲耕得乎又是鎖上一段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又是鎖上一段此二段是言堯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四段至不用於耕耳又是鎖上一段是言堯舜所憂之大而不必耕俱與並耕而治句相應蓋並耕是此章骨子許行欲以此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故孟子攻詰辨難從他口中兩個耕字翻折勘問一轉一結並耕之說不能復伸故又責他倍師罪狀仍是說並耕不可學亦爲不善變矣又鎖上一段與用夏變夷二句相應惡能治國家又鎖市價一段亦總是爲闢並耕而末段同價之說特因其所遁而闢之不得乎重許子欲亂滕法假托神農着一爲字便見許行撰出來的着一有字言前此未有是說而有之自許行始衣褐便寓不用尊貴章服意捆織爲食便寓自食其力意陳

良之徒四字便伏後面倍師一段公案棄其學而悅許行見惑之易而悅之深也未聞道只寬說暗暗與神農相闗並耕二句一串下並耕二字爲主並耕言不取於民正與有倉廩府庫相反厲民自養說他與賢君相背刺滕君者正以刺孟子也孟子最善辨不直言人君不能並耕先就許子身上所難兼者歷結之明知許子種粟只要將此句開個辨問之端此句是一頭以下則屢詰之得他兩句以粟易之難兼之情已露了却又重重詰難直討出他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句纔以治天下獨可耕且爲闢之使他

便開口不得自織之與總承衣褐冠素來必種粟必字從
上並耕而食二句來詰他中間衣冠對看皆根首句來下
釜甑㸑應饔飧鐵耕應並耕另作一段以粟易械器四句
不是實語亦是詰詞全承害於耕來言自織自爲旣害於
耕而不免相易難道農夫與陶冶相易亦可爲相厲不成
要知以粟易械器正許子事其不爲厲陶冶不消說了歸
重在陶冶之不耕而食非厲農以見君之不並耕而食非
厲民意此處已折倒他厲字了又不露出來再用且字轉
到許子身上以窮並耕之非且許子四句一氣疊下取諸

宮中何等甚便與百工交易就煩了而舍此爲彼何許子
之不憚煩也上下語意只一意總與勾他不可耕且爲之
言以爲辨折地耳而相果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言
百工之事各有專攻固不可以耕而兼爲之也蓋不得不
交易耳則治天下之不可耕且爲者可一辭折矣然則治
天下句要照本文口氣耕不能兼治說爲字指爲治只一
句已折盡下文但足其說有大人二有字見得各有其事
不相混意亦須串說重大人邊且一人三句言小人且不
能兼小人大人能兼小人乎百工之所爲備言必取足於

百工之所爲而後備是件件不可缺意或勞心六句皆古
語言天下原有一種勞心的非必皆勞力也勞心治人者
何其勞治於人者抑何其逸故治於人者須出賦稅以供
上若治人者則食於人而已全要體貼治不兼耕意不重
相濟上天下之通義言勞心者不勞力政謂上通其心於
力下通其力於心上下相宜故曰通義自有天下即有此
義見從來無耕且爲之事當堯下五節總見堯舜諸人只
汲汲去治人而不涉小人勞力之事正引證或勞心數語
許行把神農做並耕的證佐孟子却把堯舜做不並耕的

證佐幾個憂字俱從勞心字生來堯獨憂之獨字重看是
天下都在一人心上纔見勞心之大此二句是個總頭舜
承堯憂汲汲而不容已今日使益使禹明日使稷使契水
土方平就去教稼穡纔得粒食就去教人倫故一則曰雖
欲耕得乎再則曰而暇耕乎看他何曾傾刻少停那有工
夫去與民並耕堯時洪水是主草木因洪水而暢茂禽獸
又因草木而繁殖五句皆根洪水來五穀句則頂上草木
句禽獸逼人二句則頂上禽獸句堯獨憂之二句堯勞心
而擇相舜使益以下舜勞心而擇羣有司益烈三澤不重

特起禹施治水之功耳九河濟漯是北條水汝漢淮泗是
南條水於海於江順其勢而利導之也可得而食要味可
字只是有可耕之地尚未得粒食三過不入畢竟是懷襄
之勢未除不得入家耳方切不暇意樹藝段結上中國可
得而食一案重是契段后稷特引起耳此段是教民耕稼
爲急聖人有憂之有字可味到人民育時聖人還有憂在
又命契爲司徒汲汲立教人之有道有字最重五倫是性
中自有的率性之謂道所以下面親義序別信都着個有
字教以人教特從氣狗物蔽中爲之一開明耳近於禽獸

不必到非禮非義只一飽食煖衣而不知性中有此五者
便與禽獸蠢頑而無知奚異輔翼正在勞來匡直上見得
此脩道之謂教也然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故學問須自得
自得卽德也又從而振德者道心難明而易昧人心易溺
而難拔恐其得而復失常要提撕儆覺乃日新又新之功
只是個無倦的意思非勞來等外更有別法也堯以不得
舜爲已憂總結上堯獨憂之二句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
憂總結舜使以下二憂字各自照應此自後人追論之知
堯舜當初所以汲汲皇皇只以不得此等人爲已憂兩憂字

便含爲天下意此二句直結有大人之事言從古以來大
人之事只如此而已上文曰聖人分明點出大人而曰此
節曰農夫分明點出小人面目分人以財節承上言憂不
得舜憂不得禹皐陶是爲天下憂也而却以爲已憂視天
下何等關切以天下爲已萬物一體之仁見矣故點出仁
字來分人二句用人字人已相對猶有限下用天下字則
生意無邊爲天下三字重看要認一者字以天下與人易
二句猶言付託天下不難付託得人爲難要在爲天下三
字上發出一段難的意思得人全爲天下不爲已其功之

大直至仁天下此眞人君所難難是贊語不作知人不易
看大人勞心意上面發揮殆盡又引孔子之言只取無能
名而不與兩句反起用心句不頭贊美上豈無所用心只
空空說要還他豈無二字其用心於得人意自隱然在亦
不用於耕內至此三提掇耕字收結獨可耕且爲與一句
據許行之意方謂野人不宜養君子而孟子引堯舜來折
之正要君子去治野人但用得一個好人便能仁覆天下
自不消耕得已上辨倒許行之說下文乃責陳相也責相
之倍師正闢許行之不可學並耕之說之不可從也語意

只重責相不重揄揚陳良只要見相之不可倍未能或之
先先卽開先之先蓋北方學者雖盛郤有周孔爲之開先
良生於楚未嘗有周孔郤能悅周孔之道北學於中國未
曾有人開先他此方是真正豪傑昔者節舉聖門不倍師
者來責倍師者見得聖門雖似其師猶不肯事陳相乃於
反其師者且從而學之大相懸絶相向哭者悲失所宗也
此是羣賢之不倍師獨居者極思慕之功也此是子貢之
不倍師子夏等欲事似聖人之有若亦無聊之極思也此
亦是三子之不倍師但只想像其言行氣象曾子直窺其

心體尤爲尊師之至通節落重在曾子上江漢二句只是
就聖心一疵不存萬理明淨處稜擬想像潔是十分潔白
是十分白天下更誰得而尚之江漢秋陽萬古不磨夫子
既江漢濯秋陽暴則亦萬古不磨雖沒亦未嘗沒也何可
以人爲事異於曾子全在非先王之道看出吾聞節合下
節引詩來斷他變於夷之不是出幽下喬當以去高明就
卑暗影射發之勿粘定鳥亦勿直指許行陳良許行亦如
荊舒之輩是周公之所膺者而相反學之故曰不善變不
善變應前變於夷何以定其罪曾子不肯師其似聖者而

相乃從其非聖者深足異乎況夷又周公所必膺乎何變
之不善若此日中爲市如于神農從許子之道正附于神
農之道與並耕之說只是一意市價不二是主惟不二所
以無僞而莫欺見其道能返淳還樸君雖並耕而得暇人
雖交易而不煩開口說許子之道并倍師之失而辨之不
知物情難以強齊所謂長短多寡大小之數參差不等自
倍蓰以至什伯千萬如何此而同得緣許子捆屨爲食故
單舉屨之大小以明之而長短多寡輕重可以類推如何
一槩使之賈相若耶不必露精粗美惡許行之意蓋以長

與長同賈短與短同賈則布帛不論也輕與輕同賈重與
重同賈則麻縷絲絮不論也此其意正欲世人相安樸拙
巧僞不生而不知三代以下之天下不可以結繩垂裳之
治治之也相率而爲僞正破他國中無僞之說情之一字
正是僞之對僞之一字正藏欺之府惡能治國家又應褒
殘而治句闕齊物之說則知無解於並耕之謬許子之道
斷不可從而相之倍師無辭矣

墨者章

通章只重一本二字愛無差等是墨教施由親始是儒教

夷子亦是異人他雖學於墨氏却自出聰明看得儒墨二
家學問不甚相遠故欲於不儒不墨之間自成一家其求
見孟子要看儒家議論如何孟子揣破他心事尙踏兩頭
船在故墨之治喪一段明白說他出來此乃所謂直也我
且且字有味謂未卽見且盡言以相質也欲闢墨道之非
不獨治喪一節因夷子葬其親厚良心不死故以厚葬詰
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言必以薄道爲是而貴尙之也所
賤事親句非直折語是故意激他只要他自省厚葬的這
一點念頭夷子被孟子說着了便將胸中擬成的一家學

問索性鋪排出來以請教於孟子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
由親始不是遁辭是夷子一生學問極得意處宜說是自
家主意方點出書辭若直作釋書便無味矣墨氏兼愛而
治喪以薄不欲使親獨厚於他人也夷子則倡爲施由親
始之說則以爲吾於天下無所不厚厚天下亦無異於厚
吾親但當從厚親爲始分明自出一奇若非孟子闢之又
是儒墨中一子莫了孟子特卽愛無差等而辨之單就兄
之子與鄰之子以破其若保之說彼有三句正言書意以
明無差等之非且字宜玩言姑無論琳誓之本意且以天

之生物言之物指人說受氣於父成形於母只是一脉天
使二字亦重其眞意相維處蓋天於冥冥之中默相聯屬
而不能自已者下節非爲人泚等字可見二本主夷子心
下二視之說人各本一父母情有獨鍾决不容無差等的
今夷子情不鍾於一脉之父母而有所岐而二之故也二
字是推他一向迷惑之故只爲一本處不淸楚此說一本
二本把儒墨二教判作兩截使他再混不得然厚葬一念
儘可引到一本上去故下節痛言之上世一段說得凄凄
切切以見夷子正是這個念頭不爲墨之薄而葬其親以

厚此正一本之情所由發見耳兩蓋字大都想像憶度其
如此上世事渺渺茫無稽親見也委於壑非忍也叔禮制
未興不曉如何殯殮姑置之耳他日過之亦是已置不忍
忘復徙顧低佪意其顙有泚乃不能爲心之甚在他人未
若此之甚可見只一本也非爲人泚句輕引起中心句極
重蓋一本之理所可驗者莫切於此蓋歸至掩要見其情
甚急意凡少有人心者所必至故緊緊承接掩之誠是也
誠是者情動于一本是實說不是設言亦必有道正反以
薄爲其道看且含蓄不可露厚葬字言旣有喪禮之後則

仁人孝子之所以掩其親者亦必有天理人心自然極至
之道此孟子打動他不忍薄親的念頭皆是發於一本處
掩之誠是則厚甚的誰說他不是此正是孝子仁人用心
處如何說的愛無差等却不自相矛盾乎憮然有如夢覺
如醉忽醒光景命之矣言不待而見即此已提醒我多了
亦如額之有泚乃一本之良戚戚不容自已流吟一會畢
竟孟子講得有理於是棄墨而從儒矣
墨氏以禮者忠信之薄而聖人之僞故孟子舉上世禮教
未起之時人心本然之仁孝以覺之見禮之非强設也

陳代章

此章如不待句作一冒只說無招必不可往道利等字且
慢及以下凡三轉一說利必不可爲以勢言一說即使有
利亦盍爲以守言一說枉道者必不得利以理言一步深
一步亦可爲與雖若丘陵弗爲也層層折他宜若可爲句
前日何哉是與虞人比量後曰何也是與御者比量枉已
直人只與枉尺直尋一般看言枉了自已未有能取直於
他人者陳代亦知孟子非急功名但或者事業爲重出處
爲輕耳大則以王小亦不失以

伯耳只道枉已可以直人把身與道看做兩件兩宜若是
商量口氣引虞人事且破他今一見之句尚未論及枉尺
直尋之非不忘二字要活看取非其招句推孔子贊美虞
人之意非其招猶有其招不待其招則併其招而無之此
句是一章之眼要重看且夫二句是趨下二句語提出一
利字便是孟子勘破世情語君子論義不論利所以道不
可枉若既不論直枉亦將不論尋尺而肆然無所不爲難
道計利至此便枉尋直尺亦可爲不成盡甚言必不可爲
也此論道理非論利弊引王良一段承上說來謂枉尺直

尋不獨君子不爲即藝猶或羞之將王良事輕輕叙過重
在我不貫句正見已不可枉看此節要得良實能自操其
賤之權而奚無能輕重意範我馳驅四字多少鄭重玩一
貫字是言今日不過暫試以[illegible]語技耳又豈原貫爲之此
處有羞意御者四句緊緊承上說言御者且有枉已之羞
何況君子而獨無之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言非但枉尺直
尋亦非但枉尋直尺其勢必至于徒枉而一無所直蓋枉
直正相反枉了自已未有能取直於他人者也何得以尋
尺計之蓋枉已即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欲成伯王之

業斷無是理

景春章

仁禮義三字雖不可用然小注廣居以居心言正位以立身言大道以制行言却說得好儀衍只是行事處氣焰烜赫自己全無本領不過因人成事妾婦之道此則由居而立由立而行纔是天下之大道次第遞到第三句上此大字即大丈夫的大字此道字正反妾婦之道看下文獨行其道即此行此道也細玩自明只以順爲正四字覰破戰國游士心事大丈夫全要將此四字反看一怒則兵連安

居則難解將乍作乍歇之態說二人威名不勝欣慕意引禮只重女子一邊以順爲正二句正見喜怒揣摩世主者全然自做不得主故直鄙之曰妾婦妾婦對丈夫言只是從巳從人之分末節全要說出大丈夫嚴嚴氣象非儀衍可窺其萬一居廣三句是主得志二句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富貴三句又描寫受用三者的雄壯處居無廣於此者故曰天下之廣居天下字正含大意餘倣此志有得不得之時道無行不行之時富貴貧賤各有得志不得志各有獨行與民由兩種只是無時無處而不行大道也三個不能字任憑天翻地覆恐嚇他不動正與順字反看此之謂三字煞有斟酌 居字就心立字就身行字就施爲說上

周霄章

周霄數問重君子之難仕何也一句孟子數答重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二句便了一章大旨皇皇如也連出疆必載質讀是以未仕者言三月無君則弔以已仕而失位者言仕之失位猶失國自本國而言士之仕猶農夫之耕自出疆而言霄之意不知弔在失祭只知弔不得君故以爲急孟子明所以弔之故在失祭上諸侯耕助四句

及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餘皆孟子解禮犧牲四句本諸侯失國而言無田由失位而無田祿也不敢以祭者恐其褻祖考而反爲不敬也則不敢以宴猶謂三月無君不足弔乎重士之失位上說諸侯是引諸霄疑載質太急孟子以農夫喻說見得農夫不爲出疆舍躬耕之具士又豈出疆而舍見君之資哉此所以必載質也周霄得孟子願仕之意故遂諷之君子之難仕句正是發問本意孟子告以難仕之故政欲仕之情欲惡只是一念惡不由道政欲由道以仕耳丈夫生二段雖比說然願字賤字出於父母國

人而欲字惡字出於君子自心非爲怕人賤惡而然全要
得孟子不見諸侯本意

彭更章

彭更以爲泰暗指無功孟子說非泰暗指有功下二節方
名白說明總見士食不爲泰意末二節是餘波後車二句
暗刺孟子如其道二段側重如其道一邊子以爲泰乎政
見受天下猶可何况於傳食豈爲泰乎曰否正謂舜有大
功宜受天下之養也然士之功在隱彼惡知之子不通功
節孟子比類而通之以見士有功宜食之意子不通功四

句只反言以見功之當通不重於此有人焉句極重此字
可玩當時異端蜂起後學風靡先王之道斬然矣於此有
人以孔子之木鐸爲己任不憚好遊不辭好辯務要將仁
義到處表揚以醒人心見有一來學者則汲汲引之恐後
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如此說則從者惟恐其
不多從者既多勢不得不資於諸侯以爲食此中有一段
大不得已的苦心在守待處要看得與車從傳食處相關
若只就一身說只合閉門死守呆待足矣何必呼羣聚徒
遨遊列國爲哉爲仁義爲字重看士之功全在爲字上尋

第二字括盡先王之道彭更論志詞窮而遁也子何以其
志爲哉三句指定君子說且子二句又詰他平日所食欲
得其情以再伸其辨毀瓦畫墁是故意設言以難之旣知
毀瓦畫墁之志不當食便是食功安得以繼往開來之功
傳食爲泰乎二節反覆辨難只要歸到於非食志也食功
也上中以羨補不足重補不足之意要想戰國時所不足
者何在補不足者何人之責孟子偕從者傳食正是善補
妙用正通與易之大處

宋小國章

此章論王政專在征伐上說稱湯只在弔民二字稱武只
在取殘二字二段全要體貼四海之內皆望以爲君意前
引湯處太多後得於湯有光一句文字便有關鎖不至前
重後輕此孟子文章妙處末節云爾句是直斥之詞齊楚
雖大句正是抹殺他邪小字宋本欲霸不是欲王萬章見
他用兵錯認以爲行王政見識甚謬則如之何不是爲宋
畫策疑小國無濟于成敗王不待大之言未必信也湯居
亳節先著小國有可伐之罪以爲次節與師張本遺之牛
羊湯實不罪葛非愧之也仁人用心婉至可想引書全重

一仇字非徒證其殺童子事已也爲其二字有味見湯之
征非無名之師體認皆曰二字便有以服四海之心了匹
夫匹婦不止童子父母乃槩天下而言舉一葛伯天下之
爲葛伯者尚多也湯始征節言湯之行仁政未有惡而伐
子者重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句湯師未至而望與既至
而悅見湯之所征不止一葛之民爲然引書只重民大悅
一句有攸句見商有可伐之罪以見武興師張本不爲臣
不必爲周臣其助紂爲虐便不是爲臣的道理士女不安
甚矣東征以下言武之行仁政未有惡而伐之者重救于

水火二句其君子以下倒釋書意其君子四句應匪厥二
句救民二句應東征二句言武之得民繇於能救民引書
證上文重則取於殘句武取湯子孫之天下而反曰于湯
有光夫曰取殘則非取天下也與非富天下者一也蓋湯
武同心弔伐有武而湯之心事益白也不行王政是直斥
其非故齊楚惡而伐之耳苟行王政以下只打轉湯武身
上而槩論之望宋之行王政在言外

　　載不勝章

此欲不勝廣求賢才以成正君之功宋王所行多不善如

臧勝伐薛之類不勝柄未有心於善王者故孟子告之我
明告子一句貫到下節齊語一喻以起下文專與久兩意
並重子謂薛居州二句正是欲王之善處要看子謂子使
之字以居州爲善而進之者子謂其善也子使之進於王
所也非王心確然見其善而進之也所以必須左右夾輔
同心同德君德始可轉移若有一人牴牾其間則君志蠱
緘[illegible]論居州難以成功即王心不見居州之好矣而王所
非莊嶽長幼卑尊不必皆齊語與王爲不善者常多與王
爲善者常少此一齊之傅所以不能勝衆楚之咻也引而

置之數年陶成責在不勝而已誰與誰字從長幼卑尊來
蓋左右前後皆正人非有所嚴憚而不敢肆即有所輔弼
而不得逞格心者可以收靜正之功閑邪者亦且効糾繩
之力王即時有不善之萌誰去逢迎將順他故曰誰與爲
不善一字獨字要看正與上文一齊衆咻相關

　　不見諸侯章

只一個不爲臣不見盡之首引二子不是說他不好言二
子便是不爲臣不見的窘迫而猶不見未有不迫而可見
者孔子雖是不爲已甚的必先而後不得不見未有不先

而可見者看豈得字亦自有没柰何處蓋本不欲見而以禮故不得不見無非爲禮屈也卽見而不見者自在也若未嘗迫而見未嘗先而見便蹈會子子路之所訕你看脅肩諂笑一流人費多少精神照管打點未同而言的心之神明獨覺處亦自欺不得二項泛指趨權勢者不必指定見諸侯君子推開說勿泥二子由是二字有味當時士習日卑只爲看得區區一見没甚緊要原來一笑一言苟且不得可見吾身有必不可毀之廉隅世路有必不可由之徑竇曰所養可知則卓然自立處非徒以氣節爲高必明

不見之義矣須知君子之養非合下只養個不徒見也蓋不肯枉己求見處正是有所養而然然則所養是何物只是禮義耳有睥睨自負意與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一例看

攘鷄章

通章以非義二字作斷案而知字速字意俱重蓋因其明而激之以勇也鷄不可攘而日攘月攘均盜行也均非君子之道民不可取而今年明年均攘心也豈得爲大君之義何待來年只重非義上不必說到農商怨叛及來年又將因循苟且是論利害不論義了待之一字甚足誤人

好辨章

大旨在不得已三字緊要只一個正人心歷數大亂一代甚於一代洪水之灾此猶是氣化居多至暴君代作汙澤多而禽獸至則人事之失多矣然猶是自上虐下至于臣弑君子弑父則是下之逆上矣然弑父弑君猶止是幾個亂臣賊子間曰有之未必徧于天下至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而天下皆相率而無父無君不止於亂賊之人矣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人而至于禽獸則視夫前之所謂鳥獸

害人禽獸至者不大相懸絕哉然聖賢之所以救之者亦一節難似一節堯時有聖主在上有諸賢夾輔又只是洪水一件禹只行其所無事便成永賴之功周公相武王旣要誅動干戈又是個以臣伐君多少難處所以周公便難似禹然周公猶有權柄在手所以易做至於孔子則無權柄却欲以警勵人心事勢又難似周公矣至於孟子當七雄世界無權而人尤不信全憑口說所以一人之力挽回不來又屬望一世之能言者則是孟子所處豈不尤難於孔子哉公都之說孟子好辨病在一好字孟子說個不得

已便見得不是好天下之生一句是不得已之故一治一
亂見循環意重亂邊大抵亂因氣數三分人事七分而其
治則全重在人事挽回氣數上生字可味世界原是生生
世界此點生意即常洪水夷狄時常晉天地間有絕即生
所以亂極之日便生一個聖人出來挽回斡濟是知天下
得其生則治失其生則亂聖賢之出皆爲生天下計也看
下文民無所定民不得衣食及弑君弑父凡說亂處生意
索然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則人心皆死而孟子欲以口
舌生之視三聖人尤有不得已者當堯之時節言洪水之

一亂爲巢爲窟正見民無所定味警予二字便是堯不諉
於氣數處後面孔孟之懼亦承警予一脈來使禹是堯使
之龍蛇之害本緣洪水故下獨重水土注海放菹二句正
是治水事水由地中行則不至氾濫於中國險阻既遠則
不復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人得平土而居則下者不爲巢
上者不爲營窟矣總之從水由地中行來玩然後二字當
時不知費許多精神方有成功中是也二字是指今日安
流者以見當時禹功此節是禹不得已而一治處堯舜既
沒二句是原頭聖即堯舜道即仁民育物之道暴君至又

作是人害禽獸是物害壞宮室等是亂之在上者邪說暴
行盖欲行暴行者必有邪說糊塗了個理義然後暴得始
作此指在下者逢君之惡以濟其虐者如下文奄與飛廉
之類是也此氣化人事相待處園囿二句從壞宮室棄田
來沛澤從園囿汙池來禽獸又從沛澤來暴君代作中間
不知幾亂了但未有如紂之甚者故云及紂之身天下又
大亂相武王誅紂是總冒周公只是治紂之亂有不得已
而任其責者以下皆誅紂內事伐奄至五十以紂黨與言
是除人害驅虎豹句以紂豢養言是除物害天下大悅悅

其無人物之害也引書謨烈寬說不止幾亂一事重一承
字孟子意專重周公說蓋武王有繼承文謨之心而周公
相武王以成其烈即所以終文王之謨也成字貫下言佑
助啟開我後人者無一事不正大不周密也此周公以人
事挽回氣化見一治若只說誅紂而無謨烈啟佑一段話
頭則只是戎衣之天下不見全治上猶曰道衰此曰世衰
道微微則聖道所承無幾矣邪說暴行有作即是道微邪
正不兩立也有作承上文一治來與又作不同弑君父正
是暴行然必造出一種委罪君父藉口行權者此便是邪

說兩曰有之特未橫未充塞耳前此雖曰世亂然但有禽獸繁殖戕民之生而已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傷壞人倫將人人盡爲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孔子懼懼字重看正是不得已處春秋本魯史而孔子之筆削褒貶一稟於文武之憲章如禹治水周公兼驅奉行天子之事一般故曰天子之事所以還大權於天子也不可說托天子之權是故二字緊承天子之事來知我者以明王法而諒其心罪我者亦以明王法而惡其害己君子知之則公道不至泯滅小人罪之則奸惡猶有顧忌夫子甘心於知我

罪我而不辭正其所謂懼之心也要見一治意天子諸侯世教主盟惟王綱不振而侯度廢弛處士復何忌憚乎此節以處士橫議一句爲綱爲我六句正見橫議處爲我則雖至尊如君亦不爲他了故無君兼愛則雖至親如父其愛亦只與路人等故無父蓋作爲我兼愛想便是無父無君作無父無君想便是人將相食不是以漸流弊是禽獸也緊喚率獸食人句孔子之道即作春秋以正君父之倫者故因楊墨而不著息著之關全憑距之者此二句正爲下文距楊墨張本誣民便是食人轉相誣惑便是相食二

食字總是食人之心此又一亂吾爲此懼此字指食人相食之變懼字從孔子懼懼字來窖識則生脉幾斬所以不能無懼先聖之道即堯舜周孔之道閑閑衛也峻其防也使人人曉然知吾道之是則人心中截然若具城郭而異端自不得以入之通節以此句爲主而距楊墨正是閑聖道內事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正是距楊墨內事邪說者者字指人言如楊墨輩也不得字有理屈辭窮不敢開口意作于其心句極重亂源皆從心上起故撥亂須從正人心起距之放之使不得作心以害事害政則不至惑世

誣民充塞者從此剪除楊墨之道息孔子之道著矣曰不易吾言者隱然見聖人必不以我今日之辨爲無益常人安得以好目之重提禹抑云云正要吊起不得已意歸到我亦欲上猶云由往事觀之由亂而治歷歷可致矣唐虞之天下不自平也有禹以抑洪水而後天下平者也禹欲不抑洪水其得已乎成周之百姓不自寧也有周公以兼夷狄驅猛獸而後百姓寧者也周公欲不兼不驅其得已乎春秋之亂臣賊子不自懼也有孔子以作成春秋而後亂臣賊子懼者也孔子欲不成春秋其得已乎全重上半

句而字見難意抑字兼驅字成字對自家辨字看下文正
人心只對天下平百姓穿亂賊懼看此節只是申明三聖
人不得已而有爲之意以見我今者正所以衍其傳而責
有所不容辭耳引詩不重周公亦只申言楊墨之當膺與
戎狄無異而已之辨不容已耳我亦欲三字直貫到承三
聖者作一句讀而以正人心爲主與前作於其心相應人
心不正故邪說得承間而入行從此而詖詞從此而淫欲
正人心則必欲息邪說而距之放之不容已矣全把三聖
形出自已維世的意思非如私淑紹統之說能言距楊墨

謂以言而距楊墨聖人之徒承上心正二字來蓋其心先
正便是吾道中人然不重一脉相承意只要想鼓舞人大
家去距楊墨口氣人人與之爲敵他便無所容於世而其
害自息孟子到此亦覺得一人之口舌恐未必能勝天下
之充塞還藉天下之公非庶足以辨人心之真是亦無聊
之極思不得已之苦衷也亦要見隱然以一治自任意

陳仲子章

只重惡能廉一句前三節言仲子不能充其操下是揭出
仲子之操而斷其難充君食二字是一章骨子辟兄離母
是一章斷案此章原不責仲子以中正之廉止就仲子一
偏之操而推極言之以見其决非人之可爲耳仲子本世
家子而苦節若此匡章所以取其廉螬食句不惟與世無
競亦且與物無爭惡能廉者非謂仲子不能廉言就仲子
之廉以窮仲子若有廉不將去者下面反覆都是解這一
句充者是推到盡頭處所謂充類至義之盡也曰蚓而後
可言必不能爲蚓夫蚓以下正明其不能如蚓處但合義
的便是伯夷不合義的便是盜跖是未可知直在跖一邊
既未可知則其愧于蚓也不亦多乎母兄室粟之從來固

以不義而不食不居矣然自已室粟亦未必義也如何又
食之居之耶提出齊世家三字便見兄之居食非不義叙
列生鵞一事正見仲子矯激不情然大病則於辟兄離母
上仲子一世祿辟其兄若離母未必其本心但欲去其兄
不得不併離其母耳看他他日一歸或者思母之念動矣
是鶃鶃之肉不全是訕誚他見汝可以食即我可以受亦
有感悟他意毋食兄室爲不義則更何爲義者然必不能
無食無居以足蚓而後可之意只重不能充操且未暇責
其廢倫再言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蓋謂人必不可同於蚓

正是惡能廉處畢竟不說他不廉便是苦節如仲子亦俗
械中不可少之一人只要見人不必這等苦耳聖賢每每
教人不要往難處去做
有不食有食有不居有居只此二項便已窮倒仲子正不
必責其廉之果中正也

四書酌言孟子下

離婁章

戰國諸侯把先王井田學校之仁政姍滅不講而惟富強
是圖為之臣者惟逢君之惡不急爲救正故孟子發此論
主君則惕之以喪臣則耻之以賊惓惓反覆只是望其行
先王之政耳重責君上

只是一個先王之道就他斟酌出來叫做道揆以其合天
理人情之宜叫做義中間先後緩急有條有理叫做禮其
皆有尺寸準則可循可守叫做法叫做度章內惟堯舜之

道道字是泛言其餘道字皆指仁政

離婁公輸師曠只引喻起節堯舜亦是借說歸重治天下
者不可不以法度規矩六律當初皆是聖人做下的雖離
婁公輸師曠亦不能不以之以成方員正六律況庸匠庸
工乎不以仁政雖古來道大如堯舜也不能平治得天下
況後世庸主乎此道字是總名且虛看仁政乃道中作用
也然不外於教養

胡雲峰曰上文云堯舜之道下文云行先王之道道一而
已有仁心則此道蘊於中是爲美意有仁政則能行此道

於外是爲良法
今有節見當時不能平治正由不以先王之仁政來以証上文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意仁心溢爲仁聞澤今所以傳後勿平看仁心亦不必深求孟子當時只要引誘時君行仁政卽如齊王易牛一念便許他足以保民又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行仁政正所謂充之也說個今有仁心仁聞正是說他已有行政之基末句吾君不能謂之賊與不忍章自賊語相同亦在有仁心上信其必能

故曰非古語乃總括上文斷其舍法無以成治意重在上句見徒善之弊與徒法一般不足以足字與推恩足以足字同
按上句已了上局何爲又着徒法一句蓋孟子此章本意重法又恐人之泥法而不得其推行之本也故特地點明見心法决相離不得
引詩結上起下見用法必善於治意愆謂用意過當處忘謂照顧不及處惟能率由舊章故無愆忘之過遵先王二句反言以决法之當遵也是通章一小結束法卽指仁政

先王泛說非指堯舜遵不止守其成憲直以接其心源此與徒善者相反非與作聰明亂舊章者相反
旣竭節上文云先王之道此卻提出聖人二字見得此法是古來聖人因仁心不足以覆天下故制出不忍人之政以寄其心思而使天下被其仁也聖人立法之意如此爲政者可以廢法乎繼之以規矩準繩正是目力竭處繼之以六律正是耳力竭處繼之以不忍人之政正是心思竭處竭心思竭心之思也此心卽不忍人之心思卽思所以措此心於民者聖人心思豈有竭時猶云算無遺策耳聖

人有思必竭隨竭隨繼竭與繼相引於不窮不是一總思算到了纔發揮出來下文道揆揆字正是竭心思意仁覆天下且就聖人說尚未說到人被澤處
大九世主之能變亂舊章者必是自負其聰明的不知吾人之心思知何敵得聖人古來之成法其效已驗而我故欲師心自用徒自討勞苦一番是不明於治體豈不是不智故下文極言廢法之害一見成法之當因耳味一因字含多少變通意在仍要自己仁心運用他非執定死局也看爲高爲下便知

玩是以字承上遵先王來說宜卽宜民宜人之宜有澤以被民當時皆以爲宜有法以傳後後世亦以爲宜惡對善言卽不仁也以下文觀之臣民胥化而爲不仁卽是不仁之惡流播於衆處播如傳播之播言共無處不到也從高位高字說來

此節正播惡於衆之實道揆一句是通節大綱法守五句又以法守句爲綱曰不信道不信度曰犯義曰犯刑都是無法中名色由無道故無法由無法故不信由不信故犯一步深一步說道卽先王之道法卽先王之法道法是一

作上必深信先王之道可以澤民及後是以揆度而設施之下必深信先王之法尺寸不可踰越是以謹守而靖献之不信度正與下文言則非先王之道相應責難陳善皆法守中事非空空奉行故事之謂

當時不行仁政之故病根在圖富强故城郭不完等正當時䰟䰟然以爲灾害的孟子却看做平常不足介意的惟上無禮下無學之獘深足爲灾害也上無禮應無道揆句下無學應無法守句無道揆則事事物物皆無條理是上無禮矣而下安所視以爲效故言下無學賊民與不止於犯刑乃敗常亂紀之民也喪無日應上國之所存者幸句可見不遵先王之法一至於此危哉危哉君既不仁猶望也臣義士爲之極力扶持天旣方蹶臣又泄泄然不以爲事安用此臣爲哉無然二字有無限感慨意

泄泄是東周時語沓沓是戰國時語不徒釋字義正是引時俗所共惡者以深著其緩慢悞國之罪下節則指其實事君節正解得一個猶字義謂臣君禮謂持身言則非先王之道此句極重正是無禮無義處不是真以爲非卽下文吾君不能意也再無猶沓沓也見得淸議之可畏令此

等人凜然自思

此節見泄泄不可以事君而示以事君之道重末句責難于君責以先王之道也陳善閉邪陳說先王之道也謂其君不能者謂其君不能行先王之道也是泄泄其人也害君而播惡於衆故曰賊　責難陳善只是一事陳善閉邪却是做責難的工夫然閉邪又全靠陳善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逆以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爲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人性之所同則所謂邪者不覺自爲之閉矣如孟子因好貨好色而告以與民同

正此類也所以自謂能敬王以其責望之大故曰恭以其小心謹密以開陳之故曰敬總是事君之義進退之禮言則先王之道者也

規矩章

此章重一仁字聖人人倫之至只是完得此仁體耳聖人若只自盡得倫理豈得謂至正是經綸天下之大經所謂肫肫其仁者神明變化令天下萬世之人舍是更無所取則故曰至兩所以字全是會通其精神不拘于成法正舍仁字在內皆以愛民爲主欲君法堯者欲其仁民也欲臣法舜者欲其以仁民之道輔君也故繼以暴民之說至天下不以爲君後世羞以爲祖宗禀動人只是望他法堯舜之仁仁民以盡人倫耳引詩只重幽厲當鑒方是此之謂也口氣

章內而已矣三字言舍堯舜之外別無可以爲法出乎堯舜便入慢君賊民一路去此就是出此入彼意下而已矣正足上而已矣之意引孔子只就人心泛說須重仁邊出乎仁則入乎不仁矣其法堯舜意補在言外

上段法堯舜下段鑒幽厲人皆知之而中間仁不仁是其之幾也此幾最微最危必須心上決之

三代章

此以不仁提醒當時諸侯說得凜然雖自天子說到庶人卻以國爲主重國之所以廢興句然又側重廢與亡邊仁不仁各兼心與政兩以字與所以字宜玩點醒人主全在惡死亡三字蓋因所惡而進之以强仁耳惡醉强酒非喻其難免乃喻其醒而忽自昏沉耳

反求章

此章勉世主重在反求二字首節只虛論個道理次節方

實以自反功夫着落在人身上引詩亦只重自字以映己字然點出配命來正見天命人心之總會皆屬己身擔負

此反求之功不容緩耳

仁智敬都在本原上愛治禮乃其作用處三反字不推不歸咎於人且有借鏡於人意不是從人親處治處答處起念方反也

知明處當之謂智即在立綱陳紀見得

行有不得雖是推開其實舍三者之外更無自反處不過是無時無處不反求諸己故下一皆字其身正即在反求

上看出天下歸即在其身正上看出蓋身正何必人歸天下人心同此仁智禮故身一正則天下之愛敬且治者已先在我故可必其歸歸如歸仁之歸全從自家收攝得來此正明不必外求意只言盡求己之分量當是如此不是說效驗

一章緊要全在行有不得者二句其身正二句只輕輕作轉勢

引詩非泛言多福之我集也正謂永言配命乃所以自求多福耳必以我身作主乃見引詩本意自求二字正與上

文反求之義相證

福之權命實操之而配命之權我實操之我配命而命福我則福非求之命也求之我而已故曰自求多福永言只是無間斷意

恒言章

張洪陽曰凡人於尋常言語只輕易看過了都不得他言外意如人開口便說天下國家不知這言語中還寓個根本意思在故孟子爲之從頭點破拈出身字以見天下國家不是渙散的東西不是懸空可以做得的但不可明解如何見其本於身半吞不了留有餘不盡之味直足動人深長之思煞有無窮意趣孟子原是教人理會恒言不是替人分疏恒言

爲政章

通章重德教二字言教不以政而以德慕乃欣慕愛戴之見非懾於威而詘於勢也不得罪何須重不得罪不重巨室不日服而日得罪可見人主之德不脩則巨室得而罪之矣慕正與罪反國人天下之慕總根爲政者來不是以巨室爲轉移總是我德教流溢但自巨室近始耳慕處純

是德教洋溢處可見爲政機括不在天下并不在巨室而在吾之德教也最足悚惕人主

順天章

此章不是教小國畏大國之命全是激發人之恥受命者當師文王爲政於天下耳玩天命靡常句正與首節天字相照順天存逆天亡大槩雖如此然天命不可知而好仁無敵乃必然之理重回天不重順天本意只重師文王句而景公舉來對說見文王與景公正相反見得不自强則爲景公之事夷狄能自强則爲文王之膺天命處無道之

天者不可不師文王意
戰國以力相役乃無道之天下從有道說起望當時諸侯
好仁無敵轉無道爲有道之深意役如朝會征伐聽其政
令是也指出天字專爲羣雄爭長說有道無道中含個天
字在天字註訓理勢蓋德賢以理言大小强弱以勢言以
天有理有氣氣就事上說氣便是勢纔到勢之當然處便
非人之所能爲郎是天如云氣運是也順字不是聽字是
順其所適然而自盡其所當然但不與造化爭耳非聽而
聽之也則存則亡二則字便見天隨人轉人不可不自强

之意重無道邊順天便是存逆天便是亡
引景公非謂其能順無道之天正見小國師大國而恥受
命必不免意正是不能自强不免人役的証驗絕物是與
人睽絕和好自取絕亡意涕出二字乃狀他羞赧的光景
下文恥字正從此生出蓋女吳是景公受命處涕出是景
公恥處弟子而恥受命于先師必遭責辱喻恥受命之必
遭侵伐此不是要他去受命見徒恥之無益耳恥字正是
激發他故下文把師文王來提醒他見得師文王方可免
恥

如恥之三字絕妙激發又說必爲政於天下又是絕妙歆
動師文王是回天的樣子師只是行仁政但此處且勿露
仁字五年七年來之時勢俱言其速爲政於天下只是大
畏小懷卽下無敵意此句極有深意蓋不惟化小爲大化
弱爲强抑且化無道爲有道則善於奉天者也此文王所
以不可不師也
衆文王爲政於天下之事所可師者看這樣不億之子孫
膚敏之臣庶何故都臣服于周只爲文王之仁衆遏之自
失其衆耳此大德大賢在文王而彼又爲小德小賢也抱

賢德者且甘爲我役而何論其力哉仁不可爲衆句指文
王說是孔子推原語國君二句是孟子找足語蓋因文王
以泛論其理是如此今也節決言文王不可不師仁能無
敵猶濯能解熱也濯在未執熱之先仁在未無敵之先引
詩重誰能二字言執熱必以濯見無敵之必以仁也又翻
前面耻受命而師大國者說

不仁章

通章重自取二字正意先說在前後面一味虛衍語意愈
緊愈切總是激悚他受言聽諫意事迫日危害至日求樂

其所以仁者總上二句而添所以二字見危菑皆不仁之所爲也此正不可與言處末二句雖反言之實央言之多少傷悼多少儆惕然不仁之人把道理板執與他正言不得倒是叅歌俚詠借來隱隱挑動偏可感悟孔子曰中妙在不詮說歌中義理只將他歌句諷詠一番就中換一二字便已指點殆盡玩矣字當側重方與下句意緊接有味玩可以字蓋水之可非孺子可之也斯字從可以字生來自取字又從斯字生來自侮等自字承自取二字來極可玩味身不脩是自侮也家不齊是自毀也國不治是自伐

也見不得歸咎于人此皆由不可與言來舉大甲來要重自作孽句此之謂正指不仁者取敗亡之謂曰自作見不得歸咎於天摠發明自取之意

張彥陵曰自古危亂之朝未嘗無忠言即自古敗亡之君未嘗不欲安存而惡危亡只緣他心迷于私欲荒淫暴虐雖危自以爲安雖菑自以爲利茫然不知己之所爲故孟子將自取二字點醒他曰安曰利曰樂曰侮曰毀曰伐皆言其不自醒覺處句句是說他不可與言曰危曰菑曰亡曰敗曰自侮自毀自伐自作說得十分利害十 分痛切都

又是何句與他言

桀紂章

此章仁字是主先論民情後陳利害總是儆發世主語以今天下節作骨將桀紂爲例便是今之諸侯的榜樣首節以得天下爲主得其民得其心都是得天下事欲惡正民之心與聚勿施正是仁處全從萬物一體中流出爾也言得民心只在如此與聚是爲之淵其欲勿施是爲之絕其源次下二節緊相連看摠重歸仁意水就下獸走壙是狀其必歸之勢歸則不待敺而況又有不仁爲之敺其歸不

益速耶要將歸字與敺字相縮看出得民心得天下的機竅又要知湯武雖仁桀紂不暴民亦未必舍此而就彼如此乎其迫且急也繫緊全在今天下三字上今天下是何等時憔悴倒懸不啻飢渴之待飲食皆字跟此說言爲我敺的不止一個桀紂比湯武更便宜了圖王者切不可失此机會要他急急好仁若世主志仁不堅一失此机會人必有起而收之者故曰必陷於死亡猶七年句是慨嘆當時好仁之晚意七年之病喻暴虐不恤民困三年之艾喻志仁不喻深仁志字最有力摠見世主平日既無積累之

功今日不可無必爲之志引詩溺字應上陷字其何能淑指不志于仁者言載胥及溺即憂辱死亡意當時天下如陷於水火惟仁可以沃而解之援而出之故引此詩以致警也不是泛語

自暴章

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絶之是可哀也二自字極重次節二人字正醒之以自也首節詞雖是絶語而意實屬望激發一是喚不轉的一是激不起的孟子一生要與人有爲乃自暴的連言也不可與如何望他有爲專望喚醒自

棄者者一邊兩自字與下面人字直指此人當身說安宅二節喚醒指點語意悽惻如云仁義不是別的就是你的安宅正路是真切語不是喻辭曠舍二字正是自暴自棄所以可哀

道在爾章

此章爲賢知之徒思以道易天下者發事即體道之工夫道求諸遠事便難了親長便是道所在親之長之便是事所在人人即是天下親親長長即是平天下平不重只見性之外無餘道率性之外無餘事不必求諸遠且難耳勿以天下平作遠且難看亦非作上人倡率

居下位章

道章以誠身爲主思誠便是明善正是誠身下手處所謂盡人以合天也誠能動物已見於獲上信友悅親等而末節一正一反決言動物必本于誠見思誠之功不容自已首歸重在思誠上不作能誠之驗說獲信悅俱黙帶道字說一誠身盡之照下節二道字可見誠獨係於親固是遞下文法亦須從良心真切處看落耳善即性善之善繼善成性之始正生身立命之原不透悟到此則形色天性本

體要得融洽踐形盡性工夫亦覺支離如何得誠身要知善即是誠自其純懿精粹而言謂之善自其真實無妄而言謂之誠明即惺然不昧之謂道只是一個道理渾然全備于人之一身這身不是個空殼子明善之學要將此身切磋琢磨見得私欲淨盡瑩然透露純是天理無毫髪夾雜此爲明善即爲誠身又說天道人道者不是辨誠有天人蓋推原人之本有是誠也重思誠上誠者天之道從人身中指出個源頭來見得此誠原是天賦的天人無兩個道理只爲落在形氣中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思誠

工夫只在明善然實落在事親信友治民獲上處體認不是空思至誠即由思誠而造其至也動字未可便着獲信悅乃是所以獲信悅處即明則動之動在至誠自心上論不在物上論蓋盈天地間只是個誠隔不得形骸誠之至自能動物天地民物合為一脈之意非自人已感應之迹言也精神稍生隔礙遂分對待之形故曰不誠未有能動動字下不着物字動機在至誠益見獲信悅之非外假

辟紂章

此孟子見當時諸侯無行文王之政以收人心特舉文王

養老之政一端以勉勵之重在末節善養老該得養民在內舉東海北海有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意只重歸仁上辟亂意輕文王以服事殷脩舉商先王之政故二老來歸還是歸商齒德亞德還歸就歸心言非即是身歸之也此節辯論二老其實並文王操天下之機有行字見文王之政當時無行之者而今能有一行之曰七年曰必說得實落蓋計其農桑教養之次第大約如此見得王道非迂闊而難行也絕妙欲動行文王之政寬說不單指養老然養老亦在內

求也章

富強總非美事而善戰之罪為尤重因戰國以善戰為第一等良臣故痛發之首節是例次節是案末節是斷求也二句紀事孔子二句述言德是擴奪惡德無能改而臣救節是倍他日此是孔子甚責之之辭非吾徒影下不以仁政說孟子借來以徵當時厚斂之罪皆棄於孔子自求推開說為之強戰之字指君然富強均不可訓此非滅富國者之罪正以甚強兵之罪耳玩況於二字轉出極重殺人盈野殺人盈城最可酸心食人肉全在此二句見之罪不

容死謂死有餘辜也故善戰節須說得下二項之罪甚大方形得善戰之罪尤大兩次之俱對善戰說連諸侯而使之戰辟草萊任土地而蓄積以助之戰三者總一條路上人但下二項猶非身親為戰者故姑次之單要重善戰之罪不必于下二次之內又替他分別

眸子章

存字最妙見得憑你良心善性喪失幾盡此眸子到底存乎人也隨你遮掩他不得故曰莫良此良字即良知良能之良一毫安排做作所不得參者知言是孟子一生大學

問此非把聽言撇卻玩本文也字口氣則聽言只據現成說如云聽言而參之眸子則人必無可躱閃處人焉廋哉句非說人不能掩過說我如此觀人定不爲人所掩過耳玩不能二字見眸子非不爲夫人掩也但不能耳

恭者章

此爲世主浮慕恭儉故借其名以引誘之不侮不奪正是恭儉處皆從真心中流出與下爲字正相反惟恐二字是詠其心味此二字便有許多聲音笑貌千遮百掩在全是霸者一副假仁假義的臉嘴豈可字與惡得字正相應

男女授受章

此章須辨權與道合一處聖賢濟世之具止有此道權之說正在識時達變上見之權正所以善道之用而守道不屈正所以操援之權若謂枉道以從權則并其道而失矣又安所謂權髡原不識道故得孟子一權字便要他枉道爲援孟子將權字歸在道上正見權與道非二物相離不得天下溺正爲無道故援之者全靠此道枉道便失所以援之之具只剩得空手了難道天下溺也比嫂溺一般可以手援乎近說謂孟子自謂天下溺我自援之以道子自不知似爲元虛惟從註爲是

公孫丑曰章

父子天性世豕有父而不欲子之善者正慮其責望太過其勢或至於相激教本是愛之而怒則反傷之也曰反夷可見正行不去曰相夷可見教以正行不去此一節總是解勢不行且慮傷恩意下方詳之假朋友之義以全父子之恩乃權于勢而曲成其子之法也末節正字易善字夷字易離字惡字易不詳字又是解易子之說前着在人是設言此則正論其理此蓋爲不肖子慮若上智中材則傳

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勿納于邪子亦曰愛之能勿勞乎父亦未嘗不教

事孰章

袁了凡曰事親乃孩提真性事之最先者故爲大使暗含下本字意守身緊跟着親來蓋吾之身親之身也必戰戰兢兢惟恐不免舉一身之精神念慮無息不通于親纔叫得守身恐人把事親守身當作兩件事做故又說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四句以見事親者正以守身事而守身者正爲事親守也此是合解事守相關提出本字又觧身親

所以爲大欲無虧事之本必當知所以爲守之本而守身以事其親惡容已耶但事親內還有許多順親於道的事不是一守身便了却但緊關處全在守身一着如云人惟事親爲大可見這事是善第一件事人惟守身爲大可見守身正所以事親吃緊處惟其爲本所以爲大引曾子一段正是說曾子之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處鄒東廓曰人都把必請所與等當飲食細事看其實看數必字直是無一事無一念不在親就是一頓飯間一飯一餘亦看做親意所存纔能如此此豈一時口頭勉強做得來分明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養志亦全本守身不守身如何設能養志這便見曾子能事其親不必推到臨深履薄上黄葵峰曰此可謂養志正是黙應上文蓋曾子一飲食間尚且念親之志恐其更欲與人思以順之如此則凡親志所在如憂子之有疾或慮子之不善凡所以戰兢惕厲必保其身必脩其身以順其親之志者皆無所不至矣故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矣故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可之云者言可謂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也如云事親必如曾子這樣纔足可不重與曾子能事親上

人不足章

人主之國所以紛紜靡定者以君心之非雜出於用人行政之間而羣臣又以口舌諫諍相持盈廷有若聚訟國是受其其危疑所以愈爭而愈不定有大人正己以正君自然君心一歸于正而國亦帖然無杌隉之患豈不安享凝謐之休耶又何必人而適政而閒哉首二句即看定君心故曰不足精神在惟大人句主意在末句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精神感通潛正黙移而使之自消靡焉所謂格也非心既去真性流行君心渾然一仁義而人與事各得其理矣君正即在仁義上見又說國定者正君之外無餘事也蓋仁義者君之心也亦一國之心也正則自定定則人政無可適閒亦在內此句方可見上兩不足精神

有不虞章

譽已作好況復不虞毀已作惡況復求全學者須要自信得過二有字大有感慨見人情意料之外更有如此不可知者

人之易章

人方以無可懲責爲可得肆孰知此乃大不幸也玩矣字

感慨語一說作責任看自家不擔這條擔子隨他任意說短論長所以言之不覺容易亦通

人之患章

此戒人自滿壞在好字好為人師是上人之心一念上人念念不如人矣所以可患

樂正子章合下

正子亦知子敖人品特以一行之便從之至齊覲為沒緊要事不知一失身從他便非因不失其親了故孟子責之亦字乎字須玩味亦勿太露下重學古道三字與在我者

古之制同謂當有一段高標雅操方是儒者事度徒字可玩猶云求其故而不可得除非為着此耳不意二字大有驚駭令正子自悟自悔

不孝章

此章專為舜而發上節是案下節是斷非泛論也三不孝皆是正路上差錯與世俗不孝不同無後為大正為舜不告而娶伏案以為猶告亦諒其為無後之心耳此惟君子知之難與俗人言也不告以通其告之權既變通以成已之孝又發告以成親之慈故曰猶告

仁之實章

此孟子教人從孝弟上識性也仁義禮智樂皆性其實只此事親從兄兩件而宇宙名理那一件不包裹在這裏許故各下是也二字乃指點之辭雖是五平但智禮樂實包在仁義內須以首節領綱實字還作華實果實照下生字看即所謂根本之謂其名實真實等意亦自在其中蓋實是個生生種子包得許多生意在其中萌芽枝葉萬紫千紅皆由此生這事親從兄兩念托根於天性結脉于最初發而為愛而推之無不愛這便叫做仁發而為敬而推之

無不敬這便叫做義這兩念常常提醒良知無復有昏昧放逸之私便叫做智這兩念發出天然有個矩度有個條理便叫做禮這兩念發出心安意肯自然而然無事矯拂便叫做樂既到樂的竟界則一團理趣油然一片生意活潑有感必應無叩不靈如萬物之挺生忽生勾萌甲拆暢茂條達而不容自已就其歸根復命曰實就其流動充滿而言則曰生曰惡可已曰不知只是孝弟隨感而應觸處皆圓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仁也是這個義也是這個智也是這個禮也是這個樂也是這個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矣有子所謂本立而道生本卽道個實字生卽這個生字註中天下之道皆原於此解得甚爲眞切到惡可已便是孝弟滿用處道理一以貫之故獨不下是也字

天下大悅章

通章表舜之大孝首節推舜之心惟在于孝親次節贊舜之孝能合天下以成其爲孝所以爲大一章重在舜盡事親之道一句首三句只懸空說下方指出舜來大悅悅字正與底豫豫字相關言天下之悅不以易吾親之悅也得親須要順親盡得爲得其懽心天下無無親之人故曰不

得乎親不可以爲人然得親豈可易言必能順乎親方可以得親蓋親乃子之親也子與親本是一體子心稍與親違忤則親自親子自子分而爲二了離親叫不得子故又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人只曉得瞽瞍至頑嘗欲殺舜不容易得卻不知世上多少父子相愛的也只是父母將就過了兒子處多究竟父母心中十二分像意無念不遂的恐亦千中少一可謂得親易言乎若非眞正孝子覰於無形聽於無聲毫釐不拂其意親心終未免有隱然不慊處此順親爲得親之本也註中論之於道亦是自然感動

不覺自諭於道非有勉强所以爲順試看瞽瞍恁地非理待舜舜並不曾有一分違拗只是一味夔夔齋慄便是頑石心到此也不覺回心轉意與之俱化矣這纔叫做順親盡事親之道所謂順親也瞽瞍底豫所謂得親也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天下皆知順乎親矣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天下皆能得乎親矣得乎親順乎親之謂孝能令天下皆得乎親皆順乎親不謂之大孝乎此之謂大孝蓋舜從來有大孝之名孟子以此實之非孟子特加之名也底豫言起初雖不豫到底回嗔作喜了注訓致未肖

曰化曰定特借天下以顯舜之盡道耳舜立人子之極而瞽瞍亦立人父之極舜盡人子之變而瞽瞍亦不失人父之常則天下之爲子者更有加於此舜之上者乎則天下之爲父者更有加於瞽瞍之上者乎夫安得不化不定耶化字定字從盡道盡字看出大孝大字從化字定字看出四書眼曰天之生瞽瞍生舜非爲一人也爲天下萬世耳若無這個榜樣不知今世父子化爲何物矣

一說化是天下釋然無疑于舜父子之間也定則各當其父子之心而無不相安矣須要把定字化字與上豫字看

做一個精神流貫上句只說天下下句有爲父子三字亦
須理會

先聖後聖章

此章見聖人心源相同舉舜文以例其餘千古不一聖千聖不一道自古決無循塗守轍的聖人所以孟子從時地中點出一志字正要在作用各别處見其心心相印故不曰道同而曰揆一槩舉舜文一生之歷履只要起下文地與世之不同得志者得其行生平所志也當時舜文所行之事殊矣而其所以相合者全在志上見蓋聖人之道每涵于志其所志者共此一理特看是何等樣的宇宙以得展其志耳此志因時而起因事而見其實不拘拘于時與

事者若合符節跟着志字說不是事同揆一是中其若合符節之故揆者揣其心之運量處言也先聖後聖從舜文寬寬說開饒他相去幾千里相隔幾千歲其所揆度而變通更無有不一者其字屬聖人身上陳抱中曰得志行乎中國自其所行上見志之相通其揆一也實在心源意緒妙合無間見之志之得與不得又可置勿論

子產章

通章以平其政句爲主乘輿濟人特偶然行之亦是好事但恐人艷覇者之驩虞昧王政之大體借此示訓不淺定

敗騐子產首節是書法次節須云子產誠惠矣而據此事
則不知爲政有大體在惠字打開說到不知爲政方自濟
人之事言之下三節皆發明此意但不可實作評子產語
也徒杠輿梁亦未便作王政特就利涉一事言之只須造
此徒杠輿梁而足矣不必以乘輿濟之末字可玩若到寒
時方做民已病於涉矣平者周徧廣濶無有餘不足之私
也行辟人要得不令人喜不令人怒意方穩是王政光景
可也者以辨上下以定民志亦分所當然也焉得句就政
體說言邦裡務此瑣屑悅字是爲政者病根故孟子提出

以破之見如此私恩小惠也沒得許多閒工夫應酬他凡
三回轉總結惠而不知爲政一句

視臣章

人臣豈有報復其君之理而不能必其心視字正就他心
上不可言不可知處說施處便是報處可不慎與諫行言
聽民賓受其德澤此正人臣得行其道處手足腹心之誼
全從此看出

焉厚齋曰國人寇仇之論可以儆其君不可以諭其臣責
善則離之說可以告其父不可以訓其子

無罪章

此示士大夫當見幾玩可以字有遲之須臾便欲去而不
能者矣

君仁章

前篇指人臣正君說此章指人君正已說莫不二字在民
感化上說

非禮章

此亦是禮義與無禮無義者不同但是精微處欠分曉便
失禮義之中正而反有害于禮義蓋隨事順理之謂禮因

時制宜之謂義不拘這死格套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
有今日爲禮義而明日便非禮義者有在此爲禮義而在
彼便非禮義者孟子從禮義點出兩個非字教人不可着
成見於胸中耳大人弗爲所謂跳出這圈子外正是可與
權處只說他不爲非（禮非義不必說他爲禮義）
飽焦枯而季子讓仲由勇而荀息忠只爲先有個禮義在
執以爲是不覺已蹈于非

中也章

養如養花木一般栽培灌溉則天全而性得矣樂字正從

養字來有欣欣向榮之意是常有一段快活的意思兼正
與養相反

人有不爲章

有不爲全從涵養中來是不躁妄去做事非有定見定力
者不能有爲的力量全養在不爲裏看可以字卽在不爲
中見得不必到爲之之時

言人之章

言人不善的人滿腔都是殺機不有奇禍必有奇窮後患
不帖定報復說

仲尼不爲章

本分外稍着意過一分便是已甚只夷惠之淸和亦未免
着些意思此是贊孔子至聖處不是說他爲平易的聖人

大人者言章

信者語言的實果者作事斷決必信必果正是有心合義
處殊不知義者變化不拘非可擬而成也大人道理爛熟
全沒信果二字在胸中打攪視所當然因而付之卽人視
之以爲不信果而卒不害其爲信果也如夫子答子路聞
斯行之之問則曰有父兄在及答冉有則又曰聞斯行之
語若相悖而不害爲信去齊接淅而行及去魯則又遲遲
吾行事若相反而不害爲果是也

大人者不失章

大人赤子心一耳赤子之心如草木始于萌芽出土時分
量已具大人只培之使足已耳非矯之使增然此只論本
體非論工夫

養生章

事親者直到送死方見養生者之眞心方是盡頭處少有
未慊後難追矣比不得養生的日子長

深造章

深造是造工夫以道是要循這個路向做工夫自得是循
這路向做去功夫深後自豁然理會心通如一物前此猶
似隔手今實爲我所得者此是深造以道的主意意味在
以字上學不深造不成然一有意於求深未免意識才力
雜然用事究竟或自負爲得道而不知其襲取也非自得
也道中有個自然的節候不由我做主的只看孔子十五
志學章顏子傳文約禮至欲從末由機非在我把這節候
聽之於道而無容心焉這纔是以道所謂勿忘勿助是也

所謂之者果何物也即下原字原是何物乃吾人性命之本體自安也自深也無不取也無不逢也惟深造以道而自得之故此自得之內居安資深逢原一時俱有而相遞言之者極言以贊其妙耳末句不是歸結欲其自得之也一句正緊緊打轉深造之以道句惟自得之妙如此正君子所以深造之以道之故

博學章

上句是工夫下句是主意博與約同而中間點出詳說二字此正博約交會得力處說非言說乃自家探討剖析之

意約不可說借博以顯約所謂正言之不足反言之是也反說約說字要討個着落　詳字不由博生一事有一事之詳說在博學者多不能詳說今博學而又詳說之所說者何正要反而說到至約之處耳不到約處還是說之未詳說之至於無可說不消說自然見約而不見博矣蓋博學則理無遺事博學而詳說之則事無遺理事不一而理至一豈不約乎

以善章

自以為善即所謂服人善與人同即所謂養人以善服人此善字是假善未有能服人是不心服養如天地之養萬物然末句以反語作正語只要王天下者必須得天下心服而後可則以善養人烏容已耶孟子王伯心術之辨微矣微矣

言無實章

只想一蔽字便是天地晦冥的景象何待天怒民叛而後見不詳乎

徐子章

原泉二字便含有本在內盈科放海即在源泉中看出陸

象山曰只此混混不舍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雖未放海將來自放海曰如是曰是之全從上文裏面指點出雖就水說卻已暗與聲聞過情意相照乍盈乍涸便是聲聞過實的樣子則盈科後行便是成章後達的樣子君子可以有志於本矣不曰過實而過情在真情自不能掩飾處說君子恥之之心正仲尼取之之意非徒亟稱於水而已也取本是水之本都不專取水之本意如鏡花水月

人之所章

此歷叙道統見千古聖賢只是全點異于禽獸之心以維

人道於不襲意不遠言人之異於禽獸而必推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令人自思而自悟若不爲聖賢便應爲禽獸矣幾希與好惡相近之幾希不同好惡相近之幾希謂其剝喪已甚僅有此未亡之心也此幾希原是初心完完全全特以其在形氣中提出故云幾希乃是言只爭這些子好的說然此事不槩望於庶民而專責乎君子何也此君子是主持世教之人卽下舜禹諸人非自了漢蓋庶民者待君子而後興者也無君子則庶民亦去之而已全使君子存之以爲庶民之標準世以人而成世人以心而成人

君子存之卽以存人而存世也如唐虞三代之世庶民仍是個庶民豈人人化爲堯舜禹湯乎但有堯舜禹湯在上能使百姓熙皥各率其庶民之性而無所雕琢則此一點幾希便覺充滿大千世界要之只係乎帝王一人之存而不可歸其存于庶民也首言舜者舜是性之之聖不費一毫工夫以證幾希尤爲親切不言堯者堯蕩蕩難名若舜則封土濬川化頑格嚚明物察倫處歷歷可據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正見此幾希自然妙用只看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想其景象此幾希者已布滿于倫物間矣所謂君子存之蓋如此註中補出知不知來正暗透下面明察此是人心一點虛靈不昧之良仁義於此托根人倫于此各盡所以戰兢惕厲四字朱子特爲存之裏面指出工夫緊緊處以示人人惟常常提醒這個戰兢惕厲之心便是聖賢繇是人稍一昏昧放逸便墮落了禽獸一路去禽獸之所以不知有人倫也無仁也無義也者只是一個頑冥不靈止在知與不知之介此一去一存之間卽判人禽故把舜來做個存的樣子全在明察處得力倫物不平庶物乃槩倫事物之理而人倫則庶物中之切要察人倫者亦體會其

物理之切實者也明察不着力由仁義行卽從明察處見其所行如此若預計明察之後行則行屬勉强矣不可與明物察倫作兩項說個明物察倫而去存字方有着落說個由仁義行而明察字方有着落蓋由仁義仁義從內出行仁義仁義從外來不止安勉之別正打破五伯假之也

槀曰

張彥陵曰幾希字其所指則仁義也明物察倫不是在倫物上討分曉其主宰全在這點靈明上蓋這點靈明乃是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的根苗此念常自惺惺則物遇之自

明倫過之自察此特借倫物以顯幾希之妙若說如何去
明去察便差然則所謂明察者從何見之正在下文所謂
由仁義行上見得
徐自溟曰舜之明察豈是但識得倫物之理卽是於庶物
人倫間仁義之行處有如此明察也然舜心中原有本然
之仁義故由此本心出而行之自然於庶物無不明人倫
無不察稍涉擬議便落安排故明察卽在行處理會總是
見仁義之渾成處
禹惡旨章 曰惡曰好曰執曰立曰視曰望曰不泄曰不忘曰思皆指其心之精神處所謂存也

道統之傳在心不在事通章歷敘羣聖事特各舉其切要
者以見其心耳非謂其事盡乎此也其中發出憂勤惕厲
存存不已之心來方見得保合幾希之理禹只重好惡二
字一酒耳禹飲而甘之便慮到後世亡國玩此節便見聖
心以天下萬世爲好惡非一人之好惡也堯舜禹親授受
於一堂其爲中不待言湯以干戈易代禪以聞知承見知
於危微之理易隔故以執中揭出言之執中雖在行政上
見還在心裡渾然一中說立賢卽執中內事自用賢之心
言所執惟中則心無偏係空空洞洞只見有賢可立不復
知有親疎貴賤方隅界限也不曰用而曰立用或有不居
時立則如國之立儲一定而不易此非眞見其賢者不能
然虞夏用人止是存用世族至湯始廣其途相有莘卜傅
岩敷求哲人旁招俊乂此是其垂統之卓越處如傷未見
只形容文王一個無窮之心全要着想視字望字如傷者
常若有傷未見者心無時滿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卽其實
事而字不必作如字遠邇通指人與事言泄字兼有親狎
忽畧之意不泄不忘總是一個心朱子曰聖人心如潮水
上來灣坳浦溆一時皆到無有遠邇此是眞精神流貫處

若說易忘易泄而矯之便看小了聖人末節思字乃通節
綱領凡通權達變之妙皆從此出四聖而曰三王者其代
也四事槩舉四聖之事不泥定上四條不合不得要看得
微細不在依形倣跡上去尋思亦不是空空懸想便有甚
酌變通在內若在事跡上求施終不得合待旦未便見之
行事只是其心如此總是摹寫他思時一段汲汲心腸勿
以思之深行之力對說楊升菴曰此章專贊周公事業之
盛非贊三王也蓋三王立君道之極周公欲兼三王之事
以相天子所以立後世之相天下者之標準也如此看方

與下章孔子有關

王者章

此叙孔子作春秋以繼羣聖之統重末節一義字義者人心是非之公也天下有王者則此義著爲王迹而美刺具于詩歌天下無王者則賞罰紊於伯圖而是非存於聖經聖經始終之際正幾希絶續之關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詩亡乃天子不廵狩而歌謡不貢于天子諸侯不述職而燕享之詩不作詩亡則天子之柄大是委吏夫子不得不作春秋以代天子著命討之權然後二字見當時聖

人有多少苦心在王迹是春秋的骨子詩亡只見得王迹熄不把詩與王迹並重曰春秋作者非魯國原日之春秋乃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爲始之春秋也然此節只推明作春秋之故其所以存王迹處則在末節義字上然詩亡與春秋作何干須知詩書春秋皆史而經者也詩以志王迹之盛春秋以維王迹之衰詩亡則春秋不得不作所爲六經爲宇宙元氣有絶必續顧涇陽曰但看春秋有是非詩有美刺便見春秋所以續詩之義二經始終之際正人心幾希絶續之介

晉之乘節此原所自始須以春秋作爲主言春秋未經聖筆之前與晉楚之史一般無關重輕此節輕遞過正爲下文義字伏案

其事則齊桓晉文見當時有霸事則無王迹矣是無義也而當日史官鋪張其文不能以義斷之則王迹終無從明孔子取其文中所紀之事而筆削之只在正例變例大書特書中立個公案合於萬世是非之公是所謂義蓋義者宜也正所以斥霸者之事而明王者之迹也便是存人心之幾希使不淪于禽獸處取其義而曰竊蓋謂此義乃天

下萬世之公而吾以一人之私見言之也若位不在而假權之說則是竊權而非竊義取者謂取之以還周天王也謂桓文假之而當歸之也王者之迹熄由於君弱臣强以貴王賤霸說不如以尊君抑臣說與亂臣賊子懼較合

私淑章

按數章歷叙道統與由堯舜至於湯章畧不同此只重維人倫世教上說人倫莫大于君臣父子行倫莫大於仁義舜履父子之變而遭君臣之盛所以叙舜不及堯言仁義不及精一也故從世運論之帝降而王王降而霸其勢如

江河之趨下而孔生於周之後其勢愈難其責乃愈以重從道統論之由君而相由相而師漸無權位之可恃而孟承於孔之後其權愈輕其脉乃愈不可混私淑二字只是要表張孔子出來以主世教如云我是孔子這一脉正是吃緊爲人處澤如恩澤德澤指昭垂於外者言如成春秋而亂賊懼便是孔子之澤自其顯行于天下曰王迹自其流溢于後世曰澤以五世論者止爲下去聖人之世未遠說私淑艾者私竊其善於人以自治私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善其身私字正揣自心獨得之妙蓋孔子作春秋以

存王迹孟子闢楊墨以閑聖道一脉相承直領舜所由之仁義來私淑諸人豈眞有所稟承哉亦自明自察而已矣私字正與孔子竊取竊字一樣苦心

可以取章

此教人於節義名行之中不可不精察幾觀變之妙在事上說總在可以中辨出個可以無來傷廉非是不廉但廉是個完全的道理他只見得一邊於完處未免虧損耳惠勇亦然如公西華受粟論朋友通財之誼儘自可受但富則不必受也此非孔子不能知之勿看得粗了不但利不可取名亦不可取苟於取利者固損名樂於取名者亦復損名此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也

逢蒙章

此專爲交友發羿之見殺罪不在知人之不明而在立已之不端端人也三句是一章斷案思天下這個思字是極不端處無罪而曰宜若無罪者此是推勘語故薄乎二句正發宜若二字意罪羿只在取友上纂夏事又當別論我疾作三句是以己而料其死問其僕至吾生矣是以人而料其生端就立心制行言端人也三字最重唐荊川云友

以及友孺子料人之明也況親在門墻者而不及察其奸乎師以及師庾斯報德之厚也況親受業如蒙者而忍殺之乎君子以斯律蒙蒙固不容誅矣羿亦孺子之罪人也惡得爲無罪

西子章

此提好潔之公心以激人之去汚而就潔也皆字可以字則字宜玩一說主稟言見得質之美惡皆可移美者不可自恃不美者不可自棄也西子惡人皆天與之資非喪善自新之謂

言性章

此章非教人論性乃教人以知性之意然顯性者智也而壞性者亦是智性之不明知者過之耳故孟子提出智字來說此智字卽指此性靈明說不與仁義禮智對許敬菴曰上帝降衷是人所原有的故隨感而發如孩提之愛稍長之敬孺子入井之惻怛嘑蹴之不受皆眞性所流自然順利本體原是如此智字要認得明凡性中之隨感而動靈瑩活潑處皆智也下二節本一氣語若曰智須行所無事千歲曆元至難推討苟一循其故卽可坐而定況事物

之理近在目前又何必鑿爲哉

性無形影的如何說得惟就發見已然之迹觀之儘足以見性矣然發見已然之跡有發之人爲者有發之自然者發見而出于人爲之勉强非性之本惟發見之自然利順者始爲本性也如乍見之怵惕簞豆之嘑蹴故也卽利也杞柳之桮棬湍水之東西故也非利也然人之所以失其利者只因情識用事自以爲智姑以智言之智性之德也然從來智之故儘有可惡者人或執以疑性而不知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鑿非利卽非智故也吾試言一故禹之行水行所無事何其利乎智者能若此纔是性中之智纔是大智吾試再言一故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然曆師之智不必神禹苟求其故然按成法而可以窺千歲之天運此亦行所無事之明驗也故皆若此方是利言故者皆若此方是性之本體治水無過於禹日至莫逃乎曆家天地之故皆以利爲本人不能以不利者言天地之故而獨以不利者言人之故何也

從故字指出利字非性中有利不利之兩岐正見利者是性不利者卽非性要人在發用處認出本來面目善字代

利字解不得

不曰治水而曰行水可見水自行也禹特行之耳卽行字便見無事方不着意見以鑿壞性體行所無事無事正在行處見得孟子主意只是欲人行所無事而古來行所無事者莫如禹故把行水來畫了個利的樣子立個標準發出一段物來順應的道理所惡于智只是提綱之語下正發明上意　智在吾心原自廣大至虛至靈只爲意見攙入所以障蔽處多能行所無事則無將迎意必之擾本性上覺得空洞無礙故曰大智按天之運行星辰之次舍

皆有常度所謂故也畢竟天之故從星辰上推非天有天之故星辰有星辰之故也求其故亦是以星辰之躔度次舍上求天耳千歲之日至指已往說日至是冬至子之半年月日時皆會于甲子治曆以曆元爲據順推其已往便可逆推其未來千歲以上千歲以下俱已在內可坐而致謂可以布筭得來

仁山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爲一歲則爲日三百六十以天有五度四分度

之一則日有五日三時故三候十五日爲一氣率餘七分積二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千歲之日至氣本起於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率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致謂筭得來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以後之日至也歲差法獨邵堯夫立法冠絕古今郤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

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

公行章

此章重禮字當時齊臣以於右師言爲重可見衆人羞惡之心已盡亡右師以得孟子之言爲重可見右師是非之心猶未盡泯孟子豈獨辨個簡不簡正揭明大禮于混濁之時吾不知當時齊臣聞之當何以爲顏

存心章

此章重所以異于人一句直說到終身之憂纔完得一個存心的事仁禮是主意自反[illegible]大憂處亦只是自反到

底耳反心全是憂心憂心正是存心異于人人字暗指鄉人所以異異字影可法可傳心一而已仁禮豈有二乎豈有迹乎存之而愛心生焉仁也存之而敬心生焉禮也必曰愛人敬人者仁禮不感則不形發而後仁禮之迹可見也又曰人恒愛恒敬者蓋必恒愛恒敬然後見得我能愛人敬人耳橫逆一段正人之失其恒君子之恒其存處自反而曰必全不見得人有不是必而曰我只覺得是自已不是直到何難卽忠而猶自以爲不忠仍只以仁禮存心而已愛人者人恒愛之二句此仁禮乃仁之恒心人自不

能以此存心耳非君子真有異於人也㕥舜人也我亦人
也君子自視真無異于聖則人視君子自不能無異矣大
抵人有三等曰妄人曰鄉人曰聖人反其恒曰妄人盡其
恒曰聖人混于恒中曰鄉人鄉人遇妄人則患妄人遇聖
人則化不如聖人猶未免爲鄉人然則君子之憂合天下
萬世以爲憂豈特終身而已哉憂謂懿傷從我生患謂煩
惱從外至常人存心于外視憂皆患君子存心于內視患
皆憂看終身之憂四字何等嚴密自然擠卻一朝之患不
下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不如舜必不已而君子之心又

豈敢自以爲如舜則憂豈敢有已時此所謂終身之憂也
只君子有終身之憂一句存心也在此異于人也在此若
夫君子所患則亡矣要提出君子二字看未免爲鄉人猶
有患也君子而又何患乎非仁無爲二句緊承上句君子
二字來不是覆說終身之憂正是實解無一朝之患亡患
皆從非仁無禮而生既謂之君子則終身之所行所爲無
不從存心之仁禮而出自然無患卽使有患君子自能消
之而不以爲患矣　於禽獸又何難焉卽無患意人未有
患禽獸者只是馴擾之無法耳如舜者亦止如其存心盡

舜處橫逆之變而不失仁禮之常而自反無已時也

禹稷章

通章爲顏子闡幽非爲禹稷敘功首二節是案同道節是
斷下皆發明同道之意重看一地字禹稷之思顏子之樂
各隨地以盡道不必添出時字首二節當字宜玩平世以
君臣遇合說亂世以無由見用說但平世似無可汲汲亂
世似不當悠悠禹稷顏子一緩一急各不相侔而孔子均
賢之是必有故孟子均述之以發下面議論過門不入極
形容之辭勿認太真不改其樂與論語不同此處只想他

一種閉門獨樂光景非賢其安貧也同道且虛說道者千
古所同禹稷卽顏子樂體舒暢之顏子收禹稷無窮生意
盡在樂中同此仁體卽同此道側重顏子邊下文易地皆
然方是所以同處思字由己字全在責任上說所以顏子
不得而同若論救世之心更無兩樣同道解兩賢之易地
又解同道只重顏子之能爲禹稷同室鄉鄰之喩又解易
地兩可也大有斟酌在此正是同道處亦須抑揚重下節
反覆只要見得顏子非無用之學術未可以禹稷經綸而
少之蘇老泉曰是以如是其急也一句都繳卻藏顏子不

說便見顏子豈果於忘世者哉同室鄉鄰之喻已在點題處

匡章章

通章重設心二字匡章雖非純孝然其設心有可原處故孟子獨闡發之蓋聖賢取人論心不論迹也舉世俗不孝亟以破通國之見以下方爲章子辨明五不孝莫草草看遍運用三個不顧養爲下文不得近地步而私妻子一句正對出妻屏子說義字危字正對責善說責善兩節是言其因責善而得罪責善朋友之道便見非父子之道以諫友者諫父故誤而爲賊恩之大耳此是章子罪處亦是章

子可原處蓋志在欲父爲善也而得罪之後又知自罪則又與恝然忘親者不侔是則章子已矣總承責善自責兩意曰豈不欲曰設心皆是探其心言之出妻屏子只是爲父所逐不敢歸家意正有感悟其親意在

居武城章

通章亦重曾子能爲子思上末節師字是孟子借人以自表處首二節只叙事勿斷其是非其微意露在先生字君字上重末節斷之自若武城至曾子反言曾子以師道自處左右曰一段以報施之道律之沈猶行一段於師道諒之不去便是死難非眞死也此是昭臣守之節如伋去二句是示以不去之故同道在心上說重曾子邊下即所處之地不同各惟其是正是道同處亦須抑揚勿平師以道言則有父兄之尊臣以分言則有微賤之分下二項承上二項說易地皆然不是說曾子亦能死難子思亦能遠害要見去者非避死守者非輕生君子心裡不着利害可去亦可守子思固能輕生曾子又豈偷一生以僥倖人國哉

儲子章

此節只重講何以異於人哉一句堯舜句輕輕帶說同處

亦只在做人上說指孩提赤子子臣弟友等人說不必添形性齊王使人瞷孟子全是視吾道太高見得孟子平日開口便說堯舜疑有驚世駭俗之行故使人於隱微處瞷之非服其眞僞意果有異于人連上句讀屬齊王瞷之之意說非儲子自問也堯舜則立人之極者亦非有加于人之外也所以言必稱堯舜

齊人章

孟子借齊人以形容求富貴者之醜態全在東郭墦間三句上蓋其東鑽西闖搖尾乞憐恰與乞墦相似鄙賤當世

之意不言如畫妻妾皆羞泣正是醒男子之心重在良人之可羞泣上不重妻妾之能羞泣由君子觀之句要重看以齊人觀齊人方恨術之未工何羞泣之有惟君子清心亮眼方體貼得良心出求字又加所以二字千醜萬態都被君子看破眞是辱妻汚妾可羞可泣正不必論妻妾之果羞泣與否也

舜往章

章疑號泣之故孟子只以怨慕二字解之章又疑怨字孟子即以慕字解之慕者其常怨者其暫因論號泣事故先言怨後言慕號泣處是怨所以怨之心是慕慕言乎心之有所求而怨生於慕之不能得上須渾融月莫說破然則舜怨乎與則吾不知也二問俱疑怨親非爾所知只重舜心難測上夫公明高以下是孟子推他不答長息之意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是他慕親不得不肯自已處於我何哉是他自怨以求必得乎親處此極力形容大舜怨慕的

心事其不得不怨之意已盡下文又挑剔言之但上文只就往田說帝使節又見得舜怨慕之心不特歷山之時爲然即當登庸之後無求不遂然而其心亦常是如此窮人無所歸歸即歸根之歸萬物本乎父母不順父母此身如何歸着㪅形容得迫切之至情畎畝之中四字以耕稼之夫被非常之寵正見得人情所易動處多就之者以心就言即下文所謂悅之也即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意玩爲不順於父母之意乃孟子從底蘊之後追論舜的心事如此此所謂終身慕天下之士悅之節句句從上節看出覆說

一番如窮人無所歸正是憂之深處此憂一切俱解不得
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此何憂也而若此之深其慕父母
即孺子之慕故其憂為不易解耳說到慕君如熱中句正
見富貴情濃惟富貴之極不足解憂者為不可及人悅之
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已見得終身慕父母了末節不
過因此贊其為大孝耳五十者舜以孝升聞而受禪故以
禪位之時結之予於大舜見之矣有千古無二意

娶妻章

前段言舜處父母之變重一權字後段言舜處兄弟之變

重一誠字權則天下無難處之事誠則天下無難化之人
告則不得娶句最重正答他不告而娶之問下數句詳推
所以不告之意如告則廢大倫反致仇怨父母益見人倫
不可廢所以不得已而行權不告也此足見舜之善於順
親處帝亦知告二句推一句讀此亦見得堯亦能體舜之
心亦以不告成其孝也須知舜不告是主堯不告是賓勿
平看又萬章節從舜既娶之後以叙其人倫之變愈見未
娶之前不容不不告而娶耳二使字皆象之謀父母使之
也叙象曰一段見象待兄之毒舜在牀琴正見聖人之天

定處鬱陶二句寫出象之詞色忸怩是萬章補出亦是象
真心動處惟茲二句是寫舜依舊愛弟之心象憂二句是
聖人愛弟休戚相關本然情分如此全不因當日事故有
所變易蓋至愛鍾於心而不可解視象仍若孩提未嘗責
以知識郝鹿野云象憂者謀欲殺舜是也亦憂者憂其何
以至此象喜者鬱陶思君是也亦喜者喜其何以得此亦
是一見然舜之亦憂亦喜因是愛弟亦是順父母心處然
舜之喜非偽亦信其理耳引子產一段只取可欺以其方
一句其實欺者自欺舜不億為欺也象雖非愛兄之弟而

弟原有愛兄之理即一來字亦可味故誠信而喜誠字是
大聖人設心原是如此況處兄弟之間乎斷不着逆料等見

象日章

以仁字作主親愛即仁也封之者固是親愛而使吏代治
亦所以曲全其親愛此章實立萬世分封之法立為天子
刑賞在手正當誅不弟者以勵天下乃天子之事不是說
復仇何也疑放之罪輕四凶不仁于天下誅不仁也要見
除民害意方與有庳之人奚罪焉相對象至不仁正是章
發問之意仁人六句泛說仁人待弟之厚封之有庳五句

方指舜言因後日爲天子不復追念殺已事故有藏宿之說若舜之心直一無怒無怨而已親愛就心上虛吸下封之有庳正是親愛之實處末二句又反言以見當封象意使吏代治而使象不得肆其惡此是保全他處豈得暴彼民哉只開豁他有庳之人奚罪焉句雖然一轉言舜之使吏代治其心不止於爲民又有這個意思在仍說歸親愛上去須知象當日已化過不至甚暴民了

咸丘章

首節辨無臣君之理重堯老一句中二節辨無臣父之理

重以天下養四句上是據事而斷其誣下是原心而斷其妄蓋曰攝則堯還爲天子舜只代他行事安得謂之臣君既尊之養之則瞽瞍之分尤隆于舜安得謂之臣父末節又引舜能化其親以破父不得而子之說語云至岌岌乎止是一班謊說此必當時無禮于君父者撰出此段語以誣舜而自寬其罪咸丘蒙問此語然否亦是疑其未必有此事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亦不是又疑臣父但見臣父之語與普天率土之詩相似故舉以爲辨端以觀孟子之說詩何如孟子於前段言民無二王使人分義凜然後段言永言孝思使人良心惻然都是豁去末世爲臣爲子者之邪心末節故作遊戲語猶云乃若父不得而子則有之炤堯舜之道要湯看極妙蓋父之化子其常而今反見化于子若難爲之父者然乃借古語而破之猶言除非作如此解　語云一段時說不一看來是一套話猶云士雖分在臣子而其德既盛君父不得而臣之子之蓋有非常之德而常倫非所拘矣舜盛德也故天與人歸遂承堯之禪而南面受君父之朝然天性終不可解總不慚於讓位之堯而不能慊然于生身之瞍孔子以人倫立教者想此反

常光景嘆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言外便見非甚盛德孰能當此者乎除却舜第二個人也難保無事了據咸丘蒙所聞有此語不必說古語　再玩語云到瞽瞍北面用個亦字是倒重語故但曰見瞽瞍而不曰見堯也孟子結末只辨父不得而子不辨君不得而臣正爲此於斯時也三句亦重臣父邊孟子反就堯解者蓋父子親於君臣辨臣堯之謬而臣瞍之謬自見矣故下節蒙直云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言舜即無臣父之心而瞍亦天子之父天下止有一個君則餘皆臣矣敢問云云引詩重疑莫非

王臣句勞于王事三句是原作詩之意說詩者三句是論
說詩之法如以詞三句又示泥詩之病正見詩之不可泥
如此意非意想之意逆非億逆之逆朱子所謂將自已的
意思前面去等候是也乃是一段眞精神默相迎處孝子
節正見舜之得成大孝者以其爲天子而以天下尊養其
父也非反以天子而臣其父也孝子之至一句提起看是
通節之綱尊養是目而以天下養正是尊親之實處此四
句泛言下方着舜尊養全在人子心上說爲天子父正應
瞽瞍之非臣句既爲父何得曰臣引下武之詩重思字雖

則是則其孝思非則其尊養然不重法天下上夫舜爲天
子方且以尊親養親法則于人合天下以爲孝也倘皆臣
其父而卑之乎末又引書以明孝思之實夔夔齋栗四字
正破其容有蹙之謬是謂父不得而子也非正解語云云
因此說來却像父不得而子一般豈如子所云者乎大意
重子雖盛德父不得子上不重感化上即引書亦重首二
句不重末句

堯以章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是通章綱領以下皆發明此句以
天字作主而究竟天心不外民心故末引太誓以終之堯
以天下與舜有諸非疑其無蓋懲於後之簒國者以禪受
爲口實有怪堯作俑之意不能二字便含下天人意但未
說破於是萬章就不能上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孟子
就不能上反覆分剖一節痛快一節見得天下非一人可
私相授受之物幽有百神明有百姓非惟不可得而與亦
不可得而取況可得而奪爲後世奸雄簒逆之防慮至深
遠也出身曰行加民曰事行事不平有行纔有事故加一
與字示字正換他命字以言授爲命以意授爲示若啓若

㬎默相其行事無不如意處便知天意所在薦之於天薦
其可爲天子其不能處即天也爲諸侯爲大人都有偭天
意況爲天子乎此二段陪說本說薦舜於天而又曰暴之
于民正從民心上驗出天意天受固天民受亦天受者主
之反主祭主事即指攝位言使之主事以此耀百姓之耳
目故曰暴安字宜玩以臣而代君行事百姓必駭以爲非
常却安然不以爲異便是受之爲君了此二段極重正舜
行與事所在使之者堯之能也至於神享民安則舜之得
天而非堯之能也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與二句

亦不平卽人與以驗天與之益決下過文云乃天與之也
假使主祭主事而歷年未久猶有說而故遲之二十八載
以堅朝訟謳歌之心故曰天也全本相堯之久來不可只
云人心之歸爲天然天不可知而民可見故又引太誓証
朝頌一段以天心卽天意二自字宜玩民有耳目而後天
有視聽堯舜之以天下禪者亦只爲民也後世不顧民心
之得失而聑奸天位藉曰天命之去留曾不思無民安得
有天可畏哉

人有言章

通章重一天字天與賢四句乃一章大旨重與子一邊昔
者以下言民心之歸子未露出天字次節正明其爲天與
意匹夫四節卽古聖人之不有天下以明益之不有天下
均出於天也末節引孔子之言見繼與禪一義總之爲順
天耳要把禹益作主德衰之說亦是燕子之之徒所倡論
聖人之心只是與賢一途但賢或在臣或在子則聖人之
所不能必而聽之於天非設與賢與子之二念以觀天意
而從之也孔子曰禪繼一義正爲一於與賢耳天以愛民
爲心聖人體天心而與賢賢與子非所知也然觀天之所

厭必若桀紂者也則繼爲常而禪爲變孟子所以塞奸雄
之望者未嘗不在可與賢則與賢固以爲天下可與子則
與子亦是爲天下禹與堯舜初皆欲與賢但舜與賢而民
從之禹與賢而民不從以見禹未嘗欲與子也曰吾君極
有味見其肖吾君也亦幸子賢而不忍背非謂上世功德
恐得堯舜次節說民從禹不從益之故而推其出于天以
發明天與賢四句之意不肖特不肖父之神聖耳故賢處
只在敬字此千聖傳心之要只一敬便可承繼禹之道雖
曰與子亦猶舜之繼堯禹之繼舜而已莫之爲二句推開

泛說亦串講以天爲主而命之一字正見天之着落人處
如舜禹未嘗圖禪啟未嘗圖繼此是莫之爲如堯舜豈以
失教致子不肖益豈以薄德致民離心此是莫之致大凡
不是人爲處便是天不必以氣數主張言王觀濤曰上章
止言天此兼言命者蓋朱均不肖而舜禹聖人天必不棄
舜禹此可純以理斷若益與啟皆有賢聖之德而一與一
奪則氣數不齊故兼命言匹夫二節連絡說下匹夫而有
天下必是有舜禹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若有德無薦亦
不能有天下仲尼是也此是引起話頭然則益是有德又

有薦何以不有天下蓋以遇嗣君之賢如伊尹周公之列耳仲尼伊周都是客以益爲主繼世以有天下泛論暗暗指啟必若桀紂極言不輕廢意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是咸有一德不愧舜禹而又當嗣君之顛覆値可以有天下之會然不肯改而爲賢則天亦不廢之矣此伊尹所以不有天下知伊尹不有天下之故况賢如啓者乎而益安能有天下周公節承上文言周公之不有天下者以成王之賢也周公有聖德而有大功亦宜有天下然値成王之賢不特猶益之於夏亦如伊尹之於殷同一繼世之有賢令

也知周公之不有天下則益之不有天下益明矣引孔子言重繼邊其義一非聽天所命總是一般之說此繼字結前繼道繼世二繼字禪非繼世而皆繼道繼則以能繼道而繼世總之以道爲主又一說以奉天命爲義係微茲目天無心也惟與其可以安天下者耳聖人亦無心也惟承天以與其可以安天下者耳堯舜禹總是一般心其以天下與賢與子總是一般心故孔子以一個義字斷之

樂道章

樂堯舜之道一句便已槩尹之生平自耕莘做到伐夏救民只是這個物事堯舜之道正天下之道而正天下不外正已非其義也二段是推其正已之意以斯道覺斯民是推其正已以正天下之意故就湯而說之應使是君句救民應使是民句此是正天下之業正即潔不正即不潔看伯夷辟紂待天下之清則正天下亦即天下之潔也不曰潔其心而曰潔其身即遠近去就之迹亦無不潔者正要反割烹事述伊訓證伐夏之功全是伊尹一人做的此何等樣人而疑其有割烹之事乎樂非空空懸想直恁沆酣浹洽不肯一息放手正養其君民親見之具許多事業都

從此樂來莘野耕夫與堯舜何干而乃樂之便有正天下氣象辭受取與正樂道之實道即精一之道義乃道之時宜義與道不平宜云非其義也即非堯舜之道也弗視弗顧非眞有是事乃原其平日爲人之素而推其行誼之峻潔有如是耳危微相持只此一介切莫把一介看輕了囂囂然曰幡然改曰兩曰字下節三予字皆孟子從他樂道中形容其心事故推尹之意而代爲之云然亦非實有是語也總是欲形容任天下之意故抑揚其詞耳三豈若要莘摹寫他自任口氣前說個聘字便與要字相反囂囂二句

依然弗顧弗視之胸次兩節俱在出處上自家較量前非
試湯之意後非感湯之誠使字重不以堯舜期其君民而
以堯舜使其君民於吾身親見者從使字决之親見二字
當玩正是樂堯舜實際處私樂於一身何如公樂於天下
不可云樂不如行天生民一節言天以覺民之責付我正
申明所以應聘之意知是全體覺是知之初苗先後字可
玩見人未嘗無知覺特有先後耳二使字重看予天民三
何正自任之辭天民承天生此民來斯道卽堯舜之道非
予句决言不得辭其責意湛甘泉曰伊尹天民之先覺覺

了便自樂我所覺之道便是堯舜之道非取諸堯舜者以
樂於我也我固有之也但係於覺不覺耳上言君民此單
言覺民者為君以覺之也所謂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而使
君為堯舜卽在此覺字是伊尹一生的担子思字是伊尹
一生的心事思天下五句卽從上支推究出來堯舜之澤
卽指覺民若己納溝與非予覺之而誰也相應就天下中
舉出匹夫匹婦見一民亦所矜恤直是萬物一體之心必
不欲一民失所自任何如其重自任自字與前後己字身
字相照伐夏救民正自任之實事如此二字不是了語是

有力語吾未聞枉己二句是通章斷案辱指割烹言辱己
必不能正天下正說正天下必不辱己聖人之行四句見
自古聖人無有不潔身者何獨至於尹而疑之重近與不
去上吾聞節正破他要湯之說言由潔身之聖人觀之原
無所謂要然道在尹而湯不得不求是湯之求尹致之也
卽所謂以此道要湯可也借他要字貼在道字上反掉其說
須講得清引書重朕載自亳句証伐夏救民之事要與上
相關若使尹始出時而辱己以要湯則既出後必不能救
民以正天下矣此不可不辨

癰疽章

通章以進禮退義句為骨或謂孔子主癰疽寺人蓋謂其
主之以求進也故孟子言孔子進禮退義以折之其辨苟
主之非雖有三節意却以彌子節為主蓋癰疽之得君求
必如彌子瑕之專卽主癰疽寺人未必有如衛卿之我得
而於衛於齊之日又未必有桓魋要殺之危乃其拒彌子
者如此主貞子者如彼其不苟主自可想見主顏讎由何
提起看彌子只借來作個引証大意只要將禮義二字發
明聖人立身大節卽命之一字亦是借來轉此禮義二字

不是平對禮主辭遜進以禮要見不輕進意義主果斷退以義要見勇退意進退所在由得自已故於禮義一毫不敢苟且得失則付之命語意一直說下不是推原到有命上去進固以禮矣而退必以義重義邊得之固曰有命矣而不得亦曰有命重不得邊照下無義無命看自見命之當然便是義知用舍是命則行則藏便是義然聖人不言命大凡對俗人難與分剖禮義只還他一句有命而邪謀自塞當阨句最重見死生之際且然況平時乎豈有苟主之事曰周臣提出臣字便非癰疽可知末節又以觀人

之法爲證人品以類相從近臣如癰侍其所爲主必非孔子豈遂臣如孔子而所主乃癰侍乎上句伴下句說

百里奚章

此章只在百里奚不諫一句看出個知字來說他知虞知秦必知食牛干主之汙又自此智推出相秦之功以見其賢而必無自鬻成君之事勿以賢智平看飯牛是奚實事其汙賤病在一要字宮之奇諫句亦是爲百里奚出脫惟有奇之諫而不行然後百里奚可以不諫也敘假道一段總見虞人黷貨愎諫以見奚之不諫爲智末節智字從不諫看出賢字又從智字看出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此句截斷是個總冒承上言奚之不諫非不知諫也蓋知虞公之不可諫也當去虞入秦之時年已七十使猶不知干主之汙則非可以少年不經事爲解矣斷乎是不智了下却轉云然而奚則非不智人也不可諫二句承上知虞公之不可諫句來重不諫二字見他主張得定知虞公將亡二句從而去之三字來重一先字見他慮事之蚤時舉三句從上去之秦秦字生來重可與有行字見他擇主之明相秦一段又從上而相之轉生出來加他個賢字以爲

下段之案重在下段智以識見言賢以抱負言智足以辨興亡決去就豈不能鏡自身之榮辱賢既爲天下之人爲後世之人倚豈不能爲鄉黨自好之人以此見其不要君

集大成章

通章以孔子為主前歷叙羣聖而斷其異歸重聖之時上後明孔子之所以異又歸重智字上承節因譬之樂不足故又譬之射總是形容一個聖之時伯夷節不視不聽處正不必深求只是眼耳內着不得一些齷齪意非君㖒句論身之出處橫政以朝廷言橫民以鄉俗言數段散散說當紂三句以實事總結他人之清只心清伯夷獨并其形而清之所以自擯于海濱待天下之清伏個清字伊尹節首二句是尹之言次二句是承其言而狀其行次七句又

是伊尹之言次五句又即言而推其心惟其事使皆君民故進退無分於治亂所以然者則以天覺民之責自任故也意自一串歸重末句伏個任字柳下惠節由立朝說到居鄉上總是不惧世俗之意此正惠之寬與敦處他人之和只心和惠并其形而和之所以不郄乎袒裸伏個和字頑頑鈍無耻與廉潔反懦則雖有耻而不能自立微有淺深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是頑懦鄙薄四病未去敘述夷惠處要摹寫想像他一個廉與立寬與敦的意象千載如生方能使聞者興起上曰不忍居下曰不忍去兩個不忍皆是仁人之心與伊尹納溝之思何殊可見夷惠亦不是與世無關的人孔子節舉去齊去魯二事而推其生平速久處仕皆當其可不必補去他國之道只在去父母之道之內便形得出了去父母句是孟子解遲遲吾行之意遲遲吾行也遲遲字宜讀斷猶云且從容少不得要行的此因子路促行而曉之若作一句讀便無意味了上孟有則字有決斷意此用四而字有圓活意伏個時字伯夷下惠獨言風者見得伊尹勳業在一代孔子刪述在六經皆班然可考若夷惠之可自見者惟流風餘韻而已若吾夫

子則又如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言之也聖之清節上文只是叙事至此方斷其聖有不同清任和時四字從聖字內分別出來倒轉便非聖無造極自然二意聖字固重分別清任和時四字尤重言夷只是個聖之清而已云云便見一偏意時字乃四時之時是借字益三子造一偏之極即可就其所造而名之曰清曰任曰和孔子道會其全不可得而名姑自其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如寒暑晝夜之各隨其時而太極無心焉者故擬之曰時清任和顯者也時則渾然者也此上文只有個聖字不曾有智字孟子要說

孔子聖之時全由于智故舉集大成以明之歸重智字上
大成樂名集字則孟子加之集大成是借音樂字面影說
到金聲句方着樂上然大成字本文已自解明始字只發
明聲字終字只發明振字只要借始終二字挑出個聖與
智來以見孔子所以集大成處金聲而玉振下一而字則
重在金聲可見有金聲纔有玉振有始纔有終也條理指
衆音之節奏此二字甚妙分明識得個時字始終只是這
一個條理曰始者謂以後之條理皆自此引起曰終者謂
以前之條理皆從此收拾若一音自爲始終則只是一音

之條理便是小成不得謂之集矣有音可名故曰小成無
音可名故曰大成聖心無始終由事乃有始終智之事聖
之事只是一事必智以開其始然後聖以成其終此正論
聖之時全由於智下文取譬不過形容其智之妙耳集大
成根時字來言惟聖妙於時則萬善衆理完具全備是群
聖之綱紀須兼帝王聖賢在內勿單指三子只就時字見
之自其出之而無不宜謂之時自其兼之而無不備謂之
集過下如云清任和人之所能爲也時則非人之所能爲
也吁聖至此難言之矣意所以始其聖之事者先有智焉

嘗試譬之樂孔子其集大成者乎有始條理方有終條理
吾是以知聖之成於智也然求其所謂聖者吾能強以時
名之而求其所謂智者吾終不可得而知嘗又譬之射孔
子其無不至且中者乎其至爾力也力之分量可得而知
者也其中非爾力也巧也巧之分量誰得而知之此則渾
然太極而非人之所能爲者即擬之以時亦僅足指其無
可無不可之妙而聖心終歸于不可思議而已矣集大成
節由聖字推出智字正是聖由于智然樂之始終可言聖
智之始終不可言未盡智之妙處故又以射之巧極其形

容時字主解全在下二節勿作譬喻抹過時說俱未透
三子亦自有始終至中但落了清任和名色其始也以此
始其終也亦以此終其至也至于此其中也亦特中乎此
而已故其條理未備而巧力亦有限妙哉時乎孔子所以
爲孔子乎不曰其中爾巧而曰其中非爾力也要人自悟
所以中的妙處始終條理如羿之彀率然還似有階級可
臻及說到心巧而羿始獨擅其技矣顏子竭才而欲從末
由只爲中非爾力故　三子之清任和亦是因時爲之但
三子有心於時而時得其偏孔子無心於時而時得其全

觀伯夷節亦有當紂之時尹非湯不出此獨非時乎

班爵章

重尊王意以天子爲主爵祿之班天子班之也天子一位六句統言班爵之通於天下者君一位七句分言班爵之施於國中者合二節摠是班爵之制天子之制一節統言班祿之通于天下者天子之卿五節分言班祿之施於國中者合六節摠是班祿之制此周室大一統之規也末節發明祿足以代其耕之意雖只是畧要想周之盛時內外相馭大小相維尊卑隆殺截然不亂意爵祿出自天子諸

侯皆去其籍正所謂朋黨行私并欲滅其迹以杜天下之口只要抹殺天子耳所以提個天子一位見名分凜然不可奸也提個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見大小截然不可僭也觀天子之臣且視侯視伯視子男則天子之重可知即不能五十里之附亦天子附之也在官代耕之差亦天子差之也居重馭輕弱枝强榦周制一何善哉漢疏云自天子至子男皆有君道然公侯伯子男又皆臣乎天子者也自君至下士皆有臣道然卿大夫士又皆臣乎國君者也等不止等級即等威之等要得相臨相制意制地五節以爵有

崇卑而地有多寡畿內與畿外無以異中士下士未說及者想亦視附庸耳又以國有大小而祿有厚薄卿四與卿三漸以殺大夫以下三國所同者恐不能自給耳要知受地者或亦是數之所入如其畝之所獲不然天子畿內安得有許多地分他三個君十卿祿俱不重只重在臣上君祿已見上故也卿以上不加降大夫以下不加殺正是制處又說耕者一節因上文庶人在官者同祿而未說明白同祿之中有不同處故以農夫之五等分庶人在官之五等或事有煩簡而食因有多少耳不及下士者想下士之

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上足以字當味見先王體恤臣意未要補出爵祿無一不班自天子以見典籍之不可去意此章言封建而末微及于井田非田封建相爲維持故祿養耕食相爲表裏

不挾章

通重友德末節尊賢正應此句敬者友之實也末言尊賢之義同于貴貴則貴之不可挾明矣孟獻子四節見自大夫王天子無可挾總立個尊賢樣子不重四人事跡友指我去友人挾不是挾以驕人只一念自負能下賢之意便

是挾友德自然不挾惟不挾乃稱友德三者之中挾貴尤易犯故下獨詳之獻子以忘人之勢取五人則自忘其勢可知此正所謂友其德也可見獻子之不挾貴處惠公不敢辯王順長息于師友之列正是尊子思顏般處王順長息何輕帶此見惠公所友在德而不挾貴處晉平公節述大國之君友德不挾貴處上意重然終于此以下意輕是總一章轉關處非專少平公但平公爲不挾徃頭故從此轉語耳只要形出下文友德之極不重貶駁王公有祿位職而不公諸賢便與士庶之尊賢一般友德從不挾生而

止于不挾猶未見貴德之實故又推出个王公之尊賢來舜尚見帝節言堯不挾天子之貴以見友德之極則館甥謂以副宮之居居之也亦作叉字饗舜謂以牛羊之倫養之也迭更也迭爲賓主只是忘分下交絕無挾意不是互爲賓主天子而友匹夫乃是友其德也樣子非是王公尊賢的佐證末節結語上二句平看不說以而說用則敬字是用意真切處語雖無軒輊而意有重輕亦言貴貴只要明尊賢之爲義敬字揭出友字意痛發位非獨重而德非獨輕要合友德章旨

交際章

舊章先問許多轉折全爲猶禦一段後來反覆辨難只是說不可受禦把個禦字來品題今之諸侯識趣儘高議論儘正中間每問處十分嚴峻直使天下無可赦之人世間皆不義之物每答處煞甚平易婉和蓋苟可施吾轉移之微權不必窮其餽問其所自出然聖賢同一事道之苦心孔以獵較爲之兆孟以交際爲之兆就此以道以禮之中以爲相通之一脉全爲事道計此其委曲深情正與仲尼不爲已甚同一家法大旨以事道爲綱以義字爲眼以孔

子獵較爲證而中間血脉全在諸侯猶禦一段前四節是翻案語後二節是旁證語反覆只是一意交際何心便指諸侯下交說章疑以爲飄麾豢養之意故疑其不可受孟子曰恭也便有取他重賢道恭心頭何哉承恭字來是疑其當却意尊者賜之便關却恭也意却去揣度其賜之所從來是義不是義必義也而後受之若不義則却之矣是尊者方以恭心來賜乃反以個不恭的心腸猜他是我不恭也舊章又論辭却心却處費多少周折斯孔子受之蓋孔子乃辭受之宗者斯字何等直截交接是一事交以道

者非無處而餽也接以禮者是餽之時又非儀不及物也
此三句已說明交際爲恭却之爲不恭之意蓋此時只論
來的該受不該受切莫管他原日取的是義不是義義之
爲用極精密又極圓活充不食不居之心必蚓而後可充
無穿窬之心即爾女無受而交道接禮則又爲義之所在
陽貨蒸豚孔子可以拜受七十鎰五十鎰孟子不得槩卻
即以禦論一是不待教而誅一是教之不改而後誅自不
相同豈可謂取非其有便與盜等也充類至義之盡一句
已說明今之諸侯取之於民猶禦苟善其禮際未爲不義

斯君子受之亦不害爲義而即引孔子獵較以明其爲事
道則今日受賜亦爲事道計耳引獵較者以獵較非美俗
也而假爲奉祭之需則其託名也大矣所以可從諸侯橫
取非義政也而假爲尊賢之餽則其託名也大矣所以可
受正字與較字相照較則不正矣故於簿中先正之以下
俱是說孔子委曲行道之事爲之兆者孔子正欲以其隨
試輙效者露個吾道端緒使人知吾道平易可行是以未
嘗一句挽一章語見得大道委蛇却有介然不可犯後說
行可一節者見行可之仕即前孔子之仕魯也一段不特

此也又有際可公養之仕此二段皆借交際以爲事道之
端此處方露主意今之諸侯善其禮際亦猶際可公養之
意君子受之亦猶夫孔子見行可際可公養之仕之心何
必固卻以絕行道之機耶

仕非爲章

此章非專爲貧仕罣解全爲居尊享厚而不行其道者發
此以激其耻心若果貧仕自當辭尊富既居尊富如何道
不行看孔子位卑祿薄尚思欲盡其職豈有位高祿厚而
不求以行其道罪自外至或以出位得罪猶可言也耻自

內生當耻而不知耻不可言也首說仕非爲貧也句宜重
看言仕果徒爲貧乎哉非也暗含下行道意有時乎爲貧
亦其出於不得已耳則其非爲貧也可見辭字活看爲貧
者便是道與時違自不得尊富何待於辭此在擇仕之始
自審當如此抱關之職重在此職易盡不至虛縻此祿於
爲貧之中而不失爲道之意孔子節是爲貧而仕的樣子
兩而已矣謂聖人任小官亦必盡職而後已照下行道看
即此便見孔子之不言高亦即此便見孔子之行道居卑
君貧且然況尊富乎位卑不必言高爲貧者辭尊居卑正

以此耳若立朝而道不行則位不卑而高又不能言廟堂之上豈齷齪之士所覥顏糊口之地故曰仕非為貧言罪欲人自安言恥欲人自揣

不託章

通章著士之所以自待與君之所以待士之道然孟子重在君待士上通章精神結注全在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二句舉更重於養士無常職而賜於上如何以為不恭蓋士既未仕方儼然以賓師自處若受臣之祿而又存賓師之體却不是倨傲了即孟子不受齊祿已可想見時

說俱未透前段說士未仕不敢食其祿後半說悅賢者正當使之仕即徒養尚非王公之極則也悅賢二字重看君若悅賢便當舉之自不使士無常職了若士無常職由不能舉此便是君悅賢不至處然或者能養未必非能舉之機悅賢之心猶未盡㦲也士亦附於周氓之義而姑就其養以存夫士之體而已矣通章大意如此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氓字謂流亡寄寓之民與廛為之氓同看士自比於流寓之民則可比於流寓之君則不可賜近託餽近周賜有常數餽無常數惟無常數故無常職者皆可受惟有常數故必有常職者後可受君之於士常餽可常以君命不可不以君命則失之簡常以君命則失之瀆子思不受而必於卒也前此還望繆公之悔悟及終不悟纔摽使而不受卒之一字可見聖賢發之不暴處摽亦只是不延到內而請出在外非逐去也稽首再拜聖賢終是何等氣象自是至無餽繆公愧或有之悔則未也未節引堯之能養能舉者而束之以王公之尊賢能舉乃成其為養能尊乃成其為悅只是一意九男等則庶人庖人不足言牛羊等則繼粟繼肉不足言舉而加諸上位則養又不足言上位

只是為相所為共天位也能養能舉方是王公之尊賢繆公兩節不重貶繆公之非只因繆公以示養賢之則王公節亦不重贊帝堯之盛只因堯以示悅賢之極蓋舉古人以見例耳

不見諸章

通章以禮義字作骨然守禮而行便是義觀首節萬章問不見何義而孟子答之曰禮也次節往見不義也註云不往見者士之禮可見總是明士不可往見而責君不可召意尤重以孔子往召之事作結尾提出官守二字正發明

士不可召之意而君所以不可召士者全在君欲見三字故下文俱就他欲見的心事折之爲其多聞也抑不止此尤爲其賢也意重賢邊多聞特賢者之餘事耳故後面不賢人賢人只承賢字繆公以友待子思尚加於召一等景公以旌召虞人此其本分尚高二級而二子不受況士而況往召乎引子思是正說引虞人是借說上節重下節輕皮冠簡明旌之不可槩用故招虞人必以皮冠若庶人僅以旃士僅以旂必如大夫方以旌旌豈可以招虞人哉欲見賢故爲賢欲見賢而召之是待之以不賢故曰以不賢

人之招招賢人不以其道何道即禮義是也禮義緊承上文禮也義也來引詩只重君子所履句發明上文惟君子三字不必在禮義上分跡君子非是自高定要國君來求我只原平日認得一個禮義去是不往見而往役之義不是別的由吾心而制之便與路一般舍此便一步行不去是不敢見之禮亦不是別的由吾身而檢之便與門一般舍此便手足無所措當講云非猶之路也猶之路而路之爲路尚岐也蓋義即其路無義是無路矣非猶之門也猶之門而門之爲門尚寬也蓋禮即其門無禮是無門矣這個門路其實人人共由共出入然多走向邪彎曲徑上去惟君子守之甚嚴持之甚力一錯足而有所不敢若應非禮非義之召而往見之便差却門路矣禮義無定體亦無定用細微曲折處最多原是活動的爲士時則以不赴召爲禮義居官時則又以赴召爲禮義孔子應召亦是由義出入禮處士則未有官職矣可以此而相律乎

友善章

此廣君子友善之量謂善無窮取善亦當無窮全從心之不滿足來故章內求足字是關鍵要味斯字口氣甚緊直

趕到尚論古之人方住總是取善無厭之意首節教人見善便取如貪賈入市見物便收看斯字最妙一鄉之善士等句泛就人之有善者說善一而已豈有鄉國天下之分誰不論古人誦讀古人書而誰能尚友古人者正爲不知其人也必欲知其人是以論其世是教人誦讀的方法即取友的方法尚論非評品有參求印證意古之人往矣詩書特其糟粕而非其人也故欲知其人不離詩書亦不泥詩書是以直從當世所以爲人處究而論之誦詩讀書亦是論世中事蓋世變而行事亦變其不變者意也信詩書

皆死語耳論世而詩書種種活矣古人安可得而友然尙
論處卽是友神之所往故爲尙須知尙友古人自處鄕國
天下時便當如此非必到友盡天下而後尙友也
問卿章要知去亦是感悟君心易位者極其理而言之有可以易之之道勿看成死煞
二卿之諫皆重在反覆字竭誠盡忠懇懇惻惻直到無可
用情處方是反覆必至反覆之而不聽方可以易位可以
去也

杞柳章
夫人豈以弗勝爲患哉弗爲耳彭更章孟子亦自說爲仁
義爲仁爲義爲字原無病病在說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
柳爲桮棬擬非其倫將仁義看做性外之爲天下將有借
順性之說以棄仁義於不爲者故孟子闢之辨其以杞柳
喻性桮棬喻仁義之非猶食色章辨其以白喻長之非順
杞柳之性何可玩杞柳本無桮棬固必待戕賊難道性本
有仁義亦待戕賊不成順杞柳之性必不能爲桮棬順人
之性卽爲仁義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故者以利爲本孟

子道性善正要人去順性今却說順性無仁義鑿性方有
仁義此言一出不爲仁義者旣有所自諉欲爲仁義者又
將恣其穿鑿而孩提稍長之良遂失故曰率天下之人而
禍仁義禍仁義卽禍性也必子之言夫有深慎而亟止之
之意言字亦最有味見他心亦不知是也告子只一個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這亦可見孟子知言處下湍水與此章
只辨得順逆二字
李衷一曰據告子以人性爲仁義之說何嘗以仁義爲不
可爲也彼其意但謂非人性中本有必爲之而後成耳分

明謂人性都無善無不善須是爲方有善不善告子此說亦不是欲爲善亦不是欲爲惡只管做到無善無惡境界如佛家不思善不思惡還歸於無一般故孟子開端卽把爲字攻擊直中他病根所在

饒隆陽曰詩言秉彝不言性書曰若有恒性言性矣不言善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亦旣言性言善矣而未嘗合善於性至夫子則言性相近子思則言天命之謂性曾揭其本體而直指之曰善乎旣有善可名則便對惡而言若直論性體雖不可以無善當之亦何可以善目之明道先

生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性且不可說況善可說乎然性雖不可以善名而善何嘗不出于性故虛而可見如透水之月華應而常空如谷禰之山谷性體本來於其感通時愈可見此孟子徵性於情又徵性於才而謂其善非直指性爲善也不然者執善於性善亦病耳金屑雖貴豈能投之淸淨之目而以爲無害哉

湍水章

只一決字便是他鑿處故通章只辨一決字搏擊節正在決字生議論首節告子言性無定體善惡皆由於使然中節孟子言性有定體末節孟子言善其本然而惡其使然湍水喻善惡皆非性之所能主仍是性無善無不善之說勿混作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分字從善惡相對生來孟子把上下換東西字折倒他人性之善二句喚出善字下二句卽足上語非另一意重在無有不三字此只說人性無惡水性無上見其有定體不是說人人皆善水水皆下也今夫水節不是爲不善人分疏正透發人無有不善之旨從搏擊兩字勘出個使字從使字勘出個勢字不善而出於使正見性無不善處上章言善惡皆性之所無此章

言善惡皆非性之所能主

大乘起信論云海水與波非一非異波因風動非水性動若風止時波動卽滅非水性滅衆生亦爾自性淸淨心因無明風動起識波浪

生之謂性章

生之謂性句儘不差凡不學不慮之良皆所謂生一切作爲皆有生之添入便不得爲性矣但據告子杞柳湍水之說見必不到此故孟子先問曰猶白之謂白與卽如子張問達達自是好的夫子料子張認達字差在那裏故先問

以何哉爾所謂達然犬牛之異於人者則孟子幾希之辨耳告子卻少此轉語是勿求諸心處錄認人字不明白故認性字不明白

食色章

此章是論仁義不是論性孟子平生將仁義並言而告子欲與爭衡故言仁內義外以矯之見仁總在內義終不在內也側重義外邊食色性也根生之謂性來仁內四句根食色性也來須換開說非有長于我是告子義外的主意下文以我為悅是真有愛於我也以長為悅是從其長於

外也愛與長俱出于我之願愛願長而然故曰悅但愛不同而長同不同則由我同則由長故分內外告子已自認長非義長之者為義了但謂長之者由長者而生故仍以為外耳不知就是愛不同而長同然愛之長之總是以我為悅如耆炙未嘗不同然未嘗不以耆之者為悅也告子既以甘食為性若謂義之同長為外則食之同甘亦可謂之外矣恐告子縱能外義終不能外性也此章只辨倒一個外字要歸在長之者義乎一句至於食色非性處全未論及

行吾敬章

此章只發明一個敬字大抵告子義外之說只緣不知義即是敬所以彼長我長一例看做外面虛文故把同長處說外孟子直以心裏實敬為義故把不同敬處說內因時制宜宋儒從冬夏字發出其實孟子內義不在因時上在行吾敬上行吾敬三字極透醒敬是心之敬自吾而行豈從外得此在孟子長之者義乎一句體會出來的敬是禮如何辨義畢竟是當敬而敬者行字內有多少斟酌權衡在非義而何孟季子謂敬因人立不得謂自我行之伯兄

鄉人之辨依舊是長吾長楚之說故將彼此二字破壞吾字見敬長由他殊不由我安得謂義內孟子言敬雖立于人然在其人身上又隨在而別必須我裁度始得豈非是我所行安得非內季子又言敬因別於隨在都自其人身上起與吾無干依舊是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之意公都子謂飲湯飲水亦隨時而別然皆從吾心發動豈謂無干於得謂在外非由內觀上章則在外之亦明觀此章則非內之亦可然總歸結著飲蓋因彼以食色為性就其所嗜質之使易曉也

公都章

章內性字情字才字心字須分明在心裏未發動的爲性事物觸著便發動的爲情就動的情發出來爲才便善才乃性之用也下惻隱四端是情仁義禮智是性情之能運夫性口思曰得是才詩之則字彝字德字是性好是情能好是懿德是才如齊宣王先有個不忍之心在腔子裏是性見牛便隱其觳觫是情這情一發而不可遏便思量以羊易之作用出來豈不是才然畢竟不能推恩到百姓上所謂不能盡其才者也心統性情而才又性情自具之本

領盡性工夫全要在才上擴充以善其情之用故孟子以盡其才爲盡性首節重兩無字亦似窺到人生而靜之始但未推到繼之者善處二節重兩可以爲字言性無定體乃活動而可移文武兩則字甚活三節重有字言性有定體以堯四句乃有定之証三而字是不宜有之意君父兄子字見情親則易化分尊則易行也彼皆非與還是疑三說之爲非特舉以相質耳乃若其三字要玩盡性渾然在中無形象可見惟動而爲情根性而出隨感而應但可以爲善的則性之本善可知遡流而源可見乃我所謂以爲性善也爲不善非干他才弱發不出只爲物欲所汨把許多才幹都錯用了故曰非才之罪也就情之可以爲善不可以爲不善決性之有善而無不善此孟子一筆掃盡三說處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又開豁不善一項以足性必善之意可以爲三字正是他才幹處所謂良能是也此三句已包下文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也之意下文乃盡發之耳性無爲也動於情則爲矣凡人所本有者可爲也其所本無不可爲也乃若其才則可爲善矣善性本有也若夫爲不善則性所無矣故曰非才之罪也人皆有之我固

有之五個有之反看性無善的無字廣那有性善的有字總是明其可以爲善不可以爲不善也惻隱節總是以四者之心著其爲仁義禮智之性而性爲固有特人不思而求不能盡其才以盡其性耳語意一氣不斷四者之心皆就皆有上發揮要得任天而動意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就是善性仁義禮智若云在情爲惻隱在性爲仁猶二之矣仁義禮智三句還帶下說以起勿思句外鑠二句一正一反外鑠是由外以銷鑠其中固有字要本起初降衷時說弗思上須本陷溺于物意思以心言即仁義禮智之心常

不昏昧放逸也求以用力言然求字須帶思字來得謂得
其惻隱等之善舍失與求得相反或相三句指爲惡一邊
言此但論爲不善之異于爲善至於無算未論到人品成
就處盡才盡字宜玩盡者本然之能初無限量極天下之
事無不可爲今乃若此是有才而不能盡耳就源頭初差
處說一念不盡便到無算喚醒人改以見非才之罪情才
性前已發明引詩曰孔子曰做個對証全要証明情善以
証巳說之非誣只重好是懿德句正所謂性之善也好之
者就其行于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中油然順適眞有懽

欣暢洽之意即所謂禮義悅心也非好善之好總是天生
蒸民之妙處未說到人功盡性見得人好是懿德正所謂
情可以爲善也情善益可徵性善矣曰則曰德性之別名
也曰好情之別名也曰夷曰懿善之別名也好是情能好
是才引詩專以孔子服諸子不是泛然引詩套頭秉夷句
是故字過文
王陽明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若執定一邊便不是性
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不善的其發用原是可以爲善可
以爲不善的其流弊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孟子論性
善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就大槩說　陳摶曰情者性
之影

富歲章

通章以類同斷心同以心同斷才同雖爲性善而發然首
尾都論心只有知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一個性字
似不必粘他作主前云陷溺其心後云聖人先得我心之
所同然此是聖凡由同而異的關鍵宜重看故理義之悅
我心云云全是欲人自認同然之一脉而求得聖人之所
得不可使心爲陷溺也若只空空辨個同字尚未是喫緊

章內曰至皆熟麰麥之才也同耆同聽同美口耳目之才
也能悅理義心之才也多賴多暴兩多字要活看言不必
盡然暴乃暴棄之暴與賴字對玩非天降才二句倒重多
暴夥多暴之由於陷溺見由不陷溺者無有不同者故下
文歷歷只証其同麰麥節不是明性之同麰麥宜於地宜
於時自然能生能熟皆才也其才同而其熟異異於地有
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則多暴之特異於多賴者正
由陷溺其心而然此只明得上一節之意要知其地同只
謂同播於地方要地有肥磽有別重皆熟上故字承上推

開說故凡與物同類者其生生之機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類而疑以爲殊此節重一類字並無形性字面不可謂同類是形相似是性若既云性矣而聖人句又說類自是難解聖人與我同類者者字指其人只虛虛說同是個人此是不了語而降才不殊隱然言外疑字最害事何獨至於人而疑之喝出本來面目何處更着聖凡二相聖人與我同類不可倒說我與聖人同類此下歷舉數事分明承上聖人同類來龍子節借來引起下口耳目三節而口耳目三節又只引起心之同然總發明舉相似何以見降才

不殊各節字面不必死煞粘着易牙先得句要重我與易牙同意即爲末節先得二字張本說易牙師曠影出個聖人來自口而外推及於耳與目一節節見無不同意故曰數句捲上文以起下文至於二字意甚婉曲正要在口耳目上顯出個心來理義共是一件總是心之懿德同然不是同好只是契合之意此指人心本然之初看亦未遽是悅字悅乃根然字說蓋惟同以爲然斯同悅之也先得正對陷溺其心者說蓋聖人不爲物溺未有感觸原無不然即先得也其寔無先也理義二句正見其不期然而然之

妙理義自然悅心非心去悅理義也即所謂懿德之好也此正是同然處又何疑於降才之殊哉先得句不重聖人只重凡人同於聖上故字緊頂此句說

牛山章

此章特爲放良心者指示以可養之機全重夜氣一段章內三存字宜玩存乎人者是此心本來自存夜氣不足以存是說衆人不能存操則存是教人用力去存如何存養之如何養操之如何操還他本心活潑之體則息者常息近者常近無時非平旦而其美如昨矣常美矣對今失其

美而言郊於大國此斧斤牛羊所自來對衆欲章章言自日而之夜重夜邊潤即潤其所生息者萌蘖處正好培養使不又牧以牛羊何遽至此重牧邊未嘗正與嘗美呼應雖存雖字照下不足以存看曰豈無是就放失後追論未失之前如此從旦旦而伐之中提出一息字從日夜所息中提出幾希二字正要人作急回頭人之氣聽命於心者也心靜則氣自淸氣淸則心靈無所遮障而才情自發且晝之梏心不安靜全憑一股濁氣做主把本然之良埋沒于濁氣中而不暇認取直待嚮晦宴息心稍寧靜這氣依

舊澄清如雲霧開散日光便霧出來故夜氣之足以存非
心已放失而別有氣可以存心也只此氣不與心爲搆便
是存了到梏之反覆心營擾而不安夢寐之中無非旦晝
雖夜氣亦物字得養則無物不長況心之生機未嘗滅息
者乎失養則無物不消況心之萌蘖僅存無幾者重失養
二句養重在既失而復之不可與未失而保之平看蓋上
節言夜氣此節言夜氣須要養養卽溫養之養下文指出
操之一字正是養夜氣工夫心是個活物須要操守不要
放舍亡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所謂入者亦非此心

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只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
在內耳又見得心不操則舍不入則出無間處可以安頓
愈見夜氣之不可不養也徐鴻洲曰好惡與人相近這人
字便是說天所生之人而與之以人道者人人自應有此
非別有異人也人但自失此人道卻與禽獸只有情欲者
不遠矣夜間靜息到平旦未接物時其氣清明便存得些
未發之中此時好惡相近卻便帶得些和的分數來但旦
晝所牿中既逐物而亡和便任情而錯喪此幾希卻與禽
獸何異放失之斧斤牿亡之牛羊正由自無所主故逐物

而亡可知操存爲要也

無或乎章

此爲齊王不能純心用賢發人心善端一覺便生故易生
二字是提醒人處須知未退時寒之者已在但一退全是
寒之者世界了卽有萌然陰氣盛亦旋萎而死矣安望其
長且成哉吾如有萌焉何哉句多少痛惜下節重專心致
志四字味一人雖聽之云云連吾見之時而王心仍不在
吾也下節似刻一層鴻鵠是就他心志空虛無着中畫出
一個光景爲是其智二句是設爲問答以深省其不專不

致之失

魚我所欲章

此章以羞惡之心論義總是欲人自識其本心也舍生取
義專爲下面不義之萬鍾而發先以禮義與生死相較而
知其輕重後以關係生死之簞食豆羹與不關生死之萬
鍾相較而知其輕重苟爲非義關生死者尚不受不關生
死者乃受之此直是失其本心然此本心欲終不昧者正
是希常人之情以生死爲最重事非真理明識定孰知其
輕於理義居常之日以萬鍾爲大厚利非較于得失生死

孰知其輕於簞食豆羹孟子所以惓惓欲人致辨故辨禮
義辨字極重賢者滿腔禮義不辨自明常人在物欲中體
認本心全是要辨於二者不可得兼中孰宜舍孰宜取正
是辨處辨其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也禮義
是本心辨禮義是本心不失本心皆有無從而見於能辨
處見之舍生取義不是勉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
本然之良心也其說兩個甚字正指出本心言之且莫露
義之甚意生死在義內義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全是義做
主張與生死較不得輕重兩甚字雖指義不義說本文卻

不道破正要人在此不道破中認出真心來人生利害到
生死處極矣而義之所在有決不爲苟得不爲避患者此
方是人的本心故發出由是二字見其本於秉彝來自如
此兩節精神全在何不由是四句兩如使字爲兩由是設
也是故二字結上起下重人皆有之句然賢者能勿喪耳
亦非帶言惟賢者但能勿喪見彼不能勿喪者非本無也
簞豆節謂人之舍生取義必有一箇真心激發處方能拋
得身子所以拈出嘑爾蹴爾作話頭真心當危迫則現當
晏安則汨故特舉行乞最不肖一項與醒世人正見其能

決生死於危迫處非以此爲欲惡甚於生死之証也此不
受的人與下受萬鍾的人亦不必作一人看於我何加何
字活看是詰問之辭下文三與字是也鄉爲云云正是替
他辨處有萬鍾則可以飾其妻妾令其美衣鮮食以奉我
故曰妻妾之奉鄉爲六句只就上文慨嘆鄉與今前後比
勘直是令人莫解其最提醒人處只在身死二字見得人
世種種皆好皆附身而起鄉使不受嘑蹴而死則身且不
能自有而況身外之物回視向日弗受弗屑的念頭謂何
可已即在無關生死上見詩甚冷醒此之謂失其本心心

上加一本字從前面由是二字生來失本心正與賢者能
勿喪耳相應此之謂之字是悲嘆口氣與他處不同

仁人心也章

此教人求放心直指學問的真訣求以心字作主仁固人
之心義亦根心而從裁仁則成人無仁則非人而不由路
者正惟放其心也故總括以學問之道惟求放心而已若
以仁屬心義屬事孟子亦是仁內義外之說了凡仁之宅
處皆義路即心之所用而成也曰人心人路兩人字見仁
義即在當體全要想人皆有之意舍其路而弗由由於放

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者哀其不得爲人耳兩其字卽上文兩人字放心加以不知求三字便見人心放逸都從昏昧不覺來看來這一知字便是求放心的機括借雞犬以爲提醒雞犬有自走去之理故曰雞犬放吾心原不走作乃人自去縱他昏昧了故曰放其心不曰學問無他而曰學問之道者是要人思想聖賢設立學問名目的緣故若人心自然不放學問可以無設學問之設專爲求放心一事耳更不爲別事也人心惟危求放心是終身不了之事故聖賢學問終身不斷若說能求放心學問便了則堯舜尙

且就業學問那有止法而已矣三字合在無他二字內想之　張彥陵考終忽命子懋忠誦此一章誦畢微咲呼忠問曰汝道孟子這章書還是輕學問的意思還是重學問的意思忠對曰求放心之外更無學問孟子還是輕學問的意思彥陵閉目搖首曰汝會理會這求字麼孟子分明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汝卻解曰求放心之外別無學問大錯大錯心不是自家的心麼心到放的地位連自家也不認得古聖賢指點迷途正教人從學問這條路認出這個心來故下個求字吾人若撇卻學問連心也不認得從此看來學問還是重麼還是輕麼

今有無名章

心不若人之人不必泥定聖賢凡謂之人其心原是完完全全的不完全便非人心之初便是不若人也心之若人只提醒方寸之間便是故以不遠秦楚之路影說蓋心不與指類心不若人不與指不若人類而一知一不知一惡一不惡顚倒昏迷莫此爲甚故以不知類激發之

拱把章

養字從生字來曰所以養便有所以生在愛身愛其生也

不知所以養由弗思其所以生也所以生趣愈濃生理愈汩所以養者如何解在牛山之木章上章以指喻重信字此章以桐梓喻重生字上章挑撥人處在一惡字此章挑撥人處在一愛字而一章精神又全在所以二字弗思之甚全在此處看出愛身不若桐梓甚之也弗思甚何卽承此句說不是概其不思正提醒之使用其思重看一甚字

無愛章

此是孟子怕人又錯認了養字故又提出一個善不善來使之自考考者着他自家查勘要人提醒此本念耳然亦

不須外邊尋討於己取之乃示以自考的方法等級分量當身而具孰以自考輕重了然瞞昧不得自家既曰兼所愛則兼所養如何又只養其小蓋小體之養有形大體之養無形養其小者知有小不知有大自以爲兼所愛而實忘其所甚愛自以爲兼所養而而實昧其所當養者也自小人觀大人或有疑其異愛養之常情者而不知大人調攝神明獨於無形而握有形之權以一體而周百體之用夫是之謂善養雖謂大人能兼愛兼養亦可玩飲食之人必有失則能無失者惟大人矣蓋大能兼小小不能兼大

此善不善之分也孟子就人兼愛兼養之情而提醒之若說養其大不必養其小謬矣所以考其善三句且空空說過下云同一養也如何有善不善蓋體有貴者焉而餘皆賤有大者焉而餘皆小故養其小者則爲小人體賤而人亦賤是爲不善養必養其大者方爲大人體貴而人亦貴是爲善養小大該得貴賤取己之體而考其孰貴孰賤孰大孰小卽可以斷其養之善否矣曰賤場師曰狼疾人都若則爲二字正見養小者爲小人由己不能考其善不善耳總是設養小害大之喻以起下飲食之人但由養物而

養身漸漸說到切近處末一節反覆叫應上言養小者必害大下言不害大雖養小亦何不可此又假設言之以甚言養小之必害大飲食之人不定是窮口腹之欲只不去照管自家本性便單養得一个口腹了着一失字正形容嗜欲之溺人

鈞是章

此章是教人以做大人的方法不可作泛泛問答看綱領在從其大體爲大人一語而先立乎大四字是工夫下手處思之一字則又指出個機竅正要人從形體中認出主

宰來見莫大品格其主張端的在自己心上大意言耳目不能思易蔽於物惟能思的心可以主張駕馭他大人既運吾心思去主張這耳目則小體聽命於大體故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大體是憑他作主從其小體是任他馳逐從與養不同養以用功言從以成功言兩爲字只作帶字看耳目之官四句是言耳目所以爲小體心之官三句是言心所以爲大體此天之所與我者承上起下語言天之所與本有大小如此不止耳目舉以爲例耳先立乎大一段方着在大人身上耳目之官不思乃耳目之本體自不

能思非指心不思也物交物引之而去是引耳使聽引目
使視不是引心心之官則思乃心之本體自然能思得不
得主盡職不盡職說理字不必添入二句正形容心之靈
通所以爲大體非以思而得當做立其大也先立字有味
靈明畧一放倒便爲他物所役矣先立者提之無物之先
而非持之有物之後也不能奪全根能思來要說得自然
此爲大人以心言心原涵天地民物無如其大者既能植
立則其體能容而人大矣此句正收從其大體爲大人句
而小人不言自見也

天爵章

此章借爵之一字分别天人正欲人轉人爵之慕而爲天
爵之脩也曰惑之甚曰終亦必亡都是點醒世人語天人
之爵自合而古今之人自分學術之淳漓事功之真假世
運之升降皆出於此首二句二有字可思正令人尋思天
人分界處天爵人爵要抑揚重天爵邊仁義忠信即是善
忠信是仁義實處樂之不倦即好是懿德樂則生矣生則
惡可已之意皆是天生自然的勿涉工夫此乃得之維皇
寵錫乃天爵也要會尊重意公卿大夫此不過人爵而已
要會輕忽意不是與天爵對說天爵而云脩者盖以天之
所賦或累於人欲須脩去人欲以復天理只是本忠信以
盡仁義之實而樂於不倦也從字如影隨形全不費力古
人絶無一念想到人爵上脩天爵以要人爵雖曰脩之然
其要之心即已棄之久矣何待於得人爵而後謂之棄耶
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不脩者耳惑字是提
醒人處盖爲人爵惑也惑於人則不見天安知人隨天爲
存亡則天爵安可不脩此孟子不得已爲要人爵者計耳
或曰其始也有要人爵之心則天爵之本固已先亡其終

也有棄天爵之心則人爵之本隨之亦亡是終同歸於亡
也亡在性真剝蝕上看不在功名消索上看功名爲世人
說耳

欲貴章

通章重人人有貴於己一句打動人處在欲貴二字喚醒
人處在弗思二字良貴即仁義可以他於己之心亦可以
施于己之身人不得而賤之也不願云者就世之慕膏粱
文繡者借以點醒之耳三所以字正要人思欲貴貴字臨
然指人之所貴但且勿露人人有貴於己句極重正對下

文人字看弗思耳謂貴卽在各人自已身上只是弗思耳是令嘆以醒人勿作推原說人之所貴與下文人之膏粱人之文繡三人字俱指操爵人之柄者言如趙孟之類正對上已字看良貴良字與良知良能良心字一例所謂本然之善不從人得者也飽仁義及令聞廣譽施於身不是誇張聖賢與天爵樂善不倦同看人人能飽人人有此聞譽方見人人有貴於已方見是良貴但弗思者自不知故舍飽而就饑可施於身而自不肯施耳仁義根德字說來飽有訾之不厭又有用之不窮意聞譽又根仁義說來令

聞廣譽卽此仁義燁然之章采乃令德之聞于世者自廣也仁義之飽不可見惟譽聞可見故孟子挑出譽聞亦示俗人非以譽聞爲貴也

仁之勝章

此節爲有志於仁而不力者發人心只有個仁本無不仁不消說勝字仁之勝不仁亦就理欲貞勝處言耳勝非較分數多寡直是這個常存那個自滅猶水決能勝火今之爲仁者平日無培養工夫而欲以幾微之仁敵方張之欲所謂救也謂之不勝此是當時不力仁自諉的話頭與於不仁句只作自己說蓋人欲愈熾而終不可滅故曰與於不仁天理愈微而終不能存故曰亦終必亡此二句相連說方貫

五穀章

此見爲仁貴熟借荑稗設喻不是取荑稗蓋言五穀之不可不熟耳玩之字便知有許多漸次工夫在而已矣者見必熟方可謂之仁獨舉五穀爲喻是種之最仁者學者必先辨種而後可以論仁

羿之章

此崇正學意見教學相成之妙大抵爲馳心高遠而厭棄常法者發兩必字重看於此見上達之妙不離下學千聖相傳只此定法傳其可傳而不可傳者在其中矣志者以字須講得活不廢法亦不泥法得其巧妙之機蓋乎巧妙之神方謂之能志於彀能以規矩

敎

任人章

禮無所不重食色而附於禮則食色亦重食色以禮爲重輕不與禮相爲重輕任人有意乎輕禮故外禮以伸食色屋廬子有意乎重禮故外食色以伸禮皆岐禮與食色而二之也孟子撤却禮不論只將食色中無禮之獘破他而禮之重於食色自見兩問禮卽食色中之禮非舉全禮於食色一節較也末節亦就食色中舉失禮之甚者折之禮所以品節乎食色而使不至于貪淫故曰重屋廬子兩禮重是論禮之常任人又從變上以折屋廬子是較偏之說

必以禮乎必親迎乎兩語虛虛冷詰要駁倒禮重的意思之鄒以告這見古人不獨習心學問實亦是據當世道此下三節先開明屋廬子之心末節方教以往應不揣節是就其說而喻之禮與食色須以大分並較始爲兩平若只摭食色一邊說去則欲升寸木於岑樓而高卑幾倒置矣然要之非是之謂也假如以鈎金與輿羽較而輕者反重重者反輕豈所論於金羽之常哉二節一正一反相承吸趣取食節方見正意五重字緊相呼應兩節雖都是借喻而輕重是本章正字眼孟子提出本末二字以權輕重則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句是通章斷案不宜平對要將本末轉出輕重來方得其解任人見得食色皆可廢禮孟子言果如任人所言則食色之禮直是可廢奚翅差重而已奚翅句對食色重看此節正折其言之非下節則代屋廬子之說往應節正見食色之必不可離禮孟子教他往應妙在就任人食色之論而反詰之以爲軀命重於紾節則又有重於軀命者以爲人倫重于儀文則又有重于人倫者夫使天下凜凜自持至于不可紾不可摟者何物乎而禮之重何如哉

曹交章

此章論堯舜可爲重亦爲之而已矣一句奚有節言堯舜在於爲徐行節言堯舜不難爲子服節勉之使爲末又以知字提醒他蓋人之不爲者皆不知耳知則更無不爲能自得師正所以爲之也人皆可以爲堯舜原是孟子平日提宗語曹交舉此爲問意重在皆字上然字正是疑其可爲重在爲字上曹交亦非流俗輩思量要與古聖人絜長較短且自愧其虛度一生志趣儘高如之何則可可字與可以爲堯舜可字看此句隱然有患不能勝意但不在自

家身上討下落而妄生出比擬形骸來纔已錯認了一針也奚有於是是字指形體亦爲之而已正領着可以爲堯舜的爲字而實言之也正要他辨一個必爲聖人之志出來無力有力全在委奮一念上見得烏獲一喻只破其形體之拘言人但能舉烏獲之任即爲烏獲不必形體似烏獲也曹交把湯文與已對說便分做三個人看孟子借烏獲爲喻只做一個人看語意暗影着堯舜若曰爲堯舜便是堯舜也患弗爲不患弗勝只教他自身上認取絶無對待世人不能爲堯舜只是不勝二字作祟把徐行後長說

來你道堯舜不能爲難道徐行後長也不能爲堯舜之道只此孝弟便是如何以不勝爲患以徐行爲言者謂其步趨間有一段從容和順處此即孩提一念油然不容强之心便是唐虞揖讓的氣象不謂之弟而何此節正見人皆可爲處見得堯舜只是孝弟孝弟又只是徐行無非極言其易以破他患弗勝之念子服節正教以爲意子字宜玩言爲堯爲桀只在子當身一轉耳不徒服也而言不徒言也而行漸漸說向實地此三句全要在源頭上看源頭合件件合源頭差件件差孝弟之人横來豎去都是堯舜非

在形迹上模擬是堯是桀只在當身轉換故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撥出堯人桀即道心人心危微之關莫兩平在曹交自宜請晋在孟子自宜逕避交是一時有志者故孟子盡言以勸勉之末節正足亦爲之而已矣意道即堯舜之道堯舜此孝弟人亦此孝弟是知能之良爲人生日用常行者豈不若大路然惟路大則明白坦夷人人可得而知豈高深元遠爲難知哉人病不求應前弗爲耳句歸字對留字看求之有力行意惟歸而體認於良心真切處則孝弟之道觸處而形愈體認愈無窮隨心所遇皆可

得師矣此正是指點爲堯舜處末要發不必留此受業意篇中四個而已矣說得恁地煞落末句有餘師即此意

小弁章

通章總以小弁宜怨爲主凱風是客重一仁字高子在怨上疑其爲小人孟子在怨上見其爲仁孝曰怨是述高子之言以怨爲小人之詩正以其處父子之間而薄之詩自有怨體概以怨爲小人則滞而不通矣故曰固越人二段重其兄一邊親親要與涕泣而道相關此非徒自傷實欲感悟其親而不忍視同於越人暗照下不肯愈疏看怨正

所以爲親親親親正所以爲仁天性眞爱自有一段不忍
恝然處此正從一體流出丑非疑凱風只引以例小弁不
當怨耳凱風過止身家故曰小小弁過係宗社故曰大把
怨不怨相形說正見怨爲仁孝之苦心愈疏者言父既疏
我而我復恝然不怨是愈疏也不可磯者若無所容也石
比毋亦比子一是外之深一是發之暴故皆不孝舜五
十時親已底豫有慕無怨矣此舉舜之慕來說見小弁之
怨亦從慕生也此所以爲仁

宋牼章

世主兵連禍結其初只起於計利一念若但說之以不利
則彼必求其所以利是以不利罷兵必且以利而興兵矣
孟子所以把仁義去點醒他人若無自私一念則殃民黷
武之事雖利亦不爲又何搆兵之足言春秋弑君三十六
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
不嚴其防也牼先楚後秦就不遇於楚必遇於秦匆倒說
志大謂志在安民與縱橫者不同號是不利之名號不可
二字正是欲抹殺其利之一字下二節正發明不可之意
以利說秦楚正所謂以利爲名也秦楚之王悅以利以下
正所謂不可也不曰悅于利而樂罷乃曰樂罷而悅於利
蓋罷兵之後猶覺得利有餘味也下文懷字本此來懷是
懷抱之懷有念念不忘意曰終去仁義有不可救藥意蓋
人心中一懷利下此種子久之畢竟發出毒來故終去仁
義終字可味懷利相接處皆是相搆處豈必兩國搆兵哉
弒奪之禍必作故曰亡仁義節是說仁義好處以見說二
王者當以此爲指懷仁義以事是懷個仁義之心去事君
不是把仁義去事君蓋其所以事君者只是見得道理當
如此大凡君臣父子兄弟間各見得自已分所當爲便是
懷仁義若有所爲而爲便是懷利懷利便去仁義要說得
去字醒然後懷字方精神

居鄒章

居鄒處平陸處守爲相這正是敘事中伏案問答全從此
處生議論受同而見異此中夾有個義理所以屋廬子喜
其得間而問爲相乃執國權君子避遠權勢所不輕見特
設以相探儀是禮意即下志字物是禮文志與物兩盡纔
成個享惟不役志故曰不享書意已自解明孟子又說爲
其不成享也一句似復解書豈應說了又說是自解不見

又未明說出儲子爲其口氣與爲其問語牆答牆照言外
可思從書上影射到儲子身上屋廬子悅如點頭會意不
消更下一轉語或人乃疑其同一幣交何有成享不成享
之異遇這樣鈍人又不得不明白以告也然亦是道他自
家悅的解悟處欲來而不得來則季子之幣爲實意得來
而不來則儲子之交爲虛文然又何爲亦受之正要受而
與報上示意

名實章

通章三問三答總只心迹二字兇訊孟子一步緊一步始

以名實未加而去之其責猶寬次謂其雖不去亦無益總
未必名實加于上下語氣漸緊然猶以賢字與他主末云
無賢直謂無名實可加矣總爲在齊無功而發不知功之
成成於用孟子三答大意在齊不我用上引夷尹惠非以
其屬自爲尹惠屬爲人都作名實未加看伊尹五就桀湯
三子皆遇非其主中便含得不用意下文虞不用與秦繆
公用之及魯司冠不用數用字是血脉雖說仁賢摠重個
仁字名實即功名二字爲人自爲雖並言其實致訊重爲
人邊在三鄉之中見得似非自爲乃名實未加而去又不

成其爲人仁字承爲人邊來主立功濟世說兇以自爲爲
人之迹兩路律孟子孟子直以本心之仁破之不拘拘在
形迹上論也叙三聖人與別處不同全要寫出自巳行徑
來夷惠俱是名實未加於上下的伊尹當五就之時亦尚
未有名實孟子却不說名實而一歸本于心之仁言所由
之路各殊然一片純白心事更無一毫沾染這便是仁又
柳授猶曰仁字與名實未加看俱指濟世愛物說然尹惠
之仁易見伯夷之仁難知只據不以賢事不肖亦是欲天
下並爲賢意也此不論名實之著不著均之萬物一體之

心盛兇以迹論仁孟子以心論仁君子推開說巳暗打到
自己身上來正與末君子之所爲句應爲政是相臣爲臣
是庶官若是乎句寬說暗指孟子側何可得句直承不用
賢句轉下要醒出亡字全在用不用上校量見得奚非愚
於虞而智於秦此正是賢者有益人國處一伯佐而有關
與亡如此況不屑爲伯佐者乎自負意隱然言外兇又舉
王豹諸人來說見歌工婦女畧有一長亦足自見以例証
子無名實之見不得爲賢有諸內四句承上事而泛論其
理以起下文也內是蘊藉外是作爲其事承形諸外說

功者爲之成就也此四句漸說入賢者來故遂說無賢者
影着孟子名實未加上若有賢則上下名實顯著自有功
可見故必識之孔子節孟子特借孔子事道自已本色重
不用二字隱然見我仕齊無功以齊之不用我非不賢之
故爲曾司寇影在三卿意不用中窶見孔子心已去而未
即行意知不知就魯人言據未議其爲不用之故也微罪
還是自家擔個不是非不顯君相之失也然燔肉不至小
事耳乃不稅冕而行不免太過這些不是甯可自家擔着
借此爲名要亦非無故而苟去矣欲不欲二句因論不用

而并及之見孔子有多少苦心在正孔子之仁也君子之
所爲二句推開說隱然寓言已之去齊亦自有所隱諱而
曲全者衆人那能識得正破他有則兇必識之意玩所爲
所字須就所以爲出爲處之心說不徒在事爲之迹上看
大凡君子到心迹難明處其委曲至意人知也得不知也
得若必欲自暴其迹則毀人以自全君子所不忍其妙用
正在不識中所全甚大蓋孔子欲以微罪行正要衆人不
識得

五霸章

此傷當時之無王故以三王作主五霸是已往的重在今
諸侯尤重在責今大夫特先立定五霸的罪案今之諸侯
今之大夫始無逃其招供矣五伯名曰尊王其實無王挾
天子之空名而實以自張其威令後來犯上亡等效尤罔
忌此皆五霸作之俑耳脩舉王制者見賞罰征討之柄皆
自天子出而五霸輒假之而猶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正
要合謀併力以示其公所謂諸侯無王而有王五霸尊王
而無王也五命雖申天子之禁令其實正爲後日執詞摟
伐地也今之諸侯皆犯之併假亦不會矣曰犯不止于罪

而敢於爲惡今之大夫復長之逢之長惡猶是無能而巽
懦阿諛之人逢惡則才大機深非傾險陰邪之輩做不得
皆犯此五禁皆逢君之惡二皆字不可忽說個今之諸侯
今之大夫分明一衆抹殺話是何等感慨何等激烈故謂
誰不謂扶三王之衰而不知皆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誰
不思紹五霸之業而不知皆五霸之罪人今之大夫誰不
自許爲諸侯之良臣而不知皆今之諸侯之罪人此孟子
劈空立案發前人所未發　五伯雖獨舉桓公爲盛亦要
補其他霸者皆跡此而爲之不敢犯此五禁方合着五伯之罪人

張彥陵曰凡世所稱敢於爲惡者莫如五霸然俱是大有才的人今之諸侯大抵皆是凡庸其才不足以爲惡乃所以成其惡而不可解者全在富强諸臣借此以爲逢迎地孟子所以分別個罪之大小君曰使君之惡盡本于自家的主意做出卽長之亦自有限惟有逢之者而後敢於無王則無王之罪正逢君惡者之罪也彼所爲效忠處正其所爲得罪處

慎子爲將軍章

此章以仁字爲主仁卽此心之天理率之斯爲道矣殃民

踰制揔是非仁玩然且仁者不爲句可見然踰制是正意末節歸責慎子不教節論利害一戰節論義理此二節一氣說下上節引起下節不可虛虛說理上去不得說不容於堯舜蓋堯舜時德教翔洽不忍以師旅勤衆便含個仁字吾明告子至仁者不爲皆發明此句味然且二字言外便見況未必勝乎此則滑釐此則字單承不可邊來天子千里非併說言惟天子千里諸侯只方百里言侯封有定制以起下節古人受封不能違制之意周公節見我周開國元勳莫如二公而封止百里纔見是定制所限不敢過也起下節違制意二段不平亦側重周公邊舉周公之封于魯見魯之不可益舉太公之封于齊見齊之不可損以一人而擅五國之封以諸侯而當天子之半是見在之地且在所損未有之南陽決不可益也徒取謂不必殃民也仁者不爲以踰制非禮也況於殺又打轉殃民末節以事君之道教慎子仁字緊承上仁者不爲仁字來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已矣作一句讀務引非多方引誘之說是屏去功利專一引在道理上行事正要令其中心志于仁耳玩而已矣三字是此外而富强之謀不以溷君也盡引之當

道正使之志于仁然必到志仁方完得引君之事

今之事君章

此章專爲提醒人君而發當時諸侯倚仗其臣爲良臣欲以爭雄于天下孟子看破諸臣伎倆不過如此求富求强皆不恤其民而强求之者雖說爲君求富强其實爲君樹民怨說到雖與之以天下不能一朝居信乎今之事君者民賊而非良臣也君柰何爲此輩所迷而不悟哉闢與充約與戰俱一串講民字重看不向道根不志於仁來道與俗俱以富强言　人倡之斯爲道人人效之則成俗以

今從今則爲由以古易今則稱變由變俱指君身說向道志仁便是變今俗的捷法與之天下言臣爲君取天下不能一朝居就民心離叛處决其必亡言外便見欲安天下須變今之俗始得

二十取一章

總見賦有中正之法不可偏廢須以堯舜之道提起作主以道定賦所以存中國也重無君子上言人倫則該城郭宮室等項言君子則該人倫而君子又維持此人倫者也然稅以貉輕究必以桀重豈若堯舜中正之法萬世而無

弊二十取一大約以忍薄之道行之不知其弊至與桀等此與關許行同意貉道見得中國而行夷狄之法成何世界惟黍生之本不可多取此意輕迭用三無字見百用俱廢不必多取故二十取一而足推貉乃可耳此意重言外見得有城郭宮室則有營繕之費幣帛饔飧乃諸侯交際之費故以諸侯字傾之百官有司此言祿食之費中國字重看正與貉反去人倫應城郭二句無君子應百官句去與無皆從輕稅來舉徇而言因其所明者而通之無君子該得去人倫了無君子不可以爲國知君子不可無不可輕稅意隱然可見末節言輕賦之害有同于重賦詞平而意重在欲輕邊桀伴說本論輕賦却說重賦亦以太輕而不可行勢必加重桀固不可訓也貉獨可爲乎

丹之治水章

揔見治水有道順則利而逆則害兩言過矣俱指白圭之言而斥之前論順逆後論利害然順逆是利害的根子揔重一仁字道者路也水自有路乃天地脉絡陰陽闔會所謂由地中行乃其道也道則歸海不由其道即是逆行不必滌出順字惟其水之道是故水性就下而最下者莫如

海禹以四海爲壑爲民除患是千古仁人丹以鄰國爲壑貽害鄰國不仁甚矣故下文云仁人所惡以鄰國爲壑則逆行之洚水無異矣逆行之水害人謂之不仁丹桀捉害鄰其使水逆行之害與堯時洪水之災一般故孟子以子過責之

君子不亮章

此言君子必有定見纔有定守濮疏云不言信而言亮者其體在信其用在明蓋亮則心體上明明白白自信得此理過的然不疑而確然不易方於事能執持不亮是拗

途而堅確者如王荆公行新法滿朝爭之不得豈不自謂有執而君子不謂執者不亮故也故執而是則爲允執執而非是則爲執着冤且爲執拗爲執一則此心自信不過便爲事物所搖奪安能執持得定以成天下之事

魯欲章

總見相天下者不在才而在量重在好善二句爲政直是爲相强知慮多聞識皆世俗所伺此皆以才技自名藝能見長者正子不以此爲長而孟子所喜亦不在此說出一個好善則善之所含宏好之所再入無强知多聞之名而

收强知多聞之用正子善人也可欲之謂善與善相迎氣脉自親全要在其爲人也四字上模寫好善不是容善優天下不是治天下吳文英會釋云天下大矣吾好善則吾與天下等大天下之善廣矣吾好善則吾之善與天下等廣甚得優字意夫苟好善二節一正一反正發明優於天下之意訑既已知之矣作訑訑之人心口自負傲然自聖看極有光景

陳子章

此章總見君子委曲爲道之意不執一途而後就不執一途而槩去要之就以此意者去亦以此意貴不負其初心不可每降以狥人也陳子借古爲問亦感嘆商量語去就三不作出處看仕之初爲就不終於仕而止之爲去所就三見君子必仕所去三因所就三生來見君子不苟仕也不可兩平合始終去就觀則君子之仕見矣所字宜玩下三節正是所字意迎之節是以道爲去就者重將行其言上言行則道亦行故爲道而就道不行即去不爲禮所拘縻其次其下一步將就一步迎之有禮亦是言有可行之機故就禮貌衰言無望行矣故去此是以禮爲去就亦是爲

行道之心末節連禮亦無之只因其周之之意而受此姑就而已非仕也故不言去而去在其中要之就禮者重道以冀可行之機受周者姑留此身以別圖可行之計亦無非爲道也章內三仕非評優劣特所遇之時不同耳

舜發章

通章不重天心仁愛聖賢全重困之乃所以成之勉人自勵意首二節論聖賢之亨於困三節論中人之亨於困四節論國家之保於困末節總決其成敗之理

窮與過畢竟是二項話頭聖賢自反無過不宜窮而窮故

從窮上安慰他常人遇未必窮而過所不免故又從過上
激勵他推之於國法家佛士過之屬也敵國外患窮之屬
也窮與過總是憂患此章書不但為憂患人提醒他志氣
亦為貪安樂者很下一鞭舜說諸人做個樣子說凡做
功業的未有不以困起不重聖賢之亨於困且勿露天字
故字緊承上節聖賢之困皆天意也大任謂君相將字必
字所以字一氣呼應勝大任全仗所能而才能又本諸心
性心性之動忍又全從困中來行以事言為以經營于心
言節所行出的事與心之謀為相背戾不得以如意也心

是良心而性即吾心中德性忍則不為嗜欲所奪不動不
忍不動忍不增益非三乎語蓋動心即憂勤惕厲之象非
震撼撓惑之謂也惟有以竦動其良心斯心能強忍而堅
持其性體虛靈而能應者故寧極而浩滋殺而能止者故變
化而藏密也聖賢之能皆心性自具之妙何待增益但心
性從困窮中磨練則聰明知慮若見其日開發耳蘇紫溪
曰性非食色之性也猶俗云性氣大凡任性而逆者未有
不輕試而喪功者也惟忍乃克有濟使剛銳圭角之氣盡
歸含忍斯能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即此便

是增益處吳因之曰本文所以字原指聖賢說不指天說
謂困乃心所以動性所以忍不能所以增益亦各有見上
文若心志數語裡面亦似有困心衡慮意却不待有過惟
中人則必待有過而後改動心忍性是自進步困心衡慮
徵色發聲是跌腳而後轉步中人之過亦若天或閉之其
作其喻亦若天或開之說到人恒過然後能改此孟子惕
勵人心語謂不可以大任之不我及而自棄於過也能作
能喻亦可以聖可以賢而可以大任人則節言豈惟人哉
即國君亦然國恒亡總出于人主之不能困衡動忍來兩

無字是人主之心自無之謂不把這兩件放在心上然後
知三字承上文看出推開說非止收拾上文也全要得儆
悟人意憂患安樂四字自人心言不自境地言生死二字
活看只論理如此憂患未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而其慮
深有安全之理安樂未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
荒有死亡之理

教亦多章

此節不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乃是要人曲體君子不
教之教方有進益處言術便有經畫曲處在內此正教之

微權不屑而亦教則不屑處正所以動人愧悟之機即此
是術正見君子成就後學之心固自無窮在學者善體之
而已

盡心章

此章本意只爲當時人不知性因不能養性全繇於不識
心故每每指出心來與人看曰仁人心也曰不忍人之心
曰不失赤子之心又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
非之心這心須要知而擴充之纔滿其本然之分量盡者
擴充之謂也以本體言性是心所涵以發用言心又是性

所感其原頭總推本於天天命之謂性而心統之者也孫
奭疏云盡惻隱等心則是知仁義等性爲吾固有而知天
賦之者也可謂片言居要已首節是攏見成渾淪說言
人能充滿其心之分量是即洞徹其性之真體若不於性
上十分透曉此心那能充擴得盡此二句是因用以識體
的說話既通達人性所具之理即叅悟到性所從出舉於
穆流行之宰無不一知貫徹曰知天者天即性原總此一
知無次第淺深之別此句又是遡流以窮源的說話然則
人之不能知性者皆不能盡其心心旣不盡何以知性又

何以知天耶故欲盡其心者當如何下手須要存其心始
得存對放言惺存其所固有幾希之良不昧操存其所已
放夜氣之息常清這便是養其性謂無斵喪其生理無屈
折其天機心與性原非二物存與養亦無兩功存之固所
以養之要知養雖不是另一樣工夫也不是全沒有工夫
蓋養即存存不已無間歇止息之謂如勿忘勿助是也又
曰事天者心性此天之所與我者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
則若牿亡其心而不存便戕賊其性而不養是謂棄天彝
天天全而生之我不能全而歸之安得謂事天看所以二

字心性之外無天存養之外無事能事天方叫做知天能
存心養性方叫做盡心知性以知天然此存養工夫必須
到盡頭處不可歇手凡人存心養性皆所以脩身然或于
死生關頭看得未破而謂吾身將死心性工夫可少放下
則天所命心性之理不覺墜落矣若夭壽之故不以貳其
心而一味去存心養性下脩身工夫直至死而不變所謂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是也殀壽不貳句只振起脩身
俟死是一串事命主理言與上殀壽不同盡心性合而成
身乃天命我之實落處吾脩吾身無所疑貳則即心性是

命而夭壽所不能搖奪故曰所以立命命字不指夭壽立字須帶夭壽不能搖奪意　二氣五行是天道化生萬物之具有氣便有理人得此氣以成形即有此理以成性知性盡心便是能全此理至於形有脩短乃是形氣稟受之初分定而不可易者此亦都自賦命中來若知得天道便不當復爲所動人有於此心之理自能不昧而未免猶以生死貳其心正坐知天未至不能深識天地化育之理於賦受時有此定分故耳知天者必不惑能事天者亦必無妄念及此益已付受在我我只須將來自作主張如人臣

既受事於君便是在己之事不自盡己之事而妄有希望要求便不是盡職之臣聖人不惑之後乃言知天命至于知天命而不惑之理愈有得力不待志帥氣充自然純一矣　通章雖是盡心爲主然緊要在提醒人知性上如惻隱之心擴充到四海纔盡得須是認取仁之端所謂知皆擴而充之也不然只是個端而已知其性則知天矣明天不外於人也雖說存養是盡心實下手工夫然存養工夫豈可泛責之茫昧者知心性賦畀之重自然不敢放逸常提此知而不令昏蔽即存養在此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亦在此可見知性是一了百當事孟子所以道性善也

順受章

通章以順受其正句爲綱其大旨只上文修身以俟一語可盡上章所說命字是理此章所說命字屬氣然氣數者即此理之流行節度處也順受處正是盡理以聽氣數耳若巖墻桎梏是自違其理豈可徒咎於其氣數之阨此承上殀壽不貳來言心性固是命即氣數亦莫非命吾但盡了心性的功夫以聽殀壽之自來則所受者爲正命此便是立命了玩章內數死字俱自殀壽言不可泥莫非字添

出吉凶等語是故二字緊承順受來立巖墻是借言凡行險僥倖皆是知命知字要看又是下文盡道的本領知命而不立即上文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也盡其道而死命固當死義亦無愧於死故曰正命桎梏是實事不必作影語看病痛全本不盡其道上正命也非正命也命豈有不正者哉人有順命逆命之異耳比干殺身正也盜跖考終非正也此二段非爲正不正分疏見得必盡道乃爲順受語意仍歸盡道上須知正字在順受上見順受處方是正也如自取是逆了命即非正

求則得之章

此喚醒世之妄求者我字外字只宜虛說凡求者求其得耳然在我者有益於得在外者無益於得而求之者孰當求孰不當求要他自想自悟以舍則失照出求則得來轉關在兩則字上得即有益末句正解有益之故只重在我二字不重求上有道爲防閑是妄求不得的縱得亦有命在可見雖求亦未必得雖得亦不關求矣二句串說末句正解無益之故兩段不是平重一曰得之失之見我自得自失不是別有加損一曰有道有命道與命亦都在我不在道與命上求便不可必不明說破正好教人思量即這思量時便已求在我不求在外只一轉念間耳按我即下萬物皆備之我求是隨處體認隨時涵養工夫與操則存思則得之稍別求之有道謂不可以非道求也名節不可棄廉恥不可損分義不可越得之亦有命謂不可以有求必得也榮枯無定數寵辱無成算以暫無常時

萬物皆備章

此章總是論仁誠即仁也首節是直指本體次節又寫出皆備的光景與人看末節則爲未到家者設梯航耳蓋上

章旣說求其在我而求之一字卻說得渾淪未破故此章直指個我體出來令人從強恕下手正求在我着落處也對我而言謂之物我與物合下同出一本不是兩件纔言我而萬物森然毫釐不少物不備我亦不完備有完足意又有合而一之意此是仁體舊云萬物之理皆備於我性此只要後人解得明白不落元虛耳其實不要加理字性字萬物備於我備於我之身也誠即誠意之誠天生我之身本然物皆備我惟反之天生我之初而所備者實實皆備無一毫欠缺是我之爲我渾是一天命無妄之誠則滿腔皆生理滿前皆生機眞有鳶飛魚躍之趣蓋樂是心之本體非快樂也直是心體中生意流動充滿油然無不順適即誠意章之自慊正可想皆備的氣象強恕亦根皆備來言未能反身而誠者須要強恕做工夫強字恕字行字俱要體貼行者在作用上體認出本體來也物我易隔要行恕大難須猛力下手故曰強恕者如心之謂如我之心以付予物則物我不隔而可漸通爲一矣纔走向恕的一路便合着皆備源頭故曰求仁莫近大抵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是爭得個反身未能誠則心覺

不樂便須要强恕做工夫

行之而不著章

全是望由道者加著察工夫要得言外警動人意道者率性之謂本體現前何難認取一般在行習之中誰能離得這道的範圍竟莫向心裡理會一生鶻突過了豈不可嘆行習而習从著淺而察深行之而不著即至習矣而猶不察第二句換個矣字便增多少怪嘆行即是由習即是終身由著察即知其道也既不著察如何行習都是從外面沿迹行事不曾向心裡體會

人不可以章

此章動人羞惡之心四恥字只一樣皆以心言不可以三字要在人字上着力所謂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以無恥爲恥必能滿用其恥心不惟無可恥之事形于外抑且無恥之念伏于中故曰無恥矣

恥之於人章

恥是人心所固有顧其人之用不用耳章中三人字正是提醒人處人生只此不爲不欲之真心可以無品不造故曰恥之於人大矣機變之巧四字形容人情極透着一爲字便見與真心相反用字所字俱可玩既自以爲得計即有恥心沒處用得着他自有恥而自不用豈不可哀恥心人所皆有我獨無所用恥此正是不若人處說不若人全要激發他若人非是絕他詞

好善忘勢章

此章玩何獨不然四字宜倒重賢士邊賢王句特引起耳好人之善便忘己之勢是一串事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此句正意在下交只云賢王方好善忘勢以重士而士何獨不自重使人主重之也下緊接樂己之道而忘人之勢亦

無兩層致字盡字有味不特有挾心者不得亟見即敬賢加禮而未致盡猶不得亟見之玩且字况字是即見之所屈者小以形臣之所屈者大意

宋句踐章

本文只有個遊字如孔子轍環孟子傳食之類不必添作遊說士欲得志澤民非遊不可然爲士者自有個本領德義是也下善字即指德義而言因窮達遊有囂獨之分得己二字甚重士既尊德樂義足乎己而無藉于人可窮可達自然操縱自如乃不爲遊所役而後可以言遊卻不知

指過不過泛說囂囂非因人之知不知彼自有所得耳無
欲故自得也二句串說重不知遂尊德樂義正是囂囂本
領由賦畀言曰德由德而行光明正大磊磊落落處曰義
義卽在德中樂卽在尊中全在心體上打得乾凈所以不
因外遇爲欣戚若在我無可尊可樂雖欲强爲囂囂而不
可得也則可以三字宜玩窮不三段總是借士與古人反
覆分疏人知之亦囂囂兩句每段皆以窮領起達不離道
正在窮不失義做出見得道義在我無徃而不囂囂士所
以不失不離要味故字神吻窮主守故曰義達主行故曰

道不失者吾心本有此義原不失之也不離者依着此道
而行卽所謂不變塞也得已不失望就在不失不離之內
二故字緊根上來味得字有以我完我悠然獨得之趣不
失望在我不負生平上然望在窮而不在達下脩身見於
世見字內已含着望字然此道惟古人有之故舉古之人
以證士志行道之志澤自道出一片精神流注於彼故曰
加脩身而曰見于世卽字先待後迹晦而道不晦要見係
天下之望竟窮達字承得志不得志來二則字甚圓此善
在己可獨可兼隨時旋轉而無容心焉此正可想囂囂處

待文王章

此激人以豪傑自期不可同於凡民文王二字活看只自
聖人教化說興不興以精神言非指資禀後字雖字猶字
都是激發人意病痛在一待字豪傑卽生文王之世原不
依傍文王蓋從人問渡便是凡民不是豪傑凡民意輕重
豪傑邊　徐自溟曰凡民豪傑其品皆由心自造孟子此
言直以興不興分凡民豪傑之品非以凡民豪傑分興不
興之異

附之章

人心原清虛無物富貴原是外物故曰附若贅疣然非旣
有而附益之也欿然又非藐富貴之說要會自視二字謂
富貴之附於吾身而吾自視性體上未嘗加一物欿然其
若無也欿然空虛之狀蓋吾心本自空虛不以富貴實之
也此真有還觀太虛之體自空白凈更無處着一浮雲之
障是其心體過人遠矣不指品格說亦不必添識字卽有
天下而不與意

佚道章

二道字最重就上人之心言使民非佚殺民非生而其心

則欲佚之生之也不使不佚不殺不生是乃所爲道也爾以字有多少苦心兩道字有多少妙用不怨不是令其無怨此心自無可怨也

皥皥章

王民氣象難以形容故說皥皥而又曰如也王者之規模未可指言故只曰化曰神以贊其盛皥皥是想見王民的世界如此過化存神又是從王民上想見王道的妙用如此皥皥處就是過化存神處就是與天地同流而非小補更無兩層末節特在王者身上想出耳非推原也驩虞皥

皥一是其民感一是其民忘只在有意無意上別出此意且勿露只在民風氣象上摸爲不怨節正爲他皥皥處殺當其罪故不怨利出於因故不庸教本於性故不知俱重民身上寫其不識不知帝力何有的情狀不怨不將不知已是過化存神了末節因而贊王道之大也提個夫君子三字因王民想到王者身上過是刑政教所經歷處存即刑政教所存主處纔過便化不待積久纔存便神并不待施爲二句串說不平須知過與存非二項化與神非二時存只從過上見得神亦從化上見得過化從存神中來與

天地之不測從不貳中來同俱是王業勿分過爲業存爲德德總在言外流字重無心自溢之謂要貼註同運並行意天地之神化流到此王者之神化亦流到此故曰同流此其盡一世而鈞陶之直是重鑄一番世界且不可以補字擬之況曰小補乎所過者化雁絕遺踪水無留影所存者神情識不生如空如水纔說補便小不必以霸者比勘

仁言章

歸重得民心句仁言仁聲全在善政善教上來善政善教正是仁言仁聲的實事王者之道固能使民愛亦未嘗不

使民畏固以得民心爲本亦未嘗不欲得民財也但論得效之淺深則彼不若此耳政教原是合一的不得說壞善政李卓吾曰後二節便是前一節註脚勿串合串合便失本來血脉也此說要看他勿串合三字知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可見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曰得可以觀其入曰愛曰心可以觀其入之深曰善可以觀其仁曰善教不止於言而必且播之爲聲但要大意映合不必拘拘分貼須知聲如帝力何有之歌不只是稱頌得民財不是取民乃經制有條民足而君亦足與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反

不學不慮章

此章從知能之良指出仁義以明人性之善首節良知良能且虛說只就真機發動處言之次節正言良知良能之實末節又申明其所以爲良達之天下無一人不具仁義者而又何疑于性善乎良字是至善之義謂其不落擬議不着安排也兩所字乃不學不慮之根原兩其字亦可味正見此乃自有之良所發須知學慮吾人所不能廢但本體呈露之妙反在不學不慮中見出可見人生原有天生的知能此足以見性之本善處孩提節正驗其良處孩提愛敬亦不自知其愛敬也惟不自知乃是真知無不二字重看正見不學不慮處又暗含下文天下在雖只說知而愛敬中藏得有個能字了不必再補親親即是仁敬長即是義勿說是仁義之發仁義字便是良字觀牛山章放其良心即指仁義之心可見此親親敬長緊就孩提稍長上看遂舉仁義而屬之豈有他哉惟其達之天下不必學而無不能不必慮而無不知達字即上文無不知三字不作擴充說性是無不愛敬一點真心達之天下無人不然即已學已慮之後仍是所不學所不慮之知能方見本性自有之仁義所以謂之良知良能由此而爲仁爲義大人仍是赤子即由此而爲學爲慮工夫仍是本體耳　張侗初曰石中有火一擊便見性中有良一觸便知陽明舉良知以立教只要人因知以悟良耳而後人却認知以爲良不將良字并混入知字內乎　萬以約曰乾坤只是一個生理太和元氣故愛敬是乾坤骨髓生人命脉從這些子結聚方成人故生來便會愛敬不是生後始發此竅也孟子深于易從資始處看透這消息故斷言性善

居深山章

總狀聖心虛靈之妙舜之所以沛然莫禦全在上半節孟子亦借來以形出聖心之空洞耳切莫看呆了曰居曰深曰中亦定靜之極退藏之密矣曰與居曰與遊亦機智之盡捐物我之渾忘矣其所以異于野人句要依本文說異不要說同幾希二字凡兩見總是指此心中一點靈明覺性只爭毫釐微渺之間所謂道心惟微只有這些子未感則寂然一真之自湛方止則惺然萬理之淵含若野人但寂而未必能惺虛而未必能靈及其二字天機全從此中勃發精神全從此中鼓舞若非聖心原有這一段圓融活

潑的光景單靠聞見上湊泊如何有觸即應感而遂通蓋緣大舜心中沖然一無所有而實渾然無所不有凡天下之一言一行皆聖心之分派支流一會其源則注之皆盈者投之即化要看一字聞見乃與幾希之心觸動也若決江河且不必言其見於行事聖心萬善同源只借外感做個引子便自洋溢出來莫禦形容他心境中神妙通透之機不可遏也江河為有源之水故有決即下舜心乃有源之善故有感即通

無為章

此孟子把初心提醒人兩無字直赶到而已矣方使今人做壞了事做壞了人只為昧了良心為其所不為欲其所不欲我自家原明白既不為矣緣何又糊塗為了我自家原明白既不欲矣緣何又糊塗欲了如今再無別法只是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便是不失初念便是完了心體管你不為禽獸管你定為聖人都在此而已矣更無餘事不為不欲總在心上說全要在二所字上想出他決不為決不欲者何在兩無字有一刀兩斷意

德慧章

此章要看疢疾二字世人身經險阻大都諉之於遭遇便悠悠忽忽過了若認做自已身上的病痛則精神自然專一志慮自然周到種種智慧皆從此透露故曰恒存乎疢疾存之云者謂有所安頓而不失也不必有疢疾而常存如有疢疾之心也獨字活看孤孽正是疢疾的樣子蓋君父之倫理無可逃臣子之義責無可諉欲推推不去正所謂自己身上病痛也操心不得不危慮患不得不深此處要體認若只為自身免禍計夫亦何難惟其身處孤孽而其心欲成全君父向使形迹稍露未免觸其所忌不得不

深計熟慮以冀一悟則凡可以自盡與其所以感格君父之心者無不洞悉矣故達首節人字所指甚廣不專指孤孽德慧是體術知是用慧本于德則其慧不小術運以知則其術不窮術知又從德慧中生出不是兩件操心二句勿平惟操心乃能慮患而無所不達正見疢疾之益人也

有事君章

戰國策士皆容悅之徒孟子有感故逆推而上之此章是論士品非論臣品孟子天民大人難通事君曰人不得比於臣數者也志在求容惟以見容於君為悅這等人惟圖

富貴而國之利害全不計矣安社稷真正忠臣人君所倚重者故獨以臣名之此悅字借上文悅字描出他一片狥國忠誠社稷字對上君字看立君以爲社稷他拏定題目甚正大天民道關天下出處自裁彭係於天而稱民明氣運所乘非世主可得而臣也達字稍斷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一氣下雖達而未可行于天下彼亦必不肯小試重吾道正所以爲天下也如伊尹箪人至于正已物正則造化在手不惟君不得臣之并天亦不得而民之直謂之大人而已人以德大天下事業皆小矣物正物自正也不可

云正物正已無工夫物正亦不着力即中庸盡性以盡人物物字兼君民此是聖賢精神不是豪傑事業周孔皆是不分窮達

三樂章

此是孟子內重外輕學問非以王天下爲細而弁髦之也有天下不過是有位王天下是位在而道亦在不徒曰不與而曰不與存焉存字可玩這三樂雖或遂雖或不遂然總屬性分之事可以常存于意中若無端想及王天下便是妄想即使倘值亦是應遇而非真樂之所存也下章云所樂不存焉所性不存焉又言君子所性云云可見性之所存即樂之所存有字下得極妙須將王天下說得可樂然後跌入三樂別有一種快樂處父母俱存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得以致吾友須關到君子身上若空空說個俱存無故何樂之有此二句是一家太和位育的景象不虧天之所付則於天爲肖子不失人之所同則於人爲完人無愧無怍即大學所謂自慊也此樂大有把握才而曰英如草木之英英將發故不徒曰教而又曰育育者正涵濡其生意也此樂照朋來節看不必說到傳道上再結一句

玩味無窮

廣土章

通章只重所性不存句下二節申明之不加不損非性足真過之謂只見所性與外遇全不相干根心節全是形容性中十分真樂以此壓倒勢分土廣故民衆指一國言有可以施澤之資而澤尚未施也故只欲之曰天下曰四海則不止廣土衆民曰立曰定則澤已加于民了故樂中天下二句分明畫出個王者一統氣象然畢竟外面事業特性之發用而非性之所存也大行二句發明所性不存之

意分定二字正見所以不可加損之故性屬分內欲樂屬分外內本定原無不足何得而加原不待於外而足何得而損合得之分原初具足所謂有物有則更添減一毫不得分在有生之初遇在有生之後其初已定後安能移故無可加損分定二字只指出性之本體然此性人人固有何以獨歸之君子正以惟君子能盡其分耳兩個君子所性正相呼應根於心三字最有力根字合着定字有根則定矣無工夫據現成說仁義禮智即是性性即心不可說仁義禮智之性又根於心君子所性只根心一句道盡了

言君子氣稟清明物欲淨盡全乎天不襍以人四德根着於心植立堅固不可搖奪則蓄極流光生機自不容遏生字從根字來生色二字貫下三段總形容根心妙處合面背四體見周身皆性真之發越不可徒在形體上討意義逐段分析　味根字則知其餘總是枝葉從性根上作用出來便是生色不從性根上出來雖功業震世不謂之生色性可作用作用當不得性只在根上辨耳睟面盎背施於四體便是中天下定四海不言而喻者四肢作用信手拈來不煩思議事業與心靈一片流出也此即大舜無爲而治恭己正南面的景象這便是恂慄威儀莊涖動禮的學問不徒一人一身之衣冠言動各中其則也所謂性天功化不大聲以色是矣呆認形色上去則君子所性止是一個獨了漢

伯夷辟章

通章重在善養老上借文王以歆動當時耳與前二老章泛論來歸意不同蓋彼只重在二老之來歸此却重在我善養老則有以致仁人之來歸也伯夷太公之歸非只是來就其養而有善養老者則人心便自繫屬依附向往愛

戴他故曰仁人以爲己歸仁人有何私心仁政所感亦是以仁歸仁之意天下有善養老二句承文王事而泛論個道理如此次節是教天下以養老之法五畝三段是畢言養老之政非遂謂文王之政也五字二字百字定個制度不徒養一時之老者便可使世世老者取足於其中八口無饑又使老者無家食之慮即一養老而王政之全大周密如此末節承上節而言太公伯夷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其政不過如此此之謂也與所謂首尾兩相呼應一節重在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上見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費

之惠也看一導字一使字兩其字全是激發他自家天性
至情出來教之以孝道自當如此不徒田里樹畜之各有
其制而孝弟人倫默鼓其趨此所以爲善養老也文王善
養老必從分田制里說來者蓋二老以天下爲心者也使
生民失養而但養老者必不以一己口食之故而就其養
明矣

田疇章

民之不仁莫如戰國都由民窮財盡而然分明是上人有
以使之故孟子把民仁歸到民富上正見足民之爲重也

通章精神全在使字易田疇從不奪農時來薄稅只是什
一便是此是開財之源食以時用以禮重在非時不食非
禮不用上皆指上人教民而言然以本身行節儉來此是
節財之流跌下云拚卻仁民卽在於此[illegible]
只是引起語意歸重在使菽粟如水火上使字最重然論
只在上面節勸出這裡面已有個仁在聖人治天下仁天
下者也不止菽粟如水火纔見其仁連上面易田疇[illegible]
民一體血脈流通已都是仁了也曰焉有不仁者正承[illegible]
菽粟如水火之妙不落一層分教養也仁且只是相親相
睦聯屬一體之意此不由教化來仁是人的本心生養旣
足民自不失其本心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也

孔子登章

三引水此是章中血脈先說觀海而以遊聖門比之使人
眼界一空茫然自失次教以觀瀾瀾卽水之發源處也而
復以日月有明指點與人看想頭有入處未卽以水之盈
科後行教人以上達之法使人脚踏實地下死工夫所以
成就有志之士也不必說道亦不必添出心體只開只說
孔子二字便是寫了一篇小傳首二句就孔子所處地位

上言其大下二句就人之見孔子上言其大所見承所處
來勿平登東山二句亦非平對語由一國而說至天下非
孔子以此小一世乃其造詣地位特立於一世之上自一
世皆覺小了孔子之地位如此故人觀之者難矣觀於海
句特形起下句耳難爲言不但百家卽詩書禮樂皆爲壓
餘說言亦非正意通是假借形容言觀海令人汪洋浩蕩
不可測識似難達矣次節則引起人心必有所以由達之
意故又教以觀水之術瀾非卽本然瀾內藏得個本在因
此句尚未明白故又將日月指點出來日月有明明字就

是本了容光必照言有一隙可容其光者照無不及正形
容其明之大處此言顯微一貫大小一致瀾與容光便是
全體所在不是由瀾以見水由容光以見日月也但學聖
者不得不由此以體悟耳即文章皆可以悟性道顧其見
地何如說統云上二句不必添源字下二句不必添觀字
然水日月亦非兩平兩觀字正承上難爲水來本之一字
脫卸在日月有明句蓋於照可以得明此正是觀之之術
非徒論道之有本而已末節不重漸進只重本意盈科後
進者見源足然後流長此引起下二句成章以心言亦中

盈之意言工夫自心裡做充積深厚成個文章片段如致
曲至於明著善信至於光輝是也此便是本源上足便自
達於聖人之大矣見得達聖人之道只該在自已心上進
不必向孔子之大上討學者全在志有志則以漸而進志
一放倒便日退矣故曰君子之志於道章即闇然日章之
章大賢以下皆露精彩故言成章若聖道渾淪故言大

雞鳴章

全是以舜爲主而以隣於跖危之不可交互末節兩個與
字可玩正是界限相逼處雞鳴是指人初醒眼時乃一日
之始也起字作起念看孳是孳生之義不徒曰孳而曰孳
孳言念念相續也爲善爲利只是向善向利的念頭耳不
必說到作爲上徒字活猶云是舜一邊人是跖一邊人二
節側重跖一邊莫說錯走路途方是跖即時時在善念念
是善而一時一念稍差便不免爲跖終身品格始自雞鳴
一念奈何不慎知字極重提醒人全在此間字與幾字別
人心但有善原無利起念稍錯出善入利利介於善之間
所爭只在毫芒故曰間謂善心方萌而利心已伺其間也
不是兩路中間大抵此知不昧起念自是了然如何肯向

利一邊去欲知之說正醒人獨知

楊子取章

此章總辨明個中楊墨執一邊而非中子莫執中失而亦
非精一之中認得權字明則中字自明玩此章之旨似闢
子莫意居多鄒南皐曰唐虞授受之中孔子得之爲時孟
子發之爲權楊子認一個我字立教以爲人各有我人各
自治其身而天下治矣墨子認一個愛字立教以爲天下
之不治者皆起於不愛若使人人交相愛而天下治矣不
拔一毛及摩頂放踵不但形容其爲我兼愛之至只要見

一主爲我便不復及人一主兼愛便不復顧已此正說他執一處爲下文猶執一也張本楊子不是指楊朱是世有一種楊子學問墨子倣此執中是擬成這一種不楊不墨的學問而執之以應世自以爲中而不偏矣執中爲近之是將抑故揚語近猶似也就執中名跡泛論不可云近道亦不可云猶賢於楊墨無權就在執中上看出中不可執不可執處即是權拔猶執一也執一明指楊墨而緊承曰所惡執一者云云此節是自明其平日闢楊墨之意而今日闢子莫之意自見子莫之執中既猶執一則亦難逃賊道之惡矣若直將三子並說反與闢子莫之旨不傲切

甘食章

此就世味中推究人心受累處要人在心體上打疊乾淨耳不直破貧賤二字不必添出首節病在一甘字假令不甘而饑渴自饑渴飲食自飲食亦何害之有心之受害只在急不暇擇中失脚是未得飲食之正也只不當飲食而飲食之便非正不必又添出味字理字來饑渴害口即是害心莫作兩層玩亦皆有三字見得世之饑渴我者非一端其飲食我者非一端而我心所甘者亦非一端則失正者亦非一端其意虛涵次節首句借上文轉下能無以最有力然點出饑渴二字要從親身經歷說來大凡吾人心體原自潔淨然身處境外而談空說妙亦只是掠虛頭漢置身於饑渴而此念淡然不生攞逐此非方寸中見得真守得定者斷斷不能蓋心體澄湛依然太初無欲之心故曰不及人不爲憂如只說過人便與憂字無着落只就今日心體之超上論不說他日所就

柳下章

介不止分辨乃有堅確之守如易所稱介于石是也全要本和字想出介字特借三公以形其不可易耳是影子語不易只在與以三公上見不兼奪以三公惠惟能介所以由由不自失若無此一段亭亭物表之氣象徒然與世浮沉何以爲聖

有爲者章

此章只主爲學說把有爲者三個字喝起要人打疊一片耐久的精神狠下手做工夫直究其底止也辟若掘井句且虛精神全在猶字上見得井須及泉不及泉即九軔亦沒幹有爲者可不竟其成功乎泉者水之原頭以水在地

中駁理在心中及泉二字示人以窮原之學

堯舜性章

末世爭羨五霸之功動必稱之以繼堯舜湯武之後故孟子以假字破之使天下曉然知他伎倆叙爲所誤堯舜湯武五霸總是一個性但堯舜合下稟來卽合下如此完備道理只從性中流出有從心不踰之妙是所性而有的湯武身之不免有個軀殼在然由官骸以會天則脩爲自有實地是身脩之而有的五霸之資不讓湯武乃不從身上體貼一味事迹上剽竊只借個好題目欺世盜名與本體

有何干涉曰不歸曰惡知乃哀其不反而呼喚之使回頭也不歸只是不自反久假便是不歸倘一知之則猶有可歸之路惜乎五霸不知也

予不狎章

惜伊尹立論所以立人臣不執之防予不狎于不順只這一語便是堯舜其君的主意卽此便是伊尹之志兩個民大悅始悅其能正君終悅其能成君便見伊尹之志足以取信於天下處志字在任上想出此志亦非臨時辦得全體精神正在不與不取弗視弗顧中打磨出來則可二字可想他一段不得已衷腸原不是正當的道理語意倒在則篡還斷不得借口伊尹以放君

不素餐章

此章以功字爲主在師世上說不在用世上說勿以君民平看當云如果君用之則有安富尊榮之功以效於國矣卽君不用豈遂無功而素餐乎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有裨於民風卽是有功於君國也第子弟從之之功其績更隱人默被其澤而不知遂有素餐之疑

尚志章

通章以尚志爲主志卽是事仁義卽志之尚處學術事功不分兩樣首尾事字相應大人二字須說得重正表其事之大也塾意隱然以無事爲識凡宇宙間無限經綸皆從志造若祇在事功上著脚根甚便淺了士以志爲尚祇把心體上撻疊得乾淨則清虛一念亭亭獨上便有超然塵實意仁義對功利說此正說尚志之實不是士志於仁義謂天地慈方正之脈渾具於此心卽士之志也士惟完全這心體亭亭物表便是尚志殺一無罪四句是泛然解說仁義二字不必對到他日不僞處分明是將大人之事料

理於心無論殺纔非仁即微存殺的念頭便非仁無論取
纔非義即微存取的念頭便非義旣知其非便求其是以
志之所棲言曰居以志之所率循言曰路兩是也緊頂上
文不殺不取二項見祇在此仁義是也更無他道有不走
作一線之意大人事備備具備也即萬物皆備於我之備
即在居仁由義中勘出我成輔相左右民物原無窮達之
異不在異日作用上志字與事字對勘分明

仲子不章

章中兩義字是筋骨小者大者俱以義言信其大者信不

疑也以讓國爲義之大而不疑其別有大義之虧也玩前
仲子以兄之粟爲不義云云仲子一生以義自信故孟子
特設爲讓國之事而一筆抹殺之實可哉三字特責以大
義教人莫被他瞞過

桃應章

假問假答祇發聖人用心之極致耳通章重舜一邊應祇
爲舜爲天子何看得太重故疑舜於此甚難處然舜實看
得天子甚輕惟吾親爲重逃之窮海不爲天子則皋陶亦
不爲吾之士師一解萬散有何難處執是守法而已矣者

無疑之辭想皋陶守法之心只得如此受謂法本于天制
于聖人法官相傳而世守之不是說受于堯其曰竊負而
逃全親亦所以全法也想大舜當日愛親之心只得如此
猶敝屣非輕之也以父之故也直從有天下不與之心看
出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是樂於得親順親非樂其全親
也忘天下便不把天下在念頭直從天下不足以解憂看
出通章意須虛活勿呆看

自范章

通章重廣居一句前有感於王子見居足以移人以形起

廣居之移人尤異後旁証于晉君見居眞無不移人益以
見廣居之移人爲必然也蓋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則在
衆人中精采自覺不同因見王子觸發起來故詞氣反覆
感嘆若此語語嘆王子實語語嘆廣居也非是因王子始
悟出廣居來居移氣四句要得喟嘆口氣猶云吾乃今而
知居之移氣與養之移體也居之關於氣體若是其大乎
此三句虛虛說夫非盡人之子與方着王子有是居則有
是養宜以居爲主夫非盡人指王子言惟盡人之子而卒
以移氣移體不益信其居之大哉多與人同指日用所資

言非同於制度華美言雖不盡同而同處較多也其居使之然帶養在内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其神情丰采從性分發越處看此節文氣與上相連分明輕覷王子口氣精神全在借王子轉出廣居來玩况字乎字有形容不出之意引魯君以証王子亦要找歸居廣居上呼主魯君自呼方切氣體意從聲出于氣體居相似則氣體同而聲亦同也末補覩勢分之居如此而居廣居者又可知矣

食而章

此爲當時諸侯不能尊德樂道說敬字是一章之骨實字

又敬字之骨然實字卽在敬字内非另有個無實之敬食愛敬遞說歸重敬上敬者必恭故總言恭敬未將處是恭敬則將處是幣帛此句不是釋恭敬之義只要見幣帛不可爲恭敬以起下君子不虛拘之意恭敬而無實是徒以幣帛爲恭敬而未將之先原無此心也正所謂豕交獸畜之也故君子不可虛拘要把恭敬無實與豕交獸畜者作一人看虛拘猶言把空套子拘縻他君子不可以虛拘不是說君子不當留是說人君決不能留君子卽爲有君子而可以貨取意

形色章

此示人盡性之學形色天性不是形色中有天性形色就是天性了如耳目口體是形視聽言貌是色聰明恭重是性蓋言形色原不是空的乃一點靈明發竅於此人若虧了一分天性此形色便有一分虛浮不實處惟到聖人地位然後可以踐形踐者填實之謂也如均是耳目彼則作謀作哲均是貌言彼則作肅作乂自然合理更無虧欠若實實踐之者然只一個天性隨處充滿便是看可以字不是能能字有工夫可以字則工夫俱在聖人兩字裡面其

工夫只是盡性然此中不要填補盡性工夫夫以盡性如聖而僅謂之踐形聖豈絕德乎哉要見勉人希聖意

短喪章

通章以註中至情二字爲主吃緊在教之以孝弟一句是猶二字直貫到底教之孝弟只承紾兄臂者說教短喪在言外王子欲終之而不得齊王得終之而不欲良心喪盡矣所賴士君子者正在教以孝弟動其不容自已之至情反謂朞愈於已亦何異於教紾兄之不弟者乎語意要歸重丑身上不重齊王曰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全是把孩提

真性點醒他使之動其不容已之至情也

五教章

通章只重教人不重人能受教君子二字不閑乃涵育羣品陶鑄百代者與專門之教不同曰所以曰者五全是說君子委曲造就因才而施教之主意要得不倦意下面連下五個有字五個者字正見人之材品不齊承受各異隨其所得無不歸陶鑄而樂裁成又總一句曰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醒出所以二字正見君子教思無窮甄陶之術亦無窮在受教者之自得何如耳化字成字達字答字

俱就君子身上說私淑艾雖指學者而餘澤流風還本于君子來故總曰君子之所以教

高矣章

此章以教字作主道字提起作原委惟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丑欲孟子貶教非欲其貶道也故引繩墨彀率爲喻總是發明教不可貶意道字泛說不必指孟子高美不平惟高故贊其美宜若宜字指學者言道如此其高美宜乎學者視之若登天然而不可及也說個宜字便有不咎學者而咎教者意引字不發字躍如字都影射字來躍如就在引而不發之內中道而立就在躍如之內只是論教法不是論道體見得君子教人有可得而授者有不可得而授者如射者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發者已躍然于不言之表不發非秘之也道之精妙處有欲發而不可得者是以不發也然雖不發那真機却不能掩幾說動頭時道理昭著便躍然于心目之間大凡活物必跳躍躍如猶云活現也中道而立應前高不可及意道猶路也如云中路站立卽此可見君子教人未嘗過高只在若隱若顯中立個儀的可從之形便爲中道而立立字可玩如射者之的

有卓立吾前不可挪移不可遷就之意能者從之言惟在吾會悟體認者從所引以悟不發則躍如在我又何嘗不可及也其不能者亦且柰之何哉

殉身章

此爲枉道者發道與身原不相離不是道殉身便是身殉道若以道去殉人則身不成其爲身而道亦不成其爲道矣曰未聞者言道是殉不得人的豈有殉人而尚可爲道者乎豈有道而可以之殉人者乎口氣有嘆息當時意有道無道當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有道固以道殉身卽不

幸無道亦以身殉道而已殉身者固不必殉人殉道者亦
不肯殉人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殉人在無道邊

滕更章

受教以虛心為本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
借不答以折其驕盈之氣正不屑之教也有二須渾融不
必指實禮主答問不答其問卽不在所禮

不可已章

此槩就人情必至之獘以示戒已以處事言該做的决已
不得薄以待人言該厚的決薄不得進是以修為言該從

容的決性急不得搶進銳只是個浮氣這浮氣最不耐久
卽進銳時便知退速註其氣易衰得之看來首一項是漫
不事事像清淨家一流人次一項是慘刻少恩像刑名家
一流人三項是喜于有為而不能待久像更張無漸一流
人指為治上說亦得

君子之於物章

此重推恩有等上宜以親親為主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
弗仁有用其仁者在矣於民也仁之而弗親有用其親者
在矣此二句虛說未明說何者當親下二句說親則用之
於親由親推之而後及于仁民惟民與親異此親仁所以
不容混施也仁特親之餘也仁則用之于民由民推之而
後及於愛物惟物又與民異此仁愛所以不容混用也愛
特仁之餘也君子非有心過為分別自然各得其分如此

急先務章

此章示人君以不可不知務一知務則智之體得而仁之
體亦得矣智仁不平惟智止所以善用其仁也前云當務
之為急而後云急親賢之為務兩務字正相應急字務字
倒轉一下大可味智者當務之為急則必不泛用其仁矣

所急者何在莫急於親賢是乃所謂當務也引堯舜不徒
曰急當務而曰急先務先字是孟子自落註脚言當務則
時說所謂治水教稼明倫之類皆足以當之惟說先務則
必堯舉舜舜舉禹皐陶方是第一義可見堯舜之急親賢
正其所以急先務也此堯舜所以立仁智之極也不可以
智屬處事仁屬待人據論語仁曰愛人智曰知人而舉直
云云亦是以智兼仁可見再看末節知務知字與無不知
知字相應分明只證得智一邊察字問字俱與知字關切
不可分應仁智此節是不知務的榜樣非不知務之實也

盧未人曰此章兩務字當一樣看上言當務爲急下言親賢正是急務蓋仁智原是互用分言之則有知有愛合言之急親賢爲務則當務之急自無不舉耳末只結在不知務上語意自見

不仁哉章

此下四章大抵爲當時好戰而發此借梁王以醒當世所以杜天下之殺機也首四句以仁形起不仁只泛論其理而惠王不仁意在言外仁者發源是愛推之自無遺愛不仁者是不愛自不暇顧其所愛上及字是推及下及字是

累及將復之總以土地之故非爲民復仇也孟子主意却重愛民上君以愛民爲仁以土地故殘民甚至殺其子弟而不恤是真以所不愛及其所愛矣

春秋無義章

此章義在尊王無義戰三字是大斷案征者上伐下是斷案的律令春秋以經言無義戰在有貶無褒上論或假借名義則聖人取節焉彼善於此益見其無義戰也孟子言在春秋意在戰國上伐下必由天子之命此便是用兵之義王者有征而無戰只一戰字便是不義了將天子放在何處故曰無義戰

盡信書章

戰國時好殺者多藉口古人以自文故特爲武王辨白如此仁人無敵句是斷案而何其血之流杵句是緐衆語凡紀載往事皆謂之書皆非真可無但盡信之不可也盡無書不過失古人之迹盡信之必至失古人之心甚有借以文奸者其遺害不小故不如無書舉武城以爲例取二三策而已矣正是不盡信處仁者雖曰無敵原無兵不血刃之理且紂衆如林豈便肯不戰而下誰謂武王之師盡前

歌後舞如入無人之境哉血流漂杵自是實事原不害爲無敵孟子特借此句駁他與仁人無敵相反書之不可信類如此

我善爲章

此章是提醒時君勿爲自誇戰陳之人所惑意罪在殃民處見得善字正是罪處當時方以戰陣爲功而孟子以爲罪且以爲大罪誰不駭之及論好仁無敵而引湯武爲証方知戰陳之人全無用處好仁自平時脩德行仁說無敵謂天下不與之敵也非是敵他不過革車二句只言不倘

兵威意若崩句方見其無敵也模寫一時民情罄應意前章云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此言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明明懸湯武之權以待好仁之國君矣湯武皆國君而無敵于天下者故引之當時湯武何嘗用善陳善戰之輩耶

梓匠章

此是影語正意首末見之規矩法也善用法即是巧巧不出規矩之外使字自與字生來須重能與不能使上規矩迹也巧神也迹可傳神不可傳也言外要見上達即在下學之中在學者自悟而已矣

舜之飯章

全要在舜心體上模寫他不能加損的光景二若字在旁人想像他如此在舜并不知富貴貧賤也不曰爲匹夫而曰飯糗茹草不單說爲天子而又言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蓋匹夫也有飽煖安樂的獨舜不得於父耕稼陶漁匹夫中又是下一等最苦的人天子也有勤勞多事的獨舜紹堯之後無爲而治天子中又是上一等最樂的人如此跌入二若字纔有力被袗衣三句分明畫出太平天子模樣不止富貴而已

吾今章

此是有激之言人君養全心體自不須論到報復上當時人君糜爛其民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却難與深言不得已而以天道好還之理懼之非泛泛論報施也

古之爲章

此嘆今政之不古爲關特其一耳古人事事爲民今則事事爲利蓋本原不正即古人之法未變而立法之意全失爲民者且轉而病民矣又況於法之已變者乎

身不行章

重一個道字上二句主感化言下二句主役使言使人不以道又本身不行道來身不行道者在己有違道之行不行於妻子無以責其盡道也使人不以道者令人以違道之事不能行于妻子無以强其信從也

周於利章

周於德周字無一處不到即識到守到氣又到是也邪世與亂世不同即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是也不能亂者有定見而邪不能眩有定守而邪不能搖且屹然有砥柱

中流轉移世道手段

好名章

病在一好字好在名其心但知有名名所在則讓名所不在則爭爭讓未必至此特極其形容之辭人只講得非其人不曾講得苟非其人苟字不可放過此孟子教人試出好名之人來也人知廉士能讓千乘之國殊不知好名之人亦能讓千乘之國爭讓耳何以知其出于好名而不出於誠也蓋千乘之國須得真能讓的來苟非其人少不得有破綻出醜的日子冷眼覷之而畢露矣能讓見色是一

時事即讓之中有不釋然意

仁賢章

通章以仁賢爲主禮義自仁賢而出政事自仁賢而脩而信又是任賢之本也上下亂財用不足皆空虛之象排誠委任始終勿疑方叫做信不信猶之乎無也無仁賢雖百官充位皆虛設耳故曰空虛仁賢有仁德之賢人勿平禮必有義義即禮中裁制之宜照上下亂看專主名分上說制尊卑之謂禮防僭竊之謂義政事不止理財而理財亦在其中天下大勢煩簡疎密偏輕偏重利源不開弊竇不塞無非財用之濫厄如何得足

不仁而章

得國者得於諸侯之手得天下者得於天下人之心得於諸侯之手者彼先自處於不仁故可以乘間竊發若人心之公共非威勢所能劫服也以得形不得不是平講

民爲貴章

通章重民爲貴一句社稷與君都是借來形容民貴之意欲君愛民以保社稷而勿自恃其尊也下三節非各節釋首句總是發明民爲貴之意君者神人之主而孟子反言

之使人主猛醒貴賤輕重皆在權柄上虛論下方詳言之是故二字緊承民爲貴來得乎丘民句正意已完又說下二句要形出丘民之獨貴此節要體貼貴字首句是綱世之論貴者自大夫而諸侯至天子極矣然天子必本于得丘民來可見雖天子之貴亦因丘民而貴也故不曰民爲重而曰民爲貴危社稷要根虐民來變置只說易君不是滅國總是爲民在器曰盛以時者不失其期也祭祀無靈意者神不喜棲此故更其所非變其神也其置其變總是爲民

百世之師章

要看聖人二字則通體皆活蓋聖人者自闢一局致獨刱一法門振厲一已之精神以嘘拂百世之精神而人之得於觀感者無不歸鼓舞陶鑄之下曰百世師不重百世師聖人只重聖人能爲師百世下聞字興起字雖在百世而風字奮字全在聖人故曰非聖人而能若是乎乃極其贊嘆嚮往之辭師字只在聞風興起處見得風無形而能鼓物此字最妙奮字有自我特起之意炙字是氣味透入意不止覿面也而况於親炙之者乎甚之之辭此是餘意孟

子仰慕之極猶恨未及親見也胡雲峰曰四時之風莫和于春莫淸于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莊忠甫曰世之頌夷惠也止於德孟子之頌夷惠也兼乎功然後見逸民與天民其維持世道之功未可以優劣論

仁也者章

仁者生生之理降衷之初此理便附在人身上了與形色天性也一般原是相合而不相離的卽此合處言之人之日用動靜俱自有當然之則出來所謂率性之謂道也大

意是以仁之切於人者名道見道非外鑠意看一言字只說論道當如此體道意尙在言外徐自溟曰就人而精言之曰仁就仁而形言之曰人就仁與人合言之曰道卽合之一字自言道者見之仁卽是人原不必合然只可說仁合于人不可說人合于仁只可說仁合在人上就是道不可說合處見道又不可說合處有當行之道

厄於章

此爲疑吾道非與者解說言上下不交亦氣數之厄耳於君子何咎孟子言此其在去齊梁之際乎志慨深矣

貉稽章

通章重士字引詩不是說文王孔子亦曾不理于口分明是責備他爲士必如文王孔子而後可理如分理淸白之理不理猶云不白無傷謂謗出于人無害于巳也是怨之之辭憎卽屢憎於人之憎正所謂大不理也只要我是士耳憎多口何妨引詩不但申無傷之言亦見爲士必如文王孔子卽見慍無害欲其自反自脩而無徒告人也孔子也文王也直泒在他兩人身上引二詩原相承上言孔子雖至聖猶未免于見慍下言文王雖見慍亦何損于聲聞

以二慍字貫串歸重不隕厥問上所以勉稽勸偷意不可作兩平看

昭昭章

此明新註疏也上以其是躬行倡率下以其是法令驅迫上使字是藏身之喻下使字是反好之令變賢者言今今有不忍言者矣

山徑章

提醒高子處全在介然爲間四字上人心一山徑也工夫安可少有間斷正意在末句上通節俱是影語爲間不用

是既由之後復不用也二句又承上句意說成路與茅塞相去遠矣然所爭止用不用之間可見成固易塞亦不難可懼也夫今字重看言吾子之心非復昔比塞心指內欲障蔽言蓋茅從路上生欲從心上生也若說外物蔽心猶未精

禹之聲章

高子之意重禹一邊以文王來相形不是並說城門之軌一句正應他以追蠡以字通章重是奚足哉一句不可致詳末二句則傾奴失主矣

齊饑章

齊王苛政猛於虎始初發棠必待孟子之請則非齊王本心可知也況發棠已有故事則今日再饑只消舉而行之足矣乃齊王坐視其饑而不發則意不欲復發又可知也若子不自量而援故事以請不以爲沽名則以爲市德矣孟子之不可復竟蓋如此虎負嵎與莊子逆鱗之喻同皆指君之威嚴言齊臣皆畏王而不敢言者故國人獨望之孟子耳笑之者以負嵎之虎搏之終不得耳非謂孜行可笑也如發棠之請衆何嘗以爲不可孟子盖已知其無濟也

口之於章

此章示性命合一之學性命二字只當天人二字具于人曰性賦于天曰命其實本是一個而人皆認作兩件往往甘心於欲而暴棄乎理不知人只有個軀殼耳目口鼻皆是靈明發竅處即仁義禮智亦只在上面非性自性命自命也世人都於耳目口鼻處看得太粗竟忘却天命之精於仁義禮智又看得太高不知已落在吾稟受之內須知辨聲色臭味安佚者仍是生生妙明故孟子直說是性也此一點性靈從天賦予來有個真主宰如何可任馳逐到

形色上去故從耳目口鼻處表出個天命精微之理來所謂窮源而盼流而生之謂性之說可破也仁義禮智天道在父子君臣賓主賢者聖人未有之先卽是個於穆的命恐在造化虛無上做去便少個承當故說就是切於人而爲性的人不得仁義禮智天道形色亦不能立須要將頭面去承當故於仁義禮智中表出他個着落處所謂體[illegible]而誣虛而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可破也　顧涇陽曰性也有命焉是直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以見軀殼原非塊然之物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能

處以見天理具在人事之中　或曰耳目口鼻五句時說單作性以性也二字總之略斷再轉出有命來愚謂性中有命之於兩字絕可想此中正有如許妙明在卽性卽命頂上直指可也仁義禮智節時說固是愚謂命在性中之於二字又絕可想以仁義等貼在父子等之身而聖人之于天道正不得離人以言天卽命卽性何須添一轉折商之　智專是別賢者不必添否字仁義禮智俱是天道屬於君臣父子賓主等物事則人人有此天道何以獨曰聖人之於天道曰此盡人者也人盡而天完貼貼相應故以此歸之卽此可以見命也有性焉之旨便可以見君子不謂命之旨

善信章

通章以善信爲主人心只有此善信卽善之實也美卽善之積也大卽善之發也聖卽善之安也神卽善之主也究竟只完得個繼善之本體而已語意雖對浩生已隱寓激進正子意欲其是個善人而善非虛假故又說個信人要合兩邊說來二之中方有着落勿平對孟子謂人性皆善而獨與樂正子爲善人者在他人不免爲氣質所汨沒只

可以善名其性未可以善名其人正子天資既粹又未汨于習直可以本性善字尋之人而不離乎天者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人不能無欲其爲欲也可則情如其性而可謂之善人孟子嘗謂樂正子其爲人也好善好者欲也好善則其欲也可欲善雖人性皆有而爽于質習此善猶爲去來東西世間公共的物未可認爲已有樂正子則實實落落爲自家可有物事故謂其有諸已而名之曰信人充實句信者實也豈其有不實處存而待充正謂實處未滿其分量耳此善已無虛假如粟菽

丙所有豈有別種但亦要水澤時候到日米粒乃飽滿充實則米粒飽滿矣此時方可謂美光輝即其所充實之美不容掩藏處在身則睟面盎背在事則德普化光是則所謂大也大即善之自滿處不以一善成名故謂之大充實非偏於內也應事接物俱自胸中流出但發外未盛耳光輝非偏於外也外面光輝畢竟是內面充實不已所薄化即化其大之迹也實返於虛光運於閑若水之融於日而金之融於火也聖以全體至極言聖不可知正指其化之至妙者言之也神不出聖之外然畢竟加一等不可知然

體用以體言則虛融而莫窺其朕以用言則變化而莫知其機曰聖猶有可得而知者如夷惠淸和猶未至也聖而不可知則意必固我之俱捐聰明膚智之皆固非惟人不可知即己亦不自知與赤子之不識不知百姓之日用不知無以有異這纔復還善性之本體無聲無臭的境界入而天者也豈非神乎善信憑天資美以上則憑學力至於聖神則學力亦無所事矣二之中猶云在善信裏面非中間之中點出四之下一語見得自善信而上還有無限地步善信豈住足之地含勉勵正子意在

逃墨章

此見君子維道深心重歸斯受之句非但欲成就楊墨並欲收之以為用意逃墨二句串說到歸儒上凡人泛濫不情便厭苦而思近實然一味自為又於事物上更適不去不得不趨而就中此理勢所必然者歸如遊蕩的歸家一般原是我家人如何不受而已矣若受之外無他說也異端之與吾儒抗固是道相左然吾黨攻擊太過略不放鬆反堅其不善之念故辨該在未歸之先不該在既歸之後如追放豚三句喻歸而復拚彼必窮而無所入矣

布縷章

此為當時取民無制者儆重用一緩二句下不過反言以見其當緩二耳三征皆國所不可廢故俱言有緩非不征但不一時並征之耳着個緩字多少仁民實意天下萬世受無窮之澤矣用二用三一時而並用其二用其三也未嘗加賦而民已不堪矣可見恵民不必罷征殃民不必横斂也只一緩急之間而死生相關如此可不慎哉

寶三章

提醒世主全在寶字人主之寶必歸之於身而始為我享

然人主之身必托之土地人民政事而始得皆安三寶不平須重政事上政事得宜則民心合而土地固矣寶字裡面有多少經畫作用在卽寶珠玉亦非珍藏護惜之謂多方而求之朘削而得之不難驅民命以殉之甚則積怨斂怨以取之財聚則民散悖入亦悖出安得不殃及其身耶夫君之所以得有其寶者爲吾有身也身且不保矣何寶之有

盆成括章

此戒天下之恃才者才以道大小自道中煅煉出來則爲

大才若不聞道總智落天地能雕萬物絕世奇才俱命之曰小有才而已矣盆成括之才孟子以其未聞道而小之也若果才小發揮不去雖得禍亦未必烈陳侑公曰聞得大道其才自不小

之滕章

孟子之設科其心惟欲曲成後學而已或人雖不能釋屨之疑而亦終諒大道爲公之心若只嘆所遇之窮便非言

不忍章

此章教人盡仁義只達所不忍不爲使完了說害人穿窬實落指出所不忍不爲之心使人知所達耳非有兩意至無受爾汝二節又只細推上無穿窬之心總完得上達字意人皆有三字喚醒之辭兩有字不虛就全體之露其端處說俱以心言達非從忍爲處掃除直從不忍不爲初機一下提醒使前念後念曲暢旁通滿腔子是所不忍所不欲之心非仁義而何二達字最重仁也義也是直指全體故次節遂言不可勝用無欲害無穿窬無受爾女三無字俱足本無者正與首節二不字相照緊要在達字充字達者足此通彼之謂充者合彼此而滿其量之謂達是横說

充是竪說工夫全在達字下面三個能充俱指現成能達者言充字上要補出達字來不忍不爲雖俱指心言然不忍分明屬心不爲似涉事了故下文無害人邊獨承兩欲字總說無欲害人便滿腔皆不忍之心仁更不消說了惟說無穿窬之心人誰肯爲穿窬者以此鮮有所不爲似太粗了故又有後二節言我所謂充無穿窬之心者充其類也充其類也論起爲穿窬與受爾女都是不得已而爲之者但無穿窬之實淺而易見無受爾女之實隱而難知殊不知人皆有所不爲之實正於此可見能充者卽以無受

之心達之於其所受而已然受爾女之可愧人人知之至
一諾一默而有餂人之情此之可愧即士類素矜名義者
亦未必推類至此却不知是皆穿踰之類者以人皆有所
不爲之實仔細自省當亦愧汗無地於此不爲斯眞能達
之於其所爲者矣他人看得無穿踰之心甚粗甚淺孟子
却以語默餂人爲類便知所謂無穿踰之心甚精甚細大
抵聖賢說話徹上徹下雖仁覆天下亦只免得害人二字
雖義塞天地亦只免得穿踰二字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
已矣

言近章

此專爲好議論而不務自修者發大意重爲道上故提出
修身二字一見根宗言所以明道道之約處即近而可言
道之博處特遠而可指遠莫遠於天下大下平至博也近
莫近於此身修身至約也帶不離身而言不下帶正與平
天下之道而自此身言之耳指治平之道以言干此身是
謂言近而指遠而守此修身之道以施爲天下之平所謂
守約而施博此善言善道原是一意首二句懸起說善言
善道俱在下面方實說兩善字在而字上看出指是言中

含蓄的意味施只是守中流出的精神但推吾修身工夫
而天下自平平亦總是完個修身即所謂修己以安百姓
篤恭而天下平之說也勿泥感化上味一守字吾身之理
便包涵天下之理君子不以泛濫之功務之于天下而以
精實之守持之于吾身故曰守含田二句是影語不是譬
喻所求者重正打轉言上自爲者輕正打轉守上其所爲
責人之言非不詳備然都不從自家身上體認說出來就
是所言亦是均齊治平的大道理終是虛話故君子不可
以不修身病字可味吾身以天下爲任者也若自身不修
則此身一尫羸無用之委形如何非病

堯舜性章

通章以性字爲主把堯舜禹湯武做個樣因而泛論性者
之德與反之之事動容四段聖人率性而行處即法之所
在也君子而欲作聖亦惟行此法而無惑于命乃可以反
其性一章側重在反之邊性者者字指人言而反之之字
即承上文性字來反字猶返本還源之反謂用德說執競
之功以反於其初也要見湯武與堯舜一樣次節形容性
之之妙性不可見合動容四句而貌與情言與行畢爲可

以觀性之流行矣盛德句作主下三句都從盛德中來三
非字察性意周旋二字重看動容的一圓轉處乃至小節
而易忽者此處且中禮大處便不消說非禮在前聖人中
之聖人一身渾是天理發出來自然都是天理之節文所
謂由仁義行也七情中獨舉哭死蓋人情到生死處是一
變哀死而誠則必無僞情可知不回回字訓曲天理自是
直致纔有一念計度便是回曲不回方是經德亦必非以
干祿方是不回正行正字與必有事焉而勿正正字同看
謂預期也正行卽有意于言意四段合之只是一個性字

下句都只解說上句其實下句意思卽在上句內了末節
承上言來能性之者有反之之字性本無方無體就性中
作用若猶規矩準繩不可踰越此謂之法行燕守經通變
俟命只純心行法意惟邀福避禍之心都盡而後爲真能
行也非貞邁之說而已矣承俟字來是全不計較意性者
口德反之曰法便見有意無意之分天命之謂性性者卽
性卽命俟命則反於性矣

說大人章

藐大人處全在我所不爲處見出而窘所以不爲之故哭
緊在皆古之制句說字重看此正要把古制來覷正他勿
視卽藐也只是不把他放在心上不是倨傲次節正見藐
藐不足爲故勿視之耳堂高等正鋪張他巍巍處三不爲
節之之辭制非制度理之當然處若有成法一毫不可踰
故曰制古聖賢相傳只有這個道理故曰古之制味制字
古字正與今之大人驕奢放縱相反要知制卽上章法字
制在我不在古惟學古纔能認我彼輩只是不知古故不
知我

養心章

看莫善二字可見養心不止一法有以靜養者有以物養
者有以強制爲養者算來不如寡欲一法爲善聖人無欲
非無欲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卽欲卽理有欲而如無也學
者未便能使欲化理權且提起天理爲主而使欲不得以
勝之如此則念頭日漸澹泊靈明日漸清爽此心不爲欲
所打攪豈有不存寡欲卽制欲之說蓋裁抑銷鎔之義不
致放縱流溢也非謂十分欲去了七八分尚留二三分在
也養者溫養馴習不縱不逆之謂寡欲就是心存心不馳
逐欲上去便存在腔子中下二句兩言其爲人也是舉寡

欲多欲兩種人爲証以發明真善之旨若只死講仍是首句了

曾晳章

此要味不忍二字人子如生如存這點念頭終身不鮮觸物偶動特借羊棗形出若計較羊棗膾炙便認影作真於不忍源頭何啻千里然則句意謂膾炙既美於羊棗故詒子特揭一獨字曉之

反經章

此章以中道作士道統之傳止有一中即章末所謂經也

中道之絶續辨於眞似孔子之思狂狷思其眞也惡鄉愿惡其似也孟子拈出反經而已矣可謂得中之嫡派狂則必簡只重狂字進取不忘其初正是狂簡處進取是向上之意世上許多齷齪下流多是後來增入不是最初一念狂者不忘其初是不失本來面目引孔子之言只管影響說覆言孔子在陳見當患難而猶汲汲思狂士不知有何好處故問之中道二字是一章主腦故思其次只主狂者說不可必得必字活看只是難意何如斯可謂狂是問曾士誰可當之者何以謂之狂是問狂者爲人之實也如琴張

如字有不能盡舉意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孔子已明明分疏了萬章又問何以謂之狂當是不明進取二字故孟子以居今慕古解之而并釋狷爲不屑不潔此二節要貼進取有所不爲二句提其志二字于嘐嘐之上以其志大者形之爲言大也不平古之人古之人乃輕藐鄙薄咨嗟不足之詞正形容其志嘐嘐然處嘐嘐者高曠寥廓之意所謂眼空六合前無古人也若云企慕古人亦何以稱狂者惟即其言而與其行平考之便有不能踐其實處然却不遮掩以自葢非畢措不掩言說此見他心事光明便

是入道根基又不可得只言不可多得恐碍琴張句不屑不潔還是不屑爲不潔之事的人然亦只他心上說不在事上說要玩屑字潔之與不潔辨也義利之途顯屑之與不屑辨也心迹之介微是又其次其字還指中行言與上故思其次其字相照鄉原分明以中行自儗想當時之人亦以鄉原爲中行故章因孔子取狂狷而併問及之何如斯可句究鄉原爲人之實也德之賊句乃孔子自長所以不憾之故一鄉皆稱原人節方是問鄉原何以賊德下文方詳言賊德處何以是嘐嘐五句譏狂行何爲句譏狷生

斯世三句是鄉原自言其志可矣二字正與上何以何爲相叫應闇然二句又是孟子判斷鄉原的公案譏狂獧未必有是言度他一段媚世心腸想當然耳踽踽拘拘束束逐步行步之意今道家有禹步凉凉非不見親厚於人乃是自家凉凉然淡淡薄薄與世疎遠不着人之意善亦是許其具通稱其長厚之意闇然媚于世五字畫出鄉原模樣深自閉藏是收斂退縮意凡事含糊不敢出頭觸忤一人是鄉原也只粘頂此句然不敢得罪一人如何却譏狂獧狂獧流俗汙世之所不滿也鄉原亦從而不滿之正從

他媚世心腸中描出無所往而不爲原人爲字就鄉原自爲說章意鄉原未必爲德之賊故復有此問鄉原的情狀只在媚世着力世人爲其所媚固不知其非便要非刺他也無可舉可刺蓋掩護最工也此二句輕輕掀起同流合汙正是媚世之實同者只不與之相異合者只不與之相畸如流如汙彼未嘗不知不好也若亦流亦汙便可非可刺矣歸結在似忠信似廉潔上似者宛然是忠信廉潔此二句正所謂似是而非也只是精神全向世界陪奉與聖人用心不同若直假粧便有敗露便得非之刺之矣衆人

悅之自以爲是總不過極言其似是耳非深一層而不可入堯舜之道觀一而字乃轉語口氣若云衆雖皆悅之彼雖自以爲是而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其所以不可入道者病根全在似字上引孔子之言正以明其似之可惡蓋上節似是而非賊德意都說盡了此則承云孔子之所以惡之者正在是耳抉出似是二字判斷亂字正解賊字與上節只一意惡似而非一句是大綱惡莠五句引起惡鄉原一句佞者能辨說其言多近理而實不然故亂義利口之人惟巧言集人而初無誠實故亂信反經節言所以絕

之之術正是惡中作用君子是有主持世教之責者不以位言經即德乃堯舜孔子所傳之中道也以其爲萬世常行故曰經反字有尋流索源之意所謂修其本以勝之是也有躬修倡率意經本無不正只反之便正了正者不爲邪所亂也眞理既明眞心自動經正以下庶民興無邪慝自不費力玩斯無字有不待攻擊而自無意楊墨倡爲一說故稱邪說鄉原闇然閉藏邪多匿于其心故下一慝字玩而已矣三字見轉移世道只在開明人心更無別法（一見知章

通章孟子歷叙道統之傳而隱然自任意却在言外篇末口氣是驚怪而不自信之詞謂歷世相傳之道統至今中斷了不成一中之傳發自堯舜故道統以堯舜爲始歷禹皐陶尹散諸人以至孔子或爲見知或爲聞知捴來見得道脉有以俟後聖於將來有以承先聖于既往攄以前數世看來統系已是如此繼孔子者容獨無人乎叙此三段全爲自己承孔子的張本精神全遞注下節去見知聞知無時或息有絶即生孟子但于孔子後自任堯舜來一個人耳見耶聞耶渾渾理會末二句孟子不直曰見知不直曰聞知連着兩個無有乎爾爾之云者分明設爲問世之辭無之云者又自設爲不然之意乃反言以决其必有也此與孔子文不在茲乎語意極相似　若限定五百歲一人堯舜禹皐何以湊集若直待孟子見知顏曾思閔諸人難道聾瞶須知此道在天地間刻刻流行百年二百年內時時有人代代相續直至數窮理極到五百年也須突地生出個人來斷不斬絶所以百有餘歲後不管見知聞知孟子直自任一個人然而二句各含見聞不必分屬　歷聖相承全憑這點知脉不斷而承耳受之知有限聖人傳心之知無窮此知不即聞見亦不離聞見聞見未必是知不聞不見未必非知孟子說兩個無有正趣然有得於見聞之外

四書酌言三十一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明冦慎撰慎字永脩號禮亭白號殺栩逸叟同官人萬歷丙辰進士官至蘇州府知府天啟中周順昌被逮顏佩韋等五人擊殺緹騎後佩韋臨刑稱曰公好官知我等倡義非倡亂者即其人也其學出於姚江故是編多與朱子立異如解論語至於犬馬句主犬馬養人之義本諸注疏猶有說也至於解齊必變食句謂爲心齋之齋非齋戒之齋解弗如也二句爲盡奪前塵忽渡彼岸解始可與言詩句爲入無上妙明解是知也句謂知原在知不知外理會其他學問不過此知中之法塵此處掃除乃爲逕機又扭來補綴則純乎明末狂禪之習矣

四書考二十八卷考異一卷

（一）

〔明〕陳仁錫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自刻本

四書備攷敘

古人不朽之精赫奕千載鄉塾葩其事寤寐遻其神攷無庸也其次則有顯晦異載籍蝕雖博輿家不無訛與訛遵謬與謬貧蹟湮於既燼埋毀夫

蘇來咏物而物戕其
質久矣人莫重於陽
秋水鏡物莫賚於塼
雅水經注諸篇散而

稽則考意也廣而橐
則備攷尤急余逞時
偕仲氏和卿策蹇黃
金臺　余則稽耑賢

語錄心勤腕裁積成
帙昌百計仲亦封履
邸舍閱祁寒暑雨盡
獵古籍而騭之命曰

四書攷非地延傅氏
礜紙貴長安如律令
不虞天之擢我仲較
李錄事更慘石火之

身其無憑也哉頃
予假課家塾因簡囊
所藏出示孤姪濟甚
試披其端委語剞劂

不休余喜甚莊復之
而知其能讀父書也
携仲書并藐嗣屬叔
氏中卿玉汝以成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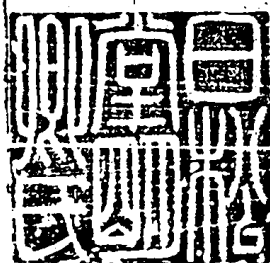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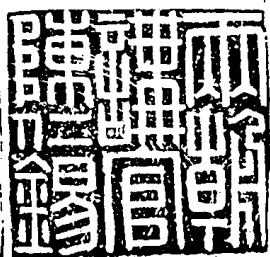
命廣其致爲聖賢傳
所繇聖賢靈常燭天
未必不鑒立言之苦
心中卿素尚自矜慎

不因熱門懸語君以
代蒼伻歔著書其本
蘊也宗方山不已文
昌荆川抱冲簡臣諸

刻彙集成書合余[illegible]註大學衍義補行者後先而理無不洽公之海內魚豕之訛立

銷質之前人鬢眉之精自吐此余所忻忻焉不願藏之名山亟而付之梨也梨固應

其大年巳

甲戌春季史官陳仁錫題於白松堂

四書備考凡例

一攷中帝王作經臣工作傳從史例也其餘經史悉標出以叙事不致纖毫妄書

一人物凡見於四書者悉為編輯其次第先後或以時或以國或以行業或以食用動植各從其類

一各出處行蹟辭命章疏禮樂政敎山川器用飲食飛潛動植見於經史稗官諸子者俱用本文不為省約以備文章之大觀即有幾句重複亦仍傳也

一先儒所稱不見經傳及論註異同或子集可據或地誌開載亦為采輯所以備訂正也

一諸子百家所載凡可疑者多從删削間亦有兼收並載者蓋宇宙間事未可執一將以資詳說而反之約也

一各人事蹟載在諸書互有異同亦惟僉同可信者錄之

一各人言行有彼此互見而並存者有但曰見某人傳者亦各因其所重也

一各人言行凡志於別籍者則為采輯其見於四書者人所共知不悉載若止於四書而別籍不經見者則采四書所載聊備其名氏以俟博雅君子

一舊引古書為因各傳互見不能無所筆削然學古者自宜考諸經子史以遡其源傳今為

一二棟訂苟非義例有礙大抵改從原本雖有飾錄無輕竄易

一諸書確可考據後學或未經見者茲為補之外謬誤相襲者訂之一遵先輩成說不敢妄參臆見至於熟事人既共曉間亦減削以省煩文

一某段出某書某篇某卷如左傳某公某年之類悉為標出以便覆勘俾遡覽者得以引而伸之春秋以前人物探諸左國居多下迨戰國則國策史記說苑新序韓詩外傳諸子百家蒐輯漸遍矣然於離經叛道者俱無取焉

舊例謹嚴今不敢越尺寸間及稗官雜記或近隱僻聊借以廣異聞然必附綴數語明非傳信

一古字古句既用原文或難通曉但簡諸子釋解音義附註本句之下庶便誦讀

一讀書從四書始稽古從四書人物始書有字音字義當考證宜外訛相襲人物別有撰著全書可考如孔氏之孔叢子闕里志周公之原雅周禮周髀皆非僻書又如管晏墨慎諸子之書但一讀之肯綮將千蹟而未厭好學者自得之

四書考〈卷〉凡例　三

一前採錄書目幾數百種閱歷兩歲餘纔次成集涉京省之奚囊編之枯蠹歷寒暑之竹簡壽之棗梨

一四書者五經之滴派也故衆業家攻於五經則作四書藝者如堪輿之來龍真穴故人物有關緊者獨詳

一論經古史之人物每切四書者摘取必到凡以備典故而因此通彼云

一朱註援引舊事大約只一兩句提綱茲集亦照左史書出以便考證

一遺經外史甚足以資聞見且知宇宙之大名物之賾亦因陋空疎者之藥石也

一志林記錄詩賦詞苑取其識見之宏博文彩之富贍形事之典覈庶掃筆端淺薄之敝

一古今人物散見字內皆古者未必旦夕可致混在全集簡帙者未必俄頃即得其搜羅之備誠萬卷之真詮四書之輔翼也

四書考〈卷〉凡例　四

一上截細文多述稗官野乘及小節片言關切本文者故不遺也

按大學者小戴禮四十九篇之一也或謂作於曾子或謂作於子思唐以前未有表章之者宋仁宗天聖八年始以此篇賜新第王拱辰等嗣後諸子爲之章句或問以釋之遂與中庸獨行於世云古本大學原無經傳之分其章次亦與今異見禮記注疏中宋儒疑有錯簡各以其意更之卽二程子定本亦不相一見二程全書中而董槐葉夢鼎王柏則謂致知格物章未嘗亡欲還知止物有終二章于聽訟之上於是紛紛之說起矣今所定蓋本伊川程子而經傳之分則朱子爲之也近出石經本又與古本異鄭公曉頗信之而許公孚遠則謂出好事者之爲余未敢有定論也姑存之以俟知者

大學考異

大學

顧諟天之明命○顧陸德明音義一作頋諟鄭玄注或作題

克明峻德○峻書作俊

其命惟新○惟詩作維

緡蠻黃鳥○緡詩作緜

瞻彼淇澳○澳陸一作奥又作隩

菉竹猗猗○菉毛詩作綠竹韓詩作藩

有斐君子○斐毛詩作匪韓詩作邲

如琢如磨○磨陸本作摩

赫兮喧兮○喧陸一作咺毛詩同韓詩作宣

終不可諠兮○諠陸一作喧詩作諼

恂慄也○恂陸一作峻云嚴也

聽訟吾猶人也○陸本作吾聽訟猶人也

此之謂自謙○謙鄭玄讀作慊

身有所忿懥○懥鄭一作懫又作疐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辟今石經作譬下放此

如保赤子○如書作若
一人貪戾○戾鄭一作吝
此謂一言僨事○僨鄭一作犇陸本作賁
上恤孤而民不倍○倍鄭一作偝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矩鄭一作巨又作拒
儀監于殷峻命不易○詩儀監作宜鑒峻作駿
若有一个臣○書作如有一介臣
其如有容焉○書無焉字
人之彥聖○彥鄭一作盤下同

不啻若是其口出○書作如
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書作是能容之以保
我子孫
尚亦有利哉○尚亦書作亦職
媢疾以惡之○媢書作冒
而違之俾不通○俾陸一作卑通書作達
命也○命鄭讀作慢一本作怠
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伊川云一本作彼
為不善之小人使之為國家

古本大學
首大學之道至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下即云此謂
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次所謂誠其意者一章次瞻
彼淇澳二節次克明德一章次湯之盤銘一章次
邦畿千里三節次聽訟一節次所謂脩身一章次
所謂齊家一章次所謂治國一章次所謂平天下
至末

明道先生定本
首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次克明德章次盤銘章
次邦畿三節次古之欲明明德至未之有也次此

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次誠意章次脩身章次齊
家章次治國章次所謂平天下者至則為天下僇
矣次淇澳二節次聽訟節次殷之未喪師至末

伊川先生定本
即今本經一章傳十章次序是也其分章次則始
於朱子

石經大學
首大學之道一節次古之欲明明德一節次物有

本末一節、次綿蠻一節、次知止而后有定節、次邦
畿節、次聽訟節、次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二節、次物
格而后知止節、次誠意章、次修身章、食而不知其
味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次齊家章、次治國章首
節、次一家仁節、次如保赤子節、次故治國五節、次
所謂平天下者至民之父母、次秦誓四節、次節彼
南山節、次是故君子先愼乎德四節、次殷之未喪
師節、次楚書節、次是故言悖節、次康誥惟命節、次

舅犯節、次仁者以財節、次生財節、次孟獻子二節、
次是故君子有大道節、次堯舜帥天下節、次克明
德章、次盤銘章、次穆穆文王三節終焉

中庸
按中庸亦小戴禮也。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
附于禮經之後。梁武帝亦有中庸講疏一卷。未
知卽此書否。宋仁宗天聖五年以是篇賜新第
王堯臣等。高宗紹興五年復御書中庸賜汪應
辰以下。蓋重之也。朱子爲之章句或問、與大學
並行。遂爲四書之一。

中庸考異

中庸

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

中庸其至矣乎○陸德明云一作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

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穽陸本作阱

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漢明帝詔注作而不息

素隱行怪○素漢書作索鄭玄如字

吾弗爲之矣○弗漢書作不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陸一作拂顏注同

人猶有所憾○憾陸一作感

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古本作傃

和樂且耽○耽詩作湛

樂爾妻帑○帑陸一作孥

嘉樂君子○嘉詩作假

憲憲令德○憲詩作顯

保佑命之○佑詩作右

壹戎衣而有天下○衣鄭讀作殷云一用兵伐殷也左傳引周書殪戎殷

所以序昭穆也○穆陸一作繆

所以逮賤也○逮陸一作遝

其如示諸掌乎○示鄭讀作寘置也

義者宜也○董仲舒作義者我也云仁者愛人義在正己也

好學近乎知○公孫弘傳作好問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公孫弘傳作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

必有妖孽○鄭本作妖孼許氏說文作𡝩蠥

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乎陸一並作於

可一言而盡也○一今石經作壹

其爲物不貳○貳陸一作貮

載華嶽而不重○華陸一作山

黿鼉蛟龍○蛟今石經作鮫

於穆不已○正義引孟仲子作於穆不似

是故居上不驕○驕陸一作喬嬌也

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哲徐道明作知
雖善無徵○徵鄭一作證
考諸三王而不謬○謬今石經作繆
在此無射○射詩作斁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辟今石經作譬下放此
無不覆幬○幬鄭一作燾
爲能聰明睿知○睿今石經作叡
施及蠻貊○貊陸一作貉
衣錦尚絅○絅陸一作顈詩作衣錦褧衣

亦孔之昭○昭陸一作炤詩同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今石經無之字
尚不愧於屋漏○愧陸一作媿
奏假無言○奏詩作鬷
不顯惟德○惟詩作維
上天之載○載鄭讀作栽注陳士元云說文
作縡揚雄傳同

論語

按論語凡三家曰魯論者魯人所傳爲篇二十
卽今所行篇次是也曰齊論者齊人所傳爲篇
二十二蓋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
頗多于魯論曰古論者魯共王時孔氏壁中所
出也章句與魯論不異唯分堯曰子張問從政
以下爲一篇名曰從政或曰兩子張共二十一
篇云其篇次亦不與齊魯同漢成時安昌侯張
禹素傳魯論晚講齊論擇采其善者從之號曰

張侯論當世重焉自張氏論行而齊古之論亡
矣王充有齊論語自古文二十一篇外曰又有
魯及河間九篇凡三十篇河間論語漢藝文志
所不載今不可曉意必河間獻王所得而充曾
見之者也今說文所引有逸論語或者其遺文
乎

四書考異

學而第一

傳不習乎○傳，釋論作專

子貢○貢，蔡邕石經作贛，後同

抑與之與○石經作意予之與

亦不可行也○石經作亦不行也

可謂好學也已○石經作已矣

未若貧而樂○今石經樂下有道字

為政第二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于，石經作乎

三十而立○二十，今石經作卄

書云孝乎○乎，石經作于，注疏以孝乎惟孝為句

施於有政○書作克施有政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德明云也一本作乎

八佾第三

起予者商也○石經作起予商也

爾愛其羊○爾，今石經作女

哀公問社於宰我○古論及包張周三家並作問主於宰我（或以為廟主或以為社主）

邦君樹塞門○邦，石經作國，下同

里仁第四

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處，王充論衡作居，漢書同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石經作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

夕死可矣○石經作可也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劉愷班昭傳乎上有於從政三字

公冶長第五

漆雕開○古今人表作漆雕啓

不知其仁○仁，今石經作人

吾與女弗如也○論衡作吾與汝俱不如也，注疏同

宰予晝寢○晝，韓愈云舊本作畫（云畫彩也）

朽木不可雕也○董仲舒傳作腐朽之木不可雕也

棄而違之○棄今石經作弃後同
猶吾大夫崔子也○崔子魯論作高子
微生高○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雍也第六

亡之命矣夫○亡楚孝王傳作蔑（無注也）
女得人焉爾乎○爾今石經作耳
文質彬彬○許氏說文作份份
予所否者○否論衡作鄙（云陋也）

述而第七

游於藝○游今石經作遊
吾未嘗無誨焉○誨魯論作悔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蜀石經一隅下有而示之
三字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一本作音
加我數年○劉元城云加一本作假
五十以學易○五十魯論作亦劉元城云石經作
卒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孔子作雅音（鄭云正言其音也）
葉公○葉今石經作葉後同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今石經作我三人行必得
我師焉
擇其善者而從之○蜀石經擇上有我字（三人行章）
人潔己以進○潔今石經作絜下同
正惟弟子不能學也○正魯論作誠
誄曰○說文又作讄
君子坦蕩蕩○蕩蕩魯論作湯湯

泰伯第八

可以託六尺之孤○託說文作侂
予有亂臣十人○亂一本作乿
才難不其然乎○漢書作材難不其然與
以服事殷○以漢書注作猶

子罕第九

冕衣裳者○冕魯論作絻鄭云本作弁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李膺傳注作恂恂
求善賈而沽之○沽石經作賈說文作夃（云市多得曰夃）

下句同
雖覆一簣○簣班固傳注作匱
衣敝縕袍○敝說文作獘
偏其反而○偏晉書作翩

鄉黨第十

色勃如也○勃說文作艴又作孛
攝齊升堂○齊朱雲傳作齋說文同
沒階趨○今石經趨下有進字
褻裘長○說文作絬衣長 絬褻義同

狐貉之厚以居○貉說文作貈
不使勝食氣○氣說文作旣 云小食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疏今石經作蔬瓜魯論作必
君賜生○生魯論作牲
加朝服拖紳○拖說文作紽 云衣君也 龔勝傳作拕洪
武正韻作拖
車中不內顧○魯論無不字
亞嗅而作○嗅石經作戛 云鳴也 爾雅作狊 云舒翼也 爾

先進第十一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漢書若上有曰字
仍舊貫○仍魯論作仁
其庶乎屢空○陳士元韻注云屢說文作婁
億則屢中○億史記作意
點爾何如○點史記作蒧
鏗爾舍瑟而作○集韻引論語作㪇爾捨瑟而作
咏而歸○歸鄭本作饋 饋酒食也

顏淵第十二

膚受之愬○愬漢書作訴

棘子成○古今人表作革子成
誠不以富○誠詩作成
片言可以折獄者○折魯論作制
必也使無訟乎○無漢書作毋
博學於文○正義云一本上有君子二字
草上之風必偃○上一本作尚
無自辱焉○無今石經作毋

子路第十三

曰無倦○無古本作毋

三年有成○鮑昱傳注作三年乃有成功。郎顗傳注作三年乃成功

冉子退朝○內府本作冉有。韓氏筆解同

硜硜然小人哉○硜硜趙岐孟子注作悻悻。

不可以作巫醫○禮記緇衣作不可以爲卜筮

憲問第十四

羿善射○羿說文作𢏚

奡盪舟○說文作奡湯舟

裨諶○古今人表作卑湛

彼哉彼哉○陳士元韻注云彼廣韻作佊。邪也

其然豈其然乎○論衡作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諒漢書作量。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漢書而下有人字

祝鮀○古今人表作祝佗。

微生畝○古今人表作尾生晦。

公伯僚愬子路○愬說文作訴。

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蕢說文作臾

闕黨童子○闕古今人表作厥

衞靈公第十五

小人窮斯濫矣○濫說文作𡣄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漢書作亡爲而治者其舜虖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恭正韻作共。韻注同

則可卷而懷之○之今石經作也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今石經無之字

行夏之時○時後漢輿服志作正

好行小慧○慧魯論作惠

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風俗通作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

不莊以涖之○韻注云涖說文作𨽸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後其食蜀石經作後食其祿

師冕見○顏師古作師免

季氏第十六

不在顓臾○今石經在下有於字

而在蕭牆之內也○石經而在下有於字

友便佞○便說文作諞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躁魯論作傲

陳亢○說文作陳伉

不學禮無以立○學白虎通作爲

陽貨第十七

歸孔子豚○歸鄭本作饋趙岐孟子注同

公山拂擾○古今人表作公山不狃

佛肸○古今人表作茀肸

古之矜也廉○廉魯論作貶

天何言哉○天魯論作夫句上

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石經作君子有惡乎

子曰有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石經無流字

惡果敢而窒者○窒魯論作室

年四十而見惡焉○石經作年卌見惡

微子第十八

何必去父母之邦○邦石經作國

齊人歸女樂○歸一本作饋

何德之衰○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石經作往者不可諫

也來者猶可追也

夫執輿者爲誰○石經作誰下有子字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石經作曰是是知津矣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辟石經作避

耰而不輟○說文耰作櫌石經無而字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石經作子路以告子憮

然

遇丈人以杖荷蓧○蓧說文作莜

植其杖而芸○石經作置其杖而耘

子路曰不仕無義○一本子路下有反子二字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石經作君臣之禮如

之何其廢之也

欲潔其身○潔石經作絜

其斯而已矣○石經作其斯以乎

夷逸○石經作夷佚

君子不施其親○施陸本作弛

仲突仲忽○古今人表作中突中曶

子張第十九

其不可者拒之○拒石經作距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白虎通作以致其事

子游○石經作子斿

焉可誣也○誣薛宣傳作憮云同誣也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石經作吾聞夫子人未有自致也者

不如是之甚也○石經作不如是其甚也

未墜於地○墜石經作隧

賢者識其大者○識石經作志下同

譬之宮牆○石經作辟諸宮牆

多見其不知量也○孔安國注多一作祗

堯曰第二十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白虎通作皇天上帝

無以萬方○無石經作毋

不教而殺謂之虐○殺漢書作誅

不知命一章○魯論無此章

孟子

按孟子七篇凡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篇籍得不泯絕至宋始升爲經又有外書四篇曰性善曰辯文曰說孝經曰爲正趙岐謂其文不弘深不與內篇相似疑爲後人所託然性善之篇王克亦引言之而荀卿性惡篇多舉孟子語意皆外篇書也惜今不復見耳洪武時

上嫌孟子土芥寇讐之說令儒臣更脩之名曰孟子節文頒于天下永樂中纂脩四書五經大全仍以舊本行于世云

孟子考異

梁惠王上

白鳥鶴鶴○詩作翯翯

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書害作曷女作汝偕作皆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漢食貨志引孟子作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

則壹反其本矣○盍洪武正韻作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鄭玄周禮注作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

梁惠王下

以遏徂莒以篤周祜○詩作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

天降下民至厥志○書作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無無罪予曷敢有越志

蓋徵招角招是也○招陸德明作韶

哀此煢獨○煢詩作惸

思戢用光○戢詩作輯

湯一征自葛始至後我○書作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

徯我后○書作徯予后

係累其子弟○累古作纍

公孫丑上

曾西蹵然曰○蹵說文作𣤶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詩作女

自作孽不可活○活詩作逭

公孫丑下

夫子必居一於此矣○論衡子上有君字

故為兵餽之○論衡作故為兵戒歸之備乎

有仕於此○仕論衡作士

則是干澤也○澤風俗通作澤

滕文公上

成覸○說文作成覵之云齊景公勇臣也

厥疾不瘳○不詩作弗

殷人七十而助○陳士元韻注云助說文作耡

滕文公下

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趙岐注載一作

再言征二十二國也

徯我後后來其無罰○書作徯我后后來無罰

則取于殘殺伐用張○書作取彼凶殘我罰用張

脅肩諂笑○韻注云脅鄭玄詩箋作脇

洚水警予○書作降水儆余

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書作啓佑我後人咸

以正罔缺

出而哇之○哇論衡作吐

離婁上

莫良於眸子○眸陸錫作牟

離婁下

其涸也可立而待也○韻注云涸楊氏古音叢目

作濶即竭字

逢蒙○古今人表作逢門

庾公之斯○斯古今人表作差

尹公之他○他古今人表作佗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宋書歷志引孟子作

可坐而知

萬章上

爲不若是恝○恝說文作忿呼介切忽也

娶妻如之何○娶詩作取

殺三苗于三危○殺說文作𣪠

封之有庳○路史國名紀引孟子作有鼻

故源源而來○源說文作𠫐魚怨切徐語也

放勳乃徂落○書作帝乃徂落

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年書作載

民無二王○曾子問引孔子作土無二王孔子閒

居喪服四制同

普天之下○普詩作溥

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書作夔夔齋慄瞍亦允

若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莘說文作侁

一介不以與人○介馬總意林作衣下同

天誅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書作皇天降災假
手于我有命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於衛主癰疽○癰疽說苑作雍雎人姓名也
萬章下
頑夫廉○漢書丁鴻傳作貪夫廉論衡同
接淅而行○接說文作滰其兩切浚乾漬米也
樂正裘牧仲○古今人表作樂正求牧中
暋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書作閔不畏死罔弗憝
周道如底○底詩作砥

告子上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詩蒸
作烝夷作彝
此天之所與我者○此趙岐注作比
告子下
方寸之木○晉書律歷志引孟子作方寸之基
儀不及物曰不享○書作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予不屑之教誨也者○屑說文作屑
盡心上

皡皡如也○皡說文作皞
變其彀率○彀正韻作彀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王勞古本作盡信書不如
無爲書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論衡作如何其血之浮杵
也
二女果○果二女作婐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高麗本人也之下
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
者實也凡二十字

亦不殞厥問○殞詩作字

四書考大學卷之一

太史芝臺陳仁錫增定　弟　中卿禮錫　和卿義錫　成卿智錫　參訂

宗聖謚號

曾參。唐高宗贈少保。加太保。配享。封郕伯。宋改武城侯。加郕國公。元加宗聖。國朝改宗聖曾子。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鄫國之後也。禹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鄫。當魯襄公時。邾人莒人滅鄫。鄫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為曾氏。巫凡幾傳生點。點生參。參年十六。孔子在楚。命參之楚受學焉。

出闕里誌　性至孝。曾子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搯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家語曾子嘗芸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杖擊之。仆地。有頃而蘇。蹶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琴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曰。參來勿納也。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得為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ɔ出

水經注曾子居南武城有不人賊邪大中記云行孝有井泉

大戴禮注字東奔攜

說。○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
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
焉子曰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
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此之謂明王之道
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
上尊齒則下益悌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
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
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脩則四海無刑民
矣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子曰至禮不讓而天

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聲而天下和
行三至而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
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矣自是每侍孔子輒有
問凡王朝家國之禮經常權變之宜靡不反覆窮
詰焉○曾參志存孝道齊嘗聘以爲卿而不就曰
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
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子夏過
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
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鼓

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
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
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有子
成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
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
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貢曰善哉謹身事
言愈于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于治萬民之功
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蓄焉吾田期歲不收上
不然何況人乎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

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
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曾子處費費人有
與曾子同名姓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
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人又曰
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頃之又一人告之曰曾
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
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策國○曾
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居處不莊非孝也事
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

曾子耕太山雨雪不得行思父母作梁山吟。

史記孔子以參能通孝道作孝經。

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于親敢不敬乎。○曾參後母遇參無恩供養不衰其妻蒸梨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耳而不用命況大事乎遂出之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孝己事親一夜五起）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于非乎遂終身不娶。○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止童子勿言）曾子聞之瞿然曰

朱文公集記曰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

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革急也）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彼謂童子）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引○大明一統志曾子墓在兗州府嘉祥縣。

康誥（康叔名封文王子武王弟武王告命爲衛侯）曰孟侯（王武王也孟長也爲諸侯長也）朕其弟小子封惟

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

朱文公云文王新天

命武王新朝民皆原本于明德發祥于關雎麟趾而聞天下以仁義禮樂之教宜其親賢樂利久而不忘也。

威威顯民（言文王用所當用敬所當敬威所當威故德著于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用始造我區域中國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西土之人）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怙如父冒如天升聞上帝）帝休（帝休美）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戎大也滅殷作文王之休者不敢以爲己功也）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寡兄武王自稱勖勉力也）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肆故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紹聞衣德言（繼其所聞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老成之人）宅心知訓（知所以訓民）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廓而大之理也）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恫痛瘝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也）天畏棐忱（天命不常難其可畏然誠則輔之也）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小人小民也）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乂治也）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怨無大小惟在順理不順理勉行不勉行）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已不得已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應保殷民（應和也）亦惟助王宅天命（宅定也）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刑罰有次序也明罰以服民）

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民其勑勉于和順）（去疾之心去惡故民皆盡去其非）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民其安治）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刑殺者天之所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己意刑殺之）又曰非汝封劓刵人（劓割鼻刵截耳）無或劓刵人○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無使我殄絕所享之國）明乃服命（明汝侯國服命）高乃聽（高其聽不可卑忽我言）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毋廢汝所敬之常法）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太甲

四書考　大學　卷之一　克明章　六

（太甲太丁之子湯之嫡孫也太甲既立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桐宮思過遷善克終厥德尹作太甲三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嗣王太甲也惠順也阿倚也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命之有天下）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尹言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也）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自周有終（周忠信也言先王以忠信有終）相亦惟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嗣王（謂桀也）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當敬爾為君之道）辟不辟忝厥祖（君不君則辱成湯矣）王惟庸罔念聞（太甲惟尋常于伊尹之言無所念聽）伊尹乃言曰先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謹儉約之德）惟懷永圖（求永久之謀）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若虞人射獸弩牙既張必往省察其矢括合于法度然後發則發無不中矣）欽厥止（敬其所當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稱譽也）王未克變（不能變其舊習）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習惡而與性成者）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使親近湯墓以教之）無俾世迷（世終身也）王徂桐宮居憂（居喪也）克終允德（此太甲上）

四書考　大學　卷之一　克明章　七

（[illegible]）

帝典（典法也言堯舜可為萬世常法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

曰若（曰粤越通古文作粤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文文章著見也思意思深遠也安安自然也）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平均也章明也）百姓昭明（皆言自明其德）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湯

（湯將放桀居于中野士民[illegible]）

成湯名履一名天乙主癸之子契之後也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鄭玄曰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括地志云）

貨於老携幼奔國中虐桀請湯曰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家無人矣君有人國君之有也湯自否皆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

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卨所封也賜姓子氏禮緯曰祖以玄鳥生子也數傳至主癸娶扶都氏生湯生癸之妃見白氣貫月意感而生湯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從先王居契父帝嚳居亳湯徙而從号作帝誥爲夏方伯得專征伐夏桀戊寅三十有六祀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是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五反然後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湯進伊尹於桀桀不能用伊尹醜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二臣名湯之賢臣也遂作女鳩女房二篇出史記

爲民明之士民復救于桀桀並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于不齊不齊民聚奔湯于中野桀復請湯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爲天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千餘皆亡民復

○桀殺直臣關龍逄羣臣莫敢言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于夏臺夏獄名已而得釋出路史○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澤及禽獸況於人乎歸之者四十餘國當是時夏桀虐政淫荒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滅昆吾世本云昆吾者衛氏是遂伐桀升自陑陑音而作湯誓桀敗于有娀之墟奔于鳴條夏師敗績湯既

夏湯桀又曰國者之有也吾則外人我將去之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吾之何爲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者桀與其屬五百人去湯獻桀而復亳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

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湯既放桀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台我也仲虺乃作誥既歸于亳作湯誥誕告萬方是時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座再拜從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宜處之湯三讓諸侯皆推湯然後湯即天子位改正朔以建丑爲正月改歲曰祀水德王色尚白都于亳出藝文類聚○十有九祀大旱二十祀夏桀死于亭山二十有一祀大旱發莊山之金鑄幣賑民二十有四祀大旱太史

諸侯之位湯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與諸侯皆曰陰勝陽

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請雨者爲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苞苴遺之物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歲則大熟天下驩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護以立天之道先陰後陽立地之道先柔後剛作歸藏之易以坤爲首又作諸器用之銘以爲儆戒出帝王世紀○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

肆情之變而天弗祐羅勝雄即情之亂而人弗行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與從

書仲虺名湯曰德日新萬邦惟懷

其如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
月之明而就火之光於室也故明主貴尚學道而
賤下獨思○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
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
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其得言也少故上之於
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
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新書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
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遠諸侯也是疆幅隕既長有
娀契母家方將大也帝立子生商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契是時爲司

徒商之受命始于此玄王契也桓武撥治受小國是達受大國契
是達無所不宜率履不越遂視既發視其民則既應之矣相土之契
孫烈烈海外有截整齊也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與之會也
湯降不遲生當其時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久而不息上帝是
祗帝命式于九圍爲法九州商頌○三十祀湯崩在位
十三祀壽一百歲子太丁未立先卒外丙方二歲
仲壬方四歲惟太丁之子太甲差長伊尹乃立太
甲爲帝葬成湯於亳北之濟陰

盤銘

宋史田錫御屏風序曰古之帝王盤盂皆銘几杖
有戒蓋起居必觀而夙夜不忘也正義曰湯沐浴
之盤而刻銘爲戒必於沐浴云者蓋取其澡身浴
德之意故云日新又新金仁山曰盤沐浴之器也
頭曰沐身曰浴禮沐用盤盥漱亦以槃則盤木器
也浴器亦曰盤古有盤盂之戒盂即杅亦浴器也
銘字从名名者書也古者謂字書爲名釋文曰刻
金曰銘古人之有訓戒勳業者多刻之於金器若
鍾鼎之類猶後世刻之於碑碣然則刻字書於

金故曰銘古者凡器必有銘蓋爲常用之物而
銘以自警之辭欲因器之常所御以常警也○
場屋屢出盤銘又日新賦及盤銘詩學者往往多
因方氏誤指爲澡器故國學詩有食息不遑安之
句殊昧經旨按正義曰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爲戒
必於沐浴云者蓋取其澡身浴德之意故云日新
又新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則
盤非沐浴之器而何孫奕示兒編○日日盥類人所同
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鄭子事父母不[illegible]

呂氏春秋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叛宜生曰殷可伐書文王常紂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云云以純文王之德

五日揮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始刻之盤額之盤歟。通義新定。○沐浴之盤。本鄭氏注。沐謂濯髮。浴謂盥手。盤即內則少者所奉之盤。語云浴乎沂。亦謂盥濯而已。古者浴有二義。滌而盥手。則與沐同。此是也。浴而澡身。則更用杅。玉藻所謂浴出杅履蒯席是也。或問。專以潔身言者。髮與手亦豈也。張叔與記。○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盾木為梁。準以繩矩。把水盱之。將其苦煖以滌澡人身之汚垢。一新舊染。用享上帝矣。欲猶垢汚也。顧可無沐浴之

功哉。陸文裕燕記

大雅文王之詩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丕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既沒。其神在上。昭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受天命。則自今始。蓋以文王之德。豈不顯乎。上帝之命。蓋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有天下也。○亹亹文王。亹亹強勉貌。令聞不已。陳錫我周。也陳敷侯文王孫子。侯維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本宗子。支庶子。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言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故其人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是以上帝敷錫

……是曰……也紂……君無……以殷……命宜

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亨世為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矣。○世之不顯。厥猶翼翼。猶謀也。翼翼勉敬也。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猷皆能勉強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為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也假大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黼黼裳也。冔殷冠也。王之藎臣。藎進也。

也。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峻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有。又也。虞。度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自絕于天。而布明其善譽于天下。又度紂之所以廢與者而折之于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于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繇于此。以戒成王。

商頌玄鳥之詩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于

通考云。古方千里爲王畿。東西南北皆千里。千里之內爲畿。其惟衣冠之所萃。聲名文物之所都。爲對天帝居之尊。

郊禖鳦遺卵。簡狄吞而生契。其後世遂爲有商氏以有天下。宅殷土芒芒。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古帝命武湯。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域彼四方。正治也。方命厥后。四方諸侯。命謂人心歸也。奄有九有。九有九州也。謂土地也。廣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武王湯號。其子孫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龍旂十乘。龍旂諸侯所建蛟龍之旂。大糦是承。大糦黍稷也。承奉也。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也。謂四海來假。來假祈祈。祈祈衆多貌。景員維河。景山名。員周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荷任也。○此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繇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

詩傳云。畿疆也。

詩疏云。畿者。爲之畿限。故爲疆也。

邦畿

世紀云。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內曰京師。○白虎通云。京師者。千里之邑號也。法日月之徑千里。○禮書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則天子寰內五百里中爲王城。百里爲郊。二百里爲邦甸。三百里爲邦削。四百里爲邦縣。五百里爲邦都。

詩緜蠻黃鳥止于丘隅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命後車以載之者乎。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托者。爲鳥言以自比也。

陸此鳥至冬不見。如在鳥之類。伏深于淵。淵陰作蟄。自蟄雌雄。

黃鳥

驪黃。自關而東謂之鶬鶊。自關而西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方言。○離黃。倉庚也。鳴即蠶生。說文。○黃栗留。看我麥黃椹熟不。故又名黃栗留。

通志略。○鶯。大勝鵻鴿。黑尾。嘴尖紅。脚青。遍身甘草黃色。羽及尾有黑毛相間。三四月鳴。聲自圓滑。里許。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鸝鶹。一名楚雀。庚。或謂黃栗留。或謂之楚雀。或謂之黃袍。或謂之搏黍。或謂之黃鳥。皆此物也。當椹熟時。來在桑間鳴。則蠶熟。格物總論。

司鳳自豔。永北至春。務跟出谷。凡漁人網得一物。如形而鳥。云此黃鸝。別視之果然。

丘隅

爾雅釋丘云。非人爲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功所爲。自然生爲丘也。○又云。天下有名丘。五在河

南其二在河北。○廣雅云。小陵曰丘。○風俗通曰。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詩箋云。丘隅丘角也。

文王

文王名昌。父季歷。古公亶父之少子也。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之荊蠻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季歷卒。子昌立。是爲西伯。出史記 遵后稷公

劉之業。則古公季歷之法。篤仁敬老慈幼。禮下賢者。日中不食以延四方之士。詢於八虞。咨於二虢。度於閎夭。諏於蔡原。蔡公原公 訪於辛尹。辛甲 尹佚 重之以周邵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於是伯夷叔齊之徒咸至。鬻子名熊。其見文王也。年已九十矣。舉之而處其他子勤也。鬻子曰。使予逐狡兔則既老矣。使予許政治之發蹤以預斷得失。則予尚壯不衰也。遂舉之。帝乙二十七祀崩。子辛立。是爲紂。出通鑑 紂不道滋甚。醢九侯脯鄂侯。西伯聞之竊嘆。崇侯名虎 知之。以告紂。且曰西伯昌與其長子發仲子旦皆聖人。三聖合謀。君其慮之。紂乃囚西伯於羑里。出藝文類聚 西伯在羑里演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閎夭之徒患之。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矣。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出史記 明年虞芮質成於周。虞芮二國爭田。質成於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 又明年伐犬戎。得呂尚。呂尚名望。已年八十餘。釣於渭水。西伯出

獵。卜之曰。非龍非彲。非熊非羆。非虎非貔。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尚于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謂之師尚父。 又明年伐密須。徙都於程。又明年伐耆。又明年伐邘。又明年伐崇。作豐邑。徙都之。出史記 西伯立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西伯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所求主乎。遂葬之。天下皆曰。西伯澤及朽骨。況其人乎。於是歸者二十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出呂氏春秋 祁伊歸之。懼以

（爲人下……之而勿……德大……也）

告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西伯以服事殷

終身不二在位五十年年九十七子發立伐商而

有天下諡其父西伯曰文王（出史記）

衛風淇澳之詩 注

瞻彼淇澳綠竹青青（堅剛茂盛之貌）有匪君子充耳琇（音秀）瑩（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弁如星（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玉爲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以竹之堅剛茂盛而見其服飾之嚴也）瞻彼淇澳綠竹如簀（簀積也竹之密比似之言盛之至也）有匪君子如金如錫（……）

……如圭如璧（言其生質溫潤）寬兮綽兮（寬宏裕綽開大……）猗重較兮（重較卿士之車上出軾者謂車兩旁也）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言其樂而有節）

衛人美武公之德○國語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故作此詩以美之

淇澳綠竹

（述異記云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括地志云淇園故殷紂竹箭處也。……）

（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云如……）

水經注美溝水東南注淇水博物志謂之與水流入於淇漢武帝塞決河用淇園之竹寇恂爲河內伐竹淇川治矢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唯王芻編草不異毛興（地里）○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陸璣草木疏援爾雅云菉王芻也郭璞云即菉蓐艸也予謂不然淇水古屬衛地又詩籊籊竹竿以釣于淇亦衛地也夫惟衛竹之大可爲河楗而其竿之長可以垂釣則其不爲王芻之草亦已明矣本朝之初試文必本注疏不得自上己說昔試館職

有以綠竹爲題者試人賦竹以爲釣淇之竹而滌試咎其不從訓故黜之不取富鄭公密辨有司之誤矣○埤雅傳曰淇衛箘簬又曰淇衛之箭又曰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又曰伐淇園之竹以爲矢蓋淇之產竹土地所宜故風人以此美武公之德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瞻彼淇澳綠竹青青竹之初生其色綠長則綠轉而青矣故是詩如此然其卒章又曰如簀如簀言盛也且曰如簀則又以明其爲竹矣○呂氏春秋曰昔黃帝命伶倫爲律

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山之陰取竹之嶰谷斷兩節間長六寸九分而吹之爲黃鐘之宮律之本也竹譜云竹曰青十類有六十一爲布挂竹甚毒傷人必死有篙竹節間三尺堅勁中爲矢笛箭亦堪爲矢簡大者爲筆華陽國志云哀牢夷有竹其節相去一丈名僕竹。南荒有箭竹長百丈圍三丈餘可以爲大舟。筍味甚美。成都有竹名對青半青半紫。二色相映可愛。南垂界有百葉竹一枝百葉故名。又云筋竹有毒夷人以刺虎豹中即斃。錦江心礶石上產桃竹可爲杖。竹性中虛此竹獨實類木。○謝

莊詩云直而不介弱而不巘杳裊人圍蕭瑟雲崖推名楚瀍美質梁池。○江逌賦云有嘉生之美竹挺純姿於自然含虛中以象道體圓質以儀天託宗爽塏列族圃田。○禮記禮之于人猶竹箭之有筠松柏之有心。二者天下之大端也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拾遺記蓬萊山有浮雲之幹葉青莖紫子如大珠有青鸞集其上。下有砂礰細如粉柔風至葉條翻起沸細砂如雪霰仙者來觀戲焉風吹竹葉聲如鐘磬之音。○海錄碎事紫雲蒸慈

竹也赤玉脂桃竹也青蛇蛇音枝苦竹也紅鵲尾竹也。○博物志云舜南巡不返二女追之不及至洞庭之山以淚揮竹竹盡斑。妃死爲湘水神故名湘妃竹。○白居易養竹記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君子多樹之爲庭實焉。○劉寬夫剿竹記堅可以

配松栢勁可以凌霜雪密可以泊晴煙疏可以漏宵月嬋娟可翫勁拔不回檀欒風生韻合宮徵。○史記渭川千畝竹其人與千戶侯等。○溪州產方竹體如削或勁挺堪爲杖不讓張騫筇竹杖也其隔州亦出大者數丈。○竹譜武林山西舊有雙竹院中所產修篁嫩篠皆對抽並胤王子敬竹譜所謂錢塘扶竹是也。譬碧海之桑兩兩相比謂之扶桑耳。○晉書王徽之字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徽之但嘯咏良久直指竹

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東坡綠筠軒詩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傍人笑此言似高還似痴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蘇軾云文與可自號笑笑先生畏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笑笑之餘以竹發刻竹亦得風天然而笑○岳州風土記岳人五月十三謂之龍生日種竹多茂即齊民要術竹醉日也又曰竹迷日山谷謂種竹須用辰日○雲窗私志凝波

竹出瀝泉山紫枝綠葉堅滑如玉風吹有聲環佩漢成帝種于臨池觀更名曰環佩竹花如海榴實如蓮子而小服之肌滑體輕趙飛燕舞于掌上服此實也○楊誠齋詠竹詩便無文與可自有月傳神○張正見詩翠竹梢雲自結叢輕花嫩筍欲凌空欲知抱節成龍處當于山路葛陂中

切磋琢磨

爾雅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周禮云百工飭化八材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剔

此祭于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周頌烈文之詩註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言諸侯助祭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無封靡于爾邦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則王當尊汝又念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子孫繼序而益大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呼前王不忘此戒飭而勸勉之詞

聽訟

周禮大司寇之職以兩造禁民訟兩造兩爭者皆至也入束矢於朝百矢為一束使之入矢取其直也不入矢則自服不直矣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劑券也一札而為兩書也入鈞金三十斤為鈞金謂剛也入金取其剛而不變也不入金亦是自服不直矣三日乃致於朝必待三日乃致于朝者重致民于獄也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嘉石文石也罷敝無志之民不能自強于善故設嘉石于外朝門左以平之使為善也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坐諸嘉石者使省其過也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無告之民不能自伸其情故設肺石於外朝門右以達之使得伸也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

𡈼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立于肺石之上三日取其心靈

肺肝之義士聽其辭以告于王而罪其長長官退絕于情故加之罪

小司寇之職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面赧不直則赧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所聞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眊

意

內經云心藏神脾藏意○靈樞經曰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荀子曰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

肺肝

白虎通云肝之爲言干也肺之爲言費也五藏肝仁肺義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蒼龍之位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蒼龍色青而有枝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內經云肺藏魄流精氣之匡佐也靈樞曰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肝藏魂魂神氣之輔弼也隨神而往來者謂之魂○又云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黃庭經云肺神皓華字虛成又云白元君主肺宮之神又云肺神名素靈生字道平形八寸二分純赤肝神龍烟字含明又云肝神名開君童字道清形長六寸色青黃○養生要曰肺爲華蓋肝爲清虛宮魂所藏

目

神仙元目神名虛監生字道童形長三寸六分衣五色又云兩目神亦人日月精也左目字英明右目字玄光又雜俎云覽鑑目神名○世說唐僧淵

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釋名云目默也默而內識也眼限也瞳子限限而出也○春秋元命苞云目肝之使○國語單穆公云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韓子曰臣患知之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甘泉賦云玉女無所眺其清盧盧目瞳子也○倦游雜錄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羅

物屏風所以養目也。○萇弘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河目謂眶平而長也）沈休文左目重瞳子腰有紫痣聰明過人（瞳眼中人）也。徐陵曰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慧之相也。○孫權幼時眼碧色號碧眼小兒。

手

兩手神二人太陽之精也字寬陰。○釋名云手須也事業之所須也。○眞誥云手爲人關。○李命手握三公之字仲尼手握鉤。○韓子曰名實相須而

成形體相應而生故一手獨拍雖疾無聲故曰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則不兩成。○論語摘輔象仲弓鉤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握戶是謂守道子游握文是謂敏士公冶長握輔是謂習道子夏握正是謂受相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病惡。○鉤命訣仲尼虎掌是謂威射澹臺滅明岐掌是謂正直。○老子手把十文。○傅咸掌有臥龍紋指甲上隱起花草如雕刻是以文章過人。○虎膺手掌也松根指節也蹲鴟大指也鉤戟頭指也玉柱中指也。○通

典云曾季友有文在手曰友唐叔有文在手曰虞鄭玄孫手文似一名小同宋武公女仲子有紋在手曰魯國夫人後歸魯隱公生桓公后稷之孫生而有紋在手曰姬因以爲氏。○元和姓譜周昭王少子生而有紋在手曰閻康王封于閻出唐表周平王少子生而有紋在手曰武遂以爲氏。

（屋含也居也上也具也）

屋

釋名云屋奥也其中溫奥也大屋曰廡（音武）廡幠（音呼）也幠覆也并冀人謂之房房正也屋之正大者也

（說文曰从尸人所主曰尸从至至所止也）

○論衡云屋覆人形宅居人體。○揚子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爲帡幪。○家語周公居冢宰之尊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注白蓋之屋以茅覆之。○郡國志泰州俗其居八板爲屋故詩曰在其板屋脩我甲兵。○齊張融爲中書郎假東出武帝問住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上後問其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作小船岸上住帝大笑。○供王父遷居詩從官三十載故山凡幾歸昔歸尚有屋再歸已傾欹今歸但喬木

黃帝牛首龍身遊九凡附兩挺衆修靡花淵河目游額日角龍顏

竹落荆新屏上有鶴鳥都下爲雞犬栖云云○塵史熈寧間故太師王拱辰卽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于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壤室二公各背登處其間邵堯夫見富鄭公公問洛中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爲發笑

體 附形軀

釋名云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形有形象之異也軀區也是衆名之大總若區城也

○眞誥云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

身

釋名云身伸也可屈伸也○內經云身半已上其氣三矣天之分也天氣主之身半已下其氣三矣地之分也地氣主之以名命氣以氣命處而言其病半所謂天樞也○六微旨論云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中人氣從之○文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

九華眞人云言眼者身之鏡耳者身之牖

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天地之道尚猶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燻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孝經援神契云人頭圓像天足方法地五藏像五行四肢法四時九竅法九分目法日月肝仁肺義腎智心禮膽斷脾信膀胱決難髮法星辰節法

日歲腸法鈴

河圖云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

心

心神名煥陽昌守道明形長九寸色赤又曰靈臺靈府丹府泰宇○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棼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天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蠹明不居則耗而又奚以善爲○釋名云心纖也所識纖微無物

書林云。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于心。

白虎通云。目爲心視。口爲心談。耳爲心聽。鼻爲心嗅。是其支体主也。

內經又云。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不貫于心也。○元命包云。心者火之精。成于五。故人心長五寸。○白虎通云。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爲之候。何。耳能遍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于禮。上下分明。○管子曰。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淮南子曰。夫心者。五藏之主也。

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又云。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不寧于體。聽之不合于道。視而不便于性。三官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荀子曰。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所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解蔽云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

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曲中。心不可劫而使易意。○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括地圖云。無咸民食土。死即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復生。去王關四萬六千里。

苗

公羊註曰。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呂氏春秋曰。苗其弱也欲孤。欲得其孤特疏數適中則茂好也長也欲相與居。相依助不偃仆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

○春秋說題辭。粟五變。以陽化色爲苗。秀爲禾。三變而粲謂之粟。四變入曰米。五變而蒸飯可食之○晦菴次劉秀野蔬食荳腐韻。種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術。安坐獲泉布。淮南王弄術成豆腐○漢高后時。諸呂用事。朱虛侯劉章侍宴飲酒。酣。爲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稀。非其種者。鉏而去之。○詩魏風。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亢倉子。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爲行。薄翼而蘇音孫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胕腫多病。弱苗而翠[illegible]

穗一

頌

詩經播厥百穀既庭且碩大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音遲如京高也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音羌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四書偶考卷之二目錄

大學下

目錄終

帝堯碑云其先出自瑰應翼火之精有神龍首出于常羊慶都文之生伊……不與凡……龍……而有人……也……

四書考大學卷之二

大學下卷

康誥曰如保赤子

王曰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尚書武王誥康叔）

堯

帝堯姓伊祁（堯生時其母在三河之南寄於伊長孺之家故從母所居以伊祁爲姓）帝嚳之子摯之弟母陳豐氏曰慶都孕十有四月高辛丁亥歲生堯於丹陵名曰放勳（按放勳書註曰放大也至

也勳功也言其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此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耳史記以放勳重華皆爲名謬）摯立堯年十三佐摯封植受封於陶年十五改國於唐（合而稱之曰陶唐氏）摯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爲天子都於平陽之安邑（屬山西）以火德王色尚白（出史記）○甲辰五載（載歲也言一歲無不覆載也）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命羲和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岳之職二載咨羲和定閏法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出典）堯十有二載巡狩諸侯西夏（國名）叛成守好貪求於是伐而亡之有苗（國名）不享征而

紀要記云堯之爲君一日十瑞宮中芻化爲禾鳳凰止于庭神龍見于宮沼歷莢生于階宮禽五色鳥化白神木生連萐莆生厨景星耀于天甘露降于地是爲十瑞。

克之於汾水之浦。命閼（音遏）伯長火居商丘。以祀大火（辰而火）紀時。命毋句氏作離聲。（一云毋句作磬）制五絃徽鼓大唐之歌。命夔放山川谿谷之音以歌八風。（西北立冬曰不周風。正北冬至曰廣漠風。東北立春曰條風。正東春分曰明庶風。東南立夏曰清明風。正南夏至曰景風。西南立秋曰涼風。正西秋分曰閶闔風。此所謂八風也）作大章之樂。（大章言堯德之章明也）作五廟。立五府。以享先祖而祀五帝。（出路史）五十載。帝游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出列子）時有老人擊壤而歌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

將子許由欲祀帝意而堯曰堂十華殷之上面夏劉之下君之祭願亦已足矣夫堯曰余坐華殷之山林

有於我哉。（出文中子）六十有一載。洪水懷襄。（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九載功用不成。七十載殛鯀于羽山。放驩兜於崇山。子丹朱及庶子九人皆不肖。堯求賢德可以讓位。羣咸舉舜。舜賢明。堯亦聞之。於是以二女妻舜。九男事之。七十有二載。納舜於泰山之麓。使之主祭。命禹平水土。益掌火。棄教民播種。契爲司徒。丙辰七十有三載。薦舜於天。舜受終于文祖。（文祖堯始祖之廟）七十有六載。流共工于幽州。竄三苗于三危。八十載。禹告成功。詳具書禹貢篇。八十有一載。

然而松生于陳余立於棘之內青爲而雲生于滿壁而雙剛無異乎謀禮之江漢衆遲背端郭無異乎廻繼之業花各余安知其所以安歟。

肇十有二州。（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幽并營）封十有二山。（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爲一州之鎭）濬川。（濬導十二州之川）封伯禹有夏。四岳於有呂。加賜伯益。封契於商。封棄於邰。於是率羣臣刺璧而書東沈洛水。言天命當傳舜之意今逸書有中候逆衡之篇是。（出通鑑）堯之爲君也。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收冕名其色黃故曰黃收純緇衣）彤車白馬。茅茨不剪。（茨覆也以茅覆屋而不剪也）樸桷不斲。（桷椽質樸不彫斲也）樸素題不枅。（題頭也枅音雞彫刻象雞也）大輅不畫。（天子車曰大輅）越席不

沉璧甲上日辰

緣。（越草名）太羹不和。（以肉汁爲羹而無鹽梅之調和）飯於土簋。飲於土鉶。（簋鉶皆土食器也）以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不覩。玩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垣室屋不堊色。（堊音惡白土也如今石灰之類）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衣履不敝盡不更爲也。（出通鑑）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溥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洽。（出說苑）○景星耀。甘露降。朱草生。鳳凰至。

禾莘醴泉湧焦僥氏來貢沒羽（焦僥西南蠻，沒羽，美也）又有草莢階生隨月生（月半以前日生一莢，已後日落一莢，若月小，則一莢厭而不落）以占日月之數名冥莢癸未一百歲舜攝位之二十八載也帝乃殂落年一百十七歲葬於濟陰之成陽西北是爲穀林

舜

帝舜曰有虞氏其先國於虞始爲虞氏系出虞幕是生喬牛喬牛生瞽瞍初家於冀瞽瞍娶握登生舜於姚墟（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目重瞳，故曰重華，字都君）握登早喪瞽瞍再娶而生象象得親乃咸惡舜御不以道舜於是往於田泣旻天號父母負罪引慝大孝避小杖受事親撫弟日以篤年二十孝友聞于四海執玄德而化馳若神歷陽（在河東）之耕者侵畔乃往耕焉田夫推畔雷澤（在濟陰）之漁者爭坻乃往漁焉鮫人遜長東夷之陶者苦窳（音愈，病也）乃陶於河濱（在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期年而器以利牧羊於潢陽而獲玉曆於河巖所至嚮合遷於負夏（衛地）販於頓丘債於傳虛（頓丘買貴，于是販於頓丘；傳虛賣賤，于是債於傳虛）編蒲結苫每徙

虞幕生窮蟬，蟬生敬康，康生喬牛，牛生瞽瞍。

民歸之（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至鄧之墟小大悅之秀士胥從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舜七友，並爲歷山雷澤之遊）不辟而至周旋之間爲之七友迨既禪七人者始逃之初堯在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遜位於是疇咨於衆詢四岳明明揚側陋（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己在顯位者，側陋微賤之人）四岳咸薦舜謂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進也）乂不格姦（言舜能和以孝，使之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爲姦惡也）堯曰我其試哉乃徵之得諸服澤之陽於是錫之絺衣（細葛布衣）雅琴命之姚姓配以娥皇女英以覩其內九子事之以觀其外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之於畎畝之中二女純篤盡道九子服勤靡懈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乃歷試諸艱使宅百揆（揆，度也，度政之官）靡不時敘（以時而敘，無廢事也）屬之徽典（常也）無或不從賓於四門（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上焉，故曰賓）以諸侯穆穆（和也）烈風雷雨納於大麓而弗能迷也（洪水爲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堯之七十三載薦舜於天舜受終于文祖遂攝位（出路史）是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曰蒼舒、隤敳、檮戭、大

干寶云：舜耕歷山，獲玉曆于河際之巖，知天命之在己，躰道不倦。

路史注：瞽瞍與象每欲殺舜，其妹嫘首每爲之解。列女傳：舜女弟繫與二嫂諧。

洛書靈準聽云：舜受終，鳳凰儀，黃龍感，朱草生，蓂莢孳。

後漢李固傳曰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

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謂之八愷愷和也言有此八德之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天下謂之八元元善也言有此八德之善也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堯未及舉舜於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也不才子其苗裔驩兜也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渾沌即驩兜也言掩義事陰為賊害而好為凶害故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氏金天氏帝號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謂共工氏共行窮而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檮杌

頑凶無疇匹之貌謂鮮也此三族世憂之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黃帝時在縉雲之官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謂之饕餮謂三苗也言貪飲食冒貨賄故謂之饕餮神異經云西南有人焉身多毛上頭戴豕性狠惡好息積財而不用善奪人財物強狠長羣而單名饕餮言三苗性似故號之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禦螭魅螭魅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為人害也於是四門闢言毋凶人也出史記攝位二十八載堯崩舜避堯子於南河之南天下之朝覲謳歌訟獄者不之丹朱而之舜歷二歲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都於

[illegible]

蒲阪今河中府以土承火色尚赤改正易朔立七廟官親親任賢建弟象於有庳今道州封黃帝之孫子十九人為侯伯詢四岳命九官命禹為司空棄為后稷契為司徒皋陶為士垂為共工益為虞伯夷為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是為九官咨十二牧十二州牧民之官三載考績五載簡韶樂成六載巡狩觀風兵衛少而誅求寡國用不貲七載作大唐之歌以美堯禪九載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比三苗三十有三載命禹總師三十有五載咨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

有苗格出路史舜之為君也上循堯道下任眾賢顧紀后拜蒲衣莊子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親善卷學於務成昭漢藝文志有務成子十篇其名也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昭即務成立誹謗木誹謗木華木也形如桔槔大路交衢施謂之表木以表王者之納諫亦以表識衢路焉設旌諫鼓以廣直言之路訪不逮於總章明堂也堯曰衢室舜曰總章有不逮則訪之如宋仁宗之天章閣也養國老於上庠國老卿大夫致仕者養庶老於下庠庶老庶眾也庶老士及庶人在官致仕者憲

晏子新序錄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爲忠吾盡吾敬以接吾散故見爲信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爲愛

止。寔法貴德尚齒，藏金巉巖之山，捐珠五湖之淵，俾下服度，於以杜淫邪而絕覬覦。作米廩以藏帝籍。有虞氏之庠曰米廩。立南學以教國士。恭己南面，無爲而治。南學即上庠，下庠也。出通鑑。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是時地方五千里，至於荒服，南撫交阯，北發肅慎，肅慎北方國名。東長鳥夷，長夷鳥夷二國名。西渠析枝，二國名。撫字出貫地四句。出入日月，罔不俾率，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感，鳥獸被德。四十有八載，南巡狩，

崩於鳴條。出通鑑。三十登庸，二十在位，五十載而崩，壽百一十二歲，葬於蒼梧山九疑之陽，是爲零陵。今永州府。禹封舜後於虞而客之，及周武王克商，封舜後胡公於陳，賜姓媯氏。出尚書。

紀年云后桀命扁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

桀

桀名履癸，帝發之子，孔甲之曾孫也。自孔甲以來，諸侯多叛，發在位十九歲崩，子癸踐位，是爲桀。尤爲無道，暴戾貪虐，滅德作威，敷虐於萬方，天下思之。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氏進女妹喜。

次妃于斯其名于宮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妹嬉氏

桀嬖之，所言皆從，自是殫百姓之財，爲傾宮瑤臺，璚室玉門，日與妹喜行淫縱樂，政事怠廢。見通鑑。左師曹觸龍諂嫉才智。夏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左師觸龍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諂，身死，四肢不同坐而居。諸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奉事戾於天，發令逆於時，瞿山地裂及泉。桀徒鑿之，通於河。諫者曰：洩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殺之。耆老或諫，又殺之。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

尚書帝命驗期云桀失玉鏡用其噬虎注玉鏡謂清明之道喻法度

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乎？桀曰：吾之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矣。遂囚逢而殺之。殷湯聞之嘆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獄名。已而得釋。桀大會諸侯於有仍氏，有緡氏，俱國名。見桀汰侈，引師先歸。桀率諸侯攻克之，愈自矜肆。諸侯韋氏彭姓、顧氏、昆吾氏己姓，黨桀之惡，恣行亂政。出路史。鑿池爲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終古姓名執其圖法泣諫，不聽，終古出奔商。出通鑑。桀之世，星隕地震，伊洛二水名竭，泰山崩，災異迭見。殷湯修德，諸侯畢

新序云[illegible]同后除任成湯伊尹玉斗失其金樓注云桀也假羽且日寄作玉斗者渾儀合樣言實之實

服。桀走九夷之師不至。伊尹佐湯伐桀。桀曰吾悔
不遂殺湯於夏臺。及戰不勝。走鳴（條在安邑之西）入
於三朡之國。（在兗州府定陶縣。今有三朡亭）湯又從而伐之。放於
南巢（今巢縣是）。三年死於亭山。桀在位五十有二年。湯
封夏後於杞。至周仍之。夏自禹至桀。歷十七君。十
四世。共四百三十二年。

按桀子淳維。妻桀之衆妾。遁於北野。隨畜轉徙。號
葷育。逮周曰玁狁。漢曰匈奴。傳曰其先祖禹之
後是也

紂

紂名辛。帝乙之少子也。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
啓。次曰中衍。次曰受。又曰辛。乃紂也。紂母之生微
子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帝乙立爲妻。而後生
紂。帝乙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
曰。有妻之子。則不可置妾之子。紂是以得爲後。（呂氏
春秋）帝乙二十有七祀。歲丙午崩。紂辛立。紂資辨
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殺也）。知足以拒
諫。言足以飾非。矜已誇人。謂天下皆出已之下。

帝王世紀云。紂倒曳九牛。撫梁易柱。又云。紂宮九市。車行酒馬

棄黎老。昵比罪人。弗祀上帝神祇宗廟。恃其强恣
好用兵。性沈湎。好酒色（出路史）。始爲象箸。箕子嘆曰
今爲象箸。必爲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蹯豹胎
他人將稱是王求足欲。天下殆哉（出通鑑）。八祀伐有
蘇。獲妲己（妲姓己字）。嬖之。惟妲己之言是從。於是師涓
作新聲。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
之財。（鹿臺臺名。其大三里。高千丈。今在衛縣西南二十二里。括地志云[illegible]）
盈鉅橋之粟（鉅橋倉名。許慎曰。鉅鹿水之大橋。有漕粟也）。益收狗馬奇
物。充仞宮室。廣沙丘苑臺（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多取

論語比考證曰。殷紂妲己玉馬走宋均曰王馬喻賢長奔去也

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聚樂戲於沙丘。以
酒爲池（酒池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三里。太公六韜云。紂爲酒池。迴船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
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
之法。（[illegible]膏塗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格之刑。[illegible]剖孕婦）
斮朝涉之脛（[illegible]淮南子[illegible]）。十有一祀。以西伯昌
九侯（九侯[illegible]鄴縣有九侯城）。鄂侯（[illegible]有鄂侯城）爲
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
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力。辨并脯鄂侯。西伯昌

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於羑里（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處）西伯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
紂御紂烹爲羮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羮
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羮尚不知也
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
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洛水一名漆沮水在同州洛西之地謂丹方等州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
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而用費仲爲政費仲善
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

以此益疏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
紂廢之及西伯伐飢國滅之（飢一作耆）紂之臣祖伊聞
之而咎周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元龜一作卜）無
敢知吉（孔安國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者）非先王不
相我後人惟王淫虐用自絕今我民罔不欲喪曰
其奈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
可諫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孟津諸侯叛
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
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

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
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
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
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諸
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括地志云今衛州城即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紂築也）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自
焚而死武王爲天子封殷後爲諸侯屬周武王崩
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
子於宋以續殷後焉（出史記）

周南桃夭之詩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夭夭少好貌灼灼華之盛也）之子于歸宜
其室家（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桃之夭夭有
蕡其實（蕡實之盛也）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
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
人因所見以起興

疏

埤雅云桃華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華於仲春故

周南以興女之年時俱當桃生三歲即華果故首雖巳白其華子之利可待也然皮來華餘頗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劙（音利）其皮故周南取少桃以興所謂桃之夭夭是也一章曰灼灼其華者灼灼其華之紅而肥也言女以盛時而嫁二章曰有蕡其實蕡大貌蓋桃性更七八年便老老則子細此言少桃故曰有蕡其實言非但有華色又嫁而有子夫婦之道成焉三章曰其葉蓁蓁蓁蓁盛也言能成其家又以此其所賴也且桃性華葉齊生至於有

蕡其實然後其葉蓁蓁故其序如此○典術云桃者五木之精故厭伏邪氣制百鬼令人作桃符著門以厭邪○述異記云桃之大者謂之木桃詩云投我以木桃是也○陶潛桃源記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此言人庭本處也）○天寶遺事明皇禁苑中千葉桃花盛開帝與貴妃賞玩曰不獨萱艸忘憂此花亦能消恨因折一枝插妃子寶冠上曰尤能助嬌態也○張正見賦萬株成錦千林如翼

若畫波文花然樹色發泰源而遙氣飄漢綬而芳流譬蘭缸之夜炷似明鏡之朝妝（漢有桃花綬）○拾遺記磅磄山去扶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地寒有桃樹千圍其花青黑色萬歲一實○傅玄桃賦若海島而嶛嶸兮挺皮密之靈山何茲樹之獨茂兮條枝綠而麗開根龍虬而雲結兮彌萬里而旁盤禦百鬼之妖慝兮列神荼以司奸○虞世南史略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和雪與兒靧（音悔）面呪曰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

悅取白雪取桃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高蟾詩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

小雅蓼蕭之詩（註）

蓼（長大貌）彼蕭（蒿也）斯零露湑（湑貌）兮既見君子（諸侯也）我心寫（輸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安樂）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寵也）為光（龍光喜其德之詞也）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以示慈惠故歌此詩

甚燕豈樂也(音愷)弟(易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蓼

詩云：予又集于蓼。(音辛苦也)○爾雅：薔，虞蓼也。(虞澤蓼也)○吳氏本草：蓼實，一名天蓼，一名野蓼，一名澤蓼。○魏文子曰：蓼蟲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賊也，本不可失。○蓼類甚多，有紫蓼、赤蓼、青蓼、馬蓼、水蓼、香蓼、木蓼等，花色皆紅白紫赤黑。木蓼一名天蓼，其最大者名能蓼。辛物。越王苦思報吳，臥則以蓼。長沙定王故宮有蓼園。

蕭

蕭，荻也，即蒿也。

(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作此詩)

曹風鳲鳩之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固結而不散)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騏，馬之青黑色。弁，飾言有常度)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illegible])

于形于形。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身也。

鳲鳩

(左傳少皞以鳥名官有五鳩氏)

詩：鳲鳩在桑，其子七兮。鳲鳩之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一名秸(音)鞠，一名搏黍，一名布穀，一名擊穀，又名擊穀，又名郭公，又名鵓鴣，又名馬鳖鶗，又名桑鳩，又名鵜姑。○曹子建責躬表曰：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牛僧孺象化篇曰：象性莫若心而已。使性非心可象，則鳲鳩之性均，而木刻鳲鳩足以象均耶。辦豸性觸，而畫豸冠足以象[illegible]

耶。○風土記：祝鳩反舌也。釋者謂之雛(追)，秦漢[illegible]謂之鵴(匊)鳩。其大者謂之鴝分鳩，小者謂之鶻[illegible]鳩，或謂之鶠(紡)鳩，或謂之鶻(滑)鳩鵓鳩，楚鳩，荊鳩[illegible]或謂之鳩(大鵰)(浮)。

([illegible])

○詩：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注曰：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游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爽鳩，鷹也。鷹為鳩，鳩為鷹者，應時而 則啄柔仁而不鷙

鷸鷸中國之拙鳥不若鵲巢鳥鵲乃人之詩稱鵲巢維鳩居之一

故月令曰鷹化爲鳩。夏小正曰鷹者其殺之[illegible]鳩者非其殺之時也。○博物志鶻鳩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又名鶻二雅局鳩又名鶻鵃舟招音喜朝鳴又名鶻朝一云即鷽鳩子見莊也。陸璣以爲班鳩非也。斑鳩項有繡文斑然與此全異。外又有鶉鵻鶌鳩及鳩鷦小黑鳥鳴自呼江東呼爲烏鵙。爾雅曰鵖鴔戴也。又有鸜鵒似鵙而情兩翼有白點剪其舌可教以人語俗謂之八哥者亦鳩類。○杜詩布穀催春種爾雅鳲鳩即布穀李詩

出布穀鳴田家擁鋤犁。○張華曰農事方起此鳥飛于桑間若云五穀可布種也。○瑞應圖白鳩成湯時來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舊則至。○

鷹鳩自陳而東謂之戴勝

月令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張華曰勝即首上飾也頭上尾起故曰戴勝一名戴鵀壬似山鵲而尾短長嘴青色尾冠俱有文采如戴花呼戴鵀。○鷰鸎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仲春鷹化爲鳩變以養老助生氣漢無羅氏故作鳩杖以養老。○語曰天將雨鳩逐婦蓋鳩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天將陰鳴鳩逐婦嗁中林鳩婦怒嗁無好。○李白鳩辭白鳩之白誰與憐霜衣雪襟誠可珍含哺七子能均平食不咽鳩不咽之鳥性安馴首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耆人。○曹植魏德

傳咸雉賦鉢郁郁以[illegible]文音[illegible]而有序

論曰斑斑者鳩爰素其質昔翔殷邦今爲魏出朱目丹趾靈姿詭類載飛載鳴彰我皇懿。○幽玄錄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飛入止于牀張惡之披懷祝曰鳩來爲我禍耶止承塵屋上板爲我福耶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而得金鉤

焉遂寶之自是子孫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鉤云

矩

語云閉門造軌出門合轍言矩之一也

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夫矩之於數其裁制萬物唯所爲耳。○少昊乘兌執矩司秋注云金爲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

小雅南山有臺之詩

南山有臺臺夫須也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只君子。萬壽無期。賓客。君子指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
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
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
已。

臺

臺莎草也。可爲蓑笠。疏而無溫。故曰莎。其實爲香
附子入藥

小雅節南山之詩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

猗尹氏柄國於宜曲之際詩借以爲而以頌鮮至我師竟釀東遷之禍此詩人所爲深刺也。

惔。惔燔也。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監察也。節彼南山
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瘥病。喪
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氐
本。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毗輔也。俾民不迷。不
弔昊天。不宜空我師。言不見弔憫于昊天矣。鳳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
我衆并及空窮也。

山

爾令尹宜內傳元首廣天下名山之關鍵

春秋元命苞曰。山者氣之包。所以含精藏雲。故稱
石布山。○爾雅曰。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山

謂金玉之精液出

曰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曰岑。多草木曰屺。無
草木曰岵。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山海
經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六萬四千五
十六里。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天地之東西二萬
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八千里。受水
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
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爾雅又云
山遠望之則翠。近之則翠漸微。故山色曰翠微。亦
曰山腹。○史天下名山八。三在夷。五在中國。華山

左傳山藪有實

首陽太室。少室。太山。此五山黃帝常遊。○管子虎
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有
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上有丹砂者。下有黃
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上有綠石者。下有鉛錫
上有赭。下有鐵。○山精曰夔。亦曰跂。亦曰雲陽。○

禮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山出器車

春秋說題辭曰。山之爲言宣也。含澤布氣。調五神
也。○又云。陰含陽。故石凝爲山。○運斗樞曰。山者
地基也。○釋名云。山。產也。言產萬物。○尚書大傳
曰。夫山生材用。無私爲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出

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會雨露之澤將物以成百姓以饗。○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門東南方曰波海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河圖云山地之骸也。○說苑云五岳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

滿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曰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命禺彊使巨鰲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鰲于是岱輿員嶠二山沉于大海。○蜀王本記天爲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

石

吳越春秋禹按黃帝中經見聖人所記曰在乎九疑上東南嶷曰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玉字禹乃退齋三日發石取書。○列子天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之石以補其闕。○穆天子傳天子升于采石之山于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𨛬之民鑄以爲器于黑水之上今外國人所鑄作器赤皆石類也天子于是取好石彩成具言五色修。○三齊畧記秦始皇作石橋欲渡海看日出處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皆流血至今悉赤陽城山石盡起立嶷之東傾狀如相隨行

○左傳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臣聞作事不時怨讟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讟並作莫保百姓石言不亦宜乎。○習鑿齒晉陽秋惠帝永康元年十一月戊午朔大風起從北來飛石五六日乃止。○周禮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有罪者坐諸嘉石以肺石達窮民凡煢獨老幼之欲復於上而未達者立於肺石注曰嘉石文石也肺石赤石也。○本紀梁天監

祓諸於公車府謫木拂石傷各置有一函有龍緣
方懸才高抱數豪門陵賤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
函

貨

說文云古者貨貝而寶龜貝海甲蟲也至周而有
泉到秦廢貝行泉○漢書云王莽時八貝四寸八
分巳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
分巳上一朋直五十公貝二寸四分巳上一朋直
三十小貝寸二分巳上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

得爲朋貐枚直錢三是爲貨貝五品貝不盈六分
不得爲貨○歸藏云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至則
徹以求則得有喜將至○郭璞貝贊曰先民有作
龜貝爲貨貴以文采賈以小大簡則易資犯而不
過

楚書

國語云王孫圉楚大夫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
玉以相相禮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
白珩佩玉之橫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

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
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
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
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
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藪澤者曰雲夢
連徒屬之地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
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
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
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

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
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
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
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
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
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倚相楚左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令宿于訓告是楚人賢之觀射父楚大夫也達于詞
祀典習于禮樂以故水有詞于世
精而慈惇信而文淳

寶

物志云琛寶也美寶爲琛○爾雅曰寶起于萬氏金起於汝漢珠起于赤野先王爲其從遠其至之難故託用于其重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漢詰纂疏云秦欲伐楚使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焉謂使者曰客欲觀楚之寶器乎楚之所寶者即賢臣也惟大國之所觀奈觀無以對○華嚴經云海底有四大寶珠性極猛熱能鍛百川之水一曰日藏二曰離潤三曰火藏光四曰

盡無餘○朱仲遠嚴曾書曰尺玉徑尺則寶也紫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蓋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消氣障霞伏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貝大者如輪○王粲車渠椀賦廷英材於山岳含陽陰之淑貞飛輕縹而浮白若驚風之飄雲光清朗以內曜澤温潤而外津體貞剛而不撓理條達而有文兼五德之上美超眾寶而絕倫○閒皇雜錄明皇賜虢國夫人照夜璣蓋希世之寶也

舅犯狐偃字子犯晉文公舅也晉臣公從

驪姬驪姬既譖殺太子申生後二公子逃耳爲吾子狄奉重耳渭弊狃獻公卒里克於驪姬之子奚齊卓

○淮南子曰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瑕也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絲結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志人所短忘人所長而求得賢乎天下則難矣○地境圖云凡觀金玉寶劍銅鐵皆以辛之日待雨止明日平旦及黃昏夜半觀之所見光白者玉也赤者金黃者銅黑者鐵

舅犯

禮檀弓曰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

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晉語 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
國亂民擾得國作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為
子鉥鉥道也長針也音述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
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
者唯知喜怒哀樂之節是以道民不哀喪而求國
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
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
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
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
四書考 大學 卷之二 平天下 実
喪大亂之剡鋒也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
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
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
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晉文
公問於郤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郤犯對曰虞
子羔可也羔見郤犯而謝之曰素赦臣之過薦之
於君得為西河守郤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
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左傳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

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
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
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處狄十
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地名乞食
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
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
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
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
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
四書考 大學 卷之二 平天下 亲
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
浴薄迫也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
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若得志於
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
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
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
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
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

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必報不穀。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

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之所興誰能廢之。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明年秦伯納公子。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

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遂濟入于晉。師遂入于曲沃。是爲文公。○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伐蒲之役披斬文公衣袪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

難告。○時王室有叔帶之亂。襄王出居於鄭。秦[illegible]公師於河上。將以納王。狐偃言于文公曰。求諸[illegible]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先於諸侯。今爲可矣。公從之。辭秦師而下。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入襄王于周。王賜晉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楚伐宋。文公帥齊秦之師以救宋。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師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乃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師次于城濮。晉大敗楚師。子玉死之。文公歸行賞。首狐偃。○始文

霸死危亡云晉文公之勇狐偃霸上繩其術春伐其孫伴公以告犯秦治國首墨有所咎犯也

公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狐偃曰民未知義
安其居于是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
之狐偃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
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公曰可矣狐偃曰民未知
禮未生其共于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
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
諸侯多子犯力也○說苑晉文公與荊人戰於城

晉侯聞字於寺人勃鞮對曰昔君以畜與從徑餞

濮君問于咎犯咎犯對曰服君之義不厭于信戰
戰之君不足于詐詐之而已矣君問于雍季雍季

雨第食逐使趙衰為原大夫

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
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
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
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
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旆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使茅筏代之

○韓詩外傳晉文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及陶叔
狐陶叔狐謂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一年顏色黯
黑手足胼胝今反國三行賞而我不與焉君其忘
我乎其有大過乎子試為我言之文公曰噫我豈

獻流舟之僑先歸上曾偕在及晉侯跛妹以入于國獻伊撥賊飢至大僕曾討乃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

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說我以
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為成人者我以為上賞
恭我以禮防我以義使我不為非者我以為次賞
猛強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前難在後則處後
免我危難之中者吾以為次然勞苦之士次之矣
曰率履不越遂祝既發令不內自訟過不悅百
將何錫之哉○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
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
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史記晉侯賞從亡者介子

後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冷食三日後周魏為并州刺史作弔書置子推之廟且示愚民還俗頗革

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
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
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
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
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
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
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
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
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

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秦誓

左傳杞子（原秦戍鄭者）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毋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得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不從其言也）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古者獻物以輕先重）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辭戍鄭者使大夫）曰吾子淹久于敝邑惟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令得閒暇）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子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勞也）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言忘先君也）公之心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秦穆公女晉文公之夫人）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

穆公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舟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遂公乃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指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易支辭

後一人以學林所人皆監此足矣

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
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
也不替孟明（不廢孟明之罪而使之取敗）孤之過也大夫何罪
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遂悔過作誓○書公曰嗟
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誓第一義也）古人有言
曰民訖自若是多盤（人盡自是多安于徇已）責人斯無難惟
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
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
將以為親（老成之人以其不就已而忌之新進之人姑以其順已而親之）雖則云
四書考大學〔六〕卷之二 平天下 三六
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雖其將來）番番良士（[illegible]）旅
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三師）射御不違我尚不
欲惟截截善諞言（巧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illegible]
（多有之哉）昧昧（靜思）我思之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
我子孫黎民亦職（主）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
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
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

榮懷（安也）亦尚一人之慶○後穆公之悉服三食以
殉葬國人為之賦黃鳥

口

說文云口人之所以言食也○鬼谷子曰口者
關也所以開閉情意也可以食不可以言○養生
經軍營之中有甘泉穴營口也甘泉唾也○養生
要略口為華池○傅子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illegible]
莫多妄口莫多言病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illegible]
○杜如晦論東脩之業其上在于不言其次在之
四書考大學〔六〕卷之二 平天下 三七
寡知也故諺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漢書周昌爲
臣口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燕書司馬孫典蘇[illegible]
猷食不知口處

中國 四夷

晉書曰考羲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訖炎昊而
前辟爰制地而疏疆襲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
殊遐裔區分中外其來尚矣○玉海云禹貢甸侯
綏服謂之中國要荒謂之夷狄○國策曰中國者
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

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後漢東夷傳云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禮王制云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雕刻也題額也刻其額以丹青涅之交趾足拇指相向也）有不火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東南地氣暖故有不火食者西北地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又云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寄言能寓風俗[illegible]異於此象言能[illegible]象風俗之異於彼鞮則欲別其服飾之異譯則欲辨其言語之異）○風俗通云東

方謂之夷者東方人好生萬物觝（音底）地而出[illegible]者觝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跂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脊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僥夷二

國語云君子患無德不患無賄

[illegible]濬編云周官以九職任萬民而後以九賦斂之尤[illegible]之入參有所待不相侵奪而又冢宰又以九式節之

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

財用

禮記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仂（謂筭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喪用三年之仂喪祭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

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山澤平地之農）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如蕉葛可布草根木實可食者）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傭作）執事以九式均節財用一

用是用公之節財乃所以理財也。
洪範云。民猷難聚財聚而財亦未必聚於天子。如漢之實云梁冀則聚於貴戚。唐之元載依士民則聚於貴官。宋之蔡化買似道則聚於宰執。皆以本失其綱。太阿倒持。權臣之所據財必聚焉。
舊唐書云。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賦獻。何必上下府也。

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有贈賻給遂之禮賙恤賑救之費)之式。四曰羞(膳)服(衣)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草)秣(穀)之式。八曰匪(分)頒之式。九曰好用(婚媾宗室之賜)之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六曰去譏。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閉藏樂器)。十曰多昏。十有

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府庫

玉海云。周官有大府內外天王泉府。而無掌庫之官。蓋府庫通言。曲禮在府言府。在庫言庫。○禮記云。季春之月。審五庫之量。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庫。四曰樂器庫。五曰宴器庫。○左傳疏。鄭玄云。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爲車馬兵甲之處。又大學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則庫亦藏財貨非獨車馬及兵也。○易林云。武庫軍府甲兵所聚

○說文云。庫兵器所藏。帑金帛所藏。府文書所藏。○春秋曜鉤云。軫南眾星曰天庫。天庫者。天子藏府。○又云。離珠五星在須女北。爲藏府。○又云。咸池天潢五帝車舍也。○韓詩外傳云。晉平公藏寶之臺燒。公子晏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商賈藏於篋匱。昔桀紂聚斂爲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君之福也。○漢高祖七年。蕭何立東闕前殿武庫。或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商賈藏於篋

匱。(見韓詩外傳)○鍾會芻蕘論。國之稱富者。在乎豐民非獨爲府庫盈。倉廩實也。且府庫盈。倉廩實。非上天所降。皆取之於民。民困則國虛矣。

府

周禮天官大府(治府藏之長)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玉府(金玉器物之府。所藏貨賄等物。而以玉名之者。以玉爲主也)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內府(主貨賄藏在內者)掌

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外府主泉貨藏在外者。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周禮〕云天子之六府曰司土藏穀六司木藏材 司水藏水物 司草藏薪 司器藏器物 司貨藏貨賄 典司六職。○漢制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

庫

〔釋名〕云庫舍也舍也者言物所在之舍也。○〔說文〕謂庫兵車所藏也帑金帛所藏也故藏之為名也謂之庫藏焉凡安國治民從近制遠者必先實之故天有天庫藏府之星春秋文曜鉤曰軫南衆星曰天庫又參陽天文要集曰天庫積者天子之藏府也王者審五庫之量見禮月令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庫四曰樂庫五曰宴器庫見蔡邕月令章句一曰湯武破桀紂海內無患築五庫藏其兵見高君書〔禮〕月令云仲春之月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五庫者金鐵為一庫皮革筋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脂膠丹漆為一庫。○〔史記〕趙文子衆管庫之士七十餘家。○〔通鑑〕唐憲宗時宥請以

會要云文引庫大府寺之給印出納文引錢之庫

左藏羨餘輸內藏者李絳曰自左藏輸內藏是從東庫實西庫耳帝悟。○〔武承嗣傳〕武三思當國苛取民貲產毀族者凡十七八呼天自冤三思築天庫百餘舍聚所得財一火焚之不遺一錢。○唐德宗起瓊林大盈等庫以貯私錢陸贄諫不聽後朱泚之亂罄於兵火。○〔唐書〕裴延齡建言左藏天下入不貲耗登不可較請別列舍以簡盈虛於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折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為賸賸音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五代史〕後唐明宗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

孟獻子

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慶父之曾孫文伯之子也

宣公九年王定王徵聘於魯公使獻子如周聘王以為有禮厚賄之十四年楚圍宋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于庭以答賓朝而獻物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伯於是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有幣帛也謝往共則來報亦備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

成公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共圖之。公說。成公十三年，公如周朝王。獻子為介，王說獻子，賜之加厚。遂從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獻子謂公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戰於麻隧，秦師敗績。十八年冬，獻子會晉侯及諸侯盟於虛朾（音汀宋地），謀救宋也（以楚人鄭人侵宋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葬成公）。襄公元年春，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魚石自宋逃楚，又伐宋而納魚石於宋之彭城，此去年之夏也，至冬又復侵宋，蓋[illegible]

巳納魚石據宋一邑，因為薦食之謀，未巳也。時晉悼公以十四歲新立，即會諸之師以救之，師至而楚師還，宋因辭諸侯而請共師圍彭城，至是晉大夫師諸侯大夫共圍之，彭城降晉，晉以魚石之族五大夫在彭城者歸而寘諸瓠丘，于是彭城復為宋有）。夏復會諸侯之大夫次於鄫（鄭地○鄭從楚伐宋者也，晉既救宋矣，故遂失鄭，諸侯之師次于鄫者，為之援也）。二年秋，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於戚，謀鄭故也（鄭人叛晉，謀討之）。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冬復會於戚，遂城虎牢。三年，公如晉，盟於長樗（晉地）。獻子相公稽首（以首至地，盡禮）。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

成公六年晉人來命伐宋獻子及叔孫宣伯侵宋

[illegible]（齊晉楚）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

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鄫小國也，欲得如須句顓臾之）

使助魯出貢賦（特公七歲，蓋相者為之言）。晉侯不許。獻子曰：以寡之密邇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言以暴國近齊楚仇[illegible]之國，而願堅固一心以事晉君，無失晉官徵發之命）。鄫無賦於司馬（晉司馬），鄫侯之賦實未嘗有賦于晉，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褊小，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以上出[illegible]）。

子聘於晉，宣子（韓起）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

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

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平，百姓協和，惟此二者耳。獻子出，宣子曰：彼君[illegible]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illegible]）。

序。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啟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周四月是月，既春分而後卜郊，宜卜筮之不從也，言時已[illegible]）。十年，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宋邑），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獻子曰：鄭其有災[illegible]

師詭已甚刑猶不堪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
乎是年也嵇殺子駟子國子耳十五年宋向戌…
聘且謁盟見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
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我兄爲之毀之重勞且…
歌聞（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此三段俱出左傳）十九年獻子卒…
子好禮其居喪也既禪懸而樂比御而不入孔子…
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出禮記檀弓）獻子爲卿不驕…
賢不能處已若虛士以是多歸之歷相君五十三…
參人謂之社稷臣也所友樂正裘牧仲未嘗有…

子之家獻子亦忘其家而與之子莊子速速生…
羯生獲（音郤）

馬乘

禮記曲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
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
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按四馬曰…
詩云四騏翼翼又云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
故謂士初試爲大夫者也○據天子傳…
八駿之乘右服華騮而左綠耳右驂

上初試爲大夫君服乘車得駕四馬故曰四馬乘
詩傳士部車斯馬

左白義天子主車造父爲御𠫤𠫤爲右次車之乘
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柏夭主
車參伯爲御奔戎爲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王
子年拾遺記穆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
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曰
超景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燿六名超光一
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
遞而駕焉按繆徐行以匝天地之域

豚（豭 詳上豭豚）

爾雅曰豕豬也（音諸江東呼爲豨）豬豶（音僨豬爲豶子也俗呼小么）
豚（么音邀最後生者俗呼爲么豚）奏者豱（音溫今豱豬短頭皮理腠蹙也）豕生三
豵（音宗）二師一特所寢檜四蹢皆白豥（音駭）其跡刻絕
有力豟（音厄五尺者）豕高𤛰豝（音巴）豧五尺爲豟（大豕爲豟今漁陽呼豟）
（豬大者爲豝也）○春秋說題辭曰斗星時散精爲豧四月
應生天理○說文云牡豕謂之豭小豕謂之豚牝
豬謂之豝又曰穀（音斛）小豚也豯（音奚）豚生三月也豵
豚生六月也○蔡文曰梁州以豕爲豬河南謂之
豨吳楚謂之豨（音希）漁陽以豬爲豟齊徐以小豬爲

月令云。仲春之月。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月令又曰。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

貗(音仔)貑(音遐)白豕黑頭也。貔豕。奏毛也。○翟豹古今注曰。豬一名參軍。○曲禮曰。凡祭祀之禮。豕曰剛鬣。豚曰腯肥。

伐冰

周禮云。凌人掌冰。(冰室曰凌)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三其冰室三倍納冰。以備消釋。使足用也。)春始治鑑。(鑑盛冰之器。)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鑑著氣也。)賓客共冰。(不共鑑也。)大喪共夷槃冰。(尸之槃曰夷槃。實冰槃中。寘之牀下。以寒尸也。)夏頒冰掌事。(夏日暑甚。王以冰賜羣臣。則凌人主其事。)秋刷。(秋涼冰不用。刷除冰室。以待新冰也。)○左傳。昭公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申豐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奎婁胃昴畢。乃西方之星。春分之星。奎星朝見東方。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黑牡黍)以享司寒。(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將御至尊。故以桃弓棘箭禳除其凶邪。)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祭司寒而藏之也。)獻羔而啟之。(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冰因風寒而堅。)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豳風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牛

說文曰。牡。畜父也。從牛土聲。犅(音剛)特牛。犑(音莫)牛。牝畜母也。從牛匕聲。犢。牛子也。○廣志曰。犘(音麻)出巴中。千斤。犦(音雹)牛。一曰犎(音封)牛。有赤豹封牛。周留水牛。毛青腹大。狀似豬。(音猪)有犪牛。項上堆肉大如牛。似駝。(音它)驫日行三百里。出徐門。有犤(音悲)牛。猶痺小。今謂之㹁牛。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犩(音危)牛如牛而大。肉數千斤。出蜀中。㸲牛重千斤。晉時此

牛出上庸郡。獼（音狐）牛。旄牛也。髀膝尾間皆有長毛。花蹄牛。高六尺。尾環繞。角有四耳。角端有肉。蹄如蓮葉。堂牛色黑或黃。日南有之。潛牛形似水牛。一名犺（音冗）牛。麟牛似鹿。又似羊。肉美。牥（音方）牛如駝駝。能行。又有犨（音犨）牛。莊子曰。其大若垂天之雲。○世本曰。胲（音該）作服牛。○周官曰。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政令。祭祀供享牛求牛。賓客供積牛膳牛。軍事供犒牛。喪事供奠牛。軍旅供兵車之牛。牛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謂之載牛。○風俗通云。吳牛

苦日。望月而喘。（似日明）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下。有難色。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又曲禮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郭氏玄中記曰。萬歲樹精為青牛。○周禮曰。牛宜稌。注云。牛土畜。稌土穀。故牛宜稌也。○小雅云。誰謂爾無羊。三百其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音閏。黃牛黑脣曰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音戢。和也）爾牛來思。其耳溼溼。（潤澤也）或降于阿。或云于池。此詩言先王牧事

有成。而牛羊衆多也。○淮南子曰。牛蹄而戴角。馬被毛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造化權輿曰。夫乾為馬。坤為牛。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故蹄坼。陽病則陰勝。故馬疾則臥。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馬陽物也。故起先前足。臥先後足。牛陰物也。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柳宗元牛賦。垂耳抱角。毛革疎厚。牟然而鳴。黃鍾滿脰。抵觸隆曦。日耕百畝。陷泥蹷塊。常在草野。○禮記祭宗廟之禮。曰一元大武。（元頭也。武足迹也。牛肥則迹大）祭

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白帖。握角合禮。騂毛中牲。○周官。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政令。祭祀供享牛求牛。賓客供積膳牛。饗食供膳羞牛。軍事供犒牛。喪事供奠牛。軍旅供兵車之牛。牛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謂之載牛。（三色本白中青末豐也。載牛掌車一牛）

羊

爾雅云。羊牡羒（音焚）。謂吳羊白羝。牝牂（音臧）。牂羊白羒首。詩曰。夏羊（黑羖羥。音力）牡羭（音俞。黑羝也。羭白兩壺兩脇）牝羖（音古。今人便以羖為白黑羊名）

羔以說羔
羔羊者群
也詳以形
也合三爲
生以養工
也故羊高
三尺

角不齊䍦（音矯）一長一角三𦍧（音捲）羭（音俞）角三匝羳（音煩）羊黃腹未成羊羜（音佇呼五月為羜）絕有力奮○格物論云羊羯白黑二色亦有青者牡一歲曰𦍩（音兆）三歲曰羝牝一歲曰牸三歲曰牂吳羊犗（音界）曰羠（音博）羖羊犗曰羯羊子曰羔曰羚（音爭）鳴曰芊五月生羊曰羜（音佇）六月生羊曰𦍺（音務）七月生羊曰羍（音全）○易林羊膓九縈○埤雅云羊性善羣每成羣則以一雄為主舉羣聽之今所謂壓羣是也北人謂之羊頭羊性前逆牛性前順故羊宜驅而牛宜牽羊性畏露晚出

而早歸○易注云羊無睛而能覗死不瞑目○古今注云羊一名長髯主簿一名胡髯郎又陜西同州沙苑出蛋耳羊其羊耳小味美○周禮云羊宜黍注云羊火畜黍火穀故羊宜黍也○曲禮云凡宗廟之禮羊曰柔毛按柔毛周禮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曰羊泠（音領）毛而毳羶冷毛毳毛結○春秋繁露云凡贄卿用羔有角而不用類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啼類死義者飲其母必跪乳類知禮者故以為贄焉周法訓羊有跪乳之禮鷄有識時之候鴈有庠序之儀人取法焉○窮幽記裴晉公午橋庄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白羊散於坡上曰芳草無情賴此粧點○詩羔羊鵲巢之功效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百乘

司馬法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

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為百乘之家

菑害

洪範傳云凡有所害謂之菑無所害而異于常謂之異

四書考大學卷之二 終

四書備考卷之二目錄

聖子思謚號

中庸列于禮記故子思之學不顯至宋中庸與論語並列為四書乃以嚴宗咸為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先聖端平二思升祀堂上列十哲之間度宗咸淳沂國公升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

子思

蚤顏子早卒聖道傳于曾子曾子傳于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其[illegible]其數[illegible]人年百歲年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述事孔子而受業於曾子嘗著書四十九篇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首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謂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

賈逵曰孔伋窮居于宋懼家學不明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

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孔叢子

子思嘗問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出孔叢子

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志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廷矣臣又安得為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乎

子思將去魯穆公曰天下[illegible]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修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知而不可避者也若夫樂毀

為善孜孜以至於夜半而曰不欲人知恐人之舉已臣以為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柰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弗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

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焉或獻尊酒子思弗受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伋不幸貧於財而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矣以受粟為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方乏於貧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介哉 以上俱出孔叢子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illegible]人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反何反服之有 出禮檀弓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其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雖然願聞所以為賢者對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

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非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必官之子也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揆厥初始不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出禮檀弓

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出檀弓上）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子上名）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禮爲出母齊衰杖朞而爲父後者無服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而伯魚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甚而後除之此賢者過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門人以君子爲問子思難言伯魚之過禮而以無所失道爲對而謂推聖人伋則能守道之當隆者而隆道之當殺者而殺也）

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出檀弓上）

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謂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以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剛易敝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子思所作中庸四十九篇其載於禮記者乃其畧也餘有子思子七卷年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葬先聖墓南數十步○子思言苟變于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于鄰國也

須臾

升庵集云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毘曇論云一刹那者翻爲一念一怛刹那翻爲一瞬六十怛刹那爲一息一息爲一羅婆三十羅婆爲一摩睺羅翻爲一須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爲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

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

喜怒哀樂

白虎通云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煖寒暑其實一類也喜氣爲煖而當春怒氣爲清而當秋樂氣爲太陽而當夏哀氣爲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當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喜怒之感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肅秋殺天無樂氣亦何以疎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之氣者合類之謂也○翼奉傳云西方之

喜東方之情怒下方之情哀上方之情樂

天地總論

三五歷紀曰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溟涬始牙濛鴻滋萌歲起攝提元氣肇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爲天偃者爲地 白虎通云天者何也天之爲言鎭也居高理下爲人鎭也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仁交易變化也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爲天地動而不別行而不離所以左旋右周者猶君臣陰陽相對之義男女總名爲人天地所以無總名何曰天圓地方不相類故無總名也君舒成疾卑者宜勞天所以反常行何以爲陽不動無以行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

祛疑說曰自天網開於子輕清之氣二萬八百年升而爲天天之晶華凝結而爲日月星辰成象既著功用乃行地紐開於丑重濁之氣一萬八百年凝而爲地地之靈氣融結而爲山川河嶽成形既定肹蠁攸召 晉天文志云天圓如倚蓋地方

…子曰天…氣非…高今…地上…如此…之遠…亦是…又云…一個…大故…地大…是氣…渣故而深也

如棋局天旁轉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而天西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行磨疾蟻遲不得不西〔晉書〕云天如雞子白地如雞子黃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裡有水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天地各乘元氣載水而行也○列子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張湛注曰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淸輕者

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淮南子云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九州之外有八埏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洛書甄曜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度爲千九百三十二里則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考靈耀〕曰從上臨下八萬里〔三淸三天正法經〕云天圓十二綱地方十二紀天綱運關三百六十輪爲一周地紀

關令內傳云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千里地方如之各以四海爲脈

推機三百三十輪爲一度天運三千六百周爲陽勃地轉三千三百度爲陰蝕天氣極於太陰地氣窮於太陽故陽激則勃陰否則蝕陰陽勃蝕天地氣反天地氣反乃謂之小刼天運九千九百周爲陽蝕地轉九千三百度爲陰勃陽蝕則氣窮於太陰陰勃則氣極於太陽故陰否則蝕陽激則勃陰陽蝕勃則天地改易天地改易謂之大刼〔關令內傳〕曰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地相去四

十萬里〔廣雅〕云天圜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居業錄〕云朱子謂天以剛風旋滾得地在內不陷伯岐曰大氣舉之邵子云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三說皆精當○朱子曰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榷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査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査滓也所以道輕淸者爲天重濁者爲地又曰地却是有空缺

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缺處。塞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着那天。天包地。其氣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廣處。又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地對天不過。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實天依形地附氣天行急地闊在中

天地之大及今夫天今夫地另載

天

春秋說題辭云。天之言顯也。居高理下。為人經紀。故其字一大以鎮之。此天之名義也。天之為體。中包乎地。日月星辰屬焉。 楊泉物理論云。天者旋

也。均也。積陽純剛。其體迥旋。羣生之所大仰。又曰水木之氣。升而為天。 說文云。天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也。五經通義云。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即耀魄寶也。亦曰天皇大帝。亦曰太乙。 其佐曰五帝。東方青帝威靈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協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姚信昕天論云。冬至極低。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天運近北。故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高時。日所行地中

釋名曰天顯也坦然而高遠也

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極之低時。日所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故晝短。 賀道養渾天記云。昔言天體者三。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渾天莫知其始。昔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渾體也。宣夜夏殷之法。周髀周人志周公所傳也。

[illegible]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天無色也[illegible]色則[illegible][illegible]之矣

地

白虎通云。地者元氣所生萬物之祖也。 淮南子云。地有九州八極。凡天下有九區別有九州中國九州名赤縣即禹之九州也此言大九州非禹貢赤縣也○崑崙山為柱氣上通天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九州之外有八埏。東方曰少海東南方曰沅澤南方曰浩澤西南方曰丹澤西方曰泉澤西北方曰海澤北方曰寒澤 八埏之外有八紘。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積冰曰委羽 八紘之外有八極。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 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南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

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張衡作動地儀以精銅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罇罇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啣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而龍吐銅丸伺者因此乃知震動之所在○上地皆有形名而人莫察焉有龜龍體有麟鳳貌有弓弩勢有斗升象有張舒形有塞閉容有隱真之安有累卵之危有脣脥之利有埒埆之害此十形者氣勢之始終陰陽之所極也

楊泉物理論云地者其卦曰坤其德曰母其神

曰祇亦曰媼大而名之曰黃地祇小而名之曰神州亦名后土黃地祇畢八極之內地神州王畿方千里內地神也后土社也社地主也所在皆得言之也　元命苞曰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仁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一者爲地○長廬子曰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

罟擭陷阱

罟擭以罟爲擭而掛之也陷阱爲陷如阱以陷也罟擭以局網網音禽獸如今之扣網也陷阱以陷墜

莊子顏淵問于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

禽獸如今之䧟坑也丹鉛總錄周禮秋官冥氏掌除猛獸之害人者欲驅猛獸必使之冥然而不覺然後可擭所以名冥曰冥氏掌設弧張機弩罟擭之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靈鼓六面鼓也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須頷下之須備謂爪也一云須備謂皮革齒俱全也周禮小宰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又冥人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又雍人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阱擭秋塞阱杜擭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邾國之後也武王克商封陸終

之裔曹挾於邾其後夷甫顏有功於周分封小邾爲魯附庸子孫因以父字爲氏世世仕魯爲卿士自夷甫傳至無繇娶齊姜氏生回天資明睿甫成童即從於孔門出闕里誌孔子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四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

皆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也賤而如貴其讓而好禮也無勇而成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韓詩外傳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而言志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而言志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敎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

說苑云顏回將西遊問于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于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于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于身乎

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之矣出家語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出家語○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

故不比故而比跡不亦逆乎不脩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者數月矣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若能入游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回忘禮

貢受軒云顏子之學必先[illegible]子中庸中庸者吾經哀樂之未發蓋道體也此體不二

皆百一此體體玄故自得

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淵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顏淵侍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易繫辭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四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瑟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

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色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莊）回年二十九歲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哭之慟至謂之天喪予云葬魯城東防山之陽娶宋戚氏生子歆

白刃

淮南子氾論訓曰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高誘注云刃五刃也刀劍矛戟矢也〔原道訓〕曰刃犯難而錞無患者何也以其託于後位也注云錞矛戈之錞刃矛戈之刃刃在前故犯難錞在後故無患〔說林訓〕曰錞之與刃孰先弊也〔司馬法〕曰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

子路

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性鄙好勇力志抗直初

見孔子冠雄雞冠佩猳豚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音咨）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家語）孔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失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人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家語）子路將行辭於孔子請以言贈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從不恭無禮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子曰汝所問也在五者中矣親交取

子路問于孔子曰有人于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袞冕而執玉

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也出家語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室事堂事有事於室於堂之執事也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出禮記 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所言戲之也出呂氏春秋荀子子

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邪今汝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于言者華奮于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哉 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子曰蒲多壯士又難仕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出說苑 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

子路問于孔子曰由聞之大君世富貴不能有益于物者往賤之爲而不能偷飾以

求信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于必達于己可以爲則爲可以信則信故爲爲者所以行信求信者所以及此是以雖受爲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于義

可得聞乎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俱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出家語 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

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哀者也出家語 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於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於是立聵子立二十年其父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索隱云蒯聵入孔悝家悝母伯姬劫悝於廁強欲之盟而立蒯聵非悝本心自作亂也 謀入孔悝家與其徒襲攻輒輒出奔而聵入立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

左傳小朴纓以勾纓異說有使此孫要我武無畏矣使子路亡

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弗聽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蒯聵之臣)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冠緌也)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哭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

醢之矣遂命覆醢(出檀弓上)子貢曰不畏強御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説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爲下國駿龐荷天子之寵(拱法也駿大也龐厚也龍荷之言交大小法爲下國大厖乃可任天下道也)不難(音赧忌也)不悚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出宋語論語隱義云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黯者當師曰子路入耶曰黶從城上下麻繩鉤子路半城問曰爲師耶爲君耶曰在君爲君在師爲師黶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黶開城欲捉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耀黶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黶遂殺子路之子仲子崔欲報父讐壺黶○子路爲蒯子持滿弓木戟與仲子崔戰而死)

令備水災與民脩溝瀆故予民一簞食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覆之子路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脩溝瀆以避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簞食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化行也子曰爾以民餓何不告君發廩以給之而爾以私饋之是爾不明君之惠而見爾之德也速已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

衽金革

中庸管窺曰衽衣衿也論語被髮左衽之衽金銅鐵之屬革皮也以皮爲繩穿金葉以爲甲也○陳氏曰臥席曰衽○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將鐵爲鎧甲被之如衣衽然故曰衽○以衽爲席即請衽何趾之意況兵戈甲冑二者不可相無以衽爲衿固可通然金革皆以爲甲不應身衣甲冑而手無可執之具也章句衽席之説又與古人枕戈之意相類何疑之有倪説可刪

金

呂子曰孔子用魯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楚辭］廻朕車而復路及迷途之未遠○陶淵明辭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李太白詩畏途巉巖不可攀

大雅旱麓之詩 全篇六章此第三章

瞻彼旱麓榛楛音戶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黃流鬱鬯也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

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遐何通

鳶魚

埤雅釋鳥云鳶鳥醜其飛也翔高飛曰翔布翅不動曰翔鳶鳴也摩風廻翔故其飛也翔［曲禮］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則將風故也 鳶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禽經］曰暮鳩鳴即小雨朝鳶鳴即大風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鳶飽者也而乘風以風作之則高飛魚潛者也而乘氣以氣作之則深躍故詩以況君子作人之盛昔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人乘風放紙鳶鳶輒引絲而上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蓋放於此舊說觀魚翼而創櫓視鳴尾而製柁音舵○楊譬鳶賦云初指冲天之鶴遠言拂日之鳥望有塵埃謂翻形而裁旆德無音響疑避影以御蘆始回風於元氣終出人於高衢所以羽翮既成雲霄自致［合璧事類］云魚鱗物之總名也其種族尤繁名言所不可既也然其大者爲鯨鯢小者瑣瑣不足論鯨雄鯢雌鯨大者長數千里

小者亦數千尺眼睛爲明月珠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皆驚畏而逃匿莫敢當者鯢大者亦長千里海中所有也其他如鰷音條鰌音酋鰋鯉鱒音尊魧音杭鱧鯆詩人所述豈容一二數哉［爾雅］云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又云魚有力者徽疏云凡魚之強大多力異於羣輩者名徽音[illegible]○又云鯤魚子疏凡魚之子總名鯤［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鯤鮞音而鳥翼鷇音[illegible]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鯤爲魚子也○莊子

淮南子云乾生于木魚生于水木上浮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

任公子為大鈎五十犗以為餌投竿東海大魚食之牽巨鈎䤋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而腊之

家語云魚之大者名鱏其小者名鮞音兒

南異物志云海中有二鳥如鳶相去各六百里有大魚出其間因而吹沫緦掛一山巔海中暴風雷霧露皆腥雜涎七日山為之拆

物類相感志云魚始當向繫鬣頭皆向上

芝田録云門鑰必以魚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四書考 中庸 卷之三 君子章 主

淵

李蕭遠運命論云通之斯為川塞之斯為淵

管子云水出地而不流者命之曰淵

荀勸學云積水成淵而蛟龍生焉○陸士衡賦云佇重淵以育鱗

豳風伐柯 豳風周公居東土時東人言今日得見周公之易其功成乎日欲見周公之甚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指其妻也籩豆有踐行列也

射義云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

射者五三因白矢三參連剡注四襄尺五井儀同中侯

自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

柯

疏柯斧柄也周禮云柯長三尺博三寸 汲冢周書曰欲伐而不得生斧柯

射

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射則令去侯立於後以矢告行卒取令矢祭侯則為位與太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四書考 中庸 卷之三 不遠章 美

射直樂退者而斥之則無此惡者自入矣聚之班射直樂善者而留之則無此惡者自退

大戴註云子路之延

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禮記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于司馬（鄉飲將旅酬則使相者一人爲司正射則轉爲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同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

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有此人否）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音僅）有存者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有事也詩行葦三章敦（音雕）弓既堅四鍭（音侯）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中爲傳賢）敦弓既句（通彀）既挾四鍭（矢翦羽也）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無爭日不侮）

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

天子三侯虎豹熊

侯二侯射熊大夫麋士射

正鵠

周禮司裘鄭注云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儁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儀禮大射之儀鄭注正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鳥皆鳥之捷黠者[翻書]曰[北]張布曰侯侯中者曰

鵠鵠中者曰正正中者曰槷（音臬）槷侯四尺鵠二尺正四寸質二寸射儀注曰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梏梏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正平尺直曲尺木匠器名詩傳云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也（大射）則張布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胡氏曰正乃是鳥字小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爲的鵠取革置其中正則畫於布以爲的○許東陽曰射有三天子至大夫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三禮辨云天子九寸

此小雅燕兄弟之樂歌

步侯。諸侯七十步侯，大夫五十步侯。步近者鵠恭
小取其巧也。遠者鵠差大，取其力也。趙氏惠曰，
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明射者內志須正也。
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明射者外體須直也。
按射有三等。將祭擇士射於澤宮曰大射。諸侯
來朝與之射於朝曰賓射。燕賓客射於寢曰燕
射。大射之侯，棲皮爲鵠。賓射之侯，畫布曰正。凡
侯皆以布爲之。其中三分之一以皮綴其中爲
射之的，故曰棲皮爲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

其中三分之二，則用采畫，謂之正。

小雅棠棣之詩 註

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音偉 明貌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死喪之禍人所畏，而惟兄弟爲相恤 原隰裒矣，
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
積戶 也
也永歎。兄弟鬩音隙 鬩也 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
也無戎。戎 助也 不能相助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
如友生。此言人情親兄弟反薄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
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
且湛。有妻子而必兄弟合樂始久矣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
圖，亶其然乎。究窮也 圖謀也 亶信也

瑟

汾經云，晏龍始爲瑟。○伏羲作二十五弦之瑟，
以制婚姻之禮。白虎通云，瑟者閑也，所以懲忿
窒慾正人之德也。○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
寸，三十二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如前，二十五絃。
飾以寶玉者曰寶瑟，繪文如錦曰錦瑟。周禮樂器圖
樂記云，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

音者矣。○荀子云，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
琴而六馬仰秣。白帖云，趙女鼓瑟而鳳舞。

琴

伏羲作琴，所以脩身理性，以反其天眞也。白帖
云，神農氏削桐爲琴，繩絲爲絃，以通神明之德，以
合天地之和。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
常御，不離於身。非若鐘鼓陳於宗廟，列於簴懸也。
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諠譁而流漫，小
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之意氣，感發善心

也。

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

○神農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上曰池(言其平)下曰賓(言其服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也大絃爲君小絃爲臣文王武王加二絃曰少宮少(〔illegible〕)商以合君臣之恩也(疏第一絃爲宮次爲商次爲角次爲徵次爲羽次爲少宮次爲少商)

風俗通曰凡琴曲和樂而作命之曰暢(〔illegible〕)憂愁而作命之曰操(暢言其道之美暢操者言困厄窮迫猶不失其操)

琴操云古琴曲有詩歌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又有十二操一曰將歸操(孔子之趙聞殺鳴犢而作)二曰猗蘭操(孔子傷不逢時而作)三曰龜山操(孔子以季桓子受女樂不得諫而退望龜山作此曲)四曰越裳操(周公作)五曰拘幽操(文王拘羑里作)六曰岐山操(周人爲太王作)七曰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見逐作)八曰雉朝飛操(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朝飛而作)九曰別鶴操(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爲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而感之而作)十曰殘形操(曾子夢一狸不見其首而作)十一曰水僊操十二曰懷陵操(伯牙作)

絡

(詳說曰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

(孝子凡云人之魂一息游爲魄二久經有年所謂魂之游也衆神爲游魂之[illegible])

疏云帑子也古者謂子孫爲帑故甘誓云予則帑戮汝於人則妻子爲帑於鳥則鳥尾爲帑左傳云以害鳥帑是也

鬼神

禮祭義云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怵然是悽愴)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祭法云大凡生于天地之閒者皆曰命其萬物死者曰折人死曰鬼　又云山陵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

家語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氣者人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所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加以鬱鬯所以假魂也此教民脩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

至也。○朱子曰：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則陰之靈爲鬼，陽之靈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伸者鬼之神。

祭祀

尚書大傳曰：祭之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爾雅曰：春祭曰祠（祠之言食），夏祭曰礿（新菜可礿），秋祭曰嘗（嘗新穀），冬祭曰蒸（進品物也）。祭天曰燔柴（既祭積薪焚之），

祭地曰瘞埋（既祭埋藏之），祭山曰庪縣（音技），祭川曰浮沈（既祭，或浮或沈），祭星曰布（散祭於地），祭風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也）。是禷（音類）是禡（音罵），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禘，大祭也（五年一大祭）。繹，又祭也（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說文云：除惡之祭爲祓，會福之祭爲襘（音膾），告事求福爲禱，道上之祭爲禓（音陽），絜意以享爲禋，以類祭神爲禷，祭司命爲祇（音比），祭豕先爲禂（音禱），月祭爲[illegible]，禱雨爲雩，禱晴爲禜（音詠）。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禋祀者，取精意以享之義。昊天，大氣也。上帝者，天之主宰也），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實柴（實牲體於柴而燔之也），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槱燎，積柴實牲，以達其氣。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箕。雨師，畢。○此三者所以祀天神），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血祭者，取血以祭也。社，土神；稷，穀神；[illegible]），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音必）辜祭四方百物（疈，疈牲也；辜，磔之也。○此三者所以祭地祇），以肆獻祼享先王（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也；獻者，獻醴，謂薦血腥也；祼者，灌以鬱鬯，謂獻尸求神也），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蒸冬享先王。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徧，周也。天子有天下，故其祭無所不及）。諸侯方祀（方祀，祭其所居之方也），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

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祭法云：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

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圻。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故厲山氏之子曰農。能殖百穀。周棄繼之。祀以爲稷。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帝嚳序星辰以著象。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大雅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目其側以自儆曰戒

大雅抑之詩

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答也）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自省其過）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言視爾友于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常若戒懼以省愆過常人之情脩於顯者無不如此然爾獨居時庶幾不愧屋漏然後可耳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無物不體其至有不可得而測者况可厭射而不敬乎）

天子

說文云。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公羊注云。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呂氏春秋云。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

獨斷云。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帝王略論王肅云。王者雖號稱帝。不得稱天帝。而曰天子。乃天之子。子之與父。尊卑相去遠矣。金光明經云。以天護故。復稱天子。

四海

釋名云。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列子云。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

焉。博物志曰。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
蓋無幾也。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
之謂之四海。言皆通於海也。○又云。四海之外皆
復有海。東海之別有渤海。又謂之滄海。南海之別有
漲海。西海之東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瀚海。柳文
云。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
無南。旦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陽。揚[illegible]
火珠寶之光。以爲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泊之
西灘。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山
四書考中庸八卷之注[illegible]
海經云。大荒中有山。曰天臺。海水入焉。○神仙傳
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
向到蓬萊。水淺于往者略半。豈復爲陵陸乎。方平
曰。東海行復揚塵。金華子。北海縣因發地得五銖
錢。取之不盡。得石記云。此海眼。以錢鎮之。衆懼復
掩。一統志。建昌府城南山下有潭。人呼爲海眼。有
龍王廟。成化中旱。巫者命一兒投鐵符潭中。雷雨
立至。一黑犬追兒入潭。○昌黎縣入海七里。每元
宵海市現。尸子云。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

橫渠張子曰。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子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

留青日札云。東海南海易涉。漢使東道頗[illegible]
黑齒國。南道極於烏弋。厮離國。此亦當是西南界
烏弋山離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行可百餘日。界
至條支國。臨西海。又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
所入云。于闐水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
澤河源出焉。康居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其西北
可二千里有奄蔡國。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禹貢
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此[illegible]天地之條際也。班固
賦西濛河源。東淩海涯。北[illegible]崖。南趯朱垠。
四書考中庸八卷之[illegible]
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法苑云。大海爲四
維之淩日月。爲四方之[illegible]。禮齊記。晏子曰。吾聞
江深五里。海淺十里

宗廟

釋名云。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漢書
舊事曰。廟者所以藏主。列昭穆。禮王制云。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始封之君。諸侯五
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太祖始爵者也。大夫三
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士。侯國中士也。上士

（眉批）……亦立宗子之……祖有功宗有德……百世不……之廟……百年只……宗皆以……功德當……世祀為……廟稱宗

廟。二 庶人祭於寢。（天子諸侯正寢謂之路寢。卿大夫士曰適室。亦謂之適寢。庶人無廟。故先祭於寢也。）白虎通云。祭宗廟。所以祇祫所尊。人君
貴功德。廣孝道。禮祭義云。唯聖人為能享帝。孝
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
子臨尸而不怍。（臨尸不怍。則其鄉親之心。致愛致慇可知矣。）君牽牲。夫
人奠盎。（盎齊設盎。齊之奠也。）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
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
切切諸其欲其饗之也。
也 說文云。亡者神無所依
據。孝子以主繼心。子心與祖考之心相通也。虞摯

決疑要注曰。凡廟之主。藏於戶外西牖之下。有石
函。故名宗祏。

子孫

哀公問云。子也者。親之後也。身也者。親之枝也。
西漢杜欽傳云。子者。父之陰也。史越世家云。家
有長子曰家督。儀禮云。父為長子。傳曰。何以三
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以傳重也。庶子不得為
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史記本傳云。君子抱孫不
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

（眉批）竹書紀年武乙三十……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馬十四……伐西落鬼戎……

大雅假樂之詩

假（作嘉）樂君子。（指王）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右命之。自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
皇皇。（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言王者……祿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於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教者。）

王季

詩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
季。因心則友。（善兄弟曰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
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

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
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季歷。古公少子。古公
將卒。令季歷讓位於泰伯。泰伯不歸。季歷乃立。是
為公季。事跡。為西方諸侯。遵后稷公劉之業。脩古
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商[illegible]公季以有功
多受圭瓚秬鬯之賜。九命作伯。得專征。乃伐西落
鬼戎。俘其王以歸。故詩人歌之曰。維此王季。其德
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其

[illegible]

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武王得天下，追稱曰王季。

武王

按太姒有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

武王名發，文王仲子也。文王娶太姒，有賢德，生發。發娶呂尚女邑姜，又賢，總內政。發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脩文王緒業。九年東觀兵盟津（渡名，在河南孟津縣），爲文王木主，載以居中軍，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遂與師渡河。白魚躍入舟中（魚者鱗介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白魚入舟，是殷命歸周之兆）。既渡，有火自上復（伏同）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家之正色也）。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乃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渡孟津，乃作太誓，告於衆庶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

[illegible]

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軌逆天地人也），離逷其王父母弟（王父，祖父。母弟，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斷棄其先祖之樂，爲淫聲，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惟共行天罰。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水經云：自朝歌南至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牧野也）。乃誓（誓詞見周書）。誓已，諸侯使師尚父致師（致其必戰之志）。紂師皆倒戈以迎武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武王馳之，紂兵潰，紂走返入登鹿臺之上，衣其珠玉，自燔而死。嬖妾妲己皆經自殺。武王至紂所，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以玄鉞斬妲己頭，懸小白之旗（以上出史記）。

韓詩外傳：武王伐紂，至於邢丘，軛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軛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人者憎其胥餘。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

君遠兵得衆人之心以固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師之攻諸侯殊賊攻其國為暴虐民皆為仇天王攻其失民者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兵與殷戰于牧之野大敗殷人上章見王

脩武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脩武。行[illegible]

於牧之野。〔周頌〕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遏止也。劉殺也。）耆定爾功。（耆音指。）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鑠美也。遵循也。）時純熙矣。（熙光也。）是用大介。（介大也。）我龍受之。（龍寵也。）蹻蹻王之造。（蹻蹻武貌。）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指武王。）○王問羣公曰。吾將何處。尚父曰。殷民習於商惡者。宜殺之以[illegible]威。召公曰。有罪者誅之。無罪者安之。以示好惡。周公曰。宜使各安其居。昭之以德。化之以道。王曰。善哉。親殷人如周。

殷民如子。（出皇王大紀。）已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欲以為三公。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三公。遂固辭不命。）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遷九鼎於洛水。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在衛輝府淇縣。）命宗祝享祀於軍。（出史記周紀。）微子膠鬲皆委質為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仁賢也。亡者猶表其廬。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

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于則矣入室見女曰維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取而歸之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于色矣于是發粟散財以與士民其職車而不乘弛其甲而弗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于天下豈不大哉帝堯世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是殷容祀其[illegible]殷人議乎將有急色

散之。況肯復籍乎。王乃罷兵西歸。（出尚書大傳。）縱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車甲釁而藏之府庫。（釁音[illegible]。以牲血塗器也。）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示不復用。（出樂記。武城。）諸侯受命於周。尊武王為天子。王始改正朔。以建子月為歲首。水德王。色尚青。服以冕。郊於鎬。（綱鑑全編。）乃祀於周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因定諡法。柴望。大告武成。作樂曰大武。封諸侯。班賜宗彝。（宗彝宗廟尊也。）作分殷之器物。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今陝州。）黃帝之後於祝。（左傳云其實夾谷。今禹城縣是也。）帝堯之後於薊。

（薊縣今順天府。）帝舜之後於陳。（宛丘縣在陳中。古陳國。今陳州。）大禹之後於杞。（汴州雍丘縣。杞國。今杞縣。）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尚父於營丘。曰齊。（水出其前而左曰營丘。今青州府。）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今兗州府。）封召公於燕。（今順天府。）封康叔於衛。（今衛輝府。）封紂子武庚祿父於殷。以守湯祀。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餘各以次受封。而姬姓之國五十有三。（出史記周紀。）武王踐祚三日。召上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師尚父陳冊書。王齊三日。奉書而入。東面而

故君子臨事而慎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鷹攫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卽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于進退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嘗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民子則周已相固也設聖人臨果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嘗也容曰然聖人爲屢內討賊見惡不忍見善不去顏色相副是以知之

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盥盤楹杖帶履觴豆戶牖劍弓矛各爲銘焉其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听（听詈也言君子榮辱之主可不慎乎）口戕口（言口能害口也）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脩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之銘曰愼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

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之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之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出大戴禮踐阼篇）王又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問以天道箕子爲王陳洪範（出史記）十四年庚辰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貢獒（大犬高四尺曰獒能知人心可使捕拫）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王是年王有疾弗豫周公納冊金縢願以身代翼日乃瘳十九年十有二月王崩年九十三子誦踐位葬王於京兆長安東社中

（出通鑑）

太王

周本紀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戴之詩周頌天作高山（岐山）太王荒（治也）之彼作矣文王康（安也）之彼徂（險僻也）矣岐有夷（平也）之行（路也）子孫保之薰鬻戎狄攻之不

古公謂少以有功而受圭幣世世之賜也命作循伐國爲元茂保其土以辟

已民欲與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民之在
我與在彼何異民以我故欲戰未免殺人予不忍
爲遂去邠踰梁山止於岐下改國號曰周邠人舉
國扶老携幼歸焉其他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
是古公乃貶[黜也]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宮室而居作
五官有司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民皆歌頌
其德　詩疏云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
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太王其追號也
吳越春秋云古公去邠處岐周三月成城廓一年

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周公

旣紛云文王遺周而不集武王集之而未集成周公雖集王位而受兄二世之然不可以不終其不表示也功材禮作集成大平王業于成二聖之美

周公名旦文王子武王弟也文王存時旦爲子仁
孝異於羣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
多武王有天下後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公於少
昊之墟曲阜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二年武王有疾
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繆敬也]公曰未可以
戚[憂也]我元王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公北面
立戴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
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於
天[元子天子也]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乃
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
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寶命我
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卽命於元龜爾之許
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
璧與圭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
於是乃卽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
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

將入王前坐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詳生曰言内事者于内言外事者于外今言内事乎言外事乎周

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周
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誡守者弗敢言明日武王有
瘳其後武王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公乃踐祚攝
政代成王當國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
將不利於孺子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
避而攝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
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
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公於是
避居東土三年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

不敢誚公。世家出魯秋大熟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
木盡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乃得公所自爲功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王乃
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出金縢初公相成王
使伯禽代就封於魯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
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
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
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
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

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
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貴夫此六者
皆謙德也出韓詩外傳伯禽之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
夷而反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
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乃封康叔於衛封微
子於宋寧淮夷東土三年而後定出史記魯世家成王長
公反政於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
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公復卜申視卒終也營築
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周

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無逸諸書
以誡之時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
作周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出史記周紀
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即洛以明我不敢
離成王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公於畢從文王以明
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出史記魯世家周公沒成王乃命
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
也出禮記祭統

追王

禮記大傳云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
卑臨尊也註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
早矣於殷猶爲諸侯於是著焉疏中庸云周公追
王太王王季者謂以王禮改葬耳不改葬文王者
先以王禮葬故也此太王王季追王者王迹所由
興故追王也所以追王者以子爲天子而不以卑
臨尊若非王迹所由不必追王也儀禮子夏曰
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
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

盬鐵論云者有皇民之祭春秋祀其祖禰

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物原云周王始制追王禮晉文公始制追封禮 舊唐書彥威曰據禮經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東漢魏晉漸違經意沿革不一子孫以推美爲先自始祖已下並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法者

上祀

或問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即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則袞冕享先王於宗廟則服袞衣九章祀先公則鷩冕享后稷之前太王之前華公之禮也謂華虫以下其衣三章其裳四章鷩冕諸侯之服也當是時雖周天子祭先公之禮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故用鷩冕然天子之鷩冕亦與諸侯微不同天子九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

葬

檀弓云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反壤樹之哉○又云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之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又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禮器云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茵以藉棺用淺色緇布夾爲之以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褥子中川絮然縮者二横者三爲一重抗木所以抗載於上下棺之後置抗木於槨之上亦横者三縮者二上加抗

經丁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地反是…

席三比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也翣如扇之狀有畫爲黼者有畫爲黻者有畫雲風者多寡之數隨貴賤之等 喪大記云君葬用輴車盛柩四綍綍引棺二碑御棺用羽葆葆形如蓋以羽爲之在柩車前之使執者知道途之險夷也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車二綍無碑 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曲禮云君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不識坐宗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也

祭

祭統云。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疏追其不及之養
而繼其未盡之孝也

喪

喪服四制云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
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
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朞喪

呂正叔曰朞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朞爲祖父者也
有旁親之朞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之子也

正統之朞雖天[illegible]侯莫敢降旁親之朞天子諸
侯絶服而大夫降大夫雖降猶服大功故曰朞之
喪達乎大夫也如旁親之朞身爲大夫雖爲大夫
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絶服
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
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
也朱子曰夏商而上想皆簡畧只是親親長長之
意成周添出許多降殺貴貴的禮數凡此皆天下
之大經前代所未備周公扱剔出來立爲定制更
不可易

三年之喪

禮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
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
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
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
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
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故三年之喪人道

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
之所壹也

父母

表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
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
孝經云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左傳云父慈而教　列女傳魯母師魯九子之寡
母也穆公賜號母師　稽含傳母訓曰慈

祖紳以上　許

史記周本紀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組紺卽公叔祖類乃太王之父也

春秋

禮記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

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而秋嘗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凡祭有四 春祭曰祠 夏祭曰礿 秋祭曰嘗 冬祭曰烝

祖廟

禮祭法曰王立七廟曰考廟父廟也曰王考廟祖也曰皇考廟曾祖也曰顯考廟高祖也曰祖考廟始祖也皆月祭之每月一祭也遠廟為祧有二祧三昭二穆之當遷者其主藏於二祧一年二祭享嘗乃止言不在月祭之例但得四時祭之耳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月祭三廟下於天子也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上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諸侯之中士下士為官之長者庶士庶人無廟庶士府吏之屬雖無廟亦得薦之於寢也

按七世之廟在商時已然周以文武親盡當祧而有功德當宗別立文武世室皆百世不遷故

周獨有九廟自後稷祧者藏文世室昭祧者藏武世室

宗器

周禮春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上春釁寶鎮及寶器釁者殺牲以血塗之也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沃盥所以致潔執燭所以爲明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若遷寶則奉之王者遷都則奉寶器而從之以其為國之重器也○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

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列玉陳先生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河]

裳衣

周禮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在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既祭則藏其服

時食

春秋繁露云古者歲四祭因四時所生熟而祭先祖父母也周禮天官掌六畜六獸六禽[六畜六牲也]

辨其名物共祭祀之好羞[六獸麋鹿狼麕野豕兎六禽鴈鶉鷃雉鳩鴿]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行用也羔羊子豚豕子]膳膏香[膳治也膏香謂治羔豚以牛脂]夏行腒[音居]鱐[音蕭腒乾雉鱐乾魚]膳膏臊[以治腒鱐以犬脂]秋行犢麛[犢牛子麛鹿子]膳膏腥[治犢麛以雞膏]冬行鱻[音鮮]羽[鱻魚也羽鴈也]膳膏羶[治鱻羽以羊脂]賈公彥疏云春用羔豚者草物始生羔豚食而肥膏香者謂牛膏香木王火相土死羔豚為其太盛牛屬中央土故以死之脂膏殺其氣夏行腒鱐膳膏臊者腒鱐夏之暵熱而乾故食之為其太盛夏時金死犬屬西方金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秋行犢麛膳膏腥者秋時草物實犢麛食之而肥故用之雞屬東方木秋時木死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冬行鱻羽膳膏羶者冬魚之性定鴈又新來故用之羊屬南方火冬時火死魚鴈食之太盛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冬行不言北方豕之脂膏者以其中央土王於四時土賊水但無中央食法故不言豕之脂膏也獨斷云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制無常物取於新物相宜而已

昭穆

禮祭統云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親之殺也周禮小史掌拜國之志奠繫世[奠定也父子相繼為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大祭祀讀禮法以戒史[讀禮法以戒百官也]以書叙昭穆之俎簋[俎以盛牲簋以盛粢以昭穆為先後]○新安陳氏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昭在左左為陽昭者陽明之義

穆在右。右爲陰。穆者。陰幽之義。以周言予書季
王曰穆。考文王。詩於武王曰率見昭考。父穆則子
昭。父昭則子穆也。子孫亦以爲序。祭統所謂昭與
昭齒。穆與穆齒是也。○吳氏澂曰。天子七廟。受命
之主爲太祖。廟居中。東三昭。西三穆。凡六廟。禰祖
高曾爲四親廟。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爲二祧廟。
合之爲三昭三穆。其有功德之主。親盡廟當毀。則
別立一廟於昭穆北廟之北。百世不毀。與太祖同
周之文世室。武世室是也。合之爲九廟。此天子之

制也。諸侯始封之君爲太廟。合禰祖高曾四廟爲
五。無二祧。又無功德之宗。故其祫祭也。有時祫而
無大祫。時祫者。遷二昭二穆之主。合祭於太廟。大
祫者。三昭三穆。二宗之外。凡廟之已毀者。皆得合
食於太祖之廟也。大夫則初爲大夫者與祖禰二
廟爲三廟。上士二廟。祖禰而已。無太廟也。中士下
士一廟。禰而已。無祖廟也。庶人無廟。祭父於寢而
已。中士下士之常祭。但得祭禰。若得祭祖。則於禰
廟祭之。上士欲祭高曾。則於祖廟祭之。大夫欲祭

祖以上。則於大廟祭之。○朱子云。周禮建國之神
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其制孫云
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
右穆。差次而南。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
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
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
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墻宇四周焉。太祖廟
居中。百世不遷。自餘昭穆每易一世而一遷。其遷
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則遷其班北面之主於

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廟。凡廟皆南向。廟主在
本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爲最尊之位。羣
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
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
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
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
穆也。曰二世之主既祧。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
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祧。子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
常爲穆。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

遷於穆則家所以王季以上之主皆祧于后稷之廟次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遷于昭穆之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爲穆之首廟凡新廟者祔廟則不祧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於南遷也又云諸廟皆有次室

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則右反尊而左反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七廟同於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自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

不見昭而內有以全其尊必太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系惟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有未考焉意或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程公泰云先儒謂祫祭之日羣昭向南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羣穆向北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然而此特在堂事者然耳至於堂事昭在東而向西則非取向明之義矣穆在西而向東則非取

特牲曰者生無死無謚謂大夫七也

深遠之義矣况廟制定于左昭右穆蓋昭穆不以向南向北而得名左為陽而有明顯之義故曰昭右為陰而有深遠之義故曰穆也　漢售儀曰子為昭孫為穆昭西面穆東面春秋傳言大王之昭王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祔必以其昭穆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

之祭統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

序爵

中庸輯畧曰祭禮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貴賤也

序事

中庸輯畧曰：王者交神明也，裸鬯求神於幽也，故
天地不裸，則玉帛尊以□也，故大宰贊之；鬯則大
宗伯涖之，裸則又卑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
所謂序事，□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
以辨賢也。

旅酬

中庸輯畧曰：饋食之終，酳尸之獻，下逮羣有司，蓋
為獻酬此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通義曰：蓋

許氏曰：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數。
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主
姓兄弟皆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
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
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
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
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答
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酢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者，
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衆也。主人奉觶

即昭穆文而非序齒

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賓受之，奠
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觶於長兄弟於阼階，弟子者
兄弟之後生者也，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
子導飲而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於西
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賓衆賓及衆兄弟，
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之獻賓酌以答主人者，
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謂引導之行也。主人舉
觶酌酒自西階酌賓，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賓受
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觶於長兄弟於阼階，長

先自飲，以進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於
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賓，衆賓及衆兄
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實爵於
篚，此旅酬之大畧也。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
觶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而上也。賓取
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
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以逮賤者如此。

序齒

禮祭統云：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

爾雅云。圜丘。泰壇祭天也。方澤。泰折祭地也。

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此旅酬時賜助）

者之酒。衆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自爲一色。在穆列者自爲一色。各自相旅。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

郊社

〔白帖〕正月。天子以元日郊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禮〕

〔含文嘉〕五祀。南郊。北郊。東郊。西郊。中兆正謀。天子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所以承天也。〇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至猶到也。冬至日短極。而漸舒。故曰迎長日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

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陶匏。亦器之質者。質乃物性之本然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用之始郊日以至。（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用龜以卜於禰宮。）尊祖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於澤。（澤宮。）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祭報。報白日時晚。改牲時之備具也。）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三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有十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

周書作雒篇曰。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

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郊祀上帝以配天。故祭上帝者帝牛。謂之帝牛。祭后稷者謂之稷牛。）必在滌三月。（滌。牛牢之名。除之所也。）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〇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

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也。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社事。祭社之事也。單盡也。言當祭社之時。一里之人盡出而供給其事。）唯爲社田。國人畢作。（爲祭社之事而田獵。則國中之人皆行。無留家者。）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粢盛則使丘乘供之。用之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乘也。）〔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邸本也。托宿之本也。四圭以璧爲邸。而其末出於四旁。以象天道之全。）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

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

大戴禮郊止天子社止諸侯通典曰黃帝封禪天地則郊丘之始矣又黃帝內傳曰王母旣會帝於蓬萊帝歸迺築圜壇以祀天方壇以祀地此則圜丘方澤之始也 事物紀原云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禮也漢平帝立王莽專政頗改祭禮云天地有合别著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祭天地於南郊南郊之合祀自王莽始也 禮記外傳曰王者冬至之日祭昊天上帝於圜丘諸侯

不祭天王注云天惟一帝鄭注以天有六帝星辰之位列於壇下燔牲王於壇上○又曰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澤配以后土立冬之日祭神州地祇於北郊配以后稷 五經通義曰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事之也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自丁寧辛者當自剋辛也

春秋繁露云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父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

按郊親行於天子而社則諸侯大夫士庶人皆得行禘嘗行於天子而嘗則諸侯大夫士庶人皆得行禘[illegible]行五年[illegible]祭嘗

吳氏澂曰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夏至祀地於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唯天子得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冬至祀天之外孟春祈穀於郊亦於圜丘五時兆帝則於四郊其地非時告天禮之重者亦謂之郊輕者則謂之類地猶母也母親而不尊故惟北郊方澤一祭爲至尊亦惟天子得行之其次則祭地於社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天子之社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夫士庶人謂之里社此皆正祭除正祭外天子諸侯各

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但謂之宜註渾言祭地者考之未詳也

禘嘗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禮祭統云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禘祭在夏夏爲炎暑故爲陽盛嘗者陰之盛也嘗祭

十月一

卿奧以歲嘗則惟如社爲最大祕以避諱

義以嘗言則惟禘嘗爲最深故以義合禮互文中亦有微言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周語禘之事則有全烝

在秋之時陰功成就故爲陰盛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
爵賜服順陽義也爵命之者也勝於陰者也於嘗也出田邑
祿食之者也田邑制於地者也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
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禮王制云天子
犆音特礿祫禘祫嘗祫烝天子春礿則特祭各於其廟禘嘗烝則皆合食諸
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春祭闕而
夏來朝故闕禘祭夏祭畢而秋來朝故闕嘗祭四方皆然諸侯礿犆禘一犆一
祫嘗祫烝祫諸侯降於天子故禴犆一祫而已謂今歲犆明歲祫祫之明年又犆
○疏云禘者陽之盛也者以禘祭在夏夏爲炎暑

故謂陽盛嘗者陰之盛也以嘗祭在秋之時陰功
成就故謂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
冬烝對夏禘○後漢祭祀志禘之言諦諦祀昭穆
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
卑之義○詩長發大禘也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
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
方將帝立子生商疏長發詩者禘之樂歌也禘
者祭天之名謂殷王高宗之時以正歲之月祭其
所感之帝于南郊詩人因其祭也而歌此詩爲頌

云帝立子生商謂感生之帝非天皇大帝也○禮
記季夏六月以禘禮周公于太廟犧尊用黃目灌
用玉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圭爲柄是謂圭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音撰
爵用玉琖盞同仍因也雕飾也因爵形而爲飾加以璧散璧角
璧散璧角皆以璧飾口也俎用梡苦管反虞俎嶡居衛反夏俎名○
左傳昭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
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
其在涖事乎戒齊戒也祲見于宗廟故以爲非祭祥也

四書備考卷之四目錄

中庸中

政

尚書政貴有恒○張南軒曰王者之政皆無所為而為之楊龜山曰上不知為政乃欲晃其八而亙其資以為賑饑之術所謂得禽獸若丘陵 小為也

哀公

哀公名蔣定公子也四歲即位元年春正月鼷鼠 鼷音奚甘口鼠爾雅註云有螫毒者 食郊牛改卜郊夏四月辛巳郊冬仲孫何忌帥 即孟懿子 師伐邾 定公之世邾甚厚邾亦事魯諸大夫不欲故公未瞑目而妖淥哀公即位何忌遂伐邾明年三大夫並出而取其田以邾近魯利其土地也

二年春二月季孫斯 即季桓子 叔孫州仇 即武叔 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 漷音郭水名出合鄉縣 及沂西田癸巳與邾子盟於句繹 邾地 三年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陽魯城備晉故 冬十一月州仇何忌帥師圍邾四年春城西郛 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殷社也武王克殷班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記曰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然則惟其屋之所以災也 五年春城毗 備晉也 六年春城邾瑕 邾瑕邾邑也而魯城之備晉也 夏叔還會吳於柤 吳伐楚會俱兵

哀公問孔子曰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何如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讐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之伐我故往會焉 冬何忌帥師伐邾 七年夏公會吳於鄫吳來徵百牢 索百牢之禮 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弗聽乃與之 詳景伯傳 秋伐邾及范門郭猶聞鐘聲邾不設備師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掠邾眾保於繹山 邾師宵掠以邾子益來 益邾子名 獻于亳社因諸負瑕 負瑕魯邑故繹邾民 則魯得邾之繹民故使邾民 子就之辱 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時魯叔孫輒公山不狃 即弗擾 皆在吳吳王問于叔孫輒輒勸之伐問于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 人稷時若人知皆將死戰無能自立 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三月吳伐魯克東陽而入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明日舍於庚宗 毎日遷舍 見師行而疾 遂次于泗上微虎 魯大夫 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季孫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畏微虎 吳人盟而還 詳見子服景伯傳 夏齊人取讙及闡先是齊悼公至魯 在五年 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 魴侯康子叔父 女言其情弗敢與也 言其私通之情于康子

魯人有周豐者哀公執贄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曰墟墓之間未施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而民敬殷人作誓而

子不敢女歸齊以齊侯怒命鮑師伐魯取讙及闡齊且遣使如吳請師將伐魯乃歸邾子秋及齊平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左傳以爲歸季邾子奔之故公穀以爲內伐邾之故公穀說是]十年春邾隱公來奔[吳囚之使奉弁子革以爲政故奔齊]齊甥也故遂奔齊[隱公齊女所生]會吳伐齊師於鄎[齊地]齊人弒悼公赴于師[以故吳]月公至自伐齊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邳帥師伐魯及清[齊地]季康子謂其宰冉求曰齊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一子謂季孫二子謂孟孫叔孫也]季

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求欲二子從公境內近郊之地]居于是季孫告叔孫孟孫以孟孺子洩帥右師[子洩武伯]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及齊師戰于郊[地名]右師奔齊人涉泗從之孟之反後入以爲殿[詳見冉求傳]公爲郊故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博嬴皆齊地]甲戌戰于艾陵[齊地]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等荅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歸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季孫欲以田賦[以名田出從里出賦令欲以里廛之賦悉令民出]

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愨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之使冉求訪于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問而不對既乃謂冉求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詳見冉求傳]十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公會吳於橐皋[吳敗齊師于艾陵魯以爲惠故會吳于橐皋修鄫之好也]吳使太宰嚭請尋盟[尋鄫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弗可改也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乃不尋盟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也火伏在冬十月而後蟄蟲盡閉]

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今火昧盡沒猶西流如是九月曆官失一閏也]十三年夏公會晉定公及吳夫差於黃池[書會晉與吳爭卹之詞也]秋公至自會九月螽冬十二月螽前年季孫雖聞孔子之言而不正曆尚失閏也[左傳九十月螽杜以爲火猶西流司曆之過若以此月爲螽猶未蟄則以秋爲冬差一時也司曆之過一至此乎天下寧有是理哉況螽乃火異非候蟲之常以時而蟄者也螽即蝗也蝗蝻在地冬雪乃深入令冬暖而有螽將蔓延爲來歲之災尤災之異也]十四年西狩獲麟[詳見孔子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六月齊陳恒弒其君簡公孔子請伐之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而為黃鵠舉矣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瀹而食之何則其所從來者近也

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故不敢不告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音佞且也)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齊簡公弟平公也蒙故蒙陰城)孟武伯相齊

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二十一年夏越人始來(越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至魯)秋八月公及邾子齊侯盟于顧(齊地)齊人責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為稽首)不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見咎(皋緩也高蹈遠行也言魯皋緩數年不加答稽首故二國為此行也)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不肯答稽首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答齊稽首令齊邾並于)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地)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在寡君之軍言先至齊地)群臣將傳遽以告寡君(傳君急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及其往返之久魯君無乃勤勞)為

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為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為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追

僕人之未次請除館于舟道(舟道齊地)辭曰敢勤僕人(魯辭)秋八月叔青(叔還之子)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二十四年公子荊之母嬖(荊哀公之庶子)將以為夫人使宗人(禮官)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為宗正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於商(孝惠並娶宋女稱商者避定公諱)自桓以下娶于齊(桓公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太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適郢越太子名)與公

相得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魯大夫)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二十五年夏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魯南鄙)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為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重嘗之毀郭重)季孫曰請飲彘也(武伯罰酒)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既得免從君遠行之役勞苦何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食言)飲酒不樂公與

孔子在魯。哀公問政。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對曰。

夫始有惡。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境至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西平陽。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辭子貢。十二年嘗使子貢辭吳盟。故思之。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不能用。臨難顧念之乎。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不備也。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遊於陵阪。地名。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以問己可得死不。對

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

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郎有山氏。三桓攻公。公奔衛。遂於邾。遂如越。國人迎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贊云。是爲悼公。○韓詩外傳。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愨然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呂氏春秋。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乎身者得之人。失之于身者失之人。不出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于己者乎。

方策

演繁露。云張蒼傳注。柱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方策云者。書之於版。亦或書之竹簡也。通版爲方。聯簡爲策。近者太學課試。嘗出文武之政在方策賦。試者皆謂策爲今之書策。不知今之書策乃唐世葉子。古未有是也。○西溪叢語。云五義謂方版簡

鄭向饒曰。木曰版。竹曰簡。版大簡小。大事書于木版。小事書于刀削。

策。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鄭司農引春秋傳王命內史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又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注云贊爲之爲之辭也。以方出之謂以方版書而出之。○困學紀聞。云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辭爲詩書之囿。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爲良。○揚子危言云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方小而策大也。簡是一片版。簡衆簡相連也。○案削是去

其故而更書非必以刀刻字也名書文也今謂之
字○葉少蘊曰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聘禮
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旣
夕禮書賵于方書遣于策蓋策以衆方一而已
矣

蒲盧

文苑英華蒲盧賦云究攺化之所歸於蒲盧而可
見負幺麽之異族能斂譎而知變大鈞所播各異
稟而殊方二氣相生遂攺形而革面初其采土取

彼桑蟲負以蛸飛之翼蛸音肖眞諸蝸舍之中以氣
相感以類相通翡翡鼓翅咽咽傳意翡音翡本乃與
吾同物孰云所畜非類蟇尾潛出蜂腰未備將革
故而就新諒末同而本異俱爲化育別感生成巳
攺其狀復發其情躡襲上而服戰拂淸風而翅輕
漸能羽化永別岐行謂我自然莫知所以化形如
蝶旣以忘於蝍遝委蛇若蟬信難窮於大理○爾
雅云細要曰蒲一曰蒲盧細要土蜂謂之蒲盧義
取諸此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亦或謂之果蠃

音裸蓏今蒲其根著在土而浮莖常絲於木故亦言之
謂之果蠃也傳曰在地爲蓏在木爲果詩曰不流
束蒲蒲性輕揚善浮故此亦或謂之蒲蒲亦善浮
故也淮南子曰百人抗浮說者曰蒲一名浮蓋是
矣本草云瓠類小者名瓢瓢取諸藻蒲取諸蒲具
義一也○演繁露云攺猶蒲盧眞是蒲與盧耳以
以蒲盧爲螟蛉誤始說文○留靑日扎云鄭玄以
蜾蠃爲蒲盧令拔揚子曰螟蛉有子殪而逐蜾蜾音裸
果蓏音蓏蓋蜾蠃凡細要皆可負去必嚙死之嚙音業而

寄生一子於其上積四五虫乃以泥封之久之卵
得其氣而生其初生也必食其虫俱盡則可以啓
封而出戶矣又大戴禮雉入海爲蜃曰蜃蒲盧也
謂蚌也沈了曰蒲葦也解頤新語曰瓠之細腰者
曰蒲盧其說各異○捫蝨新話沈存中曰蒲葦不
蟊音色擇地而生藝蒲葦者遂之而已人之爲政亦
在遂之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說似好然予嘗辯
其非是察細腰曰蒲盧匏類也故細腰土蜂亦謂
之蒲盧予以此方悟爾雅中庸之說而鄭氏所注

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存中疑於地道敏政遂以爲蒲葦其實未知蜾蠃蜾蠃音蒲盧之義○楊升庵曰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匏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盧正是綴草綴易皆名以鶵鶵音青黑之菼菼音青黑之嬌皆名以雛雛音也中庸曰政也者蒲盧也即蜾蠃也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盧然此苑處義之說也○或問云舊說以蒲盧爲果蠃於上下文義不甚通惟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相應夫沈說固爲善矣然

夏小正十月玄雉入于淮爲蜃蜃音大蜃者蒲蘆也則似亦以蒲蘆爲變化之意然以蜃爲蒲蘆不應二物而一名若以蒲蘆爲變化則又不必解爲果蠃矣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白虎通云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堅也屬志自堅固春秋傳曰君處此臣請歸也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敎于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昏禮曰夫親脫婦之纓傳曰夫婦判合也兄弟者何謂也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之交近則謗其言遠則不相訕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痛之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

百工

周禮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凡攻木之工七輪爲輪蓋輿爲車輿弓爲弓廬爲廬器匠爲建國營國車爲車耒梓爲飲器爲筍簴爲侯攻金之工六築爲削冶爲戈戟鳧爲鐘㮚音栗爲量段爲鎛桃爲劍攻皮之工五函爲甲鮑爲治皮韗音運爲鼓

韋。韗裘爲攻皮之工五。畫繢（分布采色曰繢）倣物體曰畫。鍾筐㡛（㡛音荒湅絲）同刮摩之工五。玉（治圭）楖（音節）雕矢（爲矢）磬（爲磬）搏埴之工二。陶（爲甗）旊（音倣爲簋）〔禮〕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爲一）皮革筋（爲一）角齒（爲一）羽箭幹（爲一）脂膠丹漆（爲一）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理治作之事）監工日號（工師監臨）毋悖于時（造作器物不得悖逆時序）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淫巧謂偽而不牢之器。使上心奢侈而不動）○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橘踰淮而北

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財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月令功歸嚴上攷工名以考其說）

諸父　昆

〔爾雅〕云。父之昆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毛詩〕云。既有肥牡。以速諸父。○〔爾雅〕云。男子先生爲兄（先生爲兄恐當作男字）後生爲弟。弟兄也。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南史王琳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學業雖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舊唐書趙令儀兄弟六人。韋述弟亦六人。並詞學登科。說曰趙韋昆季。今之杞梓也。

（父父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禮義悖逆天性生離同胞情同異趣房同室路人）

讒

荀子曰。傷良曰讒。○〔左傳〕云。與信廢忠。希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謂之窮奇。○〔風俗

通〕云。衆口鑠金。俗說有美金。衆人咸共詆訾。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以見其僞。此爲衆口鑠金。○（讒如晉獻公聽驪姬以殺申生。吳王夫差聽伯嚭以殺伍員是也）

官盛

〔書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立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三公之貳）弘化。寅（敬）亮（明）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

（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賈誼云天子[illegible]）

掌邦敎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周禮每卿六十屬共三百六十屬

○華陽范氏曰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綱之在綱如裘之挈領雖百職不可易也人君若如欲稽古以正名苟不於周官未見其可也

時使薄斂

周禮小司空之職掌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　均人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公上作之役旬均用三日焉凶札則無力政　禮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冬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掌均萬民食而賙其給而典其民

○天官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左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　龍晨見東土功事　火見而致用　天火心星　水昏正而栽　定星昏而中于是樹板幹而興作　日至而畢　[illegible]

○許魯齋曰地方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繇天用物之多少繇人○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

既稟

案箭幹曰稾弓弩矢稾名物見考工記三等謂強弱中三等○朱子曰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即稟給所送餞之類是也

送往迎來

周禮春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秋官環人環主爲賓客守者掌送逆邦國之通

又云主路節謂道路用旌節也。入三積一食再飲焉。所以待賓客出入之數。許氏云委積者聚也。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宿有路室，市有候館。

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路節謂道路用旌節也。達諸四方使無阻也。舍則授館，令聚㯥。㯥，析同，行夜所擊木也。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象胥主傳譯夷狄者。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八蠻四夷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諸番國遣使來朝貢者。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逆人之禮，其拜揖跪起不同於中國。象胥則教以中國之儀而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　掌訝訝，迎同。主迎賓客者。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委積，蓄聚也。少曰委，多曰積。與士逆

四書考　卷之四　十七

賓于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㯥。㯥音托。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賓既就館，則次于舍門之外，以通其所求。及將幣，為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賓客之理國事，以告于訝，訝為理之，如朝而理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　地官遺人主委積館舍者。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

又云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

凡國野之道，以向聚待羈旅。

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十里暫息之所，故設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大室也。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五十里為一宿。以四方之市皆可日中而至。故市有候館，候賓之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朝聘

周禮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

四書考　卷之四　大

諸侯。春朝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

諸侯比年一小聘，使大夫往；三年一大聘，使卿往；五年一朝，則君親行也。

經解云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

朝

禮書　周官之制，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朝，因朝以入貢，則遠者不疏，邇者不數，不疏者不至於廢，

蕃者不至於能 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
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
六歲一見則侯服每歲朝甸服二歲朝男服三歲
朝采服四歲朝衛服五歲朝要服六歲朝而要服
朝之歲五服盡朝于京師則侯服更六見甸服更
四見男采各二見矣○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
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尚書曰
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
以庸又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

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曲禮云
天子當依而立 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
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疏秋覲以見君
其贄與享皆受於廟位於廟門外而序入覲者取
於辨分也春朝以行禮受贄於朝受享於廟位於
廟門內而序進朝者取於通情也周禮大宗伯春
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
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

聘

周禮云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鄭注
特來曰聘眾來曰頫聘有圭頫有璋蓋頫為除慝
而已故其儀物殺也○禮書曰輕財重義交人之
道也聽命達言使者之事也三輔人語輕財曰聘
則聘之為義可知矣古者小聘曰問大聘曰殷○
聘義云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
明貴賤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
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以圭璋聘
重禮也已聘而還音旋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音 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
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音盛禽日五雙
群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
重禮也○禮記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
大聘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使諸侯相厲以禮
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
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
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
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唐張薦應對詳辨三使

絕域鄭元壽五聘絕域

稍食 註

周禮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戒其怠忽糾其緩散令之使有爲禁之使勿爲稽其功緒。考計其功有端緒糾其德行。糾察其善惡之見于行者幾其出入。幾察其出入均其稍食。稍食吏之祿廩也稍者謂物有漸之謂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淫放濫也怠懈慢也奇無常也衺不正也如此者皆除去之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五人爲伍十人爲什道謂禮樂藝謂射御書數月終則會其稍食。月終至月計也歲終則會其行事。吏職功業內宰掌書版圖之

四書考中庸卷之四 哀公章 三

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

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 註

周禮夏官稾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工主齎饗者謂弓矢之財幹弓六物爲三等。王弧夾庾唐大也力強弱分爲上中下也弩四物亦如之。四物夾庾唐大也力亦分三等矢八物皆三等。八物謂枉絜殺鍭矰茀恒庳也皆分三等箙亦如之。箙盛矢之器亦分三等春獻素。素弩之樸也秋獻成。後弓弩及矢備四時可獻之也書其等以饗工。書其工拙之等酒食以勞之乘其事。乘計其事大閱治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當大閱時試其弓弩良否善則上其祿甚則賞之不善則下其祿甚則誅之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既考其功乃入之于司弓矢以待稍賜入之于繕人以共工用也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稾人。

從容

學記云善待問者如撞鐘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從其舂注舂擊也鐘聲必待其擊每一舂而爲一容然後盡其聲從容優游不迫之意不忌疾擊之則鐘聲之小大長短得以自盡

鹵莽滅裂之學 註

四書考中庸卷之四 哀公章 三

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禎祥

疏云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胤云國本有雀今有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祥也[illegible]曰禎者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illegible]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illegible]之

妖孽

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爲妖禽獸蟲蝗之怪爲孽○春秋傳申繻曰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又云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生○尚書大傳云貌之不恭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龜孽雞禍言之不從厥咎僭厥罰恆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視之不明厥咎舒厥罰恆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倮蟲之孽聽之不聰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豕禍思之不睿厥咎霿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牛禍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日月亂

行星辰逆行

蓍龜

易繫辭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深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白虎通曰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蓍龜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數奇也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乾艸枯骨衆多非一獨以灼

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天龜玄者靈也俯地龜曰繹屬地龜黃仰者繹也東龜曰果屬果音祼東龜青前弇果也西龜曰靁屬西龜黑左倪靁也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北龜黑右倪若也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龜至秋而堅成可以取之攻龜用春時至春而乾實可以滌治各以其物入于龜室物色也龜色不同故所藏之室亦異上春釁龜殺牲取血以塗龜甲神之也華人華音𩝐華荊木也灼龜用之故名其官曰華氏掌共燋契燋灼龜之木也契開龜之鑿也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歓歓音吹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焌音俊燋也明火以陽燧取火于日明之至也焌者契之鑿頭也以此焌契灶于燋火吹之使熾以授卜師聽其役也

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頌占兆之繇辭也以八卦占筮之八故八故八事之故也以眡吉凶凡卜筮君占體體兆之象也體有吉凶大夫占色色兆之氣也色有善惡史占墨墨兆之廣也墨有大小卜人占坼坼兆之舋也坼有微明凡卜筮既事則繫帛以比其命既占則書命卜之辭與禮神之幣而繫之于龜比協也並也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管子云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龜策傳曰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八十莖巳上長八尺者卽難得六十莖巳上長滿六尺者可用矣龜一曰北斗二曰南辰三曰五星四曰八風五曰二十八宿六曰日月七曰九州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論衡曰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蓍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

可以得兆雚音灌葦藁芼音冒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古史考云庖犧氏作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禹穴碑云伏羲得神蓍而定爻變○禮書曰蓍大衍之數五十天理自然之數虛其一以爲本實其四十有九以爲用分而爲二以象兩陰陽也掛一以象三陰陽與陰陽之中也陰陽變而爲四時四時錯而爲閏天道之變不過四而易之所撰亦如之

數其死而貴於上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玉海云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蔚尹釋策有問焉知闕廉立言不疑何上

執玉高卑其容俯仰

左傳定公十四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

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小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

天

朱子曰天之形質只是個旋風下軟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爲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氣高處則至清至明耳○劉允濟賦驅馭陰陽裁成風雨叶乾位而凝化建坤儀而作輔錯落九垓岧嶤八柱擘黃道而開域闢紫宮而爲宇橫斗極以旋運廓星漢之昭回總三統之遷易乘五運之遞來祭文明而降祥瑞觀艸昧而動雲雷其功不測其變惟神

日

體統云日者實也形體光實人君之象○春秋元命苞曰日孝故日滿滿故仁故明明故精在外注曰滿者常盛無虧也○春秋內事曰積陽之熱

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故燭見日則然而爲火又云日者陽德之母○五行傳云日者照明之太表光景之太紀羣陽之精衆貴之象也故日出而天下光明日入而天下冥晦此其效也故日者君丈夫凡之類中國之應也○范子計然曰日者火精也火者外景主晝居寅午爲明處照而有光○說文云日者實也太陽之精字從○一象形也又君象也○列子夸父欲追日影逐之于陽谷之際渴欲得飲赴河飲不足將走北飲大澤中未至

月爲太陽之精人君之象應乎中天以九明無所不照故象君德出入■經運行始度無變色薄蝕之異則人君乘運而王其政太平百姓安康

道渴而死○淮南子曰日出于暘谷入于咸池拂于扶桑(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千丈一千餘圍兩幹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爲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朏明將明也)至于曲阿(曲阿山名)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曾重也早食時在東方多水之地故曰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南方之丘)是謂正中靡于鳥次(西南方山名)是謂小還至于悲谷(西南方之大壑)是謂餔時迴于女紀(西方之陰也)是謂大還經于泉隅是謂高春(言日尚未冥上蒙先春日高春)頓于連石(西北山名)是謂下春(言日將欲冥下蒙悉春故日下春)爰止羲和爰悉六螭(即六龍)是謂懸車(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于虞泉羲和至此而廻六螭)薄于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崦嵫(日所入山也)經于細柳(西方之野)入虞泉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蒙谷汜之水)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言其光在桑榆樹上)○廣雅云日名耀靈一名朱明一名東君一名大明亦名陽烏日御曰羲和(山海經云東南海之外甘泉之間有羲和國有女子曰羲和爲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浴日于甘泉郭璞注羲和能生日也故日爲羲和之子堯因是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帝王世紀云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正昆崙西鳥鼠山西南曰崦嵫又云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載烏○前漢書云陰陽往來馴積而變日西至其行最急急而漸損以至春分及中而後遲迫日北至其行最舒舒而漸益以至秋分又及中而益急○物理論云日者太陽之精也夏則陽盛陰衰故晝長夜短冬則陰盛陽衰故晝短夜長氣引之也行陽之道長故出於卯酉之北行陰之道短故出於卯酉之南春秋陽陰等故日行中平晝夜等也○五經通義曰日在牽牛則寒在冬井則暑牽牛水宿宿外遠人故寒東井火宿宿內近人故暑○尚書考靈曜曰日光照四十萬六千里地說書曰日照四十五萬里也○周髀曰日光外照徑八十一萬里○起世經曰日天宮殿縱廣正等五十一由旬上下亦爾日有一千光明傍行而照五百光明向下而照日天宮殿常行不息六月北行於一日中漸移北向一拘盧舍未曾暫時離於日道六月南行亦一日中漸移南向六拘盧舍不差日道日

天宮殿六月行時月天宮殿十五日中亦行爾許○雜寶藏經難龍王問斯那云日之在上其體是一何以夏時極熱冬時極寒夏則日長冬則日短斯那云須彌山有上下道日於夏時行於上道路遠行遲照於金山故長而暑熱冬時行於下道路近行速照大海水故短而極寒

月

乾鑿度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月魄始明○春秋元命苞曰陰精爲月日行十三度常

朏任而受明精在内故金水内景○孝經援神契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月上屬爲使婦從夫放月紀○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禮斗威儀云政太平則月圓而多煇政昇平則月清而明○五經通義云月中有兎與蟾蜍月陰也蟾蜍陽也與兎並明陰係陽也○呂氏春秋曰月羣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夫月形於天而羣陰化於川○皇甫謐年歷曰月羣陰之宗

光内日影以宵曜名曰夜光○張衡靈憲云月者陰中之宗積而成獸象蜍兎○釋名云朏月未成明也魄月始生魄也（承大月月生二日謂之魄承小月月生三日謂之朏）月闕也滿則缺也晦灰也火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日月遥相望者也○論衡云月一日一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晁飛相類○物理論云京房説月與星至陰也有照之乃光如以鏡照日而有影見○又云月水之

精潮有大小月有虧盈○隋書云月者陰之精也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乙巳占云月者太陰之精積而成象魄質含影禀日之光以明照夜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以之比德刑罰之義也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類也是以近日則光歛猶臣近君卑而屈也遠日則

朔月受日光只是得一邊光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是無光光都在上面上邊故推上無光漸得日月漸上相遠則漸漸徃月光漸上見午下到

緣望時月光輝在下面一邊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

光滿爲其守道循法蒙君榮華而體勢伸也當日則餓循臣僭君道而禍至於覆滅也盈極必鈌示不可久盈也月闕也陰道臣道妻道不可使盈理當恒鈌也其行速臣下之道也行有弦望晦朔遲疾陰陽政刑之等威也○徐整長歷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范子計然云月者寸也月者尺也尺者紀度而成數寸者制萬物陰陽之短長○淮南子云月者太陰之精一名夜光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又曰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

水氣之精爲月○河圖帝覽嬉曰月者金之精也○漢書云立夏夏至行南方赤道曰南陸立秋秋分行西方白道曰西陸立冬冬至行北方墨道曰北陸分則同道至則相過晦而見西方謂之朓朓音挑健行疾貌也朔而見東方謂之朒亦謂之側匿朒縮遲貌側匿猶縮懦則遲貌○漢書云三十斤成鈞一月之象又云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七聖記曰鬱華亦文與日同居結隣黃文與月同居鬱華日精結隣月精也○天洞

前說嘗如斗辰辰字更詳

五星有常色吉歲星青熒惑赤鎮星黃太白白辰星黑

經云日亦名鬱儀月亦名結璘玉京山經云左擲提鬱儀右聆攜結璘

星辰

春秋說題辭曰星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曰生爲星○京房易傳云星者陰陽之精萬物之體五行之形其體在下精耀在天百官之命各因其原○感精符云地爲山川山川之精上爲星各應其州城分野爲國作精符驗也又云堯翼之精星在南方舜斗之精星在

中央禹參之精星在西方湯虛之精星在北方文房之精星在東方○三五歷云星者元氣之英也○說文云萬物之精上爲列星○博雅云歲星木宿謂之重星或謂應星熒惑火宿謂之罰星或謂執法鎮星土宿謂之地候太白金星謂之長庚或謂太嚚辰星謂之鉤星太角謂之棟星天宿謂之參旗紫宮參伐謂之大辰太微房謂之明堂須女謂之婺女參謂之實沉昴謂之旄頭東井謂之鶉首張謂之鶉尾軫謂之鳥帑營室謂之豕韋北辰

謂之太堂天淵謂之紐茲妃星亦謂之太堂天
亦謂之三淵軒轅謂之路寢輿鬼謂之天廟○靈
憲云地有山嶽川谷井泉江河澗湖池沼陂澤港
經以宣吐其氣也天有列宿星辰三百四十八座
亦天之精氣所結成凝瑩以為星也星者體生於
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道屬在野象物在朝
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一居中央謂
之北斗四布於方爲二十八宿中外之官常明者
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

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
○增一阿含經云大星一由旬小星二百步○樓
炭經云大星圍七百里中星四百八十里小星二
十里星是諸天宮宅○瑜伽論云諸星宿中其星
大者十八拘盧舍其中者十拘盧舍最小者四拘
盧舍○法苑珠林云若依內經十諸星宿並是諸
天宮宅內有大依報所感臨方光明若依俗書
即云是石故宋時星落如石或云「非星是天河石」
落故俗書云天河共地河相連故河內時有石落

如須彌象圖山經云天空有河名耶摩羅於虛空
中行亦有大石小砂時有漏失即號為星此非正
經是俗所造妄述流行六經天文編云五陰散之
在陰以配日者謂之辰別之居方以會日月者亦
謂之辰其實一也○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
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爲日月之會日
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
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
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爲

辰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
也○魏氏曰日陽之精也天之神所使天左旋日
右行而與之會若父子而行陽度則漸以歲行陰
度則漸以縮又其道爲賓主月陰之精也日之出
所借日東出月西生而與之配若夫婦而去月則
明生而舒近日則魄生而疾又其義為君臣星為
日之餘陽象也不以晝見而以夜現陽中陰也乃
三垣之外掩爲經緯又燦焉莫可數辰為天之壤
陰象也又不從天數而從地數陰中陰也若其

川之會，躔次舍，又何違而無所施。〇釋名云星者散也，言位布散也。〇漢書云星者金之散氣與人相應，凡萬物之精上爲列星。長庚太白星也。〇高辛氏二子，日尋干戈征討。上帝遷閼伯於于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〇周官天星皆有州國分野，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〇史記云玄枵爲齊之分，星紀

吳越之分，析木之精燕之分，大火宋之分，壽星鄭之分，鶉尾楚之分，鶉火周之分，鶉首秦之分，實沈魏之分，大梁趙之分，降婁魯之分，訾娵衛之分，太史掌之以觀妖祥。〇唐嚴思善曰山川精氣上爲列星，又皇甫定星次可名者三百二十，微星一萬一千五百二十，星如周伯含譽格澤星之吉也，彗星孛星長星蚩尤旗星之凶也。〇漢書音義云偏星曰孛星，長星亦曰彗星。妖星曰孛星，彗星長星亦曰攙搶，攙搶形如帚，頭足絕跡而去曰飛星，光跡相連曰流星，亦曰奔星，星光曰芒。〇入關語錄云星辰若以日月之次爲辰，則辰上恐不客二十八舍，若謂五星則不可稱辰，或恐只是言北辰皆星也，何貴乎北辰，北辰自是不動，只不動便是爲氣之主，故爲星之最尊者。

地

淮南子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九州之外有八埏，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

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〇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〇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也。

土

說文云土，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土，地之中，吐物出形也。〇鄭注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土。〇[illegible]論云孔鼂曰能吐生百穀謂之土。

華嶽

華陰即河岳也石似面上如削成嚴者曰蓮花明星玉女三峰而仙掌星日月岩巖龍頭皆奇觀也

華山五嶽之西嶽也爲豫州鎮在華州華陰縣名太極總仙洞天少華山在華州東南連太華山太華山高五千仞有芙蓉明星玉女三峯蒼龍嶺黑龍潭白蓮池日月崖及仙掌石月之勝少華山其木多棫杞其獸多㸲牛其陽多㻬琈音余其陰多赤鷲鷲音鷩○山海經云華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辛氏三秦記曰華山在長安東三百里不知幾千仞如半天之雲○水經注

云華山古之敦物山也○唐玄宗太華山碑銘曰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當七宮正位是稱西嶽石壁磔堅而維竦衆山奔走而領附其氣勝其威振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國後壓華陰之都左抱桃林之塞右瞰藍田之玉諒少昊之下都即蓐收之別館也下有方氏眞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瑤池茅龍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僥覬

銘曰巉巉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杳峰峻削菡萏森爽是曰靈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陰陽孕育精氣徘徊偶聖呈瑞逢昏降災玉池神把石室仙開海絕瀛洲天遥玄圃倬哉此鎮崢嶸中土鬼神作遊風雲忽驟高標赫日半壁飛雨○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與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擘開以通河流故掌迹存焉西京賦巨靈贔音屭音係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迹猶存○文苑英華楊敬之華山賦曰嶽之殊巧說不可窮見

於中天㟃音沙而掌峩峩而蓮起者似人伏者似獸坳音𠪚者似池洼者似口歃者似弁呀者似口突者似拒翼者似抱○薛綜注西京賦云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山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爲兩以通河流今觀手跡于華嶽上指掌之形具在腳跡在首陽山下亦存焉○述征記云華山有二峯其高千仞廣千里自小岑迄嶺表有如削成○邢文館記云上有三峰上

接三光中有石池二十八所一應二十八宿青松綠竹叢生高岡白雲翠靄旋于幽草懷蘊金玉蓄藏風雷爲大帝之別宮神仙之窟宅也○唐天文志鶉首實沉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太白山郎鬼谷子授蘇秦佐國之術處○呂令問掌上蓮峰賦曰衆山邐音退迤音移曾何足仰未若太華崪音卒爲之掌削成三峰壁立千丈伊昔太虛結而爲山伊昔巨靈拓而爲掌擘開元象嶇起原壤當少陰而德合秋成據丁酉而氣溯金爽深沉其色蒿菑其

狀雲霞不映而其勢彌雄塵霧將稗而其高靡讓掌形仙蹤不吝天壯雖造次於自然若鐫磨於意匠晦夕霧而群峰乍隱煦朝陽而衆徑相向錄是考圖籍高爲四嶽之先盼靈奇勢出九天之上○搔首集李白登落鴈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矣○李白詩云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流射東海山峯却立如王摧翠崖丹谷高掌開白帝金精運元氣石作蓮花雲作臺續古叢編云韓昌黎大華峰

詩始意退之自爲豪傑之詞後見眞人關令尹喜傳老子曰眞人遊時各坐蓮花之上花輒徑十丈香聞三千里又非齊修文御覽有花生香一門專載此事諸家集注韓詩皆遺而不收特表出之○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山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山以下遺書爲訣時譏其好奇之過○沈佺期云西鎮何穹崇壯哉信靈造諸嶺皆峻秀中峰特美好傍見巨掌在勢如拓東倒頗聞首陽去開折此河道磅礴壓洪源

鬼哉巘青昊靈泉紛亂瀑天磴音鄧矻音恰橫抱○唐語林云東夷人有識山者徧拜五嶽一拜而退惟入關望華山自關西門拜禮至山下仰望咤曰京師衣冠文物之盛由此而致○唐柳公傳舊聞記云茲山峭拔若削自非馭風憑雲亦無有去理○張旭序云布五方則受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若廣歟奇虫山經有紀經有望秩之禮典有生殖之祀蓋所以宗山川而報功也○秦始皇践華爲城其頹垣即古長城也○李滄濱太華山記云余既

積石也禹導河自此始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已

非禹之故道

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之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東矣

逗削成四方中不復知天不可升矣余夫善載腐
肉朽骨於掌乎及俯三峰望中原見黃河從塞外來
下窺大盤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河

說文云河者下也隨地下流而通也河神曰氷夷
亦曰無夷即馮夷也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
死天帝署爲河伯又博物志馮夷潼鄉人得仙道
化爲河伯穆天子傳曰河與江淮濟三水爲四瀆
河曰河宗四瀆之所宗也○山海經云河源出崑

崙之墟（崑崙山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去嵩山五萬里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角屈向東南流爲中國河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發源及入中國大率常然）東
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爲兩源一出葱嶺
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
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廻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
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
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
南流過上郡河東郡西而出龍門（河東郡從東于此即龍門所在呂氏春秋曰龍門未開河出孟門東大溢是謂洪水禹鑿龍門始南流）至華陰潼

之方前河自之海而然之並河用然之害北合河淮合一而濟口又合泌淇沿三水以同歸于淮

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

關與渭水合又東廻過砥柱（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
及洛陽（孟津所在）至鞏縣與洛水合成皐與濟水
合（濟水出河北至王屋山而南截河渡正對成皐）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
水合至黎陽信都（信都今冀州絳水所在曰漳水）鉅鹿
之北遂分爲九河（九河名見禹貢）又合爲一河而入
海○水之發自崑崙者其源最遠惟中國之河爲
然漢之發源於嶓冢江之發源於岷山以西視他
水非極于西極起之處則不與河原並也故
天下有原之水河爲第一古人川先河後海重

其原也○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
布懷陰引度也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
○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所以流化故
曰河潤千里○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水先清三
日清變爲白白爲赤赤變爲玄玄變爲黃各三日
○河圖云河導崑崙山名地首上爲權勢星東流
千里至規期山名地契上爲距樓星北流千里至
積石山名地肩上爲別符星千里入龍首山
間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爲營室星）龍門上爲王良

星爲天橋神馬出河躍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爲卷舌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名地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維會名地肺上爲紀星東流至大伾山名地肱上爲輔星東流過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幹上爲虛星○愼子曰河下龍門其流駛如竹箭駟馬追不可及○淮南子曰河以逶迤故能遠

海

釋名云海晦也主引穢濁其水黑而晦也○博物志云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四海之外皆復海十洲記云東海之別有渤澥海員海扶桑在碧海之中有蓬萊其山海水色正黑莊子南北溟則四海皆在海火海南陸陶紛海山海經有岐海南海之別有漲海後漢書入又外七八里到珊瑚洲生珊瑚其上人以網取之大盤石西海之東小水名海者有蒲昌海蒲類海青海鹿渾海潾瀾海陽池海

蒲類海在西域東北竇固擊伊吾戰于蒲類海十洲記云允吾縣西有卑禾羌海代謂之青海後魏書曰太祖西征大鹿渾海陽池海廣志北海之別有瀚海海瀚海之南小水名海者有渤鞮海伊連海私渠海漢書霍去病伐匈奴北至瀚海後漢竇憲伐匈奴王勃鞮海廣志曰匈奴中北有伊連海後漢梁諷說北單于單于棄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即將凡四海通謂之裨海裨海外復有大瀛海環之鄒子曰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國名曰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有裨海環之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有大瀛海環其外此爲八極而天下際焉都有海曰百谷王海神曰海若海一云朝夕池一云天池一云

大經巨經

山

國語云山者土之聚也○爾雅云土高有石曰山○說文云山宣也宣氣散生萬物有名而高象形也○釋名云山產也言產生萬物山頂曰冢亦曰巔亦曰椒山脊曰岡山大而高曰嵩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卑而高曰扈小而衆曰巋巋音匱上大下小曰巘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峐石戴土曰岨土戴石曰崔嵬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隨日所照而日

之。山足曰麓。山穴曰岫。山邊曰崖。崖之高曰巖。上
秀者曰峯。陬隅高者曰岊。山坡曰坂。三襲曰陟。山
再成曰坯。山中絕曰陘。未及上曰翠微。一說山氣青縹色曰
翠微。山屬曰嶧。山狹而高曰巒。巒山曰嶞。土山曰阜。
曲阜曰阿。大阜曰陵。小陵曰丘。山精曰夔。亦曰䟴。
亦曰雲陽。祭山曰庪。自山頂一冡已下並出釋名說文爾雅三書○爾
雅。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山三襲
陟。再成英。一成伾。山大而高崧。小而高岑。銳而高
嶠。卑而大扈。小而衆巋。小山岌大山峘。屬者嶧。獨

上者蜀。正章宛中隆。山脊岡。未及上翠微。山頂冢。
崒者厜㕒。音疵移山如堂者密。如防者盛。巒山墮。重甗隒。
左右有岸㕓。大山宮。小山霍。小山別。大山鮮。山絕
陘。多小石磝。多大石礐。多草木岵。無草木峐。山上
有水埒。夏有水。冬無水。𡿹。下學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
石為砠。○山書山為積德。川為積刑。丘陵為牡。川谷為牝。

石

釋名云。山體曰石。石。格也。堅捍格也。山多大石
曰礐。音恪礐。學也。大石之形學學然。山多小石曰磝。
磝。堯也。每石堯堯獨處而出見也。○春秋說題辭
云。周易艮為山。為小石。石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陰
精輔陽。故山含石。石之為言託也。託立法也。物理
論云。土精為石。石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
之生爪牙也。

草木

說原云。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故草木無知
禽獸知而不全。人則無不知也。○動物本諸天。故
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諸地。故根順地而

降以津。蓋動物取氣於天而乘載以地。植物取津
於地而生養以天。本諸天者其性溫。本諸地者其
體冷。○又云。草木一荄之細。一核之微。其香色葩
葉。相傳而生。千載不變。蓋根𣗳有生死。而其神未
嘗死也。木植三百六十。松為之長。草植三百六十。
蓍為之長。○爾雅云。草。卉也。謂之榮。不榮而實者
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又云。江淮南楚之
間曰蘇。自關而西曰草。或曰莽。南楚江湘之間謂之
莽。○爾雅疏云。草。說文作艸。隸變作艹。百卉也。又

曰象野草莽蒼之形○博物志云黃帝問師曠曰吾欲知歲之苦樂善惡可乎對曰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薺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苦草葶藶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惡草水藻也）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蒺藜也）歲欲疫病草先生（病草艾也）又草之總名曰卉○尚書中候云文命咸得俊乂在官則朱草生郊○大戴禮孟春冰泮百草權輿○說文云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也○元命苞云木者陽精生於陰故水者木之母也木之爲言觸氣動躍也其字以八推十爲木八者陰合十者陽數

禽獸

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邢昺爾雅疏云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爲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曲禮猩猩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則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鄭玄注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禽作六贄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擒也○淮南子曰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說文云鳥者羽禽之總名獸守備也○說苑云飛者棲木食木故麏鶥之毛猶木走者栖草食草故虎豹之毛猶草飛之類喜風走之類喜土在水者不瞑在風在地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鳥雄者以左翼掩右雌者以右掩左故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

寶藏　貨財

臨川戴氏曰寶藏如玉金之鑛貨財如菰蒲萑葦珍珠珊瑚之屬○爾雅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

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又云鍾之寶山銀有精光如燭○大戴禮云玉居山而水能潤○管子云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上有綠石者下有鉛錫上有赭下有鐵○又云禹九年水湯七年旱人無僖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泉以贖之禹以歷山之金鑄泉救人之困○酉陽雜俎云山上有葱下有銀上有薤下有金上有薑下有銅錫山有寶玉傍坡皆下垂○後魏書云銀出始興陽山縣又出桂陽陽安縣騾山有

銀礦二石得銀七兩白登山亦有銀礦八石得銀七兩宣武帝並置銀礦每令採鑄○梁書云林邑國有山赤色其中生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始興記云小首山宋元嘉元年夏霖雨山崩處光耀若星辰居人往觀皆是銀鑠鑄得銀也○湘州記云曲江縣有銀山山多雲霧○廣州記云廣州任山銀穴有銀砂○水經云孱水山水源有金銀礦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神異經云西南有銀山長五十餘里廣四五里高萬餘丈皆悉白金不雜

土山○漢武內傳云五百歲天下名山一開開時金玉之精湧出○鹽鐵論云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傍以玉璞抵烏雀○玉贊云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彩流映氣如紅霞君子是佩象德閑邪○陸士衡云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山海經云珊瑚生海中欲取之先作鐵網沉水珊瑚貫網而生歲高二三尺有枝無葉形如小樹因絞網出之○廣花本考云珊瑚初生色白漸長變黃初得肌理軟膩見風即堅硬無紅色者爲貴若失

時不堅則蠹敗◎珍玩考云珠玕樹生海底丹樹碧葉與珊瑚略同出水紅潤旋變爲青擊之作金石聲五音相節○大戴禮云川生枝而岸不枯○禮斗威儀云德至淵泉則江海出明珠○尹文子云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任子云丹淵之珠沉於黃泥○南越志云海中有大珠明月珠水精珠○異物志云合浦民善游採珠兒年十歲餘便教入水採珠官禁民採珠巧盜者蹲水底剖蚌得好珠吞而出○靈異記云鮫人從水出寓人家

積日賣綃將去從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滿盤以
與主人故曰泉客㶁㶁以泣珠○幽明錄云巴丘
縣自金岡上二十里又黃金潭莫測其深有瀨亦
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此潭獲一金鏁引之遂滿一
船有金牛出聲貌莽壯釣人被駭牛因奮勇躍還
潭鏁將盡釣人以刀斫得數尺潭瀨因此取名○
韓子云荊南麗水之中生金

水

春秋元命苞曰水者天之苞幕五行之始焉萬

物之所由生○淮南子曰積陰之氣爲水水神曰
天吳山海經曰天吳八首十八尾亦曰水伯亦曰馮夷波神曰陽侯
博物志云昔陽國侯溺水因爲大海之神濤神曰靈胥博物志云昔吳
王所殺浮之于江其神爲濤
○爾雅水自河出爲雍濟爲濋汶
爲瀾洛爲波漢爲潛淮爲滸江爲沱過爲洵穎爲
沙汝爲濆水決之澤爲汧決復入爲汜大波爲瀾
水波爲淪直波爲徑江有沱河有灉汝有濆滸水
厓水草交爲湄濫泉正出沃泉縣出沃泉穴出逆
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說苑子貢問
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
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
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
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
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
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
子觀焉○文子云水之[illegible]擊之無創射之不傷
斬之不斷焚之不然利穿金石功濟天下○又云
白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

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
河水中濁而宜菽維水經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
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南齊
書張融賦曰分渾始地判氣初天作成萬物爲山
爲川○孝經援神契曰計較九州之別土壤山陵
之大川澤所注萊沛所生鳥獸所聚凡九百一十
萬八千二十四頃○國語太子晉曰夫山土之聚
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
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

論衡云水者地之精(?)波隨風推退

君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君子也如而聽而目晶遠遠氣乎切循德之孫與上善而均美衆之大居下流而不爭處埤爲泉源則江漢朝宗之義云在天爲霧露則陰陽變理之功成

汚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尚書大傳云非水無以准萬里之平非水無以通遠道之重任。○子華子云風含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水含太乙之中精故能動化萬物而行乎地中。○列子云鯢旋之潘爲淵止水流水濫水沃水氿水雍水汧水肥水之潘皆爲淵是爲九淵。潘作蟠水之盤回處 ○尸子曰水有四德沐浴羣生通流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勇也道江

四書考中庸〈卷之四〉無息章 丟

疏河惡盈流謙智也。○文子云水之道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江河。○白帖云水冠五行之始六府之先至柔之性善利之功。○玄中記云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

文子又曰水之道大不可極深不可測爲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

黿

拾遺記云禹濟巨海黿鼉爲梁。埤雅云黿大鼈也淵一丈鼈以爲雄黿鳴而鼈應所謂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風化卽此類也。○廣雅云海黿大一舩重千鈞。○淮南子曰燒黿致鼈此以其類求之舊說黿亦思化其脂得火可以然鐵。一曰黿亦卵生而影伏。○古今注云黿一名河伯使者。○博物志云屠黿解其肌肉唯腹連於頭而經日不死猶能齧物鳥往食之則爲所得漁者或以張鳥雀。○錄異記云黿其狀如鼈腹下赤者爲黿白者爲鼈俗云黿之身有十二屬肉漁人捕得之雖支分臠解隨其巨細未投湯鑊者皆能跳走鼈與黿雖至大者如蚊蚋嗜之一夕乃死。○搜神記云千歲龜黿能與人語。○顏衞稽聖賦曰黿鼈伏乎其陰

四書考中庸〈卷之四〉無息章 卆

鷗鶵孕乎其口任其曳舟而走俟力盡乃得之。○史記世家云楚獻黿于靈公子家子公二子鄭卿將朝靈公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動謂子家曰他食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與羹子公怒染其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遂弒靈公。

月令季夏命漁師取黿

鼉

草木疏云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小者六七尺。

博物志云南海有鼉斬其首乾之極去其齒而更復生者三乃死

首尾皆有鱗甲皮堅厚宜冒鼓○夏小正月剝鼉以為鼓也○埤雅云鼉將風則踴鼉欲雨則鳴故里俗以鼉識風以鼉識雨○晉安海物記曰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鼉鳴為鼉鼓亦或謂鼉更則以其聲逢逢然如鼓而又善夜鳴其數應更故也○補博物志云鼉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抱蹴然之體鼉月以運○本草云鼉口內涎有毒長一丈者能吐氣成霧形如變化為邪魅○物類相感志云狀若龍五色形長丈餘介胄

佛焉其類長者能吐霧致雨聲甚可畏入穴中掘之如百人掘之須百人取之一人掘即一人牽取不然終不可出梁周興嗣嘗食其肉後為鼉噴成惡瘡此物靈不可食或能為妖患害於人也○說原云鼉狀如守宮而大長一二丈背尾皆有鱗甲能吐霧致雨善攻碕音曲岸性嗜睡目常閉力亦甚健

蛟

說文云蛟龍屬也無角曰[illegible]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為之長能率魚而飛置笱水中即蛟去○淮南子曰蛟龍伏潛于川而剖卵于陵其雄鳴上風其雌鳴下風而化者形精之至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也○埤雅云蛟狀似蛇而四足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眉交故謂之蛟又蛟能交首尾束物故謂之蛟○類書云蛇與雉交而生子曰蟂音梟水鳥蛇四足能害人陸璣云蟂音梟即蛟也或曰蜃也又魯至剛云正月蛇與雉交生卵遇雷即入土數丈為蛇形經二三百年

乃能升騰卵不入土但為雉爾○管子曰蛟龍水中之神者也乘水則神立失水則神廢○禮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莊子曰水行不避蛟龍漁父之勇也○博物志云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于河三投輒躍出乃毀璧而去示無悋意○禮記曰伐蛟取鼉登龜取黿鄭氏謂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黿言登尊之龜言取賤之卵生子生一二斛甕能

易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漢武內傳王母以七月七日降于武帝殿乘紫雲輦駕以九色斑龍

吞人。○述異記云虺五百年化爲蛟蛟千年化爲龍龍五百年而爲角龍又五百年爲應龍并蛇目圓蛟眉連生大明一統志云太江中有螺磯南有一石穴廣一丈深叵測蓋螺居也螺卽老蛟也此磯在今蕪湖江口有廟俗訛爲喬姬廟

龍

說文云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春秋元命苞曰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故言龍擧而

四書考中庸卷之四 息章 奎

雲興。○埤雅云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鯉三十六鱗具六六之數六陰也龍亦卵生思抱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風化。○廣雅云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未升天曰蟠龍。○河圖曰黃金千歲生黃龍靑金千歲生靑龍赤白之金各生龍。○管子曰龍被五色而遊故神欲小則如蠶蠋欲大則涵天地欲上則凌雲欲沈則伏潛。○陸佃曰龍珠在頷蛟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鱉音 ○陰陽

變化論驪龍之眸見百里纖芥又曰龍能變水人能變火又曰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南部新書龍之性麤猛而畏蠟愛竹及空青而嗜燒燕肉或曰其性畏鐵又畏楝葉及五色線。○揚子問神篇云時飛則飛時潛則潛飛則升于天潛則蟠於泥蚢其肆矣蛇哉蚢哉 蚢音抗 鼈類 易觀龍之志也歟。○左傳蔡墨對魏獻子云昔有飂 飂音留 古國名 叔安 其 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諸各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 擾順也能順所欲而畜養之 以服

四書考中庸卷之四 章 舍

事帝舜舜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 少康之後 擾于有帝 其德能順於天 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 四龍爲一乘此言天帝賜孔甲以四龍河漢之龍各二 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 不能得能飲食之 而未獲豢龍氏陶唐氏旣衰其後有劉累 堯之子孫 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按龍生子有九種各有所好有曰狴犴平生好訟今獄門上所刻如獅子頭者是也一說犴能捍守故獄用之有贔屭平生好負重今石碑下如大龜者是也

東都賦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林集往以龍飛文以虎變

周擒師擢瑤曰劉晗有閒張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酒母在此

有贔屭[贔屭音]平生好文今碑兩傍石刻如螭者
是也有嘲風平生好險今殿角上如小獅子是也
有睚眦平生好殺人今刀柄上刻龍形者是也有
蟋吻平生好吞今[illegible]脊獸形者是也有蒲牢平生
好鳴今鐘紐是其[illegible]也有囚牛或云好音有狻猊
平生好坐今佛座[illegible]蹲者是也○淮南子曰人不
見龍之飛擧而能[illegible]者雨奉足也○又云羽嘉生
飛龍毛犢生應龍介鱗生蛟龍介潭生先龍○論
衡云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謂龍從木中升

中書考 中庸 卷之四 無息章 六十五

天也蓋當雷電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
雷電去龍從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酉
陽雜俎云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
尺木不能昇天○楚國先賢傳宋玉曰神龍朝發
崑崙之墟暮宿于孟津超騰雲漢之表婉轉四瀆
之裏夫尺津之鯢豈能與之料江海之大○抱朴
子云有自然之龍有蛇蚵化成之龍○大唐西域
記云夫龍者畜也[illegible]惡類然有大威力乘雲馭
風陷虛履水非人[illegible]制○說原云龍有三停九似

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鼈形似龜而背無文其胆亦[illegible]與黿鼉同

池上池中

之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角似
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
掌似虎耳似牛○或云龍無耳故以角聽

魚

事類魚鱗物之[illegible]名也大者如鯨鯢鼓浪成雷噴
沫成雨他如[illegible]鰕鯉鱒魴鱨鮪詩書所載不可
盡述○又云月者陰之宗月虧則魚腦減月盈則
魚腦盈

鼈

中書考 中庸 卷之四 無息章 六十六

埤雅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大腰純雌大腰龜鼈
之屬又云鼈以眼聽穿脊連脇甲蟲也水居陸生
又云鼈伏于淵而剖卵于陵此思化也又云鼈後
隨日謂隨日光而轉朝首東向夕首西向也○丙
典云鶴影生鼈[illegible]生○世本云鼈之所在其上必
有浮沫謂之鼈[illegible]捕者以此占之○古今注云鼈
一名河伯從事養魚經云魚滿三百六十則龍爲
之長而引飛出水內有鼈則魚不復去故鼈一名
神守○本草會編云南人魚池中多畜鼈令魚不

隨霧去又聾無耳○三元參贊云鼈居水底性甚冷肉能補陰又能補氣○章氏燕山錄云煮羊以䶅煮鼈以蚊○爾雅云龜三足賁鼈三足能郭注山海經云從山多三足鼈大若山多三足鼈皆岐尾○養生雜纂云六甲日弗食鼈鼈有四目者獨目者白目者赤足者三足者腹下有小字王字天字者頷下有軟骨如龜形者頭足不能縮者目凹陷者皆不可食又云鼈不可與雞子與雞肉莧菜同食食之殺人○陸機鼈賦其狀也穹脊連脅玄甲四周遊方圓于規矩徒廣

狹以妨循然後而脚寸又取具于指掌鼻嘗氣而忌腥耳無聽而受響是以棲居多遁出處寡便尾不副首足不運身于是從容澤畔肆志汪洋朝戲蘭渚夕息中唐越高波以燕逸竄洪流以潛藏咀蕙蘭之芳荄翳華藕之垂房○易注云鼈九肋者勝○摭言云沅江鼈中九肋者稀○易林云龜鳴岐野鼈應於泉○淮南子云青泥殺鼈得莧復生○博物志云大腰者胎化八竅者卵生龜鼈皆胎生而影伏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言無窮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言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也假以溢我假何也溢恤也我其收之收受也駿惠我文王駿大也惠順也曾孫篤之言文王之德有以恤我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

四書考中庸卷之四終

四書備考卷之五目録

中庸下

聖人　禮儀

威儀　大雅烝民之詩註

議禮　制度

車　書

禮樂　禮

樂　夏

杞　殷

宋　周

周頌振鷺之詩註　祖

襲　四時

川　聖

蠻貊　舟

霜　露

血氣　經綸

衛風碩人鄭風丰之詩註

錦　絅

小雅正月之詩　屋漏

商頌烈祖之詩註　鈇

鉞　大雅皇矣之詩註

目録終

聖人

性理　誠者聖人之本（誠即太極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無他焉全此而已）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白虎通云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　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

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聖人皆有表異傳曰伏羲祿衡連珠惟大目鼻龍伏作易八卦以應樞黃帝顏得天匡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顓頊戴午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帝嚳駢齒上法月參康度成紀取理陰陽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曆象日月璇璣玉衡舜重瞳子是謂玄景上應攝提以象三光禮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河疏江皋陶烏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于人情湯臂三肘是謂抑翼擴去不義萬民蕃息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是謂攝揚盱目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僂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于幼主孔子反宇是謂尼甫立德澤所興藏元通流聖人所以能獨見前睹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禮儀威儀

（程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細民之識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　魏鶴山曰人生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于此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上是人所以分內外定遠近交于萬事[illegible]人者必以是為[illegible]）

禮記疏　周官為體儀禮為履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有七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為周禮六也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儀禮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春秋說謂為儀禮五則藝文志謂儀禮為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禮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

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
千餘耳

大雅烝民之詩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
周昭假於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
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
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於
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

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
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
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五禮

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以
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
以嘉禮親萬民○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
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
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以玉作
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
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禽作六摯以等
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
鶩工商執雞

制度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
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

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
子男五命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
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
衣服禮儀亦如之○黃氏日抄云制者制作
之制度者法度之度制度者言制為之度也與制
度二字並言者不同

車

初黃帝作車少昊加牛奚仲加馬禹命奚仲為車
正建旂旐斿旒以別尊卑等級○淮南子曰聖人

觀轉蓬而爲車。〔周禮考工記〕云：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車雖一器，而用眾工，輪人輿人輈人之類。）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戚音促，速也。）輿人爲車，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輈人爲輈，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一月三十日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二十八宿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萭（矩）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數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萭、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是故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風俗通〕云：黃帝戰蚩尤於涿鹿，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車，因作華蓋。○又云：武王伐紂，大風折蓋，遂爲曲蓋。○又云：車一兩，謂兩輪兩兩相耦，故稱兩。○〔孝經援神契〕云：王者德至山陵，則山出木根車。應載萬物，虞舜德盛於山陵，故山車出。○〔山海經〕云：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是始以木爲車。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曰：奚仲爲車正，具物以時，六材皆良。○〔玉海〕云：車之制，軾而後戶，前輈而後軫，旁輢（音倚）而首以較，下軸而衡以轐（音朴），對人者謂之轛，（音充）如舟者謂之輈（音舟），揉而相迎者謂之牙，輞之曲

中謂之前疾。軏之上平謂之衡。衡之材與衡之下木皆曰任。以其力任於此也。轂之端與輢之下木皆曰軹。里以其旁止於此也。軫可以名輿。可以名車。達常可以名部。軫前横木可以名軓。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也。其爲車者有長轂有短轂。有杼輪有侔輪。有反揉有仄揉。有兩輪有四輪。有有輻有無輻。有曲輈有直輈輂輂曲有一轅。有兩轅。有直輿有曲輿輈車曲輿有廣箱有方箱。有重較有單較者。或駕馬。軾駕牛。試輓以人。或飾以物。或漆或素。皆因宜

爲制。稱事爲文。然論其㯼任重則同稱爲車。論其咸則禮有屈伸。名有揚也。○韋玄成傳云。四方同軌。師古曰。同軌。言車轍皆同。示法制齊也。○文苑英華。白行簡車同軌賦云。推善御於有截。被至治於無講。殊途同歸。方見域中之大。引重致遠。是睹天下爲家。然則將利於時。必微所措。既同轍而興履象發軔而循度。周流勿越。誠轉遂之足施。轔轢非遐。將挂轊音遂而可布。至若偈音計兮無外。隱爾如斯。念徵至而必繼。嘉大同而在茲。固將混區宇會華夷。始曳輪而寧衢。遠邇終推轂而不失毫氂。

書

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效象。奎星屈曲象鉤有似文字之書史記云。蒼頡觀鳥跡象之以作文字。鬼夜哭。龍潛藏。謂有文字恐人書故鬼哭龍藏也又淮南子曰。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自書契作詐僞萌生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鬼恐爲人所劾故夜哭綱鑑云。伏羲命朱襄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曰象形。謂日月之數象日月形體而爲之也二曰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三曰指事。謂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上

得其宜也四曰會意。謂武信之類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人意也五曰轉註。謂考老之類建類一首相受相注也六曰諧聲。謂江河之類皆以形聲一也如文考老之亦爲形以可爲聲也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周禮地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春官外史掌書外令。外令謂下命于外國者掌四方之志。志記也謂四方之志即郡國之志九丘之篇是也掌三皇五帝之書。三皇五帝之書謂三墳五典之掌達書名於四方。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使四方書同文也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外史書其令以授之也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象胥謂通四夷之言有才智之稱諭言語協辭令。通四方之

韻始創四聲第一第二爲平爲上以第三爲去第四爲入是四聲又平聲有死活

即謂之籒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籒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事詞類奇云八分書二分隸六分篆法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中所作也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江戎論書表云漢時有六書一

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虫所以書幡信也○困學紀聞云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爲二十圖夾漈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詠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又云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漈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

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止於譬況之說孫炎始爲反語考古編謂周顒始有翻切非也○文苑英華王起書同文賦曰四方有諸九區如一或簡牒而異制或艸隸而殊質莫不採摭其文錯綜其術由是日月所燭舟車所通布八體而咸若合六書而大同垂範成規既由近而及遠前實殊象亦自西而徂東流離翰墨之場輝映詩書之間或虫形而惟錯或鳥跡以相混匪來規於率土將作範於後王巧者莫能革其故暴者無能易其常則

帝羲龍圖寧務其八卦史籒變篆徒列於三蒼學疑作旣

禮樂 合先進章參看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盛禮樂何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陽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陰制度於陽故言制樂象陽禮法陰也○樂記云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

朱子曰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這个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來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人學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

所以恤民大田之禮簡衆也（古者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大役之禮任衆也（築城郭修宮室役民爲之所以任衆）大封之禮合衆也（正疆封溝所以合衆其民）○以嘉禮親萬民（條凡六）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宗廟社稷之胙所以同福）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禮運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

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也（餘詳見先進章）小宰六職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漢書云叔孫通爲高祖制漢儀十二篇○經典序錄后蒼東海人說禮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禮稽命徵云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爲符日月爲明上下和洽則物獸如其性命

樂

舜典帝曰夔命女典樂教冑子○世本曰夔作樂

胄者太子[illegible]大師[illegible]以序[illegible]合[illegible]律及長其聲音高下皆要中律

○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以成其德故曰樂德國子國之子弟也）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樂曰節其舞故曰樂舞）舞雲門大卷（黃帝二者）大咸大磬（堯樂舜樂同韶）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以六律六同（以其述天地自然之氣而宣之謂之律以其爲律之偶而同之於陰陽也）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以作動物○樂記云夔始制樂

祭帝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稱吐辭而聲絃絶正與天地相

以賞諸侯○述異記南海有軒轅丘鸞歌鳳舞天帝樂也○孝經緯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隋志伊耆有葦籥之音伏羲有網罟之詠葛天八闋神農五絃○帝系譜女媧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爲斑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呂氏春秋顓頊作承天之樂以祭上帝乃命鱓倡作樂歌鱓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而已○鉤命決伏羲樂曰立基神農樂曰下謀祝融樂曰屬續少昊樂曰九

應方蚕吐絲十之氣盛之時商金之氣與如言律中太簇律中林鍾于此盛則彼衰方春木高盛卻金氣不良使是不和不與天地之氣相應

淵○漢禮樂志昔黃帝作咸池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史樂書注正義曰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歲有萬物成熟國有聖賢宮觀周域官僚人有言語衣服體貌端修咸謂之樂○晉志張六星星明則王者行五禮得天之中與二十三星天之樂府倂倡星明大酺樂興

夏

玉海云帝王世紀禹受封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周書武王問太公吾將因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

杞 今河南杞縣

案杞姒姓伯爵周二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是也東樓公四傳而至武公武公十一年爵隱公立後嘗遷都緣陵又遷淳于淳于蓋古之州國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三十二年而國滅於楚

殷

玉海孔氏曰成湯之初以商為號及盤庚後為殷○海錄碎事云湯伐桀金生水故為水德天下號曰商後曰殷者以契封商湯居殷受命故二號○曹氏曰盤庚復治亳之殷地湯之故居故兼稱殷商○朱氏曰商言其國殷言其地○論衡曰孔子吹律自知殷後

宋 今河南歸德府

案宋子姓公爵周二王後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啟食采於微謂之微子紂為不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命分其地封微子為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爾作賓王家其地應天府案此應天是宋世應天睢陽是也其後數世孫穆公和之七年爵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西狩獲麟後六世二百七年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左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

鄭伯將享之問禮于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爲客天子有賜胙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伯有加禮也

周（成周今河南洛陽縣）

棄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于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太王爲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有天下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

周頌振鷺之詩

振鷺于飛于彼南雝（雝澤也）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二王之後于周爲客其容整如鷺潔白也）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

祖

釋名云祖祚也祚先也○方言云鼻祖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爲祖或謂之鼻祖

襲

玉藻云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四時

（四氣和謂之玉燭）

爾雅云春爲青陽（氣青而溫陽）又爲發生夏爲赤明（氣赤而光明）又爲長嬴秋爲白藏（氣白而收藏）又爲收成冬爲玄英（氣黑而清英）又爲安寧○鶡冠子曰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釋名云春蠢也動而生也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秋緧也緧迫品物使

時成也冬終也終成也四時四方各一時時期也物之生死冬焉而止也時則訓曰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季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

川

國語云川氣之導也又云陽失而在陰川源必

備考云三川河洛伊也又云遲洛清也

塞○周禮云揚州其川三江荊州其川江漢豫州
其川滎雒青州其川淮泗兗州幽州其川河泲雍
州其川涇汭冀州其川漳并州其川虖池嘔夷○
又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楊子曰順則便逆則
否者其唯川乎○前漢溝洫志云治土而防其川猶
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
○李華傳王道公正修明訓百川脈理絡通○考備
九川弱水黑水河水漾水
江水沇水淮水渭水洛水

聖

風俗通云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于天
地條暢萬物也○白虎通云才稱萬人曰傑倍傑
曰聖○家語云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也○荀
子曰以德分人謂之聖○又云聖人者天下之利
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大戴禮哀公問曰何謂
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　知通乎大道應變而
不窮測萬物之情性者也　孫卿子曰神固謂之
聖人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五經
鈎沈云聖人二儀既判遂象列曜八風有序四氣

錯御覽日月而違陰陽之數消搖八節俯仰玄黃
彌綸天地之體窮竟有生之機聽天爲師用醒巳
心故曰生知不亦審乎○淮南子曰聖人之道猶
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
○論衡云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其譴告在聖人
之口世無聖人不能知天○毓信土緯云聖人高
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若春陽
信若影響此所以稟於天也○傅子曰聖人之道
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聖人合而通

焉○又云聖人湔機握杼織成天地使萬物順[illegible]
人倫正焉○肇譚新論云備道者聖游神者哲[illegible]
道然後寄意形骸之外游神然後窮變化之端○
荀子曰聖人者道之極也○列子曰龍叔謂文摯
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
摯從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
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
今聖智爲病者或由此乎○考靈曜云五百載聖
紀符

南方八蠻天竺咳首僬僥跂踵穿胸儋耳狗軹旁春

五溪蠻雄溪樠溪潕溪辰溪

南方之夷三種宗黑南蠻金齒鐵銖黃雲

蠻貊

晉書北云南方之人曰蠻從虫䜌聲蛇種也禮夏官疏蠻縻也以爲夷狄縻繫之以政教書三百里蠻注蠻慢也風俗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貊說文北方豸種本作貉孟子大貉小貉也或作貉史記胡貉月氏師古曰東北方三朝之爲南中志云貊大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云貊色蒼白其皮溫煖皆似未明余嘗因蠻貊之義而推四夷之名莫非禽獸取義也○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譯謂之四蠻又南方之蠻有五種以金裹兩齒曰金齒蠻漆其齒曰漆齒蠻文其面曰繡面蠻刺其足曰花腳蠻以綵繩擐髻曰花角蠻

四書考 中庸 卷之五 至聖章

舟

白帖云古者觀落葉因以爲舟淮南子曰古人見窾木浮而爲舟○易繫辭云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呂氏春秋曰虞姁作舟物理論曰化狐作舟墨子曰巧倕作舟

山海經曰番禺始作舟事始發蒙記曰伯益作舟世本曰共鼓貨狄作舟黃帝二臣也○器物叢談舟船也水行用之以周流故曰舟以其循水而行故曰船船上施屋曰廬施重屋曰飛廬又在其上曰雀室取其於中候望若鳥雀之驚視也總名曰船曰艘○釋名曰上下重板曰艦外狹而長曰艨艟二百斛曰舠三百斛曰艇○廣雅云吳名舟曰扁李虔通俗曰音編晉名舟曰舶鄱陽云海中舟曰艘艒說文云江中舟曰艫○爾雅云天子造舟比船爲橋諸侯維舟四船維連大夫方舟併兩船士特舟單船庶人乘泭併木以渡方言曰艅艎音余皇○說統云古者見浮木而知爲舟觀轉蓬而知爲車蓬遂以濟之廣雅云艒縮大船也舫舟音船也玉篇艄船也○其船[illegible]音天子船也船船也艇游大船也○李尤銘云舟楫之利譬猶輿馬載重歷遠以濟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審懼慎終無不可

四書考 中庸 卷之五 至聖章 舫

霜

大戴禮云陰氣勝陽則凝而爲霜雪陽氣勝陰則

徵爲雨露。○周易履霜堅氷陰始凝也。○春秋元
命苞曰霜以殺木露以潤草。○春秋考異郵云霜
者陰精冬令也四時代謝以霜收殺霜之爲言亡
也物以終也。○釋名云霜喪也其氣慘毒物皆
喪也。○感精符云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
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
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艸。○山海經霜降則
鐘鳴。○援神契云霜以挫物。○詩含神霧云陽氣
終白露爲霜。○京房易傳云誅不原情其霜附木

不下地不教而誅其霜反在草上。○國語云駟見
而隕霜隕霜而冬裘具賈逵曰駟房星也。○淮南
子曰青女出以霜降。○唐張鷟朝野僉載曰春雷
始鳴記其日計其數滿一百八十日霜不降又曰
雁從北來記其日後十八日霜必降。○說文云霰
音執早霜也。皚白霜也。霜有玄霜仙家上藥有玄霜絳雪紺碧
霜甘霜廣延國霜色紺碧燕幽州霜甘也。淮南子曰秋三月青女出
以降霜青女乃青腰玉女天神司霜雪者。

露

月令章句云露者陰液也釋爲露結爲霜。○列星
圖曰天乳在氐北主降甘露占明潤則甘露降。五
經通義云和氣津液凝爲露露從地出。○說文云
露潤澤也從雨路聲。○白虎通云露者霜之始寒
則變爲霜。○春秋瑞應圖曰露氣濃甘者爲甘露
王者施德惠則甘露降其艸木其凝如脂其甘如
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晉中興書云甘露降者
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甘露
者仁澤也其凝如脂美如飴露之異者有朱露

丹露玄露青露黃露

血氣

內經云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
女也。○又云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天
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又云諸血者皆
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人臥則血歸於肝肝受
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
而能攝。○又云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
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思恐

○本草云血之與氣異名同類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榮行於陰衛行於陽氣主煦之血主濡之血體屬水以火爲用故曰氣者血之帥也氣升則升氣降則降氣熱則行氣寒則凝

經綸

秋林伐山云經引之即今之織牽絲也綸理之即今之織刷絲也牽而引之使之不斷理而刷之使之不亂也

衛風碩人鄭風丰之詩（碩人全篇四章此首章丰全篇四章此第三章）

四書考 中庸 《卷之五 理中 毛

碩人篇云碩人其頎（音祈○碩人指莊姜頎長美貌）衣錦褧衣（褧音頃 錦衣而加褧焉文之太著也）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東宮齊太子得臣也邢侯譚公莊姜姊妹之夫）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而首章極言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爲正嫡所宜親厚也○丰之篇云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叔伯或人之字也○此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

錦

釋名云錦金也作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左傳曰歸夫人重錦三十兩注言錦細熟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蓋三十疋○國史補云蜀人織錦初成必濯於江水然後文采煥發○益州記曰錦城在益州南笮橋東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宮也號錦里城墉猶在○風俗傳云襄邑

四書考 中庸 《卷之五 衣 丟

睢渙之水出文章故曰濯錦○鄴中記云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光明小光明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斑文錦鳳凰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或青綈或白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也○拾遺記云周成王時因抵國貢女工能以五色絲納口中手引而結之使成文錦有雲昆錦文如雲霞有樓堞錦文如樓堞有雜珠錦文似佩珠有篆隸錦文如篆隸○白帖云翻鴻走龍廻鸞舞鳳着

細若…折 岸淡淺紊 絲為折 容以條段 斷絶分者 一一自去 處非紛紛 續織亦美 又不可狀 也

古錦之文○孔帖吐蕃其所貢波斯錦○唐酉陽
編宣宗大中初女蠻國獻明霞錦練水香麻以為
也光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麗於中國之錦
○女王國貢魚油錦紋絲尤異入水不濡濕云有
魚油故也○五代宮韋其人工巧音織毛錦○五
代阿保機以朝霞錦聘梁○唐樂府錄氷蠶絲所
織錦暑月陳于座滿室清涼○吳淑錦賦曰伊織
文之重錦炳爛兮之紕麗

絅

禮書云乘車而加之以景猶衣錦而加之以褧也
景以禪麾褧以蠅其文玉藻曰禪為絅則錦衣益
亦禪然衣錦尚褧夫人始嫁之服也

小雅正月之詩 全篇十三章此第十一章 前詳

正月 夏之四月 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詳前 念我獨兮憂心京京 音涼亦大也 小心癙 音鼠 憂以痒 癙憂也痒病也○言時繁霜使我心憂傷矣而訛言亦甚大也將大也 以感群聽者其方盛大衆人莫以為憂故我獨憂之以至于病也

○魚在於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
虐○魚在於沼其為生亦蹙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易見觀亂之無所逃也○此詩乃大
夫所作

屋漏 之詩見鳳神 為德章

爾雅云西北隅謂之屋漏○犍為舍人曰 音虔 古者
徹屋西北隈 音 以炊浴沒者說而復之故謂之屋
漏也○孫炎曰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釋名云
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北隅
薪以爨竈煑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
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令撤

毀之示不復用也○梁書紀曰古人有言屋漏在
上知之在下○適旛璅言云古人宮室門東偏南
開故謂西南為奧西北曰屋漏不愧屋漏猶曰不
愧暗室也○朱子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
隅為突西北隅為屋漏西南隅為奧人纔進便先
見東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深
密之地○簡子 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之白
光所漏入也

[illegible]之詩

嗟嗟列祖。(湯也)有秩(常也)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祭之作 所此處也)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音宗)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音車後大)八鸞鶬鶬。(約束也 軝轂也 鈴在鑣 口兩旁各一 四馬故八也 鶬鶬聲也)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溥廣也 將大也)自天降康。豐年穰穰。(穰穰多也 言我受命既廣大 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湯孫之所奉者致其意也)此祀成湯之樂。

鈇

鉞

(湯誓武成 禮武王伐 紂方伐黃 鉞右秉白 旄以麾)

說原云鈇莝斫刀也。鉞大柄斧也。黃鉞以金飾之。○劉存案始案輿服志曰黃帝制以銅為首銜刃古今注云金斧黃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武王以黃鉞斬紂太公以玄鉞斬妲己將軍出征授黃鉞者亦以銅為之○淮南子曰至精之感弗所不通昔武王渡孟津而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武王瞋目而麾之曰予在天下誰敢害吾於是風去而波罷遂得濟。

大雅皇矣之詩(全篇七章此首章及第五第七章)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定也)維此二國。(夏商也)其政不獲。(失其道也)維此四國。(四方之國)爰究爰度。(究尋也 度謀也)上帝耆之。憎其式廓。(式規模也)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此謂岐周之地也)○帝謂文王。(設為上帝命文王之辭也)無然畔援。無然歆羨。(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 畔援猶跋扈也 歆羨欲之動也)誕先登於岸。(岸道之極至處也)密人不恭。(密 密須氏也 姞姓之國 在今寧州)敢距大邦。侵阮徂共。(阮國名 在今涇州 共阮國之地名 今涇州之共池也)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征伐之始也)○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

聲以色。不長夏以革。(長大也 革變更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讎國也)同爾兄弟。(與國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鉤援鉤梯也 所以鉤引上城者 所謂雲梯者也 臨臨車也 在上臨下者也 衝衝車也 從旁衝突者也)以伐崇墉。(崇國名 墉城也 言上帝謂文王 言其德之深微 不暴著其形迹 又能不作聰明 以循天理 故又命之以伐崇)○此詩敘太王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

四書考中庸卷之五 終

四書備考卷之六目錄

論語集註備考

至聖孔子諡號

孔子自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誄爲尼父西漢追諡褒成宣尼公東漢封褒尊侯後魏改諡文聖尼父後周追封鄒國公隋贈先師尼父唐太宗升爲先聖高宗贈太師武后封隆道公玄宗追諡文宣王宋加至聖文宣王元加大成至聖文宣王我朝[illegible]封爵仍舊稱至聖先師孔子

學而第一

孔子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初微子封于宋，微子卒，嫡子早亡，傳弟思，衍號曰微仲。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遜國于弟厲公。何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始以孔爲氏。背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嘉生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左傳宋華父督殺孔父之妻，子路[illegible]而防叔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幼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禱於尼丘之山，生孔子于魯平昌鄉邑，而首上圩頂，因名曰丘，字仲尼。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生誕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孔子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手，洼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胼脅，修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洼頭，阜頂，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倛，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腰有文曰制作定世符。出闕里誌。孔子生三歲

尼山紀云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于魯襄公之二十二年[illegible]

大天有二龍[illegible]

父叔梁紇卒葬于魯東防山六歲爲兒嬉常陳俎豆設禮容十七歲魯大夫孟釐子名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于宋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其子弗父何名也始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宋君名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考父廟中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僂傴俯皆恭也則又加恭矣則身至地矣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不敢安行道路中人亦畏敬謂之塗者指入公門在朝言也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

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學禮○在昭公二十年○出昭公七年十九歲娶宋亓官氏亓音基二十歲仕于魯爲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爲乘田畜蕃息是歲子鯉生二十二歲始教于闕里顏回之徒皆受學焉出闕里志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孔子少孤不知父墓及母卒殯之五父之衢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禮無殯于外者今乃在衢者欲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陬人曼父之母誨孔子父墓處然後得合葬于防據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卒少孤也然顏氏

之卒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昔在魯世不知父葬之地者耳母之死而嫁室虛而死于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忍爲之無司馬遷爲野合之誣謂顏氏禱不告鄭注因之以滋後世之惑其妄甚矣○吾考二十六歲聖母卒今從歷聘紀年在此○闕里志二十六歲母喪既祥則爲年爲小祥不計閏二十五月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出檀弓二十七歲郯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二十八歲見郯子而學禮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其官不修其職學在四夷之中國人反不如郯子故欲東夷之郯子而學之猶信今乃信之○出左傳昭公十七年○吾聞於史記家語學琴于師襄見家語史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往學焉

之后非也歷聘紀年記此于二十九歲然幾近之三十歲齊景公適魯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孔子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身舉五羖大夫百里奚也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悅出孔子世家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遂適齊三十二歲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出說苑三十四歲謂南宮

敬叔曰吾聞周有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言於魯君賜之車馬侍御與敬叔俱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蔂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于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出史記老子傳）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

人之號送子以言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弘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私己歸而求之于身則道不遠矣子曰敬受教（出孔子世家）又訪樂于萇弘弘私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彊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出孔叢子）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

負扆朝諸侯之圖[illegible]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其所以危亡是猶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出家語）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銘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

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至此江河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家語觀周篇）夫子自周返于魯而道益尊弟子彌衆蓋遠方來受業者蓋三千焉三十五歲昭公出奔孔子適齊舍于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使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問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子曰釐王變文王之政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天災所宜加也俄頃果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有隼集中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使

家語六本篇三十七歲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于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政對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也俳諧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明止孔子

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返于魯出孔子世家四十二歲在魯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云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蛃夔一足獸越人謂之山繅也罔蛃山精又音蝄狀如小兒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水之怪龍罔象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怪罔象一名沐腫能食人土之怪羵羊羵音文羊雌雄未成者也○出孔子世家吳伐越隳會稽得骨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專車專當車也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臣于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

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各以其方賄來貢先王以肅慎矢分大姬而封諸侯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于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封封山禺禺山屬湖州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于周為長翟文公十一年齊王子成父滅長翟今謂之大人孔子時改名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十僬僥則三丈也數之極也客曰善哉聖人出孔子家語四十四歲在魯時季氏強僭陽虎專政夫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出孔子世家四十六歲在魯

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于守廟者此謂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坐則鑒戒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于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出家語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

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僞市不貳價爲四寸之棺三寸之椁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則之公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哉于是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五十歲公山弗狃因陽虎爲亂陽虎因季桓子桓子召孔子五十一歲爲魯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正卯魯之聞人

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夫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出家語）初孔子爲魯司寇時國人誦之曰麑裘而鞞（麑鹿子也鞞音畢刀鞘音消也麑裘指子所服鞞指子所佩）投之無戾（投棄也戾過也）鞞之麑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皆飾爲以儲價及是時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鬻牛羊者不儲價賣羊豚

者不加飾耕者讓畔行者避路男尚中正女尚柔順四方客至如歸）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出綱鑑）五十二歲齊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于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遇之簡畧者）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

之樂景公曰諾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音伐）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于此請命有司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侏儒短小之人）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景公告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魯君爲之奈何有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

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情之則謝以實乃返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孔子世家）五十四歲孔子言于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高六丈曰堵三堵曰雉）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孟孫叔孫季孫）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

四書考上論一卷之六學而

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illegible]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出孔子世家）五十五歲孔子相魯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于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陳于魯城南高門外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五十六歲在衛衛靈公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靈公使公

孫余假一出一入（謂以兵杖出入以劫大子也）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謂昔與陽貨入匡所被攻缺破之處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乃使從者為甯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出孔子世家）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

四書考上論一卷之六學而

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音虬）然孔子曰吾向為弗見見之禮答焉（上見如字下見音現）（言我不為相見之現而答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招搖翱翔也）孔子醜之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又去曹適宋（孔子去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遂適鄭

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為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為人下其猶土乎。夫土者掘之得其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為下者其惟土乎。

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項類皐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也。）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五十九歲，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于此，命也夫。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鬭甚疾。

經書考　上論　卷之六　學而

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蒲在衛西，故韓魏及楚從此向東伐，先在蒲後及衛），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伐其與公叔同叛者）。靈公曰：善。乃不伐蒲。（出孔子世家）　孔子五十九歲在位，靈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已而竟不行。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吾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

經書考　上論　卷之六　學而

何也？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陬操琴曲名也），反乎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陳，孔子對以未學。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出孔子世家）　孔子六十歲在陳。夏，桓釐廟災，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于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康子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我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

用之不能從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
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
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有歸
與歸與之歎六十一歲自陳如蔡六十二歲自蔡
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既而反乎
蔡而有問津諸章之語六十三歲吳伐陳楚救陳
哀公四年 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
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譏
刺皆中諸侯之疾用于楚則陳蔡危矣乃發徒役

圍于野不得行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
歌不衰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來迎然後
得免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孔子
孔子曰此萍實也萍木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
子曰吾昔之鄭適乎陳之野聞小兒謡曰楚王渡
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
是乎 出家語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
也 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
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
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
乎曰無有夫楚之封封于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
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
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
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
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于是孔子自楚反乎衛
出孔子世家 六十四歲在衛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
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欲
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六十六歲夫人幵官氏卒六十
七歲伯魚母死期年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門
人曰鯉也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出檀弓
六十八歲在衛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
之 哀公十一年 季康子曰子之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
冉有曰學之于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
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于
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
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斯可矣季康子

哀公問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哀公問于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

逆使公華公賓公然以幣迎孔子孔子乃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回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歎涕泗潺湲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序書傳禮刪詩正樂贊易修春秋以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世家 孔子六十九歲子伯魚卒七十歲在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特立公命以席問

政孔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柰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崇禮教遠罪族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公曰寡人生于深宮之內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不足以行此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

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

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昃 昃日中也 諸侯子孫往來為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于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公曰善于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家語 七十一歲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 車子微者也 以為

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歌畢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因史記作春秋 春秋本魯史記孔子因而筆削之○公羊穀梁此獲麟則所記文成致麟也信矣而左氏以為孔丘卒何也曰麟者王者之瑞也今出非其時所以感而起固所為感也 以為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行事 終也隱公惠公之子所據魯親周據魯親周而以為王者繼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其文約其旨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

秋貶之曰子賤士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
曰天王（春秋繫王于天）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
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
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
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
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我者以
春秋而罪我者亦以春秋七十二歲在魯七十三
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反手卻後以曳其杖）
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

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
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放倣也）
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
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
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
猶賓之也（猶在阼猶賓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於此亦猶在阼階以爲主猶在西階以爲賓也在兩楹間則是主與賓夾之故言與而不言猶也）而丘也殷人也予
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
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七日而沒（出檀弓）魯

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孔子
卒葬于魯城北泗上（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一年生至哀公十六年爲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哀公誄之
曰旻天不弔（弔善也）不憖遺一老（憖且也）孔子俾屏予一人
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律法也毋以自爲法也）
弟子皆服心喪三年三年喪畢相訣而去則哭
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
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
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其冢而諸儒亦講

禮鄉飲大射於冢上

〔莊子〕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
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
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
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
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耶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
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爲仁
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者仁義之情也

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說苑子夏問仲尼曰顔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于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于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于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也何若曰師之莊賢于丘也子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夫

子曰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事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孔叢子文王有胥附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鄰

家語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于耳是非禦侮乎

說苑仲尼曰

子夏曰時志學不忘故君子之于學也其不倦猶上天之[illegible]猶日月之行

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尚書大傳東郭子思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學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音檟）楚（二木名）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朝游其志也時觀而不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于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

按廣韻云有氏有巢氏之後

左傳哀八年吳伐魯師次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

有子

有子名若字子有魯人爲人強識好古明習禮樂

有子嘗問于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失位曰喪）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之言也南

宮敬叔反（南宮敬叔魯大夫失位去衛後復反）又載寶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之言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制棺椁之法也）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爲司寇三月以女樂去）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先欲觀楚之可仕與否也）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檀弓上）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以師之如孔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離宿也畢星好雨月離于畢則有雨）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弟子問前日月宿畢既有雨他日）（月宿于畢人無雨此何故也）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遂避師席（出史記）

韓非子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于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于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荀子云有子惡臥而焠掌

千乘

司馬法云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千里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

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包咸曰：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　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爲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一說王畿百里之內爲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軍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二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以天子六軍。二百里之遂亦然者，是則孔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但不能盡畿內爾。

使時

疏云：作事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以都邑者，人之聚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障。不固則敗，不修則壞，故雖不臨寇，必于農隙備其守禦，無妨農務。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于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塹，有所損壞，則特隨壞時修之，故僖二十年左傳曰：凡啓塞從時，是也。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職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是皆重民之力，而不妨奪農務也。

子夏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衛人。篤信夫子，以文學著

名。家貧，衣若懸鶉。或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又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出闕里誌　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于詩也？問知詩之爲用大否　子夏對曰：詩之于事也，昭昭若乎日月，燎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

古者大使日子夏贈言乘見大夫大夫子問之何爲子夏子夏曰

之風。亦可以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也。〔出韓詩外傳〕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至者極盡而無以復加也。無者至微而不見于迹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

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周頌昊天有成命篇〕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邶風柏舟篇〕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邶風谷風篇〕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猶有五起焉。〔有五起謂此三無之外復有五事以發其義〕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何以參于天地也。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三王之德。所以參于大

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出家語〕子夏曰。商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臞。〔出韓詩外傳〕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聞黃帝學乎大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出韓詩外傳〕孔子沒。子夏教授于西河。西河之民疑以為夫

子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出闕里誌子夏喪其子哭之失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也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出檀弓上 子夏嘗返衛見讀史志者曰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

晉師果曰己亥于是衛以子夏爲聖出家語 子貢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子夏習于詩能通其義相傳今毛詩敘子夏之遺說也或曰子夏受易春秋于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傳禮著在禮志墓在曹州西三十里卜堌都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 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 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說苑 括地志云涓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隰城縣北水經注云其山峭壁五丈光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爲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祠今見在

子禽

子禽姓陳名亢孔子弟子 子亢子車之弟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于是弗果用出檀弓 子禽問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日夜而鳴舌乾擗然而不聽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

賢

物理論云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千里一賢謂之比肩 殷籍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春秋繁露云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 家語云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傷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傷于本新論云賢有五品謹敕于家事順悌于倫黨鄉里之士也作健曉惠文史無害縣廷之士也信誠篤行廉平公理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名

行高能達于從政寬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高卓絕疏殊于衆多籌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 白虎通云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子貢

子貢姓端木名賜字子貢衛人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之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子毋太譽乎子貢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其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 出韓詩外傳 魯哀公十二年吳徵會于衛 吳子在橐皐衛人召衛來會 衛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乃束錦以行 爲束以往將 見太宰嚭語及衛故嚭曰衛君之來也緩

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于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仇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仇也合諸侯而執衛君或者難以霸乎嚭乃舍衛侯 出左傳 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 子石公孫龍 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夫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

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

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于王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是則君之立于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惟君也田常曰善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王者不

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救魯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乃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今存越示諸

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伯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齊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

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于數戰士卒勿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激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其敝

此滅吳必矣越王大悅許諾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以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于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

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與兵臨晉與晉人相遇于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王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

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伯○史記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彊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愼言哉○出春秋　子貢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辯家富累千金好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于齊

爲政第二

北辰

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列星圖云北極五星一名天樞一名北極○晉志云北

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微宮中北極北辰最尊其紐星。天之樞也。北極五星勾陳六星在紫微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天之極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第一星主月太子也。不明太子憂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乙之坐。謂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中星不明主不治事左星不明庶子災第四星爲後宮五星爲天樞。勾陳乃後宮也。天帝之正妃大帝之正居也之北四星曰女御宮八十一御妻之象也。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秉萬機神圖也。北極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出度授政也。○玉海曰北辰之爲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地包乎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樞紐不動之處則在夫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有五星在紫微中其最中爲太乙正在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如天之磨心然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

右轉更迭隱見皆若還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帝坐惟在紫微者指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磑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于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帝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大極也皆遠則固不容于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類考云先儒皆曰天體無星處謂之辰今考星書稱辰不一如北極固名北辰而大火亦謂之火辰五星中之水星又謂之辰星十二支謂之十二辰日月星又謂之三辰五行之時又謂之五辰辰其義蓋起于辰巳之辰辰位乃星緯之首歲紀之始也北辰居所爲經星之長水星近輔乎日爲行星之長大火天帝之坐爲舍星之長故長者皆稱辰焉左傳云日月之會謂之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日月所會始于東方蒼龍角亢之

宋史天文志云極星之在紫垣爲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是謂北極爲天之……

星所亢始于辰故以所始者名之自子丑至戌亥
皆可稱辰故爲十二辰日月星至辰而非光故稱
三辰素問謂五運起于角軫角軫辰分也故五行
之時亦稱五辰書曰撫于五辰是也然則星家豈
專以天體無星處爲辰哉○林子谷曰北辰者天
之心也而人之所以能旋乾轉坤者亦心也心能
旋轉不謂之北辰乎○[晉]圖云坤德布精上爲衆
星○[書正義]云北辰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衞天
子也五星行于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
八宿布于四方猶諸侯爲天子守土也○[蠡]錄論
云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
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劉向]云天官列星在位
之象小星無名者庶民之類[漢天文]志云凡天文
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
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
象○李程衆星拱北賦爲章于天惟彼辰極環象
星于庶位標宗坐于有北故昭聞之設象仰聖哲
而取則如陳就列等營衞于宸宮闔闔旁連類藩

屏于王國煥乎布彩儼若受職○[趙滋賦]云統
一而爲象守中心而渺極故能總懸象之綱作
光之則明大據會者靜而輔相者動而順靜乃
當德不離動惟適道無名然後衆星熠熠亦音外游
方而不迷一極煌煌中居所而作鎮是以仲尼譬
爲政之德義和欽授之信○案典引云宸居其
域劉琨表云宸居失御潘岳西征賦云景屬
宸居梁簡文帝菩提樹頌云紫宸
臨位魏孝文詔曰笑敷宸宇[賈逵]曰宸室之奧者

四書考上論一[卷之七爲政]
後人指帝居曰宸[韻會]曰天子之居增韻帝居北
辰之宮義昉于此○[北斗][經]引居其所而衆星拱
之誤以北辰爲北斗蓋近世依託爲之○[松漠紀]
聞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所而衆星
拱之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爲中國此豈其地耶
○聞之習星官者云無星處是辰中一星最微曰
極星今見謂北辰不動者以此爲識也

詩三百 篇名

國風 民俗歌謠之詩詩[者]所以貢天子天子
之樂官以考俗之[美]惡政之得失二南

豳詩七篇 豳國在禹貢雍州虞夏之際棄為后稷而封于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illegible]因于豳之谷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illegible]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于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周公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作之詩以附

小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篇本有大小之殊先儒說又有正變之別正小雅燕享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多周公制作時所定及其變各以聲附之

大雅

頌三十一篇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魯頌四篇

駉 四章○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

有駜 三章○燕飲頌禱之詞

泮水 八章○泮宮之水諸侯之學新射之宮也詩人因魯侯作泮而頌禱之詞

閟宮 九章○僖公時修閟宮歌詠其事以為頌詩之

商頌五篇 契為舜司徒而封于商十四世而湯有天下

詩三百

孔子自[illegible]刪于王之教化不行而以雅為魯有周公之大有勳所則以風為頌

王海云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十一篇亡其辭者六篇笙之義禮皆笙詩也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漢世毛學不行故云三百五篇詩有先孔子而亡者如新宮貍首之類○楊升菴風雅逸篇序孔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墨子曰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則今所存十一千百耳○宋史王稱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于聖人者所删之詩容或有存于閭巷浮

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還何彼襛音濃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音君黜鄭衛淫奔之詩○陽明子曰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鄭衛之音哉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耳 治國先齊家以二南冠三百篇之首亂極則思治以頌風居十三國之終魯詩始于申培而盛于韋賢齊詩始于轅固而盛于匡衡韓詩起于韓嬰而盛于王吉毛詩起于毛公而顯于鄭玄

馬遷曰周道缺而[illegible]作于下階事作于上

思無邪

駉駉（音扃）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音聿）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追）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音）有駱，有駵（音留）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音）有魚（二目白曰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行也）。

四書考 上論 卷之六 爲政

家語 仲弓見于孔子曰：雍聞桀紂之世，至刑無所用政；成康之世，至政無所用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而以刑禁之。刑者侀也，侀者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古者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有指無簡（簡，實也；指，數之），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凡作刑罰，輕無赦。折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書○呂刑（穆王命呂侯所作，其體及五刑不可訓，然一篇中備有哀矜之意也。）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刑之疑者），惟反（報德怨），惟內（女謁），惟貨（賂），惟來（干請）。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四書考 上論 卷之六 爲政

管子 政與教孰急？曰：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音淵）然若謞之靜，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

孟懿子

孟懿子，名何忌，孟僖子之子也。（昭公十一年，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初

僖子從昭公如楚不能相禮及歸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滋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予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予口其共也如是吾聞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者今其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即敬叔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

禮焉故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出左傳　懿子問乎孔子曰文王有胥附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日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入于耳是非禦侮乎出孔叢子　定公元年懿子會城成周獵得麑使西巴守之其母麑隨而呼之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懿子適至求麑對曰余不忍

而與其母懿子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豈忍我子乎出說苑　哀公十四年八月懿子卒

樊遲

樊須字子遲樊皮之後魯人樊須少仕于季氏齊伐魯及淸武叔莬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出左傳見冉有

三家僭禮　註

三家專政擅權生事之禮僭也視桓楹而設撥葬禮之僭也八佾舞于庭歌雍以徹俎祭禮之僭也葬禮諸侯用桓楹于槨前後立二碑如大柱穿其中而爲鹿盧以繂貫其中以下棺繂謂之箕諸侯用四繂二碑大夫二繂二碑而桂形小視桓楹兇用四繂貫大招也撥者引喪之紼禮諸侯葬而設撥市也三家亦以撥引紼僭諸侯也

孟武伯

孟武伯名彘又名洩懿子之子也哀公十四年孟武伯將圉馬于成邑孟氏　成宰公孫宿不受不許　曰

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 孟孫以成邑之民供其厩不養馬于成成人恐妨民 武伯怒襲成從者不得入 成倫槊敢因之從者不得入 武伯乃反 成有司使武伯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 袒免哭于衢聽其弗許 成人袒免發喪于通衢請聽命共使孟氏亦不許 懼不歸 成八懼不敢歸○出春傳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以逼成也○出左傳 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 蒙齊侯簡公弟平公敖也 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 主盟者 柴曰鄫衍之役

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衞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 鄫衍則大國執小國發陽則小國執大國都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出左傳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孔子孔子曰無也子之于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于將何往武伯乃止 出孔叢子 後逆公五梧 見康子傳中

子游

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吳人孔子閒居子游侍曰敢問禮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閨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閑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游退而學禮 出家語 孔子與于蜡 蜡音乍 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 觀闕也 喟然而嘆偃侍曰夫子何嘆

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禮制于周公而周公之道衰于其子孫矣 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 禹契則天子也當與天子之祖配天之祭故郊 是天子之事守也 惟此二國可以世守天子之事 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 周公雖致太平不過人臣乃與天子同是禮是周公之道衰也 ○出家語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 惠子衞將軍文子弥牟之弟惠子廢適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特爲非禮之服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也

子游……面示人曰……天夫也為……曾子……如之何其……也主人既……小斂袒括……曼子游……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也

麻為經也。以……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辭其服）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在門東近南）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

……主人文子之子……亦無除喪後受……而不迎……而哀之情……未於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

……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舍玦佩，婦人舍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子游在聖

援神契云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天璽消滅景雲出游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怪鮑秀冰出神魚

門號爲習禮又恃以文學稱其宰武城以禮樂教
邑人皆絃歌徧至于今吳郡府蘇州有子游冢云

孝

祭義云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
施諸后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
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
而準 呂覽云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
務本莫貴于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
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

圖書考 上論 六卷之六

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
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
惟孝也 舊唐志云天子孝曰就就之爲言成也
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
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
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
夫孝曰譽譽之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
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
究者以明審爲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
事君之道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
者含畜爲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
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

猜其類曰犬曰守曰獀

犬

爾雅釋畜云犬生三猣(音宗)二師一玂(音祈)(此與猪子義同名亦相出入)
未成毫狗長喙獫(音險)短喙猲(音歇)獢(音驕)絕有力
狣(音兆)尨(音厖)狗也 龎犬多毛也 猥犬吠不止也
獒犬知人心可使也 猏(二音)從犬也 狄赤犬也 狓
小狗也匈奴地有猣犬巨口而黑身 獡(音)猶(音)

圖書考 上論 六卷之六

說文云犬狗之有懸蹄者也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

越名犬也 呂忱字林云猛(音)韓良犬也 猘(音)宋
良犬也 獞(音)逐虎犬也 何承天纂文云守犬爲
猉(音)隴西以犬爲獢 獟(音)乾(音)能皆多毛犬也 猈(音)
獶(音)也 狤(音)屈尾犬也 廣雅云殷虞晉獒楚獚
(二音)韓盧宋鵲皆犬屬 春秋考異郵云犬斗精
所生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狗三月而生高三尺
(宋均注云狗斗精之所生也) ○帝高辛氏有狗名槃瓠其文五
色帝時犬戎兵強乃募能得犬戎吳將軍首者賜以
少女槃瓠得之于是少女隨槃瓠升南山產子男

女十二自相夫妻後繁盛也。（搜神記曰槃瓠者本高辛氏宮中老婦人有耳疾醫者挑治之有物大如繭以瓠離盛之以槃覆之有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偃王志曰徐國宮人娠而產卵以為不祥棄于水濱孤獨老母有犬名鵠蒼獵于水濱銜所棄卵以歸孤獨母以為異覆煖之遂𧊋（音弗）蜖（音卯）成小兒坐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收養長而仁智襲徐君國鵠蒼臨死更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徐界內今名狗隴

（白澤圖云鵠才曰鵠長耳垂尾龍也）

馬

說文曰馬怒也武也馬一歲曰𩣡（音絆）二歲曰駒三歲曰駣（音兆）八歲曰𩡩（音八）馬八歲一變故從八也○春秋說題辭曰地精為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人駕馬任重致遠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春秋考異郵云陰合于八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二為地地主月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人乘馬以理天下王者駕馬故其字以王為馬頭○韓詩外傳曰顏回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疋長耳故

（風俗說曰馬一疋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疋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疋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疋或說馬死賣得一疋帛或云春秋）

後人號馬為一疋○說郛云乾陽也故馬蹄圓坤陰也故牛足折陽病則陰勝故馬病而臥陰病則陽勝故牛病而立馬陽也故起先前足臥先後足牛陰也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伯樂相馬經云馬頭為王欲得方目為丞相欲得明脊為將軍欲得強腹為城郭欲得張四下為令欲得長眼欲得高巨鼻孔欲得大鼻頭有王火字口中欲得赤膝骨員而長耳欲得相近而前豎小而厚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頸一羸弱脊

大腹二羸小脛大蹄三羸其並駑者大頭緩耳一駑長頸不折二駑短上長下三駑大胳短脅四駑淺髖薄髀五駑○周禮曰馬生于午稟火氣而生火不能生木故馬有肝無膽膽木之精氣也木藏不足故食其肝者死又曰馬八尺以上為龍（天子駕五路故稱龍）七尺以上為騋（諸侯之上駟故稱騋）六尺以上為馬○較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種馬良馬可謂種者王路用之一物謂以一類相從也）戎馬一物（戎馬駕戎路者）齊馬一物（齊馬駕金路者）道馬一物（道馬駕象路者）田馬一物（田馬駕田路者）駑馬

（高六尺曰驕七尺曰騋八尺曰龍見爾雅釋畜也）

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出禮記學記）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出禮記學記）務學不如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害不少矣（出揚子）蒲衣八歲為舜師（出莊子逸篇）項橐七歲為孔子師（出史記）

器

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埏和土為器陶者之事無器之中空受物處也言治埴之始未始有無也車成而後以無為用是乃由于有之後）又云朴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官長一官之長大制猶言大體蓋因事立名與官長相類割細分之也若云朴不能不散而為器聖人亦不能獨守道而不用器也）

子張

子張姓顓孫名師陳人子張問入官于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又問禮孔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猶茫）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

失其勢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出家語）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色有不平何也子曰以其離也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吉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出家語）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

月而君不禮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鉤錯居室雕文皆寫龍于是天龍聞而下焉窺頭于牖拖尾于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出新序雜事

文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出檀弓上

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

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 出家語

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 志謂章識 褚幕丹質 以所飾棺為褚幕丹質 蟻結四隅 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也 殷士也 出檀弓上 殷禮 蟻結似今蛇文畫

季康子

季康子名肥桓子之庶子也哀公三年秋桓子有疾命正常 正常桓子寵臣 曰無死 欲付以後事故令勿從己死 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南孺子桓子之妻若生男告公而立之 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復立康子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康子用冉求之謀敗齊師于艾陵 艾陵齊地 師遂康子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十一年康子欲以田賦 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 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

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求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 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 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明年春辛用田賦 出左傳 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郢 越王太子名公與郢相和悅 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

使告于季孫康子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康子恐公因越討己故懼二十七年六月公至自越康子與孟

武伯逆于五梧（魯地）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

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爲祝（上壽酒）惡郭重曰

何肥也（皆毀郭重之貌）季孫曰請飲彘也（請使武伯飲罰酒）以魯

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免得）

（從行）之役又謂重也肥（言重從君遠行勞不宜肥）公曰是食言多

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節相責故飲酒失公之歡）飲酒不樂

與大夫始有惡（出左傳）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

四書考上論 卷之六 爲政 奎

孔子曰未可殺也康子曰治民以孝不亦可乎孔

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上陳之教而民

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

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游焉陵遲故也今其仁

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出韓詩外傳）季康子問

于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

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于主對

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

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

夫婦學于舅姑者也（出國語）二十七年康子卒是歲

哀公亦奔越

定公

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也（出史記）昭公卒于

乾侯（晉邑公先孫于齊後如晉）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爲君

是爲定公（出魯世家）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

定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闞魯群公墓將溝焉欲絕其兆

域不與先君同）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章其

逐君）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鵝

四書考上論 卷之六 爲政 奎

曰吾欲爲君謚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

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

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君陳篇

王若曰君陳（君陳臣名）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

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尹正也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

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

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治也）我聞曰至治

馨香感于神明（蓋謂周公之訓極至之治其芬芳之氣感通神明）黍稷非

馨明德維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凡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交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同則又紬繹思之而後行也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言殷民在

制辟者不可徇人之意以為生殺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終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刑之而可以止刑乃刑之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小人犯此三者罪雖小亦不可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簡別其修職業者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也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輗軏

吳氏程曰鉤衡木也端猶前也大車之轅直且無撓駕馬則揉而曲之其最前鉤衡者爲軏而亦通謂之轅軏爲曲木以駕牛而聯于衡木上曲句轅長一丈四尺四寸平居與下曲其末而上鉤于衡就輿言之則其上而曲處皆爲轅之前鉤衡轅前之橫木也鈌去七寸以扼馬領于前使不得出謂之軏其平處爲衡合言之衡即軏也轅所以鉤而就之牛力全在肩馬力散在一身輗音現 軏音月

故轅軏有不同凡木之曲者雖其天成亦必以人爲成之曲處多不能如直處之堅軥故而反乃虛之末之此軥之末施衡夾轅橫木也此橫木當兩服馬之頸故曰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衡之左軥即轅也輈在中而車前兩服馬則一在轅之左故曰夾轅也又曰衡下者以轅末之在橫木加馬之頸是衡之橫木圓蒸象天方輿則地在馬頸上而馬頸在衡下也輪法陰陽動不相離合之謙虛疏達開通兩輻彰邪尊甲是從輗軏之用信義所同出李尤軏銘

三統

天統之正始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于寅

初日䔧成了黑至寅半日生育而成此漢律歷志康節分十二會言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蓋天運至子始有天至丑始有地至寅始有人是天地人始于此故三代即以始處建以為正朱子云正正月也不曰一月而曰正月取王者居正之義迭建以為正月以曰夏正商正周正康節分十二會詳見皇極經世書新安陳氏云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黃鍾為天統六月林鍾為地統正月太簇為人統其于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為地正太簇寅為人正三正本于三統故集註合言之亦以馬氏之意本在于三正故爾又曰天以十一月復陽氣地以十二月始生物而人以與事此子丑寅所以有天地人之分也吳程氏云

讖緯術數

讖如亡秦者胡之讖緯如赤伏符等與諸經之緯術數如望氣壓勝風角等皆是

四書考評卷之六終

四書備考卷之七目錄

八佾 八佾
季氏 三家
庭 周頌雍之詩註
雍徹 禮樂
堂 禮
林放 諸夏
夷狄 泰山
旅

冉有 揖讓
衛風碩人之詩註 繪事
文獻不足 禘
灌 掌
王孫賈 奧
竈 五祀
太廟 [illegible]
主皮 散帛郊射註
告朔 餼羊

定公　忠
周南關雎之詩　社
宰我　夏后氏殷周氏
松柏栗　松
栢　栗
管仲　三歸
樹塞門　反坫
儀封人　木鐸
韶　武

四書考論語卷之七

八佾第三

季氏

季氏即桓子名斯平子意如之子也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狃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子定公六年桓子如晉獻鄭俘七年齊伐魯桓子與孟懿子禦之陽虎御桓子欲陷之苦夷知變虎以桓子還邢昺疏曰按經但云季氏知是桓子者以孔子與桓子同時親見其事而議之故知桓子也〇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操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魯世家定公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後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〇家語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于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恐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孟氏人季人以獻俗有坊俗公周公之兄　陽虎立之為君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注禘祭也萬舞也于襄公者三十六人

白虎通云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安其主而祭之仲子桓公母也隱公將讓位於桓公故以桓母爲夫人諸侯無二嫡既以孟子爲夫人故爲仲子別立廟）將萬焉（萬舞也於仲子之廟以六佾獻）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魯大夫）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曰初明前此不用六羽之僭也）始用六佾也○公羊傳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他廟也○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舞（詳見韶舞）

按廟制宜升公宮官爲庭祭法大夫三廟今曰舞于庭則制亦僭矣 故季氏於祭家廟典禮以樂部分其人少季氏先使自足于公萬

蔡邕月令章句曰舞者樂之容也有俯仰張翕行綴長短之制○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人氣鬱閼故爲作舞以宣導之○禮記曰理人勞者其舞行綴遠理人逸者其綴短故觀其舞知

前後有二八其衆萬于季氏則公室只有大夫濫也

其德○山海經曰帝后八子始爲舞○周禮春官樂師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帗析五采繒爲之）有羽舞（析羽爲之）有皇舞（秉五采之羽象鳳皇來儀）有旄舞（持旄牛之尾）有干舞（持干而舞）有人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肆夏詩篇名）趨以采齊（采齊逸詩篇名）朝廷○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干戚之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山川祭名用之）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音漢）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野舞野人之學舞者欲以備鄉遂州黨祭祀之舞）

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 干舞武舞之名旄舞文舞之名萬者文武二舞之總名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無功德可形容也）○宋祓舞全羽也羽舞析羽也皇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也○魏名臣奏曰凡音樂以舞爲主○又曰樂所以表君之德舞所以象君之功（樂書云歌者象德在堂上舞者象功在堂下于義或然）○拾遺記云廣延國以善舞者二人獻於燕昭王一名旋波一名提謨並綽妙絕曠古無倫又云舞者樂之容也自大垂手小垂手或象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蔓延舞綴也○尚書注干楯羽翳皆舞者所執

庭

玉海云堂下至門謂之庭○周書鄭保解云周王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鄗昧爽立于少庭○管子曰湯有總街之庭○西都賦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漢郊祀志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又云作建章宮其西則商中數十里如淳曰商中商庭也師古曰商金也于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爲商庭

三家

邢疏曰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適子莊公爲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後其後子孫皆以其仲叔季爲氏故有此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也至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已是庶不敢與莊公同伯仲叔季之次取庶長爲始也○春秋魯三家所始僖元年公子友敗莒於酈而季孫氏始是役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四年公孫茲侵陳叔孫氏始十五年公孫敖帥師救徐孟孫氏始

雍徹

類考云周禮樂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鄭玄注云徹者歌雍賈公彥疏云樂師及徹祭器之時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及徹之時歌舞俱在帥學士使之舞瞽人爽之歌雍詩也其徹者則主宰君婦爾魯用天子禮樂以雍徹三家因而僭之三家皆桓公之後自立桓廟祭用天子禮樂而以雍徹也儀禮有司徹註云徹其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

周頌雍之詩

有來雝雝和也至止肅肅敬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大也相予肆祀肆陳也假哉皇考假大也綏予孝子武王自稱○言諸侯薦大牲以助祭而大哉之文王應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而克昌其後嗣也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右尊也烈考指文王亦右文母文母太姒也○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尊祀乎烈考文母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

堂

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尚書大傳云天子堂高九雉（雉長三丈）公侯七雉子男五雉

禮樂

禮運篇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於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

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

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然後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斯樂行而倫清○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愛心感者其聲和

以柔六者非性感物而動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史記禮書先王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

席皮弁布裳朱紘洞越太羹玄酒所以防其淫後赦其彫敝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笫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孰知夫士出死要

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爲安若者必危情性之爲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尊之上玄[illegible]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也凡禮始乎脫[illegible]成乎文終乎稅[illegible]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成是域士君子也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　樂書上古明王舉樂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夫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illegible]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

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林放

博物策會敘兗州人物云林放則藏識其本也商

獲受易得其傳也

禮

周禮吉禮十有二所以事邦國鬼神祇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生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〇凶禮五所以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

哀禍災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〇軍禮五所以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大均之禮恤衆大田之禮簡衆大役之禮任衆大封之禮合衆〇賓禮八所以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〇嘉禮六所以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冠婚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

夷狄

白虎通云東方曰夷夷者傳夷無禮義故取名也北方曰狄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〇按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狄有五種曰月支狄赤狄匈奴狄單于狄白狄

春秋曰狄　見左傳

諸夏

刑法制內尊天子以安諸夏師古曰諸夏中國諸侯也夏大也言大於四夷〇案詩曰陳常于時夏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此皆諸夏之別名也〇左傳曰諸夏親暱不可棄也

旅

爾雅云旅陳也〇又云祭山曰庪縣音癸郭氏曰或庪或縣置之於山李氏曰祭山以黃玉及璧以庪置几上遙遙而眡之若縣故曰庪縣孫氏曰埋於山足曰庪埋於山上曰縣是也〇禮詩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用歲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凡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也故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氈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

太山五岳之東岳也爲兗州鎭在兗州奉符縣名逢上大空洞天許曰泉職周禮曰兗鎭。

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尊彝筐篚之陳樂器眂瞭之廞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壇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

泰山

五經通義曰泰山一名岱宗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代於岱宗岱者代也東方物之始交代之處又羣嶽之長○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

天下者唯泰山乎漢書云五嶽皆三祠獨泰山五祠○風俗通云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之壽脩短○論衡云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埵塊○博物志云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長短○隔地記云泰山多芝草玉石下有洞天周廻三千里鬼神之府（唐文粹張說封禪頌泰山者聖帝受天官之符天孫總人靈之）府○袁宏曰東巡狩至於岱宗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岳者靈氣之所宅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儀○漢官儀及泰山記云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窻山頂西巖爲仙人石閭東巖爲介丘東南巖名曰觀又東南名秦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望見齊也○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著己之功績以自效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禪梁父之阯以報地○大明一統志云泰山在泰安州三

十大洞天仙家凡有三十六洞天岱宗之洞周廻三千里名之三官空洞之天。

峰東曰日觀雞鳴見日西曰秦觀可望長安又西越觀可望會稽

冉有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爲季氏宰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出史記孔）

冉求有才藝以政事著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爲性不違道。

老使者來冉求子游來白乘馬而辭之禮子曰其言使我不辭其伯為

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自衛反魯（出家語）

子貢曰恭老恤孤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子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恤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出家語弟子行）○齊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

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氏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氏使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冉求自稱）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是役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左傳哀公十一年春）○康子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史記）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士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揖讓

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

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大射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與祭多者則有慶慶以地不與祭多者則有讓削其地故君子必習於射射必有耦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射者各

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後位。侯躬耦升而射畢。
司射命設豐於西楹之西。豐形似豆而卑 以勝者之子弟洗
觶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
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觶立
飲。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主賓酬酬必拜以送
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爲罰
也。○儀禮天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北面揖
及階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
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又云

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 說音稅
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弣音府 揖如
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
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
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

衛風碩人之詩 全篇四章此前一章

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

碩人其頎。頎長貌 碩人指莊姜 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
之妻。東宮之妹。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 邢侯之姨。譚公
維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 ○手如柔荑。荑茅之始生曰荑 言柔而白也

膚如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 領如蝤蠐。蝤音酋 蠐音齊 木蟲白而長者
齒如瓠犀。瓠中之子方正絜白而比次整齊也 螓首蛾眉。螓音秦 螓如蟬而小其
額廣而方。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言其容貌之美

繪事

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
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
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
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
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

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
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文獻不足

按東樓公。武王封之杞。微子。武王封之宋。自微
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
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周之太師。至夫子則
詩時僅存五篇。是文不足徵也。○左傳僖公二
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是
獻不足徵也。

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太祖東向毀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于太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惟以祖配之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

大子祭圜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王

禘

公羊傳曰禘者何也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後漢張純曰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陰氣在上陽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

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遷居南面以配之也○鄭氏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王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北面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昭主也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

孔疏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爲證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傳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

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北面以次亦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亦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祼降神之樂其祼彝用雞彝鳥彝朝踐用犧尊再獻用兩象尊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如室中之左右也合

樂時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日繹祭則同一日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注二禮以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紀聞云禘與祫異祫則太祖東嚮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祫備五齊三酒禘以四齊三酒祫用六代之樂禘以四代賈公彥曰祫十有二獻禘九獻然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禘先王不容九獻而已彼蓋溺於祫大

禘小之説然也國語曰郊禘之牛不過繭栗又曰郊禘之事則有全烝是禘之禮與郊同而其義則孔子以治天下如指諸掌則祭其有大於此乎（爾雅曰禘大祭也以春秋有事爲禘而公羊穀梁以大事于太廟爲祫則禘非大於祫矣曾子問王制皆以言祫而不該禘則祫非小於禘矣杜預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illegible]當遷入[illegible]之禘[illegible]是大祭[illegible]審昭穆謂之[illegible]）[illegible]稗編馬端臨曰按以禘祫爲共一祭而異名以禘爲合祭祖宗審諦昭穆之義漢儒之説也近代諸儒多不以爲然然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而鄭斷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其文意亦似共只説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祫必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祫則可干祫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所以魯之禘祭者即祫也若大傳文諸侯之下更有一祫字則其義尤明○玉海陳氏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秦

襄公始於諸侯作西時（音止）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之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禮書云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惟得於周公廟爲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

按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董仲舒云成王

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嗚呼魯謂成王伯禽而有是悖禮之事哉周公雖有勲勞亦人臣之分所宜然者成王豈得越典而報之禮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諸侯僭分而禘辱其祖矣豈得謂之報周公乎蓋使魯之郊禘者由於周王而非由於周之成王耳史記云平王東遷之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魯公止之據此則魯之僭天子禮自平王惠公始也魯請郊廟而天子使史角往者

權用任秦醆酒以鬯金草十葉為貫百二十貫為築以煮之百以搗杵以楷及搗之而和酒中其芬香暢達設謂之瑰盛之于始祭之前灌之于地使芳氣達九泉然後

齊獻酌醆用鬱齊則以醆酒以獻之醴齊縮酌醴用醴齊則以茅縮之而後酌盎齊涗酌之饋獻用盎齊則以清酒涗之而後酌也涗清也凡酒脩酌諸臣之用凡酒則滌蕭而後酌也○慶源輔氏曰周之祭祀先以鬱
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膋音遼實之于蕭
以燔之以求神於陽也○按禘禮九獻灌乃一獻
二獻之禮也禘前十日典瑞共灌獻之珪瓚禘日
夙興室中近北陳鬱鬯有鬱人掌灌事和鬱鬯以
實彝而陳之濯灌玉詔灌將之儀與其早晏之節
及沃盥之事將灌則王服袞冕而入奏王夏后服

圖書考 上論 八卷之七 八佾 二十

副褘從王而入奏齊夏次乃尸入則奏肆夏王以
圭瓚酌鬯彝之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
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為一獻后乃
以圭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尸亦祭之啐之
奠之是為二獻灌以求神謂之祭始蓋周人尚臭
故以鬯臭也自後王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至
於九獻王酌玉爵后酌瑤爵餽饋既殊而樂奏亦
異○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
目其勺夏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先儒謂既灌而往始列尊彝序昭穆孔子以爲祀瑣倍為逆故不欲觀

掌 指附見

釋名云掌言可以排掌也○元命包云掌圖法天
以運動○又云指五者法五行○鉤命決云孔尼
虎掌是謂威射○摘輔象云渚掌流明岐掌是謂
正直○桓範世要論有若奸邪則剌其掌○弩力
門頌有子刺掌脩名立

王孫賈

王孫賈衛大夫瑣王

王孫賈衛大夫衛靈公三十年晉師將盟靈公於

圖書考 上論 八卷之七 八佾 二十

覲禮之後衛公族

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二子晉大夫
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
原也焉得視諸侯言區小不能從諸侯禮將歃涉佗捘衛侯
之手及捥血至手捘擠也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
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惟禮是事而受此盟也

賈之子王孫氏亦衛衛大夫

言公無禮不靈公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
次於郊公欲遠貴詢郊外大夫問故公與晉詬語之且曰
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使以嗣先君我從

名氏春秋衛靈公衆鑒淮王孫

大夫所立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

晏嬰曰君衣狐裘而坐熊席四陬有火民衣穿不補履缺不苴君不寒民寒矣公善之

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焉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負羈絏以從將行將往質晉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欲斂圉人皆怒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言能戰則可叛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出左傳

奧

奧不見戶明所在故奧也

爾雅云室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邢昺氏曰此別室中四隅之異名也孫炎氏云奧者室中隱奧之處古者爲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也曲禮云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是也○禮器云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宗婦祭饎爨烹者祭饔爨其神則先炊也故謂老婦推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耳雖卑賤而必祭之者以其有功於人之飲食故必報也

竈

路史云蘇伯妬爲竈神

東觀漢記□□氏服

日晨炊見竈神以黃羊祀之

說原古人制祀典如五祀之神曰中霤井灶門戶之類皆自陰陽之動處言之中霤取陽光井取水竈取火門戶取闔闢皆陰陽之動處也若不動則爲純陰純陰則神明不存矣○釋名曰竈造也創造食物也○胥連子曰竈五突分烟者衆也○禮器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于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鄭玄曰竈神祝融是老婦○白虎通曰夏祭竈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一說祝竈以雞○淮南子曰黃帝作竈死爲竈神○又曰有虞氏祀中霤夏后氏祀戶殷人祀門周人祀

竈○漢書曰李少君言祀竈可致神物天子親祀焉自漢以來竈神之稱○酉陽雜俎云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一作祭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二百日小者奪筭筭者一百日故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孔叢云竈鬼以時錄人功過此出漢武時方士之言室暗不妝屋漏不掃離歲不一祀其誣我乎

異陽許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戶內陽也於夏陽氣盛熱於外祀於竈從熱類也中霤猶中室土土中央而神在室古者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明而雨霤之後因名中室爲中霤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於水祀於行從辟除之類也五祀之主戶中霤主北向門行主南向竈主西向五祀門戶司出入中霤司居處竈司飲食行司道路

五祀 註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土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中央土註土寄旺四時各一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除此則木火金水亦各七十二日土於四時無不在故無定位無寄氣而寄旺於辰戌丑未之末未月在火金之間又居一歲之中故時揭中央土令此以五行之祀云爾○

鄭玄月令註云春祀戶春陽氣始出祀戶陽也祭先脾脾土也木尅土也夏祀竈陽氣盛熱於外祀竈從熱類也祭先肺肺金也火尅金也中央土祀中霤室中爲中霤亦土神也祭先心心火也心居中又火生土也秋祀門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祭先肝肝木也金尅木也冬祀行行者道路往來之處冬陰往而陽來故祀行也祭先腎○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爲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設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肺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祭黍肉醴既祭徹俎設饌如祀戶禮○孔穎達曰祭戶祭中霤在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室之奧若祀竈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也諸侯特牛大夫或特羊也既三祭移主於初設奧之筵上乃出戶迎尸入即席而坐中霤之主設於廟室牖下戶主中霤主北向門主行主南向竈主西向○饒雙峯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褻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棲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

按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唯祭法加司命泰厲爲七祀而左傳家語皆以五祀爲重該脩熙黎句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爲戶竈中霤門行白虎通及劉昭范曄以五祀爲戶竈中霤門井祭法五祀不見於他經而鄭玄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五祀則五祀通於上下非

獨商制也五祀或言行或言井楊慎云井即行
也行者井間道八家同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
也陳祥道云門戶人所以出入中霤人所以居
竈井人所資以養先王與此所以報之也

太廟

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
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
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
此魯之太廟所以爲周公廟也魯祭周公何以爲

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春秋成
公三年新宮災六年立武宮定公元年立煬宮哀
公三年桓宮僖宮災○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
也武宮之廟武世室也○僖公八年禘於太廟夫
太廟爲周公廟禘文王於周公廟見文王廟也
○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公楹明年春刻桓宮桷
皆非禮也○明堂位魯之太廟季夏六月以禘禮
祀周公於太廟又云太廟天子明堂（魯有太廟如明堂而制之）庫門天子皋門（魯庫門制如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山
節藻梲復廟重檐（復廟上下重屋重檐檐下復有板檐）刮楹達鄉（刮楹以石磨楹使精澤也鄉窻牖也每室四戶八窻窻戶相對爲達鄉）反坫出尊（坫出在尊之外）崇坫康圭（崇高也康安也圭禮器之重不可不謹故爲高坫以安圭）疏屏（鏤刻於屏使文理疏達）天子廟飾也

陬

史記注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索
隱曰陬是邑名昌平鄉號孔子居魯之鄒邑昌平
鄉之闕里也○左傳疏云孔子父爲鄹邑大夫謂
之鄹人○路史國名紀曰陬魯下邑今兗之魯縣

孔子之生處與孟軻之鄒

主皮

禮書曰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
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儀禮
鄉射禮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
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禮射不主皮主皮
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氏釋周禮曰庶民
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釋鄉射曰禮射大
射賓射燕射也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

比於樂不待中爲備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太傳曰戰鬭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鄉大夫或用之以詢衆庶用之以詢衆庶在和與容之後則主皮之射雖君子之所不廢亦非其所尚也晚周之時射尚主皮故孔子譏之

散軍郊射

史記散軍郊社右射貍首左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散軍放散軍伍也郊社習射于郊之中也革甲鎧也軍中射主穿札行禮射不復用穿札矣

告朔

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〇鄭玄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〇左傳疏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太廟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而已〇春秋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

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每月朔之朝必朝於廟廟朝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猶者可止之辭也周自平王以後政令不行告朔禮廢不獨魯也夫子作春秋特書文公四不朝朔而深致意焉〇三

朝記云周衰天子不班朔于天下此云班朔者彼據周末全不能班之時此時尚或班或不班故下傳云以公爲厭政以甚矣范云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也〇宋志魏楊偉表曰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則重黎司天唐虞則羲官

掌日三代因之世有日官日官司歷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于境內周室既衰戰國橫騖告朔之羊廢而不綰閏分乖次而不識蓋厥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虫之不藏也是時天子不協時司歷不書曰諸侯不受職曰御不分朔仲尼于春秋司歷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〇隋書志云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

其日又以諸祭于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也

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
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
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
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
雖有三名其實一也○張齊賢傳時太常博士議
經無天子月告朔諸罷齊賢不遵其說質曰穀梁
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他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
不告閏朔爲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
頒朔於邦國玉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

朔二家去聖不遠識天子諸侯告朔事當非繆今
議者乃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國而言天子元
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歲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
典于寶謂吉爲朔故世人繆吉爲告據繆失經不
得爲法議者又引左氏說專在諸侯不知玉藻與
左說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一告何去取之恣
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
中其音角律中大簇○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
旦建星中律中夾鐘○季春之月日在胃昏心星

[illegible]又祀于五宋[illegible]之大子[illegible]之名[illegible]之意相同

中旦牽牛中律中姑洗○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
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音
徵律中仲呂○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
中律中蕤賓○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律中林鐘○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其日庚申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音商律中夷則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律中南
呂○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律中無射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

帝顓頊其神玄冥其音羽律中應鐘○仲冬之月
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律中黃鐘○季冬之月
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律中大呂是月也日窮
於次月窮於紀月復會于玄枵星回於天歲將幾終近也歲
且更始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
待來歲之宜

餼羊

疏僖三十三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牽
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故解者以爲腥曰餼謂

梁傳曰公之終正終也公之始正始也

難不待有司余必殺虎虎懼乃還不敗八年春公侵齊夏齊國夏高張（張高張侯子）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即簡子）荀寅（即中行文子）救魯公會晉師於瓦（衛地）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今始知執羔之尊也）陽虎欲去三桓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先公閔公僖公也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禘於僖公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三桓聞之與陽虎戰虎敗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寶玉夏后氏之璜也大弓封父之繁弱也）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齊地）

孔子行相事齊人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卻之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之田為齊所侵者○詳見孔子傳）十一年冬及鄭平（平取匡之怨）始叛晉也（自僖公而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十二年使仲由毀三都（費郈成也強盛將為國害故欲毀之）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孟氏不肯墮成伐之不克（詳見孔子傳）十三年夏築蛇淵囿（書非時也）大蒐於比蒲（蒐非時也）季桓子受齊女樂公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去十四年城莒父及霄（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十五年春正月邾隱公來朝

[illegible]

邾子執玉高其容卑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事詳在孔子傳）鼷鼠食郊牛牛死（鼷鼠如鼠狼又曰甘口鼠也嚙人畜不知痛）改卜牛夏五月壬申公薨於高寢（宮名）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忠

韓詩外傳云忠之道有三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以是諫非而怨之是謂下忠○說苑云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

君謂之諛逆命病君謂之亂逆命利君謂之忠

[illegible]

周南關雎之詩

關關雎鳩（關關和聲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游而不相狎）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逑匹○）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熟而薦之也）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章據今始得而言）

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

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
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
作是詩

詩疏云雎鳩王雎也釋鳥文郭璞云鵰類也今江
東呼之爲鶚定本云鳥摯而有別謂鳥中雌雄情
意至厚而猶能有別故以興后妃

社

白虎通云王者諸侯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禮記
三正曰王者二社爲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爲立社

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
社太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太社尊於
王社土地久故而報之王者諸侯必有誡社何示
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
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
社屋之自言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
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誡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
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則稷
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

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祭義曰左社稷
右宗廟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爲報功也禮祭
法曰大夫成羣立社曰置社月令曰擇元日命人
社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爲之社利於衆
土也爲社立祀始謂之稷語不自變有內外或曰
至稷不以稷爲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也社無
屋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風
雨以達天地之氣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
民人望見師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

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曰大社唯松東社唯
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王者必親祭社
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
尊重之故自祭也○類考云周禮大司徒設其社
稷之壝而樹之田主（謂祭社稷之田主田神也）各以野之所
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是自古社木固有不同
者然宰我所稱夏殷之社乃亡國之社也亡國之
社則屋之祭則爲之尸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
不受天陽也春秋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孔叔達

大戴禮孔子曰吾欲以容色取人于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于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于師邪改之吾我聞之也不敢見

進云亳社殷社也武王伐紂以其社班賜諸侯使各立之以戒亾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周禮所謂亡社稷者乃天子諸侯之正社稷又云央陰事於亳社言不與正社稷同也尊之外別東行亳社西有國社故左傳云間於兩社爲公室輔是也哀公問社於宰我武因亳社之災故乎

宰我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及欲短喪孔子既責之矣又嘗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御書考上論八卷之　八佾

嘗問曰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出禮記又問五帝之德及黃帝之年夫子告之詳見家語既而曰予非其人也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詞富說非所聽也嘗使於楚昭王問之宰予曰切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循爲之何必遠辱君之既他日歸以告夫子子貢曰予之言行事之實不若夫子之美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仕齊爲臨淄大夫今曲阜縣西南三里有宰我墓○說苑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乃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攻之遂殘宰我○史記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

御書考上論八卷之　八佾

闞止字子我而因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

按夏殷周三代其初皆有敝[illegible]

夏后氏殷周人

禮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

商初都亳傳二十八世至盤庚而遷殷

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程復心曰夏言后殷周言人何也舜帝也禹王也言后所以別於帝氏者別其祖之所自分而舜禹皆祖顓頊故舜爲虞氏禹爲夏氏言人所以別於禹

周禮大司徒職註彼三代所都壤所宜之木不同

松栢栗

何休註公羊傳曰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栢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禹貢青州鉛松怪石荊州杶幹栝柏是木於五方各有宜故邢昺云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

松

說文云松木也從木公聲葉如針多節皮粗厚盤根參枝四時常青松有二種惟五葉者結子○淮南子曰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兎絲○抱朴子曰松樹之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飛節芝○博物志云松曰蒼官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爲茯苓茯苓千年化爲琥珀一名江珠今大山松有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廬山記云西嶺松如萬騎又葉五粒者服之長生○嵩山記云嵩高山有大松樹或百歲或千歲其精變爲青牛爲伏龜採食其寔得長生○玉策記曰千歲松樹四邊披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壽萬歲

栢

爾雅云栢掬也○埤雅曰柏一名掬雜記所謂暢臼以掬者是也柏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暢臼用以搗鬱○史記曰松柏爲百木長而守宮闕○廣志曰柏有續柏有計柏○崔寔月令曰七月收柏實○漢武內傳曰藥有松柏之膏服之可以延年○抱朴子曰天陵偃蓋之松大谷倒生之之栢○庾肅之松讚曰[illegible]飛律沉精幽結貞榦含芳仰拂飛雪○齊書江夏王鋒修柏賦曰既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立春日之自芳必霜下

栗四時而之心

而爲盛烈風不能折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

一 栗

詩義疏云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禮記云
綠主用栗○陣准白栗味酸非方之栗也有莰自
襄故先賢云皂青柞栗之屬膏者楊栁之屬叢者
李悔之屬國語曰婦贄以棗栗以告虔也先儒以
爲棗取早敬栗取恂栗○東觀書曰栗駭蓬轉蓋
今栗房秋鋳實羅如爆去根幹甚遠所謂栗駭其
質縝密故稱玉縝密以栗黃玉謂之栗玉又戰栗

敬謹也栗至鋳發之時將墜不墜尤有戰栗之象
○索采書蕭琛與御筵梁武帝以棗投琛琛取栗
擲上中面御史奏在坐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
此豈有說耶琛荅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
以戰栗此所謂君臣爲謔者戰栗之謂何 菉習

一 管仲

管仲字夷吾穎上人夷吾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 少與鮑叔
牙游鮑叔知其賢善遇之比與召忽俱爲齊公子
糾傅襄公立鮑叔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及襄公弑

子孫子孔子管仲何人也子八人也

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齊人立公孫無知既而弑
之小白召自莒管仲將兵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
小白佯死管仲使使馳報魯小白先入得立是爲
桓公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史出
記桓公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
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
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
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
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

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
焉弗若也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
死鮑叔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
也桓公曰若何鮑叔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
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
叔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人有不令之臣在君之
國欲以戮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
魯如鮑叔之言魯莊公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
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

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遂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以香塗身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爲政焉釁或爲薰管子對曰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三分國都以爲三軍五分其鄙以爲伍屬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使國民各居其所各成其事陵爲之終有山陵以爲之塋埋而慎用其六柄焉殺生

貧富貴賤之權柄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曰四民者士農工商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音茫亂也其事易變更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州聚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恆爲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

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恆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

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恆爲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枷拂也芟刈草也及寒擊槀除田槀草也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以茅爲笠曰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習不勞

而能大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爲能士者必足賴也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仲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國既安矣其可乎管子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戎事也）

（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也）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作國政而因政以寄軍令）若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軌中一人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里則立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夫焉以爲軍令（良夫鄉大夫也）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居則爲軌出則爲伍所爲寄政也）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夫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

有社稷人上左右是也。

[illegible]

鼓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獀振旅（春教振旅遂以蒐振旅也）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出國語）三月管仲請論百

官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入邑闢土聚粟名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

矣若欲伯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使鮑叔爲大諫與隰朋甯戚城父賓須無輔政桓公五年與魯莊公會於柯曹沫以七首(短劍名)劫於壇曰反魯侵地桓公許之悔欲無與管仲曰愈小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竟與之(出史記)七年桓公會諸侯於鄄(衞地)齊始伯二十四年魯莊公爲管仲城私邑小穀明年狄人伐邢(國名)管敬仲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

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遂救邢(出左傳)二十九年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太公曰五侯九伯(五等諸侯九州之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楚地)北至於無棣(在遼西孤竹)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遂盟(詳見桓公傳)三十三年桓公盟諸侯於甯母(魯地)謀鄭故也(以鄭未服故謀其)管仲言於桓公曰臣聞之招攜以

管仲曰吾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桓公乃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桓公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鄭大夫)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桓公將許之管仲曰君若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守君命共時事)之謂信違此二者奸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責其逃盟)

之罪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領也子華奸父命罪人也)鄭有辭矣(以大義爲辭)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用子華之奸謀是列子華之奸於會)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未可乘間取國)桓公辭焉三十五年桓公會諸侯於葵丘王使宰孔賜胙曰余一人之命有

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事於文武。有事也祭。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天子稱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桓公召管仲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爲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升受。出國語 桓公見管仲能立爲仲父，奪伯氏駢邑三百與之。桓公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出史記 王二十八年，桓公使管仲平戎於王。戎伐前年

周，故使管仲平之。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大國三卿，其二卿命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守臣。國子高子，皆上卿也。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若春秋時事，國高二子來聘於周，奉承王命，何以禮之。命令臣既受上卿之禮，則王室何以禮待陪臣敢辭。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受下卿之禮而還。出左傳 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四十一年，管仲疾，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對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

下。仲妻婧。桓公出，遇寧戚扣牛角而歌。公使管仲迎之。戚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婧曰，古有白水之詩云，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此寧戚之欲仕也。管仲大悦，以報桓公。桓公齋戒五日，以相寧戚而尊之。

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宮割勢也。非人情，難親。桓公不用其言，齊遂亂。出史記桓公傳。詳管仲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

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出史記 管仲相桓公，專且久，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制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易行。桓公一戰而帥服者三十一國。南伐至召陵，北征與諸侯飾牲爲載，陳其牲爲載書，加於牲上而已，不歃血也。以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反胙於絳。反復也。胙位也。絳晉所都也。晉獻公卒，奚齊死，國絕無嗣，晉侯夷吾失其所位。桓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隰朋帥師入晉立公子夷吾，反之於絳，是爲惠公。事在僖公九年。大朝

諸侯於陽穀齊地終桓公之世滅國者五城國者三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正於葵丘之會一明天子之禁王室賴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仲旣卒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出史記

三歸

周策云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鮑彪注云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仲娶三取女也又曰韓非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娶一妻二

妾非如諸侯鄰國媵姪娣一娶九女之制故或人譏其知禮○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又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說苑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以取天下君特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余仁山曰三歸之臺據集家有築臺三歸法蓋方臺也其上方相乘凡爲若干尺下方又自相乘爲若干尺又以上下方相乘爲若干尺却以勾股法三分損二爲中方之數各上下中方凡幾千尺以高尺統之用積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幾萬尺謂之歸法三三歸法一說娶女來見

爲後一說築家三歸法一說似陋一說三路爲臺一說歸三路人心已說似勝

樹塞門

爾雅云屏謂之樹疏屏蔽也樹立也立牆當門以自蔽也李巡曰垣當門自蔽君曰樹郭璞云小牆當門中禮緯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鄭特牲云旅樹鄭注云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以此推之則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矣○禮書云爾雅曰屏謂之樹語曰吾恐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則屏謂之樹又

門内大夫士設于庭

謂之蕭墻。鄭康成釋明堂位曰。屏若今浮悤。則屏
又謂之浮悤。故孔子以管仲樹塞門爲不知禮。禮
記以旅樹爲大夫之僭。天文屏四星在端門之內。
近右執法。然則先王設屏非苟然也。風俗通曰。屏
卿大夫以帷。士以簾。稍有第以自障蔽也。罘門或首門有
門屏其路中或庭中另設一門即尚書康王誥有畢門應門也。

反坫

古註。圖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
○趙氏曰。古者諸侯與鄰國爲好會。主君獻賓。賓

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
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上取爵。洗爵以酢主人。
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
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
鄭玄註。以坫爲主賓獻酬反爵之處。雜記云。管仲
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冠之繫以組爲之
于朱。當侯言大夫士繼旅道也。樹屏也。言屏當所行之路以蔽內外。郊特牲云。臺門
而旅樹反坫。臺門兩旁起土爲臺而門當其中故曰臺門。明堂位
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玄皆註云。反坫。反爵之坫

也。又內則云。士於坫一。孔穎達疏云。士卑不得作
閣。但於室中作土坫。庋食也。又士虞禮云。苴茅
東之實於篚。饌於西坫上。又既夕云。設棜於東堂
下南順齊於坫。又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
一匴。執以待於西坫南面玄。於內則士虞禮既夕
篇之坫。俱無所註。惟於士冠禮之坫。則註云。坫在
堂角。豈非反爵之坫有雕畫通者乎。坫字從土。凡
累土而爲之者。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
不同。非專爲反爵設也。爾雅云。垝謂之坫。郭璞

註云。在堂隅。坫端也。邢昺疏云。坫者堂角。堂之
東南角爲東坫。西南角爲西坫也。然鄭註反爵之
坫。則因兩君之好會飲酒故耳。本文謂坫之反。而
註謂爵之反。其義有礙。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
有四阿反坫。註云。反坫外向室也。黃東發亦云。反
者向外之名。坫者別設大門屏之名。然則爲兩君
之好有反坫者。蓋欲容其儀衛之衆。而爲此向外
之室耳。據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
坫與四阿相聯。論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聯。恐均

為宮室僭侈之事。枷音飯

儀封人

周禮地官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國名紀云儀封人儀之封人也註衛邑今開封府蘭陽縣有儀城或曰封人蓋姓族出晉陽徐有儀楚陳有儀行父云○鄭玄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則諸侯封人亦然也傳言考叔為潁谷封人祭仲足為祭封人宋高哀為蕭封人論語有儀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職典封疆

居在邊邑潁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

木鐸

類考云鐸有金鐸木鐸其體皆以金為之而舌有金木之異金舌謂之金鐸木舌謂之木鐸邢昺謂木鐸金鈴木舌而朱子則謂金口木舌者蓋鐸音出於口說文云鐸大鈴也是鐸乃鈴之別名木鐸乃金口木舌之鈴也釋名云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鄭玄云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故金鐸惟司馬行軍執之而木鐸之用此處禮記檀弓云執木鐸以徇於宮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月令云仲春奮木鐸以令兆民尚書胤征云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周禮小宰云正歲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小司徒云正歲觀教象之法徇以木鐸小司寇云正歲觀刑象令以木鐸宮正云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司烜云中春以木鐸脩火禁於國中鄉師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士師云掌國五禁之法皆以木鐸徇之於朝夫檀弓之木鐸徇於宮所以示祔禮也明堂位之木鐸振於

四書考　上論　卷之七　八佾　李

朝所以示禘禮也月令之仲春奮木鐸所以儆婚禮也胤征云遒人宣令之官所以教治教者也周禮之小宰宮正治官之屬也小司徒鄉師教官之屬也小司寇士師司烜刑官之屬也刑以弼教教以明禮禮以出治此之謂文事也故皆用木鐸焉然則樂舞有金鐸木鐸者亦以象文武而已馬端臨云木鐸振文事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為政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為教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豈非言而為教者與

史記云韶繼也注云舜能繼紹堯之德也

於下人笆舞皇爵賦遊遊而日麗華構紫陌度懷僚而風遊照彰有儀掌握咸韶因水德之將壅全聲而載振庶其中而不偏其外而合度可以揚天之華可以遵上之路

韶

書云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虞賓丹朱在位與祭羣后助祭以德相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下堂下之樂也合樂用柷止樂用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

元命苞曰舜之時民樂紹堯業 孔子曰韶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

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漢志堯作大章舜作招招繼堯也帝舜命夔典樂又以外賞諸侯至春秋時陳公子犇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文始舞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按海錄碎事韶石在韶州昔舜登此石奏韶樂因以爲名○樂緯動聲儀曰孔子曰簫韶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樂書曰簫韶九成蓋帝王功成作樂所以象成者也故大道至九變然

後賞罰可行王道至九變然後淳氣可洽然則韶樂九變有不可以儀鳳獸哉舜之庶績咸熙在九官寅亮天功之後則九韶之舞不過象成以形容乎此而已司馬遷謂禹乃興九韶之樂皆傳云謂韶夏六變考之於經舜命夔典樂未嘗命禹也言簫韶九成未嘗言六變也二子之言不亦誣乎

武

按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武王用武除暴爲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爲武樂樂爲一代大事故歷

代皆稱大也○樂記云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孔子問大武之樂先鳴鼓以戒衆久乃作舞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賓牟賈答言武王伐紂憂不得衆心故先鳴鼓以戒衆久乃出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此亦孔子問淫液聲音連延流液不絕之貌）對曰恐不逮事也（武王恐諸侯後至不及伐事故長歌以致其望慕之情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又問初舞時手足發揚蹈地猛厲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王及時伐紂之事故不可緩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武坐謂舞人跪也問舞者何有時而跪以右足至地而左足仰之何故也）對曰非武坐也（賈言非武人坐舞也）

聲淫及商何也（武樂中有貪商之聲，武王貪天下，故取之是）對曰，非武音也（言非武樂之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言此典樂之官失其傳之謬）。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久立於綴也），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爲樂）。總干而山立（舞之時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嶷然不動），武王之事也（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武

亂皆坐（亂樂之卒章也，武舞終而坐），周召之治也（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以文止武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孔子言武之舞也，自南第一位至北第一位），再成而滅商（成者曲之一終，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而象滅商也），三成而南（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南），四成而南國是疆（從第四位反南第一位，象克殷南還），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從第一位後至第二位，理南國也），六成復綴以崇（從第三位至初位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也）。天子夾振之而駟伐（二人夾舞振鐸以爲節，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伐紂也），盛威於中國也（此象武王之兵盛威於中國）。分夾而進（分部分振鐸者夾之而進），

事蚤濟也（此於武王之事爲蚤成）。久立於綴（行綴之位），以待諸侯之至也（象武王待諸侯之集也）。○春秋傳曰，於文止戈爲武。戈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象也，所以示志。○詩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言武志則講武其事也。大武之義如此而已。蓋樂之一變爲一成，文樂九成，九變故也；武樂六成，六變故也。周人始作備樂而合乎祖，大武是已。其成於變，蓋可知也。○周禮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武奏大武，歌是詩而舞之，可知矣。記有言八

佾以舞大武，語其數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周官、樂記皆先大夏後大武，以世次先後言之；祭義、明堂位皆先大武後大夏者，尊時王之制故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大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考論 卷之七 終